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七册目次

網山集八卷 （宋）林亦之撰 清鈔本	〇〇一
格齋先生四六一卷 （宋）王子俊撰 清初鈔本	〇五九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 （宋）薛季宣撰 清鈔本	一〇四
石湖居士詩集三十五卷（原缺卷三十五） （宋）范成大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四九一

網山集八卷

（宋）林亦之撰

清鈔本

網山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林亦之撰。亦之字學可、號月漁、福清人。林光朝之弟子也。光朝講學於紅泉、及卒、學者請亦之繼其席。趙汝愚帥閩、嘗薦於朝、未及用而卒。景定開贈迪功郎。原集刊於紹定辛卯。劉克莊序稱、嘗謂艾軒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陵之髓。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遜其鋒。他文稱是云云。其推之可謂至矣。今觀此本、詩僅二卷、而輓詩居一卷。文凡六卷、而祭文居二卷、祝文聘書居一卷、青詞疏之類不軌於正者、又居一卷。殊不類克莊之所稱。其編次尤爲猥雜。疑原集散佚、無識者掇拾叢殘、重編此本、故遺其菁華而存其糟粕也。宋人撰著、傳者日稀。旣未睹其全帙、姑以此本著錄、備插架之一種云爾。

網山月魚先生文集序

學必有師〻必有傳人揚雄之徒以侯芭爲傳人授業河汾之門者衆矣〻以董常爲傳人侯董皆窮鄕匹士功業不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弟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它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奥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其猶席貴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〻字〻足以明周公之意詩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绝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它文称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绝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克莊後識其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前史官劉克莊序

網山月魚先生文集序

儒者之學雖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於人能於天者也然岩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堙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匿〻者可必乎或曰若〻之生字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於人物之中卓然有見於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棄乎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於他日今夫律汝禅仍氣榮瘴忽其摧敗打落數萬物者何嘗少斬之至若劍埋與沉一混泥滓則精光夜出妖怪見焉必使華赫震耀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亦不輕委歟見伏遲速特以時爾然以余觀之月魚氏竊感爲振稿捂吟空山生無一事如其意年纔五十死〻未五十年而子孫瓶盂不守松楸且幾充身前後之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示之他人莫不掩鼻嚇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不應擲棄至是倘所謂鬼神是耶非耶雖然未可以耳目懸斷也千載而下焉知不有月魚者乎人心其存太虛亡忘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尔或者之說尚庶幾爲吾党寶而珍之可也先生諱亦之字學

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於艾軒自號網山〻人
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請而祠於縣庠也
今上辛卯後先生之生〻有三年承學從事郎新平
海軍節度推官林希逸謹序

希逸甲申冬壽陽雲集艾軒月魚二先生之詩序
而名之曰吾宗詩法今十有五年矣甫以是集来
求余文俾書其首故帙偶遺追憶不復得予先生
之文重有所感因更叙數語云爾若其格制精嚴
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眼者當自知之不待予言
也既書遂以歸之橫塘劉氏

網山集目錄

卷之一

古律詩

奉題林雅春平菊花枕子歌
奉酬雅春梅花行
戲題雅春杜少陵詩集
丁亥九月十六夜偕李監倉宿龍卧山中聽
雨看月同時事也所謂魚與熊掌兼得之
賦詩一篇以紀其事
九月晦日登峰火山
見獨斯行叔侍子為赴春試一出江頭送別
昧今卒懷聊為已闋行一首以道此意云
爾
咏夜同韋三十九弟以卯宿延慶山中紀遊
古意一首
邑大夫范丈處義寵示廣陵餘事吟然誦之
歷〻慘惻如在目中輒賦短篇紀所聞也
范寧登瑞峰塔續蒙寵寄古篇輒次來韻
范寧見寄遊草堂誰謂漁鹽市之什輒同賦
一篇不用元白唱酧之法

范宰同鄭簿公敘應時採送戰船至海上招
野人同遊賦得可月湖一篇奉呈
文人行答通平林簿
賀江宰詩生朝
奉酧監鎮梁丈所惠臘梅之什
答稚春送瘞鶴銘
答稚春所寄詩卷
草堂同曼呈稚春
奉酧監倉李丈全捕銀魚之什
九月登龍卧山
九月遊龍卧山留一夕明日值雨坐超上人
房偶題
歲晚山樓書懷
秋試歸訪綠烟亭
陳文煥秀才所宅近市憑樓一望西山宛然
坐几樓中臻之豪嵩唱酧不下數十百篇
野人後來承聽許不必似韵故賦一首
縣學東軒
江上一首
陪范明府與諸同官飲新亭是夕以莞尔榜
之曰賦此詩
瑞峰院夜語奉酧鄭簿
江樓陪范長官宴自警一篇戲呈鄭主簿
奉送范宰秩滿還東陽
翁丈素中同晤文相訪留兩日既别贈以詩
椆山二首
續夢中所見兩句
記九月二十五夜夢中作
延慶寫真贊二首
春晚拉石門陳居士蘇游參斜岩破新茶回
讀南華齋物論二首
范公弥誕之辰輒述閭巷語為邑大夫壽且
侯採詩者
同范長官鄭主簿送戰船至鹽嶼江上奉酧
應尉
題長樂縣靈峰寺望日亭
題嚴子陵釣臺
林井伯母生日口占
淑人生日口占
重陽次日登城山

重過紅泉
坏日題
九日下水口
草堂老人和仲平頭七十宴客綠畑亭輒賦
口號一章以爲草堂之壽
辛卯歲應舉過西峽渡
寄猜巖谷堂雖烦老宿二十年欲訪谷堂覌
華法回循去來得偶逢水西客沉吟久之
回寄此詩
寄范都廟
奉陪巖陵史君楊校書與宗蒙山夜語一別
數月欲再見不可得回寄此詩
秋試後再寄林卄伯
送卄伯赴工庠
得舍弟行可五之筵官蝸後書
令弟客臨平
借冊卄伯
憶淨家洞
寄表弟章由之爲理曲班屋廬
送林之方秘書折赴廣東提舉
次韻奉酧致仕通直吳七丈上元所寄之什
次韻致政吳丈悅之和林縣丞彙丹桂非特
之什
次韻奉酧林仲雨
謝林守元仲架艾軒先生祠堂
再用前韻和林守
奉寄雲安下撫寶文少卿林黃中集
滕王閣懷古奉呈撫州劉駕兼簡戶曹
江西試罷還故里八月二十九日過飛猿嶺
連日遇雨
秋試罷重九過滄峽
同安撫趙子直汝愚餞朱晦菴于懷安二首
得重字
別菖陽史君林宗丞二首
別林黃中節湖南
代工陳給事晛二首
暫還碉山卄伯以詩送別次韻
卷之二
挽詞
艾軒先生侍郎四首

青龍陳君次膺四首
鮑待用明之父四首
光澤朱君諱馨字師言武字少裴
趙路分吾相汝悉之父三首
林校尉佑老三首
林少岡三首
余倅父子恩二首
盧氏母二首
哭故人曹十九秘校叔明海陽四十弟自湘州送歸柩未有哭詩故人予海陽爲甥男也况吟感涕因併以弔之
小陳林承事文炳父二首
曹不占二首
鄭氏母二首
曹廷輔二首
盧助教廣夫二首
方提舉公美
横路林少阜
鄭庸仲
吳循班先生
林伯謨
古龍孺人曹氏林高舉母
孺人鄭氏林校之母
井井陳子白母二首
松林々岩叟
楊嚴州母
宜人姚氏余倅之母
林義夫母
方士登母
清遠尉林略遠孔章
迎仙致政五修職衔
黄司業定
戴少美晦之父黄石人
陳伯順夫婦
陳仲罕母
稚春母鄭氏
蔡以之母
章徽之妻盧氏

卷之三

論

舜論
文王論
周公論
孔子論
伊川子程子論
浮屠氏論
卷之四
誌銘
吉州通判余府君墓誌
宜人姚氏墓誌
余府君埋銘 艾軒墓表撰
先澤尉朱府君墓誌
陳氏母林氏埋銘
處士朱君埋銘
孺人鄭氏墓誌
林東之埋銘
海陽尉章府君墓誌
邕州左江提舉方公墓誌
曾子不占墳誌
鄭氏母墳誌
陳氏母墳誌 仲旱
曾叔明窆銘
曾氏母窆銘 子敬
孺人曾氏墳誌 陳氏母
章叔之妻盧氏墳誌
國子生林氏墳誌
章由之幼殤墳誌
幼殤小墳誌
卷之五
祭文
艾軒先生成服
艾軒先生大祥
艾軒先生祠堂告成
父大斂
父大祥
犀斜
南山墓
外舅大斂
又祭外舅
林公執

李監倉
陳以中
陳旦中
林斯家
友人稚春同覺凡
曹馨之
光澤朱尉
曹子徵母
陳壽夫
海陽章尉
曹不占
莫循矩先生
林伯謨
林斯行
鄭唐中
青龍陳君
章氏婦
林司法
林稚春母
陳監場夫人
谷堂明和尚
陳子白母
清遠林尉

卷之六

祭文

代惠安陳仲夔祭文
代陳鈞叔祭墓
代陳景常祭李監倉
代章由之外舅文琰
代章由之祭外舅
代衆人祭林昊政
代盧國寶祭母
代高子羽祭清叔
代從弟履之祭外舅父
代余師春祖母大殮
代祭稚春
代友人祭稚春
代曹子徵祭父
代友人祭曹叔明
代章由之祭弟海陽尉

代陳仲罕祭女兄
代朱季年祭父縣尉
代曹子徵祭母二首
代陳敦夫祭弟壽夫
代章由之又祭弟海陽尉
代方士登祭母
代林家仲祭母
代林耀卿祭夫母
代陳敦夫祭母
代陳子圭祭外舅
代曹敬會祭父
代友人祭陳伯順
代鄭釋卿祭妹夫伯順

卷之七

祝文

試粧
惠安親迎
陳子白醮婦
章徽之醮婦
曹子徵醮婦
丹升龍齋
紅泉堂集
孔子庙上額
神補祠

聘書

鄒子西
修仲
曹子徵
章徽之聘盧氏
方巖之
陸提幹聘吳氏
陳子牙
回鄧氏
惠安納采
回鄧氏請期
高子羽請期
陳子白請期
林復之請期
回鄧氏定月

卷之八

青詞
真君生日
祈雨
李監倉布彭祈安
又代
陳監湯夫人
趙縣丞伯達
曹錢監夫人
王縣丞夫人
張景言為父母
疏
重建龜山塔院
福真觀開堂
衆人祈雨
記
建羅漢院記
工渠父
海口夫子廟
蜩山集目錄終

蜩山集卷之一

古律詩

奉趙林推春半菊花枕子歌

故人所說菊花枕似把冰九月下飲狄水一奨明蜩蜩數在音囊第一品狂風江上吹黃霞此物往往得之嵇康阮籍家閉門讀書二十年眼睛損盡生空花建陽卜作著頭書殘更燈火亂蟲魚石渠文字大如手場屋歲月又不偶却來南山青草邊東西四年盡為菊花田手提長鑱向山曲一下收拾三百斛昨者昏蘇才起來解把鬢頭小字讀乃知妙物通群神一作仙一切藥衆應香指

奉酬推春梅花行推春云草堂梅花一枝大不此新詩見餉却不曾寄花來回道此意以奉時耳

草堂梅花千萬枝新詩品題何太奇可憐一枝非此群貴心何人空自珍請與君談別花人如或見之當術身西湖一帶何蒼茫娟娟數枝臨水傍上有畫人眉骨橫終日對花情意生花如秋月照芭蕉人似春風吹野菌人與花枝自與親親篇至今吟如新胞中若有一點塵縱對此花無精神平生不識市沽兒四更誦書長苦飢摩挲此腹遠踈籬笑折花枝花自知

戲題雅春杜少陵詩集

十年蕭〻去武林橐中唯有謫仙吟君今失意還山
竄少陵詩集如明月自怡平生每相似窮愁嗜好亦
如許報頹山頭舊相逢安得娟〻同處所故人語我
明年冬戎騎大馬長安中或倚書樓頭如逢卽見謾
劇終然同我聞此語雖且剩視君狀貌如其筆兩目
津〻可終適此物應藏月魚室月魚文字非時好已
閒寬衰吾將老綠烟亭下黃花時兩手抱取歸柴扉

和李監倉詩欲遊龍卧山以海風大作不果往

杜蒙龍卧篇如踏藤蘿境十年招隱士欲到此山頂
空石謫雖聲掬永夷清影無人同荷鉏長愧林下景
昨者逢李侯一笑便雖領爲言有明月公事且暫屛
騎驢學賈島捫蝨喚王猛浚繳雲外來斜帽不須整
夜役招提宿聽雨寒更永論文到昌黎說詩笑匡鼎
閉人數日風何時蘇深省

丁亥九月十六夜偕李監倉宿龍卧山中聽雨看月同時事也所謂魚與熊掌兼得之賦詩一篇以紀其事

相喚此山來狂風吹我衣把酒挂花下山雲片片飛
掩門雨初滴閑門月還上倚樹看月明半山聞雨響
人間有佳景詩句頗嶽越何曾似今夕聽雨還看月

九月晦日登烽火山

興來走上烽火山著足不定秋風寒四邊黃茅滑如
雨低頭一看毛髮豎几年要到索萊鄉大槺小槺并
東塢如今一時在眼傍白雲浮水天茫〻酒闌更欲
手席屋無端日脚相催促一奴魁髻一坡足逐我下
山如野鹿

見獨斯行叔綺子爲赴春試一出江頭送別殊令牽懷聊爲已閒行一首以道此意云尓

已閒獨還歲月深相送出門自沉吟十年交舊摠如
許狂歌一曲傷人心今人讀書如過客壺飧只向市
頭索吾曹苦思腸几穿安得相逢不素莫念我平生
莫與續六月北窓長閉門翻盱篆時詩一句旁人袖
手評其文思量至此淺一笑如何羅馬追年少我今
閒說有場屋兩耳如聾佰聽得綢山〻下月魚亭就
船買魚沽疾羹何時挾冊此來歸議論不到吾縱橫
故人年几今猶未正好款門問知己時命相遭不用
多或在早言并片紙老人校書紫雲樓相見或問吾
曰由爲言索處海水頭蓬萊方丈不可到此心日夕
徒生憂

昧夜同章三十九弟次卯宿延慶山中紀遊一
首
芭蕉月上照窓扉屋裡老僧眠不知起来樹根飲一
盞擧頭忽是三更時藤蘿一處一處好我亦持盃隨
處坐山雞忽叫野鐘鳴滿地西風愁殺我
古意
深夜步秋檐　明月照石皆所憶不可見乃愛徒與懐
我欲掛天帆長江風浪推我欲跨緑耳香林烟雨回
只有坐長想佳人安在哉何時覩來秋嬰目同々開
邑大夫范文康義寵示廣陵餘事吟然誦之歷
歷慘惻如在目中輙賦短篇紀所聞也
嘗閱淮南國蕭々草屋少人居及讀廣陵集惻々我
心欲垂泣吁嗟恋鄕國生死不肯去邊品徠一動殺
戮先此土可憐此土人父子無白頭不死於飢即死
戰性命只在道旁溝更聞淮揚有鬼市銅錢須史變
爲紙都緣白日殺人多所以冤魂有如是君侯壯思
凌雲空青衫匹馬戎幕中當時轅門眼所見長歎短
歎泪如傾少陵崎嶇夔峡路一切悲愁託詩句至今
太史不足憑惟有此詩爲可據紹興辛巳淮楚功紛
紛予奪或異同他年石渠訪遺事爲説東陽有莉宗

范宰登瑞峰塔續東寵寄古篇輙次來韻
平明眺遠日脊波吐虹蜺已瞻大荒網淩嘱鸛鵲門
宿醒難己解衫襟猶酒痕憑陵不可觸往々天欲捫
却憶去年時舟役勞朝昏幼婦帶桎梏嬌叔不敢呑
今年渡此後渡山恣討論爲有陶元亮心胸如阜坤
范宰見寄遊草堂誰謂漁鹽市之什輙同賦一
篇不用元白唱酬之法
誰謂魚鹽市乃狂大夫軒既登雲霞觀更尋薜蘿村
松枝何夫道豈草况當門借問阿誰家此爲故人園
倚竹坐半日論詩到和根愧無捫蝨姿敢尋轂篤言
勞々青衫客莽々紅塵奔所至有山水何曾辭討論
君侯食而相杞菊爲心魂一縣固多事終朝如山樊
行旌過佳勝呼賓羅芳尊有此幽寂趣足容以剸繁
范宰同鄭溥公敏應尉根送戰船至海上祐野
入同遊賦詩可月湖一篇奉呈
可月湖邊送戰舸長嘯便欲凌滄波好風吹帆如去
馬嵗曹若可雙手把青天無雲水初漲一山兩山浮
水上平生胆意少羈束叩舷長歌心益壯生平誦書
口啾々何似一日覩滄流龐眉太史足重繭畫驅百
怪帰筆頭群公楚々皆人物我亦自忘布衣拙慨諸

莫讀濟川君可無一詩記明年一作月

丈人行答通平林薄丈人乃泉州人宦寄江東與丈人論樂新律個山不知其姓名但稱丈人喜之也其後乃子又寄書于林壑李石筍之喻吳之也

祖龍一出群儒怨滔々援下如抽倭樂以聲傳非丈字乎年闕斷無人補昔有丈人壺山前侶吳甲寅乙卯年定律不待粲黍起元缶皆可成宮徵更言吹律隨隆汙百世不以一聲拘此法漢魏周隋無紅泉得之逅生隅一時河漢東西奔姓氏胡為旅人門我欲栩々遠望攸要以六琯為根原九簫鼓吹百物和羽衣狼籍漁陽戈須信樂能召太平非是太平為樂歟丈人宿草飛魂々乾旋坤轉誰更堪忽有尺牘如春蚕遺音石筍天一南三更把書不成眠四更起坐霜月懸五更開門欲上馬吾竟此人何山下

賀江寧詩生朝

清妹八月々未弦河陽市上謠聲傳今年百姓杯飯足敢不祝公長命篇青衫白馬鳴琴初邂逢吁嗟舜群巫日继對業愁眉紓退食皇々斐頻癯家雖貧困仰母慈村々樂業無逃遁况此一熟十年無東家西家米滿車窮儒如儂四壁立只有甌宴可讀書縣人安得此豈歲寔以善政吾非諛昨者越上人苦飢公一生清何能為自穿滄海告鄰羅所視身命半後熟長風駕浪海波黑舟人各々面如墨尚攄胡床取紙筆為文憤怒罵風伯翻々盛名日以起四海識公從此始遊謂六鰲帶歸去何我淒亮更來此陰德日來活人多龜齡寔笑定尔過况當竹下圍碁日積行百福連山河判楚風俗八月初四日鄉人于竹下圍碁勝者獲福也

奉酬監鎮渠丈所惠臘梅之什

臘梅好々花枝閣官亭楚々戲事闌思量窮冬摘請思感激苦意生容顏孤標不是如許骨野落可能某此寒誰信無鹽屈詩客三更遶樹與未殘

答雅春送瘞崔銘

熏魚蒙尺牘瘞崔有殘碑老去無他好朝來愜所思幽懷增感激妙處自傾欹書劇還生嘆如今愛者誰

答雅春所寄詩卷

不見几多日詩篇句々新况吟堪膾炙全抹更精神世俗難知己文章却解貪竹窗休苦思々苦轉愁人

草堂同費呈雅春

雲錦堂前花作堆尋幽養靜屬吾儕高々下々黃柑樹曲々斜々碧草堆數點遠山如趙縣一條寒水似秦淮龐公父子能留客我與三年忘客懷

奉酧監倉李丈金橘銀魚之什
為有風流賀李直道齋涚此往來頻錦囊牙軸詩千
巻金橘銀魚酒一巡見我每呼蓮社客看君還是竹
林人有時夜話寒更盡明日相逢語又新
九月登龍卧山
丁亥九月同李監倉宿龍卧山越三年復与
二曽叔姪海陽韋尉為此遊而監倉已没矣
今茲九月二曽并海陽丈不可見首尾凡八
年有是存沒對酒悲慨情見乎詩
復此雲山飲吁嗟空自勞三廻看杞菊兩度歎蓬蒿
昨者唯傷李如今更憶曽海陽真俊逸一等野故高
九月遊龍卧山留一夕明日值雨坐趙上人房
偶題
野興更周遭應遲閟大刀山房逢雨好人意与林高
多謝烹鮮乳還令歠渴醪重來須累少歎々聽蕭騷
歲晚山樓書懷
灘鼓逢々起江邊歲又除戒詩猶古木高枕尚僧居
脚垢時忘洗頭蓬月懶梳自應塵事少非我故疏書
秋試歸訪綠烟亭
竹徑叢行去相逢情若何江邊木杪見秋向菊邊多

設有風詩想如今歲月過唯於交舊裏聽取碧雲歌
陳丈煥秀才所宅近市憑樓一望西山宛然堕
几接中縣之豪儁唱酧不下數十百篇野人
復來承聽許不必似韵故為之賦一首
西山簷外見何必鹿門行近晚市聲合踈籬野意生
終朝如此好和月更多情却愧才華鈍三年句不成
縣學東軒
莫道東軒惡朝來意欲迷平田飛白鳥高木叫黃鸝
林闕孤峰出簷低遠樹齊雖然有佳趣那似海門西
江上
敗絮滄江上柴門落日中海文誰与共覓句不須工
壯思如秋葉搔頭似老翁崎嶇村浦路敢自說豪雄
陪范明府与諸同官飲新亭是夕以竟尔榜之
因賦此詩
把燭新亭下迂踈(踈一作狂)聊尔歌酒緣人品勝官要野
情多燕豆客俱好漁竿人不通誰知武城笑深自惜
蹉跎
瑞峰院夜語奉酧鄭濤
百仭工層出呼鐙同所歡凳杯真有道行李似無官
妙悟勝熊掌殊才愧鶡冠古人相見意不作酒看看

江樓陪范長官宴自警一篇戲呈鄭主簿
戴回過海上比日暫躊躇未盡尊前酒還奔使者車
官人無少暇賤子敢安居一紅芭蕉園如今要自鋤
奉送范宰扶滿還東陽
語達今九日猶更上層樓（一作征鞍出）情自緣君子吾非
送長官衝寒去程遠惜別賦詩難改拙為遺愛留將
識者看
翁文集中同姪姑丈相訪留兩日既別贈以詩
委巷無通客明燈迎此翁雖欲展盡折差溢酒壺空
燒手隨家洽論詩到國風胡麻煮清來更擬故人同
綱山二首
風濤生長處土地屬東陽樹々懸魚網村々叫鷓鴣
酒旗孫嶼見書卷一山無欲趁雞豚社深慚負業儒
其二
屋舍高低住比鄰活計同（一作結束同衣裳）簽著嫌月白蟳
蠏要霜紅吠犬隨村落賣魚成老翁地鹹耕種少海
熟抵年豐（前此和季倉詩序某欲于綱山下結事為屋室之之人徒然有此念耳新詩夠我便稍從為此行且以相川處門為同日事今人情有終馬之想今欲且無綱山園排予西壁下篇詩年涌日遊其間此便可以呼綱山處士也買山一件捻附之末晚耳）
續夢中所見兩句

長劍歎明月吳門一夜過紅樓何處是為說馬關坡
記九月二十五夜夢中作
藥園幽人桂桃源處士居歲時雖屢改蹤跡尚如初
延慶寫真贊二首
往山頭欲白何爾太郎擒却獻舊時面丹青別換摸
其二
秋雨孫山夜從々自擁々平生無罪過不合去為僧
春晚招石門陳居士森游參斜岩破新茶曰讀
南華齋物論二首
叶破殘花深處眠參斜岩下草遍蔗更須汲井開茶
共讀南華齊物篇
好々輕衫請畫便短鈕欲乞此來田只應荷蕢無青
髮且護春風二十年
范公称誕之辰椒廷閭巷語為邑大夫壽且俟
抹詩者
錦樓壽曲未須吹且聽江邊老婦詞但願年々好官
長一如官長在官時
同范長官鄭主簿送戰船至鹽㵎江上奉尉應
尉
相送長江風浪輕尉仙真自好心情四更明月宿河

慶熊耆山前茅二程

題長樂縣靈峰寺望日亭 庚子十月十六日作

雲母江邊有艸亭分明見得日頭生一村籬落更何

題嚴子陵釣臺

莫向金門傲冕旒歸來却要着羊裘乾坤不是劉文

叔那得長竿到白頭

林井伯母生日口占

由來此母如吾母再拜一卮後一卮最好年年作生

日碧蘭黃菊與同時

淑人生日口占

方朔曾為老侍郎麻姑來降紫雲香壽杯今日逢長

至款款長年此日長

重陽次日登城山

城山飲罷今侵夜湖上重來月滿卮未變踈籬黃菊

日最憐秋水白雲時

重過江家

憶昔嘈嘈來拜廷妹燈秋雨苦吟聲如今秋雨妹燈

夜太半當年猶未生

妹日題

漢漢驕驕如拳砂當門枯木見果鴉秋林最怕風吹

盡一直悲心無樹遮

九日下水口

黃花時候苦思鄉急水還家一日強不道南風打頭

工客船搖櫓作重陽

草堂老人和仲平頭七十宴客綠烟亭輙賦口

號一章以為草堂之壽

今年七十多青 莫把仙翁一例看再拜尊前為翁

舞草堂最好是無官

辛卯歲應舉過西峽渡

白鹿山頭雲欲顛峽門灘下水如雷錦囊破裂元無

用席帽嶔崎還更來我自未能逃去俗人誰便解脫

塵埃局再且趁牛羊渡莫問如今第几廻

寄精嚴谷堂 惟顒 老宿二十年欲訪谷堂覓筆

法回猶去未得偶逢水西客況吟久之回寄

此詩

隔浦蛸蛸古佛廬几廻欲去更踟躕敢詩柳氏元和

腳要問隋僧智果書見說交情多傷達每愁識面向

生球山頭紅葉知無限可許閒人暫寓居

寄范都廂

南去封題久不聞北來數〻聽寒暄聯鑣太白三千首擘折長安十二門飛晃凌空天子國輕帆半日女兒村湖明好趣柴桑近官職高卑一作依未要論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

奉詒嚴陵史君揚校書與宗袁山夜語一別數月欲再見不可得因寄此詩庚子十月作

鄉壓一語竟何曾却向他州逢李膺白馬千山緣覺相先生之喪史君來弔往送數十程故有此句朱幡四海有嚴陵鵝湖猶記通宵雨席石還同半夜燈素髮相看俱兩度不知再見几時能揚校書云要詩一書藏石室為緣新説自金陵

秋試後再寄林井伯

方國三年一合圍園門屢戰定高飛人如我友無青眼天豈斯文獻紫微苦縣老聃終適丞敬亭小謝未須歸丈夫謀官非身計葛子山前有綵衣

送井伯赴上庠

紫微巷口送征鞍白社村前黃葉寒一賦彫蟲如癸水井伯曾作桂林賦千山龘馬上長安短檠已自甘投老健筆胡為未得官鳳閣起家緣六館州人更欲祝東遷井伯自號東塾子

得舍弟行可立之臺官扁後書

荷花開盡蓼花紅遊子今年秋又窮千里病眠鴻雁影一番愁殺月魚翁天寒好處予懷芋日落何山汝轉蓬名利不成作歸計先生已老海門東

舍弟客臨平

憑誰為問鶺鴒原燈火三更殘淚痕天遠未知萍梗述書來說在藕花村年華似汝寧為未場屋如吾已懶言壁水井伯國子生時為故人今北去短長門戶好同論吳僧道潛詩云風蒲獵〻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故詩人以名其池如柳惲云汀洲生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日號白蘋洲

借揚井伯

吉貝城邊寄此身一作冬後春故鄉歸少異鄉親蜀無據石雄何苦浴有書紅盃不負綠水孤村何處客白頭雙開老門人令狐冒雪成圖畫還一作可許渠儂債一作拾後塵

憶浮家洞

萬竹蒼〻鳥鳥啼一江森〻蘚蘿西正懷動處蘭初長好句來時月已低年歲却從為客盡家書長是借人題踪鐘日落孤村立秋燕渠空歸思迷

寄表弟章由之為理曲堆屋廬

苦未為客竟何為宅舍荒村誰與治別墅雖無輞川

畫生涯堪入杜陵詩身如燕子年々久家似魚舟處
々移丹井西頭曲堆下更煩歲晚定踈籬
送林子方秘書析赴廣東提擧
豪韜嶺外丈人回奉使天南學士來萬里家声壺子
洞一門旌節越王臺驛牂瀨口初逢菊瑟入潮州定
折梅莫怪襄陽負轉約芸香又好賜環催
次韵奉酬致仕通直吳七丈上元所寄之什
空齋自合冷如灰何物龍鍾似不才日々讀書無處
用年々作客几時廻君為諸老先生行我在當初最
後來可忍殘春對耆舊不攜斗酒去相陪
次韵致政吳丈悦之和林縣丞集丹桂非特之
什
青山湖上宅丹桂月邊枝菊蕊元同日桐花却並時
龍鵝翁不俗蟻鳳子多奇須信三秋好先從數月期
藍田一廳壁黃奉五男兒問礼當年事芹宮未頌僖
次韻奉酬林仲南
年去又來三月強詩成未了寸心狂已無精力能穿
鵠尚有頭顱可牧羊老插縱教逢歲晚幽蘭本不為
人香東膠待補猶堪戰莫道今無識繞梁 仲南次韵云萬事不成嗟畫虎一官那得似羝羊

謝林守 元仲 梁文軒先生祠堂
燮關已嗟秋草遠画楹誰作參推前幸逢皂盖行春
日如見江泉講道年工部先生天下士莆陽太守丈
夫賢斯文直待斯文出千載名声与共傳 林守詩云余上非龍無趣日杜鵑化雀見何年
再用前韻和林守
清詠重々画戟遙芳題短々竹籬前政如吳稷西河
日詩到黃初正始年滕國已歌慈父愛韓門更感使
君賢銅魚好句閑風教已嶺賡酬只浪傳
奉寄雲安々撫寶文少卿林黃中 來
況對款々下青冥却許麾幢換使輧慶子誠頭開幕
府杜陵詩奉作圖經十年去國未還國萬里長亭更
短亭可信明時好人物乱猿啼處是州廳
滕王閣懷古奉呈撫州到駕惠簡尹曹
城連帝子閣西頭水遶南昌故郡流山短天長臨鶩
小夜深雲淨月星浮滄臺基墻竹根古孺子亭荒荷
葉秋漢々滄江無了日哦詩莫苦皆人愁
江西試罷還故里八月二十九日過飛猿嶺連
日遇雨
萬里崎嶇愁不禁飛猿更聽雨淋々刺將暑藥涼無

用未著秋衣寒已深刻鵠雕蟲成底事收羊鑄鴨負
初心還家漸近病漸好詩句自題時自吟
妹試院重九過滄峽
野闊村偏如暮鴉路沿溪曲似春蛇不語水土愁多
病屢眠空館愁為客忽聽鄉談喜近家一帶青山將屋繞數
行一作差綠竹倚門廿年年逆旅逢重九今歲須看籬
下花
同安撫趙子直汝愚餞朱晦菴於懷安二首詩
重字
祖帳寒梅白未空已看新葉綠重重八州爭餞送行
客十里旌旗遶暮峰北斗獨高歸吏部南州爭慕郭
林宗一時賓主俱豪傑敢道招要到野農
辟奏長想蕙蘭班媒諸年修桑梓恭詩造本情天下
誦學傳正統世儒宗三山通客日無數四海聞人此
一逢官燭行行送歸路半村無月海雲重
副蒲陽史君林宗丞二首
下筆翩翩如史君年過五十始來輪蜀山久託無家
客勝國曾為貫來人先任福漳脫印忽聞過我里舉鞭尤
吏甚州民乍晴乍雨黃梅道好聽泥封下紫宸
扶轟十日候行期瓜葉初生荷蕩池別神難禁須趁

涵離情未足更題詩飛鳥渡口還家後老鼠掃前到
關時士論民謠如徹日甘泉直上豈容遲
別林黃中帥湖南
清秋鏤譬為如雲論定忠邪黑白分湘水傳呼新判
史霸陵改現舊將軍平生孤節入班到自此一番名
想聞定有話書催入覲不勞下擒楚江濆
代工陳給事況二首
謝安舊宅翠雲環後見新墻月樣彎市近豈容二邑
客接居須向九仙山去天尚爵金門步計日催歸玉
筍班好與衣冠添盛事一門三府照人寰
雲錦軒摇蘭玉堦暫送仙杖下蓬萊良辰歌館声声
起明月擁樓夜夜開天上李蒲批敕手蜀中嚴武總
戎才曾知成都可救問舍悠然公即下紅泥促召回
暫還網山并伯以詩送別次韻
暫着芒鞋歸故丘新詩亦孫忱如秋參堆去後惟君
勝篇子江時送客愁好句合教吾北向生年長恨海
東頭如今別秋應須惜一日能留便少留

烟山集卷之二

挽詞

文軒先生侍郎四首

典刑還似魯人初四海衣冠帰坐隅渉落寒蕪嗟不見月明澥井白雲孤

菖蒲對客而從容明日紅泉夢已空縱是千年百豪傑六任人物只斷翁

繡衣曾出黃梅嶺金印還遊紅藥堦熟業至今人道說盡懷長是在空齋

黃柑時候曲維柑長憶籃輿到草門恰是今年去年日野螢東草手寒泉

青龍陳君 次膺 四首

明月青燈合浦村北人惟此讀書園賓家風義人牢落多少衢門欲斷魂

誰解題封忠敬堂長安白髮哭微郎斯名似不緣渠作却嚴關渠泪數行

胡為春諸夢初回却是行舟恰到來數盡長亭過閣嶺夕陽愁殺落花臺

欲哭哥亡何日時長江望斷涙沾衣夜香樓下如畫到窪叫三更人已非 君素以合浦書堂揭名于文軒老人老人日之爲志負畫蓋取武城之人其侍先生如山忠敬也斯名不像我而生實以丈人視此事爲無愧色夜香樓落花臺謂君之東園也

鮑持用 明之 父 四首

一經教子已青襟況又行年七十餘恰好遭逢身却死北風門外只長噓

去年一笑荔枝園今歲重來是墓門縱有青々舊時樹已看斜日照黃昏

寒村夜雨斷人腸却有衰々哭野田一飯誰能予衷草似君此事至今傳

讀盡東床一卷書不妨蹤跡向來疎劍津紅帳為門戶想得多々送葬車

光澤朱君 諱慶字師言 武字少衆 四首

諸先蕭々似巷廬不堪再見素旌新白頭縣尉苓箸浦夜雨寒寒是舊人

長記前回過我廬銀鞍步履喚兒扶莫將馬荼鼓門去寒永無人野哭孤

為官長者詩声名唯諾公堂如父兄欲作汝南耆舊傳不須多語盡平生

過翁飛旐過前村一婦隨車一在門何處人家有三挹輞山下合銷魂

趙路分（玉相怡悉之父）三首

二月餘十花卅春天邊萁閣謁仙壇長簫不要吹哀
怨愁殺江東日莫雲
苦學声名閩搢紳傳家況復有麒麟漢廷玉牒光多
士數盡慈恩只一人
每誇愛子對人言東觀同游有艾軒我句築場閑此
語欽襟西望轉銷魂

林校尉銘老三首

落日平田何處村竹墻綠繞是高門莫言雞黍未相
識一聽悲歌自斷魂
白浪湯天眼自驚吴兒一見欲飛鳴何人為送滕西
事十萬樓船有姓名
華屋共言清淨想長途還作主來緣念君陰德百如
此何事春風却短年

林少朋三首（海陽四十第歷仍為海棠之集斯人不可見而公亡五七日賦此詩不覺潸然而悼之）

年々二月看花時野留小園長短吹誰道今年看花
日鞦韆門外鼓声悲
聞說當年歌鹿鳴黃花八月牡丹生何人為讀袁堅
志好句橋東聞姓名

我回欲伴醉花傍此事如今轉渺茫不獨哦詩爭金
谷更令挽柩憶劉郎

余倅父子鳳二首

廬陵列駕有慈闈到處官亭見綵衣擬為青山能送
老不如黃壤却同歸
誰唱哀挽薤曲悲前声未斷後声隨人間父子情何
恨可忍長簫邊笛吹

盧氏母二首

為語欲鈴逼野田不須淚眼更懸々人間催促如風
葉誰是平頭八十年
小徑幽々竹遶門閑樓終日總無言君教誦詩推摩
句愧平生貴討論

哭故人書十九秘校叔明海陽四十第自潮州
送帰柩未有哭詩故人于海陽為甥舅也況
吟感涕回併以爭之

海陽天外已傷懷（海陽章湖之）白水墻頭轉自哀却是人
生難詩好兩年只見哭声来
泪眼纔乾更哭君殘陽破寺起愁雲故人海上能多
少已見江南有兩墳

小使林承事（文炳父）二首

薤歌纔唱已堪嗟莫道生平隔海涯會向個山園上
見蛇門東去是君家
生前莫問劉郎涌死後還看孟母鄰遙想蜀雲寄海
出浪頭如屋自愁人

曹不古三首

年〻除莫即相呼夜語如君不可無為報歲寒同杜
客今年不要作柴爐
有時街上漸行人猶見敲門訪子雲一種傷心向誰
語夜闌燈火只思君

鄭氏卅二首

片〻花飛上巳村誰將雙淚哭寒原明朝況是初三
日好把流杯為續魂
畫樓最好綠波前豈艸還看白髮生更說列卿太常
老吁嗟一曲与人傳

曹廷輔二首

里巷相閱長者声春風更有女蘿情殷勤為作悲腸
曲白日西頹月人生
綠水白鷗三月天哀猶長短使人憐艸鞋踏雨同歸
去此事如今十五年

盧助教廣夫二首

山中香火今誰在那聽殘春薤曲新第一傷心惟此
老父時諸客已無人
毗耶鈔軸五千卷淨几焚香心自關蠟燭燒殘春夢
斷逢〻哀鼓弔空山

古提舉公美

馬上姿容河朔風吁嗟不見夕陽紅長江自小為鄰
舍昨日歸來無此翁

橫路林少阜

十年騎馬畫橋歸長記朱樓傍水湄今日悲吟想君
屋一如騎馬十年時

鄭唐仲

三閭未死已招魂却是狂夫不要論誰肯將身緣閒
道十年臥病菊花村

吳循矩先生

歎惜青燈下偏旁古字通讀殘五車去贏得一生窮
未俗輕前輩何人念此翁傷心舊時宅颯〻已如空

林伯謨

幽情千本外巧思百花前好事如吾子傷心嘆卷年
桃蹊親意悅薤曲里人憐半夜悲笳起涼天野月懸

古龍瑞人曹氏 林高 李毋

寒原何處哭下馬欲銷魂白日數行泪黄柑千里村
傳家猶墨綬聘嫡盡朱門似此何多恨空漚不要論
孺人鄭氏 林牧之母
國子先生宅相傳此母賢一衰孤屿下再拜十年前
祇積食書養飛鴻尉蔞年夕陽聊寫曲終要到新阡
丹井陳子白母二首
哀曲梧桐夜何年首蓿盤散天爵華重好客婦人雖
十月明朝盡孤墳落日寒鹿門催作泰山意竟長嘆
其二
嫁娶比鄰近門庭古木幽叢祐舊相好蘭玉久淹遊
叟寢來何處孤鸞不到頭通家五輭行愁淨白雲浮
由風母垂常有二客来弔不哭而退此為叟寢冲天而去時人异之
松林〻君叟
誰學陶朱公梅花古戍旁平生踈几杖哀曲摧肝腸
稚子青衿僞東床綠袖長四更茄鼓動月白水茫〻
楊嚴州母
生長大夫宅来歸御史門吾兒天下寶此母里人尊
九嶺三江外孤雲片月村同鄉無見日他國賦招魂
宜人姚氏 余伴之母
剡駕歸來日連年哭九原白頭如此母丹旐只諸孫

燈火樓榔帝簫茄梅子村比鄰悟鶴唳還阻予幽魂
林義夫母
孟母何曾憾生前錦軸横東括鳳毛好西府玉芘榮
貝葉忘言處金林寫水聲十年堂上客一曲自悲鳴
方士瑩母
傷心来訃日各〻為（一作決）沾衣慈母夜長訣郎君客
未歸短山長留慘青艸素旗飛料得楚人些連篇說
斷机
清遠尉林昭遠 孔章
一宦肆南海蕭然百念枯里閭稱長者門巷似窮儒
死日多明德生年不汝無傷心哀鼓動寒月野園孤
迎仙致政五修職郎
晦德香泉下林風知今（一作）几回傑懷如阮達門閑自
唐來主馬曾吏語寒螢重一哀生前双錦軸亦足慰
泉臺
黄司業 定
未作鵬飛萬里程一時英俊已錚〻只應傲雪凌雲
氣合得驚天動地名明月酒杯如李白英年官職似
陽城秋風登高古祠下多少行人泪眼盈
韓退之癸亥年守潮
本朝陳文忠竟佐及黄魁並以是年出守故此聯有癸亥謂

戴少美（齒之父 黄石人）

一声哀管水邊聞忽憶妹風西月軒洛下書生來閉
字裹陽春舊上遍門游渠無限逍宵話訪戴如今何
處村從使蕩封到孟壠白雲荒艸不堪論

陳伯曠夫婦

晴春相一（一作見）未多時忽嘆霜萁雲屋非徒瑟接前
方悼往吹簫臺下竟同歸讀書壁々向秋樹織錦悠
々空晚机須信人間伉儷重生年死日不相違

陳仲罕母

梧林露淺欲寒天（一作黄柑時 枝枚霜天）多記陶家作客年君
永青山如昨日白雲紅旐是新阡雪鴻七子母思重
寡鵠孤巢婦德賢最苦哀蕭老松下淚々瞿參雪中
田（田疇賦孤巢寡 疇婦嗟手共下）

稚春母鄭氏

他誰天外哭声長有客歸程何太忙同受情親如五
服升堂義重比諸郎昔人流薤蒸梨事郎我淨家送
宅獨嘆息白頭陶母意中妹三日轉淒涼

柴以之母

鄭母悲歌長短声客窓聞此夢魂驚新阡難共雞豚
社先世由來香火情薤曲從教如宋玉里中終是愧

陳平傷心起望秋雲亂愁斷千山几日程

韋徹之妻盧氏

萬里歌萬里曲長篇悲奈何短草嘆不足少年歎々
嫁夫婿今夜屋舊何處宿萬里歌萬里曲

綱山集卷之二

綱山集卷之三

論

舜

古今之論聖人者莫不以聖人為生知非自於學問而然也嘗謂此言乃禍天下之言也舜為聖人矣舜無一日而不學此舜之所以為舜也舜之所學無書傳可見孟子論舜謂如深山野人吾定即是而知舜之所學夫人小富貴則容色更改非如曩時意氣揚揚不可拘束又況朝而茅簷莫而黃屋夜而蔡奏晝而玉食而氣象常如深山野人非其所學有至于是豈無所動其心此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則凡而一切皆不能動吾之心非其所見有天于堯之天下焉能如是乎古人之學必至於此然後謂之至學未至於此其英雄豪傑雖出于百王之上亦不足道也已舜之微時所謂耕稼陶漁莫不自為之是舜于此時已斷斷然終其身不復有他想矣耕田捕魚可以老可以死無有餘不足之事及其為天子也我猶夫人也我何所加益焉故處天下之極貴而其心常如在田舍時也是窮亦舜也貴亦舜也窮之與貴一去一來而舜則無窮也古今人物如巢許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四皓嚴子陵陶淵明之徒是亦無所動其心者彼以山林為可慕軒裳為可惡有慕之之心又有惡之之心是動其心者也舜則無所慕亦無所惡故無所動其心是之謂聖人也舜之此心蓋與天地鬼神為同本愚夫愚婦為同出朽枝槁葉為同根至乎此者謂之聖人知乎此者謂之賢人同此宇宙誰獨且無是心哉學者能于一食息之頃靜而存之則舜之此心未之千載有如徼日也作舜論

文王

古之人有不幸而處君臣拄杌之際而終焉無可愧之事者其唯文王乎商之季年天地如膏火生民如麋鹿父食子之骸兄飲弟之血仁人君子痛心疾首孰不引領而屬之文王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江漢之國沙濆之域莫非文王之民也文王一舉手則易死而為生更亂而為治泰慓悍而為雍欲文王何憚而不為之乎文王之事紂方且如舜之事堯戰戰惕惕不敢少懈德彌盛而身彌屈民愈歸而心愈畏君益昏而臣益恭者文王之心也文王之心苟或不然則天地其易位也久矣曹操司馬懿劉裕高驩之徒不獨見于後世矣君臣之道經也非權也謂之經則

萬世一定而不可易也使經而可亂則是可以為首裳可以為衣功嚴散屨可以為毋追妾貌老婦之盆可以實于室之西南隅也或曰文王誠是也湯武其非也耶曰不然民飢則死民渴亦死民飢而必食之民渴而必飲之湯武之心也民飢而不敢食之民渴而不敢飲之文王之心也湯武之心如四時必至於變爲而後已文王之心如夏暑冬寒無時而可變也文王之於紂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雖羑里之囚亦所不拒也後之為人臣者功高業鉅事涉可疑則有不朝者有召之而不至者况欲殺之而可致之乎文王者諸侯也人臣也生死之際非文王所敢知也如范蠡之扁舟遁去張子房之閉門謝事雖或可以保身然亦非文王所敢知也范蠡之去似可全身然卒使後世君臣猜忌百出無一日相安者其患自范蠡始也越王之不可與處想未必如紂之甚也紂而可事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文王之事盛德之事也舜不以天下而動其心文王亦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嘗謂武王似湯文王似舜其是之謂也非其所學俱至于是則其出處何以如是之同也作文王論

周公

人心一也有所謂天地之心有所謂限量之心限量之心大小雖不同而終歸于有所極天地之心無人無小茫乎不知其所極也世有終歲飢寒容貌可悲一日遽然而飽則卒尔高言輕侮閭巷此固愚甚不足道者有終身檢束不出乎繩墨不違乎六經亦似有所識者及夫祿盈位崇則隄防愈蕩憂懼愈多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是人也謂之非君子固不可也惜夫限量之心極於是矣安得不為爵祿累乎安可以語周公之事乎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天下之責至此極矣而公之自視不翅如布衣故處人臣之宗荷天下之重而公之心無有餘及四國流言之變且以公為不利於孺子天下之禍亦至此極矣公乃東征以避之公之視去相位如土委地故當患難之衝履危險之叢而公之心無不足以無有餘無不足之心而論之是公之心天地之心也非限量之心也限量之心譬如舟焉有可以勝百斛者可以勝千斛者又其大至於萬斛者過此則不能勝其任也天地之心汪洋汗漫無所紀極春夏之生百物豐華不見其多秋冬之殺百物凋落不見其少公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公之心也故處富貴渉

志雖無有餘不足之義也堯舜禹湯文武生而為帝王未嘗有所喜以偶然所遇之時如是也於吾何所喜仲尼生無一日如其意未嘗有所悲亦以偶然所遇之時如是也於吾何所悲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心天地之心也周公之心天地之心也執此何所喜何所悲云爾學者欲學周公當先求夫此心則周公不難到也不然徒愈紊而身愈屈勢彌盛而礼彌卑人謂其似周公吾見其去周公愈遠矣此不可不審也作周公論

孔子

以一世為事業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以萬世為事業者孔子是也夫致聖人者生而為帝王及夫異代則血食所不及孔子生無尺土死之日宮廟徧天下以栖栖旅人何為而有是耶唐虞之世臯夔稷契同時並出湯之世有一伊尹者周之世有太公召公閎夭太顛散宜生者如雲蒸而至蹶沓而出是有天下者乃可以收天下之士洙泗之人菜羹不飽一時英傑何所慕而俱至耶況顏淵閔子騫曾參原憲冉伯牛之徒是不獨為三代人物所謂唐虞氏人物也以匹夫寒餓而群賢並集是豈不賢于堯舜者乎故嘗

謂堯舜事業夫子其優為之夫子之事業雖堯舜不能自必也孔子之道可以寒而死可以餓而死或饒倖為一飽之計仲尼不為也以是而施之堯舜事業何所不可以一身為萬世法以空言為萬世法堯舜其能自必乎故堯舜禹之道禹之後則無傳焉湯之道湯之後亦無傳焉文武之道文武之後亦絶而不傳夫子恐吾道之絶于後於是聚天下之豪傑而傳其所傳此夫子之道所以至于今而未絶也夫子之道不絶則欽聖人之道有所託是豈不賢於堯舜者乎雖然千載之日知其道者几人哉或棄之簡牘之上或求之胸臆之間嗚呼是皆所求者末也夫子之道不在乎是也子不意夫子不遇于一時又不遇于後世也然則夫子何求者乎哉曰夫子之不遇于魯衛乎後世有知我者或後世無知我者吾又待乎後世也終此天地豈無知我者乎此夫子之本心也此夫子以萬世為事業者也人于少年不得志則悲愁無聊若不可以生況能待其老乎又況此生之不遇而能待其後世乎又況後世之不遇而復待其後世乎此夫子之道所以空天地窮古今前乎此無有也後乎此無有也作孔子論

伊川子程子

孔子之後百有餘歲而七篇之書出孟子之後千有餘年而程子之學與大道之傳蓋亦有時非人力可為也然孔孟生於衰世當時無有識者此無足怪也伊川生于明時一代人物燁然如華星雖東坡之賢尚務非之況許其知道者誰乎乃知天下隨俗之人多而獨見之人少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於程子不敢有毫釐異同之論然伊川之門謂學文為害道似其說未必然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學問並行而不相悖周公仲尼其兼之者乎自是而後分為兩塗說道者以子思孟軻為宗論文者以屈原宋玉為本此周公仲尼之道所以晦而不明闕而不全者也請以六經言之六經之道窮情性極天地無一毫可恨者六經之文則舂容蔚媚簡古險怪何者為耳目易到之語是古之知道者未嘗不精于文也苟工於文章而不知學問則大道根源必闇然無所識通乎學問而不知文章則古人句讀亦不能無窒礙是皆未可以談六經也故太史遷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愈之徒文非不工也而道德之奧茫昧無所見其不可以談六經也明矣程子以學文為害道則於六經淵源雖極其至而鼓吹天地謳吟情性又將何所託也是安得謂之集大成者乎故六經句讀亦不能無窒礙也孟軻氏以來千有餘年乃得一程子惜夫恥於論文故六經事業亦或有闕而未備者信乎此道之難也學者欲無愧于六經無慙于周公仲尼則學問固為大本而文章亦不得為末技也作伊川程子論

浮屠氏

孟子辯楊墨而楊墨之害熄韓子攻釋氏而釋氏之學熾楊墨之學儒者之學也楊墨之賢孟子之所深知也但其所見之偏故孟子一鉞其蔽雖楊墨之辯亦且無所容其喙況學楊墨者乎韓子之不知釋氏徒以空言亂人視聽適所以為贊也中國之教西方之俗是本不同此不足辯也韓子乃合中國夷狄而並論之宜乎不足破釋氏也西方之俗吾已置之勿論矣所可悲者中國之人而為西方之俗也西方之俗豈無父子豈無夫婦浮屠氏者西方之豪傑也其始亦有父子夫婦如人家室然也其終則逃父割妻毀戚形骸邈如浮雲不復為人世之想雖其須髮必且盡去而後已是浮屠氏之見偶然如是也彼學浮

屠氏者亦去其須髮不娶妻不長子此何為者也謂須髮為吾之累則天下百物何者非累乎謂去須髮為得道則有須髮之人皆謂之害道可乎西方之俗本無礼樂故西方之學者一切為之無礼樂此不必論也中國之人亦何所見乃裂其衣冠去其須髮其無知也抑甚矣故常不怪夫浮屠氏亦不怪夫故常不怪夫浮屠氏亦不怪夫西方之學浮屠氏者而深怪吾中國之人學之者之過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下車欲與之言是接輿者乃吾儒之所謂狂者故夫子欲與之語也六合之外王者所不治況以口舌辯之乎故韓子之强辯適所以為贊也曾子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至哉斯言也吾于浮屠氏亦云作浮屠氏論

網山集卷之三

網山集卷之四

誌銘

吉州通判余府君墓誌

余之受姓譜遠而闕焉自建陽令以來伯仲散處或家於杉洋或安固黃敞杉洋（古田縣）之系是為相家余深又有所謂莆田黃石屯者在今古樓山下或曰若盧山繞山作屋門隨村成生君即為儒而他無所雜用其心故朝奉郎盧陵郡丞即其來裔也以淳熙六年夏四月甲寅卒年五十有五祖諱某保義郎父諱某累封奉議郎母宜人姚氏君請書不忤〻持身慤學與人交有情而不忘左朝議大夫文安公於君為族父（文安孫閎固男諱祖奧）君年未冠一日見君所為文驟長夫書謂人曰吾家校書郎自唐乾符時棄官不仕拂衣去且二百年而惠安公以詞賦起家未几吾從之自此寥寥無人即有人其此郎乎歲卒未君累第進士調長溪主簿有政迹關陞左從政郎改左承奉郎知寧德縣遇覃霈轉左宣義郎縣有陳姓為多貲忽有夜半鼓噪撾門索其廬得死人斷圍下走告之縣謂陳殺吾弟也君詳之女弟奐在曰初更漏且盡猶在戚而且出君曰夜深遇殺尔何為即知之其人不

能對送論叙此因而一縣凜〻不敢欺而税所出為文書逓移郭落人不見吏官之困滿矣有廷訟尔女可不令其言其情第為名郛閒人才大夫諸老先生論議有定價習謂李高寧德之政可以為作縣者法而君之声名自此出矣磨勘轉左宣教郎充廣南東路経略安撫司主管机宜文字遷左奉議郎通判吉州轉左承議郎賜五品服君在廬陵凡兩攝郡事獄情職志一留目必得人情於人之肝胃所不能逃者故死因而更活者數十人往捻制累歲道積為錢緍數十萬官無所須惟民渙君慨然為白之不得旨再白之卒以君言為無籍其半是為廬陵久長無窮之利君為政毅而慈〻而不可犯撫民如家人視同寮如兄弟用公財如其私江西一帶帥及部使者多鉅人交口薦譽之轉朝奉郎已還成還里門適西淮拙領以刑綱遷為後例降秩主管台州崇道觀命未下而君沒矣予嗟乎君〻予也其心於是乎可哀也已君諱鳳所配為白社方氏封孺人二子東卿南卿從我學一女許嫁孫曰珐志我生異縣每以不識為恨及見君在寧德時以文勸民耕所謂縣令世為農家故善為父老道農事語樸而情至余每誦此雖未識君面已識君心也卜以九年夏五月丙申葬之嘉禾里曳牌之原東卿來速銘予乎君之階郎階也可以遺其後而竟一有也字不及其後以是為君憾君曰命也無憾也遂銘之其詞曰

君子之澤其施遠何哉一夕閟而斷芸香一脉本不短翻〻有現來者姚封尔因頌其勿歎

宜人姚氏墓誌

淳熙八年秋八月戊午奉議郎致仕金君夫人卒是日也余偶有與通江泉市見市之人兒女雛〻憂屑相吁嗟余因徬徨問之曰廬陵别駕之母死矣奚哉之母之死而鄰使一市人悲耶夫人為姚姓故左丈林郎知永春縣諱安仁之女初來歸不得姒氏歡而夫人事之如事所尊久之姒氏知其賢相好無間言為家儉朴有以亂婁來告郎然之無不可之語所出惟一子年尚幼聽從師於空山閒然之廬積月載一歸其子亦卒能力學擢進士第所謂朝奉郎廬陵别駕是也族党女嫁其父母送之必屬之曰若以夫人為法則終而身為良婦為良母歲在庚寅以郊霈封孺人自後建儲聞及慶壽封宜人逮十載一日也别駕在廬陵時奉議年八十夫人七十有五宗𣿖日合

管絃持觴酒爲壽老穉歛合官寮歎慕四海書傳如
瑞明胡公者且以隸筆作仁者壽三大字題其堂既
而别駕去而歸卽沒矣沒之逾時奉議死再歲夫人
亦亡焉于嗟乎樂哀書悲其迭見互出使人不得睹
其佀如是矣乎以十年春正月十有六日壬午合其
柩于湖頭山之原速我銘逆吾學承重孫東卿也女
嫁朱爚次孫南卿曾孫珏志銘之曰
有五莫〻天一方子隔莽砂孫來藏焉之終古牽勿
傷

余府君埋銘 艾軒吳 叅雉

出莆之東門二十里是爲紅泉余每過此卽惨心況
於我爲愴甚焉者君之除也以甲午其沒也又後子
叅雉凡八月以是我心爲愴甚君余姓諱某字宋寔
金紫光祿大夫之曾孫也嘗以制簡辟書爲松滋縣
簿尉意勁而官下有志者竊悲之所配柯氏子三人
隋騃駿女嫁柯羔以七年冬十月甲申合其柩窆之
上林之原來請銘卿者駿也逆我游其可辭余始識
君于拜經年爲壯者及謁我由月肅騃一翁矣隔一
歲過變闕閭君且死于嗟乎君一見而壯再見而老
三不及見而死乎嗟乎君廸銘之其詞曰

惟狄年同我所敬傷哉莫見歟何定報城可訛其烟
烟

光澤尉朱府君墓誌

七年秋九月癸亥建功郎光澤縣尉朱君卒於乎悲
夫紅泉書舊自此無几存者於乎悲夫余弱歲走紅
泉從艾軒子林子學一時同舍生有父行兄行子若
孫行秀眉蒼髮瓠沓一堂君時貌已老執經怡〻無
惰容問其年先於先生者數歲余以是知先生之道
尊而君爲可敬矣君少警邵耽書不好狎蚤歲卽與
里選隆興更元以覃恩補文學再歲調韻州軍事推
官改初秩乃尉光澤會有死囚越獄君之夜泊一村
虛有逮走前裏兼金以爲屬君笑而遣之或謂是宜
以白不則爲君累又笑謂之人畏死幸以賂免人之
情事吾不曲踏吾不入吾勿愁足矣奚必爲是詰激
皦〻者乎哉又嘗獲強猾三數十輩該賞格君曰何
須此頭顱耶棄不顧聞者歎異之君諱賡字歸言或
字少裴父諱汝舟嘗以卮酒别所識聞其變甚乃推
席上飲其一責之君在党巷以長者聞性嗜札晨莫
子姪來謁必整冠乃見之人有寸能說之不離口聞
人惡未嘗轍以語人所配吴氏其子爲伯樞仲樞叔

挹孝年從我于小孤之下最後得子曰阿息女嫁宋
確以八年冬十月甲子出殯且將撰日加窆焉屬我
以銘不可辭鄉也我來小孤君年七十二以足疾不出
每旬時或三二日猶且呼諸孫左憑右扶過我閒
未几我遂我還而君後嗟哉夫君亡矣夫不再見矣
夫乃銘之其詞曰
弗以樂人而張其門銘也有是壙〻乎三尺之墳

陳氏母林氏埋銘

林之受姓派衍淵遠其在吾縣又疏為七林子孫多
祿仕夫人者即其裔也年十八嫁同郡岑水君陳氏
五十一而發其治産若教子不翅如男子所為者鄉
也徹蔵達有當世大人工部侍郎東曲雄夫人之孫
直也福諸涂且涕泣求薤歌或謂先生每下筆累歲
不即得爾何其夫人年八十六來寄之毋之卒也如
是（丈軒母來寄山）葬故此曲不待廸從而愴焉悲夫子二人
慶孝處仁女長適朝請郎泉州判駕黃廷瑞次適東
義郎清遠縣尉林孔彰孫曰雲庚雲旬雲禹從我于
空山無人之處其初雲并雲凡也夫人以耆年每過
良夕即呼子若孫若曾孫若外孫待杯圍樂老稚雖
合里巷所書道蔵庚子冬十月甲午葬之長樂縣江
田村石鼻頭之原慶孝來速銘夫人年八十時余嘗
以危酒壽與隅為夫人壽其又思為是銘也嗚呼悲
夫其詞曰
有狷者虐誰其投何哉百年皆適客夫人言之我戚
下十里穹岑化為碧〻

處士朱君埋銘

小孤山朱氏粤若來三百年其析處林井有處士諱
鳳者以淳熙五年二月二十有三日無疾而終越四
年五月其甥林愷修職郎永春縣丞之子來請銘雲
於永春見又徵其道簡叔甚矣跳然筆畫如千年雨
落破壁先生之言為百世法壞後乎我生欲識斯人
者其訊諸斯言矣所配承奉郎致仕賜緋魚袋林國
鈞之女子三人拱揚柳拱于吾為紅泉舊游揚娶卒
是日也因徐林之原而坎之其曾孫準從姻山學午
十五已捉筆能為千言莫之初為壬辰既而趣之日
甲申斯銘也諄〻乎鵠己其明焉其詞曰
西陌東阡古民之純堂謂侍夫見〻聞〻若游若息
陰葉浮雲是非我言閭巷之言

孺人鄭氏墓誌

百丈林氏自國子司業齊州使君以來為閩家有將

作監主簿諱某其孫曰某嗜學敏篤未及仕而死々
三十九年夫人乃卒夫人年八十有六故樞密院編
修夾漈鄭樵漁仲之伯姊也以淳熙八年冬十月庚
申徹殯越明日辛酉葬之馬坑之原來乞銘昔者倜
山讀書城南時書一拜故人之母于城隅精舍轉臂
千八年恍如昔者計來重山酸嗜累夕其又忍為是
銘也夫人家于游洋山之陬有子曰詢益長子我每
撝二子呻吟我廬思已白殘燈未滅且竟滅而後去
其應當門戶惟白頭一母耳吾覺聞此事所善道說
淳熙三年遇慶壽以其子與鄉書封孺人夫人嫁時
逮事舅姑無闕德執夫之喪瘠甚且終其喪惟蔬
食女子四人長嫁陳某次左丞議郎致仕賜緋魚袋陳
公諱則之子曰某次尚書郎李公諱某次未及嫁而
沒其嫁者又皆前夫人歿孫二人曰舒直舒長夫人
於族党若鄉里有以婁之款門者必為之濟下有所
恤無厚薄號戚不之辭雖僮婢使令見之必問其飢
飽寒煖于意若母與人也有恩過下也以情事舅姑
也事夫也致其恭其古者所謂良婦慈母也與予是
據梧歎息而為之銘其詞曰
若容也閒言也詢傷哉銍首我行斷平林西去轉水。
出有石夢々老而桀

林東之埋銘

歲癸卯嘉平之月余適上釣螺江逢東幽生語數日
咄々未伏而孫青東之訃來握手共哭之既而言其
家君婦君孥聞我來盡哭几仆嗟哉東之余初識子
於東寄山下身頎而長面腴而方是堂其年不及五
十者即盛方壯好馳馬飲酒一日折節讀書便能向
秋山倚榻晤呻吟不出戶東之歸論於工部侍郎故
艾軒先生為族子余與子久處每見子之事先生也
仟々為盡情先生往矣事其夫人如先生之存余是
以於子益久而益不厭大父諱國鈞承奉郎致仕賜
緋魚袋父諱克迪功郎南安軍司戶參軍娶顏氏子
男三人學古希古師古女二人長嫁金紫光祿大夫
余公諱發之裔孫某次未笄孫曰應翁子生富俠蓋
豆簡儉策矜粗貲人或以為諂而子處之栩々尔學
古卜以十一年冬十月庚午徹殯且以書致我曰父
卒日晨起南衆舟下金山吏呼客丞來會蒲弄向午
臂小戰扶起亡矣今其兆即為此山幸乞我銘埋之
余于予為有情者聞是語泪然々其忍為之銘乎銘
曰

呼尔與出尔廬 識尔之我而非識尔之吾銘以丘墟
奈何乎其吁

海陽尉章府君墓誌

縣之東郭二十里有水汻湲百年無祿仕者陸異政
元季有二人擢進士第又三年丙戌曲江題名同時
五人於是衣冠知有此土矣潮州海陽縣尉章五人
者年幾二十有一井里之人所獨誦慕焉闢之乾而
孤自剗削讀書長七尺予林子艾軒過漁溪一見之
甚矚目闢之到海陽僅逾歲所獲強猾十餘輩予賞
法合改秩闢之右困〻無所聞者且語其母曰敢他
人項領以為高車大馬之計次卿所不忍為也其母
矍然曰有是哉吾復何所恙潮陽一革傳舍多破壞
及是數百里為之一新然竟以是卒潮之人有憐焉
出涕者曾祖諱某祖父諱某並不仕府君以二十九
卒闔之二十六而卒無子有指其府君之墓曰是宜
改窆其母聞是語且涕曰嗚呼短長其在是乎闢之
之死也毋每哭之即暝絶徒父之兄次卿無以慰其
母所產唯一子曰卯醜眉目然稚誦書揖客栩〻如
成人毋忍悲一言之遂呂為之後嗟〻乎難矣哉越
明年次卯又生男方彌月其家有老媪夢海陽謂之
曰吾必復生於是生之日呂順之似我為微及生兒
如媪之所言者聞者異之闢之有吏才不苟取在海
陽頗有能声惜乎其不能騁也如是毋夫人曾氏所
配為林氏也淳熙元年夏四月壬午葬之大湖擒坑
之原毋先予的妻稱其亦可哀也已聞之為章姓子
余外弟也昨者從我游且有歲寒憶儀之意又思為
是銘也悲夫其詞曰

有頎其德有婉其孚訊之占夢是耶非耶揭陽之荒
白羽冥〻闔戶三思有如此銘

邕州左江提舉方公墓誌

吾鄉有方姓諱与者以五年夏六月七日卒秋八月
壬寅葬于龜山之原令時客紅泉其孤以書來謁語
悲酸且屬我銘其墓是為久故陽墻者不可辭建炎
多事君以海舟裝身丞相鼎國張公來帥吾閩以君
志銳捷通練嘗遣至政事堂白海上可否事湖南有
強猾摽海出犢慮為剽函南粤帥辟以往一鼓而勦
其巢穴得舟三十六又聞有劇賊已成禽復突而去
府趣君捕之君為一二鉄絶且語人曰殆將穿其頸
以來雖然至南海卒獲之同事尚未之知君為誦〻
半行而出其賊各帶鄉者鉄絶號來前一坐驚畏余

妥歲所聞有此一二事後此二十年紹興三十二年
也兩淮治兵君起家從魏公幕府島嶼散處如異時
屠狗君舉手一麾而千人响刲爲可集遂隨舟師鼓
行而至于東年即墨之下以是積勞至武翼郎差邕
州提舉左江兵馬賊盜公事沿邊溪峒巡檢使父某
累贈武義郎母安人陳氏二子長曰知萬次曰知彰
知萬以從軍勝西自飭致身今爲修武郎魏公嘗自
之曰尔貌何癯而膽之壯也知彰通郎權補官女五
人未畢嫁君凡四娶曰鄭曰陳曰趙最後又爲陳氏
封安人君年且八十上馬下馬一如少年時卧地上
躍其身可二丈許每撫刀斬其韁〻斷而趾不傷嘗
遇賊衆中其腹復裹之以濆鳴鼓鏖戰嗚呼悲夫吾
里有君人而竟死于蕭殊江浦豈不爲壯士惜哉嗚
呼悲夫延銘其詞曰
哭之胡爲此水涓〻見青死〻無時吁嗟尺石涕沾
衣

曾子不占坎誌

余同學於蒲陽子林子之門有曾不占者年裁四十
而死是爲可爭也已不占長子我一歲每于客階則
肅吾先其坐也坐其下鄉者刲意不止爲世俗之所
新好者惜夫已焉此志也二年春三月壬寅延窆於
烽火山之原其子無作來請銘余悲吟不忍提筆一
曲思即涕下不占名錄父昂監梧州元豐監年不逮
三十不占以其父逝之九日而生傷夫君也生不見
其父死遺其母哀傷夫君也延銘之曰
于嗟乎北山之會結冢生子不得力空尔頭顱涕沾
襟欲寫銘歌慈我心 陳涉書父母生我不得力吾試 悲三叉延秦鹿使群兒看李富
貴兄逕家碑

鄭氏母坎誌

余姑妹其嫁鄭氏者卿於摩斜把余袂而哭曰悲夫
有是夫他日其有是夫余嘗冥之心胞胥 或作 弗敢忘
淳熙元年春己月姑妹且死其子瑋來謁表事余以
原上之語不未再敢傷〻然僅以卒事也其夫諱朝
苗字元吉亡之十五年于是合窆焉次子俊二女已
嫁塋其坎二年五月乙酉也某於是道其所以然瓏
甕而銘之其詞曰
变林之谷晩然荒棘昔者之言如此墳也三尺

陳氏母坎誌 押草

夫人李氏故處士陳文到之妻從我於摩斜坡也之
母也既祥之歲日南至又七日丙午合葬於後坡東

原來諸銘處士再娶蚤逝群子供幼夫人長之撫之
猶之昏之教之各盡情里之諸母矜言之不獨一人
諸母辞也是宜銘遂銘之其詞曰
有懷者眾其子七三其母今母心一我尓教之碧尓
覺來者欲辞此其窆

曹叔明窆銘

吾所識曰叔明所遇人必盡情其死之日人亡共為
之哀以九年冬十有一月甲寅窆于太湖中峰精廬
之北隅叔明諱義曹姓年四十有六其配長樂陳氏
其伯兄昂承信郎監梧州元豊監仲兄昌吉州助教
君於我有戚寒栩繆之意其子象謁我辞吾予是銘
之銘之曰
章之執其輪斵怨ゝ大叡無傳思以是思是者其誰
書之天石不可遺

曹氏母窆銘 子徽

曹氏子象以元年冬十有一月來告葬期且乞銘去
年是月二十有五日余銘尓父矣今年是月二十有
六日余又銘尓母於乎悲夫人世之促ゝ也如是尓
於乎悲夫述為之銘曰
江之南長尓思掩之七日恍其基安澤青裳無史辞

孺人曹氏坟誌 陳氏母

夫人曹氏葬有日處士謂庚白鳴是弟志也思可志
之其惟嗣山乎嵩及見聞是語慨然一慘心遂銘之
其詞曰
婷ゝ尓事其姑婉ゝ尓循其夫有造其除雖以洗腆
㙮以遊我其寫之烽火之隅耳為執徐其月日也窆
在于析木之虚

章徽之妻盧氏坟誌

海陽之章有曰次卿者卜以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乙
未日南至越十四日戊申為其婦盧氏撤殯塗卒之
踰月而撤殯塗礼也二子卬昌卬謀洪擇爲當呼悲
夫嫁之日歲甲午卒之日歲甲辰自甲至甲其十年
抗儷之情乎余聞是語愴于心遂以志諸石也嗚呼
悲夫

國子生林氏坟誌

參推淡關之西南隅是為文軒先生中子同季之基
冬十一月庚申朔乃掩土中子字如康堂補國子生
卒且三年矣娶陳氏其子為耕耳於乎悲夫吾悲斯
情也才易月其又思誌斯石也於乎悲夫

章由之汭暘坟誌

章三十九第由之有子曰印虎生且聊晬矣畫槃而樣好元年冬至十有三日乙亥卒越明日日下樶埋於殊野之西啟其主我冢也凡有恩於乎悲夫余以是心重傷為誌之者誰絅山山人月魚氏也

幼殤小坎誌

悲哉吾當而冢阿翁之死載兩旬女乃接其死吾哭女於艸山吾何心女之生日有兄喪而坎之室本吾何心初其墮地丞卿之大漫目昊々又闔而徹哭是惡得為眉子也於悲

絅山集卷之四

絅山集卷之五

祭文

艾軒先生成服

淳熙五年夏五月癸卯門人林亦之以酒漿雞豚之奠敬告于工部侍郎故艾軒先生子林子之靈嗚呼先生而止是耶昔之人哭其師如哭其父謂其師之可以盡吾情如其父則哭之如其父嗚呼先生其吾父也撫棺大叫有所不可忍傷哉痛哉痛哉傷哉軻之死千載而有伊水伊水不可見又寥々乎有吾先生一等談論往々自六經絕筆此為獨悟是軻之後有伊水六經之淩而有吾艾軒先生也嗚呼百年宇宙而有君子者吾得而師事之百年宇宙而亡君子者我不得而師事之吾又恨何如也嗚呼痛哉三日之斂門人之經者出哀之又帥紅泉諸生再哭之亾之々來紅泉以其隣為東井也先生嘗至其廬而諸生列拜於堂下先生受其拜且誨之曰如其諸孫行也嗚乎古道闕落非先生其孰起之先生且死斯文斯道何所託此亾之所以仰天痛哭淚且盡而眼眶裂嗚呼痛哉

艾軒先生大祥

七年夏五月五日越明日丁巳侍郎先生以是日大祥々事吾已門人林亦之敬以酒漿魚膾之奠再拜哭酹于堂下嗚乎參雖三年悠尔祖盡門人治任紛紛去軫我于此邦有如并州來時弱齒今為白頭可忍一日言復故丘遠墳長辭其鳴啾々天地無人六經無師何土可留何山可依昔人胡為撫膺痛哭亦謂四海莫續此是當年河洛不絶如帶賴有群子晚歲猶在紅泉之道豈曰終僵賴我同學宇宙斯張日月不返疑服吾終沽酒寓情悲來無窮自此重斫痛連心肝年々是日黃梅雨飛嗚乎悲夫

艾軒先生祠堂告成

淳熙癸卯二月丁酉日故工部侍郎艾軒先生祠堂告成門弟子近遠至者數百人郡倅祭已迪功郎致仕吴悅之在諸生以齒先敬酌酒告于祠下嗚乎大道根源畀諸聖賢千年百年乃見一人孟子無傳粵於洛川洛有程氏甫生艾軒子嗟先生鳴々誰匹六經脉絡神解心得同堂相歡胡不著書交臂難言紙上何如四海學者始知孔子不在訓詁不在文字黃人四世祖孫父子殆數百人皆門下士不獨致身煌眹替祖一時楚々如齊如魯忽爾梁壞哀涕痛深有來賢侯式慰我心一國之師天下所慕潔彼明祠血食茲土乜閩都督義重交友買田以祀邀予不朽吉日維戊侯來執掌冠履雖昔有詒如寫先生之道自此長存願究遺言勿絶此根

父大殮

乾道七年冬十月庚戌孤子某敬以危酒家殽致酹于處士考君嗚乎昨者食於斯今者酹於斯舉声一哭心魂俱斷荼然杖經茲焉乃具是必做諸古蓋力之所至惟是耳若謂我生汝々今預欲白而終無一事為稱吾心又何必做諸古此我不肖子也抱肥大咔其將何辭以對也嗚呼蒼天嗚呼痛哉

父大祥

乾道九年冬十月庚申朔越四日癸亥孤子某謹以危酒雞魚之奠敬告大祥于考君處士之靈結果恭蒼去日不可返推淨一出心漬血零百年幾慕其將為此身緝戒也耶

犀鉢

乾道八年冬十月十有一日丙午孫子某自三十里奉考君處士之柩卜葬于犀鉢之原日向中乃掩坎而以杯酒盤殽敬酹之嗚呼傷哉貧也養生送死焉

詩而無憾雖然數尺之塋可以固藏蓋〻行其所聞者如是耳捫心謝他千古永極

南山墓

三十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孤〻子某謹以觴酒祭殯之祭敢昭告于考君承事墓下嗚呼十年松楸有如昨日如是一杯又將陽歔歔告

外舅大殮

六年夏五月丁巳吾婦翁訴事以是日大殮甥烟山林某敢以危酒魚脉之奠敬告之曰嗚乎悲夫吾家去此相望數驛一日為此來而婦翁死傷心何可言翁之死故人親戚翕然為予悲雖欲勿悲焉得而勿悲也翁自病至死沉瞑無一言每踏我來卽以目視我〻了無一語阿女以是故皈腹嗚咽其声呼〻翁之不肯出一語豈其于我有所懷然者耶吾來此三十日翁之見我不翅如三十年知我者我又何可恨幽明之隔不可復見生死數語如此危酒

又祭外舅

八年夏四月戊申甥烟山林某謹以斗酒一食自三百里致酹于惠安丈人陳公之靈嗚呼昨者拜公未有旬月豈謂訣去及我未歲一見而死歟恨何窮焉不有是執為婦翁遣以衰衣奠哭局重計程南首心酸涕零何年重來萬松蒼〻前度劉郎君為歸腸

林公執

三年冬十月壬子同郡生林某弟姓名三十人以危酒鹽殽敬致酹于故承事卜丈林公之靈嗚呼人十之先故國喬木有此彫零云胡不哭街南巷北生事如麻雲蕭市中所謂君家君家何如教子一經十年聲名机重兄弟國人於是謂公有子悶詩問禮來者楚〻我輩小子陳良之徒斗酒哭之義其然乎死而有知聊聽吾語有子如此公其不死

李直倉

四年夏五月甲寅甥姪林某敬以杯酒薄殽哭故直倉李君之柩于龍山塔下嗚乎十年户外足迹可數公一見我如所未睹我〻何妹而相尊祖友戚念此涕零如而龍山之巔上入靈霓公居其旁我居其西日則一至夜則一來談笑無限欲去挑徊人皆謂我咄〻夏丁悲怙士公聞我語喜而不寐天下所難〻於知己不謂君子知我如此公于丈律所長儷偶加之數年可以不朽公之埰已有擬水壺閣館之夕晚然奬播如公所為知之者雖公所歡我謂其相知視公

之魏萬斛之舟豈謂一死乃如耕唉留靈所居嘗者
書帷於此酹公觴目生悲百年陽間有酒一卮肺肝
之言而盡於斯

陳以中

五年秋九月二十有一日甲戌林某合井井群居來
哭吾友陳生而告之曰嗚呼昨者無端修〻行李子
來語離亦自知其繆也而不知此行乃為死期嗚呼
痛哉子之肥腰槃〻可數所視群居有使急即推身
出力以相助胡為一死千里冥漠言之傷心也嗚呼
予平生於人吐肝出肺相視如骨月子之死于吳門
也誰收汝骨誰尸汝衰吾黨不得一撫棺而哭子今
夕何夕予之兄弟招汝魂魄吾得以哭子嗚呼痛哉
吾黨有若人者其死之日無殺可哭望影而予何者
為心自也嗚呼痛哉

陳旦中

六年二月十日日向夕林某合吾黨十數人以卮酒
豆肉致酹于吾友陳生先輩之靈嗚呼汝兄之死方
感予心今復哭汝悲惜弥深汝于一輩有如蘭芽婧
〻數莖其標已佳不謂一疾竟然把骨此豈父長言
之諱絕今夕何夕曲帷之旁澆酒地上舉目淒凉雖
然今夕聊道款曲明日靈來夕陽空屋

林斯容

癸巳之歲春正月十有三日丁巳林某合徒友二十
人以卮酒槃殽致酹于故林生二十四秀才之靈嗚
呼痛哉汝走僕耳曰哭其父豈謂過身復死于是接
彼困擾此為何處尔父尔子于焉俱死衰無弱兄棄
〻痛軀乃自朱崖隨一蒼奴艱耆而西出入崎嶇十
日五日行店供無夜所投宿路傍艸墙我聽此語弄
夕警呼亦有冤衷可曾似此等為死耳况有君若勿
謂鯨波邈焉已隔所聞哭声乃其故巢一杯招汝亟
其來止無為天末羈愁之鬼嗚呼哀哉

友人雅春同叟兄

年月日林某敬以斗酒一食哭酹于吾友雅春同叟
兄之靈嗚呼雅春朋友道喪惟君為盡之撫膺長慟
傷如之何自幼結交便同襟抱于今四紀不見其過
襄遭艱後吾婦初產四更呼我即來並叟奴婢雞犬
各安所館守宙斯人命一何短我雖共廬身常作客
門戶短長妻孥識患有來家書皆君手跡阿誰弟兄
如此用力嗚呼雅春君死十日我始聞訃逆旅一歸
魂驚魄惧父無丁男妻抱幼嗣天下卑子此情何措

嗚呼稚春字之阿翁即吾之翁尔子可教當叢其蒙
君能先施我敢負君剖心一卮敬寫斯文

曹馨之

嗚呼故人有子故人有孫胡為一業一雖不存我近
客還過我侈々人各謂汝非昔郎君我喜未已哭聲
幼聞三世婣縈々一門伯道無嗣可續其傳李嵩
祖母昌終餘年質之蒼天々其愈高惟是明傳相對
悲歸新涼而過月明妹毫亡者已矣未亡奈何

先澤朱尉

年月日同舍生林亦之林通半以卮酒一食哭酹于故
縣尉二十二丈朱君之靈嗚呼昨者識君紅泉之
上義為朋友益則父行今者哭君小孤之下當時尻
丈其存已寡先生初出群英皆至金著銀甕照耀天
地又有群老故木蒼松雁行升堂執禮惠恭子嗟丈
人走為數一每視我輩連心益肺不謂倔斧息尔木
拱數々舊遊粟々新壟同州妹浦一水嬋聯昔遺其
廬今亭其阡一杯長號疇昔陳迹百年永訣旨如此
夕

曹子微母

淳熙改元春正月丙午林某謹以清酒殽蔌之奠敬
酹于故孺人陳氏之靈嗚呼昨者故人墳土初草云
之亡日又聞乃室茫々太空孰為短長遂令丈夫其
說多方通家之集如今几年劉郎主後孟母後指堂
堪逝者如此翻々追舊酸摧泪照凄楚雖有一卮亦
云有子自謂幽壤卒焉若是況乃閨淑一門之懿親
此辭韓可以為愧

陳壽夫

元年春三月乃日上弦越明日乙未同舍三十人謹
以觴酒雞豚之奠致酹于壽夫陳君之靈嗚呼三二
年來吁嗟予文而悲痛魂今復哭君所謂南畝莫非
死家有來行李何幽此城乃如結屋篇竹幽々可以
長子可以白頭何事翻々却為此游貴茅客舍尸骨
誰收君死之夕不知其時於此一哭即為死期知生
者孝知死者傷雖然來聚沉痛中腸隔海蒼茫烟雨
生往為語行人好還故鄉

海陽章尉

甲午之歲夏四月壬午外兄林某以斗酒一食致酹
于故海陽縣尉章四十弟聞之々墓嗚呼聞之日已
句中泉關永隔傷心可奈何傷心可奈何一年兄几
日而吾兩涉江以送葬人欲久不老何可得耶嗚呼

秋風翛山明月疎野此意斷絶如今几年每一細尋
即頭暈而眼花亂矣嗚呼悲夫他日其有知我之悲
者乎江南一帶吾不忍視之長號一声衆鳥而云满
山松柏相思何處

曹不占

年月日林某合徒友三數十人以危酒豆肉數醉于
故友人曹不占子之靈嗟哉不占富陽一飲去之几
日而乃援筆為予醉誄人其無情則已若其有情則
此情何時而已耶嗟哉不占了無是非了無可否故
人無德于己者亦無怨于己者二十年來我之所以
友子者惟是耳嗟哉不占花瑛西偏有宅一區子以
是為歲寒切磋不可復者而子乃止于是數日汎吟
出門入門有所不可忍乃知昔人於西州門挑御痛
心之言苟非我輩何從有此等語耶嗚呼哀哉欵々
故游有如兄弟平生胞膜寓此一淚

婁循矩先生

年月日某人以酒漿魚豕之奠致醉于故循矩先生
柩下林某為之誄曰嗚呼先生百年究巷于烏鮮惑
推車過市安得不哭嗚呼白頭讀書貴屋而無炁妻
君乎所可道者唯是尔先生又何憾耶近遠畢集里

門之陽乃如陳相孟循其初空亭一危聊道欵曲魂
如可格歆陵家玉

林伯謨

嗚呼伯謨其死矣乎昔人于昆弟父母無間言乃謂
之孝君之事親唯謹尔其視諸弟壹漿豆肉寒袍暑
衣盖有人之所難者而君無難色嗚呼君乎惡可謂之
世人而已乎緣姻之下花竹如畫君不可見傷知之
何悲酸數語遺此肝腸勿謂泉關闇無白日

林斯行

二年秋九月朔日己卯同舍三十人謹以危酒盤飧
之奠致醉于故友人斯行林生之靈嗟哉斯行其於
群處循々可憐胡為一死不遠中年所嗜雖毒不除
不俗豈謂歲月一等埋伏乃如萊哇梗可終老何必
去來君嘗古道嗟哉斯行日者斐棺來自僊耳今者
東奠復哭吾子人生慘福萃於一門首尾五年三度
招魂行道相語己自驚吁况乃故遊悲竟何如嗟哉
斯行華亭水鄉雁咔三更夜航船上歌声短長欲爭
覊魂跂其之往白日一危其或可想

鄭唐仲

嗚呼人生臧没百世同轍君其長逝我所深惜君於

壯歲刻意問津以是得病畫為俗人茫茫字宙安有
斯病窮海得此敢不起敬再拜柩車是為里門匆即
還去聊寫一尊我為此文不獨弔君想得九原亦喜
斯言

青龍陳君

六年秋八月既望越某日綱山林某敬以千里一食
致酹于故提幹二丈青龍陳君之靈嗚呼他故一別
所懷無數孰謂彫零乃如此遽我緣長者一下錢塘
君閔我來數程宿粮逆旅一見便如羲昔義薄層霄
身纔五尺致致謂我渕人讀書寄吳富人揚我寒雍
欲為數椽芙蕖秋浦有來館我不問爾汝傾邀指畫
為之準繩我敬此言我愧非人槃槃高致曾是滿堂
適我南歸君其云亡吁嗟舊遊零落一方向時射圃
草如人長視人子弟若其子弟想彼州閭雖不出涕
我有巵酒哭君何處舩下姑蘇華亭東去不知何年
問津於此遙高一慟落霞千里

章氏婦

嗚呼嫁車何年葬車在門嫁衣何年殮衣已陳人命
朝露人世浮漚反覆數息短長匆論惟是朋友便如
鬪壺今日之義一杯歡後

林司法

年月日司法林先生訃來學生某聚哭于里門彿屋
且以巵酒一食敬酹之嗚呼先生少年場屋姓字轔
轔里閭模楷晚屢華華白頭一官雷州參軍尺寸未
騁叢祠括瑰南為儋耳北是鬼門安得不死吾書悲
寃不獨一身旅骸數人經涉半年出問初聞六月炎
海萬里故園葬不可見徒有此尊哀哉

林雅春母

嗚呼空山晚歲寄巢一枝可忍長訣交橫涕淚王珪
之家周瑜之母千年百年曠哉天宇縞衣數程來赴
食期未回有子有母如斯故於棲息欲託情重書曰
綱山浮家之洄秋風落葉母旐翩翩全家哭送巵酒
何年

陳監場夫人

四年中冬之月丙申朔越九日甲辰某以斗酒一食
致酹于故監場夫人林氏之柩吾里有母年躋九十
如此臧獲行道傷惜母也教子惟是擇隣與其子游
耆老數人母饋之食無或難色至今畫巷謂是母德
歲時親戚夜或宴與一作聚母也衰年端坐無倨此來
涕淚叢嘗登堂百年女法一夕云亡群孫豈葸各自

讀書諸堵豪華亦有悲魚蕭驟海畔如毋者鮮毋也且死復何所恨里有故毋古昔可聞嗟哉莫見慼々傷現立冬大招遠日不來危酒長訣尋屋蒼苔

谷堂晴和尚

四年孟春之月人日戊甲絅山林某以香茶果子致祭于故精嚴長老谷堂禪師之靈吾里精藍一千五百本色道人此為巨擘昨者浦西尚及一見惜哉已老使我心眩諸方談禪拈椎竪拂何如谷堂無句可說嚼蔬吞飯一等真實即此真實是謂古佛豪傑維々交朋不知其人視其所親胡為一日寄我短札題其年月款々話別天寒日暮怏我行客平生草鞋遠回得力芝山之下松徑成行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淨屠不哭我豈無情聊寓杯茶有淚縱橫

陳子白毋

嗚呼昨者死喪并陌共嘆刈於我輩尤切凄惻嗟々夫人良婦賢毋緣謫鳳鳴蘭芳芝秀何為一疾遽隔暮渺年過五十已不為夭王珪之客梁鴻之賓風雨盤豆義如家人行矣留靈同是一哭孤坟屋角痛注心目

清遠林尉

嗚呼里閭老大如曉星牢落君不可見傷如之何君之胸中了如童兒一物不留況乃是非門庭庳隘人嗟其儉君則甚安不動一念以此所積富而且壽以此不惑死生如畫紛々來哭視君前輩豈為一哭無從而讀十月寒原衰草殘雲情寓此酒悲視斯文

絅山集卷之五

祭文

代惠安陳仲鱗祭文

乾道六年夏五月辛亥朔越七日丁巳虞虞璆諸孤謹以酒漿殽蔌之奠致昭告于考君承事嗚呼吾父之年不爲短吾父之死而吾兄弟哀號痛裂若不得活吾兄弟平時未嘗歷事只謂百年如是而已今每一遇事茫然無依惟舉聲欲哭嗚呼明朝後日百事縈腸此哭也何有窮已也耶嗚呼蒼天不孝蒼天

代高德膺祭外舅

元年冬十有二月既望越四日庚午高某曹某謹以觴酒雞豚之奠哭于婦翁承事林丈柩下嗟嗟丈人胡爲此來耶吾兩人阿翁俱棄去所視婦翁即吾翁也吾每扁舟到岸頭家人未卯來而翁已來江上招手喜見眉髮一年十箇月我如飛蓬斷梗南北無定居唯是歲殘薄言來還婦翁女壻銀盃團欒誰謂今歲每年時而爲此道旁噫嗚一酹耶嗚呼吾寧忍言之耶死生之隔傷心無數何以告哀有淚如雨

代陳鈞叔祭墓

二年冬十月某日衡甫諸孤奉考君處士之柩卜葬于西隱之原以是日掩坎而以杯酒盤殽敬酹之嗚呼昔者死喪我尚童稚瞿然哻號曾莫可使十年佛屋寂歷空箴此念一來摧剝肺肝豈謂殘喘尚及吾毋他山落日煢煢累土銘彼甃石松栢不死其有來者曰阿爺之墓

代陳景常祭李監倉

四年夏四月既望越九日甲寅陳處厚以卮酒一食敬致酹于故監倉從事李丈之靈嗚呼人命危脆如草頭露頃刻可翫忽焉滅去所靳如公豈曰寸尺一日不見使爲陳迹公來海諸曾是通家上堂拜毋情好無涯哭公之喪不獨余身吾毋吾婦淚涕沾巾公之嗜好曾非世俗所得俸錢買書滿屋如此人物所謂金玉不愧昔人可以瞑目我來哭公龍山之旁追念昔游歷歷悲傷壁上新詩手迹未乾胡忍視之摧折肺肝平生之懷寓以杯酒公不忘舊公其來否

代章由之外姑大殮

嗚呼死喪之戚是爲可弔所謂無憾斯焉蓋鮮一封鶯語錦一作來自日邊天下婦人蓋亦有焉寒溪一帶環村而流兄弟親戚團欒白頭女子之嫁胡爲有是今其有是是亦可已所愧恨一作我輩異縣他鄉終訣

之夕渺〻茫〻百年此念何時可忘長歸一醉我心欲狂

代韋由之祭外妗

年月日謹以觴酒豆肉哭吾丈母宜人于古龍道下嗚呼黄皇公昨爲南渡携其甥以來爲之擇對而配以夫人夫人之生何者爲可恨也空封六月㚇然之柩將走故墟我輩一二甥哭此道上一作下肺肝如裂嗚呼百年之母暫焉不得面即心魂飛去况如是一掩土而泉關杳〻無有曉時耶悲痛之語所不忍道唯有一慟〻之而又哭也已

代衆人祭林昊玫

七年夏四月辛亥故事承林君以是日大招王仁合徒友二十人以林酒盤殽敬醉之網山林亦之爲之詞曰嗚呼君於并閭所謂善人平生好事相見情親兒郎華〻一昏業文獨力當門不憚苦辛胡爲戲曉若有促迫朱崖萬里隻身羈客生無來書死不知日只憑南風收君魂魄人生慘裂何者可說所幸諸子屹然自立擯擲海頭濛〻島居旅骸何寄擧目悲呼二子徒跣窮涉歸慕長途歸魂須一相遇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危酒登壇迴君家鄉

代盧國寶祭母

嗚呼人生一世如風之奔有母八十哭之何言我雖無憾我心不然憑棺大呼不孝蒼天嗚呼蒼天奈何此心靈車且遠不可追尋唯是危酒長歸拜跪子母平生如此已矣

代高子明祭諸叔

嗚呼相見未幾有是來哭不知死指一何其速所視親戚涕零不足亦謂肝腸了無一曲昨於未病乃如催促伯姊仲妹一至其屋悲痛此語歷〻死別有來危酒忱如面目

代從弟蹇之祭外舅父

五年秋九月十有三日丙寅女孫壻林士端謹以酒漿魚蔬之奠哭故承事翁之柩于道上嗚呼阿翁之死莫然其順也此爲不憾吾又何悲翁之作室寸〻辛勤頗波突出隱然姿涂如是幾年去如轉臂昔聞此語傷人肝肺嗚呼水南草木秋風蕭條自此而逝杳不可招亦有危酒行〻揮涕翁勿遽去吾其爲翁女孫之壻也

代余師春祖母大殮

八年八月既望越六日甲子亡祖母宜人以是日大

㕍承重孫余東鄉敬以酒漿雞豚之奠哭酹于柩下
嗚呼廬陵一歸乃哭吾父未及數月而祖父棄去所
恃祖母如百年大樹胡為一夕復爾僵仆嗚呼痛哉
為人子為人孫三年而哭三喪惜〻人世何以為活
也前之衰斬也後之衰齊也質之古不敢以輕者易
重者惟是仍其杖絰撫棺大叫敂胸濺血哭且盡而
無聲可哭也哀哉

代祭雅春

年月日亡男九郎以是日大殮汝之子尚幼阿爹使
汝姪孟同小同隨汝妻以卮酒酹汝嗚呼天乎吾耄
矣吾有三子長者哭其二焉今又哭汝嗚呼天乎予
何辜有是夫予年七十五而無子汝之子年五歲而
無父老者老幼者幼汝何遽棄我而浚也聞之昔人
喪爾親無所聞喪爾子喪爾明吾今而後乃知此言
之悲也子哭親喪不敢自毀庶乎可以當夫事子之
死父骨無所托是安得不斷絕耶爾子藐然未能杖
吾舉聲一號爾妻爾子隨我後而哭幽明道絕汝或
聞此哭聲其亦何腸可斷也

代友人祭雅春

年月日陳日益等以酒漿魚豚之奠敬哭吾亡友雅
春於緑烟亭下陳與機以盂長酌酒以告林亦之為
之詞曰嗟〻我里有如吾友平生義重千金塵垢胡
為一夕倏爾影逝交遊樹心行遺擇淺芝軒之門雖
遜瑤琨一時明儁知有雅春即謂歲月可以横騖豈
為屢跌尺寸不遇李賀無壽孟郊竟窮昔人遺恨乃
萃爾躬草堂數畝所謂鹿門杞菊孤標盡室逃喧生
無雜念死亦先言此尚不亂他皆浮雲父喪良子兒
失良父况我金石悲情轉若縺綣一卮哭君何處當
門白水寸〻悲緒

代曹子徽祭父

年月日孤子豪以觴酒雞豚之奠敢告于考君嗚呼
災禍之來乃如轉臂吾父生無一疾一疾遂不可救
蒼天蒼天毋乃太酷耶母氏彌年抱病藐然子女況
俱未有所識而父也棄去吾携吾妹隨吾母哭吾父
吾何以為活也杖絰既具敢以告哀吾父聞此語其
亦痛不可忍肝腸寸裂也耶

代友人祭曹叔明

九年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十有六日癸丑同舍三十
人以卮酒殽蔌之奠致酹于故曹十九叔明之靈嗚
呼曲堆幾年逝者如許遠失海陽復哭吾子豈為故

人俱止於是情之所鍾不可排棄君有家室豈無所累戀〻終歲若無一事人生頭白無時休息如君一日乃為一日眠者甦還亦惟有君可是侯芭便識子雲柴爐情語歷〻俱存恍焉莫睹落涕傷魂來朝空山日短天寒君有令子何復可究于嗟今日有來哭者十年交情明燭之下

代章由之祭弟海陽尉

冬十月既望越浃日乙丑海陽尉縣四十弟之柩歸殯于康野原頭三十九兄以杯酒家飧哭酹之嗚呼痛哉嗚呼哀哉汝不緣寸祿汝視南湖陽數百千里知為何處而乃死於是福無綠髮究如丘山嗚呼痛哉嗚呼冤哉人孰不有死而汝如之何其死也汝母老矣汝婦幼藐稚無所字汝如之何其死也凶閟之來吾哭之累夕即招汝之魂魂為汝之主謂表有無後無〻主也親戚閭巷朋友姻舊來者哭於我所視靈坐之旁閒然無杖者莫不長嗟痛涕以是為深冤也吾走兩驛得汝之柩汝母見我一哭幾絕汝婦憑棺而立自己不能哭嗚呼痛哉天之禍人無乃太甚耶既而阿母呼我言曰吾與幼婦兩身一命惟汝生死之汝能生我〻即活不則吾二人不待及門而死也語畢拍膺大哭吾亦哭如是三呼我皆哭卒不曉其語汝之兩男乃從其旁而申子〻固不敢逆母之命然予惟有子一如之何其續汝也母曰汝夫婦尚少此非所當慮吾之子死矣吾今無所依倚汝其許我即令醜子杖絰隨以入汝不許我則速持我之柩來我亦不須此命也嗚呼痛哉吾無父母阿母即吾母也吾母以生死詛我吾其敢逆之哉質之古人有名其徒弟之子為錢者蓋取其兩家共此一子也昔有是言吾其敢逆之哉雖然汝婦今有遺娠萬男也即以醜子歸于我或我更得男也則以此男為汝之後而阿醜亦歸于我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不然則吾誰欺〻天乎吾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代陳伸罕祭女兒

九年冬十月壬申林氏孺人十八姊以是日出殯柩車過吾屋弟陳彼敬以酒漿雞豚之奠於此哭酹之嗚呼父歿之年我尚遺腹曾是數歲伯兄奄逝一門煢〻孤兒雖女況以病母生何處所吾母劬瘁群姊及嫁慰母目前姊為隣舍諸孫餘螢明燈夜闌尚來母旁戲笑未還胡為一疾倏爾捐祖母之哭之誠斷

眼枯我之哭姊復憂吾母若是衰年其何以處擬車
所經是為屋隅子母之情於此何如勿謂彫落此懷
長畢野蔽咫尺恍如昨日
代朱季年祭父縣尉
年月日亡父縣尉以是日出殯伯桓諸孤謹以酒漿
豚魚之奠敢昭告于柩下嗚呼空村送死肺裂胃傷
豈為禍故來不可當一柩在堂兩柩西序一作房癸哭
夜嘆欲死未亡私衷奈何父為巨釗舅靈即去斷魂
渺茫天乎不孝終古此觴
代曾子徵祭母二首
九年冬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孤子聚敬以危酒豚魚
之奠敢昭告于亡母孺人嗚呼空山送柩日其有幾
曾是災禍颯焉又至天之降殃如不克髡迺者屠裂
尚有母氏含辛茹苦同是哀死今則與誰拂歛吾母
零丁一身單弱一女大叫空堂其何忍處三日而歛
哭者畢聚所視前衣覓手已矣
又代
於乎未及半年乃送雙柩生人慘禍盡此於身況茲
一杯是為永訣眼枯無淚灑血以告
代陳穀夫祭弟壽夫

元年春三月乙未十四兄以酒漿魚蔌之奠致祭于
故壽夫十五弟之靈嗚呼汝何促迫乃為此役竟藏
其身無尸可哭亦有敝廬於斯百年誰是客死汝乃
不及九十之母懸懸汝歸一日南風幾回倚門豈謂
汝死已閱數月聚屋一號眇視天末汝有幼婦汝有
弱子我不敢哭恐慟其母堂之左辟招汝魂魄無限
傷心需此危酒
代章由之又祭弟海陽尉
元年夏四月既望越十有二日壬午故海陽四十弟
以是日掩土從父之兄三十九兄以危酒家餮哭之
墓下且許之曰少年登科少年宦遊少年而死於女
無所憾一區之墓阿雖未能祭而吾為之祭此女妻
女母所以搥胸裂肺欲嘔其血者也
代方士瑩祭母
嗚呼吾母竟止是耶斷機之訓嚴闈棺之夕隔千究
萬恨吐腸嘔血晨朝日東靈車且發縱有危酒槃槃
兒女何情而為此一訣也耶嗚呼蒼天不孝蒼天
代林家仲祭母
嗚呼吾母之柩車未出門我則不敢即死吾母之柩
車既出門吾又思所以舉吾母之念我亦不敢即死

號天吽地情不違語嗚呼寃哉嗚呼痛哉

代林耀卿祭文母

於乎夫人偶來未還竟爾不起夫豈終焉盖亦有她生則敬事死其敢負置棺我屋哭之如母吁嗟白頭嫁夫育男一夕瞑目各東西南唯暮之春遠日斯圭子來逆柩歸祀故里一杯長訣魂無憾〻義隨予歸我不敢留

代陳敦夫祭母

於乎吾母九十如百年巨木今其云亡何可吿訴嗚呼哀哉昔先人未死乃如門戶一出毋手况吾父既歿而門戶纖悉非母其誰故我自童騃及今莫孟長子抱孫惟母是恃而不知有一日辛苦也言念及此涕血俱下嗚呼哀哉塗車既飭翣雲卽逺平生毋子如此危酒嗚呼哀哉

代陳子圭祭外舅

嗚呼百年姻婭其來也舊何哉後進後生（一作生）華曹園則共蹊屋焉並霤豈謂一疾而不可救一官南海歸則拂袖人有是非我如童如所以死生皎〻如晝閒井共哀刿余蜎男追念曩昔噗涕如酒福也無哭心狂目瞀莫春雨寒薄〻醆豆雖則寓情此情曷究

代曹敬曾祭父

年月日亡父以是日成服孤子敬曾隨曾祖母祖母及母以酒漿魚豚哭酹于柩下衷礼不二斬謂天惟一天而父惟一父也三世嫠母乃屬之藐孤抑不知此身可以事三世之母如父之欲瞑目忍死出一語者否乎長號大吽天乎哀絶

代友人祭陳伯順

嗚呼伯順朋儕心高場屋意健平生未騁竟死寒窓昨者同堂子亦既歷早聞譽蓁葩并初抽豈其能殃竟不克壽子以妙年伉儷俱殞有子而嬰有毋而老煢柩嗟峨何者心目宮檜西行曉月東上一危永訣千古摧心

代鄭釋卿祭妹夫伯順

嗚呼吾妹卯也死之百有二十六日而伯順死人世悲宛今昔殃咎未有如是其甚也吾與爾比鄰與爾朋友與爾親戚平生胸腹豈一哭可了卯也事爾歲月未久男在稚蘊女爲乳下兒嗚呼哀哉少年夫婦同時彫殞乃留孩嬰隨人眼淚吾父母及爾母也各已白頭每一哭汝卽腸寸斷而心縷裂也天寒煢柩慘〻一危百年未死痛不可盡嗚乎哀哉

絅山集卷之六

絅山集卷之七

祝文

試粧

年月曾孫某敢昭告于曾祖考妣某之女卜以是日
辛卯適于鄭氏粲有酒漿几有殽蔌曰有鬼神是用
以告

息安親迎

年月日曾孫某謹以酒漿雞豚之奠敬昭告于曾祖
考承事妣太孺人某適某卜以是日親迎迺如斯遣
盥手以薦示不忘所由始也敢告

陳子白熙婦

迺滌斯壺迺鬴斯俎乃告于爾神此為庶人之礼也
敢告

章徹之熙婦

乃神次郁乃涓良日乃以其婦盧氏見是雖非古是
安得為非古也

曹子徹熙婦

阿季之子系以是日授之室所謂棗栗於物則微子
礼則重也

丹升罷齋

惟是春月一來井舟山泉不枯夜竈無恐茲豈無相
之道耶歲行盡矣群居謝去曰有卮酒以告于神〻
其必賜之飲此酒也

紅泉堂集

昨者群居嘗於此乎假館一歲之福唯神之錫今復
為是集敢有告于神禮也敢告

孔子廟上額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醴之奠致告于廟門之神孔
子門墻周徧六合乃如此土亦有宮庭祠題一新士
氣十倍盥果以告示不敢專也

神祠

年月日綱山林某謹以果酌告于祠下昨者湘鄉嘗
一至乎此而此里衣冠嬋〻可數今茲且來又何敢
望先達亦以假館信宿必謁于神祠此為古道也

聘書

鄒子西

一門所出有如兄弟之雖百里相期還遂婚姻之請
顧茲結好不待費辭惟於群從之中曾是兩言而決
載瞻蓋草敢陳束帛之儀更把茱萸即聽嘆魚之賜

倫仲

去家十里風聞矍鑠之翁有宅一區敢拜綢繆之問
以夫婦之前定非卜筮之可憑謂闊然阡陌之殊而
有此婚姻之好託丹青於束帛願走下風結忠信于
百年請從今日

曹子徽

登堂拜母不惟結好於一朝內采問名蓋亦託昏於
兩世豈謂老大尚許後來實惟久要之不忘遂使諸
諸之如舊東床坦腹婁聞二子之賢舅氏同心更藉
片言之重

章徽之聘盧氏

宮塘一帶有如杜鄠之間鹽海雜居敢辱崔盧之族
況千里還家而事非囊昔豈束帛通好而語及綢繆
為慕廣平之才名深愧嗣宗之子姪盟雖前定蓋緣
合席之雖吉有祂來更賴大家之訓

方徽之

載瞻華胄是為百乘之家豈為華門敢拜儷皮之問
蓋慕賢者之必有後蓋慚稚子之未能文愛及仲春
即諧佳偶三山可想已開不日之盟一水非遙况是
同郡之好

陸提幹聘吳氏

季札何其君子弗改前言陸遜未有遠名敢希貴胄寔由數世之託遂合二姓之歡伏承某官第幾小娘子夙蘊婦儀幼聞姆訓某第幾學生某箕裘未習詩禮頗依幸因匪斧之言輒拜委禽之請雖齊非偶也禮必在於固辭唯鄭有請焉敢忘於如舊

陳子牙

早以交情遂憑媒妁唯有取於丹青之託故不謀於龜筮之言豈邑南使者之家乃如姻偶寔汶上故人之好素辱綢繆比雖藉於父要蓋亦歸於前定少陳非幣即聽俞音

回鄭氏

結言而退尚賒半紙之書修好乃來還拜雙魚之賜自惟孱弱敢辱謙冲以不忘夫綈袍戀戀之心而又有此束帛戔戔之寵寧逡巡而弗聽當繾綣以如初亦以老夫欲男女婚嫁之畢請從今日有草木臭味之同

惠安納采

曾是生男唯欲婚娶之畢豈爲擇對要先人物之求以賤息於城南讀書之時而名家有東林坦腹之問乃言繾綣不計道塗苟非同心之如蘭奚敢出疆而載贄問名納采蓋一從於先生之言自始及終若無預予乃翁之事

回鄭氏請期

惠而好我莫非秋寔之言終焉允臧當卜歲寒之月

高子羽請期

卜云其吉是惟十月之交我不敢知更藉一言之決

陳子白請期

龜長筮短皆言莫歲以相期橘綠橙黃況是一年之好處

林履之請期

玄冬十月欲修秣馬之儀黃髮一言即聽抵龜之決

回鄭氏定月

五禮已備又傳問於尺牘之來十日爲期當再拜於大門之外

綱山集卷之八

青詞

真君生日

稟蕃何私凡有求而皆至乾坤未毀如常賭于始生敢憑祕章少露微悃伏念臣某等同此宇宙雖然惷愚為血光之所蒙去道體而益遠惟是巨靈彌誕之月乃為暮春祓除之時玄旆逶臨當恐六合之隘長劍所指即看五嶽推有是神明接於耳目爰抽壽於仙笈用報答于良晨伏願遐酒蒼龜翩然泰駟雖莫測於莽形之際若有覩于胚胎之初白日青天苟於斯而不老紫袍金帶宜與是以長存

祈雨

吁嗟求雨適當仲夏之時膚寸合雲敢起崇朝之望是雖人欲其亦天心竊惟並海而耕可以為田者少雨不時降歲其多荒矧是懷新之苗已如蘊崇之蔓非呼天而有禱即望霓之無由爰躋龍墻以救龜拆伏願群仙並下列聖洞昭掃雍陰于須臾望阡陌而沾足無遠不被沛然三日之霖可祝而來倏爾一念之頃

李監倉 希彭 祈安

同此太空孰是陰陽之患蠢然有物莫逃疾病之攻身不自由天其可問伏念臣爰自初仕唯知有公官雖賤而藐爾志疲日不足而繼之以火以是彫憊忽如況冥海角無醫途人試藥幾頃刻而莫救偶喘息之僅存募過未能殆去生於一髮捫心自咎恐獲譴于三官乃瀝卑辭庶通玄鑒念星辰之不遠問罪垢之自來微妙難窮敢恃有涯之養生成可託莫如無禍之長

又代

歷官三十年敢後簡書之畏去家二千里遽纏風木之憂艱自內懟豈為天譴伏念臣賦性褊急為人惷愚何疾病之相嬰有手足而無用閉門養痾於臣之身固無不可曠官曠職於公之事竊所未安爰藉科儀式禳垢穢大空所限若混沌而無知一物雖微實生成之是託

陳監場夫人

覩乎宇宙不逃轉旋之中適爾形骸敢作久長之想幸延歲月莫謝穹旻伏念妾林氏依村結廬去瑚遠市以此為寡過之道庶幾有殘息之留大化遄莊豈撤塵之或救行年八十偶斜日之尚存念人世之幾

何於中壽而盡鮮或頃刻須叟之已識或春秋晦朔
之不知孰謂畸人有如晚歲敢憑真筏之語用啓皇
天之慈伏願翩々雲軿裊々月御惟是一念之頃有
來萬里之遙風燭遙迴偶有餘年之幸乾坤浩博難
名報德之私

趙縣丞伯達

三月聚糧曾有遊莊之請一年好處敢忘素蓄之私
輒罄丹衷仰酬玄鑒伏念臣某江湖短褐杞菊枯腸
空山孤々以為勞青雲悠々而不偶非敢望於金閨
之彥殆有同於山澤之癯眩者微官本自太上重興
之日終為中第又惟隆興曠世之恩自視無他技焉
莫非有遺物者敢憑真語用款蒼靈謂千年有此遺
達豈一藝得於螢悅茲大德以罔報愧卑辭之甚微
白馬青袍已見長年之有託變松鉅竹更祈他日之
無斷

曹錢監夫人

大化晦冥奚有萬殊之辨至仁惻怛或憐匹婦之愚
俯盡微衷仰投玄鑒竊念妻陳氏未過壯歲早喪良
人頓隻影以自憐斷此生之長畢謂是煢獨庶無咎
殃豈為殘朽之年有此疙瘍之苦雄黃石胆已盡索
於方書陪阿魅蠱恐或侵於夢寐無所告訴徒切呻
吟敢憑仙筏之垠々有覩明星之皓々伏願帝車遙
降魁象來臨於有無恍惚之間得璀璨翩躚之狀人
情不遠窮必至於呼天道體雖名福莫長於無禍

王縣丞夫人

生精莫睹孰窮字物之心幼女何知敢有呼天之請
蓋言悲痛曾是欽承伏念妻亡母林氏少雖宦遊壯
而襞處唯由故經營之念無毫毛過當之思不謂三
年有藥羸關心之苦胡為一夕陽泉臺長夜之悲自
憐兇婦之愚莫知罪垢之故敢憑素簡用扣朱陵是
為度人之津梁故起念母之夢想伏願冷然而帶恍
若靈宗雖相去於杳冥若有接於耳目莫言五女於
緩急以無能即見九幽在頃刻而得度

張景言為父母

問死而問鬼神孰制短長之命呼天而呼父母莫勝
號裂之情祇叩瑤壇與陳丹懇伏念臣某亡父從政
即可達鄉從壯歲叨竊微官蓋有時而為貧故不憚
於涉遠戍瓜欲去書簡函來臣遭造門母已隔世臣
之血方繼臣泣而盡臣之父後枕臣膝而亡況弟妹
之兩稚惟奴婢而同逝嘈嘁載柩縹緲還家下三水

之孤舟嶂來似墨出萬里之巨海浪高如天夫何罪愆有此凶譴爰稽起生之科筏用為度死之津梁伏願列聖洞垂群真並下聽步虛之瀉水去斷捷之鷄魂地北天南豈在大空而或異鼠肝蟲臂一歸至道之不言

疏

重建龜山塔院

蠑紋江頭乃萬家之繁市龜山塔下有百年之精廬不惟此桑邦祈福之場況是古蕭菴行道之處何忍毀尼息如故墟有欲發一念之微似又非隻手之力敢求諸檀施同結此善緣

福真觀開堂

丹井名區玄都勝地有來徵福曾是問津苟為蔬食之弗充即見香火之或廢敢求檀施有開倒廩之懷勿謂神仙自多辟穀之術

衆人祈雨

吁嗟求雨已無望於雩壇翻覆為雲更有祈於龍井謂人事之已盡庶佛力之可憑即見巨靈有來書譯

記

遊羅漢院記

九月二十日月魚子同吾黨十有二人遊鍾山日向夕幽趣未足更登一小堠望其下有破屋一區或識為羅漢故院四邊無叉椽惟中央一古殿傾崎僅存殿中有數隻凡子塵埃一色晚而視縱橫皆佛軀或斷其臂或剝其鼻壁之西北角有聖僧推子一枝蟲食其半屋梁上掛一片破甑翩々欲墮而世尊尚巍然於高坐上開目微笑如卿者說法時也同遊見之傷嗟不已予遂以手摩挲蟲注推子生貴歎心云此真所謂法王法如是也又有語我者此去大湖十數里有一院目之為大藍南北西東固無籬壁佛殿上頭亦無屋子蕭然數椽兀々而立下有大藏經一櫃々枝已壞爛而經卷所寄乃在風雨草露中半為蟻窠半為朽壞耳又西過橫塘一帶有如東林不惟薪石既毀所謂故基往々莫辨前後沙門惟指一草崦為住持予聞此語不覺失笑隻履西歸謂佛法即滅所賴有此生々無滅也月魚子平生不學佛偶聞此語使欲寫之碑陰而草莽無有刻之處入門已昏黑即促燈書之聊以補傳燈錄之闕彌勒下生當有肯吾語者不也

上梁文

海口夫子廟

伏以虎符千里有嚴俎豆之容凫舄一同爰重胡簋之事奚爲煮海乃獲升堂竊緣曩昔之時有是神明之像既不可毁所宜更新况斷垣敗壁之猶存有故國喬木之可想行人怵惕過者悲吁若是榛殖或遷延於歲月之後吾恐貌像已破壞於塵埃之中茲誠痛心所恨無力恭惟判府安撫節使大丞相當文翁之寄負周公之才訪祀典之有無參曲臺而斟酌仍其故址易以新甍豈以禮而許人蓋緣情而起義宮墻未改即觀百堵之成草木蕭然如對兩楹之奠几

茲里巷所謂衣冠敢不駿奔有同執役適已諏於良日爰用跨於修梁請奏雖謡以爲盛事

兒郎偉抛梁東從此絃歌清夜同想得螺紋添好語近來龍爪又花紅

兒郎偉抛梁西兩々畫梁如練覓重見二年春二月五人同日上雲梯（乾道二年海口有五人登科明年又爲淳熙二年也）

兒郎偉抛梁南八月黃花秋意酣况是圜邉曾學射曲江好々看頭銜

兒郎偉抛梁北萬木蒼蒙聳山脊未説橋邉駟馬歸里閭已自生顔色

兒郎偉抛梁上海内元戎舊丞相不有主盟如此翁斯文安得今無恙（史丞相浩）

兒郎偉抛梁下牛刀去袂何時把它年欲作舞雩碑記取祠邉曾下馬（縣大夫劉歆昨嘗走海上極嘗敬祠也）

伏願上梁之後鄉田忠美風俗康淳即見海涯有同沂水青雲高士已遠月以齊飛黃卷逸才更摩空而直上同是沾丐以極驩欣

網山集卷之八

格齋先生四六一卷

（宋）王子俊撰

清初鈔本

格齋四六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王子俊撰。子俊字材臣，吉水人。安丙帥蜀，嘗辟爲制置使屬官。其始末則未詳也。所著有史論、師友緒言、三松類藁諸書，俱已不傳。此編原本題曰格齋三松集，疑即類藁中之一種，散佚僅存者。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稱鈔得宋本格齋四六計一百二首。今檢勘其數，與所跋相同，當即彝尊所見之本。楊萬里嘗謂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古文有韓柳之則，詩有蘇黃之味，至於四六，躡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其推之甚至。今其他文已湮沒不傳，無由證所評之確否，但就此一卷而論，其典雅流麗，亦復斐然可觀。故朱彝尊亦謂其由中而發，漸近自然，無組織之迹，必謂勝於汪藻、孫覿，固友朋標榜之詞，要之驂駕二人，亦足步其後塵矣。

△又有與吳制置通啓及代竹坡撰文而下卷又有謝使長貳侍郎職狀自注有竹坡二字又有代賀交代制置吳侍郎趁名且此卷有代誠齋文而下迹賀趙守文而下卷又有回誠齋餞歲文因合為梧齋四六二本

梧齋四六一卷宋李子俊撰子俊有三松類稿今已散逸此即其類稿之一種也宋楊萬里稱其四六追步歐蘇不倫汪藻孫覿推挹過甚耶此一卷不論典雅流麗漸近自然了汪孫之言殆移錄也　簡明目錄

此書共八秩皆宋人四六計氏六五家然既無序目又參首尾起訖之處參佚殘不可辨茲為一一校正晉梧齋四六次畫此映雪軒次函續次吳齋依簡明目錄及四庫全書所第也其上下卷接合處妥此應見鍾定未知當否俟高人持雅君子

原缺

宋人駢語其初尚仍六朝對偶迭出四字六字者歐陽永叔歐蘇之一變而尚真率蘇子瞻尤以流麗見長于是汪彥章擅此名家鎔鑄六經諸史以成對偶可謂升堂入室之選矣廬陵王子俊才臣為周子充楊廷秀賞識書引以代草賤奏書記其所撰三松集世罕流傳予初得宋本梧齋四六計一百二首愛其由中而發漸近自然無雕織之迹斯則彥章之亞也竹垞老人跋

此跋恐是偽撰且一百二首數亦不合

表牋

光廟登極

賀皇帝

皇天佑宗祚逢揖遜之朝大人繼離益茂延鴻之
業革夷胥悅天人太和中賀皇帝陛下聖敬日
躋聰明時憲克勤克儉不矜夏禹之能乃聖乃神
廣運唐堯之德自謚元良之望允若神天之心屬
黃屋之倦勤碩青宮而與子侄衆拱率百官若
帝之初典禮交四如器于皇聲宣橫
總古今臣遠守盛美陪朝若對揚
天子之休第嘉與邦人謳歌吾之子

賀壽皇聖帝

恭默思道乃倦于勤付託得人亟授以政再見唐
虞之相傳力行曾閔之所難中賀陛下道塞堪
與仁覃動植退藏于密蓋與天而為徒休暢以與
壽以佳而為樂世廓廓以無事功巍巍而不居遠
與周康釋冕之心且篤長樂間安之孝允恭克遜
莫遜循堯惟一執中復以命禹蔽自九重之志先
于二典之書未出乎偏所獲開盛典曹是隆典之

進士敢忘葵藿向日之心願祝聖人之遐齡少致
犬馬忠軒之意

賀太皇太后

聖子神孫本原有自盛德大業揖遜相承尊歸長
樂之朝嘉謚重椿之蔭中賀竊以釐降嬀汭莫遠
與子之謚思齊大任兼登虞舜之世未有再見唐
虞之相授躬行曾閔之所難家冕兩朝同持壽斝
軍書萬國咸得懽心振古所無于今㪍見太皇
太后柔儀天稟陰教日隆周南之化之基儀于四
海明德太姒之徽宮壺著之祥落乃
重明之運以天子就養惟地執坤永
載燕疆之福臣叨承一障喜遇日食不惟嘉與邦
人同躋仁壽之域又將推廣上意益覃孝愛之風

賀皇太后

堯父舜子增光虞典之書文德武功推本思齊之
聖允極敷天之養式彰文母之尊懽聲所覃薄海
如一皇太后仰承宸極俯盡坤儀寶老氏之儉
慈遵先后御流關雎之風化追配二南壽上聖之
儉勤挈洪圖而與于地無私載頭豈以九州四海
而自吝天有常親將俾之萬有千載而未艾此舉

之懿古人所無某焉許鄭符與聞盛事亦老吾老
以陶鎔類之風匪今斯今長致後天之祝

賀肆赦

曆數在躬萬年之景命雷雨作解洽四表之懽
心凡家一洗之恩皆罔重熙之化皇帝陛下聖
由天縱德乃日新毓德春宮恪謹文王之視膳非
心黃屋遠追虞舜之倦勤勉承不再之言嗣守無
疆之曆春茲有衆孰非壽皇所養之民咸與爲春
俾咏嗣聖惟新之澤肆推曠蕩之典以答遹追之
心恢然天地之 風雷 今臣叨守下
明不 照嘉僧扶杖
郡與宣寬恩躬
之光相與謳歌

光朝冊后

賀皇帝

臣有重輪已見承光之虞舜月無私照又符與愛
之金山禮肅宮闈懽採海獻中賀陛下嗣齊大姒
袖奉聖謨于問安侍膳之餘親承慈訓俾求賢審
官之助正位長秋韵然二南之風施及四方之遠
臣茲焉宣化乃亦達表陰陽既和年穀有順成之
等夫婦以正室家無怨歎之聲

賀壽皇聖帝

之釋重負猶深燕翼之謀俾建長秋以謹齊家之
法事關九廟懽動四方陛下克帝倦勤順天與
子嘉乃丕績既深堯其有不爭功不爭能之心惠
于宗工又欲使之得因時慈因時恂之福乃涓穀
旦俾正宗儀肇躍表朝共聞聖人之孝風教所達
益隆王化之基臣出守偏州恭承明詔家道正而
天下定聿當習治之朝大倫明而小民親是無承
流之幸

賀皇

天錫眉壽親見傳世音追配姜任
如之盛有華袞服春親慈闈太后母儀三朝
表正九御稱觴上壽聿來晨謁翬翟之壽含飴弄
孫茲介山阜岡陵之福臣假守遠郡獲聞盛儀誦
思齊之詩不謂遠當于今日視金母之算所願不
老于後天

賀皇后

伣天之妹行坤順以無疆如月之常配離明而並
照事關宗社懽動華夷恭惟皇后陰教肇修柔
儀允正太任京室之婦惟思媚于周姜明德大練

之衣以奉承于陰后光膺寶冊董正宮闈關雎王
化之基載賡正始之道既辭室家之壺永底太平
之期臣假守偏州獲聆盛典職當宣化訢逢人倫
正朝廷治之時氣可致祥又有陰陽和風雨時之
望

重明聖節

賀皇帝

古長發之祥見睠天休申命之意授泰元之策珍
非人力所致之符粤時戴風之對越無疆之慶
恭惟陛下聰明□敬日□漢殿之三呼
荅揚景命欽冀歎揚八埏時憲闈並
受遐祉我百爾九十何書壽齡之斯心一臣三千
同致後天之禱照臨所暨抃蹈攸同臣身隨江湖
名在簪纓望蓬萊之雲氣雖莫陪鵷鷺之班恭瑄
王于竹宮幸獲祝嵩坤之算

賀皇帝

之惟純佑是開震夙之祥肇錫嘉名丕闡離明之
照燿騰四海若出一詞陛下舜典克揆禹中允
執天畀所覆是以顯理商之符日宣重光翊復慕
休克之運膺紀誕彌之旦以對無疆之休臣邈在

偏州與聞盛典雖莫陪通列奉漢殿萬歲之觴第
欲效小忠上膺臣千秋之錄

賀壽皇聖帝

心一臣三千願祝嘉名于盛際我百爾九十蓋申
景命于前規時我宸衷之衣展也繼離之義陛
下循堯之極蹈舜儀勤倦眉壽而及皇天克昌厥
後昆孫謀而燕翼子無疆惟休迺聿華虹渚之符
茲蓋見龍精之慶臣與聞盛典邈在外膺錄千秋
于九齡之書昔未有金檻之作呼萬歲于兩儀之
宴會當見頌科

賀壽聖

渚虹躔聖光開萬世之休永繼生民殊非一旦之
積膺吉比舉厥有自來殿下應地無疆後天不
光周姜思媚嗣致武王之生有娀方將是開相土
之烈觀見神孫之嗣服載光初度以錫名臣假守
孤城茲逢盛旦不但喜箕疇之福數錫庶民又將
賦周頌之篇上右文母

賀壽成皇后

重離明而麗正丕昭繼照之期履帝武而敏歆寔
肇生民之福粵惟顯號修乃昌衣若積積慶之源

休有發祥之自 殿下表正九御母儀兩朝太姒
之嗣徽音本支百世王母生少廣壽考萬年肆令節
之紀名寔慈闈之燕喜臣英篤秉障乃今逢衣雖
未逮唐臣之風來上十萬之事鑒所幸託虞帝之
化以得萬國之懽心
皇子降生八揚賦齋
賀 皇帝
宮禁積祉將延洪遍曆之占弓韣應祈庸對越永
祧之休事關九廟懽動四方 陛下重承天心駿
惠祖武氏胥嘉 年封之祀 神無怨恫癢
禖高禖之祠達佇 式應熙基不謂凋年
見此遐福身雖老矣子孫與有于崇懷心寔欣然
未足不知其舞蹈
賀 太上皇帝
聖人退藏于家決為與子之謀上帝申命用休那
以抱孫之喜人骨相慶情不自勝 陛下文顯丕
謨揚垂後裕觀萬世之明則天之功名緣以皇
皇誕啓宜君之孫子萬生岐嶷之質益固延洪之
基永享邦休顯有祖烈臣宦摩荷橐職在祝釐無
疆惟休皇但為熙朝之賀丕顯矣世又以假後裔

之重
賀 太皇太后
於皇景鑠啓乃承祧之英長發靈源寔惟積善之
慶仰止無疆之壽見此滋至之休下逮遐荒舉同
抃蹈 中賀竊以有娀立子不聞宅至養于四朝明
德弄孫未有開元嗣于五世赫是盛美曠無前聞
殿下厚德配隆徽音逌永備時五福生享萬年之
期寶是一慈陰格三靈之佑肆衰嘉慶啓元良
穹昊俾昌孫複見天子之子遐齡未艾更抒抱元
孫之孫臣遜聞 切抃舞 奔瑤是職爲不
特高禖之祠第 間以自慰 年封之祝
賀 皇太后
天惟純佑嗣開萬世之休神同時恫殊非一日之
積聽言以喜厥有自來懽莘所尊薄海惟一 殿
下柔嘉維則淑謹其儀母慈婦順之兼隆軼于今
古大心天意之叶贊旋及後來相時主鬯之謹想
見抱孫之喜其官奉持橐職在祝釐無疆惟休皇
但為國家之賀不顯矣世又以假子孫之靈
賀 太上皇后
月無私照方助成與子之謀星有重暉乃不貳弄

孫之頌慶闡七廟福萃重親 殿下應地無疆後
天不老周宴思媚則致武王之生有城方將是開
租土之烈觀昆神孫之岐嶷郅隆賓祚之熾昌臣
望在山林殘修香火不但起業封之意請祝聖人
文將 歌周頌之篇六右文母

賀 皇后

坤元厥順昭格三重之休震索發祥上闡九廟之
慶照臨攸暨抃蹈丕同 殿下外惠宗公內隆陰
教神圖時恐有開熊夢之占天惟頻思于赫皇圖
之福肇以元良 千歧嶷六合邦永孚于休

民之職有利貝之喜則由之 稽首漢殿之
鶴雖莫參于鵷儀傾耳光門之瑞宣宗儆于葵心
孝宗太祥祇揚誠禱

慰 皇帝

鑽燧荐經王政大尚深追慕之懷肄琴未忍于成
聲勉循祥除之制 陛下皇圖是荷祖武斯繩一
日萬機率循就業之攸訓三載四海遵均遏密之
至情遠孫即吉之辰諒有無窮之感頻蹈立中之
制益光闡業之傳

慰 太上皇帝

歲篇荐更恍如逝隙祥琴甫御慘不成聲勉遵致
服之期未慰終身之慕 聖安壽仁皇帝陛下繼
文廣代陪舜德勤三年稱情而立文下猶居廬之
禮百官承式而稟令國決典子之謀迨此既祥之
餘猶有念遐之痛願抑情文之感式慰臣子之心

慰 太皇太后

逝川法〻悵仰遊之莫逮閱日月〻恍歲月之再
周悵錄餘桐猶此中制 殿下情鍾慈極仁閫宸
衷萬乘天臨懷法駕之致養三年重遇念聽祥
琴之成聲惟深〻有終以一介壽昌于未
艾肆全宇縣彩

慰 皇太后

望蒼梧之奉念覺音容之遠稚黃道之日再見經
纏之周南深送徙之哀勉循荐祥之制 殿下性
鍾坤順痛切天推錦欲衣而冀安何意亟陳于象
服祥雖重而匈樂忠閑復奏于寬裳撫儆衣而增
懷感玩光而永歎惟茲孫皆新悉抱之少寬俾
兩織昌以個遐齡于有永

慰 太上皇后

日月其除奄暨荐祥之制琴瑟在御肇開遏密之

音塵時至情尚有餘慕 殿下母儀寰宇婦順歷
年佳婦佳兒永懷昔者之村訖厚恩厚服忍即今
玆之祥除謾際追孝之悲猶踐感時之㴱願體復
生之節庸有介壽之期

慰 皇后

日月遄邁庵易服以薦祥而露既濡尚感時而踐
㴱餘祠未忍裳字不同 殿下風謹柔儀共宏孝
治三聖相授一道陰相丸重之業承四海遏密八音
已畢三年之禮制願抑無窮之感以綏諧至之休

郊祀代黃生

賀郊祀

嚴恭自度禜冉衷之純誠侄議為修輯紫壇之熙
事四方來賀萬福攸同協氣塞乎堪輿歡聲騰乎
海岳 陛下聰明時憲聖敬日躋肇新萬代之原
敎楊康民之福多烽息警人皆来邦之毗秋稼登
場家有倉箱之積載念康之自書嚴報本之祠
多士駿奔贊玉天之鉅典于臺羅舞陳昭代之編
文成秩百神大賚四海謹以達北闕隔在西陲涓
選休成幸獲再逢千載際靑雖類祖墓由一毬于
稜番第皆扶杖之民同詠竭泉之澤

賀郊祀肆赦

戚儀吉土敬共三歲之祠肆眚端門數錫庶民之
福渙發風雷之號沛為雨露之仁凡在照臨舉同
慶願益致聖人之饗帝益承天意以惠民䵷社發
祥具獲靈明之倖既赦過宥罪是霈汪濊之湛恩
陛下道冒堪輿恩柔動植邉鄙不得皆為来王耒
享之人年穀順成復見多黍多稌之世爰對一陽
之律載祇八陛之壇昭拜于天事嚴熙事有秩斯
祜無及巫生臣陸在遠方獲逢盛舉莫陪多士奉
邉壬以駭奔等忒心笙鏞而舞

冊太子代

賀冊皇太子

春宮貳極有開震索之祥寶冊揚廷庸敷吳事之
統慶閑九廟風動四方 陛下克大難名舜恭允
塞天曦覆地職載莫喻咏功月重輪星重暉益固
大計春乃承祧之重存無在傳之勤爰涓選于冊
辰俾見膺于珠禮臨軒出令示一人有慶之符主
鬯得人兆萬世無疆之福照臨所逌頌詠惟均臣
昔忝侍皓之將今奇嚴徐之侍靈源益遠子孫與
有于榮犢抃悃發中手足不知其舞蹈

進書

代進 光宗御集

雲漢為章宸閣寶儲之彩風雷作號碑播金匱之
藏勒成一經昭示萬世 中謝 竊以聖人肆筆初何
意于成書天下觀文乃有功于乾俗整隆昭代通
駿先猷恭語編摩之臣案列昭回之次綿然可述
施及無疆恭惟 光宗皇帝學富月將聖高天縱
得書之體得言之辭上接百王如日之升如月之
常下觀萬物嗟昔無間之御從容翰墨之親用文
都、孝宗貴盈一之以 達書運、有不昭精 之
傳 陛下聲破 又道能繼禹作述之謂聖啟志
繼志述事之心得其所以書同見經天緯地之妙
肆命臣工和綦俱載揚帝典之光華緗帙縹囊寶
為大訓於文綠字皆聚此書臣等猥以謏聞膺兹
陛旨玩歲愒日空彈淺見于管闚血指汗顏深覺
聖言之天遠

代進重修七司令

斷而用之謂之法所期合古而便今變而通之存
乎時當亦舉偏而補弊之為成憲允為當代肆令
德兆之心具曉畫一之意 中謝 竊以著為律疏為
令要當所以範民作者聖述者明亦共固于經世
益獨使觀之象用陶不倦之民以時纂修為世楷
押 陛下克綱具舉彝法可傳左規右矩前準後
繩以為民極詳法畧則本數末度則有可存易從
寶曆之紹承咸仰聖摹之宏遠五服薄而海隅使
指而畢從一統御萬民綱在綱而不紊猶慮弊生
手所急務將功敗于已成爰制詔于臣鄰俾科條
手令甲布在方冊允釐百工既居羅聚之浩繁同
歸于治金科玉條之明白可舉而行勒成一代之
書庸示九圍之 臣等賦材謭薄代職凌兢繼踏
竊年空哦歲月 補奉命承教乃得聖王而為
師難幸及于奏篇猶未知于免戾

雜謝

謝平蠻轉官
反摘告平佳寨粉方之責恩倫聚至例既進律之
荣循墻莫遂于牢辭路把不勝其殊越臣須永與
命出師坤維封陲遠控津三邊憂責獨深于諸道
稍小醜于誅之效狃積年兆格之餘爰飾所臨俾
國吾國先為不可勝盖守臣鎮撫之常則莫敢
承六廟威靈之垂以至師徒之薄伐又皆將士
之宣芳如臣之愚何力之有乃拜九重之褒屢使
升一等之文貽俯若斯報稱安所 陛下如
天覆幬若日照之虞舜之四聰 庶有遐遺謹
周王之八柄而不容倖與察臣雖無善瓴或能歲
而有餘欲臣少慰窮途是以責疑而從于肆頭計
恩施以責衰殘臣敢不仰体陛私盖因末路謬光
所速固當更效于康病鼠技已窮終冀退安于閑
散

知成都謝到任 庚戌 對坡 中坡先生文字 黄主全橋若
章邦數于遠聯疇庸勿致殿帥藩于遠服聞命若
驚丞係侵以遐征已褰帷而往止具以朝廷寬大
之意告諸四里愁歎之民 中謝 伏念臣一命叢庸
半生艱苦飢寒不恤始為投牒覓舉之謀州縣枝
芳不作信綫登蹤之考試邑偶遊于吏議入京遂
刷于朝行歲月推延訓主上當于言責風波横潰
安何不熖于就機保全迄賴于皇慈献納晉陛于
禁路奉雲陽之璫主莫輸詩國之忠問杜曲之桑
麻漸起歸田之興屬朝議之任遠移剖幕以陵弦
掖垣忽誤于出倫并俗遂覆而分閫蕃錫有加于
義典棗產旁暨于鄰封俯既次對之恩增重十連
之寄亂遇深而莫報責愈重而難勝 陛下天挺
一堂子來為字 遇不忘遠要皆如出于京畿
在知人在安民 不輕王牧守才責權衡之巧
寧無掘惰之華覓時紀愚蒙此臨遣頑惟四境頗
異乎時內而閑闊凋瘵之弊深外則羌條抬懷之
道閑一龍蛇一弄于人謂斯何為保鄣為良臣策
將安出豈黯偉壽所克堪任目惟當精竭一心長
布四條既康矣加之富矣頗遵除細之言欲安之
非以勝之或收勸治之效

謝安邊所結局轉官
幹餘制用偶迩贖職之誅詔旨疏榮忽賔茂官之
典瓶光所迨震聳靡寧 伏念臣頃仟朝行遂尸言

責謂遠國之渠已去死有餘辜而邊戎之剝復成
責將安出要當取彼人之疆以定為聘好之常尚
精下及于至微遂漏靡容于它罅不圖管見并被
常命六合微臣參董乃事迄有涓埃之補猶符冀
上之言皆由聖主聽納之明是能底績至若有司
出納之吝何足言芳敢圖湛恩肆隆彝典 陛下
馭周八柄勵舜康明謂善至小而不遺乃能示勸
貴我鼓而從予所以廣恩雖去國以避梃亦陛華
而下拜臣敢不推廣此意振厲所臨節用愛人庶
圖田里當康之 亞圻因寺抑體節朝招憐之心

謝宗人加封邑

令官藏祀秦壇莫與于駿奔溫詔疏恩錫羨頓增
于邑又驟膺寵渥莫喻淺兢伏念臣昔自閭閻偶
靡簪佼不稼不穡豈宜多取于禾囷是袞是繡第
敢歸安于畎畝密通一紀之葬遠為萬里之行不
圖釐事之告成亦衍禽田而拜賜 陛下心存寅
畏德務寬仁董秩九遷極天地鬼神而咸格恩覃
四表舉輝脂翟闕而不遺肆令微臣亦叨大賚臣
敢不仰衛厚施俯究愚衷因邀遊以有耕無非事
者榮勒拙而盡瘁不素餐兮

謝加龍制因任

分閫固功恐生無出之典出倫有命忽叨進律之
除是何宜亦而反遷籍甚以榮而為惧牢辭不獲
重拜靡違伏念臣早寵儒科晚塵禁從民曹經幄
殊深非據之慙粃經菊籬屢起歸休之夢偶值龜
城之謀帥俾承芝詔以真居于戈南宮之餘而
狩軸已空之次雖勤拙相補里閭稍安之慰泉
病交侵精力疲憊矣方上祝聖之請致國錫命
之原誤恩儀赦于龍光聽秩載騰于鳳掖幹方錦
里已竟庭特 又對松陛更冠寶儲之首 陛
下天臨廣宇 民察知凡業之小材寔維督
責之蓄物雖攻拙自臣下考僅輸摭守之芳而責
疑所以廣恩式章忠孝之意但臣篤材素下鼎枝
已窮深處未路之難保後前功之廢敢不益勉其
未圖謹服終拊徹精神勿陷虧功之成追遂田里
終期撰欲之仁

代明北憲謝到任

剖符起廢已愧使輪持節觀風又叨臨遣里言于
遠風俗所臨伏念臣等蔣人微可算器小神為三
十載而有寸功風波千萬端止欠一死最丞辣寺

出守山城譔言驟與政生迺客厨傳之故必論既
定復見中天日月之明乃拜命于州廢忽疏案于
使指惟是重湖之外實連三楚之區民雜蠻猺地
控邊境縱正與蒲澤之深阻甚者潢池之潛聚有非
酌寬猛之宜是必負釁犄之寄有如抗捍易稱使
今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猶舜好生儔湯祝網欲
妙掄臨之選以將欽恤之仁謂使適賢于使功將
觀後致和聽訟不如無訟何必能辯臣敢不循行
郊原延見父老道上德意俾各懷自愛之心問民
戚休句使君之咎

謝如□再任

邇敭分閫以延久過于成期還閫陛班中命復煩
于芝檢山川如舊寵遲惟新循墻力控于恍辭出
綾莫把于成塗伏讀溫詔益褒危衷伏念臣結綬
無奇僥寿已老入持禁橐論思莫效于嘉猷出帥
舊方撫字第勤于拙政方瞯瘵瘡痍之未復嗟芳
株安集之良難雖几案叢材或謂頗堪于煩使而
蒲柳弱質其如已迫于侗年兼膂力控于封章止
頤退安于閒散乃俾解裝而承之且蒙進律以疏
榮日桂月來候已復周于歲籥心勤形瘵惟寢寢

貂于官箴技識方竊于馬歸有識域識其已既敢
謂峻除于寶慶居然就拯于地幢探虞併廢于前
功無以仰承于蕭陛下天臨百辟器使群工
欲使盎叢魚兔之區如在豈鎬鄠社之側肆綏遠
服事簡删繁謂道州之政何長姑令撫字而許承
之聲不去可免送迎實時類陸之從假此斯須之
寵臣敢不共承明命禁竭謗材老馬力度求路分
甘于伏櫪叢孫意道歸心第切于技林

謝□占贈金盂觶羅者茶
今出處雖之遐弄恩施晉錫旅器帑以下
頒偕寶畫多假慕景窮遠之羅楚襟于拜
剡骨靡忘求飲則一瓢衣維百結身塵末墨
無以無寢之情者孝流家山雅意故園之双并賜
于忽來于天上芳珍曼絕于人間妻孥羅拜以感
蕆父光聚觀而讚歎殿下誠存遠酌善取福衣
奉老陪祠休有惟馨之榮問安決策邊居多有味之
言尚情流落之蹤首尊從時之舊愛下便著之既
俾為衰晚之光某惟當況酬陰私被服嘉惠祝萬
年之遐筭將求香火之祠生而服之清風更冀
遂山林之願報將安所言莫能宣

代謝賜曆日

居御底日雖告大曆象之常後天奉時乃聖王彌
綸之化惟時頒朔王以授民星正仲春不失若耕
之序陽居大夏仰體好生之仁承流之臣揔心知
幸也謝恭惟　皇帝陛下循古之道行夏之時履
端歸餘上軨周天之度務農重穀不底蒸民之生
肆手正歲之初歲乃清臺之課布在方冊名登百
工臣敢不布宣寬書勸相農畝諭以上意庶容帝
力之不知　力征抑使農時之無失

宰相

代賀留右相王

伏審大廷渙號亞輔疏榮士勸相我國家皇猷其
選王眞諸其左右今得其人倫言　須國勢益壯
其官道隆而德倫才鉅而能全解牛十九年而珠
不更刀溜而而十圍而曾無改節不爲俗學再還
慶曆嘉祐之風向結主知早侍上淸虛皇之劍舍
大操先生于鵷鷺南書履經上于星辰入殫論思
獻納之忠　也惠循良之最隨其所對休有耳
書泰蓋捲　入飛雲盡領洪都之勝連峯去天
桂松倚壁下　也　道之難君諸天標石棧之間參
乃鈞府拒　以　人　我調元化益峻岩瞻蓋方[illegible]左
朱輔之時已繁蒼生之望遲此右皋陶之逆宵數
白麻之渙風雷之號一傳天人之心交喜不動聲
色固已見嚴時無易百穀用成益爽謨施要當使
鐘虡不移廟貌如故寸長何有一障是秉嘉與
閑境之人同固洪鈞之化使民安田里其孰非吾
君吾相之恩雖政拙推科殆必免大譴天何之域

代賀吏丞相轉光祿大夫進封魯國公

恭審字號大廷臨崇顯優對經作制勤成顯靈之

壽胙士苴茅庵有龜蒙之境仍稽故典峻陟文階
金章式煥于民爲秉地增蹐于邑入命冊一下惟
静四馳恭惟其官道冑古初功存社稷洪鈞轉二
氣乾坤日就于清夷庶績[illegible]五辰星宿亦爲之明
調自賛解任之低盖隆調鼎之勲年穀順成和氣
旁行于裒畝遠人咸慕夕烽不到于邊城先今薄
海内外之人如在先朝全盛之世爰輟秉鈞之暇
定爲畫一之規合古便今可通行于萬世舉綱撮
要以明示于 之爰消遐于良辰庸徽閑于黼扆
肆覃恩賚 頒庸登進厥民在王庭俾閑播告
永弼乃后于 丙旬稽教承嗣膺維時尚父之尊
有光先正位 烈其心貺恩地逆掃虎藩重开
就而鷄犬俱仙散萌萌笙大廈成而燕雀交賀空
歡抃懽頌詠彌勤料條草就

執政

代賀王參政劄

伏審光膺宸渥參秉政機黄屋倦勤宴違暇世間
之機務紫芝錫命乃登庸天下之正人豈非燕翼
予之謀莫先求指人之舉臣有十亂武維用此右
有餘才如八元克自相之而何害僅用儒之已盡
斯釋負以無憂選惟我公能任是責其宣才全而
能鉅志大而氣剛酎枉獻棟梁之規人爲之懼彼
腹呈瑰玕 以亮其忠其在甘泉持橐之班已
有侍者調 頃從兮閤促以錫環方班聽履
上呈表之世 濟川用舟楫之地進則云聚人
猶恨遲然 委于两朝下丞相之一等雖群
賢並命期共賡股肱庶事之歌然輿論所宗乃獨
任春秋賢者之責元氣孰杜陰沴孰消搏狙笑談
何以折退衝于千里之遠日月献納必將舉明主
于三代之隆在此位而不爲碩他人而何望公之
自起庸可或輕其雅著等知不敢私賀所願獲見
勳烈有如青史之所書則雖墜在江湖至于黄
而美誠

臺諫

賀金察院

伏審光被宸恩擢司風憲雷行風捲方進登天下
之正大霜清烏臺俾盡吐胸中之奇蘊雖俯從于
人望寔斷自于天衷都傳歡動于四方國重增
于九鼎恭惟某官高文作古雅望類淳厖丁之召
十九年停有餘地孔明之植二千尺誰識苦心政
許未而見思材無施而不可頃自流錢之府往儀
振鷺之群　青ヽ士存文武兼資之畧王臣蹇
臺憲思風　光之英遂承望于楓庭俾察蹇于
栖寺邦朋口　今見覗而自惭善類寧居虎在山
而不採頎ㄙ　資于彈劾不難以屈于梱翔風采
凜然今已杜權枉之門而闢衆正之路銷衡近止
行當建萬世之業而舉三代之隆某猥以諸生伏
讀明詔身雖老矣恐無芝蘭蔡出之祥心則欣然
猶有鷄犬俱仙之望抃蹈示極數陳莫殫

賀鄭正言除司諫

伏審就陟諫垣頻增國重皂囊奏疏旬而指之
賜黃綍除書遂正七階之品人謨任言之情士如
元氣之還贊書一傳輿言具穆恭惟某官修名盖
代孚德鎮浮黃鐘大鏞殆非近世之人物光風霽
月俾有前輩之風流孤忠上簡于龍光清貫丞躋
于鸞序冠義豸角塗見覗而已消手批龍鱗冰從
俛而自直屬時屬哲闢渴想忠規乃奉廷紳孰任盡
言之責肆揚語厚延登已試之英即晴底績之庸
行正告廷之命某猥分闇寄遂聽除音聞鳴鳳于
朝陽豈爲私賀寄瓊魚于尺素宜激抃悰

賀董祝丞除正言

伏審光奉　維居諫者道山妻弁身已畫由四
廒之書閣　良耳乃進立七臣之列帝虛心而
垂聽人側　耳闢換號一傳師虞其務甚言高
文作古與　徹著王林繁露之書淵源甚備
金匱石室之作譽處俞蚪肆時册府之英無出儒
宗之右鵰持羊角雖莫量遠征之程鳳鳴朝陽要
先服格心之業謨忠擴于賢輻以大告于衣徹坐
令州縣之民如在祖宗之世君子有所持小人有
所忌蔚爲可肆之儀諫官可盡言事柄可盡行即
兼二者之美揚庭之氣指日以須某雅辱舊游善
聞佳語賀慶缺同于燕雀莫造下風寄書遠託了
鱗鳴未殫抃悃

代通交代吳制置牋

騎馬聽鷄尚憶常參于後乘捫參歷井豈期未合于左符惟平生臭味之相同故如許夙緣之有稠蔑成吾知免矣奏記庸可後于某官人與古稽學先物格大鏞在東序蔚為寶鎮之儲叢星拱北辰宜在春符之次設施特餘事爾榮貴皆固有之屬時方磊于措攘隨事各為之整頓往屬西陲之事交上閣北閾之頭憂肆疇不世之英庸弭未形之患南閩制衛民和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既已丁無所用汝作霖雨用汝作舟楫固當遂近于登庸果勉于追蹤宸衷以為之側席某自構垂亡儀將方缺抗章北閾館珍臺之請不周賜覆在天梯石棧之閒架愛策蹇之蹤難㴱絕塵之軌舉觴道舊詠不寒燹袂之盟更僕告新願畫述代柯之則其為歸倚莫究名言

代通荆南李尚書大性

分閫于征究在石棧天梯之外閒塗攸次是經珠庭日角之傍其必有以教之乎某知免矣某官長材偉世雅望鎮浮聲南溟之水者三千莫窺雲程之遠吞雲夢之澤者八九獨推器宇之深蹤揚久之聲望茂甚自顛上星辰而聽履謂當作舟楫以濟川惟其勇退于急流久矣宣勞于外屏鳥于戈之南定尚書殘而未瘳開油幕以臨邊徒得君重爾下重述表即以帰号某姓名書尋于品題鶯飛丁光寵筆則筆削則削其敢忘踰哀之懷步六趨所顧取代柯之則某為新將莫究宣此

通閩吳制置牋

拔處士于洛北豈徒尚尺寸而遠未遇先生于石丘所莫布腹心而後別惜也孤蹤之萍棲居然良晤之參辰獨惟執訊之恭可效頌忠之悃恭惟某官學窮百聖達冠諸儒超然壯猷聲南溟三千水而直上恢乎曠度吞雲夢八九澤而有餘倘非事變之繁興孰信儒真之可用方北狄長驅之日微以眾至于寒心迨西陲南定之初所恃亟還于冀

秋惟已之所蓄者厚故措諸事業而無難雅人之
所信者深故不動聲色而自服詼頭廬之茂著承
區詔以趣還切聆裡言將有巨用集廬虛一介坎
壞百罹雕虫篆刻乃壯夫之不為既已無遺于場
屋豫章楄柟非老人所宜鍾又將絶望于榮塗頹
書參諸老之後塵未忍為鄉人以投世書爭睎價
頗啟爲後世之傳句不驚人殆有甚市朝之爭自
斷自生之永已不斷當世之誤知絲照支離十束
之新旋辟院一語之振求為飲水平生無溫飽
之心毀元女 柬塞癃瘵之責身雖縻于龍椒
夢已墮于人 望我公盡究賢人之遠業康吝
僕筆帰作晁 辛民業忘惟深名言寔既

賀韓寺丞

伏審上倫中禁捷船外臺閒廟堂選士大夫之盡
惟君侯可念郡國奪悲父母之愛如我民何故其
依忘奢山情所以慶快者以道獨喜崟陽之大振
必為黃屋而小留其三往已荒一夭猶在想鄉人
財撤其思姻義而望之春秋舉世貪泉敢為浪船
風帆之賀

安撫

賀隆興帥趙龍圖著啓
伏審光奉綸言移牧會府課殿邦之最謂宜置諸
左墀右掖之班冝制閫之威乃獨領江南道西山
之勝雖十觀輿人之誦而坐同一路之春側聞除
書既至曲踊其官自天毓秀以學礼身河閒大雅
不群所恥者古東平爲善最樂自得于心卑持九
萬里之風存誠十九年之亦隨其所到輒有能稱
時清香盡日　周以應選表寓賢守像文之直集
足酎芳頃之　之壞益掊熊轄之乘一稱五袴
萬口一謀　以西課帥之難而當今之選非
公莫可書　石朱崖梵西端爲湖山而一未播
門開日高閣切另行遇雲霄而卻主恭講聞贊獻
績有年數奉其部刺史班春之始得在山諸侯述
職之中無一事以勤館大空有懷滕閣之記如百
鼓之仰看而榮諸賦東南之詩時我于騎之臨也
肅春光之麗幸無忽節宣之令更不勝頌詠之私
代王憲通判南劍王樞使蘭
起家乘傳在初心猶切于吠蓋改命觀風不自意
何從而得寵望寧到此暇不獲辭武時方拘建帥

之賢室惟紫樞黃閣之舊屬書有一日之雅諒不
忘平生之言小草之依長松亦緣同味之故凌雨
之得大厦厥有充身之方頌李相之其如免矣某
官材全而能鉅志烈而氣剛主朝堂之真不情之
水雪論事凜凜乃群柱之鷹鸇羽儀百僚夷險一
節齊川作礪不貳式于之簡知破斧缺斨亦豈周
公之加孤起從祠館來殺帥藩以左叔之莊獻勤
畢公之小均一條綿邈當今得湖山之民重湖阻
深無復有　之盜行錫斯朝之對遂登顯面之
惠異人之　數之才踰硯之手必委之戒不
困未路之　粘幸列城乙塾于數條而百姓沃
安于田里　之兔雖衣傷持斧以何施馳情炯
既推補剝息對之是望

通賀安撫王侍郎
伏審出倅西垣作藩南服紫芝塗椽方除言語侍
從之臣瀦池息兵所要詩書禮樂之帥始輟孔鸞
之侶來空猩兒之群寬九重之碩憂爲一路之司
命某官學窮聖蘊材應時需懷明月佩連城自全
其貴蓋見喬薄氣儒莫喻其高惟其已重而物輕
是以身退而名進頃際解驂之會冥資曲突之謀

亟其空聽以畫言翩然術稜而遷去閒時浸以息
公論之後明承詔來歸舉國人而胥慶方儀正人
之臣用遠蹟寰海之隆平述時群醜之陸梁俾維
十連而鎮撫親屏元戎之秉併行支郡之符先聲
一臨士氣百倍昔而羌夷定范文正出守邊而
具刑既手文忠列歸而拜相對于前哲是在我公
凱致德標於祈歲星即為于森而其霸孤一介
流落百雁彫蠢篆刻乃壯夫之不為無遺于場
星繞章老人所宜種又絕望于崇塗歸于戾
松所之風雲之竒不圖疵賤之蹤跡何自
風聞于之部使者誦言其年生欲以為止
秋之勸四入夫表出其所著始出酬然槧之
芳方麋斗食于祠庭俄擢辭畫于蜀道擢參歷并
不勝行路之難披霧覩天忍失猶衣之使惟是子
害之宅尚偏物海之誠近擢鄉里故舊之書具書
父母出弟之技為黎侯而賦遠景難云未下于歸
期從童子而歌中和亦能遠頌于風化其為歸向
莫究宣陳

賀譚洲衛參政 注

伏審勉從溫詔起殿价藩衣繡裳尚黔歸來之
命秦兜戟森有嚴制閫之權生令造林兵麓之間
但在春風和氣之內忠官遺閣百聖忠貞三精該
孟韓于有中獨傳正學起晁董于筆下遂甲大廷
為昕朝更化之元在獨生可言之地如晨夫之去
草先務絕其本根若歲星之作森奚置諸其左右
方侯登崇而顧面忽技閑散以均芳遠元氣之精
廻果公論之自旨赤舄几几曾何跋疐之傳方城
臨臨忽拜藩宣之寄遂是湘之境方羅蛇豕之
妖痞疾疾側猶在芳來安集暫煩天子之大
任輔賛況賢人之遠業甚切聆明詔懇懇
抃慄盡綢是陶鈞之舊物文界書俗空陳
筆牘之慕咸律之血除覺寒戚之未悲顧精
調于闕往即歸秉于機衡新兮良際料條弗究

郡守

代回建昌江守自在

篤行春之馬何至煩公分瑞地之光是矜及我寶鄰之側有人如此無書之敬闕典可手棄為所先可謂不敏某官吳操玉主雅望川流解生十九年倖有餘及參天二千尺誰識苦心精其所臨其有可紀而居雲霄之步來分銅竹之符解弦已妙手更張禁大使僅而安作無而先州而後天下皇吾相心潤福京師非異人任詩無燒席即有賜環炳履之疆官託輔車之勢故于五誇之詠

則巍是七襄少章為龍畫寫

牧州比謂

代

已誠嗜庸惟良作牧籍甚物望謂宜置甘泉之班邀是怪邦皇其淹長者之壽維時隣境首爲餘波自送旌麾之南日因塵埃之迎亦欲致魚緘之敬以殘倚無賀之懷竟為所先敢謝不敢某官長材偉世雅望軼群數有含香早出應郎官之宿江城畫諾乃薦闕刺史之天寬雖責寔之朝欲示重外之意後頌邀躅加惠价落想行促于迫餘殆不容于燒席某偶屑分符之寄曼達賜履之邦披雲覩

天屬已穩生平之願掃地布席政有賴輝映之餘拜嘉還占言莫究

代通揚於州誠齋

得請于朝把麾于外首石渠之選人猶為之屈稱剌史大之州今乃煩于敏手提封章甚典誦請何某官其學一出于誠雖天亡亮其三每極言高論曹慶悼于後書雖悠家他人不敢誣且平生世士皇無名流若此者凡古之所謂遺直殆不在公雅蕭負垂之此左轄之駕鶴然儒者之政董此巨吳之曰今尚有公論頌收朝績懷麻雜貸于延然書登仕益懇于陳寔夫皇為丹鎬之詛亦史之識以此占之皇以牲者其瑪來來郵政畀于賀屬闕有行不覺永歎合遊門德字而從閑披蘿之規而蕭閑政聲尚敢取代柯之則

代誠齋迎賀趙守希仁

出得而垣分符南服採諸人望久當置紫橐之班邀見江城乃復杜米精之尊選緣重外何至煩公光聲一臨和氣百倍某官英標玉立雅望川流楷其存心要不出來乎之善王于餘事我不賴子建

之才越從賤揚休有謀最捷者之星一出不待載
馳而已乎判史之天樗開生應運表之猶未瞻言
劇郡孰與是邦公共理之憂誰達任虎符之寄時
已試之績要莫如麟化之基肆令石梁建橋之區
頃有紫氣浮關之望筆恐從馳于召節廣戒不俟
手建牙其技老帰缺受臺雅甚爲敢功置盂水以
效任棠之高筭書白駕牛車匃湏見覓之殿雅一
州徒待君重而千騎方以喜行其千節宣之匹僖
有訪空

宗慶李校書上

至韓無、 正守之符接壤相交乃獲善鄰之
寶翰惟書 四歲時聆伯氏之吹塤早知有兢
居是邦而友士焉門昜光其于修辭庸可偈且其
官高文作古奥學造微由蘇氏以来濟有如八家
父子兄弟之懿雖孔子復出亦當在門弟文學德
行之科頃方從冊府之時亟以忤柄臣而去道不
容而何病名以退而益高使萬刑塵所到咸書于
著藏從班政地胡今尚縶于遠献謀無媛席之掩
郡舉受釐之問式究賢業永粥諸朝其祗若恩言
撫摩凋瘵氏亦勞止孰覓魴魚赬尾之憂我儀圖

之惟有貧女分光之望心焉欲述口莫能宣

代回唐婦州

庭集孔鸞者去時于朝路衍分銅虎旋春把于刑
慶追惟頃孟之定交以至與觴而相爲惟如昨日
不知歲月之屢遷忠我好者方愧禮文之不敏恭
惟其官文追古作學得真傳立館下招諸生方發
青衿之藥生堂上稱太守儀班皇孟之春生令三
映之憤大空五稀之詠先一州而後天下凡事
物之心快 而嘉域中郎聆迓表之命其俟時
甚矣決 已辨爲舟梓過黃堂而款膝辭憂
召駟郵 趣還咸築閣之先施布謝悰而
莫究

代回書宣李校書上

竹春而駕一馬內懷鶴特之勉遣時而致双魚中
有珠璣之貺細哦此作足极吾衰其宜世濟方閒
之材心傳正大之學襃贊客之秋莿忍它績之式
傷識天孫之錦裳非今人之能到尚承雲霄之步
來公銅虎之符無復凝香雙擁黃紬而卧護璇題
納月卿舉索禁以上征其猥以謫材來臨劇部地
如錯綉所忻鳴鐸之閒邦姝若同舟當有餘波之

及晉欲報之惠莫究于言

回眉州安直閣　承仲

五馬三毛悵已乖于壯志凌魚尺素駭急拜于好音凜然駿氣之撐空眞以名章之備紙高情甚茂永好難忘某官家傳貫日月之忠身被奄邑家之錫赤舄几几承從周公之拜前方城臨臨剡喜而手之有子斃拜守符而共理即承帝命以爲眞某洗印云初課功何有受脊遂膺于大幕我所焉依同寅近託　封公無邇去

通封

代回潘倅周齡

伏審已戒行李革來赴瓜郡承流觀皇復執樂紅粧之妻公爲别乘遠應浮閑紫氣之古民同望載吾事濟矣某官才無施而不可政所去而見思入徽蝸窩悅可慰與人之誦游分風月堯莫賤寧物之心重惟此邦尸以拙守亡有王祥者出來詠海沂之功康今宗資之流第畫比南之諾遊岳遠步來分積憂　名姓之通遥拜娀膝之存州難爲瞻乃　旅恭之賢書已得魚叱紫崇雜默浮之體　好莫報珍技感愧深多占言未究

提舉

通塩使鄭侍講僑 代曾宰

伏審輟從朝班出將使節誦文章之爾雅殆非

近世之人望英蕩之光華乃寄在先駈之後益乎

日精誠之感有今茲幸會之逢不自勝其忻抃之

懷輒自見于竿牘之敬某官彌文作古雅望鎮浮

方其時拳手之場已不為號青配白之語及其奉

形庭之對乃盡王膚(?)雲貫日之忠溫然有說命三

篇之風歸然一六庭諸老之右式是章心之簡在

至是天仕 李德有容而不失其六 不侍

而非朝士 万麻蒜蕭侍以者代 一心柱

不移獨宗扭 難致之客深交不頭手絳者為公

何有于孫劉旋制劇于星郎之曹且傷經于壽官之

屏皆主知之自結何治嚴之勿優大為人望之攸帰

僉謂兩鈞之伊述冥雲霄之已逼乃原程之識馳先

静所争列城自肅姜蒐奇而濤負嶠姑遂來臨扶黃

道而上崇微終當未免其步而筆硯偶無紳裏御指

半生之中若為粗玩折腰百倍之底乃爾塵勞紹承

竭澤之餘而深顏屋之欄雄科換字莫知何策以而

全墟濡撓摩尚圖更僕而三請幸馮已甚言亦寔寘

幹官

代回許提幹

同素梓之陰為敢以鄉丈人而自處帶攜具之創

何以吳郡使者之見臨寄見以書書甚欲舞恭官

文廷吉作材應時須寫犀捷初不數把棘之陋

先藹列進之何妨松竹之風吟哉步趨之冠裳賛

圖法之府以亦屋矣乃久陟州縣之塵我獨望然

獲再見州里之秀某竭來漫仕雖已倦游知子之

來因不憙 書道盡為學意必有起予之言

佇意表 盡

幹替

拜州千里 何以當之置水一盂非故人尚

誰望者揭來訪問乃爾手離望梅嶺以冥懷換錄

緘而增歎某官早從里選遂以文鳴鬯萬里之轉

風了無餘子十九年之時亦得有能聲皇青衫旋

荷棠之拈而黃本綾石渠之校帶攜具叙皇然為

暴使者之窮衣紫袷囊付且列漢甘泉之侍某拜

州道止念舊悵然披郁公之原雲自愧不敢聞道

州之鳴鳳日異來歸

代回本司幹官

比因錫對職稗隸幹飭數素無能發何以膺衣綉
持斧之任所幸郡多君子庶共肩同寅協恭之心
至于高明又其尤穎籲然妙墨如見編具之創步
援之冠以矣吾衆莫報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忻頌
滋切料條莫周

回字文制幹

萬里遐征方有陽關無故人之嘆五雲下遠喜陪
宣州多君子之雋惟草木之味本同而膠漆之情
惟舊獲同　思同人謀共官世濟詩文之宗家
傳忠孝　猶在東序始非近世　翁時
碧梧林　樣冀期宴慕不止　所垂
遠方而不至　以書當對碑書而上微何以暇
為維憂別奉手臨書行且行登于要路其一遊娃
乾壆閱歲時不謂凋年獲有握手道舊之清都惟
幸會共展同寅協恭之忠曾修間之求逢辱飛牋
之先及其為悚怍未易名言

遺使

通潼州增謝太丞代朔臨河

青衫謫吏方謀拄地之飛綉節觀風幸挾披雲之
覩撫微軀而造數捨崇依以安歸伏念某鉛槧庸
生其衰冷錯焚膏油而繼晷敢或怠荒若陋巷以
致誠自甘窮約頑惟族繁俱業詩書之焉省長安
之荒後先摺徒拳擔請高方之創風烈猶存自情
篤積之無堪長從家替之方嗣篤興能手鄉老偶
策第于春　被而呈琅玕了無可採排雲而吽
閣閣咸　寧達于庸　姓遊　旋
以豫擊　將賦罷扣坤於難　遊時
曾擇栖之年　以鶴遶樹悵三匝以何依鷦鷯巢
林得一枝而已豈不有賢德其誰主盟其官道覽
先民文進古作呂梁飛水三十仞盡供筆下之壽
澗廟楷溜兩四十圍獨傲歲寒之風雪頃者郢隆
于親遑居然垂上于政塗興懷忽患乎時山為外
遂從而懷使義冥肅而薦異喻以則良高扶黃道
而上紫微世將誰屬行指名駟歸翔政殘惟時求
墻之小遑而有銓衡之可託倚辱寘門大之數寔
足慰平生之志將太賢何所不容而君子不可得

特凡獲閱于語以爲法于終身斯磚臺中森不斯真傳
之教滌身椅下其敢忘國士之知歸倚良深宣陳莫究
通成都林運使
白頭拜撤沂瞿塘灩澦以遐征績節觀風許攝其步
擢而入見則是年進之次寅連案拜之陰陽公董晉
之節人亦復何殊于覲炙孔子思魯之狂士固應頗
喜其遠來是不虛爲萬里之行其庸敢廢一賤之敬
恭惟某官修名揚日高誼薄雲斯文得所宗典則在
元知之士祈　于正風流如慶曆之間稽其賤揚
休有譽　慶而出守靄然之譽　逆表

未歸謂　之日柔輕予邁公嘉　之星
推于戈甫定　正樞輔已空之久虛北萬旅曾無
賦斂之手加星拱　九霄幸有蘇撤之上徽行拜道況
之里亟歸王笥之班某困頓數奇侵尋已老瑁燈場
屋其誰以帚于有司流落江湖已久無求于當世不
翔特詔錄以徹官身靡香火之伺專遣蓬蒿之宅耕
雲納月自分終焉歷并瓛參何心到此偶設舊黔襟
花之念而存書形華家之褒遂扶老攜幼而一來盖
蹈險履危之萬狀換頭顱而浩歎和云幟然悔之望
莫萬以爲依茲又幸之大者其爲歸傳其實名言

提刑
賀李嘉慶得鄉節直
伏審揆日建臺出節引道程颸夜嘯上照廊廟之
憂錦繡畫行中出璽書之寵仍寓寶儲之直益增
英蕩之華一開節置之傳頓覺封隆之者恭惟某
官風登列著方陣頗彼越孟所貴能賤之于吾何
有孫剝不使爲公耳在己則亦流落十年陰夷一
節疾風知勁草身自有于長城浮雲蔽大空世若
無于公論也　化謂以作州爲然洛氣之旁行
父老吕　紱越大于貨走植　化之

秋於井　懷羨歲翰方之春　至就
驚使軺貴班　通班過故鄉而上第昔懷冠數
而安道率家傳戚具州平而寬夫以相任爵庸
參本來于兩公始前後之一轍式是恩綸之下拜
居然天意之有開遠于是時忽降甘樹衛師與而
數而已示伐情小硯之期高歲早而作霧又卜歸
服大僚之北某情均骨肉近阻門墻欄且步摧反
莫宿于賀客距躍曲踊節深激于悰
代回利路毛提刑冀制參年
切審光膺廉陛就授祥刑下芝詔于西垣寵光茂

甚促星援于南鄖風采凜然不妨次幕之運籌併
使全蜀之蒙福成命一布懽聲四騰恭惟某官李
德春温貴名日起褱謩朝天之步未爲蕃晝之賓
留東閣以觀質小淹遐武觀湖南而知寄遂閫鼎
衰肆今盗度于皇華悉俾平反于丹筆詩承延召
歸正要津某耳熟風猷肆馳德宇能令公喜能令
公怒号勝借助之懷不自我後不向我先遠植建
基之日欲陳賀悃莫究抃悰

起召

代賀文代荆置吳侍郎起召儀

伏審光膺詔綍寵賜召環誥坤維半壁之天久矣
宣芳于外服申寵命三夷之日趣令歸覲于中宸
故民雖切于去思褒海冀期于均福某官德尊一
代望蓋群公問學得其真傳始南軒晦庵之主死
文章特其餘事亦盧陵南豐之復生歷觀所列之
跡揚皆本平時之講習酧酢萬變誠敬一心頃西
陸徹擾之餘而積憂之際凜凜栗栗若覆墜
潛消反側八哇八期青稍慢之樂
其勁有八議寔任之處年實
晉膺于巨戶介主而今覲玠闈士庸之屋前
家衣歸我以予宣書正人之得路中國相司馬矣
抑令強獻之華心揚于太庭是在不日某張辱朝
廷之臨遣俾相先後以賤吏義無鄉寇而來雖為
國人而贊喜瞠若絶塵之後獨居偽執以懷惭惘
惘乃褒哎呫莫究

內祠

代賀李侍郎除在京宮觀兼侍講書

伏審光奉倫言歸侍經幄久矣去國其何以慰蒼生之心憪然賜環稍足以生善類之氣蓋公論乃今而後定璐擲路徙比而延登側聞除書發乎曲踊恭惟某官統傳洙泗秀出岷峨聖大不生豈在乎弟子之列大雅既熄當求之古人之中盡儲金匱之藏有先王採之譽氣直養而無害材何施而不宜頃由

禁近有能典三禮是資寅直之誠上大倬有論思之知道矣不……郡遠書千里斷手于適而盡遷

仌之閒把磨仁此懷細忱傈袁初不廢拔雖之評嘆然與世以相忘其如信狀之上閣不容些物之我含錫以芝蔭歸諸英班奉琳宮之緣究在土墳虛皇之劍勸通英之講逈以合宮衛室之初存將登庸夫慰僉屬某為品甚下存知獨探隨在屢埃未益之中限以雲泥閣山之隔伏讀贊命喜信等倫郵置相望喜建意拵辯之易達成底伊洛將致德論業之有期頌詠深謹料條莫實

宮觀

李參政復宮奉祠璧

伏審書還峻秩晉奉真祠夙夜匪躬以差真之莫白風雷作號居然公論之復明側聆播告之修一洗譏誣之巧某官心傳正學世篤孤忠國是將免安得潔身而去數非易與固當出力以扶爭使人皆王陵則諸呂孰與誅朝有汲黯則二張非所患君子所為眾人不識孰能明素熅之火之謀宗廟再安二歎乃宣贅曲突徙薪之策須令霈去其一主明之燭照下主又功獲崇抄樓閣館之崇高符對命未之女陛地七日豈論室之君郎揭策書歸相與某登門舊矣讀詔欣然非為辭從之私將有拔擢之望良喜是非之定少寬無倖之憂

致仕

賀少傅周益公致仕

伏審勇退莫回疏榮益寵推挍近世謂書班文富
之間瞻言高風乃息在羲黃之上雖君相數息而
惜其去然猿鶴歡舞而俟其歸攜持全名照映千
古某官勳在異邑名滿華夷方堂々當國之秋極
蹇匪躬之搽搭天扶日于無一節之說隨破斧
缺折始有後手之洵遭人方頻去子高之胄公乃
遂鄙神武於容緣野之時縫善赤松之約方
將騎牛放山之雲烟争高人
時之爵有仙者公獨於並宋
乎行且三十日者在青雲之表自憐無附驥之
階今茲遇榮昌之祥第破上者書之請

進秩

賀安大使男除將作監丞

伏審東閣新除監丞先奉宸恩擢丞戎監絲衣贊
書風宥帶礪之盟紫煥疏芋入鴛鷺之列盖胡
運值將終之會方朝家為必勝之謀凡而修車馬
倫器械之防畀諸扶日月整乾坤之青恭惟某官
道開百聖忠貫三衣方介鑄易戎衣素執戮逆虎
肯芝蘭生我家兩同決大謀造茂建于國功遂換
迺手人極堆于京秩殊未滿于與評遠秉半
刺之車之福既已無范壽
次布後極言而薦
囹難息公言年而後白除書三而乃奏西
平有子我有如陞華于武監周公拜前魯拜後
行侯韓于政機要託在所臨忻閒是舉焉依蔭眣
久哦少陵廣夏之篇頗假須史吏賊鄭武緇衣之
仕拆豬云極宣陳莫殫

交代

代誠齋回交代侍郎中 伯壽

就移星軺式按永漕教條已甚固不待傳車之周
爰風采一新而後知舊政之康在恭甚重魚之書
望然羅雀之門下拜以還不敢是懼其官修名盡
代駁氣橫空嗣矣葉之風流珞草堂相君之未亮
权而科于談笑何青錢學士之足云歐仙畫一之
書自詭撫字子以使得數十不參錯豈其隆平之
我難不應九、扶搖至于今日而猶未自輟影
閫之直 之幸蓋江湖但 也
補之閒 化皆獻狀于下
課空閒之ア 以助覓句之豪良久之美是
乙者讀倫彼 盍歸置清切之班而於軸已空
又當奸將輸之選編晴于衆就早若大參酌取予
之宜惠僕涸療之俗惡未煖席即將賜環甚雅矣
僕將幸而得去昔抵李生拜侍御已遠甚動老矣
之懷今懸鄉下愧孫登乃皆然起歸旋之興上還
印後歸侶漁樵嗒焉嬾居晏與世隔忽聞鍾磬半
之前武今已得流馬之良材藏疾匿瑕其知免矣
連辭抒意更辱先之忻愧並懷料絛莫究

制闕

代通安大使 丙

身無功狀難久汗鵷鷺之班常有思言俾往致魚
竟之閫出國門而東驚慰吉日其趨征惟遑啟大
幕府之宣威切自比小諸侯之述職蒙成康其免
矣馳散其散後李恭扣和門具陳悃愊伏念某學
不速用材近齋人身類蠹魚生死不離乎文字心
知所鷃飛搶乎 于枋榆不問官牒之推移浸被
翰翮之任使 何有誤置屬車豹尾之間矣頑
無他已 望之專偶值坤
矣今以 孟擇之所由非
意其溫恭主口能當奉于教條等其捆幅年
哉可惠僕于口肆加臨遣俾倫驅馳自知不辭
于所蒙其若年耕之分獲其宜受天閒款為國重
臣于當遂傳帶礪遂明手偉績身當強毅全陽不
在于長城相時社稷之大勳式閣覓旂之隆養徒
得肩重託而隆幸膺之天符以公歸扶黃道重輸
之日南情孤拙曲借暖容陰雨之壽春苗深切喚
瑞之茲廣廈之蔭寒士不勝歸待之私頌詠良勤
敷陳莫究

謝免解

免解謝參政

童而竟無句行未入于能書晚乃出以方草遝塵
于存低薄言假寵俾匈徒還其在泉達也為榮耀
切維科目拘擇之弊多失山林魏嘉之英昌黎韓
愈之將歸自獲萬盡于下士廣文晉生之既擴大
皆一時于有司尚能收拾其所遺亦是扶持于斯
道其窮一下以壞百羅扶冊讀書早參諸老杖
蓬之末莚而僅得古人精之餘亦嘗作
者之辭家之試琴雖

衍詠斤已迄不如其已也
彼爵者惟師友之淵源立為科名
大吾豈未嘗未嘗耻獨可意殊彼功名易制
價若易耐屬石是義已矣風雲之奇歸欲松竹之
游撫首者書頗為千載之計開門覔句足了生
之愁夜闌山鬼之吠燈日耶鄭禮之退米啓多秀
于未拔大放厥辭發孤笑于群憂還忘其老偶輟
華鈕于谷口來瞻觀閣手符都吕豎之布衣芒鞋
尉須董洑馮鍰之蒯緱釗鋏誰念歸來爲己倦而
缺還大不知而莫愠不圖金匱石室之秀務廣竹

頭未肩之儲可急之符而取將秩平之策而
存進寳藏康瓠遂用伊何刻畫無鹽過情已甚迄
踪榮于北闕許借計于南宮雖技折以無他得
此已幸然髮種種其如此豈有能為學惟去做重
以朴野備十二經以說為能動于老朗載三千續
而來不加多于方朔乃以巳天下里之曲猥玷遴
業道山之藏備因是而獲傳亦卅生之至願置騎
幸會嚴有由也亭官文扶國華學傳聖韶人術
其善誘品日旅之音心休佃容籍甚云
之童也拜蓋彈滑

謝榜雖
一善之者病夫生死文字收手芝
一微謊見疏西夫之葬獲見鄉曲之士
以酬松菊之序歸
其敢不激昂宿志細擇舊聞窮當益堅宵但放發
策況科之學死且不朽更勉國傳世行後之方來
為小人之歸是乃國士之報過此以往莫知所裁

謝萬舉

謝安大資舉充藏薦
畢飛控地焉敢為附屋之謀燧律回春乃特剡需
頭之奏驚罷光之驟至忽得回之交零竊惟近世
萬升之常無復言人特達之舉必也工于馳驚日
歸舍人之門否則宿有黃綠以備老羸之役乃以
咱儒之羅甲其儘綣之私未有見其文而信其心
如歐公之王公明先覲其主而知其客如呂祭之
手樺蹄自道之復行乃比身而觀
舍其賤身製芰荷

好充書光謂書癖屢
頌充蓋其不過曾二衣如己
以鞋蓑牛而玩旋結陰崖產親種陽坡之瓜
樂琴書以備憂自遣園林之趣懷播桑以飴老不
萌櫓技之心莫知無似之姓名何自有聞于朝野
急符傳命尋徵辭露之書特詔疏忍遂賦交離之
栗甫拜周之惠使作終焉之謀曾無滿歲之淹
復被從軍之旨幸甚折腰之地託于賜履之區步
亦亦鞋六趨雖未遂攝衣之願筆則筆削則削巧
先騰踦袞之褒茶雲萬拜于函封驚鳥頭增于禧

竊以將入其如已迫于爐踏技折其無他何意
身先王岐路方昇視璧之鉄忽騰辟據之章出處
何常惟義之歸䝉狗河陽之請飢涑雖切遠已交
病早與鄴澤之懷忽驚豹墻之私函借音揚之寵
自閑此舉享衷于中益試吏之日寵而績闕未之隱
奉身之術踐而與物多梓寵老所遠踊蹤將與惟
所朝重達于焉言故隆音許以于進辯眾之量
此蓋擒飛它復何望蓋伏遇某官保
重西蹄進見之士護且于周公
未有成于

之恩官流離萬章脫映
之寔何于今此況此心之少於儘歸裝之南
辯即投劾以言還知難壤之寂不復有求于當世
刊辨夫之願或能仰述于閑林使其有後世之傳
亦足為知己之報過此以往莫知所裁

謝楊長黃侍郎職狀符坡
牛室鳴弦雅契風諧于附驥一行作吏對章又尋
手需頭枒惟解褐之由以至從軍之日稽其恩造
不出地門載觀漿手之遇情不知漢泗之橫臆某

年閑七帙恩典一官移甘菊于簷前於時已晚嗅
決明于階下其立長難所為技老携紐而來之雖
飲水求鳥之故旋龜倦飛之翼砍回興盡之舟盖
緣滿抑之早衰重以季揄之砍暮有時而寄有時
而取何足裝褒無失其故無失其親尙祈假寵驟
拜若揭之及挑驚神觀之還況惟文名政績之褒
出于儒宗吏師之口不特增光于老物又將夸視
友于受言之之不虛來矣茲惟某官羽儀一世
生有善誘人俾當昇新
囊末緣之窮途
囊

藥將
迓某惟當服膺二紀此
交之日已暮下佳行八
逝將去不為苟進以合已知
謝壇使趙監丞奉職狀
洞年試吏方深儒翼之漸薦紙噓揣息拜需頭之
彝假以使華之寵俾為末路之先載披刻畫之章
莫喻凌雜之惆伏念某資惟甚下拜不遠中讀壇
典八秉之書誰重為于勤翁決得矣一夫之日人
皆吊于有司揣磨已盡于壯懷濬伏分甘于此旁
不謂金闈之旁偶聞谷口之名錄其紀難之勞界

以斗升之祿方祝釐而賦粟儀奉撤以從軍惟時
試吏之邦遠隸建臺之地倘近右之園伯樂之廐
苟不材下乘而勿收則天地之寬大江之濆與凡
介常鷄而何異焉者嘗試以請惠然賜報曰俞拐
舊學已荒頹呼醇之焉在而虛詞無當于雄健以
謂何至于議論踐履之間未免簡書冊友之責足
此家衷之所遠砥非常散之能當蒸盖状遇甚官
監材摸一類人循其吾誘思屢謁于而
瑞其曾不遺于一方登車升
之而全行將焉之一

遠將宅世往邦
之知用頒雖至陌吾容寸
八座林蘋既節肯于官書傷門下知人之
明證守師傳盖究古人為己之學倘或有聞于後
世是為仰答于已知越是以還囿知所措
謝德頒張欣探薦擧
出山已錯況肯為寸進之謀藉手言還砍假言
揚之罷不敢讀亦韋而得之惟其無賤說之于求
或可嬌世俗之未失伏念某禀資甚下昉世全殊
少不如人恐墮臨〻涼〻之號動而得謗乃緣奇

奇怪之文雖詞類于佛可無學而能然博懸于
接初不在乎德達漁樵之初服主鷗鷺之齊盟假
然自斷乎此生已矣無求于當世雖忽傳于膺使
猥見謂于逸民閭里浮沉焉有莫之雅搖閨臺
刻畫盖像谷口之處名播徽言以充之俾遐征而
至此狂狷陽之焉帶須有何當問杜曲之吞麻逝
將引去敢期薦剡俯逮陳人茲盖伏遇某官長材
史之臣持綜夫之望星權玉節觀風已過于
而四鑰進兼于內台時以介
之心雖微精水
求清涅自判于賈
盖肩素履幼
注頒雖老矣玄其緣日暮不倒
蒙不重窮不
行切矣此身以報知己
謝李惡特薦
商亮于從督微散懷之勞膺使策勵襃諂薦賢之
數得於所詩傀甚于荣切奇不醒然梁之困正生
手時姑息之故覺特其險阻肆爲畫伏夜動之謀
度則我遠陸不勝天寒雨雪之條倫師于之不出
置狼心之可懲爰妙選于使華俾恭行手天罰算

無遺策技不淹時殲厥渠魁遂推古張之冠執此
群醜仍推不殺之仁聽張皆合其宜招懷卒復其
肅功孚偉甚足寬廊廟之顧憂僕也蔚然莫致戒
行之死命敢期剸牘拼隸陳人三豪報臨于一名
片言良重于九鼎茲盖伏遇某官綱羅千載師表
一時無太之青恭厥推舊德授編書于黃石繹有
壯猷乃今成此頭廣在公盖其餘事奉使有指即
斧之言于君許人尚恐舟粮之戎弃諸言
且雅有僂時之書借
己以麥崎家仍
紀天之頌遲莫
師應詔舉所
天正反肆人訪于英材一幺草管不謂登
于薦紙無乃傳閒之誣可勝悚作之私切觀聖上
啟兼取毫髮然累之材是以明詔乃併及閣臺闈
節之考嚴爲程期以示息先之意不拘統屬以廣
論薦之塗徹聯大哉之言其識孚甚之意明天子
用心如此其執忌欺賢大夫所學謂何焉敢輕舉
如東箸一無他技百不如人砥讀書所得惟精
粕爾慾閑世到盡如拗鑒無技名鷗鷺之群拔

足慶埃之表與逸推而爭席於農圃而爲肺腑與
世以相忘於此生之永已不知比以之蹤跡何所
有關于簪紳外之部使者索盧力讀河東之賦內
之卿大夫獻納僉諧谷口之名朝而倖與于一官
暮即遐征于萬里昌黎幕中之辭方有害其生之
憂宗茂堂下之言孰能携其手而上慈蓋伏遇某
官家傳高節世濟令名要路方開不爲彝環而少
扁往去之忠文之復生乃于碩蓋之沏至
定崇細擷材其不同
乃曲收于彙有上
暮之天乃某
雖及炯年所
于倒行使其、其于鄉大批足
持吟遠
仰報于知己心
謝江都
皇者華方掄材而賜詔徵
大應詔舉所知
員姓莫悟其從來凜不知其所措伏念某乃假寵以光
辭生詩得窮山也斐然意頗輕于餘生今其老矣
竟何異于庸人白頭偶得于一官黃帽遐征于萬
里折腰歛版已失平生常布之高尋遲任丘第衍

致山松菊之念吾生行且休矣昌月于還歸武敢
圃盧使之誤知特剋需章而論荐雖撫心自歎
若爲可稍于品題然藉手不歸亦可有辭于朋友
茲蓋伏遇某官德浮于位學世其家金莲鷄行星
稍旁分其明閥出將虎節山嶽亦爲之動摧心旋觀
揚清激濁之間了無吐剛茹柔之態推此心而薦
士肯前意于鼓者惟其氣味之稍同重以肝膽之
照慰羈窮某敢不力振其衰稱
此血天生可忘雖復生
服
彈
詔舉所知
徽以至誰宜在于選
緬至表之殊過其寔詳或疑其私
封章莫踰懇色伏念某耽書成癖閱世多年纍積闈
陳言反不遠原夫之筆慷慨長嘯孰能知梁父之
吟偶然漫浪于一官乃尒潦倒于萬里幕辭式以
爲數其若衆婚何事了自笑其癡幸有公論在幸
勤而載坎壞西羅敢期惶有之寸長乃忽成登于
萬紙叢盍伏遇某官主盟善類篤叙彝期西月孰
柯已定古者金蘭之契勢位略去跆過故交車笠

之盟式是言揚之加夫豈私謁之倖某猶害羞聖
素守以答己知白頭已員平生雖不能致吾君堯
舜之上黃金不如一諾式可使得此葬某楚之閒
過是以崩莫知攸措

謝制置劉閣學舉十科後

閣師友之疏公未嘗不在車鹿之下于科目而舉
士今乃獲入薦鶚之中巍是調年鶚此遐福伏念
讀有限生全陳取友兩可每勤伐木之夢
從下請之傳碩維一于為
其將至曾未微倆
世閒莫知最品
微問官以乞之恆蹈
于精神于應酬少不況已度其
故廿老而無述恐猶未克于鄉人不圖一世之宗
師忽假片言之業衰雖擁心自歎若為可稱于品
題然藉手而歸之可有辭于朋友茲蓋伏遇某官
德尊代筆冠諸儒心休其有容不遺一介人
徧其善誘思諸縛賤之萍蓬曾侍丈
人之杖屨思元實而不見遂收所與之使見子張
而問文頻訝拒人之異辭加噓拂以慰羈窮某敢

不激昂儒衰迪憚舊學雖仲尼春秋之作游夏不
能措詞然昌黎指教之傳籍湜焉敢藉去

謝劉閣學侍郎中舉碩問科

從諸老之時踐點獨遠于墻仮考十科之目姓名
乃入于廣書豈非斧氣之同不待包辭之接人皆
謂此舉殆不愧于古人我獨省其私躍莫之酬于知
伏今某生而不蔚老矣無聞責燈細兩之讀書
求某明風之負奇紙自嬉了知之世
以扣之不容偶賊主之疵
通之婀
緒之良
濃荒落奄不及
欽舊固薦剝下迎人招引為問
之流社益重抱虛之愧無盡伏遇某官望隆後彙
學擅儒宗倫貴出藩入從之榮獨高難進易退之
節故家相印今言忠肅之樓生寓里文盟士喜東
拔之未遠碩界使暨拈打獲芽其于序語之褒稹
豈化人之比深惟猥淺殆如小巫之見大巫無乃
傳聞不知今我之非故我某惟當力持晚節勿負
初心正路是由肯為塗窮而下泣終身自勵敢緣

日暮而倒行

謝賞大參士寅舉著述科

白首飄零誰念抗塵之役洪鈞坱圠忽覃踰衆之
褒忱莫悟其從來澟不知其所措竊以昔在元祐
乃國朝極盛之時相維溫公立存舉不刊之法其
間鉛槧之士最榮著述之科以其高文大冊可傳
之無窮然後當在此位如其狂斆雜詮自鳴其不
安 若是 士某學則空 惟旌ヽ焚之由
而於 于 蒙叟荷以為 後以
於于 放于窮

水本
夏大臣於木之邦還先生 瑟在前 有
依歸之便見長者而舍館未定空懷不敏之愁敢
圖特達之知等在存論之數蓋叢司造化偶遺失
所之一夫故今偕揄揚尚今增價于三倍惟是雖
捷通明之過乎俱非迁殊狂斐之能當嘘枯吹生
雖重拜假竊之意循名責實無乃傷知人之明其
官心休ヽ其有客人循ヽ其善誘生民以來未有
戚于夫子鄙夫猶竭于而端進見之士豈復賢于

周公述髮高勤于三揆翊理上方從于人望而哉
公行見于袞歸固當頻蓄于摘㩜以俟助成于慶
屋肆如庸陋亦賜甄收其敢不振作儒衷護持晚
節雖不能羞唐四善上課最于周年亦猶當作宋
一經書鄉譜之懿錄通此以往莫知所裁

謝奏辟

謝安夫使辟 充制置大使司屬官

劄章天上風蒙褒衮之華辟掾幕中重拜禮羅之

莽雖在平生之親故亦無如許之恩怜頑雖倦翼

之莫迴其若感悰之滋甚伏念某讀書有限涉世

金珠少也斐然意頗輕于餘子今其老矣竟何冀

于庸人不图廊廟之柱公撰録文詞之小技支離

之薪束蓋之占而周之石米一盂宴可求

而百上汲之傑丹

否達亦

僅於是亦羊

未名已抄

之駁頑全竟產魏治之遺曲有

嗟儒之意特劄公事之奏俾忝屬吏之聯階碧油

設笑之餘主青佩講論之列函俱事甚重拜嬰然

雖近神小而舟賑還適廻莫進然望梅顏而渴已

近折章盛深冒殊寵以若驚寘素望之敢刻茲蓋

伏遇某官通閑百聖忠貫三精折尺箠以笞羌夷

視為餘事挽天河而洗帳區傒壯猷方將收拾毫

髮以粟之材手以主張構櫨㰁楔之用肆如甚陋

在萬收某敢不銘在肺肝詛諸祖禰雖俗緣朱

斬不勝莊寫之上思然永好難忘敢替昌黎之止

仰遏是以往廉知所裁

雜謝

代曾宰改正過名謝周參政 有啓

吹毛洗垢首講墮在于丹書補剔悉照所恃尚存
于清議矧方當衆賢和朝之旦亦豈有夫向隅
之寃懷哉屢屋之憐憫有此片言之感激切以古
者獲罪輕重不過于以情後世況私喜怨鮮聞于
以類予鼎何罪問大致疑于拾璘講之雖賢或若
至之以竊覆之豈聲棲之寧歸之提
誘如于自論
爲可以能以此
足有萬薄
石數壽也也顧維而坐
共以咸迁頃緣荐害若呈之雜難授旁
觀皆切老之新植之楊易振生意至是盡矣若言
見城之苦卑皆城社之餘彈以往後之文無微宋
察濫為虐之數謂天下欺知其切之于更嘉而
反被之以縱吏之名知其孜于民瘼而反加之
以剝民之罪雖浮要去來之何有況不禁于辟衍
而平生名節之謂何茲未甘于破壞簡書具在末

未可措倚誘諂手明將何以見魯衛之士如毫髮
有愧亦安敢效兒女之爭論鄙說亭虛更向見牽
從昭雪一洗垢汙請言其由端有彼向茲蓋伏遇
某官世所師表朝之羽儀人望攸歸又贊且瞻之
至上心簡在某膺夫輔之除參贊鈞衡時亮天律
交念抗塵之聰莫甚為邑之難如得其情猶當為
之如書欲加之罪遇于無在陶鈞埃丑
之中而黔首遺患辛而不
敢不之雖之庸
有干雁門
御史慕
延生燕閣珠敗且嚴華
衰之說懸襟有拜于從追君風蘊壯志
引孟燒燭概其有意于事功着稜樓其如不偶
于時命江洄流落歲月侵壽腹噴奇竟不得以
致其有色跌蟜首其可無以捷諸史巍是諸孤了
無寄節不有賞者為言主德之宗誰其發之異
太書特書之罪徽福平生之好挂名筆削之端旌
及後人嚮之避福茲蓋伏遇某官弘文作古雅望

鎮浮冠方而拜正邪不為權要而少屈獲麟而示
襃貶肯以故舊而或私槩以至公時謂不朽生者
不愧殆棄髮有郭道之碑死而有知尚足慰撝以
之墓其敢不激昂其儒銘篆于中僅未盡植或可
踐揚名之訓雖及後嗣猶當懷結草之心
代希謝揚撿詳書先大墓碑
立玉筆于天殆學世之星寶墨于人間
乃施及泉扃龍
毅昱
識達
無傳之
人之書
士之宗宜毫
在從將得妙不不必友之記借此
寵以塞永異不真麥莪之章受言藏之其知堯
矣茲蓋伏遇其官世所師表明之羽儀人與古稽
不在孟韓之下筆由心正豈止顏楊之間方文星
環北極之躔而砥柱屹中流之勢雖將戲書者皆
將藏去以為榮矧襃貶繫焉因應附託以不朽以
此大事托于仁人諒迶惟于生平恍已隔于存殁

俯仰已成陳迹人誰無感慨之懷死生乃見交情
吾何愛揮毫之頃寫以金管爛然銀鉤壽其後人
無此遐福餘閒前
回揚直閣惠矣長孺
誦誠齋之文章前無作者傳當家之衣鉢不在若
人偉哉青玉言之工賦諸紫芝曲之例殆類乎塵
為有之賦姑卌俗之然與尋庵
之交何至有卌適之矣之
其官學華飲
薄
誰能出夫
工殆是陳正
之風永好難盡言進
向誠餽歲
萬里達者凋年季修餽歲敷亦常平使者之春
以來壺餅遺良二千石之盤飡致諸百輩
頒介覆諸之慶丞膺舉首之榮
其屬方啼飢達服作節因嘗過屠門而大嚼哉乃
遙趣東而流從不圖寧九之儕流忽惠然而見顧

重以歡伯之茵蔭三與之而供來迨下拜金声玉
猿之清音又知為龍節虎符之上客延之以見祖
稱職是而樂妻孥仰惟恩私施及存沒昔過子雲
而問字者類皆載酒與從夫子而及門者殆至拾
博未有于於之明而畫師門之費時時客舍食有
焉教之魚往　藍滄帰寘翳桑之豪遂施如此重
拜謂何其報　淵明三三口類眉壽無
害更效傳公　之

賀冬
代識齋賀周退傳
望觀臺之雲初第柳冥鴻之遠古南極之景因遂
見景星之釋維時稽福之來不在者英之外其官
其元化于首次象明水于筆瑞方扶日以上天衛
群陰已為之〻大令節風而時物表四時猶有以
前知至應惏　翹雅〻　圃之梅鄉ふ
如不畫瑞惙ふ　羊〻　胡〻以帰
之筆累咋　岑之問
嫗復　而関

五伎弱傒宴〻　卡　唐　故
代
人高寒之樣　之柳問　段之村甚官
遊大天通宣　凡止四十圃個兩龍諸歲晚之風
霜八壬歲為春亭計人間之日月獲此一陽浦息
之運歸哉五更供奉之班其不惟形容獨老之羞
柳亦節物晴換之數梅邊山意頗思從同社而醉
吟雪後扶藜恨不偕賞客之旅進
代賀安大使

翁像五位方驗漢宮之日洪鈞一氣併融魯觀之
雲惟時倫福之來不在元臣之外肆衮善頌柱侯
隋人恭惟其官道大格天擢高奉陝百揆四岳有
州牧方兼内外以時膺五要三熊出鶴行盡頌星
表而頌而君子已占于道長我公行見于家歸俾
壽俾康時萬 憲其頌詹大幕如在層青銅貺非
鼓鄉空有感、 復旨、上陪賀履之賓
頌詠惟勤數 咏

樂語
代宴賞太參樂語
洪鈞播物魯扶日轂以上柾紫氣浮閣乃展台符
而下照肆錫初延之秩載延几鸞之留恭惟其官
命世爽儒調元宿謹閤于而社風恭斡于繁積森
此萬方盡卒 于顏面亟上珣芳之請莫迴湧退
之謀天近紫 ㄱ還時 祿野窮勝事
于明時換著 焉故 駕李 村鳳
不殖塵廿 路也 炙朝 侵江
病璧 在 言

于寔
討祥之地 门急 身以 了獲
寮觴而相届 者之 連前〵時
度暖燈于筵 丁班豆 人梅葉歌声上
適手行栗概 友波舞袖低迴于意雪瓊艘從保
寶炬操紅且量寅主之歡共醉神私之括引杯善
頌新年當勝故年撥事極談今夕未知何夕可無
韻語以寫抒悰
相君景歲轉洪鈞手散陽和處：韻衮服肯遠
令日駕錦城便勝吾年春珍暮多眼荷坊醉左

席猶虛云要大飲罷天邊有消息催歸一騎走
紅塵代吉席宴都運煥章校書知府親家致語
衣徧持斧方來犯斗之積買紅纓缸暫駐拂天之
旆式是西家之好肇閑八世之祥載臨冀雁之期
韓卜合贊一恭惟京官高文作古渙氣橫空羞
嵬奇薄負壺斉蓮南博新立莒功
還誠復遂手須妃雖蹤之
餘事言金魯准言露度
過家點而即
共戶聖和彭之衣
天風吐玆知正云為增
貢嶽逑廠惟閣艹阡之壹似業府
翻散德著東同雲共證縫德之好之風
參吟詠之功之也西判府安撫龍制侍部居
班春之蓋來臨合巹之朋手新金聯新崇于侍箱
肩事挾肇緯姻盟追叢好急管龍依幸鳴嘎諷王
緑搏翠豹共辭九霞之龍炬之紅風飛之鳴擀之
面山咸百眉之緑花採千家室具宜其猴以賤、
子孫連吉桃夭之花葯上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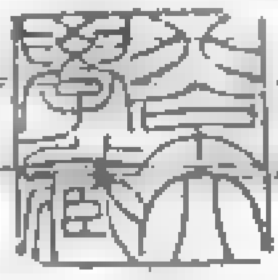
獲觀感事振陳詞語以相歡悰
天喚風雷落韶黃身枚雲錦護天章日隨漢使
旌旗曉路入轉城草未香即上星衣拭北極光
持禾林村東雨不知今久瑞何夕且向梅花對
葬鶴
代賀中平岳轉官樂語
恨寸兮遷野之衆天壹兩露之
思敕葬西滿宗者西宴迴天
雅望徑圭手青有持
桼錢之會
達云之信臣
以為春發月絡悵順
風高戒憶運有捶不達吞之
神徒不淹時美拜之賜普升元士
之班蹤光雲青和氣客行于田里徒得君
重召是府進律之榮無以之歸業節有告庭之肆
卻運判院近時牙而彈卻奏王事以同寅折聞盛
事之再未異數杯悰而不遠肆陳姐豆以款應憧
獨程寸炬之紅酌運百般之緣舞袖低回手急雪
欵去工遇王將要一人之判斷塗固應以要三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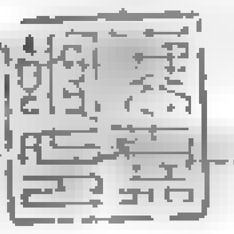
之征連茹會曰同升集等猥以伶倫獲詹芝秩瓶
陳善頌以相賀悰
紫壽仙大雲錦裳碧油幢下受降羌三邊外掃
烟塵靜一札中含雨露香天上即歸扶日轂搆
前葉惜醉霞觴主賓情兮今如許歡罷相攜入
壽鄉
代題 師燕 語
慶雲惠赫俾 綠 右聊 忠之
燕肯 生 命世
矣 班環
其恕 嘉秦
命家之苛 集 命勳 任三
年示比四覆 方天 重 生拂
日無以公歸 置之冬 借習之頒由
檀風動知之 加府之初寶度雲連在列群尉櫻
之上小駐春年之逸躅即行揆路之遠獻都運桑
宣頃駕星軺秉親王帳還官一列偶應考功試吏
之科訛花萬閒允賴含垢悉瑕之賜贊善紉豪手
高會視儀爰秩于初從萃千指以調弦諧五音而
慶曲霓裳疊月情壹上薄于行雲羅襪凌波廣舞

低回于急雲瓊殿運綠寶炬按紅細聆玉應金春
有懷軍咕直至叅擔斗轉不醉無歸巍是伶官陳
時韻語
星軺夜落錦江邊萬里來依劃史天謙了銓衡
三致績使勳晉府一全道綠尊歌酢青田酒翠
抽爭扶 禾飲 嘉賓歸底處三槐陰裡達
縚婢
縱使
湾杜害了 之 手銀 舟遐
其吏 傳
奠 且天
之指大集 知 或手
朝若龍埽就 莫 班 熊
轄之最旋楚 以信井 之通闖柔一新
杖驄電若 恩 押聖交使星郎宿之輝當
宜卻傳命之時正松嶽降神之佳非炯非霧騰瑞
籌手丸齊禪壽俾康沸薇蕣手四路在生衆宣凤
祿門仮遍詠恩收皇者華嘉達逢于初度青
于佩幸獲際于良長潔鶴豆以陳誠指松椿而示
意百尊儕祿年炬按仁皓益請歌唱徽長生之曲

業絃緩響喚回不老之春穌陳俳若之詞叶相壺中之業

丹青步武是家傳夜從靈輦下九天絲首收騎霜滿節旋觀董觸地流鏹積天有譜行帰轉閏世無疆不計年飲羅鋒車逝東去座中紙愚尖俱仙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

（宋）薛季宣撰

清鈔本

浪語集三十五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有書古文訓已著錄。季宣少師事袁溉，傳河南程氏之學。晚復與朱子、呂祖謙等相往來，多所商搉。然朱子喜談心性，而季宣則兼重事功，所見微異。其後陳傅良、葉適等遞相祖述，而永嘉之學遂別為一派。蓋周行己開其源，而季宣導其流也。其歷官所至，調輯兵民，興除利弊，皆灼有成績，在講學之家，可稱有體有用者矣。平生著書甚夥，有古文周易、古詩說、書古文訓、春秋經解、春秋指要、論語直解、小學諸義。自書古文訓以外，今多亡佚。其中庸大學解及考正握奇經，則今尚載於集中。蓋季宣學問最為淹雅，自六經諸史，天官地理兵農樂律鄉遂司馬之法，以至於隱書小說名物象數之細，靡不搜採研貫。故其持論明晰，考古詳核，不必依傍儒先餘緒，而立說精確，卓然自成一家。於詩則頗工七言，極肆縱橫之致。惜其年止四十，得壽不永，又覃思考證，不甚專心於詞翰，故遺稿止此。然即所存者觀之，其精深閎肆，已足陵跨餘子矣。其集乃寶慶二年其姪孫知府州事旦所編次刊行，旦所作後序尚存。而自明以來刻本遂絕，藏書家輾轉傳鈔，譌脫頗甚。謹重為校正，而卷帙則悉仍其舊焉。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目錄

卷之一

靈芝賦
唐風賦
懷騷賦
春霖賦
感沐賦
感除賦
本生賦

卷之二

吳墟賦
郢墟賦
坊情賦
自释賦
金龜賦
信鳥賦
鷙賦
胆賦
哀白鵰賦
風賦

卷之三

種竹賦
大榕賦
鴈蕩山賦

卷之四

詩近體五十七首
城臺春色四言
春江夕泛二言
俞氏園林
石門漁舍
元夕
月夜郊行
讀書三首寄景望
春秋
小海往
韓文
遊竹陵善權洞二首
鄱陽正月盡未見梅思雪中石門之遊作
梅花
吳江放船至楓橋灣

讀春秋有感
送士昭兄赴南外教宗院二首
觀天德圖像二首
傷淮帥
袁口回棹有感
白髮
樊口晨迎送程端卿
寒溪堂有待
元夜齋居
讀列女傳
目
讀貢父集
縣民訴事有以禪僧見況者
士昭兄琴室
武昌射圃
乳鹿
乳猫
殊亭
芍藥
無眠
寒食雨
袁口舟行值雨
餘姚雨後
桃花
春霖未霽澍雨大作
春江表志
夏日晝寢
夏口懷舊
寒溪寺拈香時國喪罷宴錫已六歲二首
石榴花
自訟
目
讀李斯傳
宿低寨遇雨
至信陽宿
別元可元亨
縣有父子訟者走以帝人之法聽之喜其改悔而作
與同雨後獨望皆平蕪綠草無復花矣
卷之五
詩近體七十一首
漁父二首

寓郡新筍
白菊
丁香花
立春
雪
郊迎趙漕
侍聞北虜請和
梅雨
遊飛霞洞
龍翔寺
日
酬張縣尉
元夕憶世母
拒霜花
早行
天陰
告歸郡不得請偶於將迎之勞
味與寒溪送客
二十三日送客寒溪還視邑事食時過節推
周文猶高臥未起偶然嗟歎以詩戲之
夏日江漲

聞黃仲孟雲臺辭書報命
讀蕭銑傳
讀九國志閱書
祝甲
歐陽四梓
讀三國志
讀史
乍落回路得家書是夕歸夢
三月七日按雲收莊遂宿舊州寺有懷松楸
作
日
山舍三首
觀暴
昇山寺
丙子歲春
江行即事
雷鋪
讀大史書話
城臺雪望懷子都五首
和賈簿
忌日雪

大雪
喜雨
春老雨來酴醾競爛
讀史
延陵感懷
雪霽和　叔次韻郎舍韻二首
元日
夢回二首
鄉思
寒食二首
日
感事
鸂鶒
讀邸報二首
九月十日菊
夜聞提壺
閑感
春陰
燈花
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二首并序
卷之六
詩古風詩四風九首
送鄭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并序
兄子象先罷公試歸知武林動靜成古風三
首
元夜齋居
春雨
春江小雨
春雨
春中鶴唳
種蘭
日
讀東坡和靖節詩
欣木亭詩
早起次叔暗韻
冬至和煥酴醾有華
刈蘭
石盆
止酒和七五兄次淵明止酒詩韻
閑觀波舉
重陽無菊
九月猶坡桂花有華

患盜
又和元可二篇
得符逮走之官
鴟賦
社後即事
西山野步
陳思王
步抵東坡登舟過石門
還市方急有中使至雨中出郊候至霧雨閣
作
目
春陰會聞懸跡不守
雪妲
新作珠亭
又讀陶靖節詩
閒渠
久期代者不至
代者介至
袁山春望
重陽馬上看菊
浮槎

雪
桃花
春陰三首
讀靖節詩
跋東坡詩卷
還返釋言
卷之七
詩七言長篇三十八首
樊口候蔡政慕歸
閒中司選旆請見瑜樊廟候之不遇自黃子
目
磯采舟而歸
夜渡吳江
過樊山
樊山春望
濟江　田閒府過西陽俞氏家林
聞吳王城中軍戍嚴鼓
宿大城寺興寺僧行都子故城
祈晴車中望安樂言故址
寒食悲雨中從求舍渠偶晴遊張公石室
三首

周將軍廟觀岳侯石像二首
雨後
連日自退谷路抵袁
雨後憩龍翔寺
春遊懷古
寒日遣興
縣舍餘譙始有閒意會走邊居傳聽
落梅
折枝水仙
月下餘饑
目
和許傳杜丹二首
復和仲蟠二首
思鄉奉和
和錢都官
和元直
和元可贈別
王朴
酬朱張二秀才皆次其首章韻二首
觀法帖
夜聞桂香
蓼花
社日
卷之八
詩七言絕句七十二首六言五言
至興口三首
宿大城寺
春草曲
樊山春望
追和滄洲樓先祖詩韻
赴調
目
正征引
喜聞
帳宿帽竿着
黃陂縣懷古
記夢
習作記記之
病興即事
無題
覩物
書溫公集後

讀舒王日錄
讀鬼谷子
新歲病興起
桔槔
聞鴂
長湖以南李花彌滿山谷於誠臺望之雄如也
酴醾花謝有感
巴口感事
十四日從諸同官登西山郊壇用次孟監務日韻
讀史記
黃翁
假日
將歸
戲寄清虛先生
聞前月時事君眾象先皆與南宮之選是日讀呂春秋作四首
州國次元修韻三首
書敬仲兄枕屏

歸計二首
青田同七五兄作四首
追和寶山畫臨
戲作贈別致東坡體次其韻
雨中鶴唳
詠木
鷓
詩兄詩擬作二首
李翔
燕太子日
雨後憶龍翔寺
秋意
聞蛩
村居秋暮
[illegible]
睡香
公叔次聞窓詩漫答
幽蘭次十八兄韻六言四首
春之九
詩七言長篇二十八首七言絕句二十九首
詔書屯田

詔書屯田
讀顏子傳後
六月三夜夢觀異人詩什
讀伊川易傳
樊口見鄭重陽不遇
城臺晚意
晨赴寒溪寺乾神節道場所
新晴
雪勝亭望雪
和賈溥
和賈溥勝亭雪眺
艮止亭即事
泊船
從孫元式假定本韓文
校畢歸之
觀農出郊
九日龍山之集
冒雨渡江吊彭氏進雪夜歸
酴醿花
牡丹
巖桂
天閒
武昌懷古
觸鄉入夏野花方折
艮止亭晚意
艮止亭阻雨旬日
晚渡東湖
行戍西山
讀蕭銑傳
觀生
讀皇極經世書
讀荊軻傳
讀劉叉集
伯文入金過問芙蓉十二
讀近時樂府
春遊
即事
殘花
桃花盡落而梨花瀟洒如故
寒食雨

江郎聞笛
遠景圖
野望
衰鄉
朋欲借予雜藁者
卷之十
詩古調二十五首
送張濟道停舟樊港訪逸谷
登怡亭故址
行戍西山徒步抵寒溪寺
目
感事
陪劉提點遊西山
途中旬抵巴口
病起
晚雨朝霽
賞雪
二十五日雪
和曾儔雪
黄生楊秦石生間王彥材以爲贈且賦之走
命曰孤山自餘次韻以酢

夜深
偶書
中秋對月戲呈覓舉諸兄
閑窗
子規恨
聞麻安雜詠板成從沈守求印數以爲贈
永嘉行
雪中送客栾溪堂
可憐
似水次某師文韻
目
蘆花
椰架
香棠
卷之十一
詩古詩三十二首
元日
孔子
比年士風貌進求爲率者殆如辯獄擠排詆
訐無所不至故有勸予當路者二首
病瘧中元戎示詩走筆次韻

江夢孫二首
巴口相地作大軍倉
送歸國器登舟至石門視窪樽遂暮乃返
我客
欲晴又雨終夕寒電
致分定錄
鄂城篇
謝王尉見贈龍泉集
二同舍賦鄂城篇
次韻李浩然喜晴

目

河豚
東城在齊安賦海棠詩
寒溪送客時李花盛開山谷獨望
蛾啄翻
釣臺阻風去得風便
乙亥歲永遷會稽謁禹陵過禹祿祠下詢所
謂鑑湖者則已埋塞為民田因賦
張帆
舟行樊港望竹間石上李花盛開
遊歸觀王書堂

二女篇
被命行田未半而羽書至道若者萬別爲其
適方甚總復有聞
其為令無狀不能化服奸盜
遊記詩
跋蠟虎圖
孫元可賦張公石室詩
春懷詩効玉川子

卷之十二

詩樂府首雜詩五言

目

古意
使婦歎三首
團扇歌三首
胡無人行
木蘭將軍祠
車遙遙篇
明妃曲
惜花引
楊叛兒
楊白華

秋扇詩
秋空靜
擬古
相逢狹邪間
怨歌行
艶歌行
妾薄命
陌上桑
從軍行
目
戚戚復戚戚
自名之出矣
石上可種麻
春蘭有真意
七哀
鈞天曲
鼓乃歌
菊冬榮
樓上曲
武陵行
貴遊行

夢仙謠
谷里章
雜詩
東坡
捌魚
城臺瓦歌詩
端午寒溪早出
志事
卷之十三
詩琴曲十九首哀挽二十首
目
神人暢
思歸操
舜操
南風歌
襄陵歌
霹靂引
遺薄歌
箕子操
文王操
克商操

采薇歌
麥秀歌
神鳳操
丘陵歌
梁山歌
歸耕歌
汾亭操
水仙操
沈舟操
哀挽
目
劉復之哀辭
張思孫挽詩
外舅孫帥挽詩
故使制置閫學蕭公挽章
高邦晉挽詩
張端明挽詩
許深父母挽詩
陳蕃仲侍郎挽詩
孫元式挽詩
周居吉祿挽詩
周侍制深挽詩
走作復之哀辭將寄諸眉之旋聞眉之下世
道中哀痛之詞
卷之十四
五七九
五盤
七局
九咨
右啟憤
右惡春風
目
右去郡
右東者
右過江
右賦己丑
右記夢
右行吟
右詠胸
九禽言
卷之十五
文

被旨禱廟祝文
武昌祈晴祝文
謝晴祝文
補漢封汴防侯雍齒冊文
勸農文
以漕司命祈雨祝文
謝雨祝文
祈請祝文
謝晴祝文
謁文宣王廟文
目
謁諸廟文
祈雨祝文
謝雨祝文
謝文宣王祝文
諭保伍文
湖州到任告文宣王廟文
到任告諸廟文
謝廟祝文
祈晴祝文
滴淚祝文
謝晴祝文
諸廟祈雨祝文
諸廟謝晴祝文
祈晴祝文
祈晴祝文
祈晴祝文
虞李固碑文
識臺禮復文
擬祭海神英烈忠虎李公文
哀傷大將軍文
目
弔遺骸文
卷之十六
奏劄
召對劄子一
召對劄子二
召對劄子三
奉使淮西回上殿劄子一
上殿劄子二
上殿劄子三
知湖州朝辭劄子

朝辭劄子二
朝辭劄子三
代論流配劄子
卷之十七
劄子
都堂審察劄子
與虞丞相劄子
與王樞密劄子
又與王樞密劄子
與四川宣撫王樞密劄子
奉使淮西虞丞相書
與虞丞相書二
與虞丞相書三
與虞丞相書四
與虞丞相書五
與虞丞相書六
卷之十八
劄子
淮西與王樞密公明書
淮西與梁右相書一
目

湖州與宰執書
與宰執書二
湖州與宰執書
湖州與梁右相書
湖州與樞使王觀文公明書
湖州與四川宣撫虞少保書
湖州與曾參政書
湖州答王樞密書
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
又書
卷之十九
劄子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十劄自淮東止
答宣諭范機宜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三
論營田
上宣諭論蔡州事宜
上宣諭論北事
上張宣諭書
卷之二十
目

劄子
上成馬帥論屯軍
與宋守論屯田利害
上宣諭汪中丞書
論屯戍
論民力
論賊盜
上胡舍人書
擬上宰執書
上張魏公書
目
再上張魏公書
卷之二十一
書
上湯相論邊事
再上湯相
代上湯相書
與陳左相
與虞右相
與梁樞密
答宰衆目
與張樞密劄子別紙
與王公明
與劉樞密
與王樞使公明
與王樞使公明
與王樞使公明
與王樞使公明
與王樞使公明
卷之二十二
書
目
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
與汪參政明遠論屯戍
與汪參政明遠
與汪參政明遠書
與汪參政論邊事
與汪參政明遠
與王留守明遠
與王樞使明遠四
卷之二十三
劄子

淮西與周侍郎書
與張左司書栻
與朱編修書
又與朱編修書
答尤溪石宰書
答沈縣尉書
答定遠于宰書
答陳同父書
答石應之書
與喻郎中樗二
與喻郎中
與沈應先書
與趙帥書
與王秀恭經界

卷之二十四 書

與鄭景望一
與鄭景望二
與鄭景望三
答景元書

答君舉書一
答君舉書二
答君舉書三
答君舉書四
與劉復之一
與劉復之二
與劉復之三
與劉復之四
答何商霖侍書一
答何商霖書二
答何商霖書三

卷之二十五

答葉適書
答象先姪書
答徐元德書
抵楊敬仲
抵沈叔晦
與蔡察院
與潘文叔
答少卿男代書

復潘秀才書
復程秀才書
復張人傑學論書
復龔秀才書
卷之二十六
劄狀
上請司論金牛置尉劄子
上王守義后服劄子
上王守論絶户田租劄
臺諫劄子
目
王正言劄子
武昌休官白郡劄子
再白郡劄子
被召辭免劄子
再召辭免劄子
上大理寺長貳劄子
請祠申省狀
再辭召命省申狀
劄子
又狀
湖子請祠劄子一
二
卷之二十七　解請辯書跋
解
皇極解
請
讀天問
讀王莽傳
辯
知性辯示君舉
目
河洛圖書辯
辯管子
辯李廷珪墨
晏子春秋辯
書跋
書古文周易後
書詩性情説後
書莊綽樣著新譜
書林勳本政書
書趙烈侯事

書鄒威愍公遺事
書周世宗家人傳
書天象賦
書單鍔吳中水利書後
書丹徒五百事
卷之二十八
擬策一道　策問二十道
擬策一道
策問二十道
卷之二十九
中庸解
大學解
卷之三十
風后握奇經
角音二
革音五
金音五
虛法五
旂法八
陣勢八

右續圖
敘握奇經
八陣圖贊
敘黃帝陰符經
敘古文老子
遁甲龍圖序
甲歷序
敘焦氏易林
敘山海經
論語直解序
論語少學序
古書文訓序
序反古詩說
經解春秋旨要序
漢輿地圖序
漢書正異序
擬班固漢書序
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
漢中興頌序
杏菴集序

李長吉詩集序
叙十國紀年
十國紀年通譜序
武昌士俗編序
書武昌土俗編序
序報彈漏刻
送魏雲卿赴西宮學官序
賈氏家譜序
卷之三十一
記
未央宮記
岐陽石鼓記
得欽崇豆記
記漢宮方劍
新作祭器記
吳大皇帝廟遷造記
題忠王廟復薛夫人像記
克盘前記
儼若思坐記
克笠復記
綵歌堂記
杜風閣記
新作琢亭記
議臺記
采溪堂記
勝亭記
正己堂記
艮止亭記
梅麻記
卷之三十二　檄贊頌銘箴傳
目
檄
擬謝玄喻秦檄
贊
八陣圖贊
頌
金山頌
平秋頌
銘
廣湯盤銘
商輅銘

周鼎銘
晉白虎搏銘
天閨銘
銘無文碑陰
安壽銘
器物十四銘
書几銘
書筐銘
研銘
墨銘
筆銘
枕銘
衾銘
床銘
帳銘
屏銘
門銘
冠銘
劍銘
食器銘

目

箴

周庭燎箴
■永巷箴
漢宣室箴
閨畫箴
耳目箴

傳

袁先生傳

卷之三十三　箋行狀　誌銘

箋

先大夫行狀
書先右丈遺編
叔遺編別錄
故通判臨江軍事王公墓誌銘
余仲英墓誌銘
林南仲墓誌銘
故醴陵縣丞江公墓誌銘
王夫人墓誌銘

卷之三十四　行狀祭文吊文附

行狀

宋侍郎
劉進之
陳孟之父
祭文　弔文附　高府君
祭諭師文
祭周居事文
祭呂郎中文
代春志姪祭王令人
祭外舅文
祭墓外舅姑文
目
祭大舅文
祭諸葛夢叟母文
代四兄祭劉氏舅母文
祭堂四二叔母文
代七一叔翁堂祭廿九伯母文
卷之三十五　諸公祭文　諸公挽詩
陳傅良撰行狀　呂祖謙撰墓誌銘
祭文
前溫州州學教授樓鑰
文林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鄭伯英

友人張淳鄭伯熊
宣教郎知溫州永嘉縣主管學士周秘
永康友人陳亮瑞陳傅良
持服黃庭度
學生迪功郎新臨江軍軍學教授王遇
迪功郎潘景憲
從政郎新漢陽軍學教授石斗文
學生迪功郎新州昌國縣主簿主管學事高
宗商
目
學生迪功郎新州司戶參軍石宗昭
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沈煥
迪功郎新差監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門孫
觀正
學生陳孜之等
友張淳等
姪溶
兄嵩
姪純伯僅仲佳綱紹叔似繹洪瀛泳濬等
鳳湯山能仁寺住持僧從瑾
判府趙秘閣墓誌文

挽詩

承議郎通判溫州軍主管學事廖建

迪功郎充溫州州學教授徐嘉言

迪功郎溫州司法參軍魏興祖

朝奉郎新權發遣廣德軍主管學事何伯謹

迪功郎新差監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孫觀

正

迪功郎溫州司戶參軍陳樞才

從政郎溫州錄事參軍錢似

月潭甑龍反三首

目

校定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一

賦上

靈芝賦

宋興二百有三年封疆載寧狼烽不驚

上乃高拱遐旒棲神泰清天之與子法舜臣堯祗載夔夔齋栗以朝 帝被袞龠舜榮實列旌麾羅羽葆太師輔前少師保後工瞽登登歌奏常贊道有覺彤庭皇拜稽首上

天子之父號曰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母曰

壽聖太上皇后宮維德壽康壽其堂色春無邊儀刑

四方

二相聖敘用惟其仰孝俯慈假天準地至二氣之精百物之英誕秀靈草來時挺生陰興惟甲申歲之陽爲皇御寅斗直東方有芝者芝有槃其房不植不根于殿之梁輪囷扶疎馨香有馥紫色芬蓋交光曄日顛騰龍而翥鳳追金相而玉質煥燿宸居清明帝閎閟之者神驚瞻之者目奪一木同柯支生十二錯地分州錯天列次瞻彼日月胥期嗣歲亦有律呂八音以揩仙館玉櫝光於泰階

皇帝乃命東觀啟鑰書披瑞命之篇考瑞應之圖驗
通儒於白虎稽神契於孝經僉曰王者孝慈則芝茂
又曰養老則芝生深仁是加於草木祥應是接於仙
靈玆肅宗屢覩而產延英之產孝武嚴帝而秀甘泉
之庭於是
聖心悅懌稱賀謹譁
皇上賦玉華之詩
太上發芝房之歌君臣動色室家胥慶被之于章服
聲之于謳詠揚搖以之翰採海波以之愉靜戴白之
叟成黃之兒媛及閨房笑語嬉嬉自慶未始識也若

豈天降而人爲哉粵有狂生小子集稱古德善溢於
顏晏形於色謂和氣致祥兇天子之慈孝天產地產
識聖人之達德也乃若漢之宣章號稱七制仁民得
天休符接至恒靈何道而產中黃之藏有芝英之瑞
也由是言之祥災巨測兩足離睽乃尋乃繹乃列芝
蘭乃識菌芝或云產于岧阿采於山而有之蓋希出
堂殿高華之所有沾濡耩結而爲曾胡多之可尚青
龍之際乃一柯而三十有六支此何歟所稱生庭之
怪草崔光以謂蒸氣而生之也乃其奇祥有既獲闈
往古方士多歧有傳漢武達才李末訣辟屬至息目

呈符菌宮賀瑞豈黃精鈎吻有時而亂亦難離稀苓
有時而帝色於帷栽
啟束文之德昊天景既三辰耀色雖無此芝何損於
治生禁之庭亦孔之異此不可不察者城何足以當
上意也悵天居之高遠悉欲告而誰言聊陳辭而寫
志庶有發於慶綸乳曰靈芝秀兮爍宮庭春秋易色
兮隨月而生神又慈兮
君主孝既珍符兮天之云昔我欲排閶兮雲路迢遙
物怪司閽兮翅折之招爰紆懷兮作賦謙六丁兮下
來持去

唐風賦

有唐氏之封國都蟠木之角東而牛遠其不及舟車
絕而不通其民穴處比屋開房王宅中都深嚴九重
扶甬道之交馳欹離宮之虛邃獲臂接其鈎連拱周
廬之環衛衆祇嚴其風生發語轟其鼓合響邑居之
浩穰紛往來之雜還循有國之彝倫正君臣之上下
有一姓之常尊越歘邦爭遂若曾纂弑之無聞信哉
爭之無取王屬鳥姓其民黃氏服色所尚鳥黃而已
民佩龍以爲室飾家室壯而虛居偉數尤之學獶極
龐髀而睢盱王之儀表時多奇異翹然出類胡藐極

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可畏王好細腰邦人
謹飭王好長裾邦人寫翼上不令之仗行民戴君以
為命力作而不敢告勞尚以奉王之同姓所謂主在
與在主亡與亡一國待一人而治萬室同一家之政
者也載朝載夕御于君所有覺形庭玖其擊鼓濟秩
秩之朝儀退綢繆之抃舞胡風雨之蕭騷振衣裳之
楚楚寄邦刑于埜吏法惟宰戶之填罰有犯而惟行
拉腰膂而揹擽上無酷推之禁民以習釀以成風醞
百花而家給豈公私之大同獄讞之法以贖而征撻
取于數甘如飲錫苦辛之卒歲嗟誰為之營營民俗

喜行其行無迹御非烟之翕合履空虛之絡繹衆芳
非之芬馥一花樹之離披交燕賞之駢闐匪寒溫之
載雁既醉而歸式歌且舞紉香蓓以為佩薏衣芳而
返邊徼野宿之王誅用不關于外戶粤有渠蒐之戎
諸种之族内侵蕆之致寇以盜掠於天祿將掃除之
靡力劉使陵之云殆爰疑處於新都有邊民而達害
王息生而已長錫茅土而封疆中邦甸而分民即新
封于大都送之者至門而返剖初絕於交加如國矣
事莫如卜宅相攻陰陽乃祿舊德審興情之胥悅王
揆日而于行瞻一人之宸儀于官之景從戒冠裳

爰進其前佩劍峥嵘建其後飛騎翦其如烟翊衛寡
其如雨弓鸞鼓而空張競周章而禦侮載行載止載
回載翔王人與而渠渠鍭嬰鼓與龍鍾警從官之行
衛狗輯集其雍容動不違於車下抑何誅於辟孔速
而眺之疇如鵬翼之奮長風即而視之宛如雲蒸雷
起之應翔龍達郊關而近止居埜飭于威儀以次即
于新城王班列之離離其行有序其至如歸大邑一
而入邑宣新令之無肆攻王室之渠渠力公餘而後
家百堵僉其皆作吏番出而撫藉王廻守於崇朝狗
邦人而有誅凡所以維綱其國者尚同人之庶夫走

唐人之俗有五善五殆爲以德而王一善也世有常
尊二善也上下均一三善也公而後私四善也民勤
於力五善也斯五善者所以正王居於南面者也世
嫡無統一殆也大都偶國二殆也王族使民三殆也
征之無度或時不奪四殆也諸种侵軼五殆也斯五
殆者皆人力之所不逮而者也有茲五善屏除五殆
而邦無絕本衰微之患寡宗姓使漁之害業無情而
無勞戎罔窺其障塞走將見夫可封之俗永無間於
淪狄者矣微有唐之稱小可言大國之風無五善之
綱繆而五殆之云崇走知其為邦之致不難乎神禹

之功也感微生之含性稟忠録於天熙卿託賦於斯文康夫人之魁旂已為哉天實為之其又何言

懷騷賦

覩競渡而得屈原之所以死作

江水滔滔兮妖氛中陽桂枻蘭舟兮沂洄翱翔周章通國兮社里畢出赫奕炳明兮象龍偶濟筒粮填結兮昭祭先生今古回環兮顧允人之致誠憂產于心兮緬懷墟埋麒麟伏賴兮驚駱駝騁變縮以為白兮珍寶甘絕蒔蘭艾蔑兮將誰與明蛾眉粱其嬋娟兮羌被離於衆醜纍蹁跹而為窮飯兮孫孰知其內乎覩群龍之析軸兮舟況於積羽弱直木之致斤兮信夫君之有叔虎祖舜陟兮人自為家娟嫉異采兮憎人心之所如狀著夜光兮浮雲結而蔽黯志衣裳之畠被兮不自知其顛頷眺丹陽而徙倚兮黃沙之莽莽枝高址之松桂兮剛寄根於非土萬鳳翔于千仞兮來下棲于荊棘春龍𢘆兮同雖驚於人食鄂渚徜徉兮思要眇之致步永懷流兕兮開高風於競渡時移世變地益遠而年益邁兮孰致致其愈勤飄風發而白雲飛兮蘭含香而自焚重曰峻嶒嵯峨前介西兮服翼馬揚玄鳥棲兮于青鵠爽比干遊道兮逐沉汨將永逝兮崇蕭言文在爰兮人吾歸兮知何有兮雷霆奮聲韞輪兮極溯風千萬春兮椒蘭襚膺有止今懷留爽昌其已兮

春霖賦

皇八世之洛興兮元正直于青陽遭霖澍之㾓綠兮霧獨悲此衆芳氣侵蘚其縞紛兮蔽皇蒼之洪認既困人以沉著兮又申之以紆軫轇運天以為蓋兮星辰爛其昭灼仰積空之霰雖兮日飛霰余靡樂坤與磅礴以蒸清兮淑逆滲之狂流草莽之以浸擠兮蒼蘚汨其孔錄藥丹韻以黯類兮荃胡獨罹此患上飄風而下淫注兮實芬葩於未晏蚕蠢蚓以三蜕兮蜒棲訕之云狀胡彼蒼為此沍寒兮彥鬆鬆之耳頭情烟煌于靡遊兮鶖鳴哀于閶闔老被離于霧露兮雜衆腸雖與荅劉余懷而若刈兮滿紛霖其如雨麻庚辰之鋪夏兮錮夫祁於淮浦鳥寺悲哉兮人生復然春嚴流邁而多陰兮皇涵渭於東君不如歸䳷鶴鳩之凋萬卉兮傷霧昧而幽憂比神龍俾潛淵兮馭羲和而遠遊

感沐賦

壬午中春十有九日夫沐見二毛

爲因感而賦

沐余髮兮中春感余心兮泯紛烏頭白兮道蒙若不
壯年兮兆衰落元始昆侖閱歲華之垓載兮飈如宿
昔人生百齡月逝千之云積兮羗齡盈之不可度羲
和叱馭而莫之抗兮倏而歸於窅漠視權輿爲一父
呷兮翔吾生之略約彼顏于二十九而白頭兮親望
師而亡悔思文君于古琴兮儷況冷于木始春歸園
而秀木兮果觀花而知實人間世兮蔦託棲于叢坐
多文觴兮華蔽班其可喜一彼此之焚然兮嗟其云
與視老彭爲非望兮若殤子者吾其至愉皇蒼之司

壽夭兮繫余何意寄悲歌而寫志兮曰生之忽也厭
稟由天供斯物也春蓍榮華幾其日也斑白顛兮猶
之一也爲乎某兮終歸說也

感陰賦

感寸陰之云暮將歲華之就除陽曦赫兮已入天谷
昏〻兮方夜悟余生之況室年岳加兮有室塞無進
於盛德而徒爲乎精日呈參去台兮愈遠二紀閱兮
羈晉容之不可見視兒曹之日長慚傺怛而惘〻思
既往而況吟時不同兮嘗勞我心宮貌業之史載下
下兮　書之云再悲盛年兮去不我留知有期兮渠

舍是而優游傲鼓詠兮震渠屋倡侲童兮逐〻山躁
神兮雖知爆竹庭除兮夫勞爾爲静曰嗟〻兮若人
年晴易兮時新不知駒之過隙旦曰旦兮王春

本生賦

元始鴻濛兮肇太初惟皇極肇色恍兮與朕兮希微
夷爲至德天隆生而游數兮是分人紀人本生於父
母兮体陰陽之萃美羗圓顱而足方兮二儀之性也
紛坐作之更王兮惟動静也九竅作而四支行兮孰
司其柄也強不息而運乾〻兮於穆惟皇之命也余
既免格以至弱兮又將之以至卽冠芙蓉之芳馨兮

虔荃蘭以爲纕珮明玉兮長劍履瓊華兮澈艷病世
俗之顓蒙兮思將以免畏脩名之不立兮悁〻登崇
邱而撫桂兮厭若越揚兮莫之我持余倘恍而徬徨
我馬范洋兮殘草茅于溝瀆仰山高兮瞰谷既躋兮
兮命巫咸以占之巫咸啟余以其兆兮曰而愼爲如
有夫趺替皇之隐憂兮浮切身之疚疾宜沐芷之芳
深兮以歸毋蚤逝于冀壤兮騷純宜飲水於華池兮
自潤毋力爭于虎狼兮鵬俊宜飲水於華東方年歲
優游毋習坐彼野蔦兮惧外物之余侃感春秋之川
逝兮日與月其相除反視其多過兮越莫人之執度

舄怛遠而言旋兮荏苒歲其將暮駕騏驥而騰白虬
兮揖句始共為御勾芒蓐收趨走夫余將兮祝融用
之先路豐隆飛廉共洒埽而從與兮列玄冥為前屬
帶浮雲而乘太微兮招搖逆其容與凌兌蓋而放于
六漢兮羲和弭而遵度九陽駕言夕歸兮般頫洋洋
期泰和而獨變遊兮將吒咄乎熙氣姚徽中中其莊
余兮曰胡為而不為卑行汎芷衍像兮使為誠痛求
莫世之落落兮僅倫類之細瑣人斯與而不羣于焉
歎兮巍巍乎古之先覺常鳴氏余卑祖兮惟大宗曰
伯陽侯于薛而姓惟任兮考澤三王奚仲萊朱之思

誠兮左右夏王泊商武諧明明如日月兮祖氏達于
臣虺挈仲任之京配兮媛文公而接晉象三秀之僭
芳兮天香郁乎姓古秦漢世之是違丈兮丕南彌子
丹陽慷七朝而亂唐季今之作於國兮贖龍虎之奪
名兮天荒是破日晚霸兮粵言旋于故處四百齡兮
我祖光祿道蘭洲兮遠追前躅菊香流兮宜貴中葉
種石達之剛周兮藹葛蔘壽而廣被右史君兮含月
精衣卿雲兮帶青萍信杜衡兮紫薜芷服荷裳兮瓔
蕙蓮冠瓣首兮珥汗青武先祖兮在楓庭剛百鍊兮
有折視氣朕兮無刑懼前修兮尚稱卿相羊兮桂衍

反回川積委虵道幽通兮波澤侖渏德涵涔兮清靜
沉渚漫漾鴻兮泥滓陂陀流而窮兮澄澈滔滔反流
來兮浩蕩汪洋惟太空兮邈其無象將何從兮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一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

賦中

吳墟賦

命僕兮巾車駕言出兮東隅指北墟而揭汨漾兮訪吳孫氏之故墟蒙茸煙草兮家羅城郭黍離々々兮秀于塹澤蒼龍東而西白虬兮屹然象魏高俊下兮荊棘翳其堂陛々殿九重兮列邑根與蓬艾左宗廟而右社稷兮終不知其何在井不改而能遷兮掃蕪既穢紛萬室之鱗々兮元室碣磁而布地畫遊麋鹿兮想黎庶之紜々朝與夕而朝夕兮狼虎為之具臣人

既去而城存兮念之何已意忽荒兮徜徉徙倚睠齊侯之遊緣兮至於亡郭殆猶舊聞兮老吾々而悉々愚不去善無肩而猶滅　兮翊將反是莊蹻為廉兮伯夷為穢黃女充宮充兮南城見妻犬為狼兮豕虎豹猴盱睢而怯名兮謂之者服刑無辜而親有罪兮衣裳反其上下竭如洛之車蓋兮伊昔有取懷太常之英雄兮爰經始于是都樊山以為西障兮三面汲于江湖掄材因而建邑屋為信徹因舟大者棟梁兮庾廖取之至細柱楠棖桷之適當其用兮木札竹頭以不廢輪奐成此空居兮且以傳之萬世艘艤焚於赤壁兮北何盛於大魏壁豹尾而要一戰兮時非時余有佚迭曹馬之承紛兮塞代典而一替嗟厥志之已忘兮民膏脂之是嗜咽吟作兮思金陵而引睇誓不北居而活兮寧歸以死此魚滄兮不如彼之飲水人已去兮君不知水龍來兮斯已矣余以遊兮窮遠目下不見人兮上不見屋虎之跡兮衢從眾落蛇遊故宮兮狀馳大麓寄余意兮四達之衢不知誤之盈堞兮儀夫声而以哭亂曰金城湯池草莽々兮卷無主兮服葉樋翻傳告語兮興廢乘除寧有所兮寒與暑兮迭王日而月兮一來一往又安知他日之宮墻

不受命之草莽也

鄂墟賦

按籍披圖乃覩鄂墟有邑無民荒城已蕪鄂渚繞乎其前樊山峙於其北有峯有壑有陂有澤林麓蒼々環流深碧萬頃漣漪際天一色吏指圖而告曰此三代之楚邦也在楚熊渠始大宗周寖微裁拓東境窮兵極兹乃命子紅王而有之已而知其非是紅歸國廢爰始邑為吳還以替是為周曉之劉蠻專封之舊地也走戚然而應之曰是則然矣而非爾之所及感昔傷懷淒然以泣曰蠻宗以大非熊渠之罪也夫天

王至貴匹夫之賤猶之在人足元孔異使周王能保
文武之基緒不失周公之典制外攘諸侯下安萬象
禮樂征伐惟王是出后稷之功有隆不替蠢爾荊蠻
胡寧以害伊其日絕何傷日月不見崇侯鐵然已滅
自從康成既亡昭穆忘荒宗邑寄寓傲于四方廢法
專征諸侯是常楚越徐吳於焉稱王則夫荒服之侵
陵為天王之致虎也然梁何罪我封紅于鄂以是大
重發紅而復皇無遺善惡鄂而王不是改也乃有蠻
我犯順飛矣要震楚及郢敷重輕是問則斯僭竊之
狂圖非當時之大釁也且夫百姓何知觀德攸歸楚

之盛強惟能撫之故杜殺宗廟尚為秦夫何鄂侯
之覆哉若夫鄂之故城埒夫是武厥築經營再千爾
齡而特巍狀弗傾令之為城者反是豈夫人之威異
版而庸不施工程庸不至在旦落成而夕頹委地觀
夫僭竊之荆蠻又匪于今之所專也是嘗觀古中都
先王純撫而今已亡猶存此墟是不知人力斯至耶
將皇天之意夫

妬情賦

彼美人兮婉且都容閑閑兮艶春華嬌雅雲兮鬢蟬
翼瑳皓顏兮凝酥眸回兮秋波步兮玉兮飛鳧來袁
珮兮瓊瑤冠集翠兮芙蕖獨立兮墻陰顧景兮徘徊
笄丹葩兮柳縁寄芳情兮青梅緣手兮脉〻欲往兮
還來矚星眸兮愁予期一遊兮長垂按書兮求漿繁
馬無揚兮塞命坐兮少須銳的我兮金觴欲言兮無
語欲羞娥兮塞命坐兮驚兮為我容冒游然之兮若
無主啟目盡兮流香與我期兮承之陽髮帽卑兮臨
颸情依〻兮逯篋杖偽兮同行携春筍兮撩〻沉漣
漪兮清波航木蘭兮素舸驚起兮雙鶴共飲兮新荷
弄修景兮登瀾鼓桂棹兮長歌〻春日之陽艷兮景
浩蕩而行長柳裊娜其幾無兮百卉開而芳芬燕死

喃以並語兮鼓對鄉其鶴黃嗟物之各有偶兮怨莫
慰之無皇祇予心之閑然兮見良人以徊徨裳肥矜
之羞珍兮可一僧之飽兮宕截唇曰春景兮熙〻春
日兮遲〻願交頸兮同遊羨比翼兮于飛恨形迹之
疏夫人兮內也雖顏老漏之足愧兮逝將往而猶疑
歌竟兮況吟迭倡兮嘉音遏行雲兮清徽鼓來然兮
鳴琴思招搖兮不持花微吐兮芳心猗蘭玉兮明珠
款暉兮坐偶緣自致兮攫唇聊搔首兮躊躇趙相親
兮莫可正良心兮匪我後天礼兮自持寂長揖兮分
飛悒悵望兮阻山岳遠相思兮雲霓亂回色天下之

通好兮心放其致礼正已以參天兮莫現乎幽肝十
年猶良兮薰蕕于猶彼鮑魚之肆兮君子曹是之遊
紫奪朱兮改色珠有類兮而修窜有負於佳人兮予
心不敝頑不易於去水兮言及其流慨礼教之可樂
兮聊卒歲以優游槩秀色而好吾不移兮夫復何求

自釋賦

太歲酉于執徐兮涂月季惟方癸農事畢余捴其成
兮秔杭陽與襄永飛符命之金紵兮郡府親余曰有
刼然象皆惟四千兮五千杭其以躍越土性而謂余
求兮郡余遣其昌可登夜氏之飼康粃兮又擬扱之

有巨方千里而爲畿甸兮苐莘居其百九人吳希兮
族多衆之孰有孫推右而左陂兮後前陸而後擴萬
斛舟兮望悠揚而罔見笆苴昌兮根微盡以昂充君
門狗之吠猜兮圓月暗於雲霧足余進而趦趄兮夫
嚬嚅之靡入思昌循而歸卯綏兮嗷哀傷而雨泣謂
何求之喧泯渾兮知以憂云實解余中切而深慮兮
羌謂之回遑重憂氏于以爲國兮玥國憂爲毋害蚨
黎民而自佚兮以永其安泰侁天命之畢罷休兮余
心之有得聊遲留兮歔詞而自釋

金龜賦

金龜介靈也似龜而小首足介尾咸具色若
中金而惟其冒乎外者輕明若雲母有翅附
甲而生巨領雙鬚腹下多足與龜爲異常參
乎通無見也名無能得於古世以形象目之
慨其如是而非可爲童兒戲玩塞無聊可用
其於奇靈何有多奇異而飛不及遠難矣哉

因感而賦

春氣靄其融和兮東風習習以生兼卉皆以茁萌兮
屯祟而成厥刑寂書堂兮蕭寥兮聊緩步以抒情行
瓜田而徜徉兮瞥玉炅之異常塞星微而錢艇兮連

柔柯而微行体渾金之華美兮色耀日而舒光巨首
翩翩兮神屋歸然以隆足孔舒兮中隤如以豈首上
兮天穹爪旁出兮四嘶背負盤兮峻卯山之藏昌昭
以晰兮列宿峙其同明于嗟厥物百其形兮同類殊
情不可命兮龜生千年巢天蓮兮萬歲木屋緣而升
兮五色備具爲可稱兮曠古不聞遊蔓藤兮託質精
錸爲見情兮欵神物兮出倫類去汪塗兮將自異豈
長年兮于此爲極非仙靈兮亦爲嬉戲情恍漭兮無
立踌躇兮不語龜蹁跚兮如頑倏飄然兮飛去驚予
心兮駭目欵現奇夫龜者也神悠揚兮未安我翩翻

兮來下睨而視之若是而非觸而止之屈信則微乎
始怪兮載疑反覆之而究兮知斯之象之喙有髭兮
磔竪下紛如兮多足雲毋薄如蕭之覆也靈邑隐如
形文之著也尾足成形彩之傳也不可覩也翔可度
也伊飛蟲之微廢豐資氣而合靈感爪滋而賦性屬
草出而同螢等蟪蛄之號弱如何秋之營叟瑁厥躬
之謫薄兮果非常之妙形神有愧乎如來兮善莫極
夫千齡憐形似而蔑有兮亦根當其美名觀大德其
說若兮甲疑乎可自喚八卦之無象乎千里昌其如
絕氣靡服尉說介葉之靈蓍潛豈伏兮袁以濟其調

飢餐而嬌兮何識何知內匪明兮莫決乎疑曾可責
兮知彩梟織㡯同形而非類兮性天邈如兎借謫其
虛名兮誰興卜無肩兮藏而堂宜終年兮于野何親
人而説以求全兮儼如亡兮愚乎德兮安凡雖兮而
復嗟彼服之不稱兮適以挟身將兜雷而之変兮賤
爲無所乱曰偽乱自兮遺之賊若胡爲乎象之求同
不靈兮死其文受兹服兮其何獲感微燕兮作賦厥
永監兮風夜凡百君子念兹無射

信烏賦

南人喜鵲而惡烏北人喜烏而惡鵲好惡
之不同有若如是害南北史相笑而無有
訂而走實南人以北人好惡爲正作信烏
賦以辨惑庶幾乎不黨也其辭曰
有不有翁言與世遷行與衆忤動作云爲惟背時是
主恒笑逃乎江吳經乎岡直之野爰有雅烏上主人
之屋者主人睡若而唾之曰吉〻利〻善人其逢惡
人余避次有乾鵲噪于其庭主人持飯一盂一就羹
噫〻嗅〻呪祝稱行莫諸地而飼之曰而以喜來將
無復時於余婦子等之接之不有翁錯而顧躍而驚
進揖主人請問其情主人曰夫子不是聞乎夫烏烏

之性人吳其妄來集鵲呼蓋非吉徵酒刻不踰厥有
非常之應鵲也無然休祥喜傳惟吉惟慶愿來告言
應乎希應行人主惟吉說而夫子曹不是聞乎不有
翁啞然笑曰異乎吾所聞君子爲善不求福去惡以
遠禍福之至也固當然其得禍也非子過于此而無
乎威〻何喜鵲而於烏乎遑懲就子之說言之則鵲
是而烏非福禍之來固自己曾何咎乎無知然以吳
惧我者乎忠臣之事陳嘉瑞者諛人之辭惧吳過可
得而改吉慶之在我者去我將安之不吉於我固毋
損告何貴於先時又况是非無可必乎夫何一喜而

悲主人邈然不說曰然則夫子喜烏而惡鵲與以凡
人之常也風土有不同好惡隨以異物不齊者物之
情若之何睽之一致不有翁曰否〻物情有是知之
為貴子自非知我者雖吾言無不既君子惟是之從
何容心之有貳非人之好惡爾雖聖人猶無得而棄
余小人也於何敢癈主人曰烏亦有異乎禽乎何夫
子愛之之深耶鵲微可尚足與君子之心耶將鵲聲
鄭衛烏為正始之音耶不有翁曰否〻子無多言試
靜聽吾為若言烏之為烏格而邪說反之正夫烏之
為烏也體昊天之正色稟陽精之至德縣象乎日中

而光被乎四表烏呼之聲有取於聖人而無世立則
禽之性悉可禽取諸是名曰禽烏乎則殊勝夫人之
色異声暗鳴而疾去爵羅設張於鄧莪精長註發於
庭除何施何設呂保其肥其知如斯為善惟樂太守
賢則巢于聽事削鑾避則上其軍幕假神靈則飛而
接九應備夫則肉烏下覆星若人之急難父兄遐棄
良平無所施其知儀秦無所張其喙乎以夜啼所以
釋臨川之惧乎以白頭所以出燕丹之質在人則推
烏行以易又若昭宗西奔唐鹿東走梁王興遷烏之
旅冢宰發語吟之口相也則然於烏何有屬從來與

與以迴岐守朝夕名聞於漢府咸此隨鑒之操守有唐
醜寫烏昭宗西書日赤從凡此數端烏之偉節瓚〻細微無頻競
列專有大致加大烏請更為吾子說烏性惟仁生知
愛親食鞠育之施大反本哲以終身之無論寒暑反
哺劬勤永錫爾類不于其身棲冠見曾子之孝埋街
成季母之墳傷口以致聞遠途舒翼以助哀昔人將
以愧不良之子叅乎用匹于兆民夫烏反哺歸飛性
天常也辟議知幾知識長也由類親仁物之良也解
難從君禽之祥也烏之有是四德也而將之以見事
之明執德之剛乎不是責而遐〻較鵲於利害之端

哉夫鵲雖有辟歲知風之技而患不免乎奪巢探卵
又况於烏方鴛而以量哉於是主人豁然若悟軒然
而步然津微食遂其攸處

鷹賦

嗟萬彙之叢雜褒稟天而自性或同類而殊時亦異
情而一命惟孤鷹之挺質秉膺準之神俊凜烈虔之
寂屬飈飛揚以時奮勇鷙鳥之英表而搏扶之匪迅
者也豈皇蒼之好德毒雕鄂之廉仁猶感稜于搏擊
餘毛羽之形存忍癡腸之妻空矚爪吻其徒云彼燕
雀之何知卿啁喧乎大夏但奉如之丈鷄塞嬰悲為

何者鶴孔啄而去蟹顧匪甘乎乃下相彼翎之文若
觀昒朢其翼落六翮翻其招搖上且憑於無莫何嗜
樂之卑汚食孔甘於腐壤含血飲而毛茹性体陳而
肉攫雖盱漫其何以耿含霊之而度爵有以得侮於
羣雅而爲禽之彼薄也走觀物之貴性渺百生之誠
一彼目狠以就戮蘇虎成皮而羊質舞鉀人之爲雄
陣象龜其簸逃匪葉公之知畫龍降龍而心夫曾不
如小鳥之知不視形而忘實也慨高飛之軒翥遠翔
翔於寥廓振衣裳其楚々森精神之卓犖毋爲是鳥
職而鷹章近耿縲於爲鶴

膽賦

有膽而耿有滑其胝不翅而飛不足而趨甘脅而安
於汙穢肉食兮肥腴膺吝爲余言是曰蝍蛆蝍蛆之
形蠢々冥々無臭之譽無目之明孰滯于湯孰燗爲
羹繫庖廚之靡清斯微物之化生或以爲醯酸而聚
蚋食露之來蠅也是故膽之所萃爲脩爲膾爲湆之
味入珍之類食組之貴皆夫人之嗜也設有宮主戒
食饌而变色性餚脩爲酒行拜百有蛆蝶而見爲則
中庭之上未有不汙酉而嘰席者矣若夫溷坑圊廬
青蠅每集飫食而睨々生下濕彼爲何來之廁者是
亦見聞之氣習也食氣而生嗜其何甚膽聞而躍託
言於喋請以事陳世蓋有夫嘗而癯飫者曾何加於
我我不拈乃來斯須以棄事有急难無施於事甘出
孰生嬰童小于蠢出罔覺或溺於死或形我蜣蚕之
爾耳一杯之水則彼蟲也而俟起矣天胡不仁生此
微塵論功於我猶不我可彼庬然八尺之堂々方蝍
蛆而爲瑁也食々之餘君子疾夫君危已蹈阻爲所
居乃纂圍達室之士犹觿飯之不絶阻安得而食諸
惟君子儒求諸郘夫膽何感乎余是以書

哀白鵬賦

辛巳春武昌酒官修嚴事植秋千于文有
鵬西飛啄之以死爲惻然

哀白鵬之甫特亦性天於純德冠蓉砂之哉々素濤
翻兮有服林樾居兮幽絶行有常兮時出不難仰乎
朋秦雉有慭其高潔歲曰改兮王春百卉芳兮物新
藏從草之亡我何奚爲乎逆人傷人樂之及時仙乎
戲兮輕飛蹴鞿建兮賦壓聊翺翔兮嬉々有來者鵬
自彼荒苑疾迴風而西翥昧人爲之轅轉推奮爲之
靡頓觸會遭其東柱辟纓首於倏忽飈縱々而舞羽
有砒有零涣血流綴降雛龍之無首霞燦露兮丹翎

神不及知殺不及舉俄而斃焉焉其有所我心惻其
生速過城市而非宜昧有進而弗視飛災是以雁之
信始安其故處兎高飛而遠舉矰弋縱其何施哥哀
思兮部語

風賦

有物營々有迹無形不喙而呀不趾而行得竅而聲
振地雷鳴一息不停千里其程時畏而寒時艳而清
萬象以生庶品以豪飛砂一怒草偃退征小夫不識
請謁先生先生曰是非虛隙之産蜺兮於天欲至微
至密惟力之全欲洗嗜靜謐可以激致欲發揚隱伏

元之噫氣欸鴻々漾々無得無從鼓舞萬物名之曰
風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卷第二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

賦下

種竹賦

汚邪之都牙堂之背乂發弗治汚來有穢從脩竹而
時雨地不改闢堂不改舊蕭々然靜々然不改時而
有拂雲之意夫方其竹之始生自彼空谷欣然而脩
猗然而綠葉旁卿雲々其翠筠直節虛中卷來細風
蓊翳非春何凋凛冬何華森然萬叢及其庭人而出
樹之庭陛脩直依然不回不易葳蕤之態困娟美人
之春膝洒落之韻譎仙顏寺其尚醉清飈時來振

葉淩柯猜翠招搖蕭洒交加夜風冽揭朧朧素月瑣
碎兮清陰橫斜兮錯節吾不知前日之蒼涼與如今
之煩熱也若乃天旱得助繁陰炎暑蔭之以油雲沐
之以時雨草叢盤根安々尒所稚子承々方流振古
斯又類物之攸栽固非人之所處也至若淵明之柳
潘岳之花好菓不齊咸宜厥家至人遐觀匪同匪異
沈酣清恪各從爾志則夫是竹之清風斯子猷之遠
致也

大樑賦

趙既而南嶺山東麓有七閩之會爲厥邦維福々都

中國城小塹水脩道孔直麓謨南指粤有榕木根于
雖堂青蒼映帶經五門而之合江夾經逵者九十餘
五里其爲根也盤桓詰曲勢浮乎陸隱延浸輅坤軸
如山如城峯岑嶔巇列岫奇峰幻然物爲蜿蜒糾紛
蛇蟠麗异卷舒連鬈油如出雲樹無全株萬本同植
縈連雍腫錯豎叢踈傍引倚緣自陵空碧和氣鬱蓊
疏生衆覷倚百怪形變如神山冬無落木蒼蒼九夏
森其翠蘊枝柯離披橫從出奇翕如其合判如其離
嗟如其往跂如其來夭矯驤龍摩天切空維翼雲垂
扶搖下風輪菌無心隨之有本孔繚根元誰子混沌

軒然而大厦成蜘然而杜蟠怒辭爪紛孥矗其八柱
飛鳥千羣而咸棲有所綢繆東薪不堪以大盤根錯
節而摧斤缺斧其圓也不中乎規其方也不成乎矩
根夫視而弗斯大匠行而弗顧以無堪而保其天斯
所以適乎人而奇莫之敵也若夫豪井之井主人之
鴈不善其鳴朕竊孔能以不才而烹者何哉蓋豈肌
而蠹夫人之易蔡也斯榕木則不然承天之施得生
於地不假乎人不繼乎顯不以直節爲高不以孤生
爲異淩寒而不改其操連理而不稱其瑞無庸而庸
無尚爲爲其全虛愚之義也至於究柯旁溝根分合

枝異生同命縈縧相維倚天成蓋蔽野成帷迷雲而
寒而不下畏日而突天歧色邑人之依行人之得不
才而才無似爲斯其爲大通之德也夫惟有大通之
德全虛愚之義守不才之位處無庸之地爲物而物
莫之陵比人而人適當其意其事也無旋其生乃克
遂是生乎通邑大都之間而亦殲千齡而數萬歲也
走嘗閱諸四方之書曰尼其律陀之木其子芥三之
一及其成材蔭車將五百衆斯榕木者不幾於是乎
今夫閩中之木榕爲大其朔也微物莫之害有蒙其
芽蘖然天棄走不知命之者誰邪庸以労其形而不

文其內旁無文於內將蔵榕于外而以成其大

鴈蕩山賦

走家東甌有祠祭田在鴈蕩山下行年三十而未
之到隆興初赴調因取途焉愛其巖谷秀異無處
無錄莫之能名念其山水奇甲天下而未有文賦
欲賦之未可也歸得建炎閒郡丞謝君升俊山圖
石本字多漫滅已而得樂清洪丞處所鐫新圖并
賦歲正月望始得皇祐校書郎章君望之山記又
假舊圖於葉氏以補圖缺於是圖籍大備頗皆叙
次疏闊洪賦工矣而猶有未盡故爲集略成賦得

石復寬誠望於左思鄰地有聲信多題於孫綽
聊依卑窗寄意山泉云尔
溟渤轉于東南鴈蕩覓其高峙抱曾巒之四合聳牽
峰之崛起仙凡道絶頽隔一塵摩空下望儼若屯雲
聊登臨以寄傲循石磴之縈紆移顧步於觀瞻瞥風
氣之懸殊幽谷之中别有天地玉笥排空而剗翠瑣
館憑虚而綺麗嶽塵不入其方寸亦土不留其度内
峯夏雲之競秀均倚劍于空同崢萬仞之崛峨羅巧
妙之龍從
章望之鴈蕩山記畢山無涯凡山有名號者益純

其石土山不與焉洗存中峯鼓雁蕩諸峰皆峭峻
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谷中
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
身若遂初天受其道靈山秘秀孰知其實傳西域之
仙書肇棲神於羅漢
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
山芙蓉峰龍湫
勝人衆之栖遲極希夷之汗漫偏爲幽蓊始得於
唐僧之詠看之不足此稚翁爲之浩歎者也
唐僧謏其名尋佳山水得鴈山而稱歎自新老人

遇而笑曰我一生看山意不自足師果何所見而
歎耶僧作詩曰天下名山曾過目無如此偏幽
獨路旁逢一白頭翁自道此生看不足
我國家太平興國之二祀天下車書始同有禪師曰
全了蒼廬初結於[illegible]
初全了辭師出遊師曰汝緣在浙東當得名山居
之爲山上有烏山下有花全了抵芙蓉以處名能
鴈蕩曰此諾矩羅之居也築庵曰芙蓉以處今能
仁寺
行亮文吉踵于前甄昂作尉從而後靈巖霄碧崷岏

而並處南閤白巖屏翰之盡剗初起凡七十有三年
而後龍漸之不遺蓊成終於皇祐之己丑
記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僧全了始居山之淩者曰
芙蓉今承天寺是也至己卯僧行亮神服居山之
深者今靈巖寺安禪谷是也天聖九年辛未僧文
吉得山之盡東而居者曰碧霄庵今靈峰院是也
於是有民居矣皇祐元年己丑縣尉甄昂乃發鴈
蕩陰山水南閤地是也由丁丑至皇祐之己丑七
十二年白巖寺名在北閤
稱始聞於祥符之伐木者玫適當其會瓒遣就於曹

休之詩者見不錄年首
僧晋休諾矩羅賛鴈蕩經行雲漠〻龍湫宴坐雨
濛〻
是知水鑿之為㵁論其又何知造化成功之不有
筆設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
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南循
芙蓉峰下有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鴈蕩龍湫
所在後因伐木見山頂大池相傳以為鴈蕩下有
二潭水以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皆後人以
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皆

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予觀
此山當是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
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
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
以至諸峰之頂亦低于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
水鑿之處皆有植未龕巖亦此類耳既非挺出地
上則為深谷林莽所蔽蓋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
理不足怪也沈括謂謝康樂時未有鴈蕩之名是
也按康樂遊名山志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
去斤竹澗數里故其集有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

今斤竹澗謝公嶺具在不得言謝所未至特未觀
其還爾
乃其東望芳巖道屬天台山川襟帶於四明風雲呼
翕於會稽無非隱人三乘窟之宅誰能見其一日而
斂衲往來其西則蓋竹雲門白巖日鶴虎單退舍而
真宅斯建至神入竹而誠明可作洞天為達以謀訊
福地潛通而已度陰有梅溪其陽際海幹地軸之盤
踞窒天涯之斷在崖有千里之石壁有萬年之松金
雀么而不大金猿緣而多茸樂官草處而和聲山羊
歷險而能素若夫正猿麋鹿鷹鶴鳥鵲衆獸常禽之

類他山皆既多有之故不詳其名數
記有禽黃色而差小者謂之金雀禽有群鳴而聲
相和協者謂之山樂官有獸如虎大健而能歷險
謂之山羊白者如雪猿有毛而絨謂之金線此鳥
獸之異者也
山之狀也崇倚青天峻連霄碧凌霞傑出於疎雲疊
嶂聳聯於紫極工如大巧特若小為三巨相形而長
夷獨秀孤立而巖嘗瑞星明而治世皆見靡應靈而
積者不聞常雲卷而莫卷白而霧而猶霧牛女從橋
而星河可渡雷狼甚氣而龍泉可得壁月懸空而夜

夜長滿朝陽溝暮而光明烜赫貫香珠之落〻起祥
雲之圍〻玉峰高並於兩榏刹孔開通於雙穴精翠
合於捨羽之衆紫微居而衆星拱列観架海之騰波
浩〻望平霞之天炎烈〻
倚天碧霄凌霞蹂雲紫極大巧小高三巨獨秀霄
雲香珠祥雲起雲兩並雙並雙峰雙穴合翠
架海皆峰名連霄疊〻朝陽平霞皆嶂名翠微紫
微皆山名瑞星霹靂白雨騰波火炎皆巖名騰波
亦曰藤而火炎亦曰火鐵千里龍象皆石名星河
橋名萬年松名碧月庵名凡名號皆據記及謝升

俊山圃洪蔵新圃并賦蔗閑見云
芭有芝菖菌有靈芝立菊圃而削玉丹桂茂而樊枝
蓮花茶折而木末可采圃羅絆結而鱗比相差
芝菖靈芝立菊削玉丹丹桂蓮花圃羅皆峰亦有
石名圃羅者
其於人也總者如角直者如指圓者如腸礁者如蓋
佛掌高而頂可摩神迹巨而武可履訪方丈而問維
摩之居士行妙高而見香嚴之童子龕巧合於佛影
得有同於僧宝五通變化之有靈三清逍遥而適道
天王朝恭而明堂斯在西真翔集而瑤臺異訪對人

道術之相忘招賢仁義之爲尚尋朝賢之舊隐得侍
郎之安居観音行而隨形示現羅漢遊而飛錫騰空
三傑際風雲之會七賢從竹林之下五老來兮書稽
校千聖會兮德星聚朝天表重於尊君抱兒愛均於
慈母爾乃展旗障日立戟排雲閑弓欽羽長劔挺大
射垛遠而破的馬鞍跨而絶塵文筆標揚於文會戴
仁賤履於安仁宝印得之而如斗金鼎負之而調羹
鼓棄喬而布化鳴鍾子而振教碑磨崕而設字鏡無
心而鑑形乃有琢雙玉獻連珠咀文英請靈書對棋
枰舉覆盂振藥杵火茶爐盡欑加導於仙冠折角尚

賢於巾子藏珠妹而淵水不涸爐棄銚而羽人不死
行道周道於石佛經貞高蹈於迎雲空洞虛而無物
雲霧合而神仙
絶角礁蓋佛掌香巖雙童〻子五靈三清逍遥天
王瑤臺西真對人招賢朝賢七賢朝天抱兒展其
立戟長劔射垛文筆戴仁賓印金鼎鍾子石碑琢
玉獻珠連珠覆盂藥杵石杵茶爐卓筆石印宝欑
冠欑仙冠寶冠巾子藥爐天冠石佛迎雲皆峰名
礁蓋亦曰蟾齒對人亦曰雙人戴仁亦曰對人天
王亦曰神王又有影曰神王影排雲嶂名侍郎羅

漢千聖文會素答文英讀書羽人室洞覆鐘皆巖
名石指石臍石石龕石明堂石觀音石羅漢石印石
碑石鏡石棋盤居士借貫三傑飲羽安仁行道皆
石名羅漢五通五靈雲霧皆洞名仙人羅漢皆壇
名維摩室名又羅漢閣名石碑崖名藏跡谷名五
老臺名馬鞍嶺名神迹巨人迹也佛影合蓋龕石
有影類佛云
郛有石城度有石梁入有天門觀有天聰有堂有室
有斜有倉旗有石表蓋有板藏門樓高屹以超雲覺
闕封峙以迎陽景身英辯於浴室修道何樂于禪床

考室西柱金鑑立蔽風而翠屏是陳版庫闢而可隱
行廊修而可循
石門石表版藏石屏迎陽版庫超雲皆峰名紫翠
屏翠微屏皆山名石城東石梁西石梁石天窗石
室石壓石倉石門大石門小石門石門樓石禪床
石屏石屏風大石屏小石屏石行廊皆石名柱金
巖名東光闕西光闕闕名亦曰先窟浴室室名天
門庵名
像有獅子鹿影靈龜鯽魚三燕頑猴而穿裹戲龍賺
攫而含珠飛羣佩之徘徊戲雙獅之覺鑠猴不可以

加冠魚有時而登陸羚羊挂角以棲止回鶯騫翥以
翱翔犬以警而司門猫以捕而在堂龍儔游而或臥
虎以蹲而更伏御火共施於鷗尾照水熱然於犀角
獅子鹿影靈龜石龜伏龜〻子鯽魚三燕石燕含
珠回鶯雙鶯石犬猫兒臥龍游龍游虎蹲石虎伏
屏角石犀靈屏皆峰名又犀鳳臥龍戲龍遊皆山
山名飛鳳鳳凰小鳳皇皆巖名石獼猴石魚鷗尾
伏虎〻蹲皆石名羚羊洞名戲獅子雙石對峙如
猊也
天柱之峰上凌空碧其旁無附其趾無蹊削貞珉而

介出崇高切於青雲圓度於規直中於縱望之者目
極倚之者驚神疑共工氏之不作不周未觸而今存
此峯立之峯立者餘蓋不得而縷陳彼有同名而不
相似者於彼吾又何言
天柱峯有二大天柱小天柱也
其水則二龍之湫東湶西湶合掌摩訶劍峰乳酪水
黛瑤日以舒羅新月弓彎而出谷清涼之滴〻無已
照膽之澄澈可矚彼漂之泳者湖鰻或潤而流之斤
竹決而下也銀河細而無練委而去也錦文鮮而清
淥舷潛虬而鼓鬣鶯和漱琲琦而皴如鮍玉委蛇而

動行乎巖石之間者何容窮盡又豈祇清溪之鉄由也

大龍湫小龍湫東瀑布西瀑布皆水名會合摩訶劍鋒甘乳清涼滴滴皆泉名水簾新月皆谷名照膽溪名翻鱧洞名斤竹澗名

泉流之冠大者龍湫崖壑如仆氣凜如秋畧青山而澎湃吸蕩水之宗流上擬青空下臨無地霏霰雨霧之飄散晃朗白虹之下墜乍若雲而零霧恍山崩而大川至雖淮流破劃山之堤曾不足以言其髣髴水之之淵發源雁蕩屬觀者之鼓極設山椒之修廣竹

叢生以蒙翳娑羅挺幹以駢羅征鴻歧聚牡蠣生之淨鉄船之蕩漾洗古鍾之逸響

記鴻雁以時而集故以名上多娑羅樹大感竹来，牡蠣鉄船古鉄鍾皆蕩中所有盖父老所傳云

派雲世之崩波晁不以五水九旱而為之消長傳威謂滄海此遺跡爲今固莫詳於說往矣

記叙水源蕩水南出爲大龍湫東南會于天柱飛泉水流東爲照膽溪會羅漢院水南入斤竹澗入于海大龍湫分流而下過石門西淺雲之寶冠古塔水為長徽原南入于海門城之東其水東流會小龍湫淨名水入水簾回峯水南爲白溪入于海靈巖之陰其水由真濟會靈峰及西北五里寶月庵之水南流于溪西會白溪入于海蕩水北出爲斛溪會泰坑泄上大溪又會湖南坑版藏二大溪東南入于海

乃若浮圖天成古塔神造香爐凡設寶幢數好樗巖飄大奏之典寶陀襲白衣之號高僧梵唄之相和仁祠金碧之網羅性蓋華頂花壇是陟居者有積行者有食

山中故事遊人皆侍食借舍

棲去仙者之四每駐遊人之屐然羅禳世而淯年猶未親周遊而步歷者也

古塔香爐峯頂駐履客峰名寶陀楊嚴客嚴名寶幢石名花壇亦名羅漢壇仙人去田在北閣

兩乃榮嵗首路東驚幽尋絕白沙之古基陟峭巘之芳林林馬於芙蓉之驛艇車於長徽之源於提寶塔屏障横爲千巖萬壑是逕伊始扶節竹以自杖履登山而後幽於是奇瞬卑帶怪峭崢嶸傳願而塵慮都息商羊而油然意生

記載遊山由歷爲詳今存之其不見之於記者益

之記山去縣七十里而遥越白沙武缺芳林三嶺
達芙蓉驛廼挑奥嶺過長嶽原至山之古塔庵九
庵皆僧廬也石達之峯
戟石表其巖羽人其石拈芙蓉今案皆爲院〻有
古塔石屏𠪚障峯
登寶冠之蘭若跨飛瀑之修梁引仙籙而戴首褭𬪩
爐之泉香莿桃諸峯舉爲亭直
記入東北十三里至寶冠庵以巖名其峯寶詹招
賢其水瀑布其泉清涼滿巖而下又有石梁石鏡
案香爐峯在瀑布西

卷之三　　廿四

捫斐人而門道函凌雲而一息九龍垂頭而來下梅
霖飄混以察寥洗余心之宿氛拂襟袖之泠〻望術
珠而返顧跨伏虎於石門
記東三里至凌雲庵以峰名合珠朝陽合翠芝草
大石門天柱梅雨雙人峯相竝也今案梅雨之大
巖名九龍頭石名記東二里至石門〻院其泽天冠
伏虎五靈斐穴其巖寶陀其峰連霄按石門院以
門名
里連霄之十五窺蕩水之靈源拉神寓自寺里爲道
群玉浮天金字一瞬

記出石門院西北過石家家登連霄十五里而遥
蕩頂大泉湧爲此山之最高白鹿而羣山層列於
左右前後僧云五十里者多辯云四望而及達必
千里
度東岡之桐嶺禮化士於雙蹊
記石門東五里至羅漢院其峯童子文英石龜文
西壺其嶂朝陽連雲其石達生於山腰長護其下
曰石行廊按圖石羅漢在焉
指游龍與戲鳳鏡三京而聽寒
案清縣圖經雁蕩山三字湾按隋圖經云溪清如

卷之三　　廿五

鏡無所不容蹟之不獨唐刺史張又新有詩今名
照膽溪云
大屛之下寺四能仁四溪交流竝湊天門舞鳳之
舌天儀華陽之挺立衆壑以朝宗拱萬山之環揖
是雖奇峭無多而致巳罹峯壺之叢炭也羊腸回於
六八俯在下之藥山表有鳥而有花悟達士之微言
四十八盤嶺望芙蓉山其嶂碧錯如蓮華
回谿之嶂隱若金城漢唐道隔言訒天升惟隱顯之
有時始進由於人力何先古之神賜須後來之判剔
記東北四里至承天寺其寺前之峯聳如卓筆白

戴仁寺西曰棲鳳山又東南陽二峯重沓如屏回
華陽西南一山回合若城回回巒嶂東北一山勢
若龍游口戲龍北隐紫極常雲西北山曰摩鳳呀
連揖相望如数蓮環合前溪有大石柱二相向若
筍曰石門下一里有龍潭二照膽溪夾道西流西
南一水又正南一水會于寺右前流翠雲亭西北
一水流寺之左會照膽溪流石門龍潭行竹澗是
以九峯四水叢聚之地謂山之宗始如云
載旋余步溪澗攸行小柱華巖接阜連岡環曾巖之
鹿苑窮逶邐之澗泉屏彩翠之蒼巻聽天樂之喧聞

仰大龍之跂水飛〻雨之濛〻衆尊者之便游得從
容容於下風
記西北二里至普明庵西渡溪而入北至天柱庵
山曰紫微至峯巖晃峯曰陵霞北至瑞鹿庵以巖
名其峰師子石碑圓蘿立筍剥玉其山大者曰翠
微屏其石嫣尾凡三庵相去皆二百步而近按瑞
鹿院前僊道觀遇老人得龍壽丹之地記瑞鹿曰
一里谷曰大龍湫瀑布下流百丈而入于湫天樂
宴坐者爐三峯在南宴湫上今有尊者菴
指普明而回御探龍窟於飛泉

記普明折北六里至飛泉菴有泉自巖飛而下爲
西龍潭有山中斷曰小石門
勒鞍馬而東之望奇峰之隱天觀音大士如住虛空
漢〻行雲雖尋舊蹤
記東北三里至石城嶺〻東北三里而長下嶺道
二百步有峽曰經行北八十里兩山壁立以相向
如門闕其色黃其中峰巒秀拔有溪泉瀑布絰〻
行之東其峰筍石茶爐其巖白雨又有臥鳳山其
石虎蹲獲孟接石城即馬鞍嶺也北望長雲中子
諸峯觀音巖等歷〻明甚

安禪之谷萬嶂宗爲大筆書空一柱擎天重樓峻傑
以達亮雙闕當塗以相向天懸嶺嶢其四達自在慈
悲而有像龍蜿蜒而歸洞離小湫而擁黄發在定之
熏閑真四窪而出湯香天然之鑄鬟回玄造之頭顱
謾茲山之多怪猶斯巖匪如
記猶行八里至靈巖寺所倚之山曰石屏風其峰
天柱獨秀空印招賢師子卓筆觉
其閣伏龜重樓雙峰其巖齋雲金柱石書
神迹楞巖龍泉文會礪益火焰其嶂平霞其崖石
碑其湫小龍其石僧帽其洞天聰羅漢其谷安禪

藏珠其泉合掌摩訶又有石城石明堂石魚石倉
石斛石龍石石橋按龍鼻又有石觀音
摩虎口以東逝睛石神而近訪淨名止於丈室挹乳
泉而一洗乃觀初月乃下虛籟默識人素近在詹危
記東二里道北山缺而穴者三相去百步曰宴坐
巖虎口巖石龕其嶂排雲在道南〻其峰大巧在
道北東二山相對道出兩間曰石門峯東三里至
淨名菴其峯天冠後三峯曰犀角金雞蓮花石神
迎陽其名居士西小石屏其谷水簾新月叢状谷
也按圖有甘乳泉

閱靈峯之景物奇特亞於靈巖屏黑闇而通天龍神
游而處潭五雲閣透應真橋〻谷有靈珠歎生芝草
入會賢之徑洞仰虛空之谿研信真如之可學素乳
名而生花
記有三里至回峰菴嶂曰疊〻谷曰靈珠以泉名
也又東三里二山之間至靈峰院西方山曰大小
石屏嶂曰凌雲其峯最高者碧霄五雲者以數言
其下盖五老臺云倚天鳳皇超雲丹桂香爐朝天
其下有白雲菴藥杵戲師子石屏架海朝陽靈芝
靈龜雙鯉其巖西真神王石濟修道赤石巾子侍

郎騰波其洞龍游羅漢其壇曰花亦曰羅漢其谷
會賢其石欽羽觀音含珠亦曰神王又有龍潭石
獼猴石浮圖星河橋石室按圖有羅漢閣令羅漢
洞素茶往〻如花乳
金掌高里亭〻空際訪三背石景行遂回車於濟真
記靈峰之陰一里有峰曰佛掌因其下穴而為菴
與瓏雲西屏三賢小高蓋蓄王
而七其巖適曰隱真大山曰紫翠屏西北四里至
真濟菴十里而西有石門樓板今惟佛掌菴為菴
如故

過胡公之故宅
記侍郎嚴為胡兵部居之
遊靈運之遠迹
記靈峰東一里謝公嶺山之東盡于此矣王侍郎
十朋白巖院佛殿記謝靈運躡屐遊山而不知有
鴈蕩至此而返
遊石室於東梁高禮佛之勤渠
記嶺行一里石梁庵因梁而名按石梁後有石室
前對禮物峰新舊圖所謂石佛也
亭白若而下道窮二關於鴻陰忘歡漫之冏蘊孫無

隱於連峯北有白巖石溪九折山椅蹲爲嵬巖彩絶
斯蓋水之奇也順芝田而種玉煉爐火以飛霞分時
人之不時及厥時俗之異諱過湖坑於南閩教土獄
之狐爲壯瀑水之湧流訪仙隱而遊遨
記東南三里至白若驛西北十里外有南北閘二
村相去十五里南閘西十五里有院曰崇德北閘
西北一里有院曰白巖相去十里西邊東山中惟
板藏玉男石步在南閘西七里爲澨之最高也峯
德南三里湖南坑蓋山之縛接蕩三里爲象鴉下
大龍潭在爲其瀑布爲最大有隱仙巖蓮花寶幢

四照蓋大石洞傍也突坑泄去北閘十五里其水
與台州西界相分九曲行於石裏出白巖東無亂
石爲此水勝於山之處也有爲巖石竹府煉藥爐
仙人之山三十晉仙椅散漫遠與其深者去白若
五十里而遠去城近餠好事者莫知故難見也
至窮遠而微天等遊夢於雷香閉山僧以前路閉有
匪吾人之所如有殆不可以窮覽又安得而論諸
閩之山僧靈巖山間有石室中石羅漢十有六又
羅漢洗旁數里有平原彌望幾既戲爲皆未玫
至若大洞神山仙靈是宅龍湫晏坐者諾矩羅之往

世
西域書阿羅漢之在世者十六諾矩羅其一人也
虎跡守護者莫定僧之衣祓也主人遐邁蹤迹無同
運無方之玄化開不二之宗風說法詎離於在定經
行何間於神通
陳州商水人陳覺字夢得遊山東峯望西巖一木
如蓋檗羅捫石至其下藤蔓纏繞如石視之入定
僧也攝其衣隨手而化乃庵其旁閱兩月僧文伸
開目曰吾有衣寄巖間有虎守之持吾錫杖取衣
虎見加害覺見虎而示之杖虎搖尾去之僧引蔓

投衣有入內數寸者熟之說法爲默忍神皆來聽
受覺因得度世後人呼其處爲說法巖
閩龍蛇於偷桃之客
近靈巖寺僧山遊迷失道路循小徑至一處有茅
舍數十家皆有方士也見僧笑曰此僧亦知遊脇
蕩乎方啖冬而桃有實僧折取數枚懷之方士呼
童獨取其桃僧因恍惚過山叔則明州天童寺也
神飛於窺鏡之叢
舩與末平陽獨與李氏子跌宕不容於父方士將
以來遊不致時逵孝義鄉橋下辭不能進方士出

一小鏡伏覩之恍然抵一山寺
覺視僧舍則靈巖寺去家數百里矣
龍丹成於老父九二讖於元豐
元豐五年僧道親行大龍湫道上逢一老人自山
而下履木葉皆無聲呼僧與語付藥丸如彈一曰
爾速入京以進乘乃萬歲藥膏數成名龍壽丹以
金盂玉杵研之三日丸服可保九二之數道親未
行越日又遇之仍趣其行道親至都聞神宗不豫
詔都省言狀執政異而不受上聞而取之問所欲
道親老人但戒太歲本命四立日慎酒淫樂乞濟
卷之三　小　圭
窮民及集天下稱為上命中臣梁從政以焚香呈
歷萬山訪老人無所見八年立春上得疾病革皇
太后得藥於唐思殿進之乃上手自封識上崩在
蓋在十八年事見實錄
了世緣於國東
秦太師檜嘗夢抵一巖洞有衲僧璪坐曰尚憶此
乎秦覺然悟身之為諾矩羅也僧曰公世緣未了
姑去後經鴈蕩觀羅漢洞如所夢作詩記之有欲
了世緣何日了之句
夢類像之形容

尊者庵經魔賊焚蕩廢不復理塑像亦壞紹興間
婺人向氏山遊夢僧祇金擲而不見明日得老父
介遊大龍湫至則失之視諾矩羅像則夢中所見
因為築室塑像焉
神屠履屋以如地
作尊者庵工有無向之數成歲有居鷹歸而者其去
履崖石如平地以為羅漢更見云
圓光始以如虹
觀音巖時有光怪如虹蜺
盜道而江波激怒
卷之三　圭
龍鼻下觀音石此為一監司持去及度浙江波惡
甚懼而投諸水刻石像送鼻乍非毀墨時天然者
無
觸鼻而滴泉不逆者
舊傳龍鼻二穴有水孝婦炙以手觸其一泉流遂
枯
非人耳目之所到而又烏得以議其涔逢也惟雁山
之神秀甚遠在於人間曾難步之不致到乃窮人而
上天化石橋於北閣金竹竹之飛泉
謝靈運被斥竹澗越嶺溪行詩有金石挹飛泉之

句

柳子晋未成於羽化而謝客不得善於遊山也今夫天下之人江東居最永嘉富甲於江山而鴈山為大鴈可為趙摩而後華矣他山之秀不廢稱拼陽臺十二秋湖九連詩文振古名字喧天使得此山之一坵一壑猶秦石之夫何足言所謂夷泰山而吞雲夢者惟鴈山之職為然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四

詩甲近體五十七首

識臺春色四言

鳳闕西岡郎亭東乳惟竹猗猗識臺有楚吞痕春綠玉李晩風屏山生對青葱數峰晴墻色弄文杏新紅争先競秀香隨意遠各稱特宜自成深淺秋意誰傳回利登畫羲呈晩生先天後非江淵漲綠旋柏滄洲晴風翠酒烟彈悠悠塵難破聹挪帶縈愁亦有江梅花殘未落吴音好鳥翟篁度曲掐如兄鼓幽燭是稱兀坐翛然色荒無政新陽多感雷鼓轟天清淮咫尺狼烽夕烟暮四朝三誰為第一不知其乞且以永日

暮江夕泛二首

短棹春江衆桃花流水生天高裝鏡净岸遠碧山横落日無窮思丹霞逐旋明何時遂歸意一葉任縱横夕泛暮江衆扁舟萬里心邪頭竟空碧疏機成清音浩志曷可遂歸懷詎能尋波隨亂山急意若流深日落洲上霞華生霧堆金東淵押巳莆飄風颯難禁嵒嶽多季花冰霜積梅林為何縱松舟且以開吾襟迎送未云巳浮雲逐行吟

俞氏園林

茜茜桃與李生花故成山脩竹共娟好流水相往還
天遠峯可續人來心已閑殷紅間蒼白晚吹催潺湲
吾邑在何許滄波對重閔烟霞蔽落日蒸葦深前灣
送客時一到遊人憶長憇高風怒濤作卷雪食餉間
官禁不可脫歸哉望爛斑

石門漁舍

漁家在何許 敢岩下石花樹幾株芳湖山數峯碧
森樽亭遂古雙闕天自闢錦繡入次舍藤蘿封笙柵
吾為江上遊形苦世間役心馳定漱安舟行過簷隙
浪翁成鶴語太尉此居宅豈若斯人徒風雲相生客

元夕

元夕不作會蓮燈相照明影光嚴鐵馬譟譟合金城
發篥閑如醉中庭空自行月娥雲鏡暗樽酒為誰傾
時廣郡邊報方急

月夜郊行

曠野久晴霽月娥添夜明光浮滄水白寒徹纖衣清
頗復監閭意端為對僚行瀏然天字內應不負平生

讀書三首寄景望

春秋

非復東都會書王春又春退風飛宋鷁遂狩獲西麟
孔忠知安在幽詩難重陳焚香梅案坐歌詠忽臣鄰

山海經

帝江無面目歌舞識成音形夭斷厥首操干意岑崟
大化浩難量懸解在明心舒嘯東皋上薰風五絃琴

韓文

退之強解事剛不信神仙所作古意詩甘心玉井蓮
沈痾瘳不見陰絕勸屋傳賴得華陰令聲書言豈然

遊竹陵善權洞二首

萬古英靈面雲泉響珮環綠衣歸洞府洞水倒流入水洞中
香雨落人間蝶舞疑山鬼花開想玉顏幾如禪觀適

遊納戲丞灣寺遊觀英臺宅屋壯義帥李蟠常見白龍出水洞而為雷雨今小水洞旁蹤點四足
左右蝸蚤戰晨昏燕蝠爭九星寧曲照三洞獨
何營世事嗟與夜人情見死生阿誰能種玉還尔石
田耕小有三洞九丰壇故東寺覺者不一載有李後之斷還倡寺訖北石記語極可笑大水洞有石田數十可奇觀

鄱陽正月盡未見梅思雪中石門之遊作

千里春何晚三旬嘆不同飛青蝶蹤挪粉白閑宮梅
麗水年時泛桃花雪裡開軒轅邱一夢懷往意悠哉石門之上有軒轅之邱
謝客窮幽處仙宮隱薜蘿二峯巍雙闕雙瀑瀉天河

抗犢應難致猿猴郡患多雷中山更好滄嵗定如何抗犢皆出石門山中抗犢猿而綠犢類狗而黃益猴馬之大者抗犢如虎猶所謂猿抗也犢字書音黃夫人作去聲之服讀如朔

梅花

花實望先進英華標素王俱家號梅為花王竹籬眠
夜月風雪傲寒塘皎皎曾無對淒淒忽有香和羹須
鼎味盤服也寃棠

吳江放船至楓橋灣所謂越東廣之

短逕負長虹破巖掛明月風馬座中生天慕波中出
高城多隱映遠岫擁羅列火小泛吳江始識仙凡列

讀春秋有感

巧辯難三足曾窺豹兩斑鳳麟歎已過麟獲涕爲潸
妄作南桐郡閒爭左角蠻夢回無箇事風雨度前山

送士昭兄赴南外教宗院二首

人適涵陵郡山川似落陽懷光尚淹滯數族聖朝翔
會見親先漢方期奕有唐萬安秋夜月多赫古文章
憶西南州去松根桃邑鄖島啼雲裏樹人入洞中天
載陟今將路須航古渡船他窮巇嶮盡黍曉濟平川

觀天德圖像二首

函封傳遠進暫見藁街懸虎喙終爲瞰狼心約下賢

時無漢延壽天奪晉苻堅精決春秋事陳候訃豈然
鳴滴心何悖投鞭計亦休傳聞廣陵散因作畔牢愁
淝水真同道黃池故不侔見道天投像看是郅支頭

傷淮帥淮將戰敗來死在

淮浦天龍戰居巢寒馬啼陣偏軍背水机失寇踰淝
越石知何在廣君恨曷依部緣注過波誰爲斬何徽

袁口回棹有感

放舟谷里口乘流楚千江鈞臺亦已堕大船亭長安
春渡亂山綠風回平木湍何須問今古叔叔難爲觀

白髮

浮生寧久客羅沐彈冠情芳樹幾將紅童髮半塗白
千月浪飜濤百齡駒過隙多少少年人烏頭問華鬢

樊口晨泛送程端卿

扁舟送歸客萬頃寂無風宿霧青郊濟卿雲碧嶺空
水清明夫鷺天遠入征鴻日郅中流見委蛇走白虹

寒溪堂有詩

疎雨度西閔寒溪亦屡顏風流沉白浪雲歛出青山
浩湯鷗偏適翔飛鷺自閑可堪泥染鞅行客馬班班

元夜齋居

漢家傳舊事太乙祀中庭宮禁崇喬嶽銀釭耀列星

九指塵樓樓萬室大哭哭兀坐閱過史無人尚典刑

讀列女傳

一避先生席𨽻無鼓瑟希功名志紙薄聲色路塵微
大札無通問清談浪解圍黨人狂斐甚猶有詠雩歸

讀胥鞭集

幾許興亡事全歸喜怒中鷸鳴非雨候花落任春風
龍馬符雖在櫃梲戰已空未須悲麥秀王道有車攻

聽民訴事有以禪僧見況者

訟庭披訴者道我似禪僧不悟無生理安上最上乘
修行心懶慢遠睡日曹騰說法還知否宰官非所能

士昭兄琴室

弄琴函丈者無始到來今韻獲五弦上乾坤三古心
荷香流曲沼煙雨抹寒林閔子能傾聽何人知此音

無眠

兩夜不成寐可知心念家人情風上草身世浪中湯
宿鳥司更漏黃蜂襄旣衙了志官府事高枕是生涯

武昌射圃後山與江接走植柳竹方段每爲
民家羊群所齕日有驅羊之事昔賛皇公以
杌雞翦目況走亦可謂牧羊兒矣

有敎郎有累無營了無爲且非刹難宰寧是牧羊兒

甲胼木方遂芭屯芽定委江山萬里道好去莫遲疑

乳鹿或得之近山旣不可縱畜之更日而馴
走命之日山友

駒鹿何年致它山小水濱呦呦興念母麌麌熟依人
物性初無定野心將亦馴故林迷町疃結友幸相親

乳貓

乳貓毛比雪弁服絮成衣捉鼠氣方盛食牛形但微
紛拏殊愛踩上下擬騰飛幾許明瞬子斷盈望月輝

芍藥

萃拔秀群芳花開冠衆王牡丹紅樹色藹藹碧池香

融洩云何樂熙胎是常閒人伊躡事士女熟相忘

殊亭

指掌視吴都遊人望已殊清江浮燒岸綠野漲春湖
我之泉明事誰爲漫徒醉心尋古訖始信不虛誣

寒食雨

風雨逢寒食天公涕亦潸柳眉翠綠髮花淚濕朱顏
貼嶠雲橫水藏舟霧障灣燒痕青已徧若箇子推山
客裡換春衣寒風帶雨霏羨班榆火禁初感塞鴻歸
柳絮鶯啼亂茶花蝶趁飛郊原墳祭耳想念切更微

袁口舟行値雨

樊楚勞形甚將迎一廻流棹移鷺立馬帆達乱浮漚
落木江皐樹依稀荻岸舟島雲嗎雨急還我舊神遊

酴醿雨後

既踐春闌雨酴醿花意秋雷飛香散集龍闕玉雲浮
外戶揚青眼中唐浪白頭夢回人不見心醉几悠悠
玩世無心手成功不義候升沉三躍浪聚散一浮鷗
守郡官槐本王家夢鶴鞍圍圃天上月猶自曲如鉤

梔花唐玉蘂花介甫謂之瑒花魯直謂之山礬武昌山中多有之其葉可供染事土人用之醸酒

梔綠吐瑤琨冷然郭外村仙人來玉蕊文士立山礬
芳澤留綠素風流付酒罇莫言瑒酷似香處不勝繁

春霖未濟謝雨大作

甚雨過清明後淫不肯晴天占苻侵甲人意失先庚
陌路河魚上階塘野草生早來雲陡黑流霽雷閒成

書江表志

株守生財遺霖雞正國成周王方虎嗟唐后獨牛哄
軍罷心忘戰民勞勢自傾誰知內史致求伴大夫平

夏日晝寢

至樂歸璽圓植神得慥香素奴凉自愜班友夢偏長
莫嘗黃粱熟何須綠醑當知他人世界若處有虞唐

夏日懷舊

夏日傷前事毛精淡晴雷白鷺生不报黃鸝去無期
猶雪災雲熾瓜田古岸移戰歷想滿眼聊付一篇詩

寒溪寺拈香時國喪罷宴錫已三歲二首

杜舞莫娥娟當修晉白蓮林精閣遠峰花片落寒泉
鐘鼓鏗鏘甚松篁影帶研如來本無象長老亦逃禪寺無塑佛像主僧乃律寺久矣
昔者溪為虎如今突璽烟萬松泰運滑九曲夏雲連畦町苗初定池塘滴尚涓潔齋朝五日清樂淨三千要祝南山壽南山壽千千

朝衣結藍綬古刹礼青蓮循絢林間樹琤瑽竹下泉
晨曦方散彩曉宿有餘妍聚右應聞道無人為說禪
路回荒蜀目江達望生烟略彴溪源舊屬顏領可岫連
清巖岫山歷歷洗耳澗涓涓菩薩行觀世封人願祝年
更須東畝累長穗滿三千松溪早未已見

石榴花

國色宜炎夏宮裝染絳紡蒼崖陸渾火朱景赤城霞
顏駐留瑛蕊丹成照日華東山舊遊處遙憶武陵家潞州東山有榴花洞武陵桃花源比也

自訟

學問非干祿宦遊端爲貧生愁撓舡令置殺採芝人
求牧知平陸無瑕責棘津讀書心愧否何日是來春

讀李斯傳

上蔡遊公子真情本自愚五刑身具論七罪法當誅
逐免縱奔犬匕牽致擊胡明功與罔名為問驪山徒

宿低蔡遇雨

甜睡忽驚覺空林秋氣肅四垂來雨脚萬壑漲雷聲
飛洒穿殘叢淒凉悵旅情縱憧高臥者應更薄書生

至信陽宿蕭安撫寨蕭虜蔡將去歲陷信陽
者

左角語爭戰南柯鬭大莽胡爲控弦去猶有覆車存
行客應貪路邊城不閉門夜眠思往舊空淚漲床痕

別九可元事

去矣陽夷子片帆移夕陽意深三折臂情結九回腸
風雨思無悔江湖道可忘死生猶暫別萬里未為長

縣有父子訟者是以書人之法聽之書其陝
悔而作

父子本天情性緣私愛牽寧留今夕忍無作望思悲
克己歸仁礼回心即孝慈同年千古意聖相不吾欺

樊岡雨後彌望皆平蕪綠草無復花矣

陵客與岡道新情致日佳萬般詩外意百種夢中花
蔓綠鋪平野江流襄漲沙無如石頭滑龍首發新芽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五

詩乙近體詩七十一首

漁父二首

蹤跡五湖浪生涯千尺綸是非寧入耳榮辱不關身
獵獵菰蒲暮淒淒浦叙春何時共蓑笠和雨釣青蘋

紅蓼白蘋岸清風江月明萬波千尺動四海一漚輕
濁酒醉濁酌鮮魚飢旋烹興來歌欸乃烟雨過前汀

蔣鄰新筍

根節凌槐夏風霜閱草春此君椽棄健椎手錦綳新
有待膳淇奧行將滿渭濱狂鞭任脊迸我不是饞入

白菊

不着金縷衣寒窓弄明月端宜裴淡泊自是香逾馨
臭味真可人風流到華髮試為問東籬定得淵明骨

丁香花

別是南州種累花々里香（鄙人謂々里香）玉筍騈寶髻金粟
綴銀璫自得山林趣不為時世裝紫霞休騁瑞未及
野梅芳

立春

誰得東君信風生十萬家土牛占穀麥灰律動蒹葭
嫩綠明芳荄新紅茁縱紅未能都免俗蘇勝插春花

雪

怪得寒風瘦窓明積漸加起來凝水逆視竹生花
厚兒紛拜品新裝副六枷飄零飛落葉轉動紋回車
無定從高下忽形変逐迴郊垌鋪瑩屑堦砌撒江沙
涵壁侵修飾填坑旋不遮屋頭昂怪獸山脊走長蛇
萬木都枝亞中庭石盡遮獅猙獰陡漲龍井噴増呀
樸面難盈甚裝衣點綴科磋闌闊匣鏡碑仆插梳牙
同色連千里虛光合萬家屢災時世重為瑞老農誇
勢極雲天際威凌凍水涯凹兜坡崿峭條突樹牙槎
客子衣裳怯王孫酒力奢影浮書帙恍香帶落梅花

麁疏知神女門屯想夜叉未能三十韻旋瀹試烹茶

郊迎趙漕

叱御迎軺車愁先負弩驅虎頭精在望羊角淖盈途
草莽遠行跡湖山出畫圖傷今又懷古坐嘯覺吳歈

傳聞北虜請和

會計吳功薄安椒越報深漢廷胡逮迴周任狄來侵
頗是佛狸死何當頡利禽晴和君信否無故莫容心

梅雨

霡霂雨黃梅凝雲鎖不開心知春茵綠眼見長莓苔
家邃幾如清崇牖勢欲隤晉燕任炎熱誰解酌金罍

遊飛霞洞

橫塘高花柳杳杳鏡中行棲霞來涵碧洞天環掩閟
林深暮雲合地僻夏寒生鹿嶼屏巖靜鳴鄉時一聲

龍翔寺

一江涵古寺雙嶼聳屏沙翠浪環流淨金城到眼春
水光搖殿閣塔影動龍蛇不減蓬壺意屯雲未許遮

酬張縣尉

久客多塵滓心懷為子開支知龍有種名苦姓為誅
但得貧無累何嗟去不來吳門衆多士侍爾和羹梅

元夕憶世母三八母生日

蒼天毋我生願復自孩嬰元夜維他夢三山壽半傾
星球明烜赫鼇岊峻崢嶸事都如多傷心世道情

拒霜花

燕染木芙蓉深紅間淺紅錦籠烘夕照翠袖揮秋風
艷冶歸尤物淒涼識化工拒霜高節在丹藥護成叢

早行

旅枕罷殘夢明星懸屋椽下辟風露冷欲了東西緣
雲馭方擎日月輪猶印天波波足何事蓋死地行仙

天陰

梅月乍間霽油雲閑卷舒溫光穿隙日浮襟出清虛

鼓吹蛙聲亂空簧竹影疎雨來三四點靜覺打蓮蕖

告歸邾不得請係予將迎之勞

閒居百不憂何事武昌遊旦旦三江口時時十里頭
箇中都是妄此外更何求生被浮名累將迎卒未休

味與寒溪送客

攀枝長者車妹與踏汀洲片玉山銜水淮金日照霞
風來雲外嶺露重竹間花好景看如客心閒郎是家

二十三日送客寒溪還視邑事食時過節推

周文擔高臥未起悄然嗟羨以詩戲之

驚起周公夢三竿日陪高枕穩吟不用州縣職徒勞

脂轄驅郵置金車困戰曹幾如隱處士龍臥楚江皋

夏日江湏

鳥跡鋪天篆金波漾日沙鷺茅叢積雪盈浪飛花江
江斷來帆入岸回山影斜峯雲青入漢略約二三家

閩黃仲孟雲夢辟書報命

三府書交上尋公塵盡傾量色雲嶺下夢上名動洛陽城
雞肋刀焉用牛膠軸定盈江南望江北無可贈梅英

讀黃就傳

不假成田勢寧堪麥秀悲青瑣餘舊物赤幟漢威儀
剛被農家誤俄相與作移江湖百郎地只自恭雖雖

讀九國志刪書
弔古因紬卷陽押却皺目蜂房開自牖蟻穴潰成堤
不苦南風競長懷北馬悲陽曦曜星月還有殘西時
被甲
儒服便章甫戎裝乍鐵衣幾曾生共樂猶有死同歸
着癈惟何甚乘車未遽非愧酬軍旅問先見火知幾
曾陽回禪
汚曲回巖掉驚飛荻木為波紋沙隱見山影浪浮沉
色動蘆花雪光搖日脚金扁舟歸未得惆悵五湖心
讀三國志

左角蠻攻觸南柯蟻伐　俳諧記名字人物妄壓埃
錦里昔曾到樊川今此來遺風不可見觀古意悠哉
讀史
信乃噲等伍宏與滔比肩饕士未為過此跨真能賢
物外体三極環中無二天傷哉千古恨聚壑說陳編
作落同路得家書是夕有歸夢
夢入江南路依然識舊廬家人話生計兒子督程書
蕣繞俗緣在經綸習氣餘金雞驚悟我安問未為疎
三月七日按雲陂莊還宿舊州寺懷抆撳作
不學老農家而為田舍翁劬勞方黔慮定業竟何功

心惻慮萬氣時寒疾甚風年時尚壇發託絕意吳窮
山舍三首
髮髻依峦室林端爲道崇烟疑雲異色松接澗同聲
樹古龍蛇蟠叢阨虎豹獰野花舞狂蝶栩栩夢莊生
塢闇嵒麻小哥峯疊翠屏岩顚通鳥跡山脊走龍形
峽斷風偏勁林幽天欲冥流泉不知處虛谷響冷冷
寂寞無塵事芋茨秀翁逞蜜羅家灌木亂石隱流泉
蟬噪雲開樹鳥飛山外天孤雲自明滅隱逸主人玄
觀棊
戰伐徒形似死生俱妄為爭先明有決當局自成迷

多晏非關叔成功定出奇兩情深海若不比着人知
昇仙寺五首
羽翼假真仙飛來吞嶺巔道高還自正境寂若為禪
萬日山如礪昂顚浪拍天開城多火地翼歷帶平烟
丙子歲春
物極雖云反寒威何太長東風入蕭幕生意滿林畦
古木含新綠仙葩吐舊枝陰晴苦不定中夜思閨規
江行卽事
春信期殺急滔滔掩岸泛客船離船激湍苗起蘼蕪
盈眾水光碎轉山帆影斜驚工指烟樹依約有人家

雪消
旬浹雨瑕花山林盡綺羅東風雲氣減南紀日光和
皓々汚愿易消々酒轉多氷生又氷釋天道竟如何
讀大定書詔
安國盜仁義鴜人新見聞雁鉏冠冕俗織雉大羊郡
孟飛尚々縦句奴非五分啓民生雜草為有雁門軍
識董雪望懐手都五首
不見手都手識董一壯觀燗開梅骨峭高峯玉峰寒
誰共雲霄目詩呈歸繞肝梦魂千里道應更酒腸寬
故人一相過々返霞濃々辞界應奇甚頴狂郎在不
卷之五　七
春思茎情會秉與歸宦遊欲々識董墓詩腸獨自援
曰也今良嗣千年壁一双文思泉激石色照月明窓
樸撒空樊渚飄零遠漢江此情誰與度木介響琤琮
狂遊生可人萍聚我和君千里共明月幾山空白雲
擊鵬飛蹈飛嘴雪冷氷踞石嶽無多手離居困索群
李惟則直問
官日爲膳李
掩脛識臺雪吟頭秪目吊梅花開嶺路氷玉皺池塘
良馬日千里美人天一方尺書不可寄道意兩相忘
和賈籌
官冷居休嘆浮名陌路東氷山遂摸津豆粥併寒除

但酌樽中酒從推架上書未酬趙柱志終不羨相如
忌日雲
茶毒惟何甚同時失所天哀傷逢此日懐抱憶初年
白雪明心素青松照墓埏不堪陳几席罪罟欲誰免
大雪
江市弥旬雪人行失旧踪梅藏香骨瘦氷結浪花重
驛騎聞前柝昏迷郭外峰層巒天漢在一雁渡清空
喜雨
麥穗雖乾耳秧苗未吐心正須雲擁墨生怕日流金
氣欝山堂潤風回竹逕陰称人三四点爭道郎為霖
卷之五　八
春老寒雨餘醺覺爛
無定若遊絲神人荐玉衣飄揺思未遠舉網挪怯空
帰晩色擡心重春寒酒力微乗腸無抑眼香繫雪花飛
讀史
閑是胃閑非況迷不自知黄梁一夜梦白雪數人詩
身後輸杯酒生前對局棊幾多亡國恨窗几靜楷斓
延陵感懐
延陵々春梦悲切意更微頗複吴牛喘還多代馬依
去來紛泯々今昨是非々況在遼東鶴千年古始帰
雷齊和習叔次諸郎曹韻二首

風洸翔雲靜愁黯淚眼晴夜闌厭亦冷日經室生明
客子還鄉蒼天公偏世衾布衾寒潑水墜葉也心驚
同雲起飛絮忍作無意情夢破客愁絕魂銷天夜明
聞雞悲壯聽哀雁切鄉思夜靜群動息空林時自驚

元日

鳳歷回龍紀義和御物新崎嶇萬里道牢落五年春
羈客聞哀雁傷懷念昔人來茲能幾許還自不由身

十、夢回二首

憶列梯雲卷哀傷　鄰裏無萬悲引魏傷雁落空弓
清夢回時雨聲斷發夏蟲情鐘正吾輩匡坐泣熏風

佛雲走家猜事

吾宗鮮兄弟何事日飄零凋落皆鴻鳳相從謝鶺鴒
世緣那可了魂夢也非寧屈指傷心事端如歎曙星

鄉思

達仕祖千石虛名酒五經豈能千日醉未勝九年冊
識取杯中趣知從代累來讀書無一事宦宦汩平生

寒食二首

異縣臨寒食為情覺大難愁萬五精氣破散六祠壇
墮淚紛朝雨回腸減夜餐誰家簫鼓咽懽舞歌槃珊
五歲懷歸夢言歸已得歸未能逃俗氣旋復著征衣
子貢富為戰燕人切自悲無堪一百五春雨竹霏微

感事

抓死正邪首豁飛翰戾天乃如司馬晉不若慕容燕
濟亂須人傑扶机乃世賢長江千古恨南北幾陳編

瀟瀟

谿端滄江外雌雄萬里心浪花浮彩翠烟雨弄清音
蓼岸無端起蓮塘夜處尋驚鸞誰看色知誤幾金針

讀邸報二首

大漢烟塵靜三公計畫奇定安唐廟貌行復漢冠儀
捷奏勝千里除書滿四維自然金顏利早晚贊無為

世味刀頭蜜人情屋上烏榮華葉手格升熟選仙圖
豹祭知生獸池衡欲報珠不得魂夢到反是憶蓴鱸

九月十日菊

不改天香細無端人意疏重陽把盃者今夕尚未與
白羽搖依舊黃裳笑反初知時自凡俗冷煖欲為如

夜聞捷音

圓覺聲聞夜發頭大比邱上功來幕府如周復東周
行郎昇平旧還從汗漫遊遲誰問淮泰元濟莫擒不

悶成

春為弄經微凝陰滿院飛委姑云力作杜宇不如歸

世変知音火人匕鮮語布汗顔多仄仄溅渫湿草衣

春陰（贈王黄州小書案）

春晝閑春愁無情若隱憂柔腸牽柳脈困渫点花頭不放春風度從教畫雨休哀慱無限意小窗閑黄州

燈花、

自得天然艶書窗氣吐紅有心惟燭物無種到花工不管三春候平分兩曜功報人知喜事韓猝志帰空

送鄭景望赴闕手丞詩二首并序

渊之江渾回漫拝而委長有山焉截乎江之口其朝也尾閭盈而潰滲海水溢而羿飛回江之波倒落而

反顧于山其濤怒衝乎渾其波激委之至也逆其為憤也滃崩騰洶、洄滈蹙鼎踔蹙而軒作旋而入谺盈淵谷前無高岍一川矗立突如東如屹如累山鼻如隊馬轟如雷鼓激如摶鵬乎昏奮躍于濤頭丈種昌陽其暗渡雖共工氏折不周之柱左伯母弾恒山之目抜山如項羽驅若石始皇未足以擬其壮天河裂龍門發呂梁泱汾防決淮提撤摘不得形模其彷彿也操舟者逆而取之順而方之呼吸之中恬然已無事矣濤之力也有既故吴児可押而弄其去也有時故行人可厲而涉走嘗聞諸濱江之老叟曰江之産有頻青其涉有陷汐頻青象也蝶雲比也形如飄風呼吻衆多押者遭焉則著身而不其沙之雜也多渾則人之履践不實涉者俄而陷溺則湮為汐之濫君子者曰操舟若乎其神乎惡乎虚舟凌乎巨浪逆而取之不害其為正順而方之不害吾之止故雖濤水撤天而吾不為之蕩横流溢堅而吾不為之撓持危涉険重然而成之其際涉者吴児為有全安之数委乎鄭子一郷之望其赴國乎丞也固當為時世用郷人又將儀之夫國子清官乎顆乎和而不流者也既清且和利用安身而崇徳矣其行也必將門津于

折舟走期之以舟檝之利孫詩為贈且序陷汐頻青之説所聞于父老者而冠諸篇端

鳳書偈島順知難與酒杯好渓寒已半京落嫂應同潛含方飆雷江鱷欲放梅不須愁國歩之手棟梁材

佩我論交悦何堪又索居朝陽鳴必鳳清水祭無魚百憂愁成斛羣疑鬼載車否臧匕可道羸得腹詩書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五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六

詩　丙吉風　九風

送鄭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并序

走歸自武昌始獲交于景望景元昆季二鄭兄弟不
以我之無似不屑與之友居之相遠也相從之日少
志之相得也相與之意深居數年景望召為國子丞
又兩逾時景元赴由峯從事之秦聚合起大市鶏鶏
之嘆於景元之行也贈以詩而序其意閑之君子之
人以言衆人以財走雖小人樂為君子之事方浩浩
之會走雖以天而兄秋田粒食恚深泛于洪波既無
財以贐公之行不可抗平而別以言為贈猶不害于
人情景元既高以才又累于志喜竟其說人不知亦
說〻固賢人君子之心非處世之道也古之人教其
子者有曰女我勿為善曰然則惡之為歹曰善不可
為惡將安取有學佛者弟其礼其神像而師杖而起
之弟子者曰礼佛亦好事也為師者曰好事不如無
世衰道微士鮮中屑之行其從政者非違道以干百
姓之譽則咈百姓以從已之欲要譽者不欲人之加
諸已也窮欲者甚惡人之形迹已也此人之常情㐮
府之官無曹局之分也從容賓主之間其處此亦難

矣非無心于為善寧無二者之精才曹人謂孔子東
郎舍者與楊子居尹席盛德之至不如是不居以有
行也走欲景元事其上官其賢于人者約之于道否
則潤其小者以求全其大者掩覆吾迹無為〻善以
近名聰明蔽知而將之以愚亦充之尔耳景元固無
施不可此蓋發軔㢘乎其善始也以景元之敏於行
千里之外能無從此言乎景元景元願不以人廢言
也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友生薛某
恢炎蝺炎毒萬里無東風颼閣少微凉況乃陌路中
紈扇可把揮秋高網絲蘇冰山豈足恃晃晃聿消融
違退信難谷黃塵苶忩忩鄭君冰雪姿千將倚崆峒
端職救頭然巾車佐元戎生人有饑炭吾何惮爐隆
往聞開元帝進署誅䆕宮偪反政浩歎木陰見桃崇
頃得頻以鎖語識靜緣工相期在此行山泉醫童蒙
兄子豢先躡以試驛知武林動靜成古風三
首
黃庭有真鷂魂弁睨入淵知机動以食還反道自然
嘗聞球色石可用補蒼天時哉復時哉寧教悔在前
野鶴入雞群㩲豈王孫輩之人定忘物表足言身世
丹山兩鳳皇為誰來儀〻靈𩇕發與聆可以卜隆殺

明珠以彈雀亦忘珠賤焉以當鷹夫豈賊之徒
黃金有定價韞櫝盡藏諸薰風扇餘涼吾方愛吾廬

元夜齋居

元夜憶年時悲情居瀨々緣齋今夕居畱調傷懷抱
都緣人事非不足年時好世毋舍我歸屈指憂吾老
人亡不可見此心為章々大人月云忍弃我方兒稚
啼々敝嬰泣安知精卯濤諸父泊諸兄下世吁何早
悲傷失所恃涕淚流行潦哀思動時節不見還證好
鄉居對日長松楸倩誰掃歸毋待何期念旧呼穹昊

春雨

春雨不知止新晴旋復陰霏霏散秋毫塵靡水鳴琴
琤琮響疎懸庭除有餘音趁步莫可縱蒼苔看侵深
谿壽知幾秋中堂隨相尋消々濺人衣黯々乏朦襟
發渠漫如清明雉暗况吟翛然薄雲開風聲到園林
坐覺蜀望羅幾禁脩森巾卑通坊市溝渠添江潯
言歸轉通渠舉頭見西峯峰青霧衡白何堪送迎心

春江小雨

小雨春風裏澄江滿漲痕平波湫々山遠霧昏々短
棹煙塵細浮雲天地根將迎終無已盡日旧杯樽沙

春雨

春光不滿百霧雨六旬強賬暴老脫穀攏麥青已黃
愁雲黏可厭漆濃空滄茫銅盤亘日出障彼天一方
寒蔬歎巧婦難娥會鹿忙豈除况枕祠離單占是常
庚午直友中此意未遂安使客因羈使行留兩亡羊

雨中鶴唳

陰霏結愁思秋霖政霖澍何天唳鳴鶴嘹唳爲雲路
九臯聲甚遠瓜度披冥霧定知君手花不作乘軒汙
介娥六王師拂沐方春露羽豁苦不繼品保金湯固
塗泥困淪沒無計開樊籠傷古聽華亭吾心向誰布

種蘭

蘭生林樾間清芬倍幽遠野人坐官曹亦意極不淺
西窗嚴料日松釵架春砌墻陰蔣花木憔悴根日損
植此山谷香坐與前事反扶殊可紉佩心緒端有本
芽生僅盈掌高風成九畹群芳顏色好抑自誇園苑
何如淡蕭賦草芥曾誰混對我靜無言忘形知莽蕁

讀東坡和靖節詩

我讀淵明詩頗識詩外意坡公繼遠響蘭中有佳思
取友百世上古來獨二士陶固泉石人蘇則廊廟器
出處了無同聲名都自異佳者不可作剩復通姓字
神交定忘形飲食尚知味雖窗中數律片鐵猶應類

郰文在尼父為復昌旦事今時道古語莫作今世視
以我思惟心充犬剛大氣芥子納須弥雖信略相似

欣木亭詩

某適兗陵始識林君擇之用中子鄭景望司馬之館察其為人肅恭謹敬學而篤志者也出其家欣木亭詩冠以梅垒南軒三山三先生之作希和甚苦金玉其音難乎下里之毪邑勉次梅垒韻其不知量甚矣

寒威折青陽雲雨作朝暮桂芽粲新綠寂歷晴川樹
時至物皆春豈在雲間露之人子亭上笑歌謔與悟

卷之六　五

賦此葉與華我亦知嘉穉來游對溪山識取亭中趣

早起次叔權韻

日高正皆眠被衣意何已不得志黃紬蒙頭非所喜
厭逸行露多忘邪佳山水有客爰閑居被髮吟早起
神清到天元靜極照物如公乎尚何其我亦偶然耳
此事匪立談剎剎自鳴指動息無端環生人定一理

聞競渡聲

江頭鬧金鉦競渡訛時序吾邦大夫魂正則知何許
情緣古今隔况是都無楚悲歌永為戲極溺逐謹語
曰我旧家鄉湖上人如堵船戲習成風迎神尚技泰

家居内忘物應聽何城阻風鬧不就事借閒為情贈

冬至如模酴醾有華

我愛酴醾花爛漫春歸後熏為美人佩韻勝青州酒
灌溉落霜霰摧殘歎風柳别來能幾時夢寐休三后
一綫長新陽萬木新彫朽佳期尚云遠感意胡偏厚
香色笑江梅遊然入窗牖遠知此餐者為瑞朝中否
銀罌侍交狀天上彤雲父金樽但高雨身外閑愁剖
休言桃李花常鴞又何咎

刈蘭

東皖刈真香靜院養瓶水高遠不勝情時逐微風起

卷之六　六

和雨剪閒庭誰作騷人語記得旧家山香來無覓庭

石盆

蘇翁久埋沒歲月來成奪當年膾魚處齋臼徒形存
想方高會時猛士伴雲屯連葉觀一鈞欲以大口吞
天鄉理紅雪烹葵值蘭孫王餘弃玉食銀刀亂泅浤
墮壘不禁酔網漏如鯨鯢座中畫聯彥人已失叢墦
吾遊懷此都重到郭外村聊與廣武歎衆東受辛盆
頽然鳳凰臺路走臨津門催歸趁人馬誰念古帝魂
慈無有力者衆得負雲根斷爲共杯飲壷輪且盤飧

富文忠公北使與主客流句
以一大白表爵集竹

止齋和七五次淵明止酒詩韻
知止良獨艱吾兄獨安止不止郊園外只止壓埃裏
修為止至善孝愛止為手眷言兄止之詩止以為書
至止内泓澄非心止弗起止静有餘歡止中得妙理
勿謂止為難正躬徒正已止乎吾未見致知吾止矣
足乎止孰似兄止無端渓滾艮止視黒山止斯千萬

重陽無菊
一九踰重陽高峰振辟木彼菊東籬下金英粲清穎
中有黄裳美雅称清入服識旱靡石草茅蘖渠歆肯
冷淡登高會悵望剡可復臣酌茱萸酒悄隍嘯舉目

悒之淵明流戡為淵明縉措使淵明在淵明更栖墜

九月攎塿梅桂有華
兩雉不並時丹芍彼春芳同仁乃一視梅桂華秋煬
梅圓冰玉姿桂不時世裝永言異會遇相從多異香
璨屑辟寒金磊落明夜光仙人姑射山墨兄期首陽
神寒除道義語默何曾常

思盜
盜賓肓孫卿布匕由令尹跂刃可同形殺人在同殨
吾非古之徒處世良不盡仁義一還廬身心兩矛盾
坐使邑中民嗷嗷困欺客劫質與穿窬公行戴歸稇

道路視纂越封此何忍刑德歎誰把芘洋空内懸仲
尼有佳對為發一笑驟

又元和元可二篇
陽春倡者誰欲和心已闌故鄉渺千里念之一辛酸
人生足離合豈在共盤殘朝然兒女情苛留太無端
焉得不繫舟使我懷抱寬信美非吾家會止郎所安
後園桃李秋無徑草木叢酒米輒竟醉歌強難為歡
風雨打寒食枯河晝淼漫故老猶說異誰能埜其冠
惟當通意尔茗香品極宜晋賢泣楚囚衛女賦竹竿
顛君假羈思所有路何曼歸我昔在陳孔聖之体肆

幸非縲紲徒亦復謝羕羕
春風動鄉情燈火語夜闌選閒流星遠鈴響接悲酸
愁人念世事而食或忌殘我有無價珠可以息爭端
致君將代隆坐使北顧寬何當内修治逆服遠自安
呢呢兒女子青蠅語喧繁長懷不盡憂可若一笑歡
有酒且強醉莫笑白露漫汾陽脱兜鍪高祖溺儒冠
此意誰未失抱闗樂卑官匡牀足酣眠紅日出三竿
滕言東甌道來歸路曼曼非用徒尔為寂然脉用肆
天地一大家中庭樹羕羕

得行遲之官

我本樂閑人自得安閑志鄙仕習踈散難識榮華意
竭來復旧廬喜獲平生志稼穡問田夫家室歸中饋
中外若非我卒歲無他事飽飯讀詩書僕膝時困強
喇哳燕雀嚾鴻鵠心應異三皇竟何物況復今官守
寒酸蹂妻孥先春輸與質毅乃不可常為貪求祿仕
鶴枝一書名野情那得遂官來促我裝去作塵埃吏
無復有遺揺真為口腹累把　從此行輕禍隨弃真
素澹良不堪邑有民人寄衆心險山川道從非所暨
上恐負朝家然念家聲墜吾民故無救為此不能寐
格物可為邪旧說今難試泥古誠腐儒惟此知為治

仁義舍不為文敢因与利上官如我容刑章淂就易
厭以遂其生將父蘇疲瘁此意尚茫然思之或狂悖

谿賦

谿賦何翩翩雖日悃波泉將奈羅酒何幽閑從此始
一為美人玩毛羽憐復理江湖浩蕩意憔悴歸洿水
昔是滄溟遊今是樊籠底文章豈足貴歩武雖無已
丈夫感非為心逐冥鴻起

社後郎事

東君識歸意社雨零膏沐柳眼向人青草芽隨地綠
体輕來燕疾嶽合鳴蛙矗桃李靜無言艶麗驚郎目

西山野步

雨夏作晴天淨雲帶落浅西山早驅馬踏破蒼崖翠
寒泉漲新綠泱泱鳴環佩上有吳郊時九曲羊腸細
罘閣聽松風縹緲江無際野僧喜客來一見心已醉
竹萌薦盤飧玉切琅玕碎吟哦壁間詩恍與古人對
時發一笑癸韶開殆忘味清遊談何嘗不知夕將至
岸巾步莓苔欲住叵自遂盼此善權泉為辭濯悪世

陳思王

喬松蓬萊岳託迹大高亢飄揺風雪場踐局蛟龍狀
千霄竟何事勁節良獨壯下有椒桐秀遠入烟霞望

天意固有在人情亦云妄苦乏柔茵藤直傲清霜重
居然嗟彼其生使出其上至我文身手三以天下謀

歩松東坡登舟返石門

為到兩陽城佗傑東坡上旧址就荒蕪山川寫心匠
四光賢高東園遺畫屏障萬象儼朝昏出浸烟霞狀
玄覧浩無崖不覺滄溟漲吾行半南州此游誠大壯
寸陰良可惜無奈歸紅舫隋然快我亭今夢今知妄
吳都一回杭杯歎運樽浸石門隠沖舍行復殊亭翅
扣竭兩端悅便可齊淂喪

達事方急有中使至雨中出郊候之

霧雨悶天愁胡笳鬧人耳不見霍栗姚只見黃塵起
蔣城何皆竟橫流洮淮水敎戰鬧市人旋栅荒殘壘
甲運軒脩竹亭觀羅弓矢長城萬里環衣帶江誰恃
索韃逍左立一介來行使東帶迎督郵淵明尚深耻

春陰會聞戀歎不守

飄風吹百花仰不見天暮浮雲何憐々去我止一櫂
園樹婚無色紅芳旋凋落橋東晚來雨如然度城郭
愁人故多情對此乃非樂羽書踪蹇馳傷春重沈着
方竊若汪陽龍吟恐清用歸飛雨捷々花直開生崖

雲煙

冷々雪中蚓彼々夏之日藉彼凌屬地生此柔脆質
冰山共攸遠玉筋無定匹安識替有著但保歲云凍
中和數何居已熱信所必火鼠可澤沅䲷茵寧晚出
伯翳闢更名山趕注還逃

新作珠亭

虎將夏中潯旋復怡亭址茅次覆米樸拙亦可喜建
斗五移杓珠亭更擇手規摹雖少華不陋復不侈元
碑碎俗令遺傑裂室紙縱步此山椒金聲猶屬耳旧
亭若弗稱新亭直殊美書文兩奇絶蹤蹟存布惜古
人久不見今人尚殊此能知古今意元始本無柏

又讀陶靖節詩即次其韻做其体

酒酒自傾盡陶然忘古今橫琴寄遠響聊以寫我心
塲々雨白鷺盤旋下曾林此情誰與傳無絃有遺音
萬籟夕已寂忽知身是今浮雲翳青空油然起無心
寄傲北窗下驟雨落疎林遊子為三歎寥々希大音

開渠

開渠引層澗涓々遠茅檐政尔江湖流瑞如環佩聲
澄瀾漾淪漪曲梵隨淺清上有翔飛蚋無殊化搏鵬
廣狹詎易量大小脈張名何從汎天潢同歸在寰瀛
吾衡論齊物揭波歎平生

爪期代者不至

禽飛有倦時木落還逢春薄遊名利場厭見陌路塵
指日得終更情難重陳如此代者何不至愁吾人

代者介至

跡道簡書豢東身急于馳況復多難時内奴函憑陵
憂危内外觀凜若涉春氷艱皆苦不痛何郵寰與矜
初心豈得在反身但觀々安得事大好官籍知有承
屈指計來月瓜期闌云摺彼乃未易到吾行重難能
百里本九十終更孰陪升社雨晚東急春天霧夢々
清淮萬胡馬咫尺方沸騰慕年念天遠歸飛恨無翻

慇懃贈惠吏用之筆賦勝

索山春望

密雨作春社索山暫登臨迎人多野花對鏡踏道心
於以今日悲雨閑去耳林平沙浸浩湯湖水初沉陵
草綠湖萬頃峯青天一碧無情雲自閑此理吾難任
故壑雖明玉寒溪疊重岑獨來聽流泉可用資鳴琴
新春石磴滑崩波馬蹄脫不知日已暮迂迴樹生陰
歸路尚修阻特哉美靈禽

重陽馬上看菊

秋菊粲真已花若千金危對此好時序馨香散幽奇
爛漫在伊昔邂逅不可期吾來偶逢迎玄黃馬常馳
二子復何事相從意然〻奔走塵埃間一見蹙我眉
獨之念佳賞愁顏朵人厲

浮槎

浮槎不爲木來從何處村託迹久非地湍水撻其根
一辭古岸頭去〻隨汎漫上有飛鷺翔下有白浪翻
浪激信反覆驚去無回暮千浮將九沉任彼回風掀
飄泊未云已驚落見者魂令惡逝川波故憑川上原
原中復何有草木故自蕃洄流漬前汀薄命乃獨存
人生盡如此株木奚足論

雪

太素欲還淳忽然萬物森封條花爛漫飛絮柳紛繽
玉殿神光發金樓火色新層高天漢接地遠蜀江瀕
西塞雲填谷南湖水拍濱吹泥欣掉尾飢鳥困依人
踽蹤〻存齒翻車壑到輪窗開羅岫失檻倚鑿池堙
羅炭情偏愜冰壺意亦親郢歌休待和大化席紛〻

桃花

桃花如美人静有嬌春態醉眼奈愁何多情破新糖
裝成開笑靨大裊腰支細不語倚斜陽鵲立塵寰外
惆悵蹙眉顰東風盡嫵媚悵然嘆零落灼〻無窮意

會訪武陵源一飲流霞味

春陰三首

春陰一何甚愁結窗外花細雨打疎竹娟〻草新芽
春此忍中林吾生活無涯閑請几上書可歡復可嗟
時流詠難追世路亦已踪折腰墨綬 坐有憂患加
宮柳粲新綠黃鸝語洼哇把盞但心醉天外日已斜
皚月沉幸壑歸飛慄啼鴉仰頭望虛碧冥〻暮雲遮
風塵政昏暗逃形乏浮槎網影還自笑狂遊蕩無家
暫頸強應世鈍若倒拔蛇光人營旧廬清池倚薰蕨
芳時繡文錦飄濤散晴霞奢色故自好風霾益云嘉

何當舍此去忘情傲丹範
逍遙社裏陰雨園花就凋零翩翩蝶翅重杼鳥無一鳴
山頭霧露白蘆荻細茵青青蟬隔遠到門與愁思并
點小文書者眺茵匝淡庭梁頭歡世事生有百感生
芳林匝玉蕊垂陽結珠纓偶春復已半忽忽難為情
攝衣發書質悼往心目冥袖手一凝佇意遠飛鳶行
中原政紊亂悲用揭哀歎有酒不解飲何以解我醒
社雨打春色催落枝上花天風振殘墮離披亦云嘉
為此念疇昔官曹擬滄霞蕪蒼遠夢夢象中感生涯
落花故有時掾掾萌當芽芳菲日已老吾遊路何賒

宇宙一悃悵桑榆未還家詩情不自禁荒園鼓新鞋

讀靖節詩

淵明鳴素琴無絃有遺音善聽非手聲眾然實知心
散滿天地間清越窈幽深遊思漾澄瀾宿鳥投故林
忽向為聞韶戴皇到于今

跋東坡詩案

南方有佳木遠在漲海涯沈水產其節雖古生其肌
結根松柏場龍腦寔離離　橡豈知貴斧斤斬柴枝
株為檀枕糟將食犬與豨條枚悉裂曲隻除棄江湄
滄海湯回波不與朽壤期年代知幾閱愈久乃見奇
根株劉餘櫃復恐分寸遺終為壑勞烈蘭蘇謝芳姿

還返釋言

先天有真數八卦固皆九亦降周六虛利見龍無首
後天奉天時不在先天後得一定存三玄中急須守
逍人與我言熱水可升成陰陽付節度金玉爭精明
問之誰因爾惟言大力停囂聲謬以消造物亦何借
揚木以為輪冀之漢之手微流蕩輪輻銀濤立飛霹
三田接餘潤九數歸其根灌溉有如此戀偶何足論
接竹引巖泉遠在寒谷幽然炬火其端高飛北山頭
可以活三軍梅林意悠悠倒置本為戾見之復何求

開莢與落金火出剛堅久災木已焚如萬祀長不朽
巧成在鑪灶鑪灶遷何有不見古軒轅鼎剔山有
蓍閱習手書金液中外明周寸返舍施二景參黃庭
天瑞月既盈究在日之情詎河波渾金甘鍋置烹烹
律食寔蘢厥氣至颯以升日至暮寒泉水花結輕冰
應候固應然逆天亦何能時我復時我尺璧定自輕
哀陽庫露冥木器塗飛漆厚以堅札去移凡背蓄我
豈不詐信是真仙出所以抱花就頭角非晨日苟晞
有逸牛往返日千里烹之割其脊比竹雙筋起強力
有由然物性都如此本立而道生人生有真理妖血

可還踐言寧能已痛感良有如斯還丹非外作得意
以忘言象數求還踏無爲四時行天遊有真樂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六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七

詩丁七言長篇三十八首

樊口候叔政暮歸

撫几孤舟東復西颿從赤鼻下樊溪驚鱗斜日銀刀
亂飛鵲滄波羽扇孤江漲青冷舞洞狀岸頹浩蕩汩
沒沉黄昏遥聽深樽上笑指天關認沐鷺

閏中司還㳒清旦踰樊嶺候之不遇日黄手
識棄舟而來

萬松晨馬歸疾五木春來湖草長官楊弄烟天已
曙山花無人風自香濤痕石積記江剤櫓摇蘭舟摇

陽逕我不如歸去也啼視夫岸切悲腸

夜憶吴江

虹梁新霽倚東隅遥憶松江枕太虚味此萬變下茁
鼓聲花舫思憶鱸魚清風帆慢輸歸客落日熏蔵稠
晚漁會帶參差舞浮浪扁舟料理一蓬蒢

過樊山

誰將春信遍中江草木無情取次芳裝羅美人梅枝
頻惹成行客桃李腸江灘鑿鑿添新漲汝寒荒荒反
夕陽欹段統梯樊嶼道幾多畦町雜蒼黄

樊山氣望

飛出仙人壺外天壺中日月故依然靈明百雉龍鱗
動空翠千巒翡羽鮮咫尺高圖藏世界優尋錦繡猿
山川歸來身入寒谿路恍若瑤林一夢還
濟江逆田開府過西陽俞氏家林
輕舟特復到齊安一過俞家一點顏江打顏墻開野
徑望生故壘上家山蕭騷城郭塵埃外縹緲烟霞雲
木間便好攀船終日臥官曹不許片時閑
聞吳王城中軍戍巖鼓
年時芳草碧家戍聒耳新聞甲夜風豈吏疑應非進
鼓天王錫忍優彤弓刷言符路難傾晉不信文王可
卷之七　二
伐崇攀折杜蘭無箇是釣臺江月靜朦朧
宿大城寺與寺僧行郡手故城於壁壘間得
銅矢鏃上中燦殺往往不壞僧言初作此寺
發殿基下有古瓦集宮城中得銅矛矢鏃百
數南城中土壘積灰埋髑首骨猶具自覺城
北望有郡王墓僧云其傍墟塚甚多王墓常
有巫者發之未開被蜂毒死巫家子懷預聞
得　乃黃金所化
二千逆數到春秋戰國興亡一轉眸遺壁距銅埋蚌
鏃封灰寧嗌斬鶚頭墳緣閉發全成范殿為焚修見

出濱唱矢無銅錫我意古來爭戰幾曾休
祈晴車中望安樂宮故址
罷休祈雨又祈晴天道難知聽好生鐘鼓經鋪西佛
寺草茅荒穢古王城城與郎就涼與使陰氣潛消煥
氣益樓鳳未堪情尚象可人日御尚微明
寒食甚雨中泛東舍溪偶晴遊張公石室三
首
運蒸烟霧入招枉晷畫溪千阿果家浩蕩天風飛羽
蓋繽紛法雨落曇華阪懸飲澗猿連臂魄襪投牢虎
落牙豈是仙翁未神聖笑談為我放靈鴉
卷之七　三
天遊無事月中槎物外仙靈別是家老蝠有方精不
化白龜純孫妹生華竊餘丹藥清毛骨潤吐清泉屬
齒牙田有周郎新蛟虎蛻雲當面舞神鴉
天河里泛客星槎便好成都訪卜家渭水未成浮竹
葉武陵猶記落桃花傳聞鐵騎充牛口猶想樓船破
虎牙濁酒一杯山綠水棹歌三疊百啼鴉
聞將軍廟觀岳侯石像侯初初鍛遣士不忌琛偶像沈刑囊中目
得不張二首
萬死何知獄吏尊威名蓋代古難存侯初下大[illegible]獄史獄[illegible]詩辭大
書書紙凡而以之曰御觀今世烏有大具黨獄而世書無異戌宋爲鳥殘書一桃宜為功

商賜一舸不容身退輪織為歛江思道濟縲為圖像
荊王敗沈碑丁古妏川恨留與無窮客斷魂
罪督良苦聽南風說禮敦詩也不容闕蜼連聰良是
病戟蝎流血可同宗親跡闖入朕鏡話真假言從羅
足封趐路河陽長已矣隆中悲切起人龍

雨後

攬人無賴是東風掃盡春菲一雨中窗外遠山裝幣
綠眼前佳卉梦新紅梅生槃圓枝如緻華合識臺路
巨通芍藥牡丹知漸老折來親水認芳叢

連日自選谷路抵索口

稾之七　四

曉烟異雨不勝愁改日仍為退谷遊司事守田如有
意催歸航襖感行休連營谷口往棋暮細草杯荷湖
芰秋果下馬把泥水去石頭路滑且長猶

雨後憶龍翔寺

好溪東赴海門秋中有禪居湧碧流謝信住禾農別
𢀖世緣生滅幾浮漚菱歌面面來魚鼓燈火層層到
客舟何事俗期外留滞短窓料面不堪愁

春遊懷古

登臨一度一傷神功業磋砣萬物新飛馬遠驛雲外
嶺賣花頻對眼前人茸茸雨脚南郊暮種種芳鐵大
極春毀宰只供漁父笑竭来生水拍江潛

寒食遣興

介子龍蛇亦大靈禁烟猶復雨霖零時風未辦作寒
食春事過醉無緣鄭取士請乾三禮冗延屢為屈五
經瓶明年此日家山路滄漢從君看水萍

縣舍醉醺拾有閒意會走還居簿廳

芳叢粟粟結珠璣雨復荼香那麝臍半醉半醒春畫
永戟行戟笑洞仙迷青蛇眼見遊飛霧綠紋生恐解
佩鶻歟袂與君為此别辛傳董德縴囊搗

落梅遇仲尸於東園隨所見而賦

稾之七　五

東風一昔報東皇領畢芳次第開出岫白雲如有
意照人明月幾羅回繡衣郵復歸三島綠髯無醉舉
百杯真味不須矜寫寄閱羅戠鎖梁材

折枝水仙

西子帶羅谿浣紗素白挺日千丈波風流東逝去不
盡玉釗猶傳金巨羅芰荷蒲行爭清泚微香塞雨和
風起可將將潔祀王明為言獻持杯水錢湖有水王廟

月下醉醺

喃人清馥偏閒庭心醉銀缸對醉醺高譬月娥呈素
面孤雲天且彿明星腰支泉愁縈緒玉佩招搖尚典
原缺

道學初從小況雄文光萬丈吐長虹凌霜壯節生來勁嗜玉清詩老更工攀擬還須回日御諂闕端復悟天聰顧公未寫安張定亟國何曾有雙風

和元直

疇昔相約學屢空蹉跎行郎歎龍鍾三千體大東方纂十萬兵無小范胷大愧入關歎一箭紋期出塞傳三峰(太宗征遼故事)蓬萊有願占雲氣又及江山筆墨供

和元可贈別

惟憐蹤跡負平生愧子秋空萬里清體達信能忘聚散論文曾復俟將迎慈多人物輸前輩恨有天公也

世情陽美買田雖舊約屢歌喜趣欲難廢

王朴

海寓煎熬沸鼎時先生靜村一支剛單辭隱几三仁在大星平邊百世知剡了熟儒成底事由來同舍出先幾長槍不用毛雖子應使毛雖自用爲

酬朱張二秀才皆次其首韋韻二首

殃民政虐恐風將雞日窮悲蟬腹無化物未能求物格高誰無當若鼓天雅歌清唱供流徵害聽多嘶可絕絃何事斷腸撞君慣絕塵奔逸正吾前

萬緣政兩未能佳繪句彫鍵直謾誇客裡憑知君有謂官遊當念我何奢幾時西塞歌飛鷲指日東籬采菊花五斗折腰良自苦奈今無粟飯胡麻

觀法帖

字學從前小氣林誰傳今古可傳心毛錐劃刺能純勁筆陣縱橫剡戟森須省六書兼八法由來一字值千金世人不解張顛聖剛把碑文鎮日臨

夜聞桂香

秋香烈烈鎖房櫳龍麝腥羶不異同清素月中流夜眠香杏芳林下有家風記惟宴雪開梅萼憶過踈籬採菊叢獨有平泉舊詩句浪誇金粟竟非工

黎花

不矜秀巳傲春風笑倚斜陽露氣濃秋草淒涼風索索江天寂靜水深深岸移晴綺飄仙袂葉起丹霞照玉容可奈火老(書)香似可爲傳游味入醺醲

杜日

年去年來春復秋田豊土穀浪言疇敗家謹善崔人兜年社均無曲逆候燈燭靈境三吉把燕鴻邊塞兩淹留不須飲福傾樽酒豊過今生方始休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七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八

詩戊七言絶句七十一首六言

至樊口三首

一雲重為過谷遊扁舟一葉浪如舟人生百歲渾如
許借問都來幾白頭

小回中入大回中數風邪甚括面風過谷來煙聲吹
笑對臺亭是不英雄

長安當日辭樊山閒說孫郎鑿峴山非艋禁虛掀舞
甚可堪破船問前灣

宿大城寺寺乃郡王故宮

斷烟疎竹璅樓臺郡子如今安在哉明滅故城無限
意素徵花傍夕陽開

新蟬無數咽新秋故國伊誰伴我愁夜靜月明風動
竹也疑離殿過歌喉

春草曲

二月二日未旦夢遊過溪花返見群女魚
貫聯入大第行歌春草之曲其聲究轉清
暢不類今之樂府寤而追記其詩

殘雪枝頭寒已老平蕪一夜蹋春草江梅看子怯東
風花落滿庭渾不掃

樊山春望

東郡城東安樂宮李花練絹玉玲瓏畫圖長喜平蕪
綠不覺身歸畫中

過和濟泊樓先祖詩韻

花木蕭疎一逕深門前綠柳更更森旁人
錯比陶潛宅濟泊仍無愛酒心

種柳栽花意已深曾棲岳立千丈森可須輪奐翬飛
翼會見道遙天地心

赴調

三年蹤跡走泥塗走過泥途一無事今日又行當日

路旁人為我一邪歟

王征引

盆傾甚雨雨泉陵三插苗心忽蜩生一草不遺禾黍
地若為甚株事王征

喜聞

苦恨碔砆多亂玉幾能少碌盡披金廣庠旧意無多
子也有蕭韶樹椅音

帳香檣竿韻

長笑飛錫顏六單也歐疲弊遷徙歷枚林阜恨秋風
夜山鳥驚凋可笑人

黄陂縣懐古

尼邱非復舐先生迹利消消盡舌耕還意蔡候當日
事郢州和隔幾年桂

記梦

二月八夜梦侍東坡先生論靖康後事芝
謂宗澤不死朝廷少假事權究其施為因
家决不至是先生未答坐中或相詰難先
生曰是所謂彌拌者走問其說先生曰有
詩人与樂工言樂四明人取琴鼓之其聲呼
嘤然樂工之琴彌拌然也遂悟不詳何謂

作詩記之

通梦周公不我欺呼嘤無若大音希詩人後手知誰
在一枕聲雖曙已嘩

病與郎事

東風細〻室牙綠畏日慄〻天霊清萬緒不興坐几
几林端疑聯兩三聲

無題

朦朧日色晴浮雲咫尺氛埃怯戰塵深夜鳴栁判庭
户江湖知有釣漁人

聽動

異姓侯王約重陳誰知興復自陪臣滕公剛笑輕齊
尉大勇直須備妾人
怒激三軍豈足言漢庭服戰始能賢齊鄉不及公候
背擊怨偷生雄雄前

書温公集後

不用須藏用即藏未分邸埜与朝廷教名怪得坐來
甚非但潜心辟六經

讀許王日録

立志孫〻必致君四方觀聽一時新周家遺俗羅戎
变流俗元来不悞人

讀鬼谷子

捭闔乾坤若有神崎嶇長短困儀秦無教無與文王
道應是先生浪數唇

新歲病起

墻外梅花澤欲飛潔人無奈栁依〻窮愁三識新年
面獨喜當陪乳燕歸

桔槔

怪得翱來俯仰頻王明用汲有深仁無為抱甕先生
笑机械邪欲巳玩人

鬪鵪

桃李無情花自折竹根行復破苔痕新婦抱兒來掃
夫愧死鵓鴣啼滿園
　長湖以南李花彌滿山谷識臺望之譽也
層冰峨峨暮不融壁月皎皎夜常滿明河入望浩無
津欲往從之人甚遠
　酴醾花謝有感
當初曾醉浣水春席地棠梨當歸茵今日酴醾飄似
雪閑忙不比旧時人
　巴口感事
瞎烟帶郁日希微一簇魚蝦市井遲莫向上官深致

忘雲龍曾說鎮牙旗
　十四日從諸同官登西山郊壇因次孟監務
韻
催人蹉律厭飛灰高會連鐙惘重陪閒到蘇仙旧遊
處點點不祇登春臺
菩薩巖泉湛佛栗淋無復見現天燈強歌下里酬春
雪便好為文弔刹塵
清遊無事亦無非陡絕圓壇一強躋赤壁望中公理
在戰塵何日靜征鞞
人間萬事盡浮埃顧影聊遊莫偯陪吳王百世不復
在只有九仞邨天畫
文神有道非關找元夜虛張太乙燈擬學昌黎慟河
華扳援石磴多葛藤
不論人間是與非崇邶磊嵬尚獨躋登臨自有無窮
意安得閑愁裏地擊
　讀史記
公旦征淮難麑尾仲尼去魯速吹毛聖賢出處平生
事閒不容針邦中鶩
　黃霸
標識関東漢史良作公名獨浩難量試看鶡雀為神

雀無是飛蝗食鳳皇
　假日
絕被濛頭合睦足茨庭臥鼓啫衙遲窗條莫好吾慵
甚忙裏偷閑亦暫將
　將歸
閱世光陰雲掣電忘形蹤跡浪浮萍翩然行逐西風
去那復人間浮此生
　戲寄清虛先生
軒猊慨醒先處士回光坐照老廣州陳樸王輩皆有清虛之號
西來大笑鞠天手一宿不為桑下留

聞前月將事君舉家先皆與南宮之選是日

請易時春秋作四首

一陽萌動南宮下正是寒威合海時開戶先生莫調悵雷行龍躍定前期

我行永久亦何傷僕馬痛瘏不是忙田卒汙萊望父去懇還將若守吾王

憂河之濁泣清之每笑周人加見鼓麟史完觀王室亂異情元不是公非

我不知人人我知休交無味亦何傷朝陽鳴鳳翔千仭那是梧桐寔未雞

州園次元修韻三首

善水要窮神禹迹驅山每恨始皇移香家安石非無事高巽神頭有著棋

瞿眄畫道色非色思聖共知東是東一紙畫圖都掌大誰言遷壁意無窮

篆書萬笑蟲魚注善學須通天地心到畫畧南并薊北始知前古是東今

書敬仲元枕屛

野趣知見覺泉石風清少試秋毫力賦嫌点染出雪尺萬里江山浴枕席

歸計二首

浮雲何處是生涯念絕營營即是家洗腳渡頭歸去也漢津無用遠靈槎

置錐無地也無錐舉可歸來特地疑舡二月輪貧未破羅浮爲用石頭爲

青田同又五兄作四首

爲問饑鶴訪青田便有孤雲竟目前灘水自鳴山自綠短蓬斜佳得酣眠

鳥雲送雨過前川白鳥將雛向遠灣獨立溪亭無箇事渦洄瀧石韻潺潺

浩歌數乃客銷魂一林烟林暝遠村花爲忘憂人一笑不知風雨作黃昏

谿翁夜傍清谿立千尺無綸一紅粒天空月白不見人無聲露滴頻衰溼

追和貫山畫韻

浮生化國忍輕塵已自真那得真無物從教儘空洞可可須容着許多人

戲作贈別效東坡體次其韻

茹菜炙時嘗苦憶携清無路塞行期難逢莫恨無長斷金鎖開緘自有時

雨中鶴唳

十萬屯師次兵不逢符詔壽陽城愁雲慘淡雨來
忽鳴鶴一聲天未晴

咏木

蝸蠐區區加可求飢腸一飽又何尤要能去處無遺
種衆落空林死便休

鶯

綿蠻巧語度清春金縷依垂柳色新定自知時厭流
蕩歸來空谷濕泥塵

讀鬼詩擬作二百

坐對悲風嘯晚山征鴻不記幾回還青銅蝕破菱花
面慵掠烏雲雉髻鬟

王樂紛華苦未真至遊無朕亦無身細看浮世多塵
坌如我浮歸能幾人

李斯

飄蓋山東六暴強修明律令起秦王還思杌隉知無
地逆鬼應當兩許忙

詩書灰燼便秦文便得秦王邦誤身斯具五刑秦再
世六經還有表章人

剛從孫鄉學帝王爲羞貧賤速危亡咸陽無復人居

上日塵應愁厮鼠方

燕太子

意氣寧知猶感人姬丹秘計護危親亡燕拜送於樹
首政使荆鄉赴帝秦

雨後憶龍翔寺

二峯高特夾禪扃長落潮音逐磬聲老僧牆起絕無
事不管波濤四面生

牟堵東西峽來峯王宮今日梵王宮潮船八面東勍
敵都入禪師燕坐中

秋意

月娥素魄溢嬋娟金吹淒涼冷淡天野水暝煙楓葉
暮黃花紅界獨嫣然

聞蟬

自闢芳鄉五畝陰蟬聲無處不相尋炎天喚起秋蕭
索便擬乘風過鄧林

新蟬無數咽琅玕引惹涼生六月寒已自東小舉高
潔未須丹翅擬笙鸞

村居秋暮

風雨偃水數紋平林宋宅山筆架橫楊圓未閑黃葉
下鵓鴣啼雨怨啼晴

拈香

君手奪來有惡祖師盡夢尋香莫問兩重公案且須
一曲霓裳

擕楠

一局閑尋五木經擬採盧白意冥冥未能從擲如前
擲將盃長亭又短亭

公叔次閑窗詩漫答

不同晁甫坐談空爛醉忌醫滅沒中閑說詩豪君是
吾好磨長劍倚崆峒

幽關十八光韻六言四首

先在一人空谷居然九畹深林襟袖不盡披拂草轍
無蹊可尋
有美中郎芝砌(之)來淵明菊叢曾取箇中香氣藹然林
下家風
舜奏八風鄒澤須聲炎氏遺音光也不茂不患悠我
非古非今
超出世間凡品巨閒裊覩餘香春入有花不豔院小
無人自芳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八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九

詩　七言長篇二十八首　七言短句二十九首

鉛書屯田湖北相土西鄉屬暑雨中旬轉入
洪道將雨初霽谿山蒼洗如在縉雲荊坑道
中子規之聲相聞屬道

沐雨驅車涉敗橋平原渺渺孫江湖葦容葭葦遠誼
嶙赤壁勝騰徒自燒一路規啼情悄悄九臯鶴唳思
揺揺道東且指松門去酷似故鄉歸路還

書顏子傳後

庶尼都雖有苦無寧論爲拘拘遵處要須非復周公

夢而亦何為乎夏書行事至化均草木中孚大信合
豚魚窮神至命知吳事不遠周流意六虛

六月三夜夢觀某人詩什其書一章四絕蓋
絕筆也走讀竟太乙真人來吉語音猿乎衆
浮長書靜閑冉麗風中雨之句夢而默記之
寤矣作詩導意

多謝某人警夢書青猿驅援尚超趄任從爐鼎喧風
雨爭奈神明復古初君樂鍊形咀丹火我甘飲水灌
園蔬惟當敬侶終吾意予欲無言致匪虛

讀伊川易傳

太極非名豈自然由知闔闢見乾坤先天詎必違中
古上古應須得後天至寄退藏那有迹性然成務尚
容所從交變易能從道不似神龍得性全

樊口見鄭崇陽不遇

經時元々坐筠鄉命駕崎嶇待夕陽島嶼西陵開暑
畫湖山東郭洗新粧路使細草迷繁綠風落閑花憶
舊香却上渡船歸去也不逢安道故無妨

識量晚意

麥夏西山日脚斜峯雲千里畫丹霞晴嵐椽桷水春
漲芳艸園林路晚花遠近手視啼怨柳高低乳鶯語

濕吐官身歸是何年杜信 識量不似家

晨赴寒溪寺乾龍道場所

曉入柘㮇柁即還去何忙遠到非關寒溪日出射烟
霧退谷路荒埋草菅林盡遠峯晴歷々叢生流水踏
濕々歸途鞋鼓依稀似得蹭禪居別有山

新晴

趁人對憐作陰晴九十春光只雨來宿草未萌波漢
々落花歸盡葉青々風生遠嶋街明月霧散長江吐
漲汀天意乍回心自廣片時雲路覺無形

滕亭雪望

上元雲霧玉壓飛應是虬騎羅會歸望合郊原人世
变映浮城郭夜燈微連天忽都黃岡縣際水平將赤
壁乩家々長江耐澄挽浪回逼鳥一鷲單

和賈簿

澄江風定也清寒咫尺渾枝醉夢間雪浪後湖真是
浪雲平西塞且無山輕鷗美水情無限遠雁書空時
自還靜極要當隨衆樂歸來燈火鬧朱顏

和賈簿滕亭雪眺

損盡令侶燕江千雪起積垣梵玉欄減水湖中還素
浪明雲天際失青山無端大々寒無點不奈生柴苦

不乾斷岸廬州見殘月一鉤忤視却前灣

艮止亭即事

艮止危亭欵暮春山江外翠眉塑鳥啼夕月清歌扇
花發荒園鬧舞袖美老洞建青草暗陶公宅古綠蘿
新懷歸何日成歸計不忘端居作主人

泊船

泊船在處即吾家鮮浮燈烹變有楂弄景日移烟岸
柳流香風度野嶽花雲縫錦段浮江渚水落濤隱岸
沙堤坐揭來無一事夜深燒遠起殷霞

從孫九式假定本韓文

楊墨衆閙亦既微仙异变履用戎夜回瀾豈互萬人
敵斷簡傳將百世師脱落閒亡焉鯛墨盡殘寧兒白
魚辭校雠欲向君無愧聊以新詩當一欵

校畢歸之

倒墨扶周復古文清輝萬丈醇乎醇七篇畀意述相
繼六代潛光今又新字假通才識魚魯卑態豕亥學攺
金銀異書喜得君無斬此道中與知有人

勸農出郊

漫驅戎馬説農郊不見田疇見白茅洪道曉晴明水
底芊瀾春溲長林梢紅鏇大澤霞方散青入空原草

漸芑迎暖示民〻自勸可須杯酒薦烹炮

九日龍山之集荊州作

年〻九日登高會九日登高年歲閒黄菊菜茱萸應故
泛菜萸黄菊故應舉今人不在古人後往意可如郭
意閑風帽落崖誰得見龍山還是昔龍山

冒雨渡江弔袁彭氏造雪堂夜歸

衝風冒雨亂西江弔死棠回開雪堂叢棘界無春草
主小橋蹤在古碑荒人存有敀名空大世遠回思恨
始長拽樺晚雲何恨事可堪瑞慶桃成行
月波樓下草芊芊浪拍三江起瞑烟隔見古人人又
去欲詢往事〻無傳運搏明滅漁家火樊口依稀佔
客船妻子迎門應怪笑問君何謂苦愁煎

酴醾花

東隣處子大優柔醉倚欄杆十二樓清白有家傳醞
籍醇醲無味飲風流帶插翠握蒼蚊動佩鮮紅染綠
域浮嘉木自香〻到首困人非酒欲誰酬

牡丹

三春百出衆芳菲笑倚東風蹙翠眉洛浦未翔要玉
佩湯泉新浴曳桂衣無叟可奈傾成恨第一何堪代
命為桑柘不花花乍可清霜誰是不空枝

巖桂

羣芳未許論芳馨獨自秋天臥月明頻有幽香洞淵
與平將雅趣博輕盈德純不顯誠皇悲道大無聞叔
度清好同深巖伴黄石可知誰興桂花名

天闕

扁舟一葉轉寒溪迴照西陽日下西句漢不東江水
涨驚瀾幾欲上天閨

武昌懷古

漢〻烟村一故城郊墟雖殿草茅生青山不解知興
替鶴鳥開顔為雨猜

葯鄉入夏野花方折

墻匝叢〻綠昇茵一般顏面各精神葯鄉不為東君去野草閑花滿路春

艮止亭晚意

山影殊亭日轉西墻頭歷〻片帆移何人喚我頻歸去側耳疎籬惡手規

艮止亭阻雨旬日

山亭無路火徘徊趁步狂瀾漲九垓不是蜃樓浮海外也應弱水恨蓬萊

艮止休工未落成做人限隔雨零〻眼前好景到不

得便是霄中望極星

晚渡東波

赤鼻磯頭橫槊吟吳土城下浪連天聞道東坡妙天下尔來雁日不盤旋

浮生萬事盡塵埃瑞慶堂今榜吠哉惟有東坡旧細拂道人猶解指莓苔

行戎西山

帝驅貔虎旧江州旅卜僧彷計少休避暑有宮留不暇遊山笑却是山遊

讀蕭銑傳

可怪梁王戡帝王邛堰萬里変農桑修文偃武如何故叮嚾江陵盡鹿場

塊坐

萬緒煞棼汩太和終朝 浮竟無何放心收却且危坐始覺忘机有味多

讀皇極經世書

大易誠知自畫前後天不識異先天工夫用盡還無事巧歷勞推不盡年

讀荊軻傳

廟勝當開勝五候輕生終不是良謀秦王未許論生

叔畢事還同捋虎頭

讀劉又集

渴文不作幾經春义也賢乎陸澤民古劍胸中儘磨浮華如覺通樂耕莘

伯文人盃池開芙蓉十二

閬合天符下玉麟祝融溢浦肆特廻西山詎必須陵井又得滄霞十二人陵井十二玉女居之西山十二真人上仙處也

讀近時樂府

天寶龜茲青尚早哇淫靡〻到今傳尋思濮洧桑中調幾許不如周頌篇

樂好林雖幾百年知否皓日漢湖天闊東寧有其戎
歎郢在伊川被髮而

春遊

桃紅李白輝相耀車馬交闐逝流與墻頭丰露是歟
疑不見美人闐諸笑

即事

芰荷擬〻抽葦藻風細幽香襲懷挹庭竹琅然振玉
音葉落委階情不掃

殘花

小院銀瓶花落枝驪山驚起糖揚妃銷魂淚滴燕支

雨留浮亮裳舊舞衣

瓶花盡落而梨花瀟灑如故

天帝南巡匹馬還紅雲作陣雨闌干駐顏下眠如冰
雪一粒清涼浮玛丹

寒食雨

言歸社雁已家鄉紫燕呢喃識舊梁甚雨疾風寒食
夜旅人情緒一思量

江村聞笛

江村風色秋江渺林薄無人聞幽鳥長笛一聲金吹
寒知有漁舟釣紅寥

遠景園

蘆花飛雁烟村靜一點青山波萬頃人在孤舟映不
屢兒言客寫蕭湘景
帳淡平烟波浩渺隱月除光飛白鳥依稀一艇是漁
舟獨釣寒江天未曉

野望

水晶簾冷鋪寒玉翠 萬張染螺綠陣雲烏鷺點棋
枰一葉青棋動江曲

衰柳

秋草池頭夾黃鋪莫烟淡〻蒙新月擬將攀取贈行

人脫葉枯條不堪折

嘲欲借子雅槀者叅

神文道本可言形退也能藏用既行要浮任牽驢狗
在無端何似借書生
郎君到底亦何知奔來書真教奇惡語故應多文氣
殘藤無用寫來詩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九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

詩庚古閣二十五首

送張憲還停舟樊溪訪退谷

送客過樊溪停棹退谷口不見元次山靜立躊躇久
巉巖雨石峰猶疑入户牖杯湖正宜泛煙家僅盈肘
冀壤歷杯樽勿復堪婼酒扁舟泛然者長歌聊敵筒
浩無風塵意將恐是聱叟自知千載客對面弗敢扣
從之人甚遠慨顏爲之殘武昌非昔人望絕不得友
元時賦歸歟湖谷定吾受此心介如石自誓何樊毋

登怡亭故址

江濆家真石渾謂有神畫閑作故亭遊心知古人迹
竹踈徑微通天遠荒自闢長江浩無涯滄溟亂咫尺

行戍西山徒步抵寒溪寺

杖屨竹林遊陟降西山道忩忩不是閑借覺寒溪好
潭魚戲憑虛注水喧幽草埋荒古人魅樹伐庭如掃
穆鼓又相聞我心為之慊

感事

潼華覆哥舒陳濤憤次律賴有李豬兒登憤扶唐室
長城剖已遠惟嶽峻方崇借問南朝事江流第一功

陪劉提點遊西山

我家西山下早晚空翠滴漫士鄂王城西山悵難覓
不知寒溪上好景天意錫舉趾異川陸千里共夲叔
邱原動歸念魂夢時歷歷東吳寨甌粤信美心愈慼
古見似人喜鄉閒今有龍且作西山遊笑顏忻自敎

送中司抵巴口

將迎若不易淳湛良亦難壺漿候使客無時矣江灘
上磧下南浦風雲愁濤間一葉舜軒鼎五水戲觀瀾
朝湖蘇淮西此遊今莓閑看盡楚山碧信宿相與還
晴巒拄天衣水石鳴佩環輕舠蓑笠翁勿與人事關
相彼塵外意心清緒爲閑何時買扁舟從公看層巔

病起

烝鬱斷梅天薰風故微細夢春今已度避暑如何計
樹老山一色蛙喧草無藝病與意愕然到眼多蕪穢

晚雨朝霽杯端煌然望之皆寶珠也戲作四十字

晚雨在林麓朝來晴美峨闌靆漾明月架欄生摩尼
撒殿固無事雨天亦何為少須風景麗去去將安之

賞雪

晃朗長江北天地都無色扁舟撐短蓬一鳥歸飛亟
遮莫凍漫鏡如人潤量增藜山不是然天地一明燈

二十五日雪

寒禍遠屬寒飇刺敷將半雪作絮花飛冡冡攪奔亂
天地合清明盡掩浮江岸烏窩棲樹端走狗欣桃攪
埋路已旬浹四野部漏漫郊行悄無跡惟有神光燦
茅簷過尺摧爐大生無炭凍死未能詩違人方大觀

和賈籌雪

早起怪音廬去天才一尺始疑大朴還搭畫彀陳迹
比屋皆可封列地班圭璧照我爛輕明却似初出日
仰頭不可見恐是老鴉食擬倩玉川子呼閶闔帝席
穹壤合為容事乃非人力心騰為之寒且退然枯荻
曲身今已直促織休唧唧此意可告客苦乏鄭莊驛
履霜至堅冰何當介如石鶺鴒有逐婦相從如娣姪
飢鶵苦樹顛到夜無入室自燭登山屐借問何所適
我亦無所適牖鴟聘太乙庶見太昊氏鷗視剖我憶

黃場生峯石間王齊村以為贈且賦之走命
曰孤山貞幹次韻以酢

孤山有貞幹不比尋常木播粮怪石巔亭亭自生育
百物進相高位置知蹙縮散葉傲風霜撑枝外林檄
琴桐嶧之陽適逃兩俱足琴父從我庭如仁示其目
股掌説何言遂可移風俗

夜深

為問夜何其明滅燈將半雨雪滅聲緊霆電流光爛
初疑向闌珊遊子紛繚亂誰知宴樂娛不怕泥塗遠
齋居靜無他天德全弗畔吟徹借笻頭假山餘一嘆

偶書

天公不好事月夜雲埋月遊人且勿遊辜負良特節
霖霪漲塗淖雷電騰飛雪蓮花燈可憐對明不同滅

中秋對月戲呈寬舉諸兄

君不見決明混沌江之湄含胎吸月懷清輝圓淨嘻
將珠與璣又不見明視中原雲月靜跳擲回旋顧形
影生兒往往皆毛穎由來造物未忘机勞生辰吐知
惟時觀美為人美以為獨坐金風歷處者皓月缺何
足欣欣草頭溥露侵膚冷平生不解飲和歌無人對
月醉頹酡月朗清秋奈月何糖思趨來剛引領林岫
參差美光景不知月已沉而嶺

開窗

溽暑未成雨妥雲猶在郊開窗挹涼颸遠山見林梢
木葉已成陰野鳥鳴凋鏡靜碧池湛清泠無混清
會意紛萬遂找荷首葆戈寂坐一堂上默默神明交

子規恨

風蔴扣吾扉有人來我語語好不須多都不如歸去開門我見客子今何許竹下淂流虹人言為杜宇杜宇昔王蜀不自安當宇相歸素遇遊微行時錫蜀蛟龍水困哀悲成飛羽規名釋爲疋疵事則然否楊柑蜀本紀望帝亦賢主仙去正啼規去思傳往古不妄信斯言王去非輕舉蒼天悲此民故使規聲苦恍㞃感斯意八極歸來與到今惟一人後淵追無侶所以百世下直指不得數鑿盡繼以血空教瀝肝腦其然豈其然匡事君者取

閑齋安雜詠板成從沈子求印裝以為贈

軼縣西南孩子國使君妝代文章伯氣吞雲夢納東坡心在江湘經赤壁月波蕩漾春山色峰嵘洲草芊芊碧政平訟簡暇居多林履逍遥神自適到眼風光看如畫來畫溪午舊遊者高亭矗立畫不如坐款雲屏自天寫使君好客非春中一變已足無餘人誠詩五百畫清響立使江山景物新江山景物古來有前賢相興天長久近來百草漸埋沒頓有此詩為一剖使君好善人如已錢板中箱波遠遇良知何獨此麻城天下行間為商起我掏官禁億抗葉跋望亭高衣帶水高層想像賦神遊遊客言師詩信美空書從學珠清風得見異書人見同蘇嘲不用滿邪在只在光坐指顧中

永嘉行

晉甫清談平子醉晉俗浮虛喪節義不關胡虜哭奈林九伯五俟無一至洛陽宮中胡馬嘶晉承天子行酒卮驄出如羊晉卿卧婦屏面前爭敢知知兒居坐漢官立不許紛紜但含泣刃如頸上始知憂追悔前將又何及胡塵坐起當中土人死如麻骸如阜草萊萬里無舍烟罷帳羊裘自來去鳥棋霧合胡笳咽無援邊城斷腸絕琅琊匹馬竟浮江弃寘存心堅片鐵

天縣一坐始陽殿九為遲移如轉電禁聲不淂悲楚囚白版金陵護龍變殺奇昏運淳于伯誅斬無名血流逆若思不識是何人却使帥帥監祖逖

雪中送客寒溪堂

前年送客寒溪堂桃李璀璨寒生光今年送客寒溪道滿望六花形欲稿前歲今年時不同同為送客寒光中寒光山積都相似誰信冬春長有此廣寒宮殿不勝寒世界瑛瑶無乃是如何名此作寒溪英天風色鎮淒淒不緣送客不易到送客情懷將可為君不見瑤池高宴非不奇穆王猶自賦吾歸

可憐

可憐甌越湖山主厭向黄紬聽鼓鬪鴨能言名曰呼子規歸去啼殺苦傷情羈雁却離群適意馴猫哺相乳端是三年賓客官方春定浮離南浦

假山次業師文韻

大陰域居無世喧疑是塵外非人間武都聊試五丁力一笑天公為解顔翠蘿散作麻姑髻枕漱從宜長飯義青山元自野人物版築徒然歸東弟無論千假酒一真坐對北山南起雲一卯一壑文夫弟安在窮遊探古文平生樂處天真假還視王公猶土苴乞特

買山歸啟盧定須作殿隨高下

蘆花

秋風摘索織寒雪敗葉枯條互明滅淡蕩關塘摇夕陽横斜斷岸凌高節無言咄々日書空執札拳々意綿薙望極羅褕鋪斜結漁歌何處栽凄切

柳絮

駘光風光將欲暮柔條繁日縈非霧叔歷閑庭芳草路眉開青眼多情度脉々依々慈不如欲翔未定還容与体輕委幾鉛華去飄泊晴天離又聚高低上下當何任掾春匯毬先赴小院深沉鋪月素卿婁堦

逐凌波步撲撤逆隨無定處水霜峭覺回寒泣梁王有客能辭賦滄涼雪苑知誰訴王神山攻寶璐肩々虛花忝憑振還思道羅驚人語

香棠

旧説海棠無香惟昌州海棠有香驗之蜀還信然以為不易之論樂園有棠三本其花亦香乃知非蜀棠獨香々棠自有種耳

世間元無有窮恨海外棠花宮錦爛燒欠東風春来半濃棠獨立情緣乱惜山雞冷沈烟斷記語洛妃池側呼桂衣遠溪飄香汗昇罷寬裳高燭看吴苑散花灘假岸亦有當初旧遊觀棠梨古運霞光撲薔薇露冷衣新鹽袖春愁支紅入眺喻人蘭芷芳都貫天然種性珍奇玩類海識知煎可農擬攜柔柯燃蠟炭裊取細巾水傳玩乞年留浮重公案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一

詩辛古詩三十二首

元日

星回斗直寅夏臘嬰王春否泰反成卦乾坤老逼人
元正長日月大化少遷迴世事初無始天時自一新
秖愁梅片片不見草欣欣甚頌閒椒酒蒼天拱北辰

孔子

蕩蕩東家丘百世人叵識出類只誇解太極無合德
堯舜未可過遠賢真皆疵我欲究遺編言非是奇特
從之如有立卓爾既吾力大哉乾元一語兒不渴

比年士風競遊求薦章者殆如辨獄擠排詆
評無所不至客有勸予干當路者二首

見疾多朝士爭名卒未休急流須退勇焉可又隨流
靜退古真樂趨特未速非不知全道者進退兩忘撥

疵疾中允武示詩走筆次韻

鄙人病在床政苦風寒侵之子步池上黎條戚栁陰
擲我珠玉辭瘦鬼毛髮森豁爾脫沉痾翛然洗煩襟
何當謀輕舸相與從我林清興諒不淺此情殊未禁
強歌下里曲庸和白雪音請問覺軒詩何如梁父吟

江夢孫二首

聿修去天長却泛宮亭水百世友淵明衲意匡廬趾
為家千金軀不自知臧否非關走庭下腰折愁小子
少學儒難行富貴丘所恥一為田園念歸思輕脫屣
斗大印黃金各各從所美二士志俱得何其尚留此
聿修去天長元亮歸彭澤把版豈難能趨庭且非借
古之盡心者樂以所求獲云已歷明氏宗當究安宅
大輿輻可脫無富危何益君子之所為百世空陳迹

巴口相地作大軍倉

南浦縱蘭橈打頭清旦風馬飛圖障遠人散縠紋中
銜尾過千艘頻顧無萬叢端愁少槃飫生予亦群戎

送韓國器登舟至石門視運轉遠裏乃返

縱步石門下江山主意勤運轉酌玄酒未飲吾已醺
泉明得聲叟萬古真同羣杯湖有明齊退谷今猶熏
我行到珠亭西日沉就螺陽冰著真蹟秖恐生玄雲
回眸望西塞條滯波無根洄泛樂之子行舟言未芹

我客

昔我客荊渚從事清禦幕太倉盡紅腐吹竽濫東郭
去作徒勞吏青衫走與鄂撫字亦何心催科敗皆掠
借問差少愧而今不如昨天遊內予于紛至援六鑿
鑄此一錯字為貴幾覬悔閑居幸從容琴書有真樂

胡然令閑悵逮謝秉軒寫人生百年中藏舟固非堅顧已習迷迷如蚕自經縛作詩儆當來聊以慰衆落

欲晴又雨終夕雷電

日昊望雲氣西郊將欲開丹霞漾晴輝清風有時來歸坐北窗下驚庭嚴轟飈流電掣飛雨疾徐鼓巖雷究轉顏屋頭終宵響排徊早起到城市横流繞沿洄伊誰補漏天吾州有與盧灰

跋分定錄

人生紅樹花一謝乃其分春風儘搖蕩剛恨分廷眞先賢尚龍蓁缺月何灰壹瞥如陌上塵要是非關運

何郵示無朕子路窮斯慍此理未容言呼兒課天問

鄴城篇

哀山野火春風吹驚飈萬馬爭奔馳烏龜阪頭蕃草木花作灰燼揚天飛武昌佐吏皆好古煮茗聯鑣訪城府狂生此意復不淺好士大家何爾汝鄴王城闕煙蒼蒼鄴王宮殿波茫茫今古都盧一餉頃不見古人虛引領覺殷豈竊已卯據蜜剩與替將焉如死生建業信徒語石益古渡猶多魚古人已去安足歯迸事紛紜尚如此君不見淮泚去歲是豐年如今千里無舍煙

謝王尉見㨿龍溪集

檢閱韻鄉人不識韻鄉面班班隱豹文窺管時一見譬彼闍婆城尋逐滄流漩闘韻在齊國九奏何當變王候韻鄉人少長居鄉縣韻鄉指迷途貽我書一卷森如入武庫寶璧分交鳳啖玉歷登臨赫日吹風霰家雞得野鬼後來詩何絢長安行郎到豈在臨淵羡千金端不如變色先生饌從可押江鷗六籍居曹穿

二同舍賦鄴城篇見和文高格古高不可及而仙尉王文措辭係甚可以參諸臺府羽檄聞復次元韻戲作

生蔡娩律難能吹寸心萬里何富馳咸如海內念方圓也思猛士歌雲飛狂進不識今與古閭閻便作渾渾府試憑野叟問吳婁（俗名鄴城為吳婁城）賜不如回吾與汝高高無是慕寫蒼湖天無雲湖水茫吳楚爭桑如有頃東鄴幾人全首領古時封國今為墟此心覩古應焚如歸敝衲被蓋頭臥何妨沸鼎進如魚舌柔長在殲於齒人間萬事渾如此君不見老聃彭祖俱長年火化仙乘煙

次韻李浩然喜晴

我悒子康之治蚤其雨其雨而出日靡神不宗誥霧

霈將謂有年吾事畢豈其霖霪澍霖霂霈霸又為心
首疾視將圭璧走羣望祈社禜門勤屈膝誠知悪積
怒神天流毒匪緣寒自慄甫田千畝盡有秋刈穫敗
之芳秀簀橫流揚圓澆洋洋莊莊木穎多耳出仰天
何怨俯何尤退省過愆知自失年愁僕僕事吁嗟風
雨敢辭蝻沐櫛忱誠雖至蟻虱微訴憐蒼穹焉可必
都緣民困不聊生重以凶荒神以郵民和叱馭黑龍
僇倏忽清明闢萬室不知帝力囿全真謂我食天寧
直筆

河豚

豈其食魚河之魴河豚自美江吳鄉蟆蛙豕腹被文
豹則如無趾然而王我生甌東到閩方覩魚貫見梅
花裝梅青不肯候春雪抜芽靜笑舞飛揚古來多魚
吳武昌薄遊三月新初嘗西施乳嫩可奴酪馬肝得
酒尤珍良無毖縷縷結中腸豈是肥腸如切肪外皮
甘滑裏皮厚令人忘却吳烏郎擧之東海來三江會
闘清濁斯滄浪白龍未免豫且困鯯鱄唯唯浮魚梁
氣衝毬鞠何彭彭地遠都無檝櫂香不知深入恣遊
泳極情性命徒為戕腊毒厚味能人忘亡何須西手
齊文姜甚矣由來必甚惡直之一死言為長鯛魚俗
物休相妨良藥相傳海上方蘆根橄子豈足貴生鳳
之腦黃龍湯

東坡在齊安賦海棠詩為天下絕唱年來絕無此種許仲蟠取之武昌作詩寄示

武昌三月春草生撓紅門白皆羣英就中一種信奇
絕芳菲歷盡吳王城侈非丹芍明非玉艷陽天日擧
高燭從教深淺色相形不以氷清為不俗文王自昔
基靈囿蘇紱朱棠燕朋友醺醲心醉鄒家案痛飲醇
醪不關流酒爲一下新王舟颭徒火御乘丹邱傳得
飛霞在海外千齡只自生炎洲重秋不到姮娥竊幾

將赤鳳來丹穴翅璺新張漢織將閣闔瀟望猩猩血
少陵昔譏稱詩豪忘言跨鯉翰琴高到被東山與妖
女竹蒸未可稱嬉桃靈根不分生赤壁遠在水南呈
赫奕朱爲憑將寄德鄰告言莫看同巾幗（王秀材謂東坡以海棠比婦人非是故比嘗不喜婦人）

寒溪送客時李花盛開山谷彌望

寒溪送客荒徑迂王華璀璨晨光虛仙遊在處見李
白山遠無地尋陶朱雪霜天色際紅岸瓊瑤世界連
延除颯然幾許認姑射恍若一夢驚華胥寶珪環璧
會王落鐵衣鋒刃交兵車三王純素未云已百姓渾

范方韓如神清洞古世緣在梁園秖是空遺書

蝝喙翮吳人謂蠶為翮

喙翮玄駒子當緣一食耳雷猫與翮俱啗之玄駒乃
與翮俱靡古人防未然精義本如此相教各自慎豈
有失身理翮子輕此蟻終焉食於彼蟻亦甘喙翮但
知翮之美寧知腊毒生厚味大小相吞不採齒蝶微
不足食反以食翮死不如夏蟲獨飲露毒不知冬亦
良是君不見蔡客隸逮捉臂起楚漢存亡竟何似

釣臺阻風去得風便

先生非釣名魚釣清冷水太空長寥然浪迹秋光渼
人憂我何憂忘怒亦忘喜建武非漢元詎有留侯起
神明全旋地軸姓氏更七里雲臺已埋沒嚴瀨殊清泚
峩峩二釣臺高插烟霞裏首陽遠相比萬祀恒不圮
我來經舊廬敢卜蹤遺几東風廻我舟江步特須艤
仰觀嚴像設敬拜谿頫鄙曾臺暢登臨無復徒仰止
縈迂古道歷坒坒板纔藟崇基介嵒石特立端不倚
削成二山碧平正章如砥衆山鬱青蒼環合分殺礌
清塵生萬象觸睫同一視古人不可見可見安仁吳
旅情殆忘返回棹西風駛青蒲挂一席入望俄城市
暨如周變泰物物非古始乃知主人意待我非朱紫

送迎因下風忙遲均倒屣烹茶出清泉盤饌羅雙鯉
飫之以珍饈況淮子虛滓相忘語嘿閒不假談名理
去留唯我意今昔交汝爾此情固莫契何必覩之子

乙亥歲東遊會稽謁禹陵過馬臻祠下詢所謂鑑湖者則已埋塞為民田因賦

登會稽瞰長湖溳漣萬頃皆平蕪桑田改變唯聞說
豈信古今人事殊往時夏后禹道川治水勞胼胝四
支瘦槃跛其足過門弗視兒呱呱衆流宗海出平陸
溢人巨浸因卑瀦百神效職東大計勤民遠狩崩于
佥名山立廟此焉始明明功與日月俱馬侯有漢二
千石花仁復古蘇熇枯洩深悟薄拂古鏡還使境埔
成膏腴陰邪醜正富權戚居肓如鬼捐其軀大呂良
吏不復見范范陳迹日就無玻璘湛湛長芳草蛟龍
窟宅生菰蒲前功不録倚豎弃誰何聚歛浮芽窬庸
情非聖汰陂澤遷移嘗淵為宮祖昔人舊事已無在
猶有水則殘長逵高田燥仰下沮洳雨暘無歲均沾
濡咄哉榮利歸乃室是邦黔首其何辜反令二王神
湮祀煩此都王陵委積叢明幣守祠澆醇傾清酤穰
禱雨無已跳梁鮑妖巫享蔡緣報誠嘉獻委泥塗神
靈血食已非分無為耗贖令人吁復續帳何從我心

徒自悅

張村

皇羲寂巳久澆俗無還淳如何張村叱沓沓全其真
豈不有妻孥茅茨甘菽貧豈不憚疲勞務特勤耔耘
既俗未為貴而今焉避秦青城足躋攀邪溪羅城塵
枸杞為盤蔬殊非關養身安常樂有餘熙熙阜長春
奚其壽而康無知斯體仁靜言逐吳夫迷途少知津
張云老人村郊荒絕酸辛筋骨由堅強雖謂存其神
井蛙識滄溟夫豈窺崖垠作詩賦張村遊將同野人

舟行樊港望竹間石上李花盛開

天下清且奇無過竹與石安得皎然者素質照人白
靜立笑東風望岡盤礴隙坒之輕以明儼似雪初積
青草門欣欣不比梅花折攜首不可到獨自憑空碧
翠帷篠青青巖崎正崖帰栽疑辟俗翁方外友三益
又是秦帝宮停視相如璧人情不易知幽致洵可射
相從知未能灰心從此畫

遊韓魏王書堂

蘭生深谷中香不為人採明珠含蚌胎融曜類長在
褱來馨藕衣磨琢未曾璀君子行之常出處安有改
韓王闢此居山立中嵬巍竊宠二遊女易歲皆有待
栁下學東門百世人不逮乃心毋自欺匪轉焉可息
用之建邦國所宜熏大羅我來追後塵六逸先駕駘
美人意桃李德誼見芳蓬娃若粧吾明五色騰日彩

二女篇

天聖中韓魏公居所生處從其兄琚守齊安郡安國寺西廡為書堂以居恒有二女子夜至衣冠高古容裝麗甚公恬不以為怪及去二女告曰妾非人也亦非仙人鬼魅遊處再歲而言不及亂公德士也行之矣推此澤天下走謁齊安記屈原之死二女孝愁亦于此投江故武昌郡人以五月五日競渡技角黍迎神舟上二女非仙人鬼魅豈靈均二子之精爽耶不然何知人如此之明而後先居者莫之能見為作二女篇

聆娉二美人幽閉真種性色秀雪窗梅未冠麗修正
巖巖韓稚圭寂寞自清靜虛室掃齋居晨禽當季孟
神遊閒寒碧不得窺信行怪力視茫茫久要交善敬
語之非異類安民公有命蓋聞楚靈均汨羅陳死諫
二子終孝愁毀玉澄江媒當初黃郡人遺粟追遊泳

端午化成俗龍舸長舟競事神儆有道角黍勞將迎
非鬼且非仙世士憑誰傾
被命行田未半而羽書至造岩者萬別駕其
通方甚總復有聞
冷火不再燃事成難重言我苦不憚煩與言念郎園
郎園未得歸行田縣西原暑雨沾我衣萊蕪絆我轅
熊羆百萬衆未易經營也東征到洪道拆柳臨津門
峩峩鳳凰臺遙吳際荒村南湖湛淪漪滿渺波浪飜
路回溪谷閒子規蹄煩冤流血良自悲誰念望帝魂
不羞五斗腰折支別駕轉松門故鄉類去路馳且舁

羽書如流星萬室崇屏藩荒涼舊村町億兆不一存
哀歎聽杜宇側耳心昏昏山澤久已竭職死何足論
某為令無狀不能化服奸盜至加之刑僇仲
燔鄉文不以為過又哦詩以寵之是重某之
不肖而播其惡於衆也感愧之剩次韻以酬
漢法在彝鼎三章豈不嚴姦宄恣暴亂宮刑廢春鉏
未若箕山翁頑夫偃風靡予慙斯人徒為容善譏讒
歐民陷之辟濫刑視齊殲處事禁太速宜扞非為海
丹書對婦泣職死夫何慊專誅逮毋盡吾辜倍相兼
曾聞鄒魯閒禮義人自恬商君就有道絳水驚閭閻

念此一歎息歸來賦陶潛南山信崇極能無刺巖嶓
記遊詩
延陵道士何希全為人坦率狂易居天慶
觀齋葺以風子目之走初識諸晝家曉曉
然一多言人也甲申歲至西漸徙婦之昆
弟遊訪何之居則閒無人敲扣戶移時而
後希全者出肅客而坐不交一談同行怪
之視其齋舍蓋凝塵滿屋胡床雖設而拖
泥之板亡矣意其非苟然於世者客退而
主人不送客彊之不辭及門謝以無茶遂

飄然而入詢其行事不語既有年矣晚遊
崇勝佛寺遇僧道一不值寂几案閒無非
貴人筆牘中庭有枯條不翦謂之龍華玫
記按圖乃野菊之下品王公聞人為之歌
詠者至積袟而加多走閱短卷圖書謂必
法書名畫開編而視乃其繪畫成圖一日
之閒所遇如此若希全者可謂身如夢幻
而道一者顧以夢幻為真物之不齊有如
此者因思列子之言為發一笑而作此詩
先生混物化浩若鷗與猿結曲此世間脩然脫籠樊

寘心逐無物得意亦忘言客至不煞茶猶嗔破苔痕
相逢蜀成都過我故鄉村道觀夢中夢南朡佛因緣
鄭人決真妄子產不能質寥哉天地間誰省物性偏
夢覺各有殊從他見一邊浩歌歸來乎虛堂好畫眠

跋蜡虎圖

刻木牽絲代不之巧而偃師擅創剏之技吹簫擊石
師有其能而后夔名制作之宗何哉盖精義入神則
神藏其用至識假物則物狀其形寫物之工亦猶是
也婦弟元可所藏虎搏豕圖其枯條衰柳於莬剛鬣
疏毛設色皆極能品之上至狀虎之蹲伏批豕頰而

呷持之豕啼失敵手踠足癈精神形度曲盡一時之
理視之使人毛髮森聳若彷徨乎其右也人以宣城
繪人包氏善虎因以包虎名之走謂包虎之形但像
虎耳至狀真虎之態包氏何足以知之夫真虎之形
全於虎者不能到也故走宗為蜡歸真畫而名之曰
蜡虎圖歸真然人宋太祖時以道士名對自言售畫
得錢沽酒覺醉此外無能者嘗為廬山道人寫鶴而
燕在不敢來集其畫畫圖牛虎常伏草莽以觀虎之
出入或蒙虎皮而倣其搏躍之形故其畫虎之工居
神品上走知非歸真不鮮作此盖惟歸真為能知虎

非走無以識歸真也因跋以詩為之序
嵗云暮矣露為霜枯條脫葉衰柳黃郊原寂歷無人
鄉磨牙之豕充稻粱含膘以遊神氣揚有班者虎蹲
在旁低頭弭尾不大忙豕行過之不虎防虎往搏之
搤豕吭豕亡故步敵喚長虎如抱兒未遂矣豕形雖
在身命亡不如安之充虎腸得之紙本君何從仙人
道士形已忘鮮衣架磚髹宗王虎冠虎鄙虎跳浪百
獸望之怖以惶寫鶴鳥雀為罷翔匡廬有潔清祠堂
請君懸之政事堂坐令怙伏犬與羊君不見大宗之
祭通八方盛德百世祠是常又不見螗螂捕蜩雀捕

螗死生得喪不可償虎哉寧知螗蜩能覊戕是非速
在天一方君其寶之永世藏

孫元可賦張公石室詩句語險怪辭峯秀拔
讀之如神遊洞府而陵畀為之彝屬也非身
行此洞不知此詩之工盖其贅似盧仝而文
麗多之如又加艱當千里一辭其視劉又馬
異得名浪矣詩文與我過當識無足以當之
牽韻勉酬真深薪煮簀之舉

君不見狹天行有言九州之大惟一州無論青冀并
營幽我其放言學鄒子將子聽之無我尤我騎一紙

白驢子駝拂菻塔走上南山頭萬里以意行一息不
暫留袷袝到空洞且作汞蠲遊呼來混沌老蝙蝠爾
作精怪我則不從敖激風怒簸拔木折石一去旬有
五日而復返但是有戶則可由積蘇累塊雖云巧連
觀只與蟻搔伴我有五雲車駕以六蒼虬日月行已
揭無人觸盧毋何曾見爾懸旌鳴佩朝粲欲飛動玉
柱枝立直以修大撓甲子有窮盡爾乃祿命難考求
星天大地僅若一雞子金烏玉兔銜符曉夜作箭浮
我不如爾詐事政覺兩耳風颼颼託死不復生一死
可作遺者流況乃漢時五斗米師星河耿雙眸石壇

一生一千歲坐視生滅水上漚水上漚且罷休休無
休於無作樂無樂亦無憂仙人與世人壽夭如相讎
清清要靜要自正此舉獨步不可儔信是神仙作官
府蜂房戶牖封君候我偶作此言不比亦不周為何
孫鄉子謂我既與劉為我謝孫子我才愧爾天一畝
不如且飲酒耳熱徒歌詠可以銷遣綿綿不斷萬古
之悲愁悲愁銷遣幾時盡萬古之後重有萬古來悠
悠

春愁詩効玉川子

春陰苦已賴巧解窮彫鎪入我方寸閒釀成一百萬
斛傷春愁我欲把此愁寸田無地安愁萬沃以一石
五斗杜康酒醉心還與愁為隣愁腸九轉疾車轂擾
擾萬緒何綢繆愁思憔可織爭奈百結不可紬我與
愁作惡走上千尺高高樓千尺迥雲漢只見四極愁
雲浮却不見銅盤之日缺月之鈎此心莫與明愁來
壓人頭逃形入冥室關閉一已年周遍四野間羅幕
密以網愁來無際畔還能為我添幽憂我有龍文三
赤之長劍真剛不作繞指柔庖以明月通天虹玉璢
琛之寶室可以陸剸犀象水斷潛伏之蛟虬云昔黃
帝軒轅氏用斬銅頭鐵額橫行天下之蚩尤擬將此

劍斬愁斷首違不見愁之喉若士為我言子識愁意
不愁至不忘以愁生有來由關愁不足計空言學莊
周日中之景君莫避寸陰息景景不留疾行無足音
不如莫行休因知萬慮為叢愁之歸忘懷為違累之
舟歸來衲被蓋頭坐從他吳思鳴夠夠取友造物先
汗漫相與遊朝躋叩閶闔夕駕棲丹邱天公向我笑
金母為我起酌我以瓊漿玉液朝陽沆瀣之濃齊俾
我眉壽長千秋却欲強挽愁作伴愁忽去我無處蹤
跡尋行暢惟有春華鬭春媚一一倩絢聯明粹又有
平蕪野綠十百千萬頃甦陶耕田牛踏破南山特石

頭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七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二

詩　古詩共四十首　雜詩五首

古意

荷芰藕生蓮每憶心中苦擬掇斷根苗絲結千年縷

儇婦歎三首

儇婦歎巳坐歎湯手新踼冊光自薄恩私擣嬙幾巾幗

莫作儇家婦鳩鳩理清瑟幾許白頭人同心綰同室

儇婦且勿歎金玉多滿堂蛾眉不讓人當奈薄情郎

團扇歌三首

田田白團扇輕綃寫嬋娟用之却炎暑生風可掌握

團扇復團扇羞郎引遮面稍景弦蹕蹕隱雲月端見

團團白紈扇為君揮素手餘涼入長夏結交貴經久

胡無人行

胡無人非無人銀山踈踐胡馬壘甲光射日鬬金鞾

鐵長飛兩旌填雲轟庭雷鼓殺轔轔柔然之虵陣蝹

崘傾河鞭石俱退迴浩歌但來輕比鄰白登幽國公

當闕帶犯父作冥漢君高辛拘食吳將軍胡兒弧矢

非同身控弦雖多將眾人狼跳鳥擊虛遊魂驕矜一

息為微塵集雖井底蛙獨尊餘殃積惡天公嗔胡無

人闕不闕衛青去病迹已陳實候孔吳椒房親胡無

卷之十二　一

人燕然踏落䝟王勳

木蘭將軍祠

閲周黃岡葺木蘭將軍祠不詳其意讀杜
牧之集乃知唐世齊安已祠木蘭用樂府
詩攷之其關山度若飛之句與今黃之關
山偶合不必真在黃也按詩木蘭古胡女
代父征役定在何許黃河黑山政是北伐
觀其叙事似與魏北齊閒人名號官稱又
頗差異蛭蝴與索魏實未嘗有可汗之名
魏齊熱官未備惟始十二級而天子有天

可汗之號如兵帖將軍尚書郎之類皆南
北以還官書通語擬樂府詩唐人擬作然
其詞意質樸不加藻繪自有邁往不羣之
氣真北朝人語也要之古者婦人往往有
猛士風烈斷今丈夫曾不如一女子可為
扼腕木蘭以一胡女勲業不大顯數百年
後猶血食江上祠雙而復葺似不偶然感
此而作

人怯山西種誰知掌上身揩羊刀霍霍車馬道轔轔
纂府開根子將常紀亂臣夢回清鏡對千古茜裙新

車遥遥篇

車遥遥兮路遥遥思夫君兮君今知今安適兮南入
楚顧為數兮逐君路君不言兮殺不聞戴何當兮言
在君

明妃曲

闕下濃雲暗黑祺未央高會迓𢦏歸天子傳觴徒官
勸單于今正天驕兒上林闕鏁多芳菲王嬙困瘞花
蔵裂中人驚起道宣喚和戎郤自捹蛾眉徘徊顧景
傷春啼秀色悮身生不知工師萬死未足酬丹青始
信君難欺冤莫冤兮長別離盈淪質兮徒自疑毽車

未兒下宮殿記得當年初入時眉山淡掃雙蛾垂擬
高門戶生光輝姑姊提携父母送不教含涕登舟撵
褚黃有淚濕龍衣此身雖是觸事非胡沙萬里少花
木胡中爭看真閼氏言語不通心儘悲琵琶豚就彈
哀思君門萬里不易到撥槽撥斷商弦絲窮寒絕塞
人蹤稀時有天邊霜雁飛憑誰說與漢家相西施莫
忘真元龜

惜花引

七月廿四日將旦夢遊廣園作遺忘數句
枕上足成之頗與前年春草曲同意辭旨

悽怨殆識非佳祥走索不曉音調亦不知

何華曲也

廢圃晨遊舊觀歷歷三經已荒無歌酒地悄悄無人迹為山傾仄支柱皆名石桃李無言為人笑寂早緑暗紅稀春去也歎繁華難覔落花如積誰與東風惜

楊叛兒

楊婆兒共戲來白門楊柳啟依依穩鬨𪈘棲博山鑪候沈烟裊儂心懽緒繆紛擾語含別意泪空流未掩宮闈齊闈撓齊闈撓祇傷悲婆兒寂儂那復相思

楊白華

楊白華栁根自生息風傳華落大江東縮毬團絮無多力栁眼落落不可見渼蕩遊絲空萬億由來宮樹未成陰踏歌驚斷喧笳笛

秋扇詞

少婦織流黄織就中秋月上有素鸞女肌膚皓冰雪裝成一握手奉君端暑月慰君清涼意薰風為君發落葉下驚秋與君此回訣素質不勝愁從衒網珠結掐搖遮烟霧青鸞影遂絕有物感君懷騰口知何說分命故應然不是君心別

秋空辭

秋空淨無瑕耿耿掛明月有人捉月試騰身直上黄金闕黄金宮闕高嵯峨騎頭從日相誰何仙人顧之拍手笑使我言語能多囉言語多囉還有考天公何言固無口秦書趙史欺我哉紫氣充庭是天道通明廣殿凝非雲日月照耀如環循蝦蟆老鵶恣辰咦我欲叱之神羊嗔夢中將謂天難知夢回塵事故依依天大故能成變化覺夢不勞拜是非

擬古

春飛紫鴈秋飛鴻雙成阿母長相逢誰家窈窕緑窗鵝花蕊蕊清池風墜瑶翡翠雙明月寶釵玉刻衣如雪年可四三當有情語音嬌軟疑卿卿天公一笑回金靣不似當初不相見

相逢狹邪間

歐車運長坊長坊劣客綫絲違狹邪間相逢訖君面君家人共知共知不難求朱門颭疎栁虹梁架芳流庭除清且閑馳道直以修中堂真壯哉黄戶雙蚩頭亭亭丹桂華蝶爛明人粧主君三男兒三兒倒封侯大兒尹京都中兒相凝流小兒奉朝請籠街進鳴騶三兒俱來歸青熊控騂騮三兒俱上堂大人百不憂三兒俱入室四座沈烟浮蛾眉盡妖艷三婦不可伴

大婦鼓鳴瑟中婦弾箜篌少婦獨凝佇皺顔半嬌羞
丈人且踌躇世有此樂不
怨歌行
男兒多負心女心良易知琴音和且諧何以得猜思
文君慕相如懸懸夜于飛不惜鶺鴒衆愁成遠山眉
茂陵獨何事為華放東施興言念疇昔鄉紅淚如璣
弾作白頭吟深心寫琴詩郎聽弦上韻妾志終不移
清商感人情兩意亦以非文君獲所願相如悟沉迷
寧能已消渇琴臺遂同歸妾欲理絲桐絲桐亮以悲
調言無終極當非長別離

卷之十二　六

艷歌行
雖雖雲間雁南飛北軒靄柚鯉幾多人兒夫獨羈旅
郎書憑誰寄妾意憑誰語賴有雙鯉魚尺素為帳取
歡子今來歸遂蓋入朱户告之莫流宕天靜星可數
星子何昭昭行不如歸去
妾薄命
魚生蒲藻中河水以為依倘河竭其波魚藻將何歸
妾作君家尚畀微勤身紝絲織夜午不下機憫君書
幌勞寧敢食無厭餅餌兒與女號寒復啼飢怜之小
顏色飣飩樊班衣君登名利塲妾喜神欲飛令君位

通候岁顛建黄扉忽令家人子舉動生光輝妾昔顏
如花因君稱芳菲君去春無迹潛然淚紅璣自怜承
事君為他筋頭肥妾命薄如紙虚牀但歡欷憶昔在
家日慈淑弄庭闈爺孃念嬌子深心愛其儞人間愁
未知結髮為君妃姑嫜時在堂色養親無違慇懃百
憔悴可道才依稀誰言當見君榮高位巍巍君宦知
漸寫人事覺已非非關君二三妾兒凋寒威恨無長
門賦可以使君機更長不再眠入户多蜘蛛妾有青
綺琴愁來為君揮琴詩無別意黄鸝憂棠衣昔作掌
上珠今逐驚下駢珠藏不復媚車行在觀祈幸君且

卷之十二　七

留連知音世識希歲寒須見梅何花耐霍霆
陌上桑
羅敷秦氏女皓腕潔如霜寶劍瑶明月須中琉以長
柔柔正沃若采采官路旁使君從南來一見神已傷
五馬會且止調之逢國王自名良家婦狂夫漢中郎
閨門甚修整芝蘭遠芬芳奚為致此語不是邯鄲倡
去矣勿復顧風來語流香蕩手踏歸陌驚言割人腸
從軍行
入道從軍樂我道從軍苦為問何所苦無苦汨沒汝
汨沒何可傷攺可屬我王萬里浪馳逐征役未遑央

太行汝勿登回復九羊腸黃河汝勿航波流水湯湯
胡然弃平生欲往無梯衆夫君且淹留後繼當汝忘
長蛇巨復夢南山强深藏我甲豈不堅我馬豈不良
人生會有死義死良所傷將軍不汝信談笑成犇匕
誰何幸際會虎伏而皮羊之子方丈食何時飽粃糠

戚戚復戚戚

戚戚復戚戚如此春意鬧紅梨趨深掌青梅結徵酸
向之一悽惨飢腸發朝飡姮娥五圓訣美人隔雲端
衷情回自禁陡覺衣帶寬芳菲日凋謝動作不遲安
咄哉黃栗留接翻語何繫小鳥得于飛而我别所歡

象之十二

八

夜來風雨惡中唐水淺淺故鄉貧亦好楚客日南冠
男兒志四方愧此郡下官安得買山錢靜處把釣竿
高懷未易償歸有道路曼巨坐作遐想心體何自胖
行行大刀頭無生詰園樂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珠網弦螢簇惧悴櫚容巳晨朝懶梳頭
頭上雙爵釵脫髮應難留因心持寄君君還知意不
全以表妾心釵能感君辞長安多美人陌巷多高樓
君如有兩意持此買名謳妾本倭家女生平不解愁
十九為君婦如今幾回秋生兒妾櫫長君方遠行遊
妾顏益以悴君心日悠悠方諸空有淚圓月難為鉤
死灰不復然知君亦行休寄言天地間于以寫我憂

石上好種麻今曲

石上可生麻麻生豈成畦條鞏得蕩子猶如太常妻
我作少年行長安走新街長安三月春桃李百花開
平康諸女兒艷麗鬪寒梅蛾眉門連娟佳期不須媒
投我以木瓜當歌共傳盃歌歡繫懷抱知君在空閨
期我以立春清明未云來應作憶秦郎高樓寄徘徊
鸞膠世若無斷續何當諧閨中儂相憶薰風有時回

春蘭有真意

泰之十二

九

春蘭有真意鶴居在中谷端不為人香無言自幽獨
我來頤蕭東獨靡鋼修竹頎然彼桀者天翹散餘馥
五年客異縣對眼盡塵俗百華盡妖艷信美非吾族
延陵愁遊豫佳期未云卜同心弗我忘迎人見青目
雖微九畹滋風動情亦寓當門謂應鉏吾當為之哭

七哀

秋風生夕凉吹我東閣帷中有宕子婦清歌寄愁思
為問愁何為良人長別離銀缸吊隻影霜雪堅自持
君為黃河流妾作月桂枝東西各異道邂逅不可期
願為衣下裳結束隨君衣君衣何當披十年守空閨

曹植七哀詩託興於夫婦寫其離愁羈思俯仰感切之意所謂七哀也說文選者張曰子建為漢末征役婦人作以七哀為痛為義為感為怨為耳目聞見為口歎為鼻酸而哀未學所未詳也因擬詩而知其趣故書

鈞天曲

清都太皇居寥廓冥冥間神光貫中極希微烟非烟紫宸邃以虛絳闕高於天受職倈百靈肅雍聚大饗通明殿張樂玉京山九奏感人心萬舞形物先谷神霧清唱黔羸撫鳴彈細彼世間音下里何褪娟闐闐響雷鼓踊躍嶽雲鬟替孛小嵩手日月兩彈丸陽春假優裝投笔忍高孩壺矢一笑電歎風發三嘆呼吸成千歷神仙詎長年戕戕帝王都猶蘇浮九旋簫韶間倚那闢蟻蚊雷喧蟲沙與猿鶴等細不足言遺音寄五椰海山學成達

款乃歌

款乃曲名見元次山集讀如襖靄椰子厚集写作欸乃又劉言史瀟湘詩曰墮迴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音復不同今名從次山詩從言史

欸乃兮江湘綠兮繞兮衡之陽龍衣兮繡裳帝何之兮陟方我不見兮攪我心腸欸乃兮蒼梧杳兮漱兮遠隔重湖龍駕兮鸞車帝何之兮升遐我不見兮泣涕漣如雲帶兮漪淪欸兮乃兮呴嘍呴青天兮白雲帝何之兮上賓我不見兮感此下民

菊冬榮

時乎時乎去去如車轂之運行瞥然過目無留停追隨兮不及我待東籬菊花無耗延遲直到陽冬始專榮樂樂離離離離偏蔓衍布拉坂碧為之葉紫其莖爭妍騁媚芬芳吐如金如玉之繁英含霜萬顆好顏色

節雖可尚時難并惟重陽日月二九之嘉會此時抱一符乾百年年間里交相慶宵明相招相喚攜手登高陟來茱插髮歎終日採掇碎蕊滿斝浮酥醽乃今候遲閏冬孟其如金烏自飛馳走暖黃華從此倒折狂教陶令舒手望穿兩眼睛殊不見甲坼與芽萌花試細事足多惜時良不遇今我傷悲情聖王作應五百歲文昌殘既三千齡中間賢君苦無輔唐宗世民周孔菜無位皆汲汲到頭畢竟嗟無成應如此花時來不吐蘂過期無用還叢生叢生失時又無用蹉跎畢世空冥冥于嗟後聖不時作使人兩淚零

零零不如及花開香醪但特傾莫教花悴後有辜負
花名

樓上曲

樓頭月白良夜深美人嫌起據胡琴咿嗄怨抑如訴
訴四絃了不諧琴音推琴凭欄歎一曲為赦不成氣
不讀知愁推面歸錦帷曲肱展轉愁相屬床蓐蚊燭
光焚焚乍明乍滅如灰星蒸衾起來開高燭能知妾
意還不能燭如不解人深意如何伴妾長垂淚遙思
微物本無情有懷觸目皆傷志眠來復坐坐復眠不
交兩眼特淵然自惟命薄多離恨春宵韻長遲瞎天

親知問得郎書不低頭無言淚紅雨遲回欲淚強為
容不成一語愁還主何人遠自日邊歸殷勤為問郎
歸期待得郎歸與偕隱不教被勸緣蛾眉

武陵行

秦君植木咸陽市秦民血作東流水秦風薄惡發秋
荼秦郊行人半無趾祖龍虎視吞六雄漆城隱隱陵
雲起驪山麗林營阿房匹夫奮臂為侯王重瞳隆準
鶡逐鹿非冬檟白何雪霜至人知戮忍徒死競遁大
路逃彼方從茲不復通上國不如弋䲹不見德耕田
鑿井自布衰安居守分無餘職抱孫養子樂天年蓑

望何遼今其域自從別祖來避秦無文不記幾世人
曹劉與午任強弱歷年六百何紛紜山中既絕中原
路從更百代猶無聞武陵野人事漁釣獨遊沅溪忘
故道泝流探得桃花源舍舟洞口窮幽討洞中逸民
忻見之共嗟市詢其老為言上世絕塵由避難命酒
爭獻酬具聞閭內戰爭事始知違俗為優游鄙夫何
知尚懷土急急須別還中州虛心已萌淳樸散桃源
咫尺仙凡判還求不得曰仙鄉寧知死生無少間相
望如隔一世間到今沅山色蒼蒼流水滔滔花泛泛

賣進行

沙堤大蓋何曾塵衣人佩玉鞍象我傲如熊虎馬游
龍誰何出入咸陽宮笑刀斜體顏芙蓉步趨持重為
雍容諸侯是統掌百工調元為職稱九重萬錢一食
鼓鼓鐘猶言下箸終無從異時棣萼勝不充家徒壁
立其室蓬抄掇語麗文雖蠢繪為綺句欺南宮不分
菽麥倚知傀且無萬卷澆胸中脂韋要捨陳小忠竭
民膏髓曰為功搦毒觸事惟迎逢肯思青雞始為泰
君王聘賢拜三公門如沸湯賄路通財伴縣官邑侯
封積金猶欲齊滿囊家有錢爐非範銅賣官鬻獄揚
成風候房的爍無文紅皆民女婦來無蹤有憂失得

常忡忡殺賢賊能摧英雄沒將同類蠹要衝害苗之心饒煌㷀忍彎射羿逢蒙弓怡然自得谿心胷無如抹漆何赤來向人自欺吃匪躬高自標置人盲聾言立便擬稱儒宗學禪談俗坐談空元非友朋相磨礱世間將謂無輕推言出波流士與農都矜巧宦官既穹哭伊呂儒嗟道窮那知達人鄭青累標而土苴及蛆蟲古今異時理道同蟲邪未必皆令終君不見晉朝失國隱金墉為奴為鬲豈惟懷愍巡北戎

夢仙謠

長城役罷驪山起秦人斷念還居里一呼或化為候王避之都是神仙子漢家宮殿生荆棘桃源樹長春色花香破鼻桃雞雞只在人間人不知夢中有客曾一到屋舍衣裳珠草草狗彘雞豚還治生若度流年不知老南葉斫墨連天起人家庭户多流水紅碧夭桃百種花不是凡間錦和綺仙人容貌闊且都居處鮮資樂有餘老手桃紅入雙臉睹然只有銀為顏仙家女兒多蒻衣桃花宜面葉宜眉雖宮茅舍略相似別有豔麗破為題仙君名字猶屬秦許由往往陪遊人老人石上問行客傳今數世秦之君為言天下方南北入鹿千齡經幾得嗟哉來特桃始華桃子而今

未成核祖龍往日親曾見六合連兵事攻戰北城紫塞南陸梁傾貲未足供驕抗誠知黔首無聊生側目有秣正視衍時刲心不獨商王受當時論殺諸儒生我本何辜一何辛避役雖鄉共亡命石龍樂富鄉酣飢經年陡覺憐仙聖說令丞相胡為者振古如今同土苴驚起城頭角調哀頓覺令人小天下秦政求仙徒弱為避秦役夫能至之還知道可無心得學道有心無乃癡（韓異詩桃花源記　書昌黎中圖見畫）

陶潛伍安貧記黃道真悞入桃花源事世傳以為仙或曰非也近人有夢遊仍夕者道所見聞為作

夢仙謠紀道三年孟秋數望翼日記

谷里章

上有青山下有滄洲步有回波面有紅流吞吐風雲呼吸脩昴窗能處之可騎龍遐谷中人茀箬山中絲繞茅舍旁寒泉之流潄琅琅雙石西峰我在東無情對如此漫郎性情荒浪氣志剛東隣之人揮鈎車船鰈孤鰥浪屋加鈎綸相投不還舍聾斷會憍歸吾家我葵我芝聊自娛沒溺愧彼隣舍漁沙門抱提宅谷西金像宮殿雲漢齊撞鐘擊磬禮耶毗子欲詣之持清齋窗中有人坐無為飢飡困眠氣答酖搖掌咍

然笑呵呵吾昏將奈此乎何漫歌八曲音清冷風高水寒三歎毅勿哦大洞怮黄庭谷中之樂寔難名長江北東樊水流東樊山水曲大回中脩篠之魚泳油洋鈎舟漁人鼓鳴揶浩歌一闋清滄浪終焉無求漫相忘大江之東叢石起硌砑聚石江鳴水小回中間浪不惡鈎臺嵯峨巀嶭郭去來客船是中泊漫成二闋回中曲家人仲謀當漢衰建安之際鼎祚移江淮萬里吳帝之冕旒十二龍袞金略車華蓋日月旗旄墟之中不可求宮室故履春草青長刀大劍可治生我先田老相次耕大夫勸相歌三成江北洲西陽國蕪城桑柘彌阡陌歸可力垂身力穡四歌不用悲衣食一元大武牽何之良田附郭吳東歷妝童田父麻單衣叔闕修治未駁疑從吾真者真吾兒西陽罷田飽飯嘻五歌六歌神自怡李甥叔靜蕩兩槳弱翁將船欲安往大回小回闊釣魚送客便擬酣醺如酒使之蒱護浪名世俗交加漫不聽行無惡客相逢迎醉歌七終將八成杯樽杯湖上杯亭浪翁杯飲醉少醒檣然自打鮓艇行蘋蕅芰荷出青萍仰天大笑風冷冷杯湖西南為退谷壽藤纍纍紫壽木涓泉與注滙樊曲醉耳琤瑽亂鳴玉城中友生縉鋼墨身倫四球

攸好德篁樽日醉主與客挾以石門天地窄杯湖退谷人好遊可猷之麵乃可羞忽焉草木成高休此遊此泛生幽憂泉明之風繼者誰土源孟子樓武來巖霜時雪春風熙倒置日月寒溫移來遊者子克良知子能得之可勿疑此道不迂不回適子能識之可遊佚勉強行之今是古谷中之人君踵武狂生作此谷里乖意追浪叟俱相羊松風颼飀蘭草香與君壽考終不忘

雜詩

東坡 東坡思古也

江之廣矣一葉航斯東坡遠矣企而望斯彼草蒙茸翳子雪堂泱泱溫泉橋亦云知七人知其名我懷允實塏羌者山有環彼室江之廣矣跂而琴歸怨哉悠哉如泉流以出我思古人寥其久矣文如爾矣我心悲矣雪堂之地矣昌為其止矣人之匪矣若其已矣我之鄰斯一江之巨我之來斯忽如其寓有懷北堂顧如以仆相之彼道人見眼之云具(道人寺雪堂者蓋譬服勉見眼以自)也

淵魚 淵魚自悼也

躍躍淵魚言泉之酒有東樊龍既幽其鶴春言懷之

翰飛戾天濟言存之沐于重泉甓甗何嗟靡生靡活
胥失其淪上下靡所察視其沒矣宛轉于泥就其幽
矣安處于樓匯我之云為何遽[遠]何歸曰有虞衡莫我
肯知亦莫我肯悲父母何其嗚呼蒼天蓋亦忽思尾
魚既赬鵲樊既鳴孰聽其聲孰視其形豈無高天翺
翔靡路豈無重泉我戢靡寓洋洋者魚惟淵之實鶴
唳于九霄時豈籠中物

識臺瓦鼓詩 垍鼓樂有稱也

瓦鼓垍垍寘之識臺識臺有稱不草不鋼不尚其謚[直]
自天之性天性如之何至質無華有稱如之何埏埴
無加識哉識哉其儀孔嘉瓦鼓垍垍識臺之上崇基
有堞可據而居可憑而望其[illegible]決漭瓦鼓之垍然稱臺
趾之隨然抱峰崿之巍然識哉識哉紛會意之颮然
瓦鼓垍垍識臺之下蔦鄉有楚掃地而居修竹猗猗
垍其反古五畝之竹兮彼垍者
在彼堞兮在彼堞兮稱此麓兮識哉識哉會我獨兮
瓦鼓垍垍在彼青林有象無音擲臺觀之嶔岑稱蔦
竹之清音樂稱走之識心豈無胡床可將可坐豈無
鼓鼓可鳴可播而垍鼓以無和識哉識哉不如其埴

端午寒溪早出

雲天鴻濛烟羅冥寥寒溪殘逮荊江壁出竹徑晨遊
霜風飀颸有憬頑人遠在清汨不覩流芳騰此識臺
道存語外泓渟納日形摸比鄉況如石室萬派不分
無往弗徹吾心慣焉莫可致詰

志事 八月九日作

我生之辰六月甲戌師伯清歷羲和納日粵有氣祲
南自蓽門輪囷扶疎英如白雲高減儲胥來循軌道
面垣清池岐分繚繞玦如隄立不即我庭直建千房
視左為桀載明載滅高[獻]載界甲夜籌三侵尋以徹外
戶如之何秋空澄霽庭內如之何靜無纖翳我門我
褻豈伊異人何吉何凶祥識誰詢發書占之曰昔受
儆公正司辰稟貞變起時維寬大斗建杪申律中夷
陽干庚歲寅庚刑甲祿三合離鄉土墓加臨金剛火
尨曰維王氣金方火死從革之占應乎近止我非瞽
史詎易諉天禍福由人無論未然驗言常度將曰休
祥尚疑曰眚為沴為殃皇天降異豈緣微物冥擊飛
霜其何能忍我顧休明闕然靦汗可無大吳天為譴
見妖星彗象尚克殞之酒血紅杯亦既浪之珎館陰
誅尚容改悔變見之來無無大罪皇天降威謂我修
省夕之朝之敢忘中儆戰戰兢兢念此天變蔚炳如

之何無思草而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二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三

詩癸

琴曲十九首　哀挽二十首

神人暢

堯奉天理人兜民賡歌其聖作

莫莫昊天莫覩丞民感兮格兮君之仁混茫萬宇自
部于野余一人受主於何道兮暢浹神人於何道兮
神人我與
蕩蕩兮帝德高高兮不極吾不知其名兮命焉弗得
其人則天兮天乎其仁吾不知其際兮究焉無違伊

神人之交暢兮其帝之力

思歸操 亦曰思親操

舜耕歷山見鳩母子相哺思念父母作

彼美鳩雛歸哺鳴鳴所哺伊何曰父母且匪生何父
匪育何母歷山之居居屬可久念念思歸不歸何俟

舜操

舜立爲天子思事親之樂謂巍巍之位不足保作

黃屋兮巍巍人道兮委蛇念父母兮庭闈三牲日饋
兮夫豈不時也惜不如在野兮親几履也惟昔樂而

勞今兮吾將已也

南風歌

舜治天下作

慨彼夏日熇熇其暑蒸我下民辟焉無所慨彼夏夜
鬱蒸其雨民之慍結莫安其處凱風自南發於茂林
賓彼百穀紓我慍心

襄陵操

禹治水作

湯湯洚水兮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兮昏墊生靈導之
入於海兮王事有程故胼胝手兮匪我忘情

霹靂引

禹僇防風氏作

天地肅兮陽伏藏以時出兮萬物攸行殺砰訇兮蟄
蟲啟作蟄蟲不作兮自取夭亡象震出兮惟君王發
號令兮驚四方悟封禺之守臣兮自為斃晴死霹靂
之下兮式彼天常噫余非好殺兮刑憲有章

適薄歌

夏民去桀歸湯歌

瞻彼薄兮俗瀰瀰兮父母邦兮殘強強暴兮瞻彼薄
兮俗洋洋兮父母邦兮蔑暴強兮茫茫禹迹紊其經
紀違彼薄兮言歸父母

箕子操

箕子為奴作

天道渾渾兮不享禋神器從神兮遂彼西鄰泯社稷
之阽危兮君無與守將正而斃兮雖善其後負罪囚
奴兮九疇我保庶湯孫之復兮載與周道

文王操

商末鳳鳥巢於周作

鳳兮鳳兮爲之王兮覽德輝兮為嘉祥兮匪下昌兮
我王明兮

克商操

武王作

天命文考翦滅大商將贊天命戈矛有光非余武兮
獨夫自亡非余武兮天啟先王

采薇歌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作

陟彼首陽言采其薇可以充腸可以樂飢采薇采薇
首陽之下可以全身可以安處采薇采薇首陽之巔
可以遂已可以窮言在彼亦食在此亦食雖傾天兩
力父子有常職

麥秀歌
箕子過殷墟作
麥秀漸漸殷商宮兮肅肅清廟儼惟墉兮城郭依然
滄吠通兮惻我心摧悼人亡兮露彼臨時阜熙雍兮
車蓋幢幢來朝宗兮自我成湯德顯顯兮恍如夢驚
留眼中兮今我不見肉猶露兮
神鳳操
成王以鳳爲至歸美周公作
大樂和諧兮神鳳來儀彼周公之聖兮余何德以堪
之

邱陵歌
孔子歸魯傷道不行
陟彼邱陵岡阜逶迤莫遵所窮曷知所止泰山蒼昂
西國之聖人之弗登道舊云亡顧瞻周道坦平如砥
捷徑斜歆小人所履豈不由乎此式遵乎比彼大路
棘矣何能久矣
梁山歌
曾子耕於泰山雨雪旬日思歸省父母而
不得作
雨雪霏霏梁山之下樸遫其凝皓其郊野凜其寒矣

曷藏曷御親庭孔邈孰爲溫者台不能此處騁逐無
所台不能此處留其疾去
歸耕操
曾子學於孔子十年喟然念二親之養不
悟作
我欲仁違離二親自我不見予今十春心雖不去情
不親闕師教有年予不曰夫孝終立身而始事親求
仁斯得仁事斯語足以窮吾年歸耕乎休歷山之下
有良田參耒其誰耘歸耕乎休以一貫道者吾夫子
之言也去不我留者言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歸

耕乎休耒耜足以待豐年也禾黍足以奉吾親也樂
道足以富吾仁也歸耕乎休如是夫豈食吾貧也
汾亭操
文中子去隋作
我思周道兮邈彼鎬京遑遑孔直兮踏踏其行驅車
潼華兮草莽胃余軸限河渭兮濟無津梁日銜山兮
天欲憨愁雲結兮不成雨我心惻兮思故鄉汾亭寂
兮汾之陽陶唐氏之遺風俗兮其若亡聚吾徒兮娟
或狂振還轅兮去京邑淚涂泥兮道猶澀汾亭上兮
有六世之遺畜野有田兮汾有魚胥繪經兮盡押佃

淵闢闕里兮雜葉蕪偈弦誦兮闢聿儒神交周孔兮
獨樂有餘神交周孔兮獨樂有餘

水仙操

伯牙学琴於成連成連與東之海山操舟
而去伯牙居歲昕因觀感而得琴道作

海山中兮四無居人海之濤兮渺漠而無根浮空與
地兮風雲盪其出入朝而潮夕而汐兮浩蕩鳥之吐
吞彼鳥兮鳴飛彼鹿兮跂跂聊淹留兮歲聿其暮鼓
緑桐兮從夫君而與歸

沈舟操（述李游江百船覆淅作九月九日）

悠悠之川兮汎彼洶河一江動蕩兮恬風靜風而騰波
瀾翻下瀨敢颯颯兮拖師不可以告語沈舟折首兮
天其奈何愚夫婦兮中倉不濡行楮還于高岸兮婦
沾漬之長吁凡之亡兮凡存不害渺江波之瀾漫走
于行之不濟也嗟命矣夫

哀挽

傷劉復之三首

交情不長在久還有白頭新雨礎知同氣斤擾喪若人
蕙焚雖有限玉折豈無因世事都如此蒼天何不仁
閱憶鱸魚去嗟君獨見幾若何車軸折未返草廬歸
殄瘁吾心惺云亡世德稀南風方不競民援欲誰依
世念吾衰久為之慟郤哀知言非語到見事直心開
吾道傷麟出韶音憶鳳來州鄉桃李地編户想悲摧

劉復之哀辭

走罷令邵陵就舍永寧劉君復之始鄉貢自莆田校
藝南宮第一試郡之户曹掾郡人亟稱其賢參之友
生百口如一走不敢知也已而歲大災饑癘比屋復
之請衆于郡身扶豎拄鄉士夫家至户到以哺以藥
作舍作粥養視亡歸道之弃兒畢見收乳州得不染
不為沮殭胔殘逆不為止𥄉之從者染疾死豎者繼

而死親識為懼復之志益堅用是疾者瘳餓者飽孩
者長死者瘞一郡四城患濟如一民有知者孚司户
曰劉父其尖尖者但謂官之生我而不知司户之德
志心乃大服介鄉先生鄭景望吏部一見于是始定
交曾未及親復之有公事其謀必見及走難出入官
府然不敢不愿復之罣被代征兵有潰歸者聚城南
仁王寺且將起為變復之因人見語期會于城南走
謂復之信德在人可喻而解疾馳如會則復之固已
前至潰卒聽命罷休矣走感復之義當為軍政地復
之曰王命者何若相視笑而罷郡人至今鮮有知其

事者復之已受代去及册従復之為数日遊言有至
難發端如響憶誰曰復之世士不曉天下之務邪趣
名而朝夺其悟合分社司收尚未為弃何意長沙之
鵩又止賈生之座走勉復之不潔去就是不為無恨
矣聞弱良已弓招門啟天閽衆共閔披攜不跡名試
用以為天之相道真可為善類善從即以参佐出尚
高其勇退走之再名多復之推挽之力於走辭命復
之開譽以書勝荅匕何价以亟返復之道次三衢死
矣嗚呼音容如接緘墨尚新人有隅生有惻而不自
知者每恨民之無援賢於人者飘死孰有若復之之

賢之志且有其把方起為天下用而發軔輒折是則
當世之感於故人尚何道復之之逝走嘗哭之以詩
悽不已已故志其德在吾鄉與未聞於人者與走之
事契始末為文以衆之且以寬釋其親與其光著作
公復之名朔結與三年十進士年若干辭曰
天胡不仁兮棄此下民良苦之賢兮賢人名去而偃
蹇世遂之好遲兮正路榛塞閶闔重重有棗階而進
兮不崇朝而折翼鵾鷄司政兮蝙蝠之晨猿仁何咎
兮擯自王孫寧是不思兮天寔為之皇浩浩之究天
兮豈其已而鴻翔翔而邁遼兮退飛者再捋扶搖之

直上兮竟翻翩而長逝夫豈人為兮呼天不聞人莫
不死兮不忘者存小官之不畀兮賢殺載路視彭鏗
之猶夭兮後昆有裕彬賢貲而一舜兮哀哀者毋紛
鴉弱之咏前兮蒼天太苦生者作德兮死者有仁嗚
呼哀哉家國無人非余患兮余悲夫抱志之不伸

外舅孫帥挽詩

行隨推轂萬鬟公學大成博通行秘府威德殷長城
筆力千鈞重詞源三峽傾帙珠飛躍浪杖策穩登瀛
奇郎為繩直危言襲鳳鳴絃歌風四甸領袖服諸生
任村郎山鑄章分煮海程巽流邦貨重利半國租蠹

政抑豪民折人知公道行繡衣休直指彤矢賜專征
劍戟森營壘邊陲卧鼓鉦正辭平楚獄折簡罷蠻兵
治水防云国為魚患不萌蘊含荆玉潤素與蜀江清況
馬追前蜀輕裘擁後旌響鼓仍嘰嘰耀矢自營營毋
謂鏐金錄其如衔石平功名書册在冠冕鄉獸輕棠
棣輝方韡瓊瑰夢忽驚人間傳說謝天上歲星明有
美稱遺愛無窮企令名泪碑無陌忝西蜀又南荆

故使制置閣學蕭公挽章

萬夫邛止酡高山德望巍峩道上履安容貌閣閭服鄉
郡風稜凜凜冠朝端鳳鳴佳格君心正鵰擊曾聞奸

臘寒不相宅家長巳矣空教有識涕瀾汍

陝服宅時帥五侯盡心分主顧西夒為民發麋成歸

鄭揖盜開閱訖釋誅澤施生人進瀡口法秉當世說

遨頭華陽舊志今誰續巷祭餘哀可見收

履賜西州事可尋挽輅無在不崇陰德參盛府開巴

峽忽送靈輀入鳳林語上故藏應筆鑑家傳清尚只

龜琴自傷下走青衫少慟哭無人知此心

脫巾自責為兒非叱馭辭舟識洞微不辨盜金緣重

義危言擒虎自知非惠沾神物能通夢館感鄉閭憶

奠衣今見我公公又仕後生學古欸倚衣

高邦貢挽詩

世道久衰息惟君尚典刑好詩清服雪醇德醉春醲

考槃窮三易傳家守一經高風不可見誰與勒貞銘

張端明挽詩 闕

凋落傷前輩風流屬老成和羹方爾用接淅巳吾行

卜筮占先志儀刑式後生贈同開府相哀誄易佳名

帝功成贊育天道與為徒祖帳霸陵岸扁舟笠澤湖

送鞋非李泌哭市有郇謨巳矣龍輀挽依然良尾塗

張思豫挽詩

蝗食屋來鳳牛刀第割雞解紛誰俠行懷惠或嬰啼

寤歎傷彫落虞歌思慘悽鄴侯家傳在蘭佩可童觿

許深父母挽詩

載德稱賢母宜家啟令郎背萱傷泰鬥擢桂籍流芳

負米思何報啼猿教叵忘一篇勝得第應喜賽毀塘

羅陵常進挽增令令狄卿不喜其子得第嘉得誄一篇

陳蓄仲侍郎挽詩

鄉郡名鄉有幾人如公學術兩雞倫貢金政告忠嘉

隽春卓詩傳語句新北虜使華中非好西岑野巳近

來親思觀封鼠張罔把鹽我東朝法從臣

孫元式挽詩

世盡宗韓郴君期振古今文章教籍藉武庫入森森

末契千年運終孫百戰心一官端酒子還及贊鳴琴

凛凛東門會嚴嚴烈士風語高文筆外慳溢酒盃中

契闊從於隔綢繆見始終之人而不壽吾欲問蒼穹

周麿事操挽詩

前輩傷彫落如君尚典刑政數宣劇郎直節挺明庭

江海理歸棹乾坤託旅亭相知不相見如洗淚吾零

周侍制淙挽詩

昭代闢昌運名臣取世資權謀兼保障强壓治京師

方接清風會俄驚汗漫期此情誰與論廣殯屬篇詩

走作復之哀辭將寄諸賓之旋聞賓之下世
道中哀痛之劇
虛傳流水遠壺公興化衣冠轉郡空擬比三君扶漢
室肯同二陸起吳中泗川始訝沉神鼎對浦俄驚合
化龍豁亂滿前西白毋此情何處問蒼穹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三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四

五七九

五監

昔柳子厚作三戒東坡蘇公著二說觸事有類是者
述五監以足之非敢繼二先生之作亦各言其事也
魚有蛇所謂蠡也渾沌而無有眉目如浮漚聚沫然
有茅蝦焉雖然而附其首蛇倚蝦之視當朝之深遊
於江之浦潮去而蝦不知也涸蛇於塗人得之以食
使蛇也非蝦之目泛然而放於東溟雖蠢焉猶與之
俱化則其天也今借目亡身而蝦亦不自脫也可悲

也夫辰之虎有那田豕者實猶牙之豕也揜形于穴
礪其牙以抗虎不勝憤欲以力制之豕穴土而蓄焉
坌地藏五啟虎傷於齧三日與俱斃兩體一無完膚
以虎之威戾其悍以騁非所施其摯猛不能知難而
退與一豕同盡自取之也尚可怪
蟻慕羶聞羶畢集介蟲有鯪鯉者羶物也知蟻之嗜
吐舌張介以羶啗羣蟻蟻集于體則卷舌而吞之因
舐其甲無遺蟻焉呼蟻知羶物不知患生于所嗜反
為羶敗哀哉
獸之遲莫麂如也麂足脩而善走田犬不能逮遇犬

之臆麂別般辟而跳去欲以混其蹤常以此見及力窮計迫則戴頭於奔以爲拘不已見犬得柱其後蹴之嗟哉使麂知建足之足恃疾去而遠之雖良犬如麂何推其少美夏頭以自㓕不亦傷乎漢之湑崖麂麂群遊千計虎聽其衆爲數以取之虎觀于原則政(疑)膝環其外關焉而伏于下麂難得膝始恂求膝之關妻而去之不暇笑其愚也虎搏于其後麂如數而得夫麂之苟免求遠禍而禍從之卒喪其群雖韋河濟言之有足傷者故書

七居

無然先生居崆峒之山巢蒼松之下不設藩籬不爲庭户引水以通其耕流田以糊其口語默不常無能知其極者冠服者七人同行于野聞其事于野人豫然詢其居處謀使而師尊之進趣乎先王之所遡風而前承風而語以請于先生曰竊聞天高而物覆焉地厚而物載焉聖人德配天地而民取制焉小人無似而各有志也迄未知終之所届夫子之道廓如無外瀰如無際寂然不動而變遷不窮曷知始而知終無乎不在無乎不通固已合德二儀同成歲功矣中膺其有擇焉不識蹇蹇之志可言于前乎先生曰可哉

微生者位六人之後撫然而進曰有爲有爲巢林之類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百歲之日在大化爲嗶咽之間行樂須及時日月爲我迎我有高堂金玉成之瓊室椒房珠璣崇之華閣層樓接漢凌烟浮無修廊凝虛回環後聳崇臺間以流泉彫楹刻桷栢梁桂榴深湛海瀾岌嶭天齊懸壁瑤藥綉栭宛曲欂櫨玄墀甍雲連而鱗比層軒翥而鸞飛星居焕其錯落擊神光之陸離別姬美之嬋娟皆紅粧而翠眉鬟鬟如雲紛光如土麗質天成清標振古冠芙蓉之嗟嗽皃霓裳

之楚楚衆樂合奏八音具發吹洞簫鳴建鼓震壁歌紛屢舞奠金罍酌清酤羅珍羞之百味具鳳卵與龍肝文豹之胎玄熊之蹯丙穴之魚槎頭之鯿紅膾之瓊丹並腐膵果肴其覽鮮方丈綺錯五齊濃淵其樂嘉賓以畢歲年耳熱酒後醉歌狂舞歌曰烏兎川逝兮不我遲寧知昔是兮今非人生得幾時有酒不醉夫何爲子以爲樂不知其外優焉游焉聊以卒歲夫子將許而進之乎先生曰嘻者燕安枕藉吾知其斧斤酖毒也不知其光

樂生曰三光錯行所以成德也百吏攸司所以爲民

極也三公之位九卿之職既尊且崇光輝赫奕莫不
紆紫綬綰金章班彤庭升玉堂豪勿敍階以從君王
吹噓則品物生春叱咄則風雷改色無志而不信無
求而不得內予受小君之封諸兒執郎官之戟九族
恩覃四方是則爵某九命列土直茅王人致伯治陜
分郟謚寧方夏絕司百辟宮殿翦其屯雲九章斕其
車服樂舞六佾擬周百雉有齊王之分五列山川之
命祀鄉明而治南面稱孤宗祐之享遠曾高恩澤之
溥蔽萬夫弓矢賜於周我征伐行於諸侯濟濟焉蹌
蹌之行耕耕羅熊羆之夫整我卒徒一特肆武既飭

我車既飭駕千乘驊騮騤騤四牡建拂天之翠旗
載干雲之丹旗前行霧合後騎星羅擊鼓其隆載驅
載馳兩首蜿蜒而蛇行八陣討參而雲飛山川以之
晦暝日月以之勝暉於是鳴金鉦歆雲霓放卒馳放
勇力兼高陵躐巖石合圍電轉逐如風颷拔潛水之
蒼蛟落波口之素琴下風虎於木末執玄豹於山南
獲獸推岑公擬薮林顧夕陽而旋方翕女樂之嘉音
舞袖歆其輕颻紛衆鼓其鳴琴厭厭夜飲和樂且耽
朝宗于王禪有加禮賚獲我心於祿不已士之通達
於時至於斯而極矣夫子將許而進之乎先生曰彼

哉不義而富且貴於我浮雲如也不知其它
誕生曰然蚓不可以語神龍之變燕鷃不可以語鵬
程之遠知小力單昌能曷展知方之主固不與志富
貴者同其基淺也彼高蒼蒼有神都焉是曰鈞天寔
為玉京粵有靈之殿廣樂之庭兩躔二府千官衆星
跨虹霓以為梁馭烟霞而以乘璣璋為之喊噓號令
震其雷霆至人肆形身乃輕兮駕鸞駕龍東迎而升兮
絕壓咔闔以遐征兮其際無涯不可名兮滄溟之東
弱水西界壺山青葱巨鼇首出金闕玉堂銀階瑤陛
峰高高而不極帶浮雲之滄浪玉樹扶疎以葳琳琅

玗參差而紫帶朱囊苦而小核蟠桃如梓而並華
馥馥香草雜蘭雜蕙輪囷丹芝聚莛其翎鳳鳥翱翔
于園樹麒麟馴擾其庭除仙靈之人皆壽無極飛魚
薦其朝瓊玉禮為之夕食吞日華嚥瓊液服青霞紫
素霓雍雍容容披雲御風遊倏忽其千里歘始上而
已降其樂非人間之類蒙恍心而熱中夜吸沉瀣旦
含太和鍊靈砂之丹火咀玉蕊之瓊華嗽珠漿歆神
醴羞肉芝齧石髓嗚天鼓叩貝齒頂郎霞之危冠佩
天樞之神璽緩鶴鷺而為衣躡五雲之高履旦旦朝
元庶乎高企敬應來來下將以追夫仙者油雲為我

生青營為子舞東朔木公西窩金母遊神八極寓目萬窩老矣後夭壽莫知數是亦不徒生矣夫子將進而許之乎先生曰誇哉荒唐方士之言聖人不道也吾不知其冘

庸生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吾不敢以希上次庶幾而企焉仲尼之述者六經今或亡而或存易以盡神春秋凝命禮樂存誠詩書正性孝經立其大本魯語會其課選其次諸儒之說亦章章而孔明中庸述於子思易傳成于卜商春秋左氏之辭公羊遷于穀梁爰及史篇善惡是揚諸子則曾王荀孟賈董韓楊異端則楊墨孫吳佛老申商鬼谷之徒其言言詳紛魭陳而破卷成有正于羣經吾將擷其青華發其秕穅況進覽於前修畢哦咏其詞章自含醇而吐醨維合短而趣長懷玉之珍茹菊之英賦詩爲緯雜騷補官箴度謌謠舒殘桼翰吮墨含毫文縣彔華璀璨琅璣進退雖於絶迹發新意于來京今仰不愧于先賢中有當于人心蔚文之娓娓咽才士之浮湛作自我而名家夫豈人之臣僕以明道之淵源擬三光之旁燭周馳騁於中原等騄驥之行陸揭章霏其雨散麗藻郁其蘭馥栗栗發冬之凛煦煦春陽之煥以是為木

釋而鳴之乎以贊夫化育夫子將許而進之乎先生曰小哉辭文一藝竊君子依仁據德而後藝可遊焉六經不謂是也吾不知其他

沒生曰草之繁蕪不離於腐木之披離不逃於盡均受氣而成形乃索然其如寓諒無德而稱焉匪他之故人萬物之靈也可寘焉而無務且修名之不立誠君子之所矜必於身而有見將有事而廷稱孝於家忠于國信其言果其行夫然後行而名以此成位乎人之廟堂將守忠之言從必致主于三王庸括囊而循靜隸維其正據虎鬚逆龍鱗而道以此信冒蒐隸回帝力而後爲稱職莵苟效於小官亦昭昭如必聞寧直躬而隕首無左道而逢君如牧民於都鄙澤逝廣而德均凡小人之務剽悍歲其及人若夫將三軍帥六師討不庭誅畔夷佇分甘而均逸歎共樂而同飢進螳蜋於轍下流春酒於江湄進遇敵于前行單同心而戴馳陣雲散而霧捲颷已往而還來震雷鼓之喧天鼙嘮呼其如破摧堅賊而執猊貅斬豪首而攙牙旗前無敵之可當展如虎而如貔惟安人於一怒夫豈高其勇力周博濟而施仁永濟民與壽域近悅附而忻忻致犹犹而遠來達乎上其如是況以顯

其清議體正以方我則章之言善以當我則揚之行
頗以辟我則直之道曲以畔我則辟之期此道也無
時而不振無時而不明無時而不立無時而不行以
我之雕虛然之徼入雖之彙如鳳之儀厠石之間如
玉之瑰夫子将進而許之乎先生曰淺哉役乎名者
不與有立悦乎外者不可與達道吾不知其它
高生曰驪龍之飛何羅之網将鳳之翔豈為俗覊苟
汩沒於風塵将驚羊而視之知遠引之足尚遁世絶
俗夫何疑式高舉而深藏予以全其天力惟忠道之
不弘豈為人而役役我有良玉藴精于璞我有抑衷

反披其鄙背一身而有餘夫何為乎有作青山幽幽
浩蕩江湖有石有泉有雲有霧霞紛佳景之不常萬象
變於須臾孫竹琴玉卉野花鋪錦綺松榛榛而孤負
泉涓涓而青洪禹日夕其還往人安閒而自喜築室
山阿茅茨素樸熟為主客孤雲野鶴鼓絲桐以抒情
音寥寥而滿壑時被髮而行吟窗不知其何樂雜幽
蘭與杜衡不為人而方馨岌孤峯之壁立佩瑞瑞其
琱殺百草彰其威遂倚盈前而青青面有連漪步有
輕舠恣野情之安任逍悍涉於風濤水逝虛而無涯
歌肅肅其清高鼓蘭橈棹澄流棲青萍抑浮鷗迅短

蓬披鶯蓑采綠萼擷錢荷穿芙蕖之芳叢杳出沒於
蘋蔎慨自如其志返視汀㟪其如家舟悠悠以何之
迹泛泛其輕見投綠綸引肥鱸縷膾玉門春華薦盤
倒冰壺茹新蕨飯香蔬渠生而已死不知其所如萬
物不足為吾累耿一身而安處于以窮年其樂只且
豈以我之清潔而逐物之營營乎豈以我之浩浩而
從人之浮躁乎如斯而弗去也夫子将進而許之乎
先生曰遠哉獨善其身可矣以為道則末也吾不知
其他安生者逡巡而退䫉然無言先生曰而何言安
生曰予何言哉六子之言詳矣悉矣吾不知其極矣

予何言哉先生曰亦各言其志也安生曰予何志要
歸其中而已爾必也将有行也将有明也舍天地而
何方哉夫天之高高漠漠而蒼蒼曷知其大曷止其
鄉日入陰生槃燭三光雲油然其運髮膚寸合而還
亡霹靂閃電雨施風行生春長夏秋收冬藏乾乾不
息其出無力綿古亘今弗改其常凡此道也固已植
立乎其中有意存焉失德得寧免于茫茫伊坤形之厚
博其以何而能度弘山海其深高瑣細及于沙石芒
芒草木之專榮烟火变而旁燦金從革而中剛水至
柔而潤澤禽之飛獸之馳夫豈容其私匯得于此曷

之為天無為而時行地無為而物生人儀形于兩儀
惟至命而存誠道之妙也下焉而昇上焉而允信之
則盡乎庶物舍之則審而退藏凡動靜出處語默柔
剛云為用舍曲直圓方故非此而無行終亦不知其
所從毫杪之差忽焉而忘彼天地之時成名君子之
五常伊執方而弗通乃形器而可量羌不滯於端倪
允合德而無𨷂淪山澤履朝堂處富貴孜與匕將朝
夕之不違蹇有行而曲當故夫得一之至貫通萬彙
變動不窮衆精理義不可暨也庸可忘也不可隳也
庸何言也乎何言乎何忘先生唯然而進之曰庶哉

至矣盡矣平矣常矣博厚而高明矣吾與其行矣六
人者㦖如若履覿然喪氣而問諸安生曰夫子之道
可以無志乎安生曰此非吾所識也雖然志吾志也
烏知其弃置也六人者獲然如聲之決其皆也始知
安生之大盡弃其習而學焉弗怨其素弗移其外居
無數而咸有所届

九畣

啟憤兮申冤析衷情兮儆矢言昭蒼天之無辜兮指
心以為正將求信乎旬始兮式咎繇之裁聽神羊不
世有以觸邪兮其誰宜為政親莫親于手足兮而為

之詬病重莫重于君臣矣而讒言以與余服蘭而佩芷
兮感江離與蕙茝紉留夷而緯榣車兮以為束帶青
雲冠兮逶迤屈心曠澣兮横四海日月昭其清明兮
孰與雲霧余既有此高潔兮羌謂余為昇汚鳳皇翔
于九霄兮燕雀與程其度蒼蠅矢之亂白墨兮人夫
何為乎不悟於稼脩靈之高厚兮天與地其作配三
辰燠其服章兮揭招搖而為蓋拂白蜺之純素兮列
蒼龍于左轄朱鳥熒煌而先後兮神龜昌揚而槃侮
東南海而西界羌兮商于崇其北戶愉昭明而震起
兮譴發揮于天下余日望其遵此途兮放意咸池泰

玉虬兮俱奮飛閶闔門兮造東父道逶迤兮太微何
鷫鷞兮名鳳皇駕金車兮翱翔之桑閒兮瀑洧之側
槃盤遊兮三旬不息余心隱憂兮惟靈脩之故也靚
脩飾而娟娟兮而以為惡也余靜好而弗余親兮蹈
踏娥眉之妒也足蹐地而不我知冤兮仰天而不吾
訴也省吾私而內不止孜兮此固天之數也悲幽幽
兮楚宮漢望漢漢兮楚雲陰指天極兮清高鄉適我
兮避心吸正陽與沆瀣兮于夕陰與清旦騎朝霞而
御白蜺兮以遵以衍和六氣而與君兮不知我之為
物升天入地兮倏來往忽靈脩可告語而獻之兮將

我從而我咈重曰皇蒼愉和物無他兮陰靄飛騰儼
惟瑕兮雲收風靜恬靜嘉兮悠悠我心可如何兮
右啟憤
怨春風之不仁兮既發我草芳與衆葩羌無遠而不
屆兮爛錦綺之紛華柳青青兮花嫚嫚黃鸝榔兮鼓
度轉香襲衣兮緋緋滿路又吹殘兮何故匿默羸之
娟嫉兮是殘醜翔摧傷物之通美兮且以成其獨異
彼丹葩兮適榮樹端今飄零兮匝地漫漫昔芬馨兮
襲人旖旎今皆存兮已魄然而少氣野之草兮昔牙
萌而徹綠今生砌兮亦盤盤而錯錯余啟卜于靈氣

兮其何故靈氣視余以其繇兮曰皇之常度在天地
萬物其盡然兮夫子何疑暢其理而識告兮子其知
之曰人生百年猶樹花兮三春發榮粲其葩兮光彩
馨香能幾何兮壹昔飄風竟辭柯兮彼隨飈兮展轉
或歸根兮或遠或一墜于庭闈兮或遂沉于坑圂風
何知而花何有兮子之心爲眷眷嗟世態之泪于是
非兮孰通其說西施見斥兮漢母爲說毀棄尺璧兮
鼠璞見珍明月沉埋兮魚目爲嬪美自美而惡自惡
兮屬與真其誰分春與秋其代謝兮子何與而傷春
餘不得此之高意兮懷達人之至言斯從事于來今
兮豈然
右怨春風
桂枻兮蘭舟去京兮悠悠維赤岸兮棹回棧丹陽兮
夷猶中腸鬱結兮神情惝怳思夫君兮聊淹留浮涔
江兮放于沈漢泛淪漪兮極其汗漫悵始異而終同
兮匪它回波瀾兮顧復之豈遠婉清揚兮採蓮女要
美人兮北渚攬芳蘅與若英兮倚雜菜之芬馨將日
以之與期兮指滄波而爲盟羲和掩轡其西入兮暮
雲合而美人不見怨芳心兮泣蘼蕪余以衍秋風起
兮飈颼蕭索幽蘭秀兮芙蓉亂落感北江之東注兮

泝洄之宛宛羌順天而不極兮蕩波之有泻鳴鴇兩
而遂婦兮言歸以聳動人情兮弔孤影而零涕去靈
修而自放兮余心不忍回素昔而不見其形兮於斯
焉其邅逝亂曰冶余容兮安閑自喜蘋窮寵而不我
嘉兮何以苟承恩之不在貌兮蒼夫謂何分此生兮
已矣
右去郢
愁城結余之方寸兮羅萬千之雉堞繚其外惟忍水
兮如寨棠之不可涉揖輸般使攻以械兮訴余曰罔
克礪利刃而斬其關兮破重門而莫得登東丘而延

佇兮見滄溟之浼湠涨湛漫兮受百川之滀滐朝與
夕有汐潮兮冉冉來而西溯江湖之波倒流而西傾
兮泝崇丘而以上欵忽洄流兮已往來執使之然兮
去誰與讓曰夏后之勤勞兮導川流之歸王執玉帛
而朝萬邦兮湊會稽而會計犒百神之受其職兮罔
或不至預防風氏之恃修軀兮朝宗敢後誅戮戕兮
破犨斧骨專車兮以狥于天下於越守東藩而奉其
祀兮盛侵淫於中世句踐王兮始大北爭衡兮吳會
棲會稽而幾不免其身兮惟種蠡之與謀朝嘗膽以
苦身兮將反之於飛檝吳夫差之不仁兮忍闔廬之

餘恨甘蠢蠹心兮尚不醜乎其面親妖女而築姑蘇
兮哢胥臣之悶悶棄鴟夷而踏圻溝兮不及夫椒之
覩見麋鹿遊于吳宮兮火災興于採竇范伯逃于中
原兮通舟梁于梁宋痛曾孫之殞其醋兮西面朝于
雲夢郢渚豫章有虎狼之遺跡兮曾不知其所重屢
鍾離而保封豕兮寧恃戎師之所控心猶撫兮故丘
將蹈海兮襲滄流望鯨鯢兮山峙蹇產吾心兮索然
鬱氣

右東首

越夏首兮西泝張清蒲兮疾去鷗切依徊兮翺翔風

使回首東冥兮日遠歸蘭洲兮芳杜若蕙吾好兮不
得泊閑持鼓兮鼙鼙余心結兮尚何面崇西風駛兮江
皋舟迎風兮遡流進將寸兮退尺凝遠眺兮江水幽
幽江風號兮浸天赤濤走鯨過人兮將吞舟余柰何
兮倏忽下有蛟龍兮出沒江豚得意兮若神肆擺梁
兮衡突拍兮無崎壁擬壘兮吾上天地變兮不可測
渠泉飛兮無峭壁儃徊余桂棹兮蘚叢至止兒方竹
而相羊兮擷芝中沚蘇椒紅兮和藑寨辛夷兮用餌
雜薦兮蓀蘭截澂兮薜芷風細細兮波停縱余舸兮
于征長歌自放顧一返兮屏營倡曰扁舟大江遡狂

風兮下地登天轉飆逐兮人之死生將彼舸之攸同
兮停橈待濟考攸終兮靡曰逆天理兮雖大而覆傾
其然兮百福攸助叛水性而余求兮噫其何故

右遡江

巴丘兮崢嶸嶔岑兮洞庭秋霖兮闊淚春草兮慈生
巴之蛇兮修之雲其甲兮火晶戮徹手足兮性行雲
霧飛騰兮匪翼知黜信兮天性展轉委蛇兮至行朝
之遊兮衡岳莫飯流兮湘曲鹿蕤起兮中州人之逐
兮悠悠紛繚亂兮海波弗靜逐之顧者相望兮莫得
持其腰領麁冠亢兮森槎于角蛇銜取兮不畏觸嶮

三遷而解甲兮骼髏具吐蒐有獲兮故無取象巨牙之雙植兮肥腯頑健肉鷄鬼虎龍而牛幹兮得鼠稀爲首而性羊狠而馬行兮狗㹦心而蛇變既俻此十二神象兮害于田其不遠蜿蜒蛇之怒兮吸無勞于宛轉雖有此脩鼻駢齒兮寧復饕而以卷不勞咀此齒牙兮害以蛇除珠顏灼而光明兮不在短抓之毀饕遊蘭若兮芳洲臥香蒲兮翔素流芷岡兮戲豫丹穴兮優游何烽燧之險戾瑣微兮藏形于闇蹄蛇頭而吸之兮墮厥頤而脫頸阜推胥兮名陵風悲雨泣兮千齡萬齡象種繁兮蛇既斃欲吞之兮誰能含鹿

犇兮其復獲登蛇丘兮沸雲雺

右賦巴丘

解埜雜兮拔蘭桐塞南越兮洞庭波噴浪花兮飛白雪身何居兮入明月卵凝神兮隱處夢龍宮兮波之下珍珠庭兮紫貝闕璆琳宮兮犀甲户朝龍君兮殿堂芰荷巾兮蘋藻長圭琉璃兮荇帶佩芙玉兮琅璫龍君遊兮何之水晶宮兮丹水湄駿蒼虬兮飛廉御豊隆車兮爲後屬駢碓驅蛇其左右兮使風伯爲清路都離宮兮忘反命羣臣兮燕衎蘋蘩蘊兮形筵列鯨腊兮鼉卵狠豹天兮廣漢野鼓蛇霞兮霞量鼓鑑浮磬兮龍鍾欲相靈兮奇相舞三行兮清酷受止兮柷敔觀其臣之就位兮厥令尹曰蟂鮭揔羣蝦而將之兮胄乃元惟鯉魚緣蛙鼓之聒聒兮位高于五諫鱣魚大而無厲兮處之冗散鬱鬱余心之惛默兮周章而塞趦欲徽詞而夢覺兮嗟言之而已恍忽忽余見斯情物兮徒臨流而恍

右記夢

行吟兮大澤邈無人兮臨水石被髮兮徒倚彷徨遇隱淪兮嘉客綠漁舟而前致恭兮問余以名何徒揚爾精兮燋然爾形曰原楚卿之貴戚兮三閭次也同

王姓而氏惟原兮靈均先人之字也世滔滔而混濁兮我惟潔清彼醉者之紛挐兮同怒余之獨醒漁父憮然而歎之兮曰聖人之致一不必動而營皇兮卓時中之變物貴莫貴於和光兮太潔在情之甚嫉混濁世兮胡不揚波而泥淈衆皆醉兮尚可餔糟而歠歠不同人而求自異兮宜一朝之見絀指清流之瀨瀨兮余將以逝方浴蘭而沐芳兮振衣冠而卒歲不自塵其皓皓兮受汶汶而蒙世父行歌而鼓枻兮毋飄飄然無凝滯歌滄浪之水兮將乎清濁斯濯纓兮斯濯足望斯人兮搖搖欲從之兮無由烟雲邈兮不

可見嗟斯人兮已遠

右行吟

觀吾生兮何爲乎今之世永悲傷兮耿耿夜長而斷
猿鳴清湘兮思逝無舟很欲行兮不濟擬飛騰兮假
羽翰于黃鵠鵠已亡兮曾是余之能服將衣解而下
遊兮潛川不貫懼射工之余中兮備蛟龍之爲鬖登
衡山之嵯峨兮柏松委靡懲飄風之怒狂兮害于物
理援狖嘯侶兮上獲我冠荊榛塞路兮下穿我履望
蒼梧兮將重華之雲愬嶷九疑之不可辨兮又藐然
其烟霧款竹枝而求淚班兮思二妃之渠廢哀靈脩

之返無期兮蒸含葬將安寓首陽河濆遠而不可適
兮視申子夷齊其有故從將此汨羅之比水兮慄務
成之或遇悲女須之嬋媛兮鶩流而止余潺湲沈兮
心悲江渚念我獨兮斯不可以久處心如石而莫轉
兮吾其此介與子別兮余將于邁褰余衣兮不我止
蹈清冷兮余乃以抱巨石懷沙諶同流兮蘭波其窮
幽兮邈眇皇合德兮大皓

右沉湘

九奮走之所作也走世宦于楚身嘗主簿荊州假合
東郡皆故楚地江陵又楚都也感靈均之志以爲九
著天地萬物之通數因憤怨而奮發作九奮言將質
諸天地萬物而自奮于淵泉也

九禽言

不如歸去巴江春暮腸斷口元聲早夜啼紅雨尋思
帝蜀將驪龍患服不知非相婦未饒姬妾貌流紅長
恨不如歸

婆餅焦胡不歸歲炭炎炎不識兒兒飢不敢取兒苦
長自啼父母生兒恐不是弃兒父母生何爲

脫脚布袴從教暴露巴是自不能羞有甚供租賦官
家聽我語我本衆家困徵取抵今爲萬心不忘

頗王一念農家苦

蠶姑力作緣絲一百箔五月罷蠶繰究天勁織絡今
年州府急催科輕綃織成不得着蔽體無襦獨奉婦
百箔絲奉柱辛苦青人不念有寒人一曲十讀賜偈
女

新婦抱兒歸天清曜日曜陰雲凝霧雨新婦抱兒去
褰裳勸姑爲此情那可曉有兒有婦不作寨教去教
歸幾時了

謝豹謝豹獨何心挈我寒衣元處尋白露薄兮風勁
紅葉下兮秋深我寒終不辭皇天故不私請看穴土

重泉下對人醜面何為者
泥滑滑山岡路一步一踦躇行前復回顧如脊兮小雨膠膠兮薄土失足无多來往人僕落洪崖不堪數戲蹩驕驢行不前苦是昏黃无逆旅
行不得也哥哥逐遠山高谷何畏日流金兮長夏蔭人有樾兮无柯足繭兮悸躬口渴兮烟生思量有底勸人處不處高堂長路行
提葫蘆沽美酒醉春風臥花樹且作醉鄉遊此身非我有與君看取壠頭坟人在誰知不長久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五

文

祓青橋廟祝文

金虜不道不畏于民不畏于神舍義渝盟越我王度肆荼毒于江淮皇上哀矜下民龔行天討陳師鞠旅將一洗于神州肅肆命我小臣禱于羣祀神道正直其陰相于皇家毋俾蔣山之神獨專豐功于古

武昌祈晴祝文

伏自師役之興民疲奔命南畝之事力不暇給蒙神之惠稼穡登場秋雨霖霪將有萌芽之患一日不霽

一歲之農功殆矣罪將誰執吏實為之神其撫諸賜之終始

謝晴祝文

惟民卒歲之計望屬秋成用畢農功禁于旬日徼恆雨若惟吏之辜賜以時暘敢忘荅貺

補漢封汁防侯雍齒冊文

高皇帝　興豐沛命將雍齒居豐雍齒以漢之徼入豐于魏載以道將從平諸侯齒舊用財豪里中窘辱高皇帝皇帝貰都樑邑諸將軍病難盡封留侯請邑諸汁防諸將咸悦惟六年

皇帝使御史大夫昌廟立趙將軍齒為汁防侯曰於戲趙將軍齒受玆赤社朕承天序惟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為漢藩輔於戲念之哉巽朕之誥維古先哲王寔候設官于以貴德崇功非于好人之于命越有小大之刑于以贊于兆人非于惡肆入臣之在下亦罔不正厥心弗貳共承共行厥辟君臣同德無有稱疑膚能格上帝之心致其誠一天降之祚國以永長朕惟法古奉天敢忘大信爾之伉勇意令聞風聞朕往于田肇基自豐沛翳藉乃丕烈與玆丕祚厥後入豐于

魏時惟朕討之失非爾之辜衆大正于四方寔萬夫之力是憑是賴爾將趙衆以來功克樹乃豈功肆予有萬邦時乃德朕嘉乃績思乃舊事爾之咨我則惟我之休爾之詬我亦疚予于道朕于惡不念舊刻允惡之疑庸大啟爾土田俾候蜀甸往就乃國欽哉爾尚希乃怨惡一于忠貞毋或猜疑謂朕弗大惟天監于黔首作之君師司循善良惟務強屏爾其小心翼翼祗人如傷毋暴困窮毋取悍愎式遵于道貽厥後以永謀則余一人汝家嘉德成斯報于戲保國乂民可不敬保其戒哉

勸農文

洪惟我宄家愽俗重農授時務本發號施令罔非民事之攸急肆監司帥守逮我邑之令佐凡厥字民任舉之曰勸農司營田小臣祗稱縣條教敢不供 天子之明詔爾乃賦役弗敢急于逞須圖惟爾之力田成勸農之實務乃中春戩望東作方興說于農郊鄉啬事不尚一乃心力蓐乃稻粱毋失天時毋時末作靖共爾職遵厥有秋歲之豊則于爾躬有獲乃其或隳室家胥免于流亡乎於念哉弗種胡獲弗為胡成業荒于嬉勤乃克降年有稔有不稔若其知此之云

乃子孫克勤克儉蘇乃用思惟永爾思不永時惟爾家有恤

以漕司命祈雨祝文

其不敬適時多艱縣政不修澤不下逮積怨于民獲罪于神乃歲仲秋亢陽不雨黍稷嶷嶷害于垂成受命祈田憂心靡見神其降監哀此下民與雨祁祁寔國斯活致天之罰于令之身神道聰明崇朝其澤

謝雨祝文

某為令元狀結怨于民天積愆陽害于稼穡重民之害以貽郎使者憂奉命祷祈誠心安在惟神降監雨

不崇朝未泰其成緊之恩薄醪告謝內謝赧增多

祈晴祝文

伏以師旅未休札瘥為鯁菌蠹斯起宿麥云秋日仰曦陽而宵陰雨中流千里穀價方騰民特弗堪神其寬俾康乎開濟保此餘吏職罔終不敢逃責

謝晴祝文

某治無終始陰沴為菑乃春夏之交霖霈不息麥麥之望入情關為蒙神之休晴不及禁告謝禮薄文不逮情

謁文宣王廟文

某不敢不學安知從政顧承乏治之舊常恐或墜于家聲乃者調補選曹司此邑社懼德弗類如愚太屋惟當聞夫子之道于經於此不敢不勉事无大小敢言惟政之共違道以干譽于人某則亦不暇敢以誠告神其聽之

謁諸廟文

惟神以聰明正直血食是邦令調補于選曹司此邑社神人雖異其責惟均故某以莅事之初躬謁祠下請于神約惟陰騭于下民時其雨暘消其癘疾吏如有罪惟神殛之无傷此民重神之累民之過與亦惟吏教使然其降灾于吏之身无為困此塈督此誠意也无作神羞

祈雨祝文

某莅事武昌于今歲三涉矣其誠不能感物積怨結于人心歲有水旱之灾輒歸之雩禜而神不吾違也寧不多愧乃歲中夏苗斯茂矣雨澤不降龜拆于田荏苒更旬秋成何望屬當師役民將弗堪神者憐之副此哀禱

謝雨祝文

吏憂旱暵將懇于神不及禱祠賜之甘雨終朝通夕

霡霂霶霈苗穀其興惟神之澤顧終始惠以迄于成

謝廟祝文

某試令武昌治无善狀軍旅數起力役方興蒙神之休禳禱氣應螟蝗不作以全其民民无流離失業之史而某得以善罷特惟幸矣誠不敢忘請謁于神以永終譽

謝文宣王祝文

某不才試令三歲于今弗率先王之教以得罪于上下之交者不知其幾也終是逃譴祗益愧顏

諭保伍文

惟紹興二十有七年盜生自邪邑剽殺人于畫塗庚
延于軍市民莫適莫居守倈慱變以其仁惟死刑匪
敎毖曹邑孅殳假力于屯兵荼毒元靈是浮凶盜逮
三十年既三祝生肇命行邪長仍章親貫政厥紀綱
始共命于春皇定民職于保伍井閭驗悍懼弗濆於
成惟七月生肅衆于庭越以誠告生若曰爲子有衆
其悃愊無肆余誓告汝汝不聞曰誅有小大見有淺
深厥有大謀不恕于小見暸于淺惟究于深人无以
淺見遺深毋以小謀大作爾罔不孝乃父母慈乃妻
孥爾有孝慈宜其衛爾罔不安乃室家寧乃鄉閭爾

有安寧宜其衛衛之不至惟姦宄之萌心盜賊公行
將不寧于爾室老弗克孝幼弗克慈摘鄉邑之沸騰
矧乃在昔先王在上寄軍賦于農田時未有熟師惟
嚴惟衛今其爾衛謂之何其驕晏國之層牛夫豈不
戒今惟我見不知其大為深胝爾不臧既其淺小爾
毋回適慢我大謀爾惟人乃知兵盜何自作飭躬鍫
甲惟永逸于微勞將誨盜以慢藏旅其可保自昔淮
甸惟冠之區由保伍之有成用不取遺于道睽然大
可見矧惟王命之從生若曰爲乎有衆爾尚一乃志
比乃聯礪乃兵戈數乃摯刺非徒井閭爾賴尔惟怙

衆以寧家劉侯作牧于廬江由保甲安身報國爲知
不自於東京決甸民豫以成單惟甲午

湖州到任告文宣王廟文

某聞諸夫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某雖
不敏願學爲政之初敢以誠告

到任告諸廟文

某蒙恩假守寔與祇分掌幽明吏道陰誅願于之其
身不于其民尚免天災以供天職敢與神約臨蒞之
初

祈晴祝文

終歲勤動茔屬成秋苦雨霖霔害于農畝將無吏之
初政无以上當天心罪不敢逃尚發開霽事不可緩
神之聽之

滴漏祝文

挈壺解紐夙暮不時舊尹新之致以成告

謝晴祝文

天作淫雨厥咎惟人人欲之從神之聽也顏斯厚矣
荅貺僨然

諸廟求雨祝文

某薄德不知政務治失其道積怨于民愆作亢陽致

天之罰咎惟自作民罪伊何癏㾊未瘳重之虐政庶幾一稔尚保室家慨彼潢田既滿于高原且涸望絶秋成凡厥庶民蘊蓄何有葬之廩食父母胡生神道依人毋靳膏沐惟時降監雨被稻粱小吏有愆不敢逃責

諸廟謝晴祝文

素秋之孟旱乾浹月田疇多荒亦疵政之祟也敢不知罪請禱于神神之聽之三賜霖霂雖大田禾黍既云无救而沾濡沮洳少需快焚兀以為民非藏心之所格也願終此惠以福斯民留不可移及身是幸

祈晴祝文

仲秋之月陽愆不雨神降甘澤浹日成霖虐吏積冤不能感格神貺過降之罰黍稷將不靖于成願此民勞又奪之食神道正直其賜哀憐朙兆吁嗟庶幾晴霽吏身之沴毋累于民

祈晴祝文

麥秕于田繭寒于館又罹陰雨傷如之何屬當多事之秋妨農已甚奪之衣食害無大焉禮禜鳴哀庶解倒懸之急稽厥罔赦惟爾有神

謝晴祝文

旱雩而雨雨禜而晴吏道多疵神專爲德就民粒食神无負焉虐吏傷民爲災已大祗增愧畏何神謝天

磨李固碑文

興元南鄭有漢故太尉李公之碑其刻文皆古佐書道漢之張甯也紹興中楊太尉安撫利州東路其鎮在興元作舍落成求石爲誌甚亟尉无以塞命磨是碑應之太尉聞而怒曰而豈不知李太尉先漢名臣以子武人冥諸有過地爾誅黜尉不果世以李公之正漢碑之古字書之法刻畫之妙所宜傳示來世永永無窮一旦沒於庸人可爲碑吊走則異是故以悱

辭發之其辭曰

太極渾渾權輿地天兮嘻品物流行負于本原兮嘻㥧㥧林林孰識其然兮顧之無後望之无前兮嘻寂心有九莫通竅研兮嘻闢闢來兮胡而言兮嘻胡得而言是以爲全兮嘻自古在昔聖人有作兮嘻无道一行无宗一學兮嘻絶地通天際哀寥廓兮嘻窮仁非仁至樂非樂兮嘻蕩蕩无名无能以度是以爲先覺兮嘻君子受人當以道兮嘻皇極神人玄瀾瀾兮嘻萬古无言寧可攻兮嘻老也後天名壽考兮嘻世后侯之修直兮嘻寔降精于神極兮嘻冠芙蓉而兮

纓蕤兮嘻慄明珠而佩蘭兮嘻更漢祚之中衰兮嘻蹇正揆而扶持兮嘻紛蕭艾之塞途兮嘻抵黨人于艱危兮嘻石碌坯為美玉兮嘻指驪珠為魚目兮嘻余執金而寧斃兮嘻甁窾鞏如穽狴兮嘻羯單余服有道芳兮嘻斐凄貝錦漫成章兮嘻天久地長同久長兮嘻美好善兮惟昔人嘻豈碑勒銘兮頌成仁嘻嗟嗟節義兮等太虛之无垠嘻是何為兮為堅又之道信嘻旦于齡而猶建兮其誰知夫至貞嘻秉山石兮郭之尉嘻知李兮公達其意嘻磨貞珉兮明至義嘻惟公道兮不以跡而與替嘻手摽之柳代于山東

兮嘻仲尼之柏　于杏壇兮嘻一聖二公何非兮嘻樹代碑亡行當不疑兮嘻

誠臺禮復文

歲在執徐李旦之月武昌令東厰薛李宣始種竹于縣庭之背人力斯至清陰已成誠臺出焉既獻而銘尉番陽王君栩揚袂而起曰我聞之有功斯賞有德斯報惟今之宜猶古之道在昔庭背鞠為茂草公有意于蒔竹也而尤豫未決我食言之曰竹之為物雖瑣而道可重也古之人謂不可一日無此雖茫猶種也況于六府朝夕從政之地剃榛翳目可不於此君圖事邢君實我聽而倚望欝然幾及崇丘誠臺立焉公雖樂其雅正而无意于作也我胥贊之曰誠臺天成不可无把緣竹觀态賦之何巳公乃記而銘之賦而称之然則是林之茂是台之峭與公二書之就皆我之成也可無報哉李宣瞿然而應唯然而興進肅王君與手偕行遊竹林教織台勝角山指寒溪胥碌望而為饗記清風而言之季宣若曰於假爾尉其靜聽台言惟天陰隲下民作之元命惟皇建極惟若道之攸行積于善厥有常福懋乃績先王致富功之賞越我有宗基天命實惟天子之攸司我不敢知曰爾

称乃職帥守監司惟爾進我亦不敢知曰爾勤厥守府州捧若之善惟我縣庭舊無織我乃荒之時惟爾言予有獲我未有佳思息于文時惟爾言啟予不逮肆乃邑之清靜涼飈發于青林誠臺卓然惟尓德我修辭之有立有惟尓言有賴我微賞罰之柄疇報尓之勲今台方試從爾遊登臺極嵋窮于家汜沃方寸以山川惟望竹之蕭然共漠落圖惟爾報公其欲哉嗚呼我聞曰大德不報大功不賞余惟報公賞德將恐弗称于丕圖望致曲于有誠非徒語

擬祭海神英烈忠亮李公文 忠裕

緊惟先君奄有四國中業不綱弃其典則兩河都要
既于寇賊太極降精寔生英將先宰元和事功昭晰
德種我公若禾之植生長綺紈克岐克嶷執德不回
優游不迫鄙笑齪生棘圍用力分甘癃官札毋苟得
坦坦士逵何假羽翼險夷一志敢忘王國帝與善人
補天立極攸叙彝倫搆燔蝨賊符无失籌肇疑傳惑
巨孽根蟠靡攻不克剗平八州返日于昃西主三宗
叅功契稷敍餘太牢致爲姦慝黨與成群黙識白黑
壇級公宮𢹂之荊棘射影藏形詭浮鬼蜮疾首惟公
誓將諸殛有志弗伸殄殲誰耶盡臨南挽拵予不測
王志心權盜形得失公身不容公道弥直直哀太宗
見夢王人言歸先域生斯民礼有報德混涬滄溟光
宜配食乃眷春川慶善家積屹峙祠房爰都爰宅人
到于今受神惠澤日栽先君秉心取衆望公累朝罔
閣宿昔无言不酬无求不獲下走忝先敢瀹先閟顯
言事神永永无斁

哀韓大將軍文

紬塵編于史漢閱君王之行已茹千古之沈寃悵伊
誰之一洸當秦氛之失鹿多雄項而劉雖曰夫人之
一吟從虎嘯而龍飛乃若浮瀕絕魏囊沙決楚拔趙

建然鼯闘幟鼓竦衆人所共見音吐登壇興亡前列
君去蕭追奇計出乃有獲于先生長者之論而絕未
睹時明君之臣節者也方李入關丞王胥還蜀漢卒
士思歸灌然泮散未將之前風聞高論收失職之三
秦異道聞于子午孔貫縱而成僨奇正生于垓下觀
兢乎登漢業之隆一怒同諸文武將軍之有勳勞視
鷹揚之尚父矣至若狂巫之相心石之如義斬鐘離
金堅不渝亟奪君而莫懷冥宗路之為濡盖漢風有
圖王之志而王殊不有漢氏之慶也但青齋之新定
田宗存而未服摧權道而王之誰心有心于形迹爲
鴻溝之講解鄉成侯之攸信單始罷而還徼胡後期
之為問嘻權臣之誠豈有與則不辛遭焉坐成釁隙
躡足封而猜已甚西楚裂而事弥乖竟虧脅而王楚
遂縛楚而侯淮惟勢成于騎虎威已重而身危非五
湖之浮泛寧前悔于先幾擅興者有誅匪曰與于兵
衛謂告反足信如彭王之醢至傷哉從中之計誰閒
誰語所謂伊人孰為輕舉狗狂謀之先定可謂人之
卻取將呂氏有謀漢之心曰翦除其牙距嗟不用蒯
通之言端有待夫後之知者于李仁祖之徒非可覩
于戰國之王三代之風君乃期于秉時之傑中年用

一馬而僨功大見參夷之滅緊人事之常然于何詠
于樂記

弔遺骴文

武昌西江東爲邏洲川漄崢嶸旋回復沉在歲辛巳水踊黄花有骴隨波委暴汀沙尉江行而見之蹙然肉感扁舟返棹謂走泉怜走曰令尉之官職司循拊使生者得其養死者歸其所暴骨遺骴舍予曷主園以職斯其擧也乃命手力周壽駝而視之拾而瘞之重爲文而弔之曰嗚乎天邪胡爲乎若手而然邪物歸于盡予曰暴骨江壖邪念子之生爲女爲男爲智

而廉爲鄙而貪爲壽而愚爲仁而夭爲妄而顚爲賢而婚爲罪惡貫盈爲君子不遇而仕而遊爲軍而戍爲賈于川爲商于路爲天誅所及爲非命致然爲水化于江爲覆溺于船爲身不自聊求死于淵爲令水刺姦成子之寃是皆不可知也痛于之生孰爲魂魄及子之死不自收其骼氏姓爲何子孫何屬歎室倚門曷知曷語風波蕩子塲鳥魚甘子肉收而瘞焉曾何爲乎手之禁辱也嗚呼人生莫不欲貴子貴爲能居莫不欲富子富爲能守莫不欲高子高爲能益莫不欲壽子能壽爲能久㷔骨流沙雖身不有則富貴高年果不堪爲不朽矣子知之乎子之暴骨猶不自知葬之中野于子奚爲路食鴟鳶𧕎食螻蟻生而告子子弗自害及子之死亦復爾耳于子何加于我何得然則收子之骨者何哉亦充吾之隱惻而已惡耳目之見聞蓋已不勝其穿矣由令而見知膚有極嗚呼哀哉神其自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五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六

奏劄

召對劄子一

臣聞位卑而言高罪也人臣之義有犯無隱可以言而不言則負師學況臣疏賤無階以瞻天日之表蒙賜之對寧敢隱情而不言乎臣昨官遠方伏遇陛下踐祚之始省服御之御卻嬪宴之進其自奉為甚薄躬細務以先辟吏親鞍馬以勵軍旅其奮志為甚大臣居數千里外觀仁教之所及垂白之老莫不欣欣相告咸謂 聖人有作規模宏大真將復 藝祖之

業武夫悍卒至挾刃呼躍曰不教吾君以死而安死口奏臣洛自行丹武一呂縣今縣多中原按先當時亦也人軍一時聞見皆實錄臣愚不識人心之所向咸為太平之世可以朞月見也歷年既久而陛下未享其効臣切惑焉臣嘗謂治有本末政有先後先所施者後或可治本既舉矣末亦可消夫清心寡欲恭儉節用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陛下既已身之矣自宜固守而勿失至于躬細務親鞍馬蓋聖人之權施之首政以警一時偷惰之習乃其宜矣循以為常則天下不能無疑是故衰職任輕無以仰承

德意動循宸慮而國論靡有定止事出九重百官莫肯任既致令施設下人得以輕議寄耳目於左右權或移於近密躬細務以先羣吏未必勵此而羣吏不可不察也叢脞之歌賡於虞氏自除郎吏明皇無取祖宗專以用人為德懷柔天下蓋為之有道矣毬馬之事 陛下所以集勞苦而振威武者至于銜之害積于細微銜橛之危起於所忽降侍從胡豈得絕無關防行之有年議者遂為嗜好之僻親鞍馬以勵軍旅而軍旅未必勵此不可不察也 太祖皇帝猶謂好毬非將相事韓愈尚為其長危之仇士良既去

以毬獵固寵之術授其黨流氏臣之心所以感循陛下為宗社計也口奏仇士良事要危之幾反覆其言可以察知下人之情狀而治道亦因可見惟下觀神 陛下雖有天縱之聖將大有為而精神疲于聽斷王休勞于馳騁有清閑之燕請萬幾之務臣竊意其有所分矣金虜我之世讎固不與共天下陛下所思焦心勞苦不憚寒暑若此正為恢復進取之計爾然先後非序本末倒施勤于小而緩于大圖其近而遺其遠者之所以鼓舞群動者人情久且玩習七年于此而治效未著寧以是乎方今國威未振民力未艾而虜人之情僞閑常多失實

陛下再造之心雖不可暫忘而進取之事其實未容輕議臣願　陛下深思遠覽以靜養恬略其小者近者而圖其遠者大者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廷端直之士與之講學問評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本末先後咸得其序則朝廷尊而衆務自舉威權振而軍氣自張養以沉潛待時而動則天舉所臨無往而不濟哉臣不勝拳拳之忠惟陛下財赦口奏天下時如陛下治道所以久而未進者良由三公之才多不勝任陛下務曾庶政圖非得已今三公虛位正陛下治相之狀臣職陛下當之于未用之克不可不專任之于況用之復如曰人才難得則致以治之主不借才于異代陛下論相之際臣請無取治激之無取疑環無取

卷二十六

三

才華無取闒茸推忠實可任者相而任之勿疑陛下垂拱仰成責以治効人才既留紀綱既定明收復之事在陛下度內耳要在乎以躬始親下行師吏而復者仗治道不如是也伏惟陛下留神省察

召對劄子二

臣聞禮繁則亂易簡而天下之理有得虞之世中外之官二十有二人兵刑共貫渠數爲一帝之舜無爲而治用此道也用切怪近世天治不及古自　朝廷郡縣皇皇財用擘擘爲常患其不給百姓瘦肌及体而日以益甚雖有卓犖之士遇有爲之主得時得位其所施設終無以救其萬分詳求其故則冗官冗兵二事實有以困之也九卿之設古六官之任也自漢

政歸臺閣則有尚書六部唐明皇始置內諸司使百官用皆失職至今官中都者遂爲養資之地設官雖多有職蓋寡公移回復祇爲文具百度爲之隳廢人士得以循默閒者雖有冗閒而其尹寺仍存置吏之員滯事之患無異於前口奏天下之事每每不果者患在血脈不得民通時理而人因而冗官冗决害反痛財之本也臣疏走不能祥知猜以工兵二部言之兵部蓄事要蔡武遣今軍祿歸桓察使武是歸夫右遂兵部有尚書侍郎官部所循不遇兩軍鋪兵之名歸其屬有戌方者事請州閒年所上也國有爲部者每年二里卻而事林冗行說而已足雖者併都官百閒一司仍在者官之木不能當大祿之奇致文得回役之害因自若也工部所寧豈裸百工之事今祭雜之夫者歸專運司臨書肩小者簿脩內司百工有文思說軍係所有將作羊忌二賤實技臨之亦不過於成時按行政事主之才者

卷二十六

四

臣無職以自見而不才者得盡交等于其間文具逆求尤當改之大者陛下事令百司各言所事與自史百策路之大最冗職之相以者即爲冗併共欲理古要皆無職置吏事決自可從而知之

諸路帥臣古之州牧官也　國朝以來置轉運副使判官有提點刑獄有提舉常平茶鹽又有總領布帕坑冶茶爲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大抵牧伯之之任分爲五六而州之知縣通之令佐不相統臨權均繇歛一役一此各行其意民無適從爲害滋甚臣之所謂冗官者此也口奏書太祖皇帝以古漢太畫置轉運史常其錢穀類刑獄司設置亦省置不常合都統判衆平時副都統官之取也漢十三州領于十三判吏而天下事無不今令成一以矣當漢一大拜監司至矣五人志異權合州駱莫適卑今是宜事之不立而司意之得、也大兵

不爲地生殷急之際雖與守郡縣刑期無遠路者平居及于食暴一當人見視弟地如達以邊時每有郎役又遣大臣皆視以權置之將統爲雖之兵尤無得也廟軍之制即唐方鎮之
兵是也周世宗及我
太祖皇帝增置禁旅則今之禁衛與諸州之禁兵是
也
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之師藩係將禁軍是也
太上皇帝將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之大軍
是也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兵役軍令惟大軍可供
戰伐之用將兵而下餘爲皂隸之役官吏占破無幾
則竄名廣破責工私役者衆遺足以爲污吏之貨游

卷之十六　五

手之多無法之久于閑狂殺之事因之而生比雖少
如簡閱繩以軍政人情玩習撓無益也臣之所謂冗
兵者凶也口奏今置軍家回等可用不適天平謂見同以上供給之罷州郡固于軍相恤以供諸將兵廂集軍宗謂知官丈占破一鄉不下十人以爲役兵則鎮兵清務牢城作院之類自有所謂只戍却一唐廂軍主一萬人不知各之安用且以中人之家一年之賦役一兩軍且不能晡今天下載數十萬人吳宜氏力之遏戰土之衆也惟令法度之辭臣所知者莫以爲
大且天地施產之物其出有限所養者衆適用者寡
則人才安能不混兵及安得不利賦安得不匱而於
國欲安強得乎夫事簡則易知易知則易從職任專
軍政修則上皆任事之臣下皆可用之兵遥吹者無

所容而政撓有未行者無是道　陛下必欲仍今日
之文辭以圖天下治理非臣所知必欲政修而事舉
財豐而兵振則非更絃易調不可也夫事爲之有道
則人不驚而必辦嘀于人情則取衆怒而無所成願
陛下慮之何如毋憚其難而重改作也伏願高聽遠
覽詢諸二三大臣詳議而力行之光武併省郡縣百
官職員而漢道中興周世宗汰斥老弱增壯禁卒而
王室始振皆復事之師也與其張無職之官而奉政
養無用之兵而虛縻蠹國人情不郵固當圖之況爲
之有道將不至此乎惟　陛下留神采擇

卷之十六　六

名對劄子三
臣前任鄂州武昌縣之管催苗税有常平司絶戶屋
租錢并省司逃戶屋租錢二項科名通數不爲甚多
皆是建炎以前兵火逃絶人戶屋宇客戶租佃所出
今屋已隳舊府仍在臣爲軍事方興未遑申明蠲免
今雖更代心竊恨之臣又嘗部夫運糧至德安府界
見諸縣人戶患苦出納前宣撫使岳飛在日牛租其
端由蓋與屋租無異口奏德安租牛益岳飛振定牌蓋所得若諸將則因撥爲已有
飛以民閑之斗政租與之當時實受其利此亦可知飛忠廣可尚欲事又未貴無辟今飛已死牛亦無存
而民就出耕租具爲詔可知矣比來待闕溫州適當海溢之災田地

之落江者州縣雖爲蠲税然或未之盡也聞諸田里則曰從前江湖側近淹之没地税租例多不免今所在皆有之臣以武昌屋租計之雖貧民受弊者衆而爲國家財計無幾朝廷患不知爾如知寧靳此一以錢粒粟之費而忍使民以出無業之租哉願降詔旨凡天下郡縣有無産税如武昌屋租德安牛租湓租州淹没田租之類者並令人戶自陳勘驗不以先近多寡悉除之省部監司削其利名州縣印榜曉示如官司不爲除落許其越訴用寬無名之賦以寬小民以惠貧下不勝幸甚

奏使淮西回上殿劄子一

臣恭奉　聖訓前去淮西措置賑贍安集覈實諸州墾田二麥等事臣將命之狀不仰稱使令初至淮西歲已云暮委付雖重所成至微其盧黄州所置官莊并覈到墾田增種麥數已到具圖册節次進京外方懼不逃辱命之責　聖度包荒恩寵益重獎借公庶以爲吉功之勸俯伏戰汗未知展竭之地切緣置莊覈實二件事蘇實相關蓋自兵火以還州縣多仍承平墾田舊數聞用税給頃畝著爲定籍已人而戶請佃類皆包賠湖山爲界爲一戶之産終日履行不徧

而良輸納不過斗斛以臣揃問所歷大抵皆然今者齊安之立官莊壽春所以分給歸正不免檢括冒占取其荒田初索干照視之有名田一畝而占地五七頃者自耕則無力劄請則必爭諸處之民轉徙淮甸者縱有佃田之請州縣村堡往往憚事且爲土人囊橐多方沮之陳訴窮年了不可得弊源未除乃欲覈知實數自欺可也識不可以告　陛下故臣覈墾田據是括責税籍按照自陳之數臣不復盡論諸州只如鄿州羅田一縣邑于灊霍諸山之粤實與郡五十縣封境犬牙初申一縣墾田若干頃至覈田已耕不

不過一百五十三頃未耕三十六頃一十五畝又如黄州黄陂一縣初申墾田三千七百一十九頃二畝覆行諮問則云墾田一百六十頃四十九畝二邑此其最甚者其餘大略可知臣嘗跡國家經理兩淮朝夕憂念歷歲十餘迄未有成及此親行乃見其患且以姑息之愛患及率民包占既多墾闢遂少非惟官司坐失租入天産之物皆爲此廢雖欲聚人保境其道無繇官莊之立乃以一時賑贍之故不無勞費甚非常行之所宜臣之所觀江南轉徙人戶來淮甸者東極溫台南盡福建西連贛吉往往有之土人包占

既多無田可以耕佃以致失所者衆來者甚艱設若此患不除則雖三數十年淮南未見充實朝廷常屢劄請之限蓋臣所未解也有如立法勸耕而開劄請之制蠲耕牛之稅徠四遠之民來者知佃之必得居者知已占之無利歐誘並行主客皆爭墾闢數年之內淮南可使地無曠土足兵以守以戰將無往而不濟矣願　陛下深念遠覽與宰輔大臣熟議而斷行之不勝宗社大幸

上殿劄子二

臣辛巳歲備員武昌適虜寇犯淮蓋嘗攝集一縣守江之備亦嘗被檄運糧信陽略諳利害以爲古人經界守禦已成之迹未有不可爲者內攻良家買騎府兵此皆往昔之事不必遠求如　祖宗之閑戍保寨與夫防田塘濼榆塞之阻弓箭手弓箭社與夫保甲保馬之政功效大驗載諸具存改恐今不爲爾識備之羅落可以立備而據卻可以坐致自臣受代踰六田野不啻十餘年矣所聞淮甸荊襄之間竟未有緒蓋未嘗不竊嘆

陛下之宵旰復雖精意治外而無以副

陛下之使令也臣戊子歲因大成薦獲對咫尺之光

去歲再赴蕭察之命既叨荊湖之除蒞職數月迺無少効馳驅非惟將以報君父之知亦以考信古人之規効冬閒假節淮西跋踄荒雖過分受之不辭庶幾述口說不若身遊耳聞不如目見臣之跋涉往來備觀其事：無端緒識有自來以臣觀之邊無曠土則事力自強今田皆包占荒閑而勸墾文具何以使邊無曠土邊有團兵則戰守可令必總首虛設而教閱之法一暴十寒何以使邊有團兵邊之征稅雖稍：損之以資其什器急難可也凡今循淮而南有拋降之和糴科罰之鐵炭以至建康草料之屬泝舟而下于江左者蓋多有矣邊之守令非行辟置之法則人才不可恃今淮西九州十年之間至有守將數易而其苛政無善相違者一郡三邑而二令蔽參之不辨或昏于酒德者然之蓋不可勝數矣淮西之險阸其當守者非一今日淮西之守不過合肥居巢歷陽三戍多者五千之衆下止一千防城之具未能備設合肥之城尚簡速就歷陽因陋不增居巢閑其南壁而又累以來諸將興作之事有費緡錢巨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有前人爲之而削迹無有存者事既若此而望羅落之少固據卻之可圖其不難乎　陛下英

略甚高識慮甚勤志向甚遠而務誤　陛下者乃至于是、豈外治之果不可成哉臣嘗深繹其故國猶家也內外猶堂室墻戶也有如堂室空虛墻戶雖飾亦終外尔自夫不計而謾為而後外以兩萃報不忘而出令而後外以權術馭疏為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辨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卻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賞而不誅訑悅者用而不察言既上塵人多自營　陛下焦勞外治殆十餘年自今觀之竟亦何補縱使　陛下邊鄙之間或得一人之用或幸一事之成然建難輔車之勢誠非一人一事之所能

支梧也吳人有言同舟遇風一物不牢俱受其敗今日之邊鄙之勢惟詳按輿地分置鎮守專任責成慮如　祖宗陝右之法則守禦之具無闕而進取之計固存然此事極大為之誠不易尔無天保之治內則采薇斷不能以治外無攻事之內修則夷狄斷不能以外攘臣觀　陛下大有為之志之才如此內則外害之勢洞見無疑事苟不知〻之當無不行久苟不言〻之當無不聽惟望斷然與宰輔大臣講求其原收天下賢士大夫博圖其緒內以正國外以保邊加之兼聽廣覽遜志虛受謀策畢進耳目自廣則九邊毅聰明欲自任使者隨且彰露而豪傑魁奇之士亦得以展其所長為　陛下用矣臣目見身遭乃知關節脉理之勢如此惟　陛下留神

上殿劄子三

臣聞人主之為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為無不成自昔號有志之君其所欲為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齟齬之欺蔽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甘於受之耶近者為之地則遠者有盤錯之堅大者之為助則小者

有彰露之懼其察之豈曰甚易乎守令之所臨治不過一郡一邑之間且暮坐于聽事之中豪家巨駔敢于欺侮而不懼者特有胥吏為之囊橐者也人主萃天下之責而以一身臨之爵祿利勢足以動人小人而不為欺何以有僥富貴之望而罷之根本則在乎左右之囊橐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夫左右之為欺甚于天下彼其伺候詞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審狎閱迎逢殆難以狀其巧也故有托正以行其邪假廉以濟其貪僞直以售其佞薦退人才不於有所注意之時而游揚中傷于平居無事之日一旦臨黜之

際難人主自以為出于獨斷而喜怒氣蔽已力於震業者之門矣然則左右之為欺人主又何從而察之亦曰無所無我收骨鯁弃軟熟而已且可以利來可以伏惧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其胷中耿〻不能與世推移急危存亡之秋乃可以望以伏節死義乎時軟熟自為身謀欲望以急难非所聞也借使本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其為患〻大矣于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士世多以好名疑之夫名天地之美物不易以與人而亦天下之公論不可以冒得本事進言果出于為君上

卷之十六　十三

為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之隨矣故在臣自為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為社稷之計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〻皆好名畏義則人主所欲為者無不濟矣故欲絕天下之欺惟在于收骨鯁收骨在于兼聽兼聽莫难于無我入者先主縱有他說不能復入何以鑒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我則識難于受之也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此漢初之謀臣所以士英畧大度之主而使厲群策之用者其言如此齊威之霸不私机不在乎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數奉不公而齊威之刑賞不行

為明為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欲復之功独可日月冀于此臣所以冒昧而獻兼聽無我之說也 陛下靜觀而親察之儻有驗於微臣之言 功業成否反掌間觀

知湖州朝辭劄子一

臣少長田里常覩鄉民患苦催科之政凡重千里無路上通茲蒙超擢補蕩未知稱報伏覩 陛下無軽民事寅夕究懷知而不言臣則有罪催科之弊未易畢本敢以其害甚且博者仰為 陛下言之凡二事、一曰科折不均二曰丁絹催投縣官租入有常科折

卷之十六　十四

在所不免使有均一簡易之法民之通從人吏不得為姦夫復何患比年州縣科折一切付之鄉胥令長為姦連辦而有贏餘聽其抛折虛數輕重在手不立限防給散人戶憑由不言科折之數由是出等上戶多緣計嫉而先其數併于會下實出強倍之征其尤甚者正賦既入於官〻司不為銷落抑令重納科折而以箠楚臨之通以威刑何所申訴及額之後官亦無所稽考虛數之人吏需有之民困不均此其大者丁絹之賦古口算之法也凡有丁則有賦為絹不過數尺催科有法民亦何患然而丈尺既少不免併合

輸官掌鈔不過一人又多攬納之戶鄉司不為銷落未免時復追催掌鈔或不在家或為攬者盜用無鈔呈驗小民憚於出官縂既不多不免計會重納一歲如此或至再三或到官者令長多不乏鄉禁繫瘐死有矣而其誅求罰之費甚於倍蓰之征歲歲相仍無有寧日人規避免籍丁壯歲或不裹頭因若細民此尤甚且博者二事革之有法可使民安田里而無追須橫納之賦不然比屋受弊利在猾胥而已願戒天下縣邑承受抛降科折租賦並須先期以正數細計分數折明出榜示今年某科曾催若干數内科折若

卷二十六　十五

干除下戶若干所管若干不該科折外令將第幾等戶已上如何分數科折明于逐戶由子開說某鄉合納某税仰于數内科納幾匣簡而易知姦弊必少丁絹入納須令每疋為鈔開具人戶單名各納若干丈尺鈔外添置飛子一紙據戶數累幾行明開某年月日某縣鄉村某人投納某年丁絹若干丈尺係鈔頭某人名下官以飛子當縣戶二鈔縫上横使條印而移團印于上納罷隨鈔給之責令鈔頭于三日内剪開飛子給還人戶戶鈔只令鈔頭收掌其飛子並令官司照用如戶鈔法自非去失飛子并飛子書印不

明與縣鈔印文不合者不得追索戶鈔頭參驗有如官用條印或不圓備許人戶與納鈔之際即時執覆添補應幾人人有可以執守可省追催重桑之患臣謂其他應干稅賦凡係并合輸納者二戶以上皆可依此添置飛子施行州縣敢不遵承科以違制坐之則凡催科之政其害甚且博者可以一日而去矣一舉而利澤天下于是有益言者伏惟

陛下留神采納

朝辭劄子二

臣伏見　陛下臨御以來留神邊備下臣奉承未盡

卷二十六　十六

條理崇崇無識朋多竊議比謂久任守臣嚚固然猶而論未一用人未重且寄任未專列郡散如連雞非有輔車之勢救恐無益臣伏覩中朝之制河北分高陽關真定中山府三路而統于大名府河東分麟府路代州沿邊而統于太原府陝西分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五路而統于永興軍有塘濼方田稻田榆塞為之險城堡寨鋪為之防河朔則弓箭社河東城西則弓箭手及蕃落熟戶以爪牙羅落然猶本軍不足歲調京畿東西路禁旅戍之屯泊之軍並聽節制幕府州縣得以辟差其帥臣除折氏种氏皆立守外

他帥則以三衙若三司使及都轉運使為之有治行邊功則入樞政府蓋地分則人自為守勢連則氣脉相通權重則効功易成賞明則人知盡力視古經制方面最為有法承平二百年扞城之利而無前世方鎮之患者以此　光堯中興張浚遂以為分鎮之止存茶鹽一司外其餘一切付之紹興之初邊臣所以能自定者亦惟鎮撫專任之効臣愚竊謂淮甸荊襄西極興梁岷宕形勢之壯不減關河所以守之之畧未能如　祖宗之法儻〻為惟救是惧非久安之之道也伏願　陛下上師祖宗之意近法紹興之規莫奮然獨斷無牽於俗與宰輔重臣詳按輿地分置鎮守統帥偏帥不限文武惟忠智有謀之士是使悉如　祖宗之法專任責成責其事力於經理之初責其事功于歲月之後無拘微文急無小利數年之後豈惟邊陲之勢固若金湯待時而動進取之計在其中矣惟　陛下沉幾遠慮紹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貼黃塘濼係界下之地豬水所成者方田係形地稍高穿渠引水者稻田係地形平易可以灌溉者榆塞係岡阜之地植榆為阻者是四者皆所以限胡騎之衝突城塞係大軍屯戍者堡係弓箭手之家入保者舖係境上候望相接司察邊事者與州軍関縣相為表裡弓箭社係並邊民戶家出一兵共司警捕者龐籍韓琦帥定武日嘗整飭之弓箭手係陝西民兵蕃落熟戶係並邊熟蕃曹瑋帥秦州日所經理者

卷十六　七

朝辭劄子三

臣聞唐太宗之戒王珪曰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隋末內外務相順從皆自謂智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卿等各當狥公去私毋雷同也魏鄭公告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听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得蔽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下情得以上通大哉言乎其君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有由矣夫同之與和疑若相似聖人之論則有君子小人之分晏嬰之言和如鹽梅相濟同如以水濟水人心不同如其面而強而同之非回于利弗能也向令任者衆回於利則凡時之利病政之得失何自而知之君子不為利奪往〻輕為去就藉此以治萬無是理間自權臣柄國斲喪忠良內外之臣無小無大相與諛說合若一人幾於楊氏無君其於國家何有流風遺俗溺陷人心同而不和至今

卷十六　八

爲梗以
陛下之剛明聖武高視唐宗即政以來每破一諭前
弊其如無君之習革之良難舉世爲同則有入而不
自知者臣恐耶之政俗將日非而莫之救也凡慶天
下之事不當心有所主惟處身于利害之外乃知利
害之實故見利者不知其害見害者不知其利誠使
言利害者畢陳所見則利害之情無餘蘊矣合天下
聽無不聰合天下視無不明鹽梅相濟何以易此不
然自塗耳目同異不聞雖臣下盈廷自成孤立矣人
情識不易見然而指意可知大抵危君以容受讜言

安爲忠愛之至革之拒諫寧爲体國之心由此觀之
邪正無遁情矣臣不敢遠引三代姑以所學稽於唐
之君臣致治之美爲 陛下獻惟聖人留慮而國之
社稷蒼生幸甚

代論流配劄子

臣聞牧馬者在觀其後敺羊者去其亂群施之于民
其則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之所以懲惡殺死也隸
于赤籍所以絕其悍戾困之居作所以折服其心用
示戒懲于以納民于善而除俗之蠹也近自軍法之
壞非復北律之存配流之徒知不得與善人齒于是
則肆其猶惡逃者流爲姦盜稚理屠販習以爲常鄉
之所以絕其悍戾折服其心者曾不復見爲民之害
未有甚於此屬者非細惠也竊見大軍招刺强壯絕
爲糧得當給則物其費不貲強刺良民不勝其擾每
念小人罪至徒流以上非勇悍則姦賊也收之於軍
則使貪使愚之法可得而用漢世募地刑徒從塞下
周世宗收天下姦人亡命以備禁旅治以軍法皆有
成效臣謂先王加役之流隸于赤籍者此其意也有
軍律以絕其悍戾有師役以折服其心使皆遷善稱
功不復混于民伍而爲善人蠹觀其後去亂群者不

幾是乎頗詔天下益大軍凡罪至配流年伍拾伍歲
幾是乎願詔天下並大軍凡罪至配流年伍拾伍歲
下非狂癡無疾患者並大軍收管情理輕者特免刺
面其徒罪以上願從軍者許從原放仍免重役如此
一歲之內大軍所得將不啻數千人無非悍戾之夫
比之招刺而來居然異矣軍收其用民去其頑嘉有
所遷人除其害而法出於寬厚亦當今善計也取進
止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六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七

劄子

都堂審察劄子　一

某讀史記至趙烈侯欲賜歌者田相國公仲連不與曰求之未有善者番吾君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持今公仲相趙四年矣亦嘗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此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使〻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賜相

國衣二服僕未嘗不撫卷而嘆謂公仲連真相也不以正義咈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乃以矣〻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己烈侯改過不吝矣哉是故大臣格君心之非惟務引之當道是雖戰國之事蓋三代大臣遺法也昔者伊尹周公所以彌縫君臣之間蓋不于其身而于其左右之臣當其未甚相知之時既有一人不正則二公之事去矣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如此後世大臣喜與人主事事人之顧以要竊名譽疑之君臣之間蓋判然離矣進則孤立而無助退則潔己以致疑而欲道行事濟萬無事是理古人之不可彷彿非天也人也　主上以天縱之聖篤任司德凡天下事與相公唯諾可否無所貳疑是誠足以有為之時然而聞或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者將由進矣未廣就無以易君之慮引義以爭未免身親之乎雖有至心誰能諒之伏惟謀謨廟堂深思遠覽致君之道願身以伊尹周公之心為心若公仲之連所為有可備采擇者某位卑言高死罪

與虞丞相劄之

某小官不敢輒踰分理亟請呼名仰蒙希世知遇有奉〻欲報而不能自已者其可以遂無言乎竊者伏承丞相以禮為國　主上三加彌尊雖高祖惠失鄭侯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未足多之天下宜幸抑嘗聞之師曰君主相火一心也元首股肱一体也中有毫釐之間非心体之道也其惟君相叶德寧有毫釐間于其中然而歸柄擇權似亦不可常也今丞相已不得謝宜益尊所聞行所知為人所見能以為鎮服天下鞏固基本格心之道僕嘗陳其畧矣若夫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請得而畢言之大抵喜欲速之功者昧于宏遠之規模臨重事而輕為之鮮不中道而廢暴于二者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

成之功士君子存有爲之心居可爲之地處當爲之事動不先慮患于有成徃〻命出而反汗政舉而事乖雖其胸次瞭然中亦未能無阻而欲一人之言四國之順功業之有成就焉無是理是故規模宏遠功之所以速成也不輕舉動事之所以必濟也古人所行皆有節度幕府專治文書況于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輕爲之耶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士議之碌碌鄙夫心存得失而以貪功喜事自献其身者要何足以知此丞相顧繼自今務恢古人之度先体國之誠深察蔽邪以謹姦慝博求賢又以廣聰明寧受百問而不替好士之心勿以一眚而弃人才之用心得四友之左賛幄帷之議者臨事加之以懼好謀期于必成每〻致之於先俾毋吝之于後將使人主見可成之効四方觀難拔之基國事卿功安有濟于成者不然日又一日誰適與謀作事付之渺茫近功希于幸會而有成効非所聞也某愚陋以補報不知語之深切伏惟審聽而熟圖之不勝社稷斯人之幸

與王樞密劄子

聖人天姿英特而鋭于求治厪下循習舊事而玩於安常中外之情因循未新叢脞威罰爲有由來然思衛文中興必先善俗宣王之過爲有過心二者未諧此公卿之責也前史丞相居可爲之地而墮于空無之累張魏公以畏相之重而奪於喜功之心無非徒無〻所成害于今日多矣管夷吾之請死于糾桃衍崇之不就相位當時有異說其君不爲不切而其晚節末路不無捲于卿治平之功儒者喜中于中庸大學未爲過當言而陳言長語誰不云然朝夕紛紜亦厭也夫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有子以矣〻易色伉士良不欲人主觀書與見儒生二事不同其挽一也不正于始復將遂之昧者不圖而崩波于軍旅甲兵之間刼會簿書之間此固政之紀綱國之大事語其先後非所急也天下切務不過數節自非君臣同德將何由濟不然雖光復中夏秋無益也謝安淝水之功論者意其使降兆而軍中以一處士不忍戕其所苦之師內舉之除疎遠如韓康伯舊怨如郗超皆以許其有成所以用之非一日也不能遂還中原尺地未節固于居東謝公猶然則古人所務正君其說不可奪也儻御在東郛堂闕君子之餘論矣天下所以未治國勢所以未振振而起之在規摹因已先定誠非門生寡陋所得而窺者

今上所眷倚負天下之責望者莫如相主書首薦不
先人而先僕思以補報故不敢自同于衆尋常稱頌
亦不敢一時發也惟益察于今之事勢度人主所能
行引之當道以成盡之業無求欲速之效蹈覆轍之
舉不可必不得已寧當以道為度故雖身任安危之
事終不可幸成之也門生之称本當自通政府僕故
吏也又何敢厥望鈞慈洞察之尔

又與王樞密劄子

初二日初九日兩被呼召侍坐丞席誨以語言遂及
邊計憂衆之所不憂又將為人所不能為以為當及

虜無事時大為邊防事並圖之無及于是非以身任
天下之責者其誰知之豈特門生哉故吏所幸之私
宗社蒼生之望僕復生安庸既被恩將當時不避狂
斐隨問輙對言不盡意退而惘然今當遠去鈞屏思
報萬一不知所出願效一言敢疏管窺庶有江海涓
塵之補伏惟鈞慈采察而審圖之比年人情苟且類
少深遠之謀衆人幸于偷安狂妄則希生事偷安則
一切不問生事則輕議伐人且不脩不虞不可以師
不知彼己而輕易用兵兵者百戰百殆而已虜人之
情傳文尚多失實其在兵法用間離為尤難古人譬

水之能載舟覆舟不輕信之如此聖人內求諸己無
取于物我自能而何敵之間為國家上當同君臣之
心明忠邪之辨衆兵登進百度自舉感神格天何求
不獲區區夫虜夫何足道其次淮堧之地當施羅落
江流海道合置水軍昨聞山陽合肥之謀規模既已
畧盡江海之脩則殊未聞其間間道所行我之素不
講者天常可以入維揚清流可以向六合肥水可以
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近與武昌之徑新息和歸
之以南於當塹三關直趨荊鄂子午南遠達梁洋洮
岷東近威茂前人用兵所經斥候又當明遠思而不

脩則鄧艾江油之事不可使謂無之衝要雖有重兵
之屯堅城之守中無民力且乏糧械之資則亦未可
謂之萬全人情苟安不知為脩之說欲為守禦固當
力施行之言議然然何益于是至用兵一事起于喜
事之臣窃嘗論以孫子始計之書蓋未知其可也方
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突變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
而爭中得不可謂地以貪戾而帥驕卒不可謂將將
士不相安習不可謂法于斯五者曾莫之計又不可
謂知之也　恭惟主上天縱之聖曾非龍荒所得倫
擬則主孰有道在所不論至于將孰有能天地孰得

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彼固不容
盡容知其在我者亦可以知之矣虜能包藏隱忍以
成鳴鏑之事未可以無能視之捕盗之軍歸臥之帥
又安知非彼之謀前虜方易主時我以全師臨制其
後尚無尺寸之效則今未易圖也我自隆興全乾道
後星天屢災水潦荐臻流離之民充滿道路驕悍之
卒氣凌州府或悖而辱長吏或起而為盗賊皆有形
驗安可謂加于虜且以區區江左經綸中夏以一國
九古人固已寒心求之時矣恐不易舞雖以息地之
重僕猶以為未可也必方今兵力既弱財力空匱所

恃以戰者不過三衙衙前之衆舊人既已垂盡江南
白丁未可望以持久所仰以濟者不過常平錢米應
在廩數州縣盡然問之甚多未實無有賑濟已自不
給必將上誤軍計以此用衆其能濟兵于交于前人
困于後安和盧循之盗寄奴霸先之將不又起于蕭
墻之內事至而悔將及何我昔宋文帝河南之謀其
筴殆無遺策終無成濟胡馬飲江而治遂衰　太祖
皇帝謀取幽州趙普以為必得問將誰守因不復言
今之治功與一時之節帥未能去于元嘉之世其望
太祖固已遼絕不監不法將恐辱甚于飲江即幸勝

之僕竊意其方勞廟筭也　主上用兵之意每形天
語空言挑虜兵計固當然乎有謀人之心而使敵人
疑之殆矣樞密忠誠休國願垂深念致君堯舜望惟
以仁義綱紀為本備邊之計幸勿為浮議搖動至於
用兵則請留待十年之後必以机會而舉人才既富
彝倫既叙虜之世世淫暴必將有顛刹之功矣且自
古未有寄任不專孤立無助小人不去而能成功立
事者誠能和同君臣之際固善如曰事出九重制不
在已則當以義進退不可身坐廟堂而歎志之不伸
也僕受恩深厚不知言之妄發萬死未足以謝惟幸

察之

與四川宣撫王樞密劄子

某聞之善治水者必濬其源善呼盧者必豈其本治
水而濬其源則下流無壅閼之患滔滔赴海安行而
順導之耳呼盧而豈其本則在我之氣勝而為之對
者索十盧隨擲遂可氣吞之矣　皇上憤匈奴之未
滅痛神州之陸沉謂關中中夏之本源柄政之臣又
本源之所賴以疏濬者乃睠西顧輟大參于中樞寄
以召伯之任所以為濬源者端有本矣山川之氣待
公而振關河之冷待公而清謦咳呼盧之望贏作豈

其本不可也僕故吏也間嘗從事于蜀目覩生民之憔悴宦于湖外又嘗得其梗槩于道途究觀規模稽諸故實論以成敗之法可得而言今公為萬里行僕方有弱小之累不能自精請從華轂之後歷伏念早蒙特達之知曾無倫匹于世德之不報何以自寧處門一言顏豹坐安受之而毋忍也梁益之地久苦重任自承平時固然南渡之初一切取辦閫外之衆仰之而給總領既設益起上供郡縣苛刻征之非復名數之見民之困悴殆替替無告矣朝廷雖時時捐減其數是皆虛無積累之名以為實惠及民但自欺耳

疲斃之極救良之難如無守令之賢則將何事不有民困若此謂其本之豈可乎戍兵之衆舊蜀無之自失關中退屯漢沔西極鹿援東接商顏南山之陽谷累數十帶甲不遠十萬而虜不能窺者良以置師之法兵民兼涖無歧陝西之舊大軍堡砦相為首尾守之得其道耳近自將臣過計避歧雍而擘熙河領兵旁角之地不得展吾所長徙鋒于涇原弃師于德順多刺流散以補正師之缺怙權擅地而要姑息于時因其死而削之權數常狀也然今藩臣不典兵而則有警無以自救宦軍既難調發而人心亦復不同風

風塵之驚勢同呼吸必待行府之令則蹈後時之悔矣兵非素練帥非舊戎邊帳無所依怙則將折入于北軍政若此謂之豈本可乎二者則然又有迫于此者岷宕之西成茂以北雜番之境近接成都盜假之涂信宿可至均房南出襄直其衝　太祖之師嘗入此道言邊備者曾莫之慮變起腹心盍先備豫曲本之計又當謀之元戎憂僕窃以為此數者尤所當先者也奉相識達幾微雅意人物補苴罅漏夫何足言中州削平當在茲本千瘡百痏謂之何者處內護前乎得無遽必也為之有道使人不疑監往者懷之之

者致之之計為此一着不容再錯譬之豈本之博將安往而不勝乎雖然起羸瘵者不可以力加人大有為者不可見形于致第豈吾本無為兵先機會之來何容窮冬扼其吭領之地則形格而勢禁三秦平定蓋此術耳持此上報明天子濬源之計顧不備故至于萎維覆敗之道往固不可追于今尚多有之惟行府終始念之也某私憂過計欲補千里之一得不佞不敢然之郤之惟所命

奉使淮西與丞相書

某過蒙廟堂期遇稗將使指鄂中行邁慰慰遠矣拜

遠感悉依々言不能盡已而驅馳道路無緣奏記主
書非惟不感亦不暇不知蒙下察否其區々行役昨
緣水涸膠舟遂自盱眙陸行以十二月三日度斗渚
八日抵合肥與帥漕諸行視圩岸并治申請行移文
字十五日西邁十九日次固始所見斗渚以北絕無
流移之人間合肥頗有之趙帥先已安集西入六安
霍丘之境稍依岡阜去處往々有飢民寓居至平地
則無之諜問縣官縂首皆言安豐之境主戶常若無
客今歲流移至者爭欲得之借貸種々與夫室廬牛
具之屬其費動百千計例不取息飢民未及播種植

蘇燒炭剗漆采茶之利已皆餬口自足若干地則無
此以胡山間猥集所至如歸主戶不欲增客戶閑官
極難根刷所申之數由此不得多之其餘之流民皆
言准南之甚樂諭以官莊之說望然莫之應安業已
爾援之徒費且在官猶在民也不足復勸君相之念
固始親見大與所聞不同其說蒙望以不欺不以不
敢實告其出都之後即聞夫淮爭為招集之傳至謂
南北之民往來如織及抵固始始得其詳蓋緣北方
郊祀赦文有向來被俘之人能自拔者放免五年差
稅之說郡縣遣人持牓唱言境上實未聞有應之者

光州所申今年歸正北人在固始者百十二戶其實
本無一家近守臣宋端友趙朝議將遷之內地編言
于外人情大恐其循撫爭持狀訴道固反復其辭稽
諸閭閻伍莫非除與以前來者先九月間郡中遣吏
下縣抄劄客令保正縂首安作今年供具不使知之
及人至前使令人分係由子今至郡倉給粟在村落
者去郡之遠例多恐詆或難受之皆未之請居坊郭
者則辭由子不受亦能請語其自明惟有衛世安等
五家以十一月間過淮頗言有販牛往幹事者泄于
鐵縣衛等皆其辭所連逮卻不在元申數中其不免

為數日留與帥漕司所遣屬官高義張唐卿等不肆
寒雪勞苦各馳數十里親至材落視之其歸正人則
前所言是也江南流移之人初不及浮光境郡縣所
申之數有是有非頗有去冬今春轉移之人其實渡
江已久此其是者浮光比歲不稔穀價高過常年四
倍蓋光之市用錢舊以四百為貫米石一千今為錢
千六百矣主家雖有招客之意如不足何飢民遂熟
投主豈肯卻之不穩之地即此其非自見不待縷々
言之顧聞浮光亦有今年歸正之人不過續來所申
一二十輩容見端的具以實聞某平生不辭謬言安

意人情之不相遠誕謾不謂無有然亦誰敢施諸君父之前及觀光州所為〻之僨數累日何無劉符之守有此欺天之事聽言信行之悔聖人不吾欺矣遑吏如許惧非保國之道他有聞見雖夫于此非使事本指者某不敢輕僭陳述九重之內未易周知萬里之情聊舉一隅可以槩見啟沃之際丐力陳之庸人動自多譽敢為狂妄每〻如是某孤陋之迹百執都非舊知固知發人之㕕心必履危地然而忠情所激俯仰無愧上賴朝廷之知必能察其所懷恃此以無恐爾廬州三十六圩非獨農畝之利某與趙守等已

卷之七　卅三

委路鈐張青等簽莊屋逕招誘流移實之張青舊為張循王管莊孰于田里閒事嘗與高薿献議圩中占地甚廣然頗低下若開浚溝行水就為千河水塞可為合肥重献窃嘗語以治田自可為之以漸何承矩冢花之會宜尚接以為法由是未敢列其上議以其愚見肥合城辟柵江橫貫其中西南平崗高敞城內觀于觀世觀城之築毒敵引肥之戰不得不為過慮則今千河之浚固依据水為立斗門以司宣節所以保〻者一舉兼得亦保淮一助也更丐鈞察比來打圍之虜稍〻近淮又未能嚴浮光人情甚恐又聞

沿淮挑濠立鋪表裏上下相接每十卒給牌一人弓矢九人齊人敵水備周想亦可不過如此威行沙漠于此可見然使敵人無事見備固為古人長策有謀人之心而使異邦趨之難以速得志矣願賜深念某此來淮甸覩于山川險易事態物情始知天下之事皆難逾度造化則成之意所以加于鄙陋者矣不淺誠深感戴未易言之餘俟前途隨事申稟尚賜待見教乞尚為宗社斯民調燮和粹猶俟公師之拜周到與人之情

與虞丞相書

卷之七　卅四

十二月二十六日固始縣申拜稟日二十七日即行二十八日次光州所見歸正流移人與固始正同其單名籍中姓名亦有非今年歸正者真今年者不過定城縣九家固始三家破虜走回不過四家內定城一家固始三家與霍丘縣二家皆不在元中之數某遂一喚上喻以君相恩旨視其人物類非甘田畝者內衛世安張俊二名自言王展宣規贊所用頭目李茂乃亳州司候人吏餘皆二人之徒其非是者不過三五人爾人數既少官程不復作始世安俊等皆緣單數許宗道者持金錢實挮為閒事發避罪而來他

他日事尋尚殺有所振動為家國計乃不在其必留其本合作含蓄之又以浮光被邊大近十日所目睹殆若表而出之他日鄰境有肆非所以安全之道徙之又非所業識與流移安集事異其覬趙善俊別議區處夫以忠義遠來歸国撫之不可不厚有如太過難為繼者適中斟酌費因不多某至淮西饋遺皆無所受後以浮光當作恩意犒歸正人户不免薄受兩司之礼勞世安較錢各十貫酒二瓶李茂五貫餘皆三貫酒一瓶此外賑贍安郎已具申狀不復縷縷陳稟守臣宋端友所為妄誕不敢不以實聞端友本以

納歸正為欺乃敢戕歸正之姓孟者略奪其馬投尸井中是豈招納之道然今馬已牽入都或言名金稜軸高四尺三寸神駿土黃色計非其賊分所及而敢人掠馬此特其可故者三月之內又嘗再奪被虜併歸正人馬事端未患其不敢有言邊遠難無官司端友所為又皆出于天理之外君相矜卹殭殤無遺于捧守撫摩若端友之所為不可不重賜行遣小官僭越萬丐裁啟其浮光無復事矣將命事無一就不免迤邐過舒蘄諸郡更看江口有無流矣有如各已安亦不敢强有騷動不免薄行賑濟啟致君上惻怛之

亦不敢强有騷動不免薄行賑濟啟致君上惻怛之受而已顧種田者尚當臨事區處不然則興津發轂之三十六圩曉瘵無所進罪亦惟大度察而哀之帥漕所遣撫事二幕高畏張庸卿者殆為淮西精選最之清忠曾撲庸卿强直剛毅誠齊蜀之良也與其同事偹見心力閑時嘗出門下文正許可乃知不易得之兩司嘗同薦甚誠非虛奉想在鑑録之內必素已有定處小官僭論人物皇惧之至誠出所見亦不敢隱也史賴鈞察

與虞丞相書

其浮光已復無事初七日送行十三日抵齊安自入沙窩以南始覩流移人户纍纍然未有歸者而守臣李績碓實可與辦事本州常平初無見在已為計置買牛頗聞灊霍之南惟此尚有荒閑田地可以錯置安集其不敢料理之窮以沙窩白沙之路屬正直岳鄂武昌在淮甸剿哀之間最為控要往年婁宿入寇胡騎嘗出白沙措置邊防常苦荒涼難于應援舊州鎮者古邾城也控間此路衝要某見議招集置莊于其側近上下萬一有所成立異時煙火相望或可少助邊防但其本無所能思惟閑事尤非素習仰蒙委

寄不敢不先事之成否治未可知恐必無遊曠瘝上
誤知人之鑒爾

與虞丞相書四

即日春序已闌和風協律恭惟致君格天塡撫夷夏
神之聽鈞候動止萬福某伏審明啟大冊進位公台
正宰司之名還治古之道天人同慶知太平之有日
宗社蒼生寔幸某受知誠不世有宜不敢具文
申賀自同衆人抒臆之私言不盡意某伏自淳光將
安崇三奏記并以循閒所見累申府堂方惧不稱之
誅仰蒙朝廷畢聽接治所列彼方邊律留衙而終致

奉堂

圭

致之于理上諭君德齊成湯之不吝下視孝宣綜覈
有所不行于端增戶口之王成俾爲堯舜格心之道
備矣某不敢自謂光華之遠然而況寔獲仲先于序
命之槐生成之賜未足云也某冬春之交在並淮時
竊觀流移略已安未定決計歸矣正月間抵齊安乃
知蘄黃之間嘗有皇皇然未知所適者既將使指不
敢匿其所見因流逆急略賑僅能置立二十餘莊已
具劄狀具申不復再三塵瀆仰蒙委託至重所及至
微兼屬春深流移亦止已無復可爲者急欲申還奏
而有旨嚴宜墾田未到州郡不欲第取文具須得親

行度五月間未敢汰仟當得謀上計爾是行雖根假
節之晚不能推廣德意然而所當亦幸無幾飢民賴
以全濟而盜賊爲少曠土得以少闢而墾田頗增居
人知包占之不得久荒即謀自耕其地漸以充實淮
甸在蘄黃之間所盜不勘有以上知規模宏大識非
罕見訣聞所及邑免從事然後知其利耳幸甚幸甚
某循行雖未及舒蘄二郡其初得之道路年亦薦其
民未免流和又苦和糴難辦方欲具覈來剗其數已
聞有旨罷糴仰見耳目之廣愛人之至祗服感歎不
能已也某區區之迹又須一走淮上馳驅道路恐稟

奉之七

大

日之不能嗣貢惟幸察之親侍尚有兩月之晤敢乞
將養之天和倚遐時今爲斯民社稷珍重以迓上公
之拜慰天下心

與虞丞相書五

即日夏氣將中薰風戒暑恭惟德叶神天道行夷貊
鈞候動止萬某昨日在齊安伏聞題冊元台正名宰
府嘗具稟因專人申賀必已關鈞聽矣某無似之迹
仰賴鈞庇久長官莊既已訖事流移漸次安帖以三
月二十六日發齊安取道蘄舒復自六安東入安豐
遂抵濠梁四月二十五日至合肥所觀淮甸人情粗

安有如罷和糴于舒蘄免諸郡之上供若吏若民莫
不鼓舞君相遠見萬里之情知其疾苦懷寧廬江合
之審察尤厭物議然在龍舒鼓鑄之事許守歸令尚
須一人涖之浮光新守之來聞以財賦爲急此郡獨
稍充足不須爾至于權官支過秦家請給例皆追而
奪之雖今未聞他過要多不近人情光民每望得一
文吏病于無法久矣宋守仰蒙朝廷究問竟以憂危
死何不自愛如此却可怜念其弟端成又蒙天獄窮
治遠人聞之極感事明之後出三人于州官司既爲
收葬歸正具知恩意釀爲佛事薦之皷言來歸氣始

得伸鼓躍于下某將命無狀于聞見不敢壅閼不相
知者或謂生事政煩丞相祭之會司之來公移皆称
而奉　聖旨措置民兵收買戰馬且欲拘籍歸正強
壯歸正人誠可用存浮光者頗多散處惟光一縣有
數十戶聚居在城者近八百家分沘州之東西爲之
之八總首耕淮灣間以土人肞成統之衆極信服在
安豐者有數百人聚居花靨鎮側已總水寨人數居
村落者亦不減一二百家每苦土人包占荒田不容
謂佃昨有一百二十二人陳狀理會而每知春縣每
患苦其難決亦可有劄子乞爲措置某不避專輒之

罪不復申請待報與趙帥議已遣張唐卿往撥包占
荒田給之某固無所知竊謂籍之必駭使有常産是
乃久安之策而濠梁固結頗有法度無非強壯意者
不若安之胃爲之難濠梁淮光已有前鑒近兩旬內
聞下蔡有賣馬被誅及逃來者又有過淮竊馬而傷
人者虜將寄聲索馬幸獲而歸之若此所爲前此不
一總令恐盜馬者益無過憚國家寧之此者異時生
釁或不可知民兵固有可爲昨詢水砦添人招數尚
皆散處村疃緩急卒難收合民有丁壯類皆籍名避
役而總首所統益削寄春差役已及二丁之戶年歲

之役且至單于既非教閱之兵初興田夫不異未知
今來經畫何似不敢意度然聞前此治郡人冟安之
水寨舊頭縱横道稍知長郡界盜賊希少嘗之固宜
代以書募必能安輯其下籌閒財計舊籍幹旋以濟
茲亦未易爲也傳云虜大起夫導虛溝河鑿山餘三
十里南達御河會河入泗上接燕京意不可量民不
勝擾安知天意不以開聖人耶政須有意應天然後
功可爲也人事未備而敵河道道利亦不可不豫防
之某小官踈遠不當瑣屑塵瀆既蒙恩遇假節不敢
不罄所見案閒廬州三十六圩趙帥經理條呈流移

時受實惠顧以小小帳狀未敢告畢已治圖冊或携以歸某本擬事訖便還以十四日抵安豊楼漕司閲牒閲有覈實參田之命因倂取會今過旬矣雖未被受省劄然不敢緩敬已備坐行下不敢輒歸大抵淮南之田謂一兩包百耕十兩言一覈之不則可勝覈況復大擾人心某既蒙使令不敢只取文具必取自通正數以復于上然亦未可謂能盡其實鈞　伏乞照尚餘侍見敢乞為道為時為蒼生珍保沖粹亟正
公師之位

本之七

與虞丞相書六

主

炎夏方中南風物阜恭惟交化格天盛德神予鈞候動止萬福某前月二十九日當具稟目附遞申慶度與淨滿三十六圩並黃州官莊仰蒙廟堂假借貪帥漕之叶力幸已成集流移亦止奏計圖冊本欲持歸而納與趙帥議意君相患念流移之切不容淹緩某以有覈實參禾之命尚須一兩月留不免先遣職級覆押并取流移人數置冊持上流移數不止此上戶往〻不欲以己招客閑于有司兼復舒蘄之間往來不定以致村保所供止此爾某將命亡狀不能推廣
上恩所及之微言之有靦職敗之責所不敢逃尚賴

鈞慈鑒其奔走微劳力賜保庇脫于罪戾則終始包容之惠如天之覆矣二處置莊幹置差官非祇六員擇其盡力勤劳甚者保明有如張唐卿西蜀之良高襃秋浦之望齊安官莊全藉唐卿以辦裒之才用未可以書生易之仰惟當宁急于人才所知識不敢掩敢望洪鈞兼薦不使遐棄言不以人而廢亦萬化中一助也淮甸官吏視他道加彫敝而縣邑為尤甚某半年所歷求一稍〻可與言者已不易遇有蘄水知縣王虎臣者眉直能任事吏畏而民懷之前宰光州之定城縣頗有去思之愛某以齊安牛具辦于甸中

本之七

重

而民不擾又皆便于農家之用津般而至亦自有法某方欲以有政告而王以強項取怒州府既緣公事罷斥固不敢言濠之定遠縣令于徹疏通而強敢先已蒙恩再任行五考矣愛民律吏治如一日淮甸青輩例有不肅徹之紀綱號令獨明勸課之方尤有條理非某賑糶置莊所及兼且成貴廉勤不復上其治狀是豈素不識面顧偕樂寵中物感雖狂易僭越不敢一毫和也趙帥守諸道當旱飢之後無法之久臨民撫德威軍兼用興除利害皆有實迹政雖甚遠史郡人情莫不向之賑接流移自飲食盥藥以至薪蒸

之類罔不周悉賴以全活衆矣可為朝廷審于擇帥之賀超以親老不安邊塞殊不使子侍奉深欲求去尚賴廟堂念之某仰蒙希世特達之知無以論報儻有聞見者便欲以補四目之明不顧己之寒微惟鈞慈情想之耳某驅馳之久不敢告勞然而寒暑再罹罷之頃極矣實無所補仰報知遇之隆加念殘宿病未瘳小兒亦以疾告鄉來不敢輒顧私計惟今或可請祠敢望曲加矜念俾某早成歸鄉雖有祈願然亦非敢望也干冒戰灼萬丐憐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七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八

劄子

淮西興王樞使公明書

即日春序向闌和風叶律恭惟衮繡袓府崇陰嚴帝神明替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去歲在都伏覩樞極之拜竊與斯民同慶加以久失奏記且欲候問興居叨冒京秩之除亦當承謝恩紀家會不能達力輒于書中冒貢函牋方以浮沉為愈伏蒙鈞翰寵荅非惟慰藉問候親札盈紙謙益過宜非所得當感荷之剩以為王公顧遇末列古則有之世道澆訛此風之不足也久矣一聞正心為之開明乃知宏之在人不甚幸幸甚幸前聞鈞履微失調衛每恨不得日親醫餌竊知喜遂勿藥同冥天之眷余黎人翹望懸懸慰懌大矣某區區之跡自去秋中郊戕都下一謝宰輔不敢復再見之十一月初　上以湖江飢民流移淮甸而光州告多有北人歸正來者忽俾賑濟安集不敢辭雖歲除方抵浮光問歸正則無有但緣中間遣諜安道者持金錢留號入北事泄于咸平獄辭所連凡十七郡有數十家避禍將家淮而來郡中遂括舊歸正人二百餘家以方至告又其守將宋端友者被命買

馬殺人而奪之者三不免具以實聞頗聞有力強甚不敢自為身謀　天子英明已下之廷尉矣某元實至齊安郡聞流移則已脫轉而之四方者不可勝計某皆不及見獨收無所歸者僅四百户于蘄州之東北聚置官莊二十餘處居之春事已深流者漸已安定先于合肥與脩三十六圩之利西來者之趙帥得報亦稍就緒但緣兼㝡壁四未徧又須一至淞淮只旬日間當東討還泰之期必夏中也湖外飢歉伏蒙移粟賑糴蘇二代事也大臣以天下為度于今方一見之故吏門生有光榮矣夏口賑民雖甚無法然而

卷六八　　二

來價賴之而平活此一方為德甚厚春雨時降自此當少蘇也某至淮上流聞此夷因于蒙古遠趍九女貢之守州郡者皆充將帥之任率以同知爲事而淞淮被邊去冬頗有遊騎出沒又于上下表裏置鋪相接每鋪千人九捨一牌若以我為度者其被禍來者其言河決垣縣東貫濟宋之間合清泗于彭城流分九道卷埽千里騷動紛然某謂通泗濤鑿呂梁閘石門皆古用兵中原盡力而為之者天道如此非無机會然蔡淮壖虛弱之甚邊臣陸﹅無可望以功名者河流南北通共惟今未必有加于彼茲在可慮觀其

置鋪之役乃若彝之議永略周嘗告廟堂謂有謀人之心而使人敵人疑之難以速得志矣不如陝闕之事勢何若仰惟規模先定必有不可易者不敢隃度敢稅敝之而已某所見如此不敢不具言之僭越輕狂必蒙恕察

淮西與恐右相書一

閒去獲待閒燕嘗進瞽說伏蒙鈞聽不以為非將命去之未畢前議亦承見立之拜乃不克面布悃愊欲報之德不能自已顧竟其說庶有補于萬分丞相今已正位左槐雖辭事之名不欲多取至于進退人物

卷六八　　三

自當有以饜服天下人才盖有定論惟有責備乃可人非大聖誰乃無入而不自得惟在處之各得其道一世之士信足了一世用有如長短易置小大倒施無適而宜夫何才術之見若用人者皆如韓滉之于致人之子劉晏以處請求之士豈惟人人自盡致雖斗溲馬勃皆入醫師之劑矣若夫衆枉錯直自有所謂易簡之道拔茅以彙惟在乎廟堂之上斷而行之爾此事要非筆牘可道某遽言之者以為相府急務願先百事而為之非蒙睠顧之隆不敢狂僭如此政須鈞照

湖州與宰執書

已具劄狀稟本州添差武臣路鈐以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一員軍員五百三十一人錢糧衣賜總計一歲共支錢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餘貫歲前又添發下軍員八十三人增多二萬八千七百四十餘貫前件軍員分下財用寬裕州軍者或量撥錢糧物帛貼助本州支給仍乞祿戒諸軍今後免將揀汰軍員使臣發下本州收管亦乞照應免有添差某不敢縷縷瀆尊只以添差總管鈐路分并將副計之難員數不至甚多為害已大本州先管將副州鈐轄路分都監添差八員請受之數不等每月各不下七八十貫供給皆八十貫數月以來添差益衆如總管宣贊舍人刘炎路鈐武經郎黃彥節供給錢皆一百五十貫州鈐轄武顯大夫江昌朝等准備將武節大夫馬全等皆八十貫而請受不在茲數大者略計月俸供給月餉餽遺之類每月不下三百貫文小者一百七八十貫文一歲計之總管路鈐一員至三四十緡本州用度不充朝廷素所知也如刘炎黃彥節等久居本州皆有田宅如此通分乞除授廟堂無由而察竊恐本州去都密迩寄居極多人人致尤州郡益困

某不敢使有申請欲望鈞慈矜念小州將此等官別賜區處以寬郡之急迫如日後更有添差免于本州駐劄所有續到軍員八十三人併乞特與改撥他郡或量賜支撥應副施行干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與宰執書二

試郡百忙不敢無因奏記惟是斗山之仰與日俱積某與州人涵泳聖時之澤而已某不避僭越輒有迫切之懇本州軍糧並無苗米可辦以此歲計極窘糴米七萬一千五百餘碩約用錢二十一萬四千餘貫前例係前烏程歸安兩縣折丁錢十萬貫三收奏貼助糴買每丁舊催納錢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去歲均減每丁納錢五百文足歲計減落五萬八千餘貫今歲當催七萬一千九百餘貫已是大段欠闕近方催理却據逐縣繳到去年戶部減放印榜許將去年折丁未放以前人戶先已全納之數並于今年錢內併除會計今年管催折丁錢止有二萬三千餘貫委是月糧支遣全然無以收糴某不敢過有陳請已具狀申朝廷乞于上供折帛紬綿錢內取撥四萬八千貫文充理落乾道八年折丁錢補填九年少闕之數貼

助本州糴米應付月粮又某昨以鎮江軍中揀下軍員八十三人日近添差總管路鈐副將等員歲計支錢三萬餘貫申乞均撥上項官軍下財計寬裕州軍屯泊未蒙行下適者又准朝省發下乞就本州春老三華略計本州歲失二項丁錢十一萬却有增起共合支三萬并大礼看錢二萬餘貫通計闕錢十六萬貫委是不容措指無以支梧伏以鈞慈俯從申請少寬一郡目中之急不勝大幸某復有悃愊千冒本州財計累可見矣識得明健長吏未易料理如某才力素薄前此未識理才自被誤恩不敢不力每樽事節

補苴罅漏其雖取諸民者已無一孔遺利不可措手略無見効五技已窮形瘁力單下血不已雖勉強應接徳實憊甚得蒙鈞旨矜念特賜陶鑄祠禄選擇有心力官救此一州急闕覓瓊之歸得所遂少安僥脱罪誅免令妄頓終始大惠何有窮極不然日又一日他時手足盡露雖欲拼憹寛貸何嗟及矣某素非避事擇难者自以力之不足知难而求退耳實非敢有他望正藉衣矜及此某不任惓惓懇禱之私

湖州興寧書

某蒙恩賜郡罷于百役雖時時以職事申懇而稟目之責狠以闕然節彼嚴聽未嘗一日不在黄扉之下荷曉知之者素必不以疎慢責也某前節壹以祠禄并經總制錢分隸溷瀆鈞聽二事皆非某敢為私請貳車于某初无一言之忤其人才力亦高但緣以趣辦為能不暇存厚下之說場務敗闕料理稍成端緒輒掣肘傷事其他可容也至于庭叱閑利專閑請給追須分畨鞭扑囂然在長吏不愿無懲當避之爾分隸之事稟劄固詳言之利害不祗一州所係實重想初言之甚該未察而從之廟堂已知其詳不難改者也比得吳郡丘密劄子亦請焚林之田夫豈不知特

胃行之不顧爾丘不欲為事首必須亦請于朝丞相身佩安危幾微不可忽也某自號從之而不辭必斥不從勢中以他事亦斥等斥爾孰若一為丞相辨白雅蒙許之識實或幸俯而從之某孰知素深吳與幸未聞事比者和糴六萬貼錢已萬六千緡四萬續科尚未糴也適户部于民間所自糴米亦令本州發綱陪費亦數千緡未知總所云何惴惴然尔郡計素乏東来場務皆素本柄春衣二萬軍粮酒秋數皆六萬當年皆自夏中積聚政承闕乏之後凡百用度盡解目前之急坐是失于椿辦大惧入春之後手足將俱

露矣今不得請且累知人之明萬乞矜憐毋强之以所不能也

湖州與梁右相書

彼遇特達希世之知超擢之用應恩次骨不復多謝惟是雲川號爲佳郡且有浙西道院之名南渡以來官守數易紀綱法度蕩然無統兼復衣冠叢萃應接不暇近年之在政者持書之論未理財之說士夫春稍拖積數月省府上供虧數十萬賴單守經其後屬歲荒振條目雖能辦日下之急然實未有贏餘其行有積錢數萬緡皆經費耳迎送支衣之後已復掃然

某到官之初滯事山積截星出入食息不暇押判詞訴不復循閑日之制簡稽次事期暮而訖閱月稍覺漸就墨繩但無如才計何所綸燮理天和歲事尚或可望然必無逃曠敢不先望于覆燾之兼容也始以啓狀常禮冒瀆聽聰繼蒙尊先罷答感荷之至念發自具禀目少布胸臆顧左相未免通記嫌于彼此之分不惟不敢亦不暇特辱眷知之素必蒙俯察之而不罪也某屬者累具劄狀有請廟堂如何閣之任僭積逋之分限丁絹之折錢于計司略無利害在民間郡縣得免倒垂之急受賜實多一皆未蒙周旋自此不免詞有陳乞萬乞鈞念有如郡中可以是勉就事亦何敢取于政府也只如和糴一事本州苗米止五萬斛常州三十四萬今歲抛降皆如六萬碩既不均當復欲以三千省銀會高估糴取足斗一碩銀作三貫五百五十會子七百七十料〻折虧折之數不待辨而後知即今盡支實錢二千足糴一者猶恐未當本價況如此耶去歲和糴一省中外紛〻如此不可不計議使朝廷無惜小費使當官者皆得展盡以供公上之求何事不可爲況損益能幾何須使下人愁嘆往〻事又不集卒取君上之謗亦何爲也惟丞

相鈞念之左相出師四方諸侯丞相獨秉鈞軸中外責望非鄉時比矣某外官人微不當有所陳述顧蒙知愛甚厚懷不自已竊謂去年審察所上公仲建相趙烈侯事識致君之要術事無大於是者惟詳復而采之僭越妄言徒爲媿良

湖州與樞使王觀文公明書

卽日初春薄寒伏惟誥養琳官神天是子鈞動候止萬福某伏審抗章遠引帝享其識均逸詞官冠班書殿伏惟欽慶竊以國朝西府之任自非元老不居人臣之榮無加是者前輩処此能全歸潔之義未可以

一二舉自逝浮雲富貴以道義為重輕主眷方隆何
有脫屣之事應須立懦未足言也時事方日新甚有
懷杞人之憂者晉公者矣其將如蒼生何其中冬喜
聞元戎之還尝遣急足邀詣荆鄂奏記尚未歸報不
知已尝徹鈞聽否日俟袞衣歸國與社稷蒼生共依
洪庇旌車抚于中道可勝悵惘之誠伏覩丐去之章
不審鈞用遂来果何所似天之輔德自應勿藥有喜
少〻未疾想令遂脫然也惟是不得親候興寢伏承
于懷某兹錄喙抱之恩承乏輔郡疎拙不詳賦政大
為催科困苦雖戴星出入曾無毫髮之效邑勉就事

本之人　十

不敢告勞但緣去歲朝廷均減丁錢歲失常賦七萬
今歲折除已納之數又四萬緡而養老添差奉粮歲
增亦三萬甫加以効養二萬通閑錢十四萬緡雖使
劉晏居之未易料理綿薄如此自應顛敗見于廟堂
丐去未便得請朝夕惴〻而以待罪斥而已此外死
足上煩鈞念者以又不閒啟處撥忙特此調問

湖州與四川宣撫虞少保書

即日秋高氣清伏惟戎輅啟途百神翊衛鈞候動止
萬福某恭審明敬大冊比秩三事盡護諸將分正四
卿仰惟慶慰某尝患數十年來應恥道喪士大夫于

禄利汩寵榮出處可觀進退以義者寥〻乎無如有
年矣往〻蹈故根常恬不知怪雖有起踣之士未必
不死自見奪于楚休之衆擾或不能自解捐以公輔
之重萬鍾之祿君臣契合聞無纖介顧遇方盛褰裳
去之古聞其人保相既身之矣廉頑立懦尚可待乎
百世之下也某自去秋獲被收召侍坐函席使聞誨
教及此迫蹶斯言不易介于三公乃今親見之矣皇
上寵親遇逾三家弥尊位之師保遂分閫陝用寬西
顧誠曰曠世之盛希闊之典也豈徒梁益之幸太平
之業在此行矣如蒼生何能先下士之見徐方平定

本之人　十一

袞繡之歸如周公之任定非晚耳天下寔望其在門
下東西南北之人爾未尝有一日之雅自蒙傾蓋之
遇取之屬聽之間未尝千造門墻遽蒙拂拭之用自
到都下謁當自欲既閒時不敢見在常人之情必將
恕而絕之勞来擇人卒蒙假節以補毫髮函被超躐
之除歸節旬中便剖符此來恩造如此倫華靡倚雖
保相為官無私某何以取此未知所以報塞徒懷愧
畏到郡多事第尝啟謝萬一又座謙尊體答豈所宜
蒙郡中積奘如如適負非一旦欲事定自為稟目以
求一說少布卷〻感刻尚未遑暇白麻宣造遽起萬

里之行不得旅進拜辭悵無羽翼九百已具雙牘不
敢再四瀆尊以其之無厲獨行踽洞無城府屢帽于
人未嘗與物泛交惟保相之知已朝路識面蓋寡昌
昌居制郡才不副意已為不可如何鈞旆適而自此
動須掣肘自知無逃曠敗將為門下累矣依仰墻仞
不勝戀慕之誠東南有可使令無大小願倫軀策

湖州與曾參政書㨾

即日嚴寒凝寒伏惟鎮撫戎華神明協賛鈞候動止
萬福某昨者不避僭越輒以貳車害政申稟丐祠椽
以遁之曲荷聽私為之易地旋拜真翰之賜誨教諄
諄自省何人何以得此于廟堂之上顧惟虚辱感愧
無地若齊倅亦徒吏但難為下敵已而下或不能堪
之耳頗聞甘泉中多賢之者既嘗推數無怪其為之
助自非鈞慈悉力保庇某反為擠陷必矣雖感激之
心銘切肺肝事関公道亦不敢多謝也經制總之錢
議未審以蒙力行之否九曾歷州縣者皆知如此分
隸可求增羨然而前此版曹諸公無或然者知其不
可為耳此事大參居地官日豈不明知如此分隸求
贏羨顧念郡邑窮匱生民休戚上関國家大計故不
為耳非不能也設有可行之道又何待乎今日而後

太字八　十二

行也某既緣齊倅不無所忤又先請郡有此申明户
部見差獄子來追郡胥且以條法為問前此郡縣不
盡分隸固為非法然而上供遺吏無非取于額外是
豈盡于條制然上下恬安之者顧不得已耳其可復
于非法之外又為非法之取求應經撼制錢分隸之
法其為廢法不已甚乎萬丐鈞慈熟復毋賜收還宴
宗社蒼生之幸本州郡計素窘和糴本錢未蒙盡數
支降既多那移之數又將無以接續累求貼降丐賜
奏陳令用度稍可支撑何敢縷縷與朝廷較近鎮江
澄江老弱本州得軍員八十餘人又不知使臣幾何
計當亦不減此歲用仰給猥增數萬未知所以處此
不免又須申乞應副不任一事每每僭干廟堂譴斥
之誅俯而俟之耳某復有僭越之懇本州窮乏異甚
歲糴軍粮本柄糯米皆陸萬斛軍衣亦數萬數前此
丁錢尚多可以趲那糴買況又糴之買直例于春夏
收椿前政當闕乏時不免隨手支用某又當其後解
倒垂之不給丁錢已從減免却有貼陪買發之數入
春諸事交切手足遂當盡露已作書要知不免得翊
昌昧試郡一切付之平心干請類不能寧從能无悪
于物所望宮祠遠郡之請速賜俯從免累知人之明

太字八　十三

實成終之惠也無厭千瀆徒深戰汗伏聞輔相之道
感悟之日新事有至難回天如鶴非以精誠之積何
以格于上帝社稷寢寓蒙休至矣然某竊有愚見敢
冒瀆之周官太宰職在正君故其所統之屬五官之
外元非在王所者此事寂寥已久不可以力勝丞相
致君有道已有成績盡致明良之會樹拔茅茹以其
彙征消長之于寔寘之閒亦萬世之澤也若有司存
五官正則莫不正矣更乞鈞念某蒙恩異甚用敢言
之

湖州答王樞密書　之奇

比者伏蒙鈞翰之賜仰荷謙勝之隆嚴俞劉伻積俸
本州屬縣窮乏限員以次給俸未嘗輒踰如劉未免
破戒給之數多不容盡如其請已為支行一年衣賜
料錢三月自後按月皆帶支矣數少多愧伏幸鈞察
某比縁同官強横借以宮詞遠近為請叨蒙務恰術
為去之自顧何人何以取此于廟堂之上感荷之至
銘在心腑某近復以經總制錢分隸申請必以仰蒙
鈞念此事不祇一州利害更係國命民財版曹主之
既堅以某獨先請郡有請見遣獄級追逮都吏見問
以法前此皆縣分隸固不如法然皆取于租額之外

民無所措手足必使盡如經總制分司隷一法其為
發天下不法已甚乎方樞相之秉鈞不可不賜深念
早收前旨以幸社稷蒼生本州窘匱異常今歲和糴
本錢未嘗盡數貼降兄那錢以萬計糴猶未足之軍
食場務本柄歲糴皆六萬斛衣數萬端舊于春夏積
錢前政頗失樁儲某雖粗了目下來春每事交急手
足殆將盡露將無所逃歸責此來忤物多矣其何以
善後倘蒙矜念終始成其去計感戴恩予其有窮乎
僭瀆四三戰兢惴惴某不敢自取疎外至微無文瓶
以尺紙通誠伏乞鈞照

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

自拜違中所賜教載星少暇念欲親具尺紙之計未
皇也節中短啟條度殊慷蕪累筆端無口言不盡意
訴蒙宛報亟翰仰認真光識至文雄伏讀感嘆乾復
之戒敬佩德音顧某何人惧弗克荷人見愚見窃敢
獲之元規之塵事常眯兩形諸筆牘不已傷危孤臣
之心更可栽揮版曹征利采急若牙稅之補發經驗
制之抄擣組食漫漁取竭澤不使有知何以處此
其性樂林野老勉應酬不知世患為然已決歸計見
入文字爭議分隸牙稅則未暇及罪去決矣差可以

瑚朋友不然竊祿低頭爲民遺患所得有樊其怨然
黙爲小人之歸哉不同知舟遇風已嘗入深慮否借
重凡鳥爲蒼生陳之言信易從過于小人之說々萬
矣侍卸忠議体國以民存心當思其說若行州縣不
可復理又須強倍征斂民無所措手足深可爲天下
憂者宜蒙慨然建白以幸社稷蒼生舟楼百度若何
矣與不可料理近火先燃之誚非身達不信也不能
一朝廢此爲之奈何規摹有可遵承願蒙強此庸懦
屏知狂僭惟門下亮之

又書

春辛八

伏蒙手畢之教下喻措置盃非荷眷愛之厚何以有
此甚幸甚感畢虞卿之在郡也四處設措置官其二
郡中自撲坊場當仍其政其二長興新市虞卿之置
去之矣長興之設議曰無謂若夫新市虞卿之置議
有不得已者郡有烏墩新市雖曰鎮務然其井邑之
甚賦入之都縣道所不及也胡監不職監矣久日解
冗々冗百情々郡中傳以爲笑其人可想知也虞卿
設是措置唯以課利不登故尔其在事之始聞其鎮
盃不治專擱放縱而無憚諸司訟牒之日聞到任月
餘月辦官錢略無來者不免追請入郡遣官代之須

去

鎮務之有經徐爲之計責以歲久吏事故應爾耳初
其興條宗約客當盡心職事毋循故態臨以達官之
尊按舉一視職業何如他無謂也方一舉手而胡遽
以告不知病拜甚矣願雖矣如門下未免爲有挾也
借使其即所以言亟從其便小郡政不可復立斯又
放肆益甚亦非所以厚胡監也仰蒙期予之過必將
爲其惜之諄々敢不在念萬賴台察他有可以赦其
復者願不屑教誨之毋以不受令而遂棄絕爲不勝
惓々至望

春辛八

去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劄子

一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

某昨日嘗具劄目伏計已陳齋几遞中再蒙寵賜台翰運穀一事亦得竊見孤賤下吏輒敢喋喋冒瀆霜威方懼得狂率之罪於門下乃蒙一一記錄專達於郡守俾遂所請退而循省雖自不足以得此而仰見體國愛民之意驚喜之懼但不知決恩厚德將何圖報也淮上事宜伏蒙下問某愚不更事何足稱聞見之末今日本縣硬探人返叠旬日事體與節次申禀略同其詳容備錄續次申聞華侯十七日已到黃陂成侯未聞來耗虜人十六日過淮餘衆猶在桑林遊騎時至沙窩然黃州探報云初十日去將與此少異但虜人多詐或去或來皆未可信若戒諭諸將常切持重聞其見散掠村疃若乘其隙出兵牽制其正軍抄前擊後靡不捷矣仍聞黃州北有三路麻城居東雙城居中趙家山居西若華侯止扼麻城則雙城虜舊行路尤為坦夷又西路皆不可不備已令具地里繪一圖來日附遞以獻庶見其詳耳

未之見

一

俾聞賊師萬千戶以蔣州壯武軍員知州事手分同知用人如此此處貪耳伏乞台照

二

某輒有害見不審成帥取何道進兵蔡州古懸瓠城居中原諸道之衝法當先取今蔣州之寇乃蔡州之軍孫帥敗去蔣州其勢恐向新息如自信陽徑進搗其空虛蔡州已平蔣當自潰蔡平則虜失要鎮大功易立不知可以密諭成帥否者愚之慮更望裁處

三

置中聞蔡州之捷軍勢大振廬泗之役足以為報天皇天助順於斯見之誠社稷生靈之大慶首斷國論有以大御豈大之業晉公之事不足方矣某輒有以愚見敢效人之芹然興不能惟所裁擇某伏見趙張二將已入穎郡成侯方且赴援淮西申將從淮遂無軍馬其令虜之有蔡猶我之有合淝合淝退軍我已會兵雲合虜之爭蔡勢亦當然如無繼援之兵蔡州恐成孤立萬一失吾不暇或致大憂竊論諸將之救淮西不當與窮寇角蔡東即壽北直潁昌陳汝二都近連間指入成侯遂據而有直取東都廬壽之兵可使不戰而屈不然分兵犯壽虜必不能安取合淝我

未之見

二

軍四面臨之蔑不濟矣況今兩淮諸師士馬不為
多清野以困賊軍自可曠日持久益以成師不加
强弱若乘破蔡之威自此而進非惟却敵遂可廓清
中原矧之力戰却之為不俟矣某小生既進無樽俎
之遠謀匪〻之誠不敢不盡

四

某昨聞蔡州克捷成功成候乃來赴援無復继江沔
虛具劄子論之未知計將安出今合肥賊號四十萬
寔恐張大其軍聲我師據險拒之自可持久以待其
與然自古諸軍會戰進退勢多不一堂〻之陣未易

擊之決策攻心勢可必解況今蔡帥雖走必且出沒
近郊蔡通二都密而棣昌鄧壽我軍雖銳以數大都
會之後無大軍恐不能固蔡免而淮沔無備江湖震
矣且夫守國之備不必專在一方江入荆揚可渡葢
非一處會軍采石盡弃上脫流有一騎牽掣勢不可
過是可憂之大者不可不深計之閒感戚二帥皆已
來恐使司未易追止撫論斧康不能無望於臺

五

某一介晚生最緣進謁行臺堂獲一盼之榮輒自忘
其疎賤累布牒〻於下執事既不狂率為非而教誨

之賜至於再三其識光蒙被於不肖之軀者恩至厚
也如治糧運毂關甲之事仍一一委曲矜從願某初
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膚閒半面之舊特達之遇一
至於此心非木石豈不知感朝夕思所以圖報之計
而未知其所偶因愚慮之及得時事之一二輒欲以
瀆聞既雖管窺蠡測不足以裨幕府曉畫之末但感
激之情不能自已再謹條陳于後乞賜裁察
一自虜使之來出語狂悖雖行道之人亦皆知有敗
盟之意而朝廷奉令之下尚不欲自明言再遣華廉
幾復申前好因此諸將亦無慨然立功之志致王廉

首為申請乞不許江北泊舟而云無致落賊姦便此
何等語而出于大將之口淮上諸郡官物或起為上
供或寄徙江南是朝廷之議將帥之謀先自為退縮
之計則合肥之役未嘗交鋒而王權為屯於柘皐孝
頭忠渡江而歸宜乎其然也如回以此誘敵之計然
則非其所及
一兵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之命將築壇推轂
而必付之以閫外之寄今諸道將帥已有劄置招討
之除而進取之計尚每聽中旨金字牌旁午於郵傳
而一進一退殆莫知適從矣如成師之錄用過界剽

叔之徒使之結連北地今蔡州之捷少見其效矣若
使之且當此一面破蔡之役必有可覩又乃轉徙於
淮西成師亦迫於君命不暇後顧捨蔡而援淮是棄
投機之會而爲連雞之棲也成師方是襄漢而往咸
侵復自淮西以歸雖未知而實所處然如此而望收
復之功不亦難乎
一頃拜詔旨大駕有勞軍之行迨今日久尚未聞臨
幸之盻夫今日之勢疑不可緩兵力脆弱不能堪暴
露之勞財用匱乏難以支饋餉之費正當法 真廟
澶淵之舉效世宗高平之戰擧華親臨斬一二敗將

以張天聲以鼓士氣庶幾恢復之功日月可冀也不
然姑聽諸將相持於淮上日復一日似非我國家之
利也
一合肥之役實係大事若我師克捷則爲幸耳萬一
厮與之卒或有不倫則淮上諸郡必非我有今乃會
諸將之兵付之一決甚非良策古之名將所以爲救
援之計正不若是前日本色探報人回聞陳蔡一帶
皆無重兵夫虜失蔡而不爭無謀甚矣蔡之趨亦止
四百里若回成師之軍直擣其空虛此唐滅梁之策
也合淝之急何足深慮

一曩者用兵之際州縣財賦尚有昇平之舊而三軍
之士類皆有復私讎返故鄉之念較今之國勢幾救
倍矣而轉戰十年不能成功者無它以朝廷御將之
術未盡其道耳方諸將畧有折馘之勲則驕悍之氣
已傲視其上以邀莫大之賞而朝廷唯恐不滿其意
也至於敗軍失守則置而不問有罪則濶略行賞則
從重故張韓之輩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土而遂享
三公之封獨一岳飛頗有志於功名然進退之機或
戾中旨卒罹其禍今之諸將見張韓之貴雖輕致敗
衂而益無所惮懲岳飛之禍若事當机會亦不敢專

此當今之大患也
一歷陽之役安危繫焉自非諸將和同未易克捷然
而歷古會戰皆以與尸致衂雖以郭汾陽裴晉公之
略不免一時狼狽近時以杜充守建業王燮肄焉刘
光世守九江韓世忠守京口如諸將果能并力則江
未易絕杜充之軍不敢擧與毋后不復分狩江浙良
以進退不一不相爲援獨當一面則孤軍雖立或致
敗衂則它軍先遁連雞之喻不可不深慮而熟圖之
一合淝之役李顯忠不爲無效且以孫安豐之衆不
已弱於顯忠猶能鏖戰安豐六安之間絕彼糧道與

彼淮渠顧忠乃望塵歸引虜遠深入顧忠宿將而走
人心何從而安穩今之置不可不問
一鄉之羽翼下甲雖陽而東渡江寧雖兵九江而師
濟武昌今日之謀我復出此東使泗上而淮泥受敵
西擊襄陽而申將被兵我軍不為先人制人之謀而
奔命於其後王朴所謂奔走以救其弊則虛實自見
不幾類於是乎成侯之東荊郢虛矣使虜出鄧之甲
則襄州自保之不暇江陵黃陵沔可渡非一在受庭
敵將何策以禦之
一前後捷報魁復列郡已十數矣不知既得之仍能
本之九 七
守之近乎傳陳蔡順昌之捷州人見王師將至皆開
門迎納簽軍之追蔣守琚以不擊窮寇平時嗷棘秏
邪則民思宋之心尚未艾也既得之不能守之復為
虜所有則生靈必無噍類是恐因此絕其愛戴之心
不若不得之為愈也若泰商海沂之事遠則不知而
陳蔡二郡其竊憂之
一昔之隨軍漕臣皆諸將僚屬事同一体而軍兵使
臣初不問其祿廩之多寡但計人而給之間有糧運
不繼則山澤之物可以充一時之飢者莫不取而食
之三軍之士亦安其號令而無有怨言今之諸將與

於昔之諸將也乎居暇日務為撫斂之政奴隸役之
靡所不至而下之人每怨望之心今日之事諸將以
恂〻然唯恐其有所異解也錢粮之給實不可緩一
時之期諸將之誅漕臣不與餉粮所向初無定所是
士卒與將帥為二將帥又與漕臣為二矣為今之計
要當先有所處當使以糧從軍不可使之隨軍所向
一將帥觸遷古今通患人主操收其用當結以恩必
有剛正之臣繩之以法致諸將內有所感外知所憚
用能指使如意戰輒有廣平王之復京師趙韓王之
之興皇業初非大過而顏真卿雷德驤勁之凡今將
本之九 八
帥之臣其功與此相萬誕謾極矣爭恩至矣糾正其
夫不能無望於執事
六
昨晚得黃州劉操捷報甲上已言其中累矣繼而有
一商自廣陵來此云路見泰州之戕蓋因部侯遇敵
而退從捷而勝之據其所言雖收之桑榆亦不足以
償東隅之失大抵淮上諸郡例不能保獨廣陵尚介
立耳時昭諸處皆聲問不相及萬一虜之舟師自淮
入江則我之險固所失已半今國家所恃者諸將類
不能自立然守郡者尚或未敢輕動為今之計莫若

推此法以勝之建炎間先人始因令對陳分鎮之策即蒙施行既帥臣所統不遠自皆為計如荆揚一帶率能固守今日事勢至此正緣責任不一諸將步部州郡不復能守分鎮之說不知可復行乎先人劄月謹繕副本呈納乞賜詳酌如可施行則蘄黄安沔均房等處阜及江外當急有所處備建議罪無所逃矣更望少加寬假不勝萬幸甚愚不揆度屢以妄議陳瀆清聽實非敢有意外希覬但沐特達之恩朝思夕慮苟有一得輒欲獻之門下狂則有之姑欲盡其報效耳

葉之九

七

近日道路之傳籍籍頗甚以為稱名號者在和日難龍山因糧道右加其姪以錢氏封爵王侯退軍采石未濟破擒士馬物故者衆以宋德神明不容有此私憂過計觀其勢或有之且彼傾國而來不顧其後冑秦繆計殆不相遠諸將循江而守其勢不可復戰法當要擊其後左右抹其身糧彼進不得渡江退有強敵之願參軍一動可致土崩為吾無以待之長江所恃已半許生于久何事無之傳聞吳拱之軍復有入援之舉未知然否若果爾則聚於江渚不若遣據淮

九

西興劉琦之師左右相應絕其要領勿與爭鋒自然糧道不通狼狽而返內外夾擊必有大功昔真廟據狄澶淵亦有北道之衆釋此而求其退固未知其或可苟彼兵趣而却復轉而西則鄂鄴江郢以來無復橫草之限安危所繫惟執事圖之荆襄亦不可虛更乞台念

八

竊聞淮上之寇悉已退去雖有可疑事而理或可信夫虜二十年間外示和好而窺伺之意未嘗少忘也我國家待之之禮唯恐少忤其意一但遽棄前盟侵

葉之九

犯邊境勝負未決僥然而遁此故可疑者然其自入我境而廬和數郡民人盡矣屋宇焚矣諸將之兵既渡江而南彼進則不得戰留則無所食暴露曠野勢不能久則為去計者理或有之使虜自能悔禍渡淮而北則為宗社之幸然其姦謀詭計實未可測其以區區之見輒以數說料之風聞劉錡頭駐軍於濠泗使騎能因順昌之順陳蔡赴復引軍直趨二京則虜有後顧之憂因此而退此一說也藏形匿迹誘致我師戰於平原曠野之間出奇盡其舟楫此亦一說也聞今清河之水上接大河下通淮泗盱眙大遷則運

十

河可以出真揚山東之舟迫接淮海使全軍轉從而東於真揚通泰之間或下運河之舟以營戰艦或通州浮海而議蘇杭則虜策之一奇也昨日某居鄉已聞造舟之事近聞倘仔造山東事云海州萬工已具獨未有軍馬雖未可遽信然頗相符合此亦一說也近日再到蔡州之軍聞自廬州而來而漢上復有光化之戎當以虜人以諸將之兵會於下流而建康一帶未易可爭今安蔡之間方無重兵控制虜欲再為舉西軍光化則我師不能來顧安通如或進兵棗陽或入安蔡非復橫草之限旦夜可以臨江此亦一說

卷之九　十一

也夫敵者之說雖未敢必如所料然今此上游不可不為之備頃者朝廷付成侯以南路兵柄而執事以使事留此可見委任之意今成侯既已東下則所以寬西顧之憂者非執事而誰荆襄屯戍之地備禦之策某則不知其詳若將來一路上餘一趙樽耳精甲既去所將係弱無幾萬一虜騎卒至不知獨能當之乎棄蔡而歸勇怯已見安通之備知復如何並事當圖于未然之前不當悔於已然之後某下邑賤吏愚無知識不循尸祝之分妄干樽俎之謀僭越之罪固已多矣台慈下亮不勝萬幸

九

某孤賤晚生伏蒙特達異常之遇感恩無報無以自安每有見聞輒欲上干台聽不循分守常恐得罪門庭游辱台翰枉臨不賜鄙斥褒拂過予殆逾華袞之榮戴得之私不知紀極伏蒙下問淮西事宜此亦不知端的雖傳道不無真贋然某不敢不具稟知虜酋始在雞籠艦而和州克復其傳似有欲想事或有之昨聞虜自合淝侵蔡州其衆頗有飢色若淮壖糧道絶阻陳州順昌內畔劉侯因之深入勢當弃淮而歸不然西路之傳絶無影響轉入東路其理當然昨日

卷之九　十二

池州綱馬卒云以初三日發池州口未聞和州之捷巢湖虜復遣州傳聞類皆不同惟當時吾之不可勝者委意敵之所向昨已附遞陳之今王侯復藍田華州潼藍二關已為我有中原斷而為二若吳侯下秦隴之甲與之東西相應姚侯自子午谷進長安勢可必取第恐虜中清野其功難就然虜勢既分矣伏乞台照更容探聞的耗別具申次

十

劉帥淮東之捷蓄醜虜天亡之時吾已落其爪牙實宗廟社稷之大慶諸將極其兵勢可以一舉滅之似

聞達已復與則彼北歸無路進退失據恐復西奔不
為隄防慮有衝突之事要隨中蔡盡平圖之於此成
禽不可知也小官妄議國計乞賜台察

答宣諭荒机宜

下喻陳蔡之事今回屯者趙樽耳深入虜界其軍至
為孤弱二郡勢不相及當恐為累反大適得黃岡許
犢報前日泰陳二統制自上蔡赴援州人皆遮道而
泣夫蔡為重鎮虜之喉襟也幸而得之乃委之而去
事已至是政不當復論但蔡人開門迎納之事虜帥
復來必遭屠戮不唯毀一方生靈之命実恐絕中原

歸向之心就使虜全而用之乘其情〻不平之氣其
鋒有不可當者且今舒蘄以西絕無兵而復蔡之事
又去強半則數千里間空虛甚矣淮東之寇或為諸
將所襲勢必西走苟得一航之渡則吾事有不可勝
言者今之施為大繆如此某不敢喋〻干瀆宣諭議
論之次告以此及之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一

某淮州貼復蒙都統司關甲五百副下縣中昨印荷
矜念先蒙賜甲二百雖出誠懇然已過望今復遣兵
屯戍重賜以甲丘山恩厚未知何以圖報萬一但有
報恩德矣肺腑顧此一隅之重某疎狂晚進雖欲死
感激銘之愚不更事軍旅尤非所長畏惧之私終恐
負所知耳淮西自張舒州易帥探報殆絕前日之傳
似乎可喜而適聽蓬說曰以益異或云東路虜勢張
甚刘侯雖有俘獲今復東守海陵雖不容有之然合
濠泗而爭鋒窮蹙似難為力運河海道慮或棄之虜
之芻糧不患不給沿淮已無兵甲退之実難傳聞蘇
秀民多逃移理或有是吳侯光化之捷我軍不可窮
追恐傳而來緩不及事今此襄漢已弱不宜深入敵

邊通問吳李諸公不知可諭之否冒昧塵清乞賜矜
恕

二

傳聞虜軍東及通泰刘侯已還京口維揚雖有李横
職守張萬致軍通泰州而戎首在六合天長間孤軍
殆難久立卻敵之計圖之実難雖傳復得廬州蓋幸
其無寇耳聞蔡商蕭懿嘗攻陳州未下蔡州尚可乘
虛而擊不幸陳州不保蕭勢又須南寇使賊東西合
勢吾軍不復可為不知吳侯之事可復調否如鄧州
賊勢不振分此一軍而東北擊上蔡則陳人自成首

尾破蔡東出則賊勢必將自汨過此而求善後無可
為矣但不如刻苐自通化而走今復何之若不東合
蔡軍定須西佗商虢二者皆我為道思思非敵之所
能為果出鄧州則西洛可乘之會顧此孤弱之甚难
為後耳今也東道方給不宜舍之而西破洛而不能
和陳許諸犹無謂也妄意歷漬想察是幸
其留見虜人盡在江上濠盧並無賊馬進兵史可
得岡第恐蔡州或能為患致謂不當舍蔡而入濠
廬使蔡莆破陳而歸幾不南向濠廬等處吾軍不
可後乎字伏乞台照

本之九　三　五

其伏覩皇天悔禍元凶速死国家復雠刷耻之致冠
絶古今次策之臣功加方名矣然聞之古語曰成功
易保功難我軍乘其内叛之機神州可不戰而取再
謂以我之衆加齊之卒時不可失此孔子之所為沐
浴而告者然使于料生而不善料死仲達不害為知
兵窃嘗妄論兵權以為當特我之不可勝不當開敵
之可勝是以尤當持重以赴事机使彼可乘敵當迎
刃而解若犹未也於我何傷此時事之所當先惟廟
謨必已素盡區區之見更乞謹之

論營田

其時者伏遇行臺循聞及境愚有所獻而不敢越其
職分輒請金牛置尉以銷南鄉之盜繼論及於營田
仰荷采納不以為過退思營田部吏豪横之迹為民
顧患州縣犹無得而制則雖置尉無益以為營田不
罷不可以立尉司盖縣不能統營田則其為盜賊淵
數自若營田幸罷然後尉職可脩軍罷而歸置尉乃
為急務顧此軍務方冗事若難行比來春敢復言乃
蒙詢問不及輒敢條具利病列于左方
一古者寓兵絶徼多為營田所以省饋運之勞而勸

本之九　十六

士卒之惰也然而古之調卒盖取諸農且戰且耕猶
易為力今之營田異於古之營田也强士以所不能
棄之而不復教耕者猶不足自贍何有於一軍參戰
而贍之耕非其理矣
一營田之卒一人墾地約二十畝歲得穀七十碩其
奉錢月三貫米七斛五升歲計錢三十六貫米九碩
而衣賜不與管轄官校大約什置一人精奉或十倍
於兵則是二千兵營田二頃得穀歲六百碩費錢不
百二十貫米一百八十碩而衣賜不與牛種農器不
在焉此營田利害之既然者

一湖外穀價低昂不等約其中數碩穀爲錢五百營
田莊寨去軍遠者數百里以馬運穀騎士從之往復
數程負穀二碩較之中直爲錢一千人馬在途其費
相若逃時士卒齊穀而歸者有之貿之人情未足深
過
一營田之在諸邑類皆奪民膏腴稍有良田民頗耕
營田輒捨而取州縣無得誰何或有水源營田皆擅
其利民田蔭溉非復可得有如放水則決諸民田之
中民以其田歸之爲之佃戶非惟可庇賦役始可保
有其田又無有良之人樂於放縱一爲佃戶遂可橫

行於鄉而無知之民復有乎託軍校竄名佃戶以避
追須雖有盜賊寄迹其間州縣已不敢問巡尉保五
何從得之
一營田官校往々不卹其軍科配茶鹽日有定計此
及打請界而取之營田之額有增無減歲有荒歉皆
於軍士民下赴除死損牛車亦令均備剋掠窩藏盖
非得已而然自非部校容之何自而轄部校家自爲
盜亢不可容
一營田部轄下至軍兵往々因公爲私多掊田戶使
耕冐種不知紀極州縣不相統屬故難稽考一戶歲

失苗米數碩過百則已及千一縣間不知失幾百戶
營田增美無幾實何補於軍中
一營田軍兵固有老而不可復戰者久於田亦稍知
其趣又有佃戶實供官租如罷營田必恐失業如因
見耕之產使爲佃戶營田牛具皆以給之軍兵所棄
之田因而名人耕佃閑歲無缺租入必美於軍
一兩閒之田爲料在贍所歲計之數今来軍馬調發
馬料係諸路應副若因此時權罷名民耕佃甚田寬
數年自可及額若使責之縣邑切恐未易出辦
一營田之在諸鄉爲害雖大而營寨々布舍烟爲頗

翕集一旦罷軍而爲返或恐人烟空窩盜賊因茲竊
發若弟罷遣士卒其佃客及附莊戶並今土業寛之
如舊自可以無此患
一伏見諸路營田官莊皆以縣尉兼掌本縣官兵營
田若罷尤宜置尉南鄉分掌官莊轄其佃戶它縣視
地廣狹措置大略仿此非惟可省盜賊兼免失陷官
租
其似聞營田馬料每碩破總所般運錢壹貫文其
實使士卒般運不曾支給却作營田上供金銀起
發只此一事虛耗已多集不能知總所支錢之詳

吏之詢究其實

上宣諭論蔡州事宜

某竊見今年蔡寇攻城之法當急乃緩慮被姦計俟我食進而舉計今守蔡之卒不下七八千人不知儲蓄之詳恐有不給之慮又不知晉保軍馬赴蔡無復牴在德安二處皆可援之光州信陽不可絕無屯戍若今留軍一處少益其兵非惟援接蔡州兼可犄角胡寇如欲持久糧餉尤宜審計恐當急救諸將得以爲肆安意及之乞賜台念

上宣諭論北事

某自涉春以還稍不貴記室之間非敢怠也特以人微位下理當自斂不自畏縮嘵嘵焉日以張穰之說瀆陳于大君子之前雖至德包荒不以爲過不知我者謂之何哉重自黠虜殲滅而來士夫隨復縣情私憂過計必以我爲微幸多事之人是以雖有塞開不敢仰瀆台聽然而聞見日積乃心鬱如仰惟罷過之隆每蒙不賜誅絕忝頭黨遇殆將絕於門墻雖少安小人之私然非所以爲仰報眷予之意偶所聞若有所擊朝廷殊未有以處之執事奮不顧身自任以天下之重故某輒盡底蘊竊效言之窮以國家比歲用兵之初寔未聞嘗有戰守之略宏遠之計謀不素定將帥之才欲以久惰之兵幸其一勝從從然如投無鉤之釣求魚於三江五湖之間兵不交而喪廬泥非虜之計善也吾謀之不至爾賴天祐爾德虜懸費盈當人情危懼之秋內有鳴鏑之禍使彼偷生卒歲縱不渡江據淮南而有之我無肩息日矣幸彼喪君而返人情不無二三璿而殲之可使少知懲艾夫此不計使大定得以緝綏其民是時事在以前悔不可及來者之計在廟堂不可不圖然以今之邊防視前日爲何似今日師旅視前日爲孰多自冬徂春恬不復計虜使壓境又復不知所爲彼怒而歸意可見矣且夫大定之立豈識厚於我哉良以國有內憂上下未睦死苗之敗政以無故興師故此尋盟以和其內頃我待之有闕師出不爲無名怒其衆而用之庶其有濟是必穹廬之下君臣朝夕之所自爲謀者而吾邦不此之憂獻之未遠使虜再至果能卻之否乎古來欲以勝人以爲莫如自治兩淮之戰吾之手足露矣爲今守禦之備當百倍於曩時前日之債政以長淮不守守淮之計廬壽爲急以周世宗之略尚不能久處淮南蓋劉仁贍堅守壽春當其衝會壽州不下固

不可越之而有淮南非仁瞻者果能勝周誠亦兵家之所禁也前日以淮為不足守棄廬壽而守揚州既不能軍遂守江南設有臺輿夫倫守將柰何使虜悟前日之非又將大衆以重兵當諸將輕兵乘間浮江黑幟一建于南守江之功殆矣且彼前日之失以虜自自任之安知今日北朝不知選任良將汰其偏傍救通已往吾非姦計遷延德久為今之策尤當固守淮南倘諸將之所行殆兒戲之不若一州一邑戍兵才千百計無補於事徒析戍軍吾軍政若之人為計豈宜若此傳聞陳州之圍日急救兵未聞一至遺珉

卷之九　卅

報宋無若此城棄之不復是豈恢復之道前日蔡州之事尚或可為第緣守者不勤救者不至前功盡棄虜徒手而得之使虜方至之初遊騎出沒者寡伏兵犄角可以杜其復來北及功城援兵要戰于後內外相應豈無成功汝鄧棄州而歸那復為上蔡地託名援救寔自成其退計爾帥臣輩皆若此緩急寧足恃乎竊聞鄂州之軍非果不供於用特以調發無當致此紛紜復求忠銳不習之軍以為內援豈惟無補行復悟事方今用人之際命將尤宜詳審御營殿帥果虜之所畏那漢王閒覘將之名即知覘之可取今日

諸將知復如何李橫傅選之徒於岳軍粗有聲李廢居散地輿論惜之處選浙西固無所事弃橫於蜀將為用之二公徒不事貴臣豈皆果不忠者處之襄鄧未必遂無可觀將士得各遂其所安戰氣亦十倍矣是皆愚見所及欲以所補大謀之一二辭不盡意扼事不以為謬而屏覘之惟所棄置為不任匝匝戰汗之極

上張諭書

卷之十九　卅一

某讀詩小雅得文王之所以興建大業與宣王之所以紹開中興周未始不本之人情見之虜使而其一時之使亦未嘗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不二三之臣良以四月四門妥之一使上為以布宣德意下為以通達人情五使九伯所為敢正四夷八蠻所謂馴服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心膂之臣則亦不能勝其任矣故皇皇者華居遣使臣之詩也送之以禮樂年遠而有光華也詩之首章不過每懷靡及終篇之義咨詢咨度而已六月宣王北伐也言不及於有功之將帥而其卒章乃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是之使臣之任顧不重哉使臣而不能以及政之關盡咨詢之義至於萬邦為憲則雖匹婦不

可以情得兒戾玁狁何從而正文宣之政可謂知所本矣執事吉甫等輩人也當主上鑄伐玁狁紹開中興之際以皇華之所任甫吉之責淝水橫流而氣不為沮河洛塵昏而謀不為挫迨能收復汝鄧觀兵嵩洛東收陳蔡之壤北却肅列之寇光華之遠於斯見之我行永久宜聖主之渴思而返之也來歸自鎬其所為告后者是必先已有定如民力之彫弊屯田之勞擾執事咨詢有素決不冥之者也至於諸將之才猷謀之情偽固文武之餘事又無待於鄙言矣竊意諸軍進退之實孰見稔聞之事如復蔣之妄入汝之失救蔡之不力棄鄧之無所顧藉與夫不恤在行之士不綏禝后之民凡若此況仰惟耳目之而必已周知其狀矣第人情狃固計宜其若此也今朝廷之上既忘前日之殆宴然以無事處之矣在列之士必未有及是言者縱及於此又必不能周悉其詳咨度咨詢將以仰副虛懷之意為寵於萬邦者顧執事以身任之也光華之美於此而至執事必不難之矣雖然猶有說也虜之未渝平也蓋其言其内乱刃交兵接亦又不然自淮而歸告乱者又紛如也以我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而不恃敵之可勝亦欲朝廷之戒之

也其寡人也無寸長之可取且無先容之助一言堂下執事不以俗吏待之以公事言未嘗有不听者一邑之賜於其倆矣輶軒之復不可以無言送敢以所學於小雅者仰布於下執事視文宣之所為攘却昆夷玁狁之從可以從知大業中 興之略執事東國政事必後為之矣非小子之任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

劄子

上成馬帥論屯軍

某讀吳志至漢居許而吳都鄂傳於魏則徙金陵得孫氏之所為強與從而知仲謀之本志武昌古鄂縣也其地四達襟帶江淮許蔡申陳相望五百里而近絕江以北莫捷此途輒以輕兵信宿可至以斯謀許許論無濟矣漢祚移而鼎國分武昌寄爾於魏建鄴為之徙端在於斯今之江南舊為吳地以錢塘都邑然則衡信洪撫為之衛鄉來南金人牧之兵自武昌

南渡是鄂州兵十三萬閑而躡之已不能及自縣之西有馬橋湖四十里武昌有受敵之害難北望黃州而淮綿四百里淮流可涉絕無關津岐折黃氏之居以為脾筏順流而下不勞舟楫而通今議不此之慮徒益兵於江夏江夏皆山阻水漢陽以北背陂湖以進則雖無往而可萬一虜人復漢由間道以襲豫章不數日而下江西而因進軍以傾衛信吾軍患在後寧不為都邑慮乎江夏之屯乃岳飛所以制湖賊西臨襄漢祖水寨多進退江淮以全制虜之後取道神速遠不逮於武昌吳蜀之衛固已無急於此東晉之世陶侃都督江南其治在於武昌足以明其險要矣官按行邊徼在所當言某備數長官不敢不告僭越之罪死不敢逃留軍以屯惟大尉命

與宋守論屯田利害

某准諜備奉朝旨措置屯田事宜縣令卑官固論議所不及洛論所不到惟當遵稟或冀以即事功不當可否其間上詳國論然而慮者千慮小已未能一得思敢退就循默則恐利少害多無補公私失箴規官守之意內愧無益不若言而不用故敢輒以小見仰進一言竊意議者之及於屯田蓋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觀其利而未觀其言是故及此言也今大國家之務莫重於軍食飛芻輓粟率百戶而奉一軍散軍就田所耕足以贍眾軍無惰卒國無勞民此歷古屯田之利趙充國諸葛亮之所藉以成功者至於驍騎民兵之辨則恐議者有所未達且亮充國所將之卒類調之於民使民就田何所不可驍騎則四方遊手不堪田畝之事僥求進使是以從軍習弩刺於射場尚苦其事歐之畎畝虞非所長獲利而共享之彼狩猶有所憚身有其利必非樂為賤吏家居嘗識田里之致上農數口婦子畢耕不能數十畝田力猶不足一

卒營五十畝其何以堪且古之所以屯田多緣宿兵
塞上饟饋不給姑即弃地耕之所求使事寬民非以
為利不過自足軍用省饋運之勞不閑惫使　耕倍
為程督使能墾地如許寧能弃鄉井而隸籍於軍人
況固之屯田本緣捍禦闕嗌令求闢地利不內全自
然抗塞無田可耕固非要害散之則不可復聚〻之
則奔命徒勞一往于田不可復救積年閑習一日發
之流移之民僅能復業良田使於水利固已耕耨于
中墢以屯田寧不爭利使民則軍無可耕之地擾之
則民必流亡在今步〻營田其害已見使漁豪奪之

事無曰無之重以屯田民有流移而已況本縣介居
大江為能強抗之俗屯田之兵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政立而待尚或見之言利之臣恐未嘗過計及此第
觀漢蜀用之以濟思不及於蕭銑南唐壘守一隅未
知其可也先伯考之經略湖外蹇代王彥守邊閩彥
使二十將卒營田潰者十有八將孫其耳目之所接
惟執事明處而熟圖之壹下之言未足深過

上宣諭汪中丞書

某聞强國以人作人以氣士氣振而衆材用君子樂
得其道小人樂得其地雄傑狂詐皆得而用則其國
家靡不振不然反是明詰保身而已所與為國非小
人而誰我自非上知之人安有不化理亂之判由此
而決國家承祖宗積累之厚教化之美涵養士氣作
成人材嘉祐元豐之間名士輩出一時之盛可以追
配唐虞唐漢以還未足倫擬党錮之過矣知放逐趙
時之事蟠蜩相競二宮構趙賊此之由紹興始元皇
上恢祖宗之略士氣稍奮江東以與權臣柄朝娟矣
醜正岳侯之死世絕功名之望趙張之放人莫敢有
賢德四方士氣至于今索然今日朝廷視　祖宗為
何似是知士氣振者國必盛士氣索則人心亦從而

衰其誰為之在時政之所行已尔今天下文武之士
知氣節者雖欺居官以銳正為村剛方猖之暴露脂
書循默以為官模得体會婆根復世且才之天下滔
滔安於邪行誣蒙苟且上下相承郡縣朝堂會為一
律論至於此而求士氣之振邦家之興不慶乎难哉
卒有意外之虞士安所習孰肯實其官体徹其村暴
捐軀致命以為社稷之衛易其妻子祿位素心之所
保乎縱有斯志其中無有徒為强死何補於事大為
待敵之計所務乎盛氣而已求盛而不昨日為循縮
之計氣不振下將愒然而休以圖恢復之功固未知

其或可也執事以名德繫人望以忠信結主知綜轄臺綱大明国論朝廷為之一正發回為之聽落今持節以護諸将真裴度征淮西舉也中興聖業當由此致而邑〻之所為執事慮者不在乎敵之强大而患吾氣之耗索也執事居今之世行古之道施諸有政必也動人邪正昭明會與前反氣無有不振人無有不奮則功何有不就是執事所復為者端不俟小夫之論至於朝廷公輔未聞角勝之略邊鄙之將或思長城斯壞士卒云情民欠苦勞風化所行人無一懷固志者以求克復之效是由閫而身廷則而争逐豈

卷之十　五

直不能且速敗而威債振而起之莫如自進道途之論謂旦暮且將有蟲岐之舉士氣執散傑侮其誰行留之間何所不有公卿弗採争臣弗言〻犯人之受寧得不過繩延斜繆真執事之事也把張國勢繫於一言讜論回天士氣增壯人〻有鄉功之志則是者不敢隱其策勇者不敢愛其力太平可指日而俟夫何有於盛雖康宣中興之臣蓋用此道今身任天下之重非執事其誰宜為惟執事奮其精忠以身為天下倡始則士氣亦從而靡安有不亾之慮此先務也惟執事急為其位言高死罪〻〻

論屯戍

其伏覩朝廷經制邊防使臣馬軍益戍夏口單見寡聞深所未諭採之巷議為有二說或謂虜謀沔鄂欲以田為開府助或云有失衆之將且使并將之軍夫代將則兒之何至與動師旅虜圖沔鄂〻軍不足用邪留之人情皆不足聽井蛙之見猶不以增戍為然夫夏口之兵岳侯所用以奮擊於匈奴中者執是人也何不伸於今日况兩軍不相統一旦譁生其間一卻一前何以待敵夏口右雖控扼然已錢於武昌武昌乃吳建都王而数陶侃溫嶠庾亮之所為情府者

卷之十　六

其地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肥右連襄漢陳許蔣蔡倚其後洪撫衛信當其前南北二途有如繩直自淮阻浙不能二十餘舍胡人南牧當出此以窺豫章千里江淮信宿而至鄂雖有衆不復可追前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武昌夏口尚有一湖之限黃州南岐斯須而至武昌彼〻黃之廬真假舟楫縱吾軍躡其後擊適致敵人於死地質今驗古要害甚明夏口南臨大山三方阻水漢陽以北限隅陂湖達于鹿城凡數百里信陽之北始際邊隅可以自安難以應變其西雖有漢口窮冬涸而不通涉口出於陽羅寔為

江漢之會陽羅在黄西數十里舊爲榷場提征慕之
新自道分爲二而南黄與陽羅正當其會乱江而渡
武昌居兩道之衝宿兵武昌檥舟樊港欲求古迹分
軍江北而屯之以守則堅以攻則速以覲夏口端若
幷中釋此不圖未知其可其官道周今古於此固當
深知邊承野舍不敢不獻一夫愚見惟執事擇焉

論民力

某輙生晚進安知國體然嘗侍諸父守官得接士大夫
餘論切聞民維邦本本固邦寧爲國勞民未有能固
其國者今茲假令東郭親民事到任之始適當多

事之秋竊祿曠官僅能書考可以羸民千有餘戶當
兵荒水旱之餘大治戰船治屯營於荆諸林木盡伐
役且餘年上泝江流將二千里方幸少休數月民獲
治其私家俄被荆書夏口有屯營之役基址未立旋
令迎候大軍弃命疲勞不勝其獘不知繼此之後果
然奈何湖戶之民况又非浙江比一錢粒粟即名税
戶尚不供仰食俯育之費何有於官比年以來虛乏
甚矣謂朝廷待敵之計莫若愛撫邊民使其民願爲
我祗安有不濟今日之事反爲先困邊民困而流離
何所不至昔南唐以屯田之役使援淮南周師南征

何所不至昔南唐以屯田之役使援淮南周師南征
民或負㒒迎奉今之科擾有甚屯田愚瞽之心未知
其可惟其官里識体国循閑重湖荆襄之民引領以
承德意嘉謨啟沃莫急吾謀胃献瞽言惟所裁擇

論賊盗

里爲鄉十二南唐之李析三鄉縣大冶大冶爲縣當
處縣中本鄉九鄉遂分爲二故縣有西鄉有南鄉南
鄉壤地最廣當本縣三之二隅越大冶縣界百有餘
里有金牛鎮居南五鄉之會建炎之後廢不置官其
地蓋古綠林西接江夏之新市西北湖水南抵寧武

其東永興相去極遠凡數百里無一官司比年罷
榷場蕃寇於此出沒五鄉殆已聊賴今已數年某到
官之初盗賊尚未止息顧廵尉皆在邑緩急知之已
難况又無人莫可追捕姑令團聚保伍少爲隄防雖
寇盗稍衰而鄰邑多受其獘究其所以乃戍兵營田
兵間不逞之民託名佃戶爲之淵藪豪奪成風挾軍
爲姦縣不得制承平無事尚尔縱横過此以還恐爲
害有不可勝言者某竊見本縣弓兵之額舊管八十
餘人兵火以來才及強半苟分此數就招南鄉之民
置尉金牛俾見本鎮烟火公事則材民有所赴愬南

鄉爲有官司所費歲不甚多可不煩民而辦庶幾人知畏憚政道可行民得所安亦銷盜之一術也自非大御持節本道難以申明政巷不辟嚴誅致有所請建明置尉以安百里之民使盜賊不至公行則執事之賜也

上胡舍人書

某聞之處名之下爲難居天下之望爲难副蓋士有名斯有德有德斯有望名望所在至德存焉無其德而有其名是竊名者也名者天下之義器造物者之所靳也有其德而名從之猶恐無以充天下之望盍

名孤望安有不殆者乎執事窮聖學之源奮百世之下名德之重非一日矣戊午之孤欲取奸臣而烏之女子童兒至今傳誦凛頎立懦可以風乎百世之後所謂氣充天地名光日月其所以得天下之望者豈徒然者皇上付執事以圖書班執事以法從任寄之意夫豈無自而然邪上下之情其所望於執事者可謂至矣執事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必有以處之今天下倒懸矣上策莫如自治而自治之道非小人之所及也覩乎邊鄙則萬然而無備問其糧餉則匱不給外有强梁不測之虜日窺覦而弗制四郊多壘必有當任其辱者不思自治之道而論遂及於和和固多端然不自强則和不在我則將靡事不爲而敵人得以制其命矣虜固貪殘無厭之國我之虛實已盡知之而又示弱以和且哀鳴而請命未見顏色固將先事而爲之無厭之求必將暇於我矣一辭其請則和不可就率從其命必將有所不給及有所不給則彼辭直而動順吾固不固其將何以拒之然則今日之和是爲困坐之策謀謨之際尤不可不察也以愚之不肖之見求之人情保國之計和不若守守稟備具則和議可成和議可成守之必固雖然守稟備矣純

綱立矣和戰在我又何敢之長乎彼寡謀肉食之人烏知國之深慮議和之始未嘗不爲善後之說所謀一遂則將歌頌太平文飾禮樂居身周公之地以天下爲弗復事矣善後之說不亦虛乎睎前日之所爲則其情狀自見如其詳盡則非紙言之所能及也伏自執事返國天下之人雖不拭目以望延頸以俟咁曰執事守先王之道其將正國而以福天下乎累累無閒疑必有所待也今國家之事務斷可知矣以爲中原不可復得强虜不可復破則先王之道遂爲無用而天下無可治之理此直自欺之論如曰國恥必

雪國讎必報此萬事不易之論而不可以遽成者知
上策之自治則恢復之計在其中矣釋此而爲和議
又將輕舉而妄發和之不就尚可僥幸而存或至於
成則國命從此傾矣安危之計無此爲急天下循名
而求實執事固人望之所由歸也直前論辯必有非
外廷所得聞者一言決安危之機用副人望之所屬
以全名而保德則此舉其時矣昔賈誼劉蕡以治安
以策陳於漢唐之朝志不克伸至今遺恨於天下執
事戊午之疏固已書之大典著之　人劉賈之言惟
執事益全而有之今日之事志復可伸如俱言以爲

天下先則天下猶有可爲之理實而弗論或始論而
中輟則天下之望萬世之名亦有時而替矣賈劉之
論從可謂之空言惟執事審圖之衆某狂生小子不
知國論之所定痛念先人之不容和親之際抱志以
沒見父之執則思父道之所在以父之道求父之執
不敢不以全名保德副生民之望屬於執事者之言
說陳於執事之前賢見之識先人之志蓋於此見矣
惟執事先王財察幸甚幸甚

擬上宰執書

其不肖學無能得於古嘗觀市賈而得爲邦之道觀
工師而得用人之說夫工師市賈固庶人之極賤市
區爭食非治具之所存也然庖丁由解牛而言理道
橐駝以種樹而及爲邦君子小人至寡絕也至於理
之所謂亦其道之所存也市賈之事不過牟利而已
牟利而不營於廣徒以名物自占自名一物爲道甚
狹宜其利之不可牟也康賈之術惟知吾之所自占
非吾自占則雖南金大貝和璧隋珠委積于前弗問
也高車大蓋明眸皓齒騈闐于右弗慕也身之所間
惟吾之所自占爲者其出之也人一之己十之人十
之己百之而哉其入也則盡反於出矣人收其用適

通其利出入既衆其牟利亦廣視俞賈之所爲利其
相去亦千百矣是乃規摹素定不以屯利而易吾之
之所存積小而多澍入於出而天下之利歸之矣如
賈也不能擴其牟利之術不自占而多營泛泛爲惟
利之求吾知之其得毫毛而喪嶽山也爲邦而謀不
素定亦由是有人於此始謀而作廬舍則必使之工
師程其役工師程其役亦必料材用而營度之計其
舍之廣狹相其材之良窳棄材雖巨非良不取良材
雖細以良而用至於棟梁樞桷門柱廣厚無短無長
無小無大一皆因其材用而後加繩墨爲刻削之斷

落之室成而不愆於素矣庸工之不能爾也不知先度其材用室無廣狹隨時而計材無小大隨時而取斷巨而為細任殊而為良不知其有幾也材用旨失亦莫可勝計所作之舍幸而就亦非久遠之道也用人而不量其用亦由是已啟今天下何如哉夏固而夷之首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非一日矣主聖臣直真同德有為之時也有為而規摹不立萬事付之臨時一却一前動不在我或左或右而民始疑信此而行靡所止留市賈雖賤固將能笑人矣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三者不同而其為政規模有不可

移者是以有三王之治文王事獯鬻勾踐事吳少康謀窮漢高閉楚四者不同而其制勝之規模有不可移者足以有王伯之功牟利而坐市區亦必有其道矣守邦之術得矣為國伯王之主不異代而求矣天下之材未嘗乏也患居上者求之非其道而用之非其術耳苟惟矣之為好則將有取於矣其所從來不必問也得賢而用必也各當其所生之歲月不足稽也如，則小大必舉而無不可用之材人效所長而治道成矣今也顧不出此守平世之常法士無恆業惟其流品之問官無宜稱視其資級而取明治道者

或視未盡之役工肆爲者乃當軍旅之問彼知財計方且任之以刑獄習於疆場又將勞之以民事大小異器隨用而失矣否異能隨材而廢落室之事固非工師之所及也唐虞之際或起反微而納大麓或明禮樂而任一官人各有能有不能亦各當其任爾才當其任人宜其官巨室之成豈工師之為拙也共惟某官懷致君之術履代天之任謀王政而斷國論拔寒畯而簡吏能辰告遠猷所以為社稷計者為不詳矣然而國家計就未主百官就未治邊圉猶未固意就未服者夫豈無其說哉徒以規摹之未定而用人

之未至耳信能奮斷於此定不可易之規摹而求當世之才必揭流俗之制必當其用必盡其長則中興復古之功無難立矣惟某官圖之某歐浦狂生不學無術徒觀市井得工師市賈之所為事以為爻幾於道故摭其說顧陳于上公政府之前遼豕野芹亦惟其意而已僭差之罪非所敢逃

上張魏公書

竊嘗論天下之憂莫深於侮外而患或起于內訌何謂外侮戎狄是也何謂內訌賊盜是也內訌不作國家無間外侮雖甚猶可為也外侮之來內訌復起雖

有智者不能為謀故為國之深謀在于常虞戎狄之患除治盜賊使不至於內訌而已國無內患專意於敵外侮雖至則吾有以待之今夫戎狄之憂天下之通憂也是故弃慮以思合謀而動除戎器戒不虞驚軍刑罔羅落敵雖強大夫何為者賊盜之與生於微細偷不已而至於蔓不制而至於大決決不絕將成癰疽議者以蟻風賊之此患之所由也翔漢之之君基其宗國雖名嗣統其實建邦威令已行上下已睦觀釁之舉可後為圖視其規摹似不往已邊防之守尤當先事而謀雖廟堂之深憂而亦天下之所同

知者上方萬聽而遠覽故非下士立談之所能道留閒廣西之寇修毀四年後鐵已誅王宣儂起據邕城郡縣十數殺傷官使不可屯舉非細過也而議者往之不能及無事時發議剪滅設不幸復有惡凌之寇謀欲江之舉吾軍力單於守禦智竭於邊防雖欲討除力且不暇內訌之患夫豈無之況吾無江湖之鄉風多剽刦之患警捕之吏莫可誰何一縣之閒歲數十發尉寺逃責勿言於縣縣且勿言於州州固弗聞於朝而賊盜客雖莫之禁矣始不能制言之何益有如就執初固不言欲加之刑不可得已加州縣囹獄

之吏往往結盜而為囊橐盜至囹圄則將縱之逃之教之告之廣言由歷以捷齊民足則玩法而輕刑致祖而滅死故今頑惡之盜在在患有其徒狂舞自應趣和而從之外侮方將內訌間作欲善其後不已難哉故今廣賊之誅不可緩也議者以為可招而致歷留以為落落難合何則凌鐵之死出於已降今日之王宣既降而反自見反復寧能復降夫降出於畏威今哉何威之有誅討之策待人而動聞者謀帥而得妄閑擾論之臣益將五百羸兵付之經略四方之人聞而竊笑朝家遠聽尋復除移益之以兵計之善也

留意嶺海炎瘴之域而人不足集事曠日持久事難逆料漢馬奉世當西羌之叛請兵四萬以一月決之謂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如相倍萬唐王式征仇甫之亂亦謂兵多則賊不足平不當以饒多惜費且天誅不亟決而關東南征賦與兵多而功速費寡二者孰多是皆漢唐應揚計畫之臣才誠足以集事其論如此按然息明唐能從式之謀故不勞而破賊漢初不用卒大發而後有功為今將帥之臣誠能如式奉世然非聽其計畫假以甲兵如式奉世之言猶為未可圖朝交廣之賊如儂智高區希範之起始

皆以爲細故卒勤王師在承平時尙爲旰食王室之
賊在今不爲不熾非卽授首且成其姦今國無宅或
恐因吾外侮之患嘯呼而動群倫蝟合內外憂結可
爲寒心昔者劉裕誅燕尙爲盧循而撓則夫今日之
患所尤當急不可以爲細故而弗圖也鄕使國家外
無戎狄之警而中有此方數千里之寇縱不足爲深
患而我之官吏爲其戕虐我之赤子被其屠夷亡者
暴骨於郊原存者逬命於微循爲之父母忍不知救
當外雖未強之際足爲膏肓之疾邪隋唐之衰與夫
中原之所爲失其則不遠可爲龜鑑共惟皇上恢中

興之略興太平之治以爲吳人登進則內治而遠安
圖任舊臣夫豈無謂其官以天下之望爲斯民而起
上叫天子外據四夷其道在於斯文其官因身之矣
象吳之用四維之立中原之後王化之行斯人之後
盖翹首而須歟是而望其官亦不難之矣如今癬疥
之賊何足以爲吾患夫小不制馴致內訌此識者之
深憂而議臣之所忽者某與人之莫以吾也故因贅
見而略言之惟某官大略宏規固將一天下以小賊
在吾度內必以無事平之小夫之言非以爲傳依非
敢俾廟堂之末議蓋不知而作竊犯分干瀆死罪死
罪

再上張魏公書

其閒國之安危存乎相〻之得失存乎謀有一定之
謀故天下無可爲之事謀不素定而事能克濟道能
有行功業著於一時故名流於百世者唐虞而下未
之前聞夫謀豈有他哉亦在乎道之所宏而已故宰
相有當爲之事有不足爲之事知所當爲則所不足
爲者可不動容而定急其所不足爲略其所當爲所
不足爲或至於紛如而弃廢尙何當爲之可及邪大
學之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

蓋未嘗出此本末百世夫豈徒然而已哉鄕秦氏之
柄朝當群妄去國之後有聖君而爲將順之事弃此
說言而惟阿婾之是取士風歡散無法蕩然致逆虜
之逞陵亦必有道矣今天下循前日之弊蹈陵夷之
禍公謀不立邪正無分命令所行朝不謀夕上之御
士脂韋相尙下之師旅驕縱是爲黔首困窮將不堪
命州縣貪饕之吏方且刻剝而苛求翔野之君寡其
宗國不復自守方弃仁義而盜之察之人情非苟然
者猶悔亡命如當化王宣之屬橫行縣邑戕殺民吏
設溫不已未知爲謀外之則如許其難內之則如此

官以身任天下之重固將見諸一定之謀也今入相數月矣其所以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者必非一端而足然而愚肯之屬駢肩而立引領而俟以求其官日新之政頃且闃然於下矣某細人也自惟無取竊惟先人右史與時當唐知遇鄉也武昌迎見亦蒙愚顧時昔而撫存之當公之來不敢不見見不可以無言也言又不可自同於衆敢此輒效四方之望而為公索言之願公上正一人下求百辟定其公錄而以利人辟國措天下於覆盂之安此相公所自任以堯舜之道而尤所當為者則亦門下小區〻之望過此無無足為矣瞽言冒黷死不敢逃

卷之廿　九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

書

上湯相論邊事

某竊見逆亮殲殄以來國家宵衣旰食思備邊之計更年積月迄無成規此封疆之臣不能遠慮深思以稱廟堂倚屬之意也某小生晚進安知軍旅然竊食近塞經涉四年見之既詳究之亦悉故敢輒以鄙陋之見思補廟謨之萬一非敢自謂必得惟裁擇而一弁置焉冒瀆鈞嚴某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一某聞兵之法勿恃敵之可勝恃吾之不可勝是故先為不可勝上策自治此不可勝之略也今北鄙之弱甚矣竊聆邊人之語謂虜之謀入者凡有三說其也一曰淮北使我困於飛輓而彼坐收其獘其二分軍並進以奪我之江流其三歷唐鄧而襲蘄黃上游可不戰而取雖道聽塗說未足深信使彼計果出此亦危道矣敵今屯軍於宋許蔡諸郡在形勢最為要切數年以來見我軍戍單弱往〻分軍鈔出覘我空虛我軍奔走而趨之其去已遠再命之後未嘗一日無之先人制人恐不如此敵計未有可乘之隙而我之不可勝者人皆若是日復一日惧难悠久某嘗竊

卷之廿一　一

論當今之急莫若因形勢而利屯營宿兵都分戍險阨来不與戰去則據險而要之重鎮諸屯首尾相救自處閒暇不奔命於敵人非惟足以自防而制人之術在其中矣敢以近邊形便聞見之所及者疏其要略條于左方

兩淮為北門屏翰時昭濠梁寔當虜衝今親公已有成規不容復議有如虜出順昌下蔡則壽春合淝為之衝合淝之南濡須之塢夾石之戍乃吳時人歷陽皖城之險要在議者不可不講

中流為荊揚之要領虜出上蔡則武昌夏口當其

衝在建炎間虜嘗出此以擾江西矣其地理比諸州特近又坦夷無絕險宜戍麻城白沙而以黃之舊州為重使與安陸之軍互相應援比緣兩淮荊襄各有分域此道遂亢而不虞廟堂之聞尤所當慮信陽光州亦古重地可以藩蔽德安黃州然而防托頗難糧運亦遠若以輕兵雜土人而守聚忠義軍輩屯之亦可彌縫上游中國之關而為之斥候

唐鄧四戰之地在我與敵有之皆難為守蓄屯重兵則糧運回遠輕兵則不足以立然我失之則襄鄧暴露而北盡為敵境運輸屯守尤難為力如欲堅守二郡則方城比陽之戍所不輕可似聞議者以為無險可恃第欲填守唐鄧薄險要而保城郭留兵用騎之地尤非我之所長

德安北接隨唐東黃黃鄂西接荊郢亦江漢間一都會也其東北有三關之險道皆出於信陽而大寨嶺為平易其南舊鎮直黃陂及舊黃州為不遠西南倚落及德安漕舟屯泊之地逆泝而下不三日可達武昌郢州雖德安屯軍亦在其後此不可不虞者

荊襄上游之根本吳蜀咽吭之地國家最為要切歸未未得唐鄧守備頗嚴今既移戍於邊內鎮亦弱由棗陽以涉實趣荊南為輕捷晚唐黃巢蓋嘗出此而內鄉順陽西接商洛最為襄陽要害亦宜豫為之防

金房南蔽夔峽西接梁洋荊梁之間一控扼也國初征蜀嘗由此以窺夔州比年用兵亦嘗調其士馬入蜀甚非良策今其兵力寡衆更望為之區處使之專守一面不復輕為調發

一忠義之軍率多淮蔡間人與虜結怨既深必能

盡力於我其將非武勇廉儉亦無以得其士心然
多自負其長不能弥縫上下致正軍諸將好攻其
短正須由加撫納毋使猜貳然其軍無粮餉不免
剽掠取資此失北人之心甚非弔民之意更乞朝
廷熟議裁處
一上游粮餉由沔而達襄郢由漢而入安隨二水
通流則轉輸無闕然此二川方春纔有數月之水
秋水涸漕舟不可通上濡滯轉般費廣而中有不
給之患軍須急闕不免從於民役及民運粮其弊
有不可勝言者若為措置使運輸所向如二水之

卷之主　四

類者皆以春冬之際集於江口一歲之食必令及
春而辦其寬民力不可勝計惟廟堂察之
一某竊觀歷古南國戰守之計未嘗不保據城壁
雖南唐之弱當周之勝猶能歷歲堅守此無他郡
縣之兵蓋與國兵為二一專為守一專為戰則事
集矣伏自國家渡江以來專以大軍為重大軍一
去無復堅城夫民豈不念其室家蓋無法以自保
矣其觀江漢淮南之俗其民敦實雄堅涉歷世故
頗知用武若朝廷不惜少〻賦入蠲其田租畧以
陝西弓箭手法維之使之人自我戰制其勲賞一

同工軍亦嚴過之一術也比年隊者稍知措置保
甲及山水寨然初無隊定之法可以必行緩急無
以相維散者不可復集考漢鼂錯之策似可施行
於今如蒙朝廷熟慮而急圖之使其鳩壁粗立平
時可保妻子而不廢農桑之業緩急足以自守國
家既收其用全生之賜亦大矣
一長江之險以人為固今我兵力單弱進戰則無
守禦之備萬一事出意表可為寒心嘗論沿江之
民利於舟楫之習如能籍其罷役使水手自為團
結立之部伍以舟船以時隷習而無害其農功使

卷之主　五

之稍識旗鼓專保鄉社守之勿擾則數萬之衆可
以不費糧餉而果異時無正兵而用亦守江之一
助也然此非庶輸之夫少假事權久任責成不能
辦也不然徒為文具擾而無益行之不如其已使
乞鈞照

再上湯相

某前任鄂州武昌縣令自縣境至蔡州小路三里餘
里行商絡繹人嘗輸轉至信陽境上頗聞北事之詳
葛王舊號闖子郎君蓋華言所謂狼子者逆亮屠翦
宗戚乃嘗三以計免乞藏晦迹逐成基功之計亮入

淮甸時已得號燕京能綏行者之家除亮寺厘之政鳴鏑之事則為有以歐之諸軍之還一日斬萬戶二十七輩張忠彥又不受代乃因益戍而代之陝西之人不覺易帥其他施設類能閑略從寬凡邊事所當施為往〻不從申請而徧令己下致雖盍圖未久旋令頤行其大臣惟張浩宋瀛最為舊人其餘如蕭安遠麻都監耶律元帥二韓將軍之屬類皆拔之小官不次而用蕭等皆佼〻復進知盜竊仁義以立聲名其持軍御下亦和而整討非法全不動雖非粘罕婁宿等輩然亦未易敗壞中原機會未有間隙可乘諸

處所遣間探之徒例皆不能深入縱能深入又不能察其事情還則揣所喜聞以悅其上致如符離之役虜人固已先有勿焚積聚以待南軍之令邊遠皆知淮南賊意而顧不知之雖以其之蒐亦嘗為剖督帥言之矣凡事本無深遠而貪功喜事之臣役於私意致雖廟堂之上未易悉察又如通和一事元虜素為然不能屈辱如前未易成也況當講議未定其間何所不有又況今日之弱良以前日之和自古國無外患而能安不忘危者殆人主之所難故當有害而無補和之不成我之幸也如此以前數事以為南北之

勢已成中原不可復得是乃不知我命之論徽功輕舉又屬非計其謂方今將驕卒惰邊陣不修偷樸之方率多施之無所用功之地至所當務亦未必知此朝廷所當慮者竊嘗論邦之道自治為敵急之強弱非所當問又況虜情詭譎易為驕怠我能自強之所計政事修吏材用名實不欺刑賞有章則夫機會之來庸有窮盡伏惟伏其官國維鑒念以為天下社稷無窮之計去十二月都堂新有勅牓頒陳邊計洩事機之禁其疏遠賤吏身不足以膏斧鉞令也犯此而禁以瀆上公未見顏色而言其為狂瞽愚聾甚矣然

其竊念天下一家孰非身事遊說靡〻徒麗心目事功無補亦何𥗍用然拘攣講忌又非士夫之節自非在上者以天下為度心無適莫而洞照情者亦不足與言也間者某不避僭越妄以邊事增聞于聽方惧得誅絶之罪伏蒙某官不賜鄙斥呼召使前既去雖不及親見其間之以言也此而不言非惟有負門下下自負其心矣茲此所陳事狀似致仇敵之美在塞塞俗講搖手如禁者深所嗤笑而某親露悃腷而索言之者識以某官量包天地忠貫日月至誠體國樂聞人所難言而近世士風習為軟美之態此等情狀

窃意有知而不言者事情何自而察者如其人不敢言則是終無言者使國家遂輕此廣豈爲經久之計以致意其微眛冒昧而涼之耳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体又曰人之爲言胡得爲此言大人君子不問來遠視言之所從來也伏惟某官察有狂猾而來芻蕘之末論覆其瑕疵而勿爲人所聞如此區區之願也干瀆鈞聽某下情無任悉懼戰慄之至

代上湯相書

某聞千里之馬困於鹽車顧伯樂而一鳴豈能爲之增價寒谷之閒不生五種鄒衍爲之吹律坐令和煦生春士之遇合於時有如此者鄉令寒谷不遭鄒衍伯樂不值鹽車爲亦不鳴寒谷如故斃於車下發爲不毛理所當然如復何憾幸而二子其力足以感氣致和其識足以空群拔驥而我未免鹽車之厄處幽陰之地適當其會不能謟顏求伸發於時亦其分內也士當聖天子大有爲之秋其才雖不足以一日千里至其自許猶不秖於駑駘然方困循車轅之間谷於窮寒之地有夫君子以道光明於時開物之功整哉之亮非直孫陽鄒衍比也又恥一民不被其澤樂汲後進而爲之吹噓不爲一鳴何以自見以求脫於

困窮之地此某所以三日齋五日戒膝行而進而求謁於典客之前也某東嘉之鄙人曾大父某官於先太師復有齊年之舊先父亦階科級不幸蚤棄諸孤先祖之終家門寥落甚矣自惟頑蒙小醜曾無足以接先武之後箕裘之事不克無師承無所依歸終窶且貧不免求仕鄉者奉祠留食信爲蠹耗太倉居閒得以讀書要爲一身之幸家有老母望切倚門窃思有以榮親其途未之得也仰惟某官以仲尼之父行周公之事吐握下士樂就成之一介之微微所捐弃士蒙一盼之遇則能立出窮途暖律回春價增十倍未足爲擬也爲身之計舍門下何歸乎瑣瀆陳書惟某官財擇大幸

與陳左相

即日首夏清和恭惟燮調元化尊主庇民天寔相之鈞候動止萬福某猝蒙命召非望所及此惟造化甄陶之內都無棄物雖如樗散亦有瘵塗之用落落難合終不忍捐其鄉也未嘗掃門一拜亦無膴間牛而之雅得之如識已蒙鈞慈睠盼之旨厚甚故召亡補重惜其去行不旋踵而弓旌之賜已及門矣求之於古名德之相所有進豪傑之事者如此某小醜其何

足以當之顧今英豪未聞盡用雖曰昭王致士自先隗始推顧卜式風示天下某人非隗式之寔獨蒙睠睠如許媼衣之好將無示人之不宏乎竊思不肖之進美者急矣顧回茲施推之美於某者庶幾用士濟濟上格聖心以共底乎極治之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敢瀝肝膽仰干鈞聽某曩嘗蒙賜對矣學術淺陋不能有所裨益改秩不獲大爲人士所非今猶鄉者之人才不加進貪冒榮利深畏友朋之非議已也已具劄自仰告廟堂得蒙獻奏許之莫大之幸君子愛人以德鈞慈念之某前詣閤庭伏蒙禮遇甚寵詣

違主客已涉二年雖依仰黃扉如川流百折之未嘗不東以爲閒居小官不當奏記相府兩聞册拜只與有識之士相慶于下而丞賤習倜顧不復陳素蒙如春之陰必當不以虛文暫遇之也鯁畜詢候不敢自同衆人隔緘通勤敢乞鈞照

與虞右相

某歲在辛巳癸未間試郡之武昌今伏過元戎暫從闕陝道出境上初與齊安郡官旅謁律步風仰殺松遂獲一覿鈞表已剮私幸既而觿舫東返又肆戎路諸將迎見於大江中流伏蒙略去等威屏艘而坐酌以酒危出示地圖錐忽々拜達擂餘論之不敢然蒙鈞慈禮遇之意益不常人等矣當時戎行之士一同從而歸論公之賢至有加手於額者仰窺所以制服諸將式遏亂略參功徵賞者豈徒然哉感歎之私中藏已已嗣以名位懸隔道路阻修詢問之丞從不獲貢雖聆大拜亦不敢修賀主書然而每與士夫共論當世王公未嘗不及鄂陵之所親見莫不吁嗟稱歎以爲近世之所爲也故謂精意人物不遺管蒯者荷蒙命召更出遣化鑪錘之力收之既去誠出過恩非分得之私深媿反顧今云云閤念之某既蒙特達

之知詢候之議不敢自同疏遠之士亟緘奏記敢冀鈞察云云

與梁樞密

某一介寒遠前此雖仰斗山之望未嘗趨謁下風曾無寸長非有左右先容之助已蒙論薦於上特達之知所從來有此風之不作也久矣賢人在上引其類者豈曰無之然多有求而後及也至於精意人物不欲恩出私門人非識而不疑有求而畀初不之告自非王公大人以天下爲度者有是事求之前輩或可一二數耳是在古人所以收召豪傑之士某小醜其

何德以堪之延者游被弓招又出造化財成之賜略言敢媿銘在心府二公相同其間者入都才得再謁門下仰居鈞表以慰生平欽仰之私追行雖一告違適當謝客屬稱辞已越日不見留名遠去門墻每懷怏悵自以閒居遠外不當通記筆下違官投難息門亦廢承門之礼及聞貳公之拜用左相

參寧稟目

絶不奉記隔年矣斗山之仰徒切下情伏蒙垂世特達之知必不以苛礼督過之也即日春晚暄妍恭惟論道調元寅亮貳公爰夏萬睦有神顯相鈞候動止

奉之主 十三

萬福某仰恃憐懞敢有瀆懇某屬伏蒙甄陶引拔猥以審察之命一時同名類被不次超擢獨某顧尪辟彥姜仲終任之請仰荷矜憐孰促數四三公之書降意下士之未列並事行之遠古爲德之盛衰寥久矣斐然狂簡何幸親聞正始之音内顧凡庸何可當也期士之未達人情如同如某厭於宰縣之難寧不願爲時用而復逡循遁避豈有他哉自惟所以處己未識苦乏感物之動裁者蓋嘗賜對蒙有補於聰明雖蒙采録毫末之言又爲有言析言沮格惧陟嵯異受爵不辞每一思之泚而皆汗上念聖主有作名宰輔方相與收攬天下豪英之士以備使令俊乂如林囿不乏用某瞰背之蟲無與重輕進備一官竟亦何補惟有修其進退廉隅之節或可微勤九重有如少感聽聞謂亦可爲賢大臣致君一助某雖退而窮處所獲已多況未爲當世棄材不爲無補於政此古之君子愛人以德所爲動心者也不與其退直得前輩進賢不進不已之意某禍迫之見尚願取其一端況某又次食鄉禽於之官道中被召回客異縣困不能歸其視古人婦兒無禪不耕之窮不過是矣常熟當上以有前命未可以行遠念在武昌時以罷竄敢千户

奉之主 十四

外應管梁借輸之繁内事戦船軍戍批支百役雖幸不以罪斥愧負已深代還千年又苦多病今此京輔劇縣其可以虚愚妄處之耶自知百不如人百念久已灰冷徒以世仕未能退耕而食室家嗷嗷所不免者尚仰禄耳已具狀申朝廷丐陶鑄一祠或且許令之任得蒙借重九曲一賜教奏稷如鄙志其爲終始成就大矣干瀆鈞聽某不任栗栗末階云

張樞密劄子 別紙 不見抵之 上明年復用辛以前事云

某竊以南風之不競也久矣卿士大夫安故説常不以爲廉往坐論流品獵取高位事業無見爲世嗤鄙

陛下撥去晚唐數百年頹靡之習舉樞密而任之政
固已四方聳動想聞風采恭惟盛德大業時措之宜
所以上當王心下副輿望者在規摹中自有次第誠
非晚生寒遠之所測然知所任為不小矣宜當大有
以填服天下非為人所不能為者不可也某嘗謂今
日之事紀綱為急不庭為後天下大務不過數端振
而起之在執政大臣反掌頃耳王伯之道要強之術
固無如此者樞密其圖之
某狂易簡率敢以迫切之懇仰干鈞重某昨以餘論
吹噓之賜濟蒙審察之命自顧學術淺陋叢當薦對

卷之五　十四

對補祓冒寵章欲進趦趄要伸終任之請仰荷廟堂
憐任致四所求迄未聽許竊念某家貧累重前年被
召於之官道中因客吼疫因不能返待闕十歲貧病
交起趣君且乏桂玉之資窮蹙固無糊口之計困瘁
之狀不啻屢屢請尋今當熟縣見任人代期只在夏
間某以有上頌恩者雖以卑賤交政已具朝廷公狀
丐一相扇差遣或許且令之任得蒙借重九禹特賜
敷奏俾遂鄙志得獲少治寸祿一家於倒垂之急不
勝大幸

與王公明

伏審光膺綸制填撫都畿寓直西清仰惟慶魁密以
首善之地諸夏父母國家之選非才猷兼懋望高朝
著者不居今日之除可以卜知簡心所在得無欲使
翼翼之化極于四方然後拔諸禁近引以自輔以服
天下之心邪某蒙睠異常每叔父又得交政于大君
子閒之私喜明發不寐惟天邑之浩穰素稱難治奉
上接下百冗紛沓方叔祖之未至其為之者非泣之
以嚴猛刑威戮于近名鉻瑣常才又所不到曲相承
奉怨起寒凉事君以忠雖能弥甚比絕不聞二漢之
吏良以此平嘗竊論之上下雖殊無過一理人情可

卷之五　十五

見何里乖違凡絕物以干名既為賢者之過依阿以
過事不為周旋中度所不得已能比義而行之而求
厭又非君子之所為自非事上以恭臨下以簡加之
敗及前人萬無是理某官回翔之久風有政事之稱
處之裕如自其舊學而某又言之者實拳拳於恩舊
之門僭越輕狂死罪死罪某伏自拜違台範涉四歲
于今矣前時拜書自敘枉答之後又復不敢徒以殘
記瀆塵聽覽其為仰山進懈惟台慈幸復其衷某年
意鄉以鄉邑猥事拜稟大非獲已天下權酷久矣永
嘉未聞深病太守莆田人也忽欲以其閩中萬戶酒

法行之於州闕中初不賦錢令以田賦酒禁之弛惟
市中游手與坊場之敗闕者使之其始亦謂可省私
釀之刑詳之乃不大使酒額止數稅戶郡中所以處
之不題然而此法一行上戶必尋榷酤之利中産尚
可貪戶但乾出錢亦欲爲之則糊口已不自給百用
單窘何能爭利於富家平時富家猶或強以私醞賣
與貧民況復真有田賦肆其哀斂必將自此公行賦
錢以率計之是爲加一免役之賦民常不供常賦則
令未免督之以刑市人日得賤酤是並其過以是爲
省刑罰將無百倍於前乎稅產移割之不時則又有

卷之主　去

無窮之害濕地不宜秔稻常仰客米之給從令種糯
必廣飲酒必多民餓且食常自此始傷敗風俗則又
未易筆言晚唐有榷徵之科以監與民力易帛今絹
政在也縣官已復榷監萬戶之酤安知異時不類是
也爲政者樂得民譽其勢似不可遏其雖舊曾相識
然不能指官寺雖欲忠告言輕必無聽用之理歉日
聞不先從鄉大夫一見或庶幾其改之萬有一奏請
于朝致乞一言之重達此意於版曹漕使其爲陰德
甚大萬告不以人廢言也

與劉樞密

其伏蒙鈞喻委刻剝本謹繕寫封納首創上劇君德
在廟堂無可施行既不付外乞毋示於人其被其名
而來蒙朝廷汲引之意良厚所愧學術淺陋不能有
所感悟自於鑒裁愆戾多矣如其世味澹泊素無改
官之望冒榮京秩寔出造化然而猖狹無補誼不當
受祇精第三劄子降出辞之恐非人情穿受傷處之
識不敢不拜致望鈞慈垂念力爲主張行之切使羌
弊之民尚供無業之賦爲施甚大其叨竊不爲無名
云云

與王樞密公明

卷之主　主

其伏蒙鈞翰垂問其狂妄無膚於恩地初無一面之雅
會過東鄂已荷時達之知今此薦章又蒙鈞衡題品
被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見事敢爲之目其非不知
借重先容可以一言遇合所恨學術蕪短不能敢動
天聽消坎之福實累知人之明自ゝ何言猶幸不失
品題之意而已其之晦昔所以趨趄而不敢進者正
爲此耳冒榮京秩兹其平生夢寐所不敢到今也既
對清光又此叨竊恩塵之成就其者顧不大哉惧涉
近名之累不敢復辞感荷之私銘在肝膈尝思爲門
墻計救採今日薦其之失惟有多方收拾天下英豪

之士非其所論擬者布在人主左右以成格天之業雖有集之玷不足言也云云

與王樞密公明

某茲蒙鈞銜引拔反累知人之明既改京官又叨劇縣之寄靦顏如甲感切于心廿一廿二日繼詣府第請違少叙謝悃承以到同知去國引咎自歸欲與之俱不勝歎服此風之不作也久矣道不虛行存乎德行雖不獲詹望鈞表乃心無不悵然而興訴佛觀在門下士與有光焉某僕僕而來亡髮補外補而行度已淹遲作既朝辭不容更留輦轂之下度量事執

懇座不得其職必非久留此者聖眷方渥殆將即日大拜禮成皆在旬日之外某留俟則固不可決以去就之詣不免遂行引領崇牘不任依戀皇恐之切不以三公易命回既倒之狂瀾在道學固自從容死治亂安危之機天下之所仰望於元臣者義命之重惟樞相以身任之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其端在輕爵位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狂言僭瀆幸加寬貰某方待小官私謂不當無攻適聞宰輔自此起居之間必無由上達然某久次失祿遲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幸遲曠敗知將得罪無疑矣既蒙朝廷見處未敢遽辭更旬月間恐不免有岳祠之請隨此陳稟尚望矜憐陶鑄以便其私飢寒而得衣食之資矣於萬鍾之賜矣某前日嘗草具一劄子欲以仰補聰明之萬一謾此呈納得蒙采察欲以仰又聞韋廚之蹟泚水可以灑合泚累見偶遺忘之不敢不告心之精微有不能宣于口者要非筆舌可盡併蘄鈞察

與王樞使公明

通者一拜墻伊緜歷三時仰德雖勤頓絕主書之問匪怠也謂當然耳媧船西泝略獲迎拜道周愈愈立談遂成萬里之決仰蒙過顧情若睠睠為者何物小

子而獨得此於衆客中邪嘗從郡將請違不免屢望不勝犬馬之戀回首又數月矣不知崇陰憩自何地鈞用何如即日肆暑庚伏共惟申伯行邁周道逶迤自天降康鈞候動止萬福計日元戎將已善達西域布宣君德撫綏戎夏宜當有以鎮服人心尉安黎庶施實澤於下者遐想旌旗異彩垂白相慶恨不得親目旂盛兩首歆羨而已某伏蒙造化甄陶之賜寓食京廪雖備客異縣甚窘而未及於窮餓者糊口之計實為有所資仰劄惟改秩之望不萌冒次又以得之非分豈不知所自哉此意此懇何所論報比者侍郎

叔祖伏蒙鈞翰仰荷曲成之意猶未已也惟卜朝廷
之選所以處天下士乃欲引叔無似側迹其間竊知
贊育甄陶在鑪錘中靡有弃物異想醜將何以稱仙
舟之望然藥池清泛其誰不欲躋躡從之況蒙咏蓰
之私顧不憚遠所恨牽於孤弱不得西歸來迎見之
初嘗以此面禀矣愛之如此不當顧行迹之間即其
當時可以參陪從其縱公之不見面固將自贊請行
且三川多才爭步若其者公行永久想衮衣非晚來
歸浬勸鼓皮固已爲藥籠中物大治之　何遲暮之
恨邪上負恩私不勝悚悃愧畏之劇蜀漢事難渝度

卷之主　亍

不敢妄有塵献参相雖高人物之鑒喜於通達下情
敬恭不急而重施之綽綽有餘裕矣天下寔幸

興王樞使公明

某自毗陵驛舍請逢誨席兩閱年歲徒刷山斗之印
而跧伏村疃無從奏記主書中間叔祖侍郎嘗拜鈞
翰伏蒙賜問瑕疵欲以屑延處之自念一介凡庸所
以受知門下類非人力雖有險膚終射無能交關其
閒膝注之隆日以滋至鄙置之語未售藥池之辟隨
之此意此恩未知安報嘗以尺書因親戚寄叔祖附
通小叔惓惓謝悃數日計其意謂已關聽覽經年之

後其人復以見歸乃知萬里之情端未異達自此絕
意不敢復興拜書之念自處疎外之地不識鈞慈能
諒之否某無似之蹟竟緣借重九禹福唐丞相先以
遠鑽論薦自顧凡鄙無以仰稱所知待闕十年家貧
急祿又復前對無補只有叨冒閱歲有年七辭終不
得請丐祠不許悼徑頻至而代者以過交則又亡示
免強顏以覲蒙恩廷慰典書職出厚幸狂疎且負素
飡之恨愧報殊切寵命重沓豈不知所自邪即日顯
秋澄爾共惟華轄祖齋威德並用天人是予鈞候動
止萬福某比者伏覩抗章有請願聞鈞用少夫調養

卷之主　壬

不勝屠念惓惓然以天祐善人定應勿藥有喜雖差
有以自遣終以未知謝遣藍藥爲望茲者伏審光膺
顯策進陟元樞執視三公顧未足爲恩地慶然而文
武之道本無二途璿璣有人社稷增重今日之事真
爽吾復見時也豈惟故吏門生拜躍之私識亦率土
濟天翹首之冀閒陝吳會各天一涯渝度既難某不
敢有狂瞽之獻乃者傳聞嘗建出師之議此固道聽
塗說要此一着不容再錯虜情何若惟審處之爲宜
倘中原未能一舉平之則與殘民以聘無異樞使身
任天下之重願無含欲速之功宏遠規摹毋俾終遺

于成則宗社蒼生之所仰賴其狂易顚越復有人物
之献發以仰報盛德惟一聽而加察之善類之幸實
守鄭良能韜晦練達昌元令何師心通明善處事皆
不害于衝當路知之者寡某雖未之識然於朋友之
可信者聞之爲詳有如鈞慈采訪廣博必能得其爲
人拂拭舉之或備一鶚二鵬也人材難得毋謟不先
之悔無以仰酬知己輕言是覬總未有參恃之便云
云

與王樞使公明

即日中冬作寒恭惟革路同振神天是予鈞候動止

萬福某恭首䑓安寄嘗奏記典書附置以行不審關
鈞聽否邇都竟出遂夫嗣音依卯門墻不秪川東斗
北之爲頌也爲者伏聞九重渴佇以衮衣歸有識願
日俟中台之正其爲慶抃非特門生故吏之惓惓雖
祢之來祢涉旁止未審次舍何許不勝翹跂之誠甚
昨者將命淮肥主意至厚奉宣無狀所之立譏膺黃
官莊安集都不追七百戶壽春賑業歸正亦三數百
家流移自占與客於大姓者益無慮三千五百家言
之靦顔識懼不獨聖君過聽戚秩皆蒙超次之寵川
剖竹尤爲非據自惟無以取此於上寔由造化甄陶

之素故獲叨冒之幸聯耳心骨鏤銘言不盡意頃如
吳興近輔前此非才望不處然而州將數易法度蕩
然府藏空空訟牒紛至綠溝無似強顔居之恐累知
人之明日有曠瘝之懼賴雲天之不遠瞬嚛扰有賴
爲頃賜咸絲無大之幸元主造朝定須爰立以聖君
之英睿又得賢相輔之太平之基駸駸方立然而爲
治之根本要在業臣之正衆矣之多此事之難方當
廟算甚叨月下客之數謂此不可復耳敢務見聞何
若料循已有一定之規模某誦度准壖所視人情事
力曾不若辛巳遠甚大將撫可倚者類不足以當大

力曾不若辛巳遠甚大將撫可倚者類不足以當大
任調度如許何以加人啟沃告猷惟嚴重之謹之而
已人之慮在倉官爵救每動而有悔樞宰素無是學
敢放言之妄言愚瞽識出任奴敢箎其以善告亦思
報之萬一也萬乞鈞念方舟至止浸以赤書迎候輔
坦益近自此殺聞當日通矣區區懸抃之私未可以
筆舌陳也今覩陳聖功躁丞吳興見頃一書附貢并
此申納未占覲侍履爲惟祈云
云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

書

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

某聞燕王市駿馬之骨賢者歸之句踐拜怒蛙之臂士為必死是皆推誠異類猶感切於人心施諸功臣為有不格共惟皇上即位之始首雪岳飛之冤天下之與不知無不稱慶逮今數月宜人人有振奮之心求諸軍情乃反有紛紛之論此議者過也日者與建以晉武帝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知其得諸葛亮而不能臣推恩於飛寧不類是使飛果反朝廷不當昭

雪為之昭雪是非真反爲非真反則亟恤之禮不當有廢國家縱不能歸其明贈追加封爵猶當反其田宅畀之息錢親降靈座臨奠其喪會其子孫以禮歸葬使人知為子孫之利則為善者猶有所勸今獨不然惟復其封而已改葬之禮非復典爽官其諸孫位同卒伍令夫庶官之死延賞猶世其家而獨於飛偏有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難哉徳壽中興之成不過張俊韓世忠劉光世秦檜四人而已四人之終禮有異數今其子孫或位孤卿飛之功勤不已加於四子斃於非命自中既往追之來者乃至於斯人之言亦可畏也昔魏佛狸飲馬瓜步宋文帝臨江而歎以為檀道濟不死虜不至是曾不能追錄其後識者有以卜其世祚之修短逮亮南窺胡人自為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語然則所以激勸士伍者安可不厚抑惟都督參政相公以道事君以誠体國明飛不反公議攸歸恩禮不加想當未悟於鈞重建言宸極在乎啓敷之間使優孟不至笑人則人知鄉善之利矣某鯫生晚進不知政体念先子蔿飛為將伯父參其軍府今日之事不忍不為一言顧飛已亡何有游說徒為國家惜此舉措不厭人心管仲所謂知善而不

能當之與鄧公之亡何異是則雪飛之冤而取衆怨不若不為之為愈也行府信能終始茲事史策當不負人人心之歸本朝又安知不在茲舉也況今行營將士往往故飛部曲求其死力莫此為善惟鈞慈潤略鄙夫之妄決而行之不勝至幸

與汪參政明遠論屯戍

某比者伏蒙鈞旆視師淮郢經從下縣得獲迎拜道左深慰久違瞻戀之誠自惟寒賤小官參謁相府不敢頻次上干客掌區區之情有所未盡然某去歲伏蒙眷遇之禮後出倫輩啟德之厚未嘗一日敢忘為

有如而不言寔爲自息于下故敵𢿱尽底蘊仰觸鈞
嚴其昨錯輸信陽自黄陂而北地形平易寔所倚賴
徳安雖有軍戍其外並無满籬古之三関漫不復守
仵落漕舟數百沙積不可上通急緩出口既難通逞
濟師昔䝰早来得信陽周判官初九日報云陳蔡之
寇来者日益或有侵突當爲可勝以待之如仵落東
入陽羅西通漢口順流而下不及数程其自孝感而
歸再宿而達縣界今也光黄既無師衆而徳安單弱
如此使三関也守猶恐無險之可依不吞罔之窮兇
無以禦侮不測萬以虜以萬人侵犯安陸則我軍與

之相持別軍取仵落之舟糧道可以兼得順流南略
則武昌夏口爲可深憂不知行府可以先戍侯之来
爲區處否至于黄州一路去歳中稟巳詳史乞鈞慈
俯賜照察于胥僭越不勝戰栗覬覬
某嘗聞行府早晩視師漢上此固先務然聞蔡寇日
急區區之見以爲此行梳可少緩要當嚴戍襄郢固
守徳安東防武昌以須戍侯之来然後鈞旆西引有
如蟾車遂發萬一徳安而東忽有警報此既未有主
師恐失事机患督欵言故乞　恕其狂妄

與汪參政明遠書

某聞待敵之計和與戰攻與守而已也四者交修可
以無敵於天下又其次者擇一而固守之然後事功
可立未有四者並弃苟安朝夕以待敵待之自斃而
事能免濟以終得至於中原者中國以来是爲極弊
昔先大夫右史嘗爲趙相國言之曰今待大敵而規
矩不素定安危付之一决進退繫之臨時愚竊爲朝
廷危之也近歳用兵興刘孫甚國之兵力況加怯於
前時以此圖功烏能保其必勝此其所爲寒心喪氣
廢寢食而憂之也爲今國家之計和攻之事蓋難言
矣惟戰與守皆不得已而後動是特不可廢者東西

萬里雖分之大帥其董師宣慰非相公則侍從之臣
也㦸守之具可謂略本不幸事出慮表再碁之内刘
鈞東與吳璘西獗淮蜀爲中流之臂今殆失所恃矣
荆襄之地獨精都督参政相公威徳昭著鎮撫六師
隠如長城折衝外侮安危之計可謂獲有所托豈惟
生民之福寔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愚者之慮然有
若可言者淳先以西商洛之東地非不遠也而嚴備
未設胡騎萬郡飈散雲集而計略未定設虜乗西師
之勝而擁兵淮泗窺中原之力而徑涛江湖抗犄
虜鴬南倫北我師再命之不給而四顧瞿然亦有可

戞之勢矣事至而慮〻將無及〻今先事數月不若早有所定料將帥之勇怯察地形之險易可守可戰豫為之謀應敵之方較若畫一使彼計無所出則將送命於我生之殺之惟我所制比之臨事而動其得失固未易以一二計也惟某官圖之某寒賤晚生初無片善之可取伏蒙鈞慈眷遇超邁等倫方當肆遣膚敢効人之碌〻以孤恩宛于黄扉之下願敢勉盡底蘊凡平時所不能自釋於中者仰為某官陳之如蒙慈其狂愚不賜誅絶庶幾千慮之一得幸聽而孰思設為宏規以澤天下則凡覆載之内均貺詠賜豈

惟某一人獨被蟠幪而已思報恩德不知言之淺深

伏惟鈞慈財察大幸

與汪參政明遠

伏自湖口請違舟御適遭甚雨不得一望鈞光中心歉然迄今四閱矣依仁仰德可勝朝夕之私自惟仕下人凡鄉也窮食與楚得托鈞芘伏蒙寵遇推許之意良厚殊非庸鈍之所敢覬比思此報何日忘之昨自孟秋抵鄉竊知鈞旆至止臨海即欲備具函牘詞問典居而家會乏人百冗交至故區〻之志有所未伸誠非敢慢想必蒙鈞慈洞察之也適辰不審鈞用

復何似大抵大臣遇合進退繫國盛衰動靜之間必興數會此不可時俗道而可以消息覘也大人與君子立乎本朝患道不行去何固非所恤某官鄉來鈞軸視師襄漢當逆亮南牧之際蕭劉二宼跳梁邊鄙當時諸道自宿望擁重兵者奔逃竄之不暇某官鼓笑而却之如吳拱之弃襄陽自非力陣頹靡則上游之地豈複有如今日又如交戕之後人情安於故習某官力主大義以田襄鄧宜為無窮之利大音寡和宜衆人之不識也宿㨗之事與夫出處之節蘄陽拜侍某官固已言之洞識已先世所無有豈咕〻口

語可謂輕重君子不可罔以非道公論行即自明仰惟深造道真處之當務如也某自歸鄉閉帷人事日接屋室可壓而無在官役〻之念始覺此身之為已有亦惰者之私便但自動之靜乍然自適乃人情之常何足為某官道然庸眷素至竊敢及爾敢乞鈞照某窘於寒飢秋冬之際不免赴調武林時方倒懸某官必非久于外者佇聆宰司之召列陳習悃有如車騎未發尚當取道丹丘參〻之誠併圖面稟次

與汪參政論邊事

薄聞虜以重兵戍許昌遣將攻皇甫倜〻軍無儲粟

援兵理不可緩覩虜猖獗陳蔡雖若有善意然其奸謀詭計似別有指政當靜以待之襄鄧地連汝洛不得不以為虞光黃屯兵不多尚當益脩不識麾下諸將嘗有及是言者否此等進見尤不厭數如蒙賜之坐席接以溫言使人人自謂已親可以收其死力仰惟寬慈熟厚於此竊不待言某遠遠匪遙所見不敢不盡

與汪參政明遠

去冬趨造鈞屏伏蒙寵尊降接略去等威已為過分重以燕攜勤屏下情不勝愧荷私自為一介晚生初

無蟠木先容之紹武昌一見遂承顧遇如此過久不替退而循省何自得之有以見大人君子急賢好善之心積振後進雖菅蒯之賤棄就成之無所捐棄世衰道喪達官聞人不以富貴自驕已為盛美況能下下而又假之顏色寔為曠世希闊之事力振頹風知有人矣如某微物何足以當盛意知為當今之士得所以歸為喜也屢屢請違又復半年雖引領門墻想如飢渴而滯留錢水者再月稽延趨造者歷時附便無從而記室之間遂闕如也怠惰之責固無所逃徒以雅屏曉知不責小人之禮有以自恕想必蒙洞察之也即日中夏炎炎共惟浩養琳宮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區區之迹仰託鈞庇竊自夏初旋里即欲走介詞問興居偶家室累病頗危殆延遂爾雖然仰望星斗乃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城之下也武林諸緒大凡如昨言之非惟無益徒使人情憤憤所可慮者公論不立時無一定之趣士大夫務快其私以權相軋邊庭脩禦因循而廢雖一時望人其名少稱其實其間號稱遺直素以勁正聞者察其所言不過矯俗而已施之於時未見其益虜情大略可見顧皆以恩撫待之比武昌同僚及寄居自湖右至者其言大師

經制雖不甚悉然其事亦可槩見如罷屯田一事率爾而行耕牛農具之屬散失殆盡朝士亦知其謬他獨事之細者又如議棄襄鄧退軍郢諸三尺童子咸知不可而持之甚堅牢不可破李橫雖少直鋒敢怨然其議賴此而格況又虛驕自處下情不通某官既去之恩不殊君伯在江漢之間也某鄉在臨安雖不敢求見當路聞有親故在列不得不一見之常為某言詢訪異時飛謗之所從來大抵所傳皆妄要之言者以公於前挨路有所厚善彼嘗不利於己故牽惹而騰釆之與論則皆知其非矣君子之不可罔以非

道理有必然者何足計我何足計我其敢不自量顧惟吾知門下尚有愚見不敢不布腹心臨海士夫想不無時造屏著者竊量其意不能不無所布大者不過宛轉欲求薦章細者亦各望其所欲其官守道不阿豈無拂其意者誘生觖望理所宜然頰嵩之心以為不若一切不見之為善也況為大臣方秉事權平地風波易成橫議纖細之隙不得不防是非却掃杜門謝絕郡縣小礼則小人利口何自塞之其叢被眷情雅出倫等昨在錢塘逆旅偶有所聞其官廉勤素高曾何足為盛德累在其出入門下聞之不敢不粟

鄉非惠容廣納雖某亦不敢言也伏惟鈞慈是監是察在今講戰未決待人而定其官至識達道簡在二宮名冊之須想係朝暮此士夫崔首引領而殯者恭侍尚阻敢乞對時倍萬保合為吾道斯民珍重

與汪伯守明遠

竊聞北戎講解環定成可以寬目下之患在國家亦一幸事雖然虜情萬變恐未必得其要領斷國論者平居無事鮮能推其議能與之圖天下事卒有意外之虞則必逡巡退縮諉其責所難者與人切惟社稷重臣在江外者其聲名畏著固無加於鈞望異時委寄斷可知矣如以宗祏之幸經還國東格天之業由中及外蓋有不待言既有事如前慮則今幕府都郡地盡江表循江以北皆其障蔽如地形之險易羅落之疏密將帥之勇怯兵旅之精惰有不可不豫察者惟堅之論想已素定投機合變會當決勝於廟堂疏遠之識然猶有不能自已者妄陳備說敢惟不賜厭斥而采察之凡今之究虜情者例不喜聞其實圖邊事偷為一切之計亢飢盡餅財足自誑大臣憂國惟力之所不逮者固無可奈何有如得志得時行其素蘊上之正君治國內清朝廷下之澤物乂民莫安華

夏是皆道學餘事當次第而行之近時淺俗之夫類皆見不及遠方邊隅無事則趣時鄉背歌頌升平一遇兵興則又高談克復其說信美然寔非今所宜且如屯田淮南所以守衛中國如龜錯何承天之所建白似可施之於時而人無或圖之此又大不可曉者自治之說在所不論比聞大政有礼官夫採討政府未能載正者所繫甚大處之當必有方待人維持衆論固有屬矣私心憤發不覺深言惟大度容之

與汪樞使明遠

某頃自丹丘拜狀之後踰伏里閭門使無從弗復奉

記籤典中間當以姪子訟牒江東寓書以行已而得
試上庠遂不果進旋聞哀衣歸國正席西樞以爲旅
賀盈門要非有補故不欲隨衆人之後况小官待次
誼當自縮輒以姓名聞達相府似非擧措用是蹟絶
王記媿自何言微末誠無所布露惟是巖瞻斗仰跂
切于衷雅蒙度外色容不必以此爲過比者伏蒙超
然遠引力辭公輔之位屠眷方渥顧欲倚爲社稷之
鎭優詔裁抑士論休之咸謂數十年來蓋事罕見詎
止激揚薄俗直可詒法後世甚盛擧也某雅曾出入
庭丱伏蒙睠寵隆至詠歎喜躍易論哉然而區〻之

卷之十二　十一

情私憂過計輒有管窺之見偶不同於衆者欲遂緘
然則恩異受知之厚苟爲有益鈞聽不當以嫌過于
自屏絶故敢悃愊伏惟鈞慈采察而審思之如君子
之所爲非小人之所識者亦惟曲賜矜覆恕其狂易
伏自某官趍拜歸詔始以十事要說九重雖古大人
正格君心何以加此士夫引領日遲台席之正乃聞
尚綰樞軸增重本兵有識之情頗復疑怪之矣仰惟
明謨堂陛密勿萬幾必有至親主深非天下可得而
聞者四方之人想當除受其賜人情不能知感造化
曾何取於文成房杜之門哉竊惟自更官制以來右

府不置大使間或除拜則非元臣不居由執政躐爲
之蓋前者未有一人所以寵正樞極人意其旨自有
在某官徊翔引去可謂進退有節勉爲留處殊見從
容然思今日之朝似可一言而斷有如君臣道合足
爲明良之會與起德化正在今日設不至此又何疑
爲雖無攻名之心於所不可則當以禮爲重雖古明
聖寧易是乎日者獻替之初能如姚元之司馬公之
擧從違自可立見若不得已宜可一如富公在治平
間牢辭故事不以三公易令在某官固優爲之不然
日又一日勲庸未著善人失望易成譏訾人之多言

卷之十二　十二

亦可畏也過涉無咎猶爲不益於人即今日以觀方
來可不占而見矣敢惟不弃堂下之說少加矜念所
繫匪細不可忽也尋思此來類靡之俗士夫以言爲
戒受人虛已居顯位者尤竊難之某非以舊沐大恩
未嘗以言得罪仰知某官包括之量安敢及此率然
披露心曲不思深淺之避未知鈞度宏廓果能鑒其
狂簡也邪未見顏色屬切熏心賤臍當仗徒爲塵瀆
不敢以此干泊伏乞鈞照未期侍見伏乞若時體道
懋顯太和以爲社稷無疆之休倚調中鼎慰此黎庶
不倦

與汪樞使明遠

梅林蒸潤共惟浩叅琳宮優游里第天實相之鈞候勤止萬福伏審超然遠覽解去政機雖進之風寓視前古仰惟慶慰竊以公輔之官尊榮莫二先是雖以建功立事而聞人名士昧於幾微林此空名失其所守用招衆鍍之累者其亦衆矣孰有對掌大鈞之臣屠眷方寵中禹虛席而能力自引去四方之人想望風采咸謂鳳翔千仞無以復加雖難不知我公爲人於此無不心服稱歎是可賀也雖然君實去矣如蒼生何疎遠狂生所以爲時而喟也伏自鈞旆分正別

都之後其以會甚不能身介詞問起居〻實於使中一拜稟目行者中道輒返持以見還及聞宥盛之歸其以寒微不欲通方相府且謂旅貿無益不復上牘後以海久西樞人士不無二三之論其不敢自顧形迹竊嘗奉記仰賛見幾之作迨不知淨濾未審果曾干鈞聽否意者其官進退之節上通神明天方錫予善人故非惰〻寒人可得而與微蹤鄰若疏外愧負多矣惟有拳〻之誠未嘗一日人不在屏著之下也憩遐尋不以深見罪乎永嘉時有山東人歸言北方㪍倉糧水軍厚募以收江海亡命且營戰艦疏濬溝

閒步兵教强弩雖未必識如是然以人情料之無久和之理何者前時莽事胡虜蓋以驕子奉之今所欲必頤要以信誓彼尚寒盟首事不以爲難今雖屈意如前聞媾多矣大酋沈鷙既不與前主同其不請盟必以我爲厭於多事一遣使介足令上下解體以待彼之事集他時大舉不爲造端觀其篡殺之謀亦足以見其謀慮之深也吾國太平久矣民力單匱今年又復霖潦秋稼必損無事尚可過此奈何其官之去閒庭德望弥洽哀繡旋返斯人益相企而僕嘗論平居少事從古難於用矣恐惧之求進賢若諸懷者其

必然之理矣如不得已甲兵糧食猶可隨急取辦所深慮者無才之用耳世以居閒當事比之棋奕動民於靜故謂當局者迷頃張魏公在湖湘天下意其知人必富起無應時之用物望閒然勳業啟名隨輒掃地甚官頑德重望爲世尊仰辦事高舉要得契然於世縱公兼忘天下天下將即公矣均遠居閒無非暇日是可益懋經綸之業稱量人物益也其時無求備於一人此周之所以收八士之用近來責人太備掄材不當位寡乖違故不聞有適用之才其以爲從古才難何但今日略其所短誰無一長絕利一源則雖

聾瞽之人視聽猶十位之並以施羊而使堯舜嘗不
若一小童韓滉當藍鐵時有故人子上見滉命之飲
察其才無所堪然而終席身不動搖未嘗旁睨而語
使典門禁危坐府門而吏無敢擅出入者用人如
此世寧有弃物耶今誠矣傑英緣它日隨才之用將
無適而不宜古之良醫所以收治之効者以其蓄集
良儲且知所以爲方起死之功初非一日之積益如
牛溲馬勃皆素有之雖蘇稀苓有時而需事之間用
乃見其君然則藥籠中物儲蓄可不素耶相公稱素
觀人近同衡鏡而某又當之者寔有望於魁之吐握

卷之重一　圭

之勤惟幾常以自廣二聖躬行如此公豈久外者耶
宰相職在命官上而正君正國進賢退不肖下撫外
侮以擇天下者非人無自集也旁觀者見事常審某
何敢自謂之知起爲蒼生直庶幾於大人君子而已
伏惟鈞慈少加矜念宗社生靈之福也某有言狂僭
以教大匠之斲不敢之旨亦惟寬而察之某歸自武
昌及今正三歲矣雖家居閉門曾無官守之責得以
修理舊參良有樂處然而姪皆已及冠食指猥多伏
臘不供久無祿食之助而金華官次尚兩年餘爲吾
有殊殊若可累然思世陰即不我遠益未能無妻子

之蓄以斯自處亦聊可以安貧雅辱騰擁敢致道其
職靖未期承望几鳥伏乞爲時爲道保合太和勵侯
衮衣之歸慰天下望

與汪樞使明遠

拜違履綿忽三見春引領棠墉如隔霄漢延心瞻跂
朝夕以通之伏自分正別都嘗一奏記行李中止弗
上通後承宰衮机衡又忝叔祖侍郎使行拜狀檃閣
琳宮得請復因丞相筆時教授僕附問起居既遜
不知齊洗府第逾遠家貧不能遣力有同自絕退門
略其迹而察其心或庶幾乎雅量之兼容也即日炎

卷之重二　共

夏鶴落共惟鈞節維萬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切
以宛陵古之重鎮於今輔郡之雄比朝重臣然往均
逸茲地是來開府禮則宜之雖然簪相彌綸之才誰
踰公者剖符尚爾豈聖時求治意耶衮衣之歸想不
遠伊邇也某輒有淺近之說敢薦几格之前嘗謂於
民爲親莫如守令守令職卑賦制不由己爲民夏屋惟
守能之故自出鎮大臣下至銓補之吏雖官有貴賤
其爲守郡一也槪字之職寧嘗有二事哉邇來貴人
守藩移於崇高之習界重絕物比比有之卑易近民
所未之見者以吐握之事則古今異世矣夫自處太

高則下情無復上達不與物接則於利病何所聞之是故小人得以蒙蔽為姦發政動多過衆人情赴愬無所則怨讟之所生使人不以君子之道期之豈惟虧己之過名玷之寄寧不留所託邪樞相出視六師内顓樞轄待人接物尚乃温温其恭以此謙滿謙尊可想而見眷眷之望猶顧常以周公自廣戒於諸公之作則下情盡而百事理小人無以阻間於其間矣比年理財諸公設為奉上之說使漁至於竭澤郡縣習以相高至民事則緩之殊失所謂奉上理財之意為國深計可為憂之所稱名臣力変澆俗嘗論下司

卷之十二　十七

信服財且不勞而辦居上而能節用此理財之本也即哀斂以充谿壑之用亦何庸窮盡哉其前拜畨陽稟日嘗以平居無事可以收拾人才涵濟所聞不知果曾達主記否今日廟堂又與前異人情疲於金穀之間則於其它執不暇講樞相名德兼重夷夏聳服揆之事勢寧久外郡在籠絡幾多所采納以待遣時之用力邦家之基某不勝區區大願如此非公至誠好善其亦何故切切怛怛至于是邪

與樞使明遠

春間便中伏蒙荅賜鈞翰如侍玉席忻如之何然惟丹丘請違忽復六歲引領墻仞有同川流不折而未嘗不在東也竊聞士夫之論謂所以治宣城者威而不猛和而不流今吏之良已不易見大臣出鎮永有譽者尤為希有孰知政所自出蓋非衆人擬議所到大夫居之固若如尔非徒下吏私喜社稷為有望焉甚幸甚幸即日秋中鄉涼共惟黄閣燕清宜民豈第天相神佑鈞候動止萬福某樗散之質曾無毫髮所長固已絕意仕宦夢覩亦所不到蒙恩名對冒榮京秩顧惟學術淺陋而於應對進退尤非所能無以感悟天聰秖增媿惕寔王樞公明之舉其為膝慚推挽

卷之十三　十八

之賜有所自來矣中心銘感何日忘之然而待次六年典質以濟之官就道承命于行欲進趑趄退固不可不免走介情告政府求終金華之任遂白富春稔舟問道餘杭寄家庭廬以就親戚辭不見聽是兔此來叨竊靦顏厚如重甲蒙恩補縣諸公雖以闕許之然殊無闕可填又須數年之待幸脫選調言之如無厭足又會失祿亦茫然不知糊口之計前此精力盡於作縣其可再乎冒昧居之曠敗無疑矣夙蒙愛矜故訴胸臆某是來皆荷諸公前席察其人物極一時之選也天下重任要須擎天之力而後可辦王樞雖

有大志朝中號爲得君以其覩之未必然也王能奮然撥去常俗偷安之計朗及邊防倫禦犀伏所怪至以用兵迎合非之微扣其端不爲無意於戰其嘗謂以中原爲不可復者不明乎古之道以爲使可復者不明乎今之執紀綱未振人才未富孑然孤立人主未相傾信而能勳業成就古未之有因力如是其能濟乎其雖嘗告之言輕終恐無益挹相爾主道殆能爲天下發一言乎其比者留聞力請真祠喜於進退有禮章不再上當有說也家衣不歸而又居輔郡雖未害於君子之屨不若以義命爲斷使天下有覩焉

仰之道德之存心故敢替以次也道途之說舊相似憂去者殆將有奪情之命惟今中朝虛位負物望者無踰樞相乃睠在彼似非人力待命相而復請必恐涉於浮議期於必得而去自無嫌也狂瞽之言惟所財擇云云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二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劄子

淮西與周侍郎書

某去歲之秋趨召京邑以未朝謁諸公都未克見侍郎和無一面之雅何所聞見先枉車騎臨訪逆旅强相扶拭延譽於諸公間留官中都惟此之故以門庭之清峻某日被延接又愛之如手足視之若交用消假節之行凡所以爲忠告善謀者無所不用其至啟途後之非惟室家日被存撫而蒙念慮覊孤之跡賜問朔夕相繼雖古王公待士何如以此交情之厚殆

未之覩某小小醜何足當盛意耶自愧亡庸曾乏一言之助慚爲内顧負負何言自蘇安奉書者還伏領回教之後嘗三附至拜狀皆不克關聽覚兄姪以都不知台旆所住盡留之於家某雖有承問之不克免及知所寄也茲聞去國兇輩遂不及送聞之惘惘且蒙不以忽慢者之伏承出處之道綽綽有裕其視近時名流尤更合節不敢有姑息之愛敢以爲賀雖然晉公去矣如蒼生何碌碌殘賤甚悵不得以追還眾君子後塵然亦不敢輕躁動歸心即數月之後還當来一外補京官俸薄非私計所使淺中狹量詎宜久在

都肇獨行踽〻復何聊賴但苦無人借助有請之爲
雖耳齋安合肥賑糶各不過三百四五千戶餘雖爲
計皆客食主家在民猶在官也用度方窘復不欲強
收之夀春有歸正數百家十年請佃不得不免括取
包占未耕田畝均給取彼予此在土人能無得失之
患而亦不可謂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不識台
意以爲如何其本擬中夏東歸近又得旨嚴實二奏
未稿略無可以稽據不過取其稅籍考之又其之事
雖有所不免然在從役之喙識有不可罔者此外別
無可着手處只得爾也諸郡文書略皆來集季夏上

卷之三十三　二

澣或可東迻恐欲知此端緒故詳及之不能推廣主
恩覘於朔望多矣傳聞旌車已歸廬陵甲第故固業
望使郎仲問啟處庶幾必達不暇郵遞也令弟光
膺台節伏惟欽慶其未被斥汰尚可求侍郎華尉懌
之至台春上下伏惟均受繁行

與張左司書　拭

即日秋氣澄肅伏惟禴祠閒閑台候神相萬福某先
君右史先伯待制皆受知於先正忠獻致位從班辛
巳歲某倚縣鄂陂伏遇元戎即鎮金陵得迎拜於廬
州江步時已昏暮伏蒙略去貴賤等威賜之坐席溫
言慰藉詳問存沒區〻感戴鑒寐不忘伏自忠獻堯
背某僻在海濱都失所問徒切憮然比年待次毗陵
日聞左司以道學爲諸儒唱嘉猷悟主聳振吾道非
獨爲先世私喜實爲善類公慶某方肆審察之居雖
恨不得摳衣几席而友朋陳君季華仰荷予進獲聞
至正大中之論所幸已多且豢不察其愚乃欲力相
汲引某自顧騃鄙之久懼涉于姦又貪承教去夏遂
誅入都以欲一見鄭景望吏部取道宛陵忽聞出鎮
宜春行次苕水至與林擇之秀才度走吳興郡下至
則鷁舫已西判都乃知淇遇義與枉道臨訪差池至

卷之三十三　三

此彌史惆悵合并之難一至於是然而千里明月奚
遠近之拘耶某自去秋中簿數京輦雖與伯恭子元
親洽然以人情益薄不敢顯白相從到官之初一謁
當路是後勿敢復見至前忍蒙假節淮西忽〻往行
以臘月中旬至部江鏡流移既已賑之無及而淮北
歸正無非守將之故小人黨與強盛不敢顧身三以
實聞僅能寘之於理過元夕至江浦始與趙帥役民
收流移之未業者爲官莊以處之廬安二十二區合
肥復三十六圩之舊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戶其餘土
人招爲客戶無慮數千人情不欲開官所籍止三千

五百戶主惠至渥不能有所推廣不學無術臨事乃知其果所甚爲朝廷數者荒田蕪於包占經理害於無譏歸節之際不敢一毫隱也聖恩遇厚戢秩皆蒙超次之除還都百緒一新進退方谷偶吳興閑守縣蒙中旨之授用喻其分誠劇畏悚而在一身出處私計雖自爲謀不過如此然而近所名郡千瘡百痏甚非綿薄之所宜居況又蹤跡見因於人危如秋葉吹等鼓瑟孰非孤露未知所以善後惟在我者不敢不勉是外付之造物人事詎易必耶念未參識宜當道術相忘竊思記問不通人情有所不可紙盡底蘊無

繇有以察之復念古今異時變態萬狀踳非在己無惡無必於人用能觀感化服異端會將有濟騰口無益於事秪招謗訾適以害道矣要當深思容用退藏是乃待時之計鄙見如此不識有取於斯乎辱以聲氣相求無惜觀其不逮至懇至人視其復有少裨先正幕府所繪被邊形勢頗得表裡之要輒欲就乞傳本以廣未聞人旋得蒙垂示甚幸台春上下均受如山之祉渺中有可委者無巨細辱示其去就之誼未知當作何處且欲爲卒歲計不識可乎可以塞其過萬乞疏示承晤邈未有日敢祝加飧進業行以大學光明於時

與朱編修書素

某永嘉之世先予舍人嘗從文定胡先生學其少失怙恃世父哀而字之未冠世父亦亡迫於婚宦家學淪替掃地非復遺餘竊不自量念召治之將墜痛策駑鈍料理書業雖夙夜孜孜惟憂聞斷其如天資凡下易爲廢閣狂奴故態每每投閑而作自治不給乃興事物應酬方寸動躁動輒傷事士夫喜以自聽謂之曰能豈不自知但無可入耳思得有道取正依依然未知所之竊聞講道踐聞作成善類鄒魯之教西

洛之學彷彿尚猶見之正始之風何意復聞於此喜幸喜幸所恨一官乾嘆顧摳衣而求教未能也飢渴之況未足形容願見之心久欲奉尺之書趋於無因而至念托士夫之後蓋以聲氣相求必識面而後交歲月不吾與也鄉人鄭福崇望其所畏者林擇之學於門下嘗與之進最望辱知過矣其過景望因復交於擇之弟鏡之見訪吳興自言亦門下士不內其歸求教幾自絕爾在禮士不介不見茲其庶幾爲者琢磨之賜繼今方有望焉其不自說交之淺敢有謏聞之獻伏當明揚昭代屢賜弓招引義守肆不忍虜諕

此固足以應類致誠道世所無有丶丶之見窮有
所疑仲尼出處周旋某謂盡可師法他人過與不及
以為習則有之曰可通行非中庸之道也居身過厚
高目斯人不一援手拔毛此遯世絕俗之士意非救
事所與今百姓病矣惟明於醫國者為能再生之聖
人於魯定衛靈未嘗不切丶於過納納自膚要非一
日之積必若伊尹之學恐不可以望人於秦漢之後
也某守身不固已失足於時矣通記之初乃致鄙夫
之見取予皆未必是尚須察而聽之必不可為徐去
非晚伏幸念存湖學權與於胡安老木朔人物之盛

由來造端於此今也齋室如故流風泯滅某假守無
術日夕疲於期會困於鞭箠雖戴星出入曾救過之
不暇教養之事未遑議也未知何以處此准幾不屑
教誨或能黽勉從事尚有補耳何嘗覬見一洗我心
伏祈進德惟時順養蒙正以斯道光明於世

又與某編修書

卽日新春尚凜伏惟春蒙鄙里自天佑之台候動止
萬福某仰德之高聞風之說於今蓋有年矣以無因
而前無介而見有所不取去秋林換之見過具道其
兄擇之不以某之庸不肖並以姓名謁聽且蒙誘掖

之意以投忠其愚且鄙也輒冒昔以尺書仰黷大度
納汙不見誅絕數翰寵答慰藉屢承自顧何人奚以
取此感媿之劇未易名言誨諭諄諄仰見嚴於出處
之際其兩兩昧進固不足以如此然而仁人蒿目其
將如蒼生何將毋有莘之耕必待禮而應也某意無
可無不可不能愈於甚耶想惟不振之踏決不以狂
言動惡見如此其敢有隱情乎焉一思之勿以人廢
言也下問湖學其興廢之所由來識如高旨甚可惜
者與時作人之地今為利害之場與刑名之習耳慶
曆所取則今學規與大作既制器之法致府獎於廷

又求之略無可證詢之耆舊亦無存者惟聞學之齋
館與仲道義勝深德識明四齋為安定舊名餘不可
見時雖分藝以教蓋初不以名齋士雖學書不廢騎
射琴瑟今齋館中射堂尚存泮池之旁就有集齋之
目門人之盛後皆饒名登科記中學中舊存當時賜
書與孔子伯魚畫像亡佚殆盡比方略整齊之此外
無傳可為傷歎為之師匠某何者而辱望以此耶然
與用反共威之不敢不勉方懼罪斥詎能如所欲我
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乎章句誦說較之近歲高明
自得之學其劝遠不相遠要終而論真確實語也某

何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敢啟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
子悪其佞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
說耶昧者盡少思之嘗謂異之先生所以敎人得於
古之灑埽應對進退知其說者徐仲車蘭餘子類能
有立於世是皆本其一端介甫持以宰相期之時竊
其緒餘耳成人成已衆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
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
道中庸滯於一方要爲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
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於政
在方冊人存乃舉礼仪威仪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

待辨而章矣民之秉彝向也明於西洛今爲泯泯今
門下其誰敢正傾國自欲屢幾擘而發之毋惜鐫鏃
痛加棗斧尚祈階以有立免爲小人之歸此區區所
望於下執者萬旨衰而棄之朋先生言行錄范淳夫
集謾倚藏史輕瀆至覡程易胡易都有模板不敢獻
所厭飫林擇之書

答尤溪石宰書[illegible]

某倫寓延陵獲聞武進之政與朋友交又知淵源之
學悉臨下之有本很承望之未階顧無因而進前不
敢造次修記林擴之見訪達勤先賜教畢承撝謙之

過厚蒙期待之非宜退省其私涵然汗背忝不肖嗣
先人之遺業會於各派舊學委地雖日觀如浮屠如
頑鈍何若新安朱文張南軒呂博士之炎皆無待而
興者甚且不敢望其涯涘廼以諸公望之責之其還
濂溪西洛之風何可當也左右以聲爲律擬人必於
其倫其豈不自知很欲寘諸鑪炭之上荷眷雖厚然
非愛人以德之意也尤屢雖遠得夫者父母之致仕
興矣一方幸甚將命已狀曾無毫髮之補叨冒重重
沓遷有雲川之命力小任重未知攸處湖學
國朝人物所趍惟致館在未知敎養之道殊無術以

與之有可警督其愚無惜規誨爲荷方今善類寥落
之甚如執事尚淪遠邑其不幸夫足知贖敗是虞耳
何當承倍寫此厮懷別緒之多非我輩往來之礼不
敢達也

答沈路尉書[illegible]

道周之别轉首更年緇染京塵日歎慕寒思挹清風
一洗濯之而不可得鄉望當如何耶比者於交遊間
備聞學力益進議論日新駸駸爲純亦不已之風覺
我形穢甚矣健羨健羨何當覿面以釋摩捉其自去
八月在都三月不見當路始者意若相向自是浸覺

已踈至日後使准儒至明冬杪力才短伐不能推廣
主恩況已後時流亡漸定適合肥修築三十六圩之
舊濟安置官莊二十二區來者哺以路糧至者庇以
廬舍牛具之給種糧之賜計費緡錢不過二萬未六
千餘二郡仰賑糶者通不滿七百家大姓以備發徠
招餘三千五百户前此轉徙襄漢與復其田里者不
知幾萬家也所以敢祗此言之可笑主上過相期望
再被超躐之寵氣不及定剖符吳興受之不辭可無
赧色政蒙警敎之辱尤荷醜類猶淮甸時有所發揮
者所論爲往々注心而本惟功罪之所宜不知其興

卷之二十二　十

貴要肯馳情排之且歸對之際切慕詩人詢諏度
之言循行所見具以實聞繼論及於斂散為此大難
適當一番邊改之後獨行夏々方擬求稍外於二三
月之間庶無潔去之迹　主上不察遠以補郡庭之
得之如昇仙然其暇他循淳々之論極荷受予此節
景直固是言之安意今日　朝家不可謂弱正患衆
人蓄縮嚮者自處之高以致狂妄之徒得為欺誕罔
慕目以微削須得天下共維持之觀於孔氏不復贖
人之識以為不當形迹之累是難入於自起猶幸君
子識之異與浩根伏實塞匪其可不都問鄉里有綿

潸然此自知手足之處將重得罪不知何以救之其
意嘗書深不好未盡細致為郡則當反是不得不起
雖日孜加撫柔如不逮何湖學經始於胡翼之先生
今惟存館在爾　本朝人物攉興之地文獻無足考
者年來法家之學却有師傳士大夫之家知習此爾
狂瀾既倒未知所以回之吏須日月圖之不可則已
恍未罪斥尚賴為我籌之不徒患此一方所聞鴻不
細也

答定遠于宰書啟

某向者緣還延陵竊迹及訟士之賢者都不免見比

卷之二十二　十一

來假節淮甸環走三千里經城邑以二十數雖識見
愚暗不足以知當世士魷求長人之吏有以復于上
下如左右者曾未之得自至封略得左右之名於民
得左右之才於郡嘗謂非易爾也方將退而察之庭
延借遠伏蒙乘逸之過示以長牋發語驚人術業純
正顯復降數不能已已者安承教條畫條理到合肥
郡以語方師暴而同被交譽如此一人乃知天下未
嘗無才亦不在遠竭留田里久親炙於數年之前為
可尤者然所獲亦多矣惟是學業荒短既不足以仰
當期望為々竟決為媚我心以左右之力之具見嗇

小成已有治〻不前之學加之好學不倦不耻下問
其且將北面乃欲有待於我過矣古人之學固非依
而可動大抵文章之煥事業之渾無非由此出者
者時乎出入要非根本中來不有見為非基德之具
也心之精微不能宣之於口纖悉寸楮將何自而陳
之某無口能言每思益友良朋成不多遇辱吟之以
交好觀其由斯道爾清遠逾年月矣獨用何如置中
秘檢別海水示闡經石刻珍荷某已分遣人皆從所
郡只待文書之來便某歸計僅逃罪戾天中節後迎
到滿期不過夢夏求矣方聆而命修報從有依〻

答陳同父書亮

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於景望四三哥之舍於
四三哥王樞使閒省從之學業氣志每以未及識面
略發然之音為歎及趙昌道宛陵四三哥皆朋友書
一其一矢石〻君果正治坊舊知於學則聞二陳之
名籍甚京師汝沐從者訪臨獲親名理之益從知名
下之無虛士喙非虛語私以得與從游為喜已等閒
懷循傷臨送要無可道然則別不及面爭無惘〻被
教敬審即日冬寒正嚴遥待有相尊候萬福學官秋
試遂道矣者士夫不能無恨得失有命時運政歷然

耶鄉使無所才則何以為造化但在我本無患得之
之無未始依頭就之則何同父之失較之君舉正則
亦復何慨冲天然人之軒畜豈有遲速聞哉体用之
海潞認為者某何足知此然不敢以鈍而罷夫道之
之不可通未遜以体用論見之時措体用款若可識
平之何者為体何者為用即以從善從法為体用之
別體用固如是耶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舍器
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
之內昧者離器於道以為非道遂之非但不能知器
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

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義威儀
待夫人而後行耳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
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曰日三省其吾曾安可以躐等
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
恐未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
之也以同父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
隱請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上論古人不觀當世不
而錯之於事者無非小知淺聞之果未可認以為寔
弟於事物之上習於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
已久會當知之洪範無党無偏大學不能其正真萬

病之鍼石獨無意於斯乎集非曰能之冀共事斯語
耳葬議甚邇近過伯恭不過尚須續誌銘甚豈敢竟
何敢含四三哥發潛德之幽光其愧爲多矣要齊銘
文本欲相名如周公之與君衆以為君爽王事表德
朋友之誼也名近師道有所不可不然何惜一換試
更思之集碌碌素餐強顏固處於朝家亡毫髮補未
能決去為愧同父望以世道譬如覓金於寠者何不
知我之深耶輪對當在來春只等一見後求外補州
縣是可及物素欲何為哉不足為人言之恐欲知其
何所向爾

卷二十三　廿四

答石應之書 宗昭

古人以小學訓習童蒙皆大學之具也大學之道但
神而明之爾小學之廢久矣為大學者夫其本心之
地流於異教不過寂滅之空開物成務之功宜無望
於來者但令良心不泯天理豈外於人耶反而求之
莫若存其大者積小以成其大是又不可忽也惟能
平其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復六情之未發心不失
正良知良能其何遠之有何用之讀書用之正身用
之事物與人皆是物也非能洗濯其心蕩除舊習滌
去小智之鑿全吾天之聰明塵埽隨生猶未艾也孝

悌忠恕無非發吾誠意之中況小者乎況庶物乎帝
典以聰明文思稱堯洪範思睿作聖書不他道曰欽
曰敬而已無小無大是為得之第能用志不分則精
義入神矣集學雖不足以知此望聞諸君子矣素然
何告顧無以人廢言也

與喻郎中樗 二

去歲抵城閩雨侍庠重蒙旌車臨訪雖得承承音誨
款宴復我心而忽忽拜違益深怏因旋歸村落不敢
以無益之記塵凋主書妄意當冥非敢漫也斗山之
仰三秋何足多邪集有愚見聰敢瀆聞政於相安邑

卷二十三　廿五

先生忠獻趙公前輩冠冕扶危定傾勲在王室不幸
遭罹讒嫉放死海嶠私史之禁彷彿焚書告訐之風
不幾削跡公之功業泯沒殆亡倚為近鄉人陳傅良
秀才識其務於新昌訪以遺書得公自為墓誌稱書
遷官次第問其事則不知刊東嘉夙學著作時述名
臣傳求公一事一無所得憤情之極附几而嘔為名
流嗟惜如此及今聲迹未遠故老仍存纂而錄之尚
可十得四五因循愈久將甚於今後人指摘先賢必
有任其咎者伏思當時人物惟郎中丈及徐侍郎胡
侍郎汪尚書四人實為耆舊汪胡後進無易郎中丈

及徐侍郎者自丞相公去國先大夫與時宰廷爭得
疾下世士大夫爭逐時好挂冠而去惟郎中丈一人忠
獻之薨無敢會其葬者郡吏承望風指至用私釀遣
捕忠獻家人郎中奮不顧身不遠千里臨哭其墓時
宰為問以寔告之於忠獻公可以為無愧矣留惟伊
尹之事非卑卑莫能訓閒札同室舍伯陽父將安之
忠獻出處之詳誤而述為附見諸公之事維訞丁之
作援柱史之告其惟郎中丈洎徐侍郎手有如萬年
倦於簡削汪尚書老於文學其罪也又嘗為忠獻公
所知足可與共戚之唐韓退之柳子厚與張睢陽段

卷之十三　十六

太尉初無雅故尚為傳益其傳上遠事于史官古人
之於前輩俱其理沒乃知忠獻於郎中丈知己其何
肆年甚方貽秀州鄭伯英判官書屬以此告徐侍郎
尚欲一二老成存神致寔
其為訓孟秉世大矣不識台意以為如何云云
鄭景元書屬以語徐侍郎者略同（也字君本必有　省之尔）
任其咎者之下云伏思當時人物惟侍郎丈及瑜
郎中汪尚書翔侍郎四人尚無恙郎中琉矣汪翔
在一時為後進公所尊重無易侍郎丈者昔先大
夫與侍郎文俱為忠獻公所知遇忠獻鎮東浙侍

郎不疑雖久去先大夫為忠獻稟目字侍郎曰稚
山去矣某其可留因與時宰廷爭得疾還合遂弃
諸孫忠之痛心不忍復道留惟伊尹公倦於簡削
知府國大手筆足可口授書之云某於侍郎為通
家子外甥孫師亦與侍郎父子厚善某皆曾參拜
然不敢率爾冒面丞書俱無因而至前重得罪於
門下因見為以愚意白之所望老成云
人選祗領報章肆情悖復忠厚之意形於外言感服
敢致書不得宣某晚生不及多識前輩典刑之訓於
老成人見之矣甚幸甚幸稟目見賜非所以蒙簡牘

卷之十三　十七

華程柳楫皆過狎由事父之執末主謙尊所以督教
之也反復榮輪愧汗亡極郎日首夏云某昨者不揣
度留不自知其後進大俱忠獻公風節嬌準天地隱
而未見後生何述伏見郎中丈人與先大夫一時諸
公俱為忠獻知重知公之事為悉自先子沒忠獻諸
公相次淪謝郎中獨享高壽意天之未喪斯道欲以
載述之事託付於郎中乎以故留敢薦言所願及時
有所記錄伏蒙賜報忠獻家禍皆得而未詳者蘇乃
脩見首末讀之涕下天不相道一何至於此極邪條
例盡能如此之詳忠獻諸公為不泯矣意者郎中有

所譔述未敢顯行於時其詞謂不然書之流傳常苦
不廣孔氏與藏屋壁孫盛播之海外然今六經晉史
尚多亡佚況落而不出邪要在傳信闕疑使聞見之
所及者有所考問以信君子之道但不至如崔氏國
紀之過則僕子何鄙哉萬望以身任之毋復多讓勿
輕付人之戒蓋謹之也雖台意為甚難其小子何足
為輕重乎每思舊事散落天下非得當時攷者各記
所聞諸公碑為必多遺闕翔惟事有本末雖可摩誣
司馬諸書何損李武李衛公輟緻中人之術運自斗
李之光書之集以謂雖非其人未足為害名志世不

多信若晉文珍謝公何礙然又斯足以見其贊前事
之非何足所也小人之見不識台意以為知何何當
根本凡務之前細論此事居曾難動從因丶爾友用
見過乃吾人之常傳言過當至於上瀆聽聞呼可怪
也其茲冒悉辭存蒙命台定資海飭揄揚之素知媿
知感頗惟學術淺陋何既已補受辭不護述今懷偽
人不加發頭顱可見而復貪際會義所不敢也已卯
南昔堂辭之期於得請乃已未餘云

與喩郎中

問者遣力入都附拜函請其歸值鄰時方出不復付

僕寂不聞問又兩月矣念發南舟國侍函凡庶致名
誣未厭飫所未聞屬以臥病彌月方且力辭旌命而
仙邑當道又里之重臣方承顧遇頻涉本李未果如
頗悵快殊劉沈上合使僕舟台翰存撫厭譯文至忠
獻遺事乃荷惻然拾念斯文之不喪緊大人是賴生
能一其用類跌乃紀其德業雖忠獻去國不能盡公
之用端不自知人之鑒矣承許博論廣記略言以其
真古記之法必使一時進落乃為盡善全更精閱似
非人力所及其初忠獻不能不疑此意而門下士多
不謂然雖忠獻特之甚堅然不能廢千江邊閒之游

先大夫知其必源去就忠獻不果從也又止人不能
得之秦氏豈非天邪其書在閩娟閒忠獻之南以嫌
雖不入城當時黨禁未嚴忠又福之吏二郡公交情
於此加厚乃今知丈人之力不勝欽歎嚴州頤聞佾
意學問未之識也汪尚書補外吾道為有光矣然善
人繼去將如蒼生何其本以興化屬吾如聞相期大
過有非力所能任者攷辭之似今不當復行數得情
乃已爾攷閱報罷當謀趣侍矣卯日云

沈應先有開書

君舉相見所談謂何得無多過其實大抵愛之不知

其惡何容盡信復〻之論何敢當也其所行天下閒
士多矣好善篤信道深求如吾應先者曾未之見然
而以此見望近乎不知而作夫人未能爲已安能爲
人其之自爲若何其何以承盛意然聞吾善朋友之
道於此不當有隱又不知野芹塵亦不見笑於大方
之家乎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
往自名一家高者論入虛無下者泥滯於物狂狷異
俗要非中庸先生大經道皆指爲無用滔〻皆是未
易奪也致狗拔萃豪傑挺然遠見道從法守詳爲一
造家奈本根原泉時出使人心悅誠服得之親感而

卷之二十三　廿一

化乃謂可耳此事甚大既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竭
力所到玫聖人雖言之後世昧於識明〻識之分遂
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於人之道致曲未
盡何以能有誠哉孟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使之求之使自求之之意學
者於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之於其過與然乎與人
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貳過一節法守之
事以吾聖人所以異於貳本者空無之家不可謂無
所見遠無所用不知所謂不貳者顧未明道從通於
法守之務要終不爲無用灑埽進退雖爲威儀之一

古人以謂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間然
云文武之道具在方冊其人存其政舉蓋非其人道
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竟亦何用有如未解深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
人言讀書百徧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
涵泳會當有得〻之小大則繫乎精識所至時文稱
於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躍然矣不可
以人廢言也事非華言可道而言之不無羅縷避不
謂矣政須體悉不足爲也人道也諭丈書承寄亦甚
感進能不發篤実之論尤見前輩忠厚之風前事頗

卷之二十三　廿二

以有得非小補也鄉聞彼知舊簡有序興記望爲經
營一借如不可則已之君羣見告藏室中有退絶書
未之見褒得其一二事未詳始末輒欲求假一尋繹
之師友之日鄉來朋友間當有見被者其知非是則
亦已矣相知不在相來資之於鑪炭之上非以愛之
也毋以驚世駭俗嗣音尚願敎當回納勿訝其比以
背陽蓋名雖辭不得命令不可復去矣尚遲報罷尋
圖一見臥欲所言

與趙漕書

某聞一言之道不以人之無言而廢其所當言亦不

以身納於言而黙其所難言在人之爲言無所局而
已翊蘇民之休戚利病結于下而弗達于上有真僞
當道宣化以風〻俗言之者無罪而又杖其災若其
居令之職以身納于言而黙其所難言廢其所當言
而從人之無言使民之疾苦不得一聞於上而求息
肩於下是亦何假於令爲之令者不亦名教之罪人
乎斯其所以不切自量而敢言於執事者湖右瘡痍
甚矣武昌又其甚者遺民千戶非流移轉徙則兵荒
鋒鏑之餘偷生一時鮮知本業田萊不闢何時之聚
旱乾水溢之患仍歲有之今夫職而行者踵相接於

遠知安集勞來以稱明天子之德意者茲邑所罕見
比年戎兵屢動蹂躪弗堪重以大台戰船作屯營於
二千里之外耕男遠役紅女下機二稔于茲不少休
息而又盜偷侵寇生發不時居草莽間無聊生者民
羸若此爲邑奈何祝法政刑所不暇及其蒐獮之煩
於民事本非所長方此致官敢不自盡而當凋瘵窘
急之次秉於簡書撫字之心廢爲殘暴禮德之道遂
爲苛虐民夫依賴夾依告訴茲幸自天委推其官執
事以愛民之心副鋤民之寄施不忍人之政充博愛
之仁勵節之初究求民瘼歸仁美德諒人皆有之昔

痌以民怨未有陳於執事之前者雖執事之來下車
伊始民之困弊何自得爲可以言而不言其惧不自
逃於咎不敢自黙廢所當言惟執事推愛物之心爲
民生慮革其弊療使之休息固執事愛人之實非有
待於猥吏之言至于自便其私取容於上援人之大
利以給公家之小利存人臣之小節而忘其大節是
近時淺丈夫之所爲事在其非故爲亦不敢煩執
事者之慮替言冒進惟執事幸恭其心

與王彥恭經略書

某伯者試令武昌伏承侍節湖右名位遼絶勢相萬

也初無埔木先容之助又無躡閭半面之雅庭參一
見即蒙禮與款語謦欬凡可以安全之者無所不至
赴事之日雖殘一邑之疵居多既而台旆行部荊南
遠邇淮甸道出境上某適微恙弗克請違乃辱台翰
撫存吿以方薬未幾析酉旋旆獲於東坡江步一瞻
台表俗〻款甚深周欵〻綣於鄂陵知後吏處領所
賜教墨道左罕便既不時報謝于今凡五閱歲而起
居之問不一通于記吏顔之厚負〻何言自惟賦此
性迂疎拙於援上諂悦當路有矣能見亮者夫豈無
之其間亦有同舟遇風檣相戚濟利涉之後執合相

忘獨於門墻初無絲毫之補在官則蜉蝣夏屋既去則見意綢繆非徒此也又以無似之迹為延譽於士夫間其非強交之人台座又非有資於其者睠顧如此未之前聞上論於古之人或可一二數矣愚適何以得此言之增愧然聞娟夫醜正實繁有徒自分無以適人虛名適足為祭厲恐上負知人之鑒不可不察知我足矣何足為人道哉既沐愛憐敢布以請昨承聞府畨禺倚春方溽旋梳章高舉竟獲成命請祠之奏遂能自出擭阱無所蹈蹑其言直而不肆婉而成章當有識者知之衆人固不識也東坡侍見嘗聞

君子餘論以為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君子贏為君子小人繆為小人仰知將以教督其愚然亦有以卜知我公自處之地獨善可矣如天下何世衰道微士風頹靡藩垣使節其能不為生計稱服胠耳目之寄如台座者不知其誰適用之才濟時之具況不稱此〻何時也而猶持祠于外得非明鏡究於醜婦柳厲搗淺深之計固當然邪岳下雖多英偽之游今無昳舊俗否銜鏡平殺所得當日富也其里居待次經涉四年雖家徒四壁日憂糊口之不繼而單食待事得以料理書學無當官箠楚患亦足以為樂然性質凡下

既無簡書之畏而杜撰之態㧞開復作尤一身之累也金華闕期在明夏洪曹雖自肩於職而人命所繫惧非智慮所及別時有難易制不在己每一念此如負芒刺蓋知洪州縣令亦良難台座政為吏師雅辱憐春有可見教願與聞之其雖下材不敢不勉自同衆人敢以觸書通記伏幸台察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書

與鄭景望一

自聞拜佐著作之命，嘗一領教畢，并蒙速示劉復之書，似非仲舉家奴台斾，恐未之得便，遣人拜手札，尉感良盛。啟沃微意，略蒙見教，多賊忠之誠，切時病十寒一傅，何以長碩，勿以未驗而情吾忠遣之心。或所謂遠者大者必不可信，乃謀鴻鵠眾耳。復之賤賤，吾屬此意良厚，果何物濫吹竽於其間，似未之思，適於目睫而昧〔?〕也。夢叟方在艱棘，不可得而進退。忠父

已決不為赴調之計，然其才力可惜，弃之無用，有可致力為求試縣，亦可若使其人少得自見，雖未可以語通方中道，以臨民事，當有實益，剸治繁劇，寧能碌碌如長蘿耶？祠祿彼同不肯取之，猶可與計。資淺刻難掃手，則亡自為圖之。葴老既薦其人，能為之前却否？其告毋復演之，手相必知，上累知人之明，中心豈不自知何當誤師友。胡氏表姪一蒙與進，不能嗣遣，凡格此其好善未篤，其乖乃父所望，復相見焉，以此意語之。彼家甚貪，頗營應接，如有可就宿館，得為宛轉經營，為幸。陳踊剛比相會，云曾傳拜書，都不揮

否何敢使聞望報以一二字，戒以事勿輕舉。凡百寬裕，況當必令內外無間，為貴君舉已罷茶院之會，見與其徒一二十輩發深仙嚴，嘗與之言，似乎成己工夫全未著力，勉之甚相領畧。此亦累事，但未知向去如何。閣下問淮壖戍守之說，某知之未詳地網所及之間。張師言兄梁備記開而未見，然聞孫八割語作涂中，東興塘以淹北道，南朝凡梁城塞，役湖為淵，陸巖長江，號稱北海。大抵淮東之地沮澤多而丘陵少，淮西山澤相半，無水隔者獨判城、白沙戍入武昌，及六安、舒城走南峽二路耳。古人多於川澤之地建立

塘堰以遏水溉田，在陳氏時盡罷縣邑，治以屯田都尉。魏自劉馥、鄧艾之後，大田淮南，迨南北朝，增飭孫廣。今舒州有吳陂堰（也朱[illegible]呂蒙[illegible]皖所水事），皖廬江有七門堰（斷[illegible]），巢縣有[illegible]塘（[illegible]），涂和州六合開有涂塘（[illegible]），凡渠堰（[illegible]），天長有石梁堰（[illegible]），揚州有召埭（[illegible]），高郵有白馬塘（[illegible]），作新城在其上，長塘也（[illegible]），楚州有石鼈

塘鄧艾作及復也芍謝陂漢成舊洪澤也唐大曆二年興射陽湖益宜官屯射陽湖
陌射陂也淮陰有白水也盱眙有破釜塘鄧艾立白水塘與破釜相連開
八水門大棗東破釜頭水入淮白水亦涸塘安豐有芍陂卯椽叔鼓所作湖尽陂漢王東
起判穀鄧艾卯坦棠祖時修復之首更渾水西道六安北界揚廣石東自康州之南積石水皆入高淮田
萬頃固始有茹陂劉馥作是皆古人屯田遏水之迹其餘
不可詳記大要六安以東有芍陂之險鍾離以東無
非湖濁之地西自皖東至揚則多浙流為阻故自前
世征役舟師皆出東道如吳邗溝魏廣陵周鸛河等
牽會隔水之利南北所通行也惟廬壽一路陸有東
關濡須峽石之阨重以陂水之限東關特東興塘濡石戰雖淮南有兩

須特濡須水峽ゝ壽春峽石峽石此櫚城南乙在淮水上最為險要然芍陂可以
灌壽廬南唐何敬洙嘗復諸塘不克而罷其間必有
利害尚當詳攷前聞而對及此心知其是留思如此
力害能辨如許事邪如合復之所上民兵之策專以
利聚兵權材方鎮使之自治財用多置水砦以屯此
田民兵守之有警得以發兵助護如唐故事民兵蠲
復剗度略依陝西弓箭手法秋田既穫因就糴以實
邊始雖覺失少ゝ賦入數緣復利當百倍於今責任
不專則無可成之理方今經制西蜀以牽帥權為是
此等議論定空言耳因問之及復詳及之剗水虎異

軍固然似非國力所辦淮南民也若就又於松江建
習水手為重險雖無水軍亦得事不難集在乎斷與
不斷耳論經總制錢減額竟是如何舅氏方在版曹
可致力否立役事久不報衆甚苦之近棄清縣括水
死家田不以葬送立役皆欲官放一歲州郡促之而
行前日所陳能為營使之必下否官政略皆如此無
廉恥者爭以殺獄相尚思昨所以語劉正夫者言今
驗矣無端好與人事亦吾人一病也

與鄭景望二

自今季去由秦附一紙記後無復便舉問殆絕患而

依仰音教未嘗不在几席之下也茲承龍曆綸命綱
紀王府佐宋太伯美極一時之選可為儒者之榮敢
以為賀然聞以閒逸易處閒靜雖非淵清以仁義之
指歸俾知所以自樂優於天下之樂無以見輔導之
德以文老於聖人之學茲蒙聖天子託子之記廟堂
遴於宮僚之擇誠可謂當人之舉其所見如此不得
不告遽承入真當不免大方之笑也其ゝ似之迹窮
處異縣遂不得親長師友之教誨揄衣之適不敢不
勉小人之質終難淬礪狂奴故態往ゝ廁聞勑額如
以貪病交攻兄姊婢僕之間數歲殆無寧日所恭不

厚又殊無以啟之識負君子之門媿心極矣命名畜
察四辭遂不復來今適本期乃妨奕政近有丐祠之
舉未知廟堂可否如何家此時見敎以不當突然有
請于朝顧閒之事矣意者已久不報終任之請尺得
以祠祿扣之終任之求亦不敢絕本戌既通未為無
為窮之為雖下有錙之嫌有不暇卹矣又復困窮之
極為之奈何萬一丐祠得之固不辨挈家計且讓單
騎歸省垣班暮六一年耳春夏之交景物清暢板與
奉在棠隸閒有無涯之樂但切叙美陳君中補之後
字辭學職不爽山陰書社之約處之極是劉復之大

可悲念天不相善如此極耶念欲一書慰問其兄竟
不得寄每作交遊之閒未嘗不于嗟悲咤痛悼於斯
人也文在關中門庭之廣得人有幾疏以見敎何如

與鄭景望三

伊洛遺訓其舊苦其蕪雜雲顧博采會粹倫一家言
顧非其人所得來廣用是不免搜蒙鏡本印賜知有
光着欺者且喜且媿書雖未暇紬繹如明道語世不
多有至於長編累軸足知所得之富難後之意不敢
不勉頑頓不敏何以副期遇之厚耶謀無似之亦悍
於復進去歲辭當祭之召匪以為異卷卷之意欲少

闕閒閬之內退可遂吾所欲進或稍有所濟諸公不
之察也而督促趣至淺中倨隘頗覺厭苦拒之既峻
又之寢不報矣比以南汾通戌不免為之官之請徑
剡前事并以祠祿干之報章之來不逼復仰前命自
惟愚鄙無以取必當塗之聽門官奉甚且疑道
之傳因珠璧顏一行兼以世母仲姊之喪告矣趙朝
當在夏秋之濟其在我者敢有不竭庶幾改之夫誰
不願以衍業之淺陋冀陳河之必東杯水與薪知其
必無濟也但苦家貧久客未免祿仕反復忠父行藏
之悔媿報極矣踵門求敎深所願欲兼單淺所未到

亦欲有函問之請與其進也台意識厚得蒙於六月
半前飯以後兵數輩當卜假途于邕遂此願懷而後
取道德清以至都肇有如行人歸告之晚不及此翻
集業已成行不容遲遲之甚前恐不得留竢即乞巴
之京尹之拜振古所無令弟新除不相妨否有不克
見必循辭若錢水興以為庭

答景元書

下問拜命所以非有深意直言前對已狀再進豈能
有補信如昨者傳聞之過不逼以人言知我用飭力
當重任易收之來不至辭之近於辭難忌勉居之空

死何孟生命之衆亦云天矣是雖不當先事而避然
亦不可不豫計于未進之前鄒氏之出未行石掾孟
嘗語以身人見三命不來之意仍許不循前計令人
滋孟雖處遜堅辭之三句但名不來定當如所請矣
量力度德天下事要非吾人所辨蚍蜉撼樹真不自
量其今者之辭扰欲一感聞聽諸公苦不特上將如
命何自總之說敢當佩觽夫學固欲行之能縈而不
食蔦免既非君子之節不能不止亦非然信之理未
免祿仕當擇任輕者處南汸非遠祿秩可差辭劇無
忍而待之又爲此困遭之不報良以爲撓無胥之說

此時傾家之計乃可爲知友道要敢告期石邢今歲
延陵水荒加以蟊賊之患薄田赤地什八餘去斂護
尚賒本戌又復年餘僑居未知糊口之計一動不易
三已況難必哉不免又因去就則求我枯魚之肆矣
反復計念未知攸處講學不詳之過凡必閉而怜之
承詢鄙意之詳故盡底蘊有可粮略其後顧與聞之

答君界書一

通鑑祀國皆二册納上文書剖度自當詳者不宜達
次請過中庸大學繫傳論語却須反復成誦勿以心
溱泊爲久之或當有見自覺諸書之意不貳於己而

非平生窺測所到有學威如非持敬之謂者是爲得
之理義昭然要非學空無者所能彷彿以此應物則
所謂文武之政具在方策威儀三千禮儀三百者待
其人然後行耳是非小小知見所及惟体物者自不
可遺文中子數無圓机通方之士與之共叙九疇論
九流知非其人願見勉之而已夫損德之脩也凡吾
胸中鄙吝之積惟加損之爲青日新之道所謂洗心
者不過如斯而竊古人不可攻及要之記問之學蓋
不足道立己與物則失之遠矣故君子致其独也雖
無文王猶興非君子誰可與言者至祝至望師長何

謂非所敢當謹用四納一笑

答君界書二

頃者遠勤訪書有漸磨之益事乖人欲輒復暌違臥
病分携寧無快快自被無錫由奉救札之後杳不知
車旆何之非徒懷無從修記之恨翹跂可想知也茲
承就試行都猥蒙遣信視若天降懸懌如何即日秋
暑鄉假伏惟客含春容尊候動止萬福某自作別之
後疾病相仍幼累復然而賤婦所苦特異説變後後
死生尚未可知延陵歲又水荒重之螟持馬瞶薄田
既無遺種縣官科率草料估常賦而加多憔悴愈熱

分為講中之新書策相応困已久矣區〻之迹前此
所以不敢進者君畢既知之矣正名之說吾敢爭哉
當路前極相知自筒田之行嘗一〻得書三被催刷而
集所求以達聞聽者卻不將舅氏去國之未行也又
嘗請以尊人見問所以不來之意喻以別議所以處
我其意識厚吾人去就當何如也惜也君本已行辭
命頗傷深切前已失之於左今復不能得之於右亦
運而已矣往請祠足得熟議講〻之喻中心不忘而
張呂之學皆願見而未能者言稱先師要為有法理
敬之說進學之指南也可與正者雖多不足九流之

來字四

九

合須得通方之士議之康節因謂之學未至武侯武
侯未可輕議考叔太真而謂之疏正道乎何而行乎
文論當若執中有不可不察者氣稟言性自是南方
之學近於功利真又何言鄉論吏人之聚抗或可憂
真見事之談也文不遠於作者而好談前人此最
吾人大病語人要識深淺亦欲自今知之四三哥書
荷封示聞事既難險度不當相好鄉來去說嘗而論
之已詳五三哥之云云將有為之為爾劉復之真題
道相継云亡真大苦事天不相道為善者何勸那居
厚惟憂可與傷痛其當大事宜必有以處之洪道人

學本異端不足深論但未知真死何自尚當察之爭
論春秋地名因宜恨未知見書訓得判其誤尤所望
者國風十二變皆有敘小國不詳其世則附見之鄉
妣之先衛唐二邦之所無者二南無國為之先後吉
哉反古說叢聞已有傳本後竄改亦不多叢紙不精
既闕不可將出春秋敘納得與書訓俱付象先語以
看畢蚤尋端使見遂毋令污賊為視頃用禮樂相勉
可不朝夕於斯已而思之及觀張文子語酒埽應對
進退之聯異乎所謂法而不說曲禮鄉党卻不如此
儀禮之記殊略先王自有深意雖復將亡可畏先儒

來字四

十

之記要近於壘此非筆舌可道幸詳復之可矣經考
得呈一看八州圖地別後都不暇料理陣圖方居外
危援不能便為寫去下問車戰之陣一車介士三甲
一為前拒左右扶轂距以車徒亦步方陳勢勝然矣
新出之圖必有新意後生可畏未可全非而是古也
時事日益艱棱其向未知存身之地千里相望豈不
動心所謂不敢因循其吾　共事斯於日用小學純
全大體具為持頭覓頭佛氏能笑人也但能去智去
故乃可默而識之無知不多非欺我也窮追少佳意
緒而歸每事索報虽勉承命可無涯略所發言者尚

不能宣之於口千里書札烏能寫方寸哉
答君舉書三
林伯順過東闕屬已還鵝林恨不得見書辭宜答而
未有講使可寄旋聞上庠中補喜之不寐此於君本
益不足道然而順流揚帆千里起發足下有可爲英
材樂者仲可還里閈方聚觴具書忽石應之見訪出
前後兩示緘默魁拆何已留知諸公固相摩以學戒
識典學者甚意不知我者有且積薪之誚受之無益
閑卒辭之正合鄙意諸公相知當不强也示諭語小
萬法悉備語大一毫不立就業之心平蕩之道蓋非

一非二知言知德識有不可義且服者要須然而成
之始得大小一二涉手計校之語孔門分上言不如
是如何一言而盡古人言之久矣王文仲論司馬談
甚論九流知其本原道德之意而各有所蔽自非明
了之見殆未易〻王魏一代人傑尚有媿於禮樂之
事周官見疑後世何足訝耶復讎法雖不具然今律
文既有輕重相明之法用論對賊當於左宮之事〻
切救焚矣暇士師之告書於士謂應復讎之法尋先
王作法凡絕無而僅有者一皆大爲之防士師得人
安可預必用刑又須問實審非推刃之道而復釋之

逸賊一端未之盡也學者要在優柔使之自得博約
之至欲罷自不能矣此事固有立說而辯者曾非一
朝之積言於未及宜不受命切況自今謹之崇釋次
儒自是丹中之見其所從遊當語其於此罕道然却
不敢横議是非從彼聞來此攻之且不入異時當付
此老使自識之全真嘗所與遊門墻峻甚每以白眼
視天下士聞於全真時學或可介而見之如聞意鄉
我輩未暇從之宗老志名以全真發見致錄興之豈
無滲漏然所期於若士者本不及此當以度外容之
劉氏幸同舍真淳固盡其人就成其材乃所賴於朋

友勝推官願聞其名似己之所任侯到城郭圖一見
之張侍講舊爲九重知遇加問學日富自宜有所悟
合從此虛納天下大幸然而事久多變又未知鄉去
何如其前此辭命蓋安意當然惧人不謂深婉復何
恨諸公之意甚厚非所望也前既無劾令而輕本可
乎四三哥已因景元寓書五三哥亦已通問但未聞
其母赴方因仲可弔之應之趣向已若老成真大可
畏能琢磨之甚善兒子固願受教然其母有女子之
愛病未全已姑俟復圖下諭謹〻知感知媿軍志名
已前見救之所引不類武侯之言然八陳圖從此推

演有見於武侯之集前輩何以不能識之自李衛公
公引志說圖方知八陳所出反復其語與孫武子所
稱軍政殆本司馬法敍陳法舊表口授只以軍志握
奇經爲隨李靖裴緒之說參伍以炙悤卒未易圖之
括自詳復爲往不然請竢他日州圖納去荊州南交
二紙抄畢蚤希寄示揭篡草具未補梁州和夷來曾
釋地幽雍都未下手幽經却倫幸而不爲事今一兩
月間或可成矣詩說所以不欲出者乃可爲知者道
四三哥尚不謂是故不欲復示人若欲得之不敢隱
也已自略去訓故之說須於言外逆之參之楚辭以

峯之書　十三

見其訓伍之製所以盡其情訂之左氏以致其思正
之禮記以道其說又斷之以孔氏之學孝經論語之
所引證乃知非妄作耳紙札非佳毋令攜敗爲視得
姪子象先問未敢經說之廣切在加意伯順莫也逕
里叢叢讓以其父名志甚勉承命不可用則收之

答君舉書四

春間姊弟來從錢水浸其赤紙記以爲不在庠序違
石廣文必無浮湛之理得報已之會計甚適所懷但
未須報章跂望之切況承先之僕以所示書至壁驛
多矣聞得反如德脩工文可謂德不孤也其人雖未

克見君舉寄爲合者麗澤之說嘗所得日富如其矛
塞之甚有不能奮飛者其以丐祠之舉請盡於左右
欲處當其宜耳既久之不聞〻南沙代者該係宋來
約以如期而代思欲白縣言上似太絶物不免作參
寧禀日并以丐祠公狀檢之仍不絶之任之請既行
之後得子詩外兄書教以不當哭然自言于朝廟閑
之說矣然念閥期既迫不爲之前日交代通書亦當
投以公狀仍吏屬以申備報命此外自當委之運命
如何判眼之思非爲我忠謀渠能及此其亦媿於下
釣之說然而進退有義非我輩所得專處有如本懷

峯之書　十四

其適遇涉何害不隱我腳霧覩動目何有哉所求者
一得之固我所欲不然壹下有千里之隔雖其致但
百至豈真知我者邪導養之說極右之拜元是一意
前以鄉去如何來告盡千慮之一得此旨雖近於薄
亦是理勢當然信之固宜亦近疎矣無律之亮不計
之戢邪人之惧不爲過也尚幸依恭著數相似信如
所聞不琢乃若遏浩兄姊窮用德力之益亦未易割
決此亦一要第恐聾而不解或生意表之慮耳妄意
如此不足以語人蒙教早諭之雖未達高意得無有
過與不及之患謂非所以補　德人材致瞞極遐碣

不過是然四三哥却有曲干之命似合擯弗來矣佐佑濁郎亦何容易其近適四三哥問吾以綱紀王府云君輩以爲如何難別之疑有自來否近姪子洪罷昭武主簿遞來相看頗能道聞中事按遂一二輩皆合公議所恨稍作風采若夫跂步許褒守令多不殘言物論似不謂然與彼所聞大異然前得書有姑惟敎之之意或幾乎兒輩所云昨集亦擧以鷹鶴不如如鳳凰之非不如還有益否適者數語非而不易藏之書未易言亦非纖悉可盡思欲聞之累數賜示一毫萬法之語不鮮藏人之善喜躍之至以吾家先姪

子答書數異以爲損異往時之見然非揣摩卜度得之乃善其類大小之分若微有病萬法俱偹安可謂小一毫不立大何足言意則甚然至於政體小大之語亦未爲至更切思之前蒙陳固必欲見之行事區區之見本不欲以書告然念合并難得請本一端狀以范蠡之言握奇八奇之法以考高欽韓陵之捷試處略可見也𥦗秣之語甚非言隸之謂欽領訓誨敢不佩服中庸大學本示五三哥者走筆寫意夫何足觀反復求之可見好學所以見語眞得琢磨之義甚愜所望然相期亦太過矣疏示之語敢辭子下當仁不猻又踰繁之事也書此無本性不强記又不知能與前注無相戾否追思前此之作一語不敢妄下所以開喩大善但其間不無森嚴氣象似非前輩所許大抵立言之體要當明白簡易聖人大未易到隨之中說洛之經世有可法者諸公或入於俚或入於深雖皆未害於道非行遠之法也語立言于君輩可謂小巫大巫之見想得此疏當捧腹一笑也五三哥累通書皆不報渠執礼者固當然耶象先來索書辭甚切端使幸卽寄之

與劉復之一

自王習之逶更逕祇領答教於今行復更歲嫺於問使嗣音闊然契慕德容如飢如渴玆聞報狀伏審歸對合旨祭增宗秩竊爲善類私喜莚閣方綰銅墨置杜南邦如公器業文章無媿前哲自宜侍中獻納盡忠補過牧民於外甚非師望所及將無屠春優遊重於歷試抑由犯顔逆耳不遇故去耶永昌之民于何其幸時方急治寧緩急後先之序哉於公固可少見所學矣於涵泥揚波遠矣交舊之情亦足爲左右留卽日伏惟鄉郡優游自天佑之台候動止萬福侍聞青治縣尹正閒洗刷當在朝暮講學有素迎刃定無

嶭錯然而前獎山積財力方匱發令先後計執事已在定處集託遊從之末願以管窺爲獻爲政之急要在我吏仁民即吾察家情通吏人陸致自少士夫日接利病可以畢聞但當務省文書張設綱紀臨之以無我斷之以嚴明處人鄉卷骨肉之間察之教化所石奪斯適也於從政何有幾嘗聞撫字催科本無異道近時文俗之吏不知政有本末動以聚斂爲急及民事則緩之不知威信服人賦可不擾而集則計陷矣不在民而在吏出納之謹動有防制擬工於鈎必不能使吾歲計矣民事莫雖差役於令多致紛紜第

令鄉案以身任之稽其程式數圖必羅將不敢欺其役婚田一當堅守成法也訟剖決惟須勤以遏之毋失不平勿成吏守上官曲直無足多較知所輕重則事濟矣縣固繁劇能出此數事邪日鄉人宋質夫御史叕并建縣令旌別之法謂治狀見於實迹者不出數端聽訟詳審則姦詐自息斷獄平允則冤濫自明催科必信可革追呼之擾給納以時可除邀阻之弊此格言也可爲縣宰韋弦以執事聲望居之爲力已省所望究見所蘊爲世楷模大學論正己齊家推之可及天下常怪漢世循吏其爲相則聲減治郡時惟

以頻碎苛察吏之夫何有於遠者大者近世矣者之夫多或過於中庸書稱干譽從欲同轍曾何遠於不肖此在左右度內其復敢言之教王人彫代大匠斷不自知其不足可笑其不自量識恩何以告之或可以無愧矣不識采聽遐遠能無弃此一得之慮乎壽騷而言不寒而拆集待金華獄掾開尚年餘去歲風濤之禍雖幸以天而免孤單之族絕者五房親戚敖人半入鬼録而又家之粒食漂泛無復遺餘妻啼兒號日〻相似雖無住況然視死者將十萬輩其亦學鄉令瀕〻之會執事高未莫辭則其死者有蘇生者

有養必無侈廢無告之事此在諸人賦分有教鄉邦所深恨者中腸搆〻言之心動想聞聞聽亦須爲刪然也永嘉半夏不當積雨寒甚六月尚頗挾纊氣候殊惡不知卒歲可以無它變否公之舊部故爾及之

與劉復之二

昨蒙丞飛卿行拜狀必嘗關徹聽覽比蒙望進下武林所賜教畢褆感良至見謂以無一言相慶瀟落相視知所以自解矣謂我無求一世似非知我之語人情不大相遠爲不可求又無求之耳請書無求於世仕大非吾事也道大不容而不以爲病願以銀章當

緩嗟呼大縣誇聒朋友不求一切人者豈謂是哉渠望報兄之來四三鄉人之矣遂不可捨不圖今日而聞正始之音在乎其人可謂好矣之實矣然而上求武士而支離疏者得于其間攘臂爭不謂責名實者使之一一吹竽邪人情苦不自知愛而鼓之又過井口之戲直推墮坑阱中乃已尋雖知相子之厚殊非愛我者也無望之世庶幾戒之忠甫勸兄辭縣不知盛意如何論苦太高入於拉重亡准彼本祠而不受祠祿勸陳君舉以不取來條過於中庸則矣亦各自一見也永昌待次不知尚復年餘諸公相知之深而

今弃之於外且使安處鄉門真所謂舉而不能先者之命欲封圻密迩壺山想當數彼氣修道之教將俟於入境布政先後暇日究之為宜常使在我優游則可以語風化矣綱目之治須由吳者興之捨此得之是皆干舉者也何足蓋哉何足蓋哉第恐人方即公百里要非大賢所處弓旌之及不俟乎下車耳其處居而墻底各日積風鞭皆非君子雖適悔之

與劉復之三

其鄉居碌碌固已可道第綠茅塞方寸大廢洗滌狂奴故態閒復乘之漸道以期憂畏深積從曾雖猥狀

亦人命所繫折獄之事孔門所難判復事在上官制不在我自量褊淺惧將不勉其身與世推移又所不忍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飢寒迫人未免祿仕艱其後者不無望焉稱清新除非晚當上嘗與忠父反復前論其言亦未易嘗然與世路斬絕斷亦難行昨蒙誨以世之安樂法門縮頭閉息坐壁角裏頭為我輩恥適與忠父相反請得言之吾曾學固將行道不可枉或出或處當道中庸使兄未上而辭人不以為不過致去必謂不能作此等邑有薄睢陽之請孰若臨治之後惠澤有加於民除決去留無複俗聽進退之際

豈不綽綽然哉崖異驚人未若履常而需時於道其方以盜名而取疑怒於世故深不欲兄為揭日月之行也中庸之德無有偏頗必去必為未能無累兄自有處必從容於是矣言之于此不可不使兄與聞之忠父孫自有書惟所裁擇夢臾取辱起於不量事勢其與忠父先嘗戒以忍涉初勿輕動老妻心切矣於拖泥帶水無慚於忠公伯輩何誅邪

與劉復之四

前月聞鄉僕行為隆舊恙告痊旋膺召節以為天輔仁人於此可見善極而躍何但不痲而已然猶未知

遣朝之日意必一言感悟聊試三館漫一幅紙贊慶
當不至浮湛也得景充報密聞進說本末及聖主願
遇之意隆甚不試而登館殿自此當三接矣足為善
士增氣豈直交用之私喜哉甚善甚善某無似之迹
本無意於人間迫于窮寒爲祿而仕曾無片善可取
前蒙於諸公間舉之過情遂使無能之人瘕于取名
手足俱露迨無秋毫之補去國未幾乃蒙又至雖知
期望推挽之意無非愛我者也輒以鄙懷上溷鈞聽
終始某乖戾之性兒所諳悉前舉無術頭腦既已可
見受辭不瑑迨今駭然人不加矣才不加進又復不

卷三十四　三十

知進退冒於寵利所不敢也已述此意懇告廟堂更
望善爲辭之期於得請乃已幸毋緩緩惧稱王命將
重得罪非所以安全之也自廉恥之道衰時君世上
喜以爵祿驕天下士此則士大輕進之罪果其材自
可致君集事固當不校小礼某不肖無益於時亦欲
固辭見志退以事君爾如以一身之進使九重無輕
士之心其進多矣由衰之言萬望台察比景元書論
王江陰之罷非是某得之田里王治爲浙西最其言
民兵之不可教要是書生所見至論其害亦未遽非
大抵與作大事非使曉利害者雖陳于前良法蓋未

易立期前歲既行之去大不易行尚當商量何至遽
逐良吏況牧民者敢與朝廷抗論是否必非陸陸之
士不付此等以事而使婾墮脂韋之徒未見其可人
以爭事罷斥雖是致爭事乎因諸公及之爲望某素
來不喜強與人事太原亦不識之知兒可以裨補廟
堂敢敢言耳今兒知府鄉邦必已交政恨不得親被
其澤邵得吏將門戶之託多矣壽堂夫人今人板輿當
適州里前二吏子官守已有及民之惠長復為之父
母尊年之樂無加此者台眷云

答何商霖傅書一

卷三十四　三十一

某聞君子之風爲日久矣聲迹之相聞又兩年來矣
小兒獲摳衣於講席之下於今行復更歲政緣疎息
阻遠下風雖未能日接音容得餘論於文字之間
發學矣比屏臨訪言及忠父郎鄙之論某忠父友也
嘗相忠於道術之際有所論辯各不敢爲隱遁之說
以相安故雖言有當否然各自其所見切意要知本
末同異有以訂其是非故不敢患同之礙用以求教
非欲自售於下執事必我察也六經載道之器遠矣
大矣某既妄有論著且以薦于洪儒大學之前明眼
難遮多見其不自量也退其所安知其手足俱露方

此内媿以爲將必得罪於門墻扎翰之來則知與其進也甚幸甚幸示諭六經之說於左右未能無疑請書敬有所疑此伊洛先生語也吾人於今未能了了於不疑之際夫不疑者蓋無所自見不然則蛙之在井聖言天遠焉俄而可料哉惟善學者未能無疑疑者問辯之所由生也渾渾之云何遠道之深也是謂疑理之處則其請得一言疑固多端左右之疑雖佐之惑能決爲則定矣其學未足以及此然於衆多之說不敢必以爲是此亦得之先生長者之論餘皆不知而妄作耳謂畢其說非所敢當信能有以規之則亦非所隱也清論之及效效復之見交之文仰荷垂示非徒屬辭命意非媿前作論交之際蓋足以知君子之不苟也知感知幸其窃有所見不敢不薦其說此賦之留美矣近世才人窒未之見吾曹蓋相期於古人不到之地天何令之足云講道之餘加進息爲於楚騷漢賦之作則筆端之力久之當益有所到此不可以言盡也古人雖曰作文害道然猶未通於一勉一張之說有如畫舍他事而專心文墨則非我所敢知也草草修報幸恕疏略不宣

答何商霖書二

前書裁答方懼不逮游承教畢蒙有以擊蔦之其意良厚有以知君子成人之際且足以見涵泳于六經之說不以先儒之故而置聖人之學知感且羨書辭且答請以所聞于古者復之詩古樂經其文古之樂章也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三百五篇非主於聲而已太史以國風繫先王之舊俗二雅識其政事頌播郊廟是皆職在太師蓋道人之官采之天下施之當時之用者先王之盛教化之美頌教翕繹揚然咸章不得于言固有不能宣之于口被之聲律以供燕享有若南陔華黍之詩者雖其有義不踵爲之辭仪礼所謂笙詩先儒以爲亡詩者也王者功成之樂庶人無所得議純一之化加乎四海比屋皆有可封之俗四方共有殊風之事召伯韓侯之盛一皆見之周詩甘棠諸篇南雅所存是也四詩之正愈有所謂變哉觀于詩序之正變爲可言矣詩序於先王之詩皆言朝廷之所施用其所稱叙不過一詩之指幽厲之雅邶鄘之風視前序爲何如正變斷可知矣豳風之作亦以當時之失幽嘗變而終不克變成成王周公之美也豳風見録起於政俗之異國自爲次固其理也邶鄘之不合於衛自其邦人之不予詩

章自爲篇康初非前有其敘聖人删詩而爲之次第
則因更之後先國風起周召邶鄘而迄于豳見治亂
有可易之理以爲序有因改斯爲不可厚理反魯所
正之詩止於雅頌而已未敢謂詩之作起于教化之
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爲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
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
非賦其詩者乎降王而不爭衛是非聖人爲之邶鄘
滅而昔存故非衛所能亂政不加於天下則王不可
謂雅所云繫於所得之國與春秋之王城確當而言
惟其理也然諸侯之無詩非獨邶鄘爲然聖人不以

滅國繫諸侯之風非爲圖地而已夫詩家之音律猶
易家之象數聖人於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文
未可以一偏取孔子固嘗繇教合樂而亦不爲無取
於繹角弓唐棣之去留義之可得而通者詩書之序
非聖人莫能爲之然其源流豈無所自易繫不皆與
於孔氏則詩書可以類知如孔子自已爲之必有不
能爲之者矣是於反古詩說雖不主於先儒於其所
長不敢廢也古人尚或采之芻蕘之說況聖人之徒
放務相乖違非反古之道矣不能自明六經之學識
世儒之深病鑿空以攻先儒之論不亦後世之罪人

哉觀於會通則古道之去人不遠矣集學不足以知
古集求古人之意聊以自識非緣垂世而立言執事
不以其愚賜之提誨此道之不作久矣何意聞此正
音臨文者不敢借辭並重不敢奪爲隱惡本不足以
示人既沐誨言不敢不盡其說尚惟時復教告以適
趨政之私

答何商霖書三

披請枉數中理前說辨而不實真古人之事也欽歎
三復敢不敬應詩學有二曰聲曰辭聲辭合而成章
乃古之道然爾人之情性古猶今也情有哀樂聲文

稱爲聽其語可以合其聲聞其音可以知其意二者
不可以毫釐判于人有不省乎孔子學于操而得文
王識鶺鴒之知道殺辭交見庸有二是故會樂論文
與釋文言唐固不然況乎三王之代季子論樂夫其
異於聲文而言學皆非詩學之正近世填詞之作別
殊於聖其以小足爲周之衰亦漢儒所云訊小已之
之得失有爲而發其可遂泯其言乎文中子不與李
子之知樂近於盲瞍之論然其音各有在不可合也
在鄉飲酒燕禮射禮已有二南諸篇雖爲不必盡出
文王之時要爲周公制禮作樂所用以爲思先王而

暇其事則幽王之詩有之辞而味焉興南雅之古詩戚居然異矣仲尼歸王頌雅豈徒然哉序之云〻不待言也學經而他求於傳不若專意於經傳皆不同則經之學文不幾於感矣序据左氏謂棠棣爲召公作毛傳爲周公二者莫知適從則序無兄弟之文非其所論擬也古學在求其正不當論出之後先知惟前出之從則書之古文不若漢世今文者矣妄意無予非執事誰能裁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五

書

答葉適書

其聞之務博學者必自約集教人者必自修執事通百氏諸子之書可以爲博矣爲人師而學不厭又知所謂約矣聽於鄉見不以其之不肖惠然肯顧教以大書望我以急難扣我以問學以諸葛武鄉之英特消我聞風而慕之以王梅谿鄭著作一鄉之善士許以雁行而后追其雖至愚自知甚悉未能爲己何以爲人未克自明于何明物若武鄉則吾豈敢王梅谿之方正鄭著作之沖養是皆吾黨之望願學焉而未能者其可又何可擬邪諸瑞硯顏不知何自而得此也范文正公鎮陝石孫泰山張横渠初以游客干之公能資以請書告之名教之樂二先生賴以有立卒爲天下大儒范公得位時任大非吾事也名教之樂願與執事同之執事秀發妙齡多聞多識通於古明於文行不自見不恥下問一日千里吾知方發軔焉及於八陳爲印將無著鞭之太蚤而甚膺我當也約文以礼顏氏所以立於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從事於此若夫夏時商輅周冕韶樂四代損益孔

于非亟聖帝之告先王寓兵丘井建之邦國舞之行
綴教民後戰不以軍容入國有本有末璣等之學雖
矣乎言志而矣舜雩問陳而稱俎豆爲學自有次第
仲尼豈欺我哉故欲執事先之軍旅爲邦願執事之
姑舍是也抑集又嘗聞之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
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士志恭敬之不立
夫不容奚病焉修道教人執事其從容於是矣執事
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需絡不振人而振我其所望
於我者甚厚且深其方空腹而進獨行踽踽不足相
爲肝輕以狐之來之意甚忍姑誦所聞於博約之說
者復之將命執事之不我屏庶幾能諒之乎

答冢先姪書

集啟八吾姪上舍携別淺久方切懸思僕歸收書審
知即日省夏鄉矣啟履佳勝仍聞肄業湖上挹山泉
之清秀以資涵養供筆力之助甚善尚須力自勉勵
毋以時學而小之得失付之於天務爲深醇盛大以
求經學之正緣明時務本末利害必周知之無爲空
言無庚於行則前輩之事何遠之有學無今古適時
時學孟人之大耳位中上下皆安集以交代尚欲補
填一月夏中可以即路交事不出六月上中旬閒居

下粗如宅亡足道王梅書末欲作方以州縣需禄自
喜姪名誼可聞諸政路遂遂之儀自非衆人所謂人
情服習爲且宜吠所怪然道路藉藉願云有兵意良
王之不示人以樸莫無是否羸病未藥而求孟肓乎
拆聞其他日之論當不足足疏也作事若營夷吾可
矣其不切致主以求欲速之功今人多恨況使倖成
事必無是理論者謂晋肥水之役以天幸議謝文靖
公父子每思軍中欲害萬石不忍於一處事所以固
衆非一日之積矣方其命將内授諸一經事少年以
韓康伯興亥之類固已許之彛賊知說怨也知其必

辟玄開計而安不應判接至而安不　方睹墅於王
師之出視捷書如無事有字盈臣寧敬天之幸邪身
危死外功弃不卒兵與安出亦若夷吾而已張魏公
劉開府望實俱喪前鑑不遠要此一著不容再錯前
日尚如今大事去矣詳思朝中人物未見其輩觀著
恭静處每萬當局未能忘情於物致不能不暇暇於
若人因報及之火之爲望閒館相從故善然公府不
易作客千萬當處無勞輕動景望夫得有命所謂舉
而不能先者之命歟

答徐元德書

某不肖之跡見疑於世久矣茲蒙三見春顧特達然
若有不相察者敢盡底蘊某一知之某不天蚕夫義
方之教仕緣世蔭以情不為科舉之習居官無有治
蹟可以求知上官心非不欲為眾所為顧不能耳士
夫過聽或意其尚古人之學不知我者遂有眾多之
論二者於我雖異其不相知一也前某伏蒙軒東見
過不以愚鄙見絀辱名刺則以學生自居昔者徂
徠先生與泰山先生德比名齊舉相似也徂徠自謂
不及拜泰山而師之天下方知有師後世不以為過
以二先生道誼之重天下信之不疑回既倒之狂瀾

孜不難也執事之舉將無發茲之乎師道不明此風
之不作也久矣某小醜其何德以堪之在執事自處
則去為人謀者不欲乎居諸鍾鼎之上矣某雖不學
其自知甚明非其有而取之何遠於盜此所以逡循
退辟不敢當大禮之盛也茲蒙錫諭諄復敢因以辭
且執事之下交夫豈徒然者也某所期於大君子者
竊不在是不我瑕棄固所願也尚幾以道為度毋以
過禮見加姑為朋友相從亦足以講道為學無廢俗
目使某不墮於好為人師之謂愛人以德之意想執
事樂為之用布腹心切希財量

抵楊敬仲簡

某景響有年矣姪子每自庠序歸省輒能具道問學
之誼行誼之美及聆以提誨之甚羆顧以未嘗識面
為恨鄉來幸會獲合併於武林雖承教忩々弗及詳
款叅々之至然一面而海吝釋擾奉而摩短亡所得
固已多矣幸甚幸甚分決之後竊當擢榮上第雖為
宏林本分內事然而蘊畜之富可以反第見諸施為
未能施意於時尤為善類嗇也占賀方阻乃蒙尺書
下問情親意厚撫荷兼之罷論不可曉知之言足驗
天有顯道義命之重非仁矣惡所望之雨晦雞鳴乃

辭無怪乎人士之紛々也強顏處此負々何言蒙誨
策之真敢不勉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非左石爲取我
何鄙夷之篤々加賜為祝承諭學不躐等之說某與
家姪會何足與知之祭見所安端不愧斯言也既蒙
錫誨敢索言之以某所聞於不躐等者自明々德以
至於所知齊家治國而天下平其序端如貫珠不可
易也唐氏時雍之化蓋由此作為古人以為洒埽應
對進退之於聖人道無本末之辨中庸曲能有誠之
論豈外是邪學者賤於誠明々誠之文遂有殊途之
見且誠之者人之道安有不由此而能至於天之道

哉今之異瑞言道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昧於一
貫不行之數聖人既知之矣可興學者未可適道所
以曠百世而莫之明也信言果行夫子謂之小人之
事以爲礼仪威仪待人而行道不虚行存乎德行不
知何者爲菁又將何者爲瑕邪必以小學大學爲之
等差則吾属異於底重而下孟氏之欲自得之也果
何物乎其於此不敢自謂知之然願學焉者也所識
如此未嘗敢以告人明難購一括擊之幸也輒寫以
復來教將無甚類衙嚮之爲乎一眄丙之母重吾過

與學察院 理

來之三五

六

其竊謂天子明聖誠不世出之主然有治道未洽非
有他故羣臣鉗黙太甚患事不上聞耳比其興趙復
臣來言邊郡數事二人相爲先後其間雖有甚難合
者數日之後靡不聽從由是言之臣下負爲多矣昨
者濡須相語台座不過請郡其未知所處今其補郡
矣察院乃居言責之地回瀾浴日其復何辭惟今天
下疵瘕未易毛舉要先正本然實良难察院謹重況
潜不學多視尚口乃窮之戒其嘗興聞之雖然若無
功每緣不盡人之不盡凡以徇名爲以天下爲心行
無迹出口入耳感合以誠金石可穿況茲血氣之類

事有成効何患世不我知惟無要譽之樵乃可入也
仲尼相嘗未嘗以榐示人雖借礼如大雪當時猶不
暇去吉意可見謂當師之察況方爲士類根抵萬幸
閑念其陸〻比郡曾無尺寸之補雖戴星出入日來
漸覺省事然若府庫空虚未知所以處之非惟望督
其愚亦有幸雲天之庇矣郡學胡安定經始國家人
物植與之地於今只齋館在風化之關甚矣命之如
負芝判吏折有以誨之

與潘文叔友文

來之三五

某獲從端叔見李游頤見之日甚久驅馳捘〻悵未
承望蘇蒙華翰之貺厚臨之以師弟子礼崆峒自視
何敢當盛意邪雖今如不鄙夷略之是望示諭爲學
之道其何足以知之過聴之求仰見好問不恥然而
索金貸子終何以副所欲乎抑其聞之君子雖極高
明道實中庸虚受謙持無有偏頗好惡自無不得其
正之患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天理昭〻不容與易惟
居之以平湯持之以兢業終身可以無呼其至要當
有見必自得而後能安之也若以恬漠爲進其恐難
乎應事於紛紜耳所惡於知正謂其鑿空無之說於
此不與存焉求問之屢邪及爾耳斯道要非語言所

八

及織寸筆舌詎能寫方寸哉又蒙於其求師其學為
不足顧將何以為献愼塗公之耳目無以祇復將命
切幾照亮

答少卿舅氏書

某伏蒙嚴諭廟堂遲待之意下情感激何已某前在
湖外辱丞相公見知於眉睫間非有先容之助一日
之雅也此來既蒙拂拭收名已復三被催劄下材賤
吏朝廷見待如此固知近時所無不致舅教詔之悉
后識知恩睠之厚某之所以牢辭固遜不辟四三者
豈以丞相為不相知哉不欲就亦非輕信昨者傳聞

之過有辭難之心誠恐前日亡補秋毫已冒京秩之
寵設復容容冒進豈能有所裨益榮利之地非心所
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區區所以干廟堂者良欲借
重九鼎上關聞聽瘝瘵闕閫之內少知某非陸陸無
祇貪昧苟得之人萬一他時事君當或有所濟耳已
再申省計在丞相度內必能諒察而循從之信如朝
廷顧過亡已亦何惜曲成鄙志仕固求用某非甘終
繫者也蒙問欸及不足為他人道以某為行詐者至
祝至懇

復滿秀才必勝書

某聞士俯仰以求人不若修身而約處僥求而得位
不若守道而安貧是故覺臑遠枉原思絃誦而不綴
豆羹簞食顏子獨樂而有餘夫二子之矣學仲尼之
道是非無意於世志抗浮雲而厲世矯俗者惟所存
者大因將以有為耳執事鄉兄奮布衣之下懷濟時
之策憤句奴之未滅將折箠而鞭之歷聘王公以求
得意其志略亦大矣抑某嘗聞之曰四郊多壘卿大
夫之辱也居斯時履斯位任斯責者固當開幕府以
上下關東闊以禮奚汲汲營營惟恐夫天下之士而
無與成慮定功亦何敢傲當世之賢者士無官守無

言責故當以道自處待時而動必在上者不若親候
之於千木昭烈之於孔明降其禮聽其言亦不屑就
之矣我國家取士之法不許以它求致國庠鄉有晉
苟以叙進青紫可如芥而拾是雖未足以擬原思顏
子之事然比之僥求而俯仰者為有間矣執事鄉兄
夫豈無意於此四年僕僕夫何為哉願一思鄉卷之
言自反之也國之鴻儒有若泰山先生橫渠先生者
弱冠蓋嘗俱以策略歷干邊帥為執事之事矣得范
文正韓魏王一語退而學道遂為當世宗師在聖人
之門將不愧於天子鄉使往而不返果得一官蓋於

韓門厠於赤籍二人湮沒久矣將何以名於世而況未可必邪其雖託在里閈方遠宦以糊口亦期云及歸計范如願且自悔自憐惧無以當盛意雖不敢自同先正猶思所以仰報鍜金之語大言無當執事鄉兄其諒之乎

復程秀才書 時行

其間之君子以道義爲重爵祿爲輕王公大人立乎人之本朝一嚬呻一呼一足爲天下利病繫生民之休戚而布衣之士窮居約處集先王之道不求聞達於諸侯其爲相望爲甚殊而其實無異道苟在位不

能以身任道則爲仕者雖亦不屑求知於人何哉道義之在已而已窮達何有於我果能此道也則簞瓢陋巷青瑣玉堂易地皆然夫何貴賤之有是則舜之飯糗茹草與夫居堯之位又何加焉其不材爲貧而仕每以治無善狀不敢妄求知己聞者當路有過聽者興其音容之不接報聞之不通不以其之不肖而爲之剡章且附置以達時俗之禮通爲啟謝其不工偶儷強爲數語而致其意焉語前所謂道儀之交修者以周公之美惟恐失天下之士而伊尹之任何以爲王者之師妄意士之所以自任者當然不然亦不足以爲士矣執事之於其初非膝閈卑面之就又無研席論交之雅邂逅一遇貽我以書其讀其文望其容竊自知其幸也盛意於我良厚敢不因前書之語而請復之執事謂位卑則道不存焉又謂貴賤分殊而尊卑勢異此言之發似未之盡雖然亦前相望甚殊之異特未言道義之在已而已在詩有必酬之誼敢其郎之以相見橫渠之詩不云乎出異國同爲輿顏未分黃閣與青山明道亦云統軍百萬曲肱飲水在其中矣此古人道義所在之驗願執事持之以自廣施之他日無負於今若夫其之作斐然之文青失

道其何足爲執事道若仁與吳則某豈敢惟執事財察是幸

復張人傑學論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遍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王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於易備焉以道爲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動以爲道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

變爲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爻化可由而不可測者其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宵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其爲不肖惠於孱枉臨之話我以書縱言而及於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体也曰當仁明而通爻含是則爲姑息而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其何德以臻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誼敢某謹布其腹心令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獘之能有其學也未進乎此其能德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易之爻通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方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爲通大得有之無恩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質矣其臣東狂妄人耳爲知易道因執事之有是言也故敢及之蓋於易之爲書聖人晚學以無過以爲仁明而通於易也寔非下走之所敢當書不盡言財察是幸

復龔秀才書

子路有言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其義則不俟乎

其外者矣仕而道不行者近世以爲深患非有他也不能盡己之道固無以盡物也苟盡己以行道則凡自外至者有常態而吾所以應之者有常法無俟乎其外而天下之理無不得矣盡己之道夫豈他術哉亦在乎熟之而不學而增益未之習也時習焉則吾固有之者卓爲而立乎內煥爲而章乎外紛紜萬變觸撓過耳而吾不爲釋則其於從政也何有此某朝夕之願學而未能得者昏昏焉而所以施諸事願不悖哉伏惟秘者執事好學而知其要將士而通其理惠然我顧而無私曲之開投以長牋而爲治民之說凡其素所願聞而不可得者總聞而熟見之如發蒙昧如發璽鈁其爲賜也豈兼金之況哉以觀其學之所到知不如斯而已信能進乎此道則於異時之政將見其有及物之惠矣雖然仕而學者恒有畢聞之患學而仕者其於人情必得暫使然也其不幸而寡仕而未能有學視執事者學而未仕其於盡己之道猶宵壤之爲閒也尚惟不已斯道充其所學日新達德而知我之爲成待時而動不亦偉乎某不敢切慕古人相成之誼惟執事而察而加勵焉幸甚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五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六

[seal]

劄狀

上諸司論金牛置尉劄子

勘契本縣金牛馬跡靈溪習慶符石五鄉在本縣南隅絕大冶縣界一百三十餘里阻水帶湖東北抵永興大冶縣界西南江夏咸寧縣界直南接連洪州分寧等縣幅員凡數百里居數路之衝商旅往來最為往使近歲以人烟稍盛而無官府遂至盜賊充斥不住作過巡尉禁逐相違無緣敗獲數邑界內民不安處某伏見金牛鎮舊有監官一員紹興初以荒涼減罷今來本鎮人烟近四百戶市井比之本縣大段繁集而酒務買撲一歲止一千貫若分本縣弓手之額撥三十名創置南尉一員兼監本鎮酒務盜賊烟火公事非惟可以整葺鎮市遂可彈壓南鄉盜賊利害甚明欲乞鈞慈詳酌建置使千里之民自此得以安迹如蒙施行即乞就發都統司廢罷酒務以為廨宇本州本縣各為量借酒本俾隨息錢解納鎮尉請給令本務管認舊來所收土稅却行住罷酒息之數止以買撲為額除步步塞屋須當以漸經理既無分毫騷擾而數州界內盜賊自此遂當衰息委是公私兩

[seal]

便乞賜施行

上王守議后服劄子

上僊皇后奄棄六宮在率土之情共難堪處某輒有管見上論節文之末不敢露言眉次惟所財擇某竊覩魁擇官狀還定初十日申時發哀不知本州舊事如何然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泥礼文朝晡入臨晡而不朝不可也如以十二日晡釋服則是闕一朝臨今於漢氏權制不應重有加損礼夫之濟寧過於厚若延至十三日復有四日之嫌昔明道先生嘗遇國喪江寧官吏欲以三日之朝免服明道曰服當三日也豈有体大前輩謹之如此在郡府不可不察有如製服未具則雖移日可矣某舊蒙恩庇之厚于今不敢忘於大君子之門敢以姑息為愛知公礼重故敢言之伏乞欽審處而行如鄙言有可采納則乞直以台意處分甚幸甚幸

上王守論絕戶田租劄子

其竊見四邑各將去歲水死之家田畝所收穀子不以立役獲送除官收三分之二外又拘逐人合得分數穀子官收一年既從官收自合除放苗稅目今夏料不住催理兩無所出符帖紛然計會核掌會者先

受其獘切緣風水之從立後之家初無留財爲之數
并狡獪者不過悍子孫宗族之詛先以己物爲之殮
葬夫其死者亦爲祭享薦拔而官司附除撿括費用
百端莫不指准今歲因租以備其費去歲唐郎中奏
請皆給全產是因聖朝美政而監司之不知體者橫
議沮格至今爲稷官司又爲此累其何以堪立後之
家目今爲之俱困咸謂棄清顏寧窶爲倡始怨謗冥
默訴之職司未必不由於此即去歲災變不作言也
賦者亦欲取此物耶爲政恩患無恩患及民其可幸
災禍求倉廩之留虗遺孤以爲利哉意者利未入於

公家必且聞於朝路是在仁政不能無累留恐寄居
見任未有爲台座言者伏惟勇義安仁聞之必不能
已也伏乞台慈特賜聰念即作訪聞行下止從分數
官收仍令官收之田不復催其常數無人耕種之地
官租常賦並從蠲免爲惠甚大如能更賜存卹申明
唐之請俾使爲人後者不失先人之業是在主上者
必樂聞之此議發於守臣聽許必速陰德尤大惟台
座更留圖之趣詣有期伏願當仁勿遺捐小利以成
國家美事與百世利也伏惟矜恩垂察

臺諫劄子

其閒鼠憑社木莫可灌熏當草難圖當鋤芽櫱恭以
主上英明神武抗志有爲漢祖唐宗未足爲肇治致
久而不著天下莫知謂何靜思其所由然微傷小人
之欺悉上明並日月去邪不疑察梁珂之姦而逐梁
珂察龍大淵曾覿之姦而逐龍大淵曾覿唐斳英發
仰比天之聰明然而小人實繁雖退易進驅之或去
旋復踵來其始甚微辨之當晚近身道聽塗說有武
臣王抃者象晉筆耳以邊事進其心未易測量比崇
慶使軍前或不出於朝命自謂天子訪以人物無識
知者往往趨之聞見廟堂公行窺伺持反覆兩端之

說干君相謀禍之地熒惑主聽居之不疑雖未必盡
如所傳不可遂謂言之者妄此聲之出不爲無累於
聖德萌芽不翦將恐或害於斧柯在崇寧中初遣童
貫使遼不由宣勅處分當唐既敗惟亂之階視往者
之所爲來事當益省吳其崇學易觀乾坤復剝否泰
之象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其實相爲盛衰消一陰交
必一陽來於內惟今患之大者莫如左右小人一去
一生何損於數消復之道惟須君子國家以心腹寄
之二府二府未有見幾之人就能知其爲姦不過氣
沮而止臺諫上爲天子耳目其可寘不言乎及今攻

之尚可爲也它時孽焰赫烜恠以自神党附成群交
亂四國雖有拔山之力若五丁如彼何哉天下推本
其所從來必將追過當言責者歸罪指佞不可以復
於他人某官以道事君願賜省納國雖于易以幸社
稷蒼生尸祝代庖某不敢逃踰分之責死罪〻〻惟
幸察之

王正言劄子

某永嘉鄙人也生於海陬斥鹵之地素乏朋友磨礲
之益直緣糊口不給藉蔭而仕不敢齒於士夫之列
然於天下賢人君子未能無慕嚮有幸會未嘗不請

嵩之卷五　　五

見爲茲蒙朝廷過聽爲破社拔閒歲有半七辭不獲
撰涉說異之暌强顏此來盈吻京輦之除愧極而畏
自抵都下即聞正言重望實德且恬進取要官罕識
其面每以得侍同朝私喜趨造往復竟未及見方謀
覲請教誨伏承天子離識英俊不次超擢榮登諫職
善人之慶啟沃之際人士悚服未見施設既已風動
四方宗社寔幸蒼生寔幸某聞者雖嘗修敬門下伏
蒙顧遇甚寵自事屬遠雖懷請益之願尚有援上之
惧不敢數詣省館粗聞台旨遠鑒亦無興進之意昀
顧無以取此未敢寔行自獻區區臧激私情不避僭

越輒効一得之見未見顏色卑度外期之求進門墻
願自茲始某伏聞無爲軍教授沈清臣比者緣正言
進用敢以曲士之見狂妄有言古激云〻無所不至
等之婉納在寬洪當不之責爲祠祿礼則宜之凡重
並道尊矣於清臣不可無罰下之天獄所以風示天
下是則君臣千載一會願知之者少耳以某愚見在
主上待正言者固已曲盡清臣言雖無狀要爲獻納
於時斥之遠方体自應耳付之刻木聞者不能無疑
建請寬之惟正言爲當然耳清臣於某初不相識聲
聞略不相聞其人賢愚某亦未知端的非爲清臣者

不之卷六　　六

意正言適合方始不當緣已罪人之言將使後謂士
不得言始於今日其於門下國體所關不細况復敢
言積殘士俗之常寬之無足以見君子之兼容罪之
殆無足快不識仁者之見或有取乎斯乎且犯不校
者顏淵之事王猛殺樊世與之諧已也何足爲盛世
道哉彼吾詈而吾寬其罪此德裕之盛以直報怨之
翹〻者惟正言念之某狂瞽冒聞死罪〻〻容書字
不謹正惟大度容之得作台意施行毋以告人大幸

武昌林官白郡劄子

某契勘本縣當天下孔道靖康之際實爲兵衝鐵官

鼓鑄之徒無非天下亡命鼓躍兵禍脉諸縣為最酷
令主户雖數百皆東西南北之人累政失於拊循將
不堪命加之比歲力役不能自存縣賦至微不給上
供之半吏官給俸宿旅傳食至亡一錢粒粟可以枝
梧自某到任以來朝夕疲弊雖心勞撫字亡補秋毫
而鞭箠盈庭詈害滿甚仰愧俯怍無以自容伏蒙某
官推仁卹之心曲加庇護殆將一總未嘗馳一介下
縣進循區區之心謂可受恩終任不圖事與心戾橫
賦踵來車船畢工遠作營全木植離岸卽科經總制
錢補解　未終又為和糴民飢如許其何以堪固知

作事有端非郡府之意也然才單力弱粗嘗學問政
而知慮不周顧此一方山澤竭矣又為此衆民必流
亡杞國之憂或大於此乃心憤亂恍如病狂已具狀
乞備申請賜骸骨如蒙終始之惠聽以周旋畢此
生不敢忘德重念某宦情素薄自分甚明初從寸長
可以從政力云不足非敢憚煩敢控衷識尚冀痛察

再白郡劄子

某十五日以心氣惝恍不詳備差狂率有瀆日虞何
譴之至僭伏以俟今數日矣迄未蒙府之報命旦暮
憐素厚而難其請邪將以為詐而不聽邪某之所以

朝夕狂悖而不避再三之瀆也伏念某賦才謭薄任
宦固非本心姑欲一試所聞庶幾少有所濟力微而
廢謂之何哉誠非敢望台嚴亦非干百姓之譽一身
之計端有在焉蓋某負自之官非惟身自廢學一兒
一姪皆失從師舂先人之遺書久貯箱　髯蒸蠅氣
之患惟日憂之翔得散之姿雅多閑放讀書之外問
不及家託庇于茲遂有官守之責事亡巨細不敢不
盡其誠以此勞心殆成康瘠屯營之役一起歸思乳
相攻義不能自已以周易筮遇遯之旅以為此意可
以質諸天地神明敢斷之不疑請辭而去亦豈妄有

所作不敢冒昧控陳而以及之乃察其非詐耳留念
某敝鄉尚遠貧之為甚坐食于外飢寒且將及之如
蒙垂賜備申得遂其志啜菽飲水皆執事之賜也云
云

被召辭免劄子

某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留以命名
小臣礼無俟駕進退之際關乎立身與其貪冒以事
君寧若省躬而辭命伏念某不學牆面才乏寸長幾
籍胥廷為會而仕再辟蕩府亡補秋毫調令武昌亦
碌少勛萬一交政無幾即除造與外則劉刑起營信

陽陸運內則供賠征戍惟日相仍百役並興無須臾暇加以盜賊多有風塵數驚以千户之聚詆應無涯之師役雖心存撫字實患何施而政急催科滿日瘡痍學不素講臨事乃知其艱每一念此若棘在懷間者謂補掾曹雖為合入差遣良以治獄事省可以專志一官撥志之餘衆暇得以為學庶幾它日尚可有成朝端過聽而畀之甚非愚分之所當得切惟主上天資英銳方大有為朝廷之上英雋如林如某駑鈍之資徒知樸拙自守學不足以成己政於應對進退皆非所能必恐進見之間俄矩野無以仰承清問上當君相之知伏望鈞慈特賜矜憫許終今任就其年業之志他時有以見君某不任惓惓之誠俯伏俟命之至欲乞敷奏施行

再名辭免劄子

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竊以間年再名殊異于常倫顧影多慙豈知於最目祇可循墻以走難從不器之行伏念某才不踰人學非適用仕之籍蔭祿以代耕曾微一善之可稱已得九重之過聽乃拓下逮取諸選調之中展座為前擢縣王官之列顧雨露草木之恩甚溥如海岳涓塵之補則亡下拜覩顏逵今汗背敢謂下才之擢最旋蒙命名之再來得之若驚曉前增媿在進退而惟谷誠若古人之言不往來之悼頌竊懷反朋之畏所願廟堂之俯察許還縣邑之終更尚冀修為以圖報稱某下情無任皇懼戰栗俯伏俟命之至伏乞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上大理寺長貳劄子

某竊者叨冒誤恩備數簿領自十一月赴寺供職本廳印無人吏雖供成文狀亦是自行修寫當時惟有胥長二三輩至直舍祭謁並不曉庫吏之面本寺之籍深所未曉遂求教于判寺莫少卿伏蒙諭以本寺之制左斷刑右治獄自少卿丞正評事而下皆有分職獨主簿不然凡文書之期會簿籍之勾考在兩司者悉當兼掌此職不修久矣可呼問知雜吏某亦詢知本廳舊例差破人吏一名意者知雜一司職當關領尋呼知雜司者問以職則曰無事問以吏則曰闕人且言寺簿不治文書但請十日一至直舍簽押簿曆某竊一見簿歷則又泛然不應竟無一事不免逡循出局某來自遠外職不識朝廷事體切詳國朝官制以長貳綜領大綱不可自治凡目故設主簿專職勾校守之內監外之縣邑小大雖異所掌宜同則凡

應干行違期程及簿銷書歷之屬其事無不當稽
違滿落責有所歸簿歷有常十日一發委有日當考
視者主簿之職況不職此今也不得知其條目雖發
簽書可也張官置吏恐不為是虛設胥輩惟恐主簿
之得舉其職也故多方壅蔽不示之籍將使不得輒
之所問不與之吏將使不得輒有所為者意甚深察
可見其無狀仕宦為貪廟堂過聽處以在京職事期
待之意寧古乘田委吏之比有如本職不得致其區
區視於前人多矣仰惟主上厲精為治盡心庶獄刑
寺之職所繫至重他官祿仕可也此豈茍祿地耶綜

覈之朝責以名實之效失職至是將何辭以對于長
貳起以職事之倚交遊望以職分之內某所為不能
稱事有辱身而退耳伏惟台慈鑒念詳思所以處當
其宜某責重位卑不敢不告伏乞台察

請祠申省狀

准
勅撥前件差遣續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
令赴都堂審察某竊伏自念寠陋之質術業淺陋已
嘗賜對亡補稜胃寵榮材能不易於前人問學無加
於往日而復容容昧進非心所安輒敢上干堂陛之
嚴妻仲終任之請仰冀廟堂眷私致俾至於致四恐

孤所以相遇每欲進而趑趄雖眷眷之誠久之願見
幸察而由衷之想殊年尚未聽從今常熟縣見任人
趙善括去替在一兩月間某以有上項恩旨未敢專
輒前去之任更合申取朝廷指揮竊緣某比歲以來
得疾異甚精華日耗大概損生所投號劇繁雖必不
勝任況又家貪累重待闕十年又客他州非祿無以
糊口伏望僕射相公參政鈞慈矜憫特賜陶鑄祠廟
差遣一次庶幾少安微分養痾之外得以盡意學業
或脩異時界伏之列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檢會累申劄狀特賜敷奏

所有作降審察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謹狀

再辭召命中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尋具劄
子申僕射相公參政府乞終常熟新任未蒙施行
再准尚書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稟者
右某伏聞人有常言小官不當辭命竊謂心之辭遜
不在官之崇庳當辭而不辭者貪也可進而不進者
僞也惟貪與僞何以事君其有誼或可辭礼未容進
均之失也寧僞無貪伏念某素乏技能叨蒙為對倫
嘗蒙踏無益聰明昏冒寵榮祗深愧靦方期下邑少

欺狀毫何責於人乃招游及甫敢爲僞請固以辭且
某才无加長學非至到强捷其智則固何堪遽就其
言又所不敢縱蒙審察豈過前時如某之流世固不
乏進爲會也孰與雖美使某得爲天下知退之人寔
可仰副朝廷厲俗之意此某所以不避小官之嫌瀆
冒尊嚴而進再三之瀆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
會某前此呈劄特賜敷奏俯從所請施行

劄子

某才非適用伏蒙廟堂眷然無已再賜促召有此遺
遇豈敢自愛然某牢辭再二非狂則詐雖愚不肖何

忍自弃如此蓋聞大臣致君進人爲重士之取信槩
乎處祉周公卑以嚴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
鄙侯不难身追亡將移高祖慢士之習竊原二公之
意不在一時之得失其所以感動主聽鼓舞士流周
漢之隆寔基於此故某以爲上方登用賢牢不遺纖
芥之善凡百臣下而可妄自菲薄乔耽速售以累至
公之舉某敢尔辭遜亦欲有以仰報期會之隆已具
狀申朝廷伏乞鈞慈鑒察併賜檢會某前此呈劄特
敷奏之蚤賜聽許庶幾小人得以安分于下異時異
輒誓不後于他人某不任區區之誠俯伏俟命之至

又狀

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嘗再
具劄子併狀申乞敷奏請終縣任未蒙俯賜聽從
節次三准都省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
聞者
右某伏自念無一塵長誤蒙君相過聽間年再召
某豈不欲進而復逡循退避逗于不情某非敢自賢
固非悍事亦非敢有欺世盜名之意內省不稱故趦
趄而止尔即某無憾於志其何敢久違朝命寧欲以
棲遲偃仰自爲高邪伏蒙廟堂好善樂善之心有加

無替每一辭避促召已班螻蟻微識屏不上達陶鎔
裹蕭之意於某則厚矣非愚不肖拳拳懇懇所欲以
事君上者也曲成其志非明朝廷愛所望之故某不
避再三上干堂陛之嚴期於得請而後已也謹具狀
申云云

湖州請祠劄子一

某輒瀝誠懇仰扣鈞嚴某蒙恩授前件差遣以八月
初四日到州交割職事訖經四月竊緣本州係是近
輔大藩前此無非重臣名德臨鎮某資歷素淺加以
綿薄之才誤蒙超擢使令甚願勉策駑鈍其如力小

任重艱劄不前無以填服同僚不能芘覆民夫帑廩
空竭曾無術以救之設若尸祿强顔積久致敗夙夜
靡皇不免控告廟堂乞賜宮觀若遠小州軍差遣不
上自主上臨遣訓飭下賠郡人之患捫心知媿惟是
違一次庶安愚分免致坐占窠闕有妨郡政欲望鈞
慈特賜敷奏施行

二

伏念某自去歲十一月間以本州缺旬名郡非某愚
賤所以安處加之財賦窘乏曾無術以救之累嘗具
申乞陶鑄一祠祿庶安愚分免致久占窠闕迨今枚

月不蒙畢賜已窮五技汔無寸補錢粟益以窮匱百
爲弥更費力日雖痛自鞭策食息寢心力單耗宿
疾又作升斗失血略無瘥痊若不瀝誠申訴大則一
郡不理在己亦須委累公私兩有未便屬加熏心欲
乞鈞慈俯鑒其衷檢會前狀即賜從革差注祠廟堂
遣一次得以託閑養治勉强進學報在他日無有面
墻之累凌犯崇嚴某無任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六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七

解　讀　辯　書　跋

解

皇極解

洪範九等次五曰建用皇極次皇極於中
數九籌用中於建也堯舜之禪傳是中也
孔顔之學明是也自章句之設洪範爲災
異之書儒者患以意明之其已致矣無證
而民不信故君子難言之雖然極之數言
帝之彝訓也帝訓不明於天下走爲敷求

厥中緬以經學爲

大中所謂命中立而百順備矣各正性命民之中中
以生也秉性之謂道中非自外至也于時保之莫匪
爾極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人之道也各於其
黨之人過也宏道非道之宏人也是故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無所入不自得者惟不
害者能之天理之賊人欲害之也反身而誠至誠則
無他事矣百爲事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後
可以爲時執中之道無它來々服膺而已矣洪範曰

凡厥庶民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
厥庶民有猷有守女則念之子言之可與共學未可
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君子之於天下
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軻有言所謂大人者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是故識輕重之為貴識輕重則知權矣君子之時中
時中為權君子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
同流夫大受者不可以小知也洪範曰不協于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語中德之處也性無有不善心無
有不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復之見天地之心不遠復無祇悔一日克己復禮
而天下歸仁焉一言善而千里之外從之是集義所
生也洪範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
人斯其惟皇之極道不遠人在推其所為而已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之
一以貫之非多學而識之也所貴乎坐進此道詩不
云乎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則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故大人正己而
物正修身而天下平洪範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

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富有之謂大業充
實之謂美淵泉溥博而時出之有本者如是也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
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內外正天地
之大義也一正家而國定矣舜刑于二女文王刑于
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身不行道不行乎妻子
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時人斯其辜有諸中必斯形諸外是故誠之為貴誠
之不息則著著則通通則被乎四方上下而卑不識

未有能動者也故曰不誠無物洪範曰于其無好德
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子言之道其難行矣乎智
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
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有
端非執一也其為物也不貳則其動罔不中於民有
命為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
各有心知微知顯則本心的見而中一見之矣洪範
曰毋偏毋頗遵王之義[illegible]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
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
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天

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聖人代天理物修辭以盡意知風霆雨露之無非教也則可以言天矣在易恒之辭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有常之言不言之教也洪範曰皇極之旉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之無有貴賤道無有高下不獲乎上無以使下不獲乎下無以事上中極之道立九經以行三德者也故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中其天下之道本乎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能達之天下而可乎詩云文王陟降

本之三上　五

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於乎其有進於是夫洪範曰凡厥庶民極之旉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讀

問天讀

是讀天問篇而後知天之大与離騷以本有以為楚辭之學本諸天問猶乾坤之為易周召之為詩於傳則說卦序詩易詩之道畢矣大高〻在上日月星辰之所燭風雷雨露之所作此天象之可得而見見童女子無不自己知之者至天之所為高〻日月星辰之所為昭〻風雷雨露之所為升降沸騰雖聖人有所不道况又其遠者乎仁如伯夷未免首陽之餓盜跖之暴病死河東盾之常情非其理已正則離騷之作端致意於斯云蕩〻乎民無能名焉蘇天之所以為大屈原於是與問柳宗元為之天對何哉傳曰畫蛇而安其足宗元為似之

讀王莽傳

三季以降王天下者非有德英傑之士智足以無天下而仁能守之者皆足以創業垂後劉季李叔德其人也新都侯莽之英姿傑出夫豈李德等輩從以漢自武宣以後上用刻嚴為理重以元成亡道孝哀很悖而文景之澤未厭於民本數於天將畢小宗代之是故國統三絕慢藏誨盜莽藉椒房之執託宰衡之重篡先王之傳器跡極道窮而春陵宗室因折箠以笞之矣觀莽竊六經以文姦言凡于用智以籠其民者讀其所為大誥訓典一皆竄易古書之文其將反誅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是真汲古不通知非英物審矣居然已足以敗况天人之弃乎拱把而能盜取神器劉氏之所以不亡者歟

本之三上　五

辨

知性辨示君舉

命天稟也性人稟也道者天人之交際也孔子孟軻
言命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矣在古論語亡之命矣
夫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命止示性相近習相遠也
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既難言之殆未可以言言之也
又可以知言乎易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無
事也窮理盡性而命已至矣子思論天命謂性而卒
之以無聲無臭舉性為道而繼之以不可須臾離於
性無所復道蓋微旨也孟氏論盡其心者知其性知

卷之三十七　六

其性則知天猶是說也其曰盡心知性宜非識知之
謂曰性無有不善將未免乎以識知之也無分之論
性惡之說由是起曰善惡混果知之乎其曰堯舜性
之則天下誰非性者曰君子不謂性命則不可奪矣
夫子於命而言知命於道而言知道於性不言知性
天命於道猶可以言知者命有天人之分焉道有時
曆之宜不可不与知之性者命之在天行而為道知
命与道則性可由窮理而盡又可以知言乎文王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性之盡也仲尼知命不憂性何疑
命之至也孟氏醇乎醇者其語自性善而下未免疑

乎蚑也斯以聖人之學可以默而識之其教論以其
些非知命窮理之謂茲儒者所以不道夫何責焉

河圖洛書辨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其言蓋有以叙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
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為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
非惟不知聖人且不達不言而化之以義烏足与較
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為當伏羲之時可嘗出龍馬
自周自神農至於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
非無所據讖說龍龜之說咸無驗之文自漢儒啟之

卷之三十七　七

宗之微引釋如出一占而聖人之道隱巫史之說行
行不世聞君臬夫亂臣賊子據之假符命惑非彝為
天下患害者比比而是聖人憂深慮遠昔為此妖偽
殘賊哉孟亦有其說已傳注求其事而君得於是乎
設漢浸以屬其游理雖知惑世害人不服邪也且聖
人之作易仲尼因已於大傳詳之太傳無文其可鑿
以胸臆就如其說垂象為象降自天乎是尚切痛之
為反覆以思之者史歲推之以究之至而後乃得之
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觀
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近諸取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

圖書之說從不知矣未易之有卦所以肆法也畫卦
之法原于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
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
五十之數也究其終始之數則九宮之數地有九
州天有九野俗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于是乎春秋
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
讖緯之說雖無足信其有近正不可弃也信斯言也
也則河圖洛書乃山經之類在夏為禹貢周為職方
氏所掌今諸路閏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里志之
比也按山海經所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

屬其古史職方之意欲仲尼所言凡不外是其曰河
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名也走不能遠引諸以官似
為徵凡今古官書之所為名稱者必以其司官其郡
國自謂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它國之事漢官府上
尚書其傳於人書於史亦第稱其所行其事言其事
上其事而於其職事皆然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
司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自尔也然則圖書為川師
上何獨至古而惑者哉或曰是則然矣圖与書異辨
曰吳圖書者詳倫之云也河之原遠中國不得而已
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原委之趣向也洛原在

九州之內經從之地与其有所利名物人得而詳之
史缺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偶
于圖理當然也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与大訓並
列時九鼎亦實於周室
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於周末病禮樂廢壞
職方之職不舉所為發歎鳳圖者非有地也為龍之
說果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

晏子春秋辯

聖人之道不標異以為能干譽世以為明善者從之
非者去之要在乎執中庸之道以折中於物而不已

已見為必得此其所以大而無方也柳子厚辯晏子
春秋以為墨者齊人尊著晏子之事以增高為己術
者其言信且當矣雖聖人有不易是見而善其下謂
其所自見識有大過人者曉得孔叢子詰之墨子詰
墨怪其於墨子無見皆晏氏春秋語也乃知子厚之
下有自而起烏嗚呼若子厚者可謂標異警世也与
使孔叢出于其前子厚不應無見如此其後出則大
業書錄其存佚別異書狼從已出謂他人弗見取像
獲全之子不謂可知子厚妙文辭者尚亦為此勦窃
之志歷有由來矣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然則君子娍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而後為真知異必矣

辨管子

走讀管子觀雜篇覩其纖巧權詐变易百端要多放利慝民上欺天子下傾同列務強齊國而非尊主之道仲尼之稱管仲曰人也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仲而為此其民不可得慝將見人人異心諸侯无解辭不得伯周不復王中國夷矣何九合之有哉以人許之則管於人情非它道也孔子謂桓正而不譎管仲雖有是說將何所復施正守而譎行之且非不譎之謂桓公既不是用而仲為之者乎往行前言當以孔子為信今夫管氏書者出戰國從衡者流求售於其書雖之爽吾云尔夷致其說皆非實事孟子不為管仲端有以哉左氏叙桓公以蔡姬與伐蔡之師亦信書之過

卷之二十七　十

辨李廷珪墨

黟墨二枚其制楯前平後而為脊字不正銘曰歙州進務官李廷珪纂文有隱起交龍挾之銘曰寶大元年正白七日奉旨造初外舅秘閣鎮鄂玫相中王以墨餉為螺累百數李墨不能什一舅均之條為時走用戟要從事幕府与受一螺舅得一螺亦以相与後、十年走位英楚梅雨既為視篋中舊物探囊見墨念舅已修文地下縣又荊州下邑為惻然感動因考見其字云按史南唐元宗保大元年歲在癸卯當晉帝天福八年距今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歷年二百二十其歲正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寔烈祖昇元七年也烈祖殂以二月庚午元宗以三月己卯嗣踐祚改元保大則保大元無正月建珪父超本奚氏自易徙黟賜姓於唐不容在烈祖世元宗既蹝出顯德之德墨銘奉旨皆大不同舊稱李墨蓋玉皆犀文投之水中經年不敗書紙數十枉不二分今又未必畫然本朝叔器賀堂袁李墨寶藏凡畫奉氏所得尚衆雖權門家或有此然亦已多事之不然無足多辨走常患近世墨工凡下未當有膠法如譜衡滿大器輩墨研未乎已膠敗不可復使惟黟人吳滋墨法近古典刑尚在然嗜酒不知書聽人竊取其名真滋所為青重者膠不易敗惟滋有之域以滋墨校今所藏其礼理膠煤略皆相似李墨但加膩耳斷知墨為滋造而滋之名又為小人竊而有之扁鵲盧人而醫多盧祖氏墨官而易多祖盜名欺世如膚有極哉安得濡公之徒与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之徒与之共論形模之外易耳目之觀以求耳目之
正于是因為秦氏歎而秦氏亦未先見欺于世可為
太息端午前夕鐙下書

書跋

書古文周易後

古易經二篇彖象文言係辭說卦序雜卦総共十篇
以參校別異同定著十二篇皆已刋正可誦讀也道
隱久矣書存而著可即之見道者聖人之遺經皆遭
秦絶學寨煨燼無完書惟易犹數術家技獨免而傳
後包羲之卦文王文公之辞仲尼之賛於是乎其在

天豈有意斯文哉何其係之之固也它經雖元妙難
擬要皆肖易出也夫礼要正政之紀綱詩書春秋之
已事也凡名數聲音性命事物文理非易無自見也
六經之道易為之宗故他經亾而易傳不殊其書之
存也假易亾其數卦其害將可言哉天之所以相後
人何如其切至於六經大难之際乃保為全之而人
有重不幸者易師為之也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盡
天地萬物之道者也辞占象数皆其一物而易師者
拆之以數離互有啟發於義駁矣易道之隱其庫隳
乎且八卦係陳六文咸列係辞其下易之故也仲尼

賛述其義未嘗不錯以成文分卦係爻非其旨矣故
明聖人之意舍故書何稽乎是以差次其書盡復于
古〻文不可得見故以正隷寫之判文言為二篇彖
有小大之别易經無義不足下為雖文言一篇舊夫
其叙雖先儒為次彖象或以為次繫辞以理言之皆
非其舊夫乾坤易之門也非乾坤無以見易故以文
言起之而係之彖象若係辞之後恐非必然先儒所
云蓋即今文以求古也今文布彖象卦爻之下攷文
言不得不居後非元在後也雖然不敢以己見為之
得姑從其近是者之次以待後之明哲若夫傳註之

得失在所不論

書詩性情說後

吏述詩反古說州人項頔用中不吾與曰予今人也
為古詩傳安知古之不如今也而以反古為說不亦
虛乎吏切不述其語矣而患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
過夫人者中和之粹性情之所鍾也逆古亦來其道
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說
項規吾過不亦宜乎吏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
生乎性〻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其欲六情之發是
皆原於天性者也先王有情樂仁反善之于內慶賞

刑威萬之于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於是
時也君臣吁謨廟堂尊德奉義其民養老慈幼含哺
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王
滅德而後怨慕興焉於書虞之勑天元首夏之五子
之歌於詩盡雅頌南皆此物也言之不足至於形容
歌詠有不可以單淺求也此二南之風世變觸物見
古上失其道監謗既設道路以目雅風爲先王之高
志往往託之鳥獸草木虫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爲爲
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禮久吟咏以諷怨慕之道存焉
仲尼叅諸風雅之間以性情存焉爾危行言殆將以

順適其性而用之利通五諫以諷爲上蓋其理也周
士賦詩見意騷人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閒情以語
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詩家之說變風變雅
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謗爲性情指斥爲禮又近
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事遠又不能叅諸楚騷樂府
之意其何性情之德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
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說未若性情之近也曰
性情說古人其含諸

書莊綽揲蓍新譜

聖人之道行于古聖人之法其於經學者不務窮經

況夫師說致聖經法則侮以不明士當以經據依斷
然不惑於習略去衆多之論以盡其心夫然後聖典
森然無不得也易六經之原委也作易之道於始揲
蓍揲其法詳著係辭可按以致也自脫於秦火師法
紛紜而經閒不通舉世罔知攸足士駭先儒爲用火
且不疑旅出一途而蓍法隱矣揲蓍新譜發然易大
傳之從始謂一三爲奇二四爲偶得奇偶之正無偏
頗之失契於經者有足多者其引徵以張縣揲蓍之
法可以爲審矣而師春氏說又略與符同其法用蓍
四十九莖揲歸把之以意中分扐一小指間四揲之

第一指揲餘一二足滿五餘三四足滿九第二第三
指揲餘一二足滿四餘三四足滿八四五爲少九
爲少多三多老陰分爻交三少爲陽重分兩少一多
少陰折分兩多一少少陽單分是法最近古然而餘
二足五餘三足九与張氏說皆不与易道吉合閒丞
山隱者衰通深先生言特暗與莊氏會第以四八爲
多爲未盡是甚疑而參致之惟策數凡莊氏何則乾
之策三十有六坤之策二十有四莊氏笑但虧二衰
氏則二差而爲乾矣以知莊氏之說容有未當何者
繫辭之云蓋十八變而成卦夫爻一三少變六爻而

數通矣不必時天文也先儒自陳國南部克夫葉文之再變乙用四十有八莊氏則盡用四十九故從先儒則合於策而四十九之用失矣從莊氏則合於用而二扐之策贏矣惟劉禹錫辨易九六論採以三指其法与師春同既用無四十八之謬而策復與二扐叶是則莊氏之可偶師春之變卦既可信皆從作易之道其不外是夫學者當自求之是不必信盖一人之見非敢謂政然則意無疑則或可信若猶未也願得復正從經庶偏見之言無以成紐於水鉛與蓍攤攝提格之歲如月戊午請莊李綽蓍揲新諸变其善而失之变政書

卷之七　夫

書林勳本政書

林勳本政書十四篇地圖一篇久藏之家走初學問經文病未盖通不暇習也寘書篋中与故紙不異盖未始拂其塵埃而視其篇月也取日撿文稍見之謂人著書必不徒尔其間容有大過人者取而疾讀歎過乃知為井地書也言皆叶往則應經义識可行六可舉方之中古而不謬措之於今而不悖走恒病死儒之言田制者往々拘古數執死法不能得聖人意乃謂傳之將來請之且范然厭煩其暇奉而措之事業勳書則異此不牽於百代之說一本之經能復引古以驗今即今以求古不違於古今之變而得其舊亦不必勞人而曲盡乎事物之变居今之世求古之制識其真則難能矣勳書盖鬧之易覆之人主思將追迹三王而盡井天下之田以此書不可寘也初走未見此書時視之則故紙若也逮習其言乃知遠甚人之不可易書之不可不讀也如此有人有言曰學然後知不足詎不信然

書趙烈侯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与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烈侯復問公仲終不与乃病稱不朝番君吾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寔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寄其善者牛畜侍以侯以仁义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与無不充君說烈侯

卷之七　走

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千畝爲師荀欣中
尉徐越爲内使賜相國衣二襲
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咈君之心嵩君善諫
也自以矣々易君之廬公仲用人惟己烈侯改過
不吝矣矣哉是故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唯務引之
當道

書鄭威愍公驤遺事　卷之三十五　八

世之論李綱侯張中丞者無不尚其危急存亡之秋
曾不思二公之心蓋先存乎哀郷之詩水山之不倚
也鄭威愍死義馮翊其民哀之因宜至到孫于吳邦
之臣克附大人之樞豐忠信不以死生衍矣矣哉柔
讀公新除徽上華至閣陝六七任不　權臣之横恩
崇觀二十秋靡沾教相之餘潤未嘗不吁嘆變色數
息于斯人也即使早得展其所長先事而戒一死一
生之際當與李張易地皆然三百里之強對決不後
死之也孰復遺事不知流涕之横睫

書周世宗家人傳

歐陽公論柴守禮事擬之瞽瞍殺人舜竊
其父而逃孟氏假設之言所以通權變者其論皋陶
之法至于父子當父殺矣周世宗爲柴氏子蓋出於
流傳以元舅而不忍臣之縱其殺人之罪傳疑雖過
或几乎信矣舜於瞽瞍曲盡事親之道克諧以孝烝
烝乂不格奸齋慄而朝瞍亦爲之允若益之贊禹曰
其至誠感神殺人速矣向使世宗待守禮以不朝内
盡宮中之敬大宗私又可無偏廢於時寘之西京耳
之于阿父者細殺人細耳又有加於殺人之罪其將
何以處之世宗之欲處當其宜大臣輔之無術因陷
而入於罪臣不能無憾於世宗者其明鋭出于天姿
以無學爲累

書天象賦　卷之三十七　九

大象賦舊題漢張衡撰唐李淳風注所記星文羸於
晉隋書天文志然稱漢之靈憲遺落多矣賦中自叙
明其用事及於殷摧之知穆武帝注於淵文民文多
爲唐諱而魯旦中心全寫月令秦文淳風星官斷可
知矣文賦之作於記事爲難工大象妙於鋪陳巧依
準寔設而文簡而文能騁其辭不失吹含貫穿經緯
端如貫珠雖不得其姓名人亦名人可想而見惜也
專本亞成星替旁覽不及隨書時君即能致諸芸閣
蘭臺坐臥渾國之下其所論著何祇此耶豢德刑徒
可爲慨歎發其仰指天象而文可習誦致取天官書

天文志武經摠要天占補注手筆藏之隨見輒書悔
不倫叙

書單鍔吳中水利書後

走遊浙西行湖滸上常怪其地庳下古人何以能田
道吳江間知長隄之障水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諸家注疏其言三江皆不可詳第未之考見震澤
定於三江之已入求之經旨三江在震澤下爲之叙
矣酈道元水經注松江奇分謂之三江口引吳越春
秋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謂此別爲三江与戕方稱
謂相乱庾仲方吳都注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

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与松江而三據
姑蘇圖經范文正公恨不得導江入海則吳中之水
穢之織有道矣昔者鯀堙洚水禹行其所無事三江
入而震澤定真無事也比年吳中荐澇詔書詳求利
害而疏通之惜無一人能以古道言者天子之澤徒
不下究廢格明詔甚無謂也因讀東坡奏議得元祐
中吉西浙後所上單鍔吳中水利書其言宣洩敗堰
之宜曲盡古今之変即衆而用禹績無難復者所恚
國家重授有司悍頑豪縱不使已私此事之所以難
立也是爲三復單說把玩不能釋手惜乎禹書之說
單忘援以爲据致爲表見以喻水官之衆爲世傳東
坡工爲文章於正事益無述傳自奏草自可不致遍
而破蝸鷄笑鶤鵬之大亦何知哉禹之功范公蘇公
之志單君之論於吳之水害真膏肓之鍼石也請其
書者其可忽諸

書丹徒五百事

紹興甲戌丙子間丹徒五百夜還自郡有方士醉臥
道周者時夜禁嚴甚五百念士即得罪遂扶以歸北
旦士尤之曰吾懷有白金失之盍必子也五百寃亡
所得金且弗復下爲買金償之它日過諸塗又從之

索酒五之酩命之飲延踔与居越二年方士辞去匙
五百錢已共飲野肆酒竟方士起曰吾久客衆子無
以爲報念公之行於今之世無有也我其長年方術
將傳之子〻能相從即不死能相從乎五百曰人生
必死長年奚爲士曰吾念若貧有術燒銅成銀六爐
銀爲金子欲之乎五百曰我挺持日得百錢已足自
養復惟金何爲士曰若於酒外無他嗜好吾能变瓠
水爲美醞酌之可不竭憶子夜不得酒爲通夕不寐
姑取無術猶之酒時試之五百曰夜亡酒飲不寢何
傷变水良勞吾不用也方士嬰然歎曰昔吾若友今

我之師也道已高於吾矣端拜騰空而沒死酒家保在旁知壯得其應荅語傳之若方士者豈世之所謂仙人邪何其方之異也彼五百膚晉爲知仁義道德之説觀其所立几于古之真人方士服而師之爲得師矣私不自勝迭示其方所謂知之非難行之維艱詎不信然肖儒冠之儒少長慕聖人之學及其行事能弗戾者幾希聞五百之風足少愧矣遂懼其方之沒也敍書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七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八

擬策一道

策問二十道

擬策一道并問

問寓兵於農古之大政也周家之制則周官司馬兵法其存里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爲都以令貢賦軍以五人爲五五人爲伍爲兩四兩爲卒伍卒爲旅伍旅爲師五師爲軍鄉有州黨族閭比伍遂有遂縣鄙酇里鄰王之六軍偏取而足司馬法以夫三爲屋〻三爲井〻十爲通〻十爲成〻十爲終〻十爲同〻方百里提封萬井爲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謂一甸出一乘車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參諸禮經名數乖錯自求其説互有不同管仲以内政治齊制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齊國以主三軍五家之軌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卅伍之兩小戎四里之連爲四小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卒之旅五鄉一帥公及高子國子爲之夾吾之書復有五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立五大夫一國三軍革車至八百乘長勺之戰臧公稱有帶甲

一萬車五千乘得無誇過其實乎礼法皆周家遺書
寛氏一家之說而其手迎至是作法之意寧自有不
同故將由久遠之傳疑郤考求之未至云尔當周之
末諸侯自為兵法備矣有如齊之教士者之前行秦
之陷陳越之君子連戰國之騎射技擊武卒銳士与
夫楚之二廣鄭之魚麗吳之徹行一陳一軍自有制
度蔦為本始一皆無稽而妄行邪周家賦卒之差及
其車乘什五諸侯之為實亂其同異多少為如何雖
唐李靖嘗略以告文皇其詳未有所究顧為偏舉而
確於篇對善乎荀卿子之譯論兵曰仁者愛人故惡

其害之人者循理故惡其乱之仁人之兵聚則成卒
散則成列延若莫邪之長及嬰者斷兌若莫邪之利
鋒當之者潰圜居方止有如盤石觸之者角摧而退
以桀詐桀猶有巧拙之幸以桀詐堯譬賊其父母
謂威大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义故論兵要合
湯武何法哉今之兵家一本緒孫吳氏推武力足以
破利入郢而不能禁夫槩王之乱吳起威加諸侯百
越而不能消失戟者之變詐力之尚仁义之略遠亡
貽禍迄用自然是故兵是戒也孔子於子貢之問政
告之以足食足兵衛靈公之問陳對之以俎豆之學

聖言天達殷有吉哉商之頌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々則莫我敢遏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々
截周之武曰於皇武王無競維力允文々王克開厥
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尔功二王皆以弭乱為
功宜其兵之無敵天下也商事遠矣愚於牧誓見武
王用師之法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曷之所謂師出以律古
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孰令周家之制為兵
皆為然之道也周家制兵之法其要略其於周官其
詳司馬兵法言之法雖據直之書然皆當行之事耳

日所除五宗周為不違其言不悖于礼不可誣也去
古既遠二書皆出亡軼之餘然合礼法而討論周家
則將為所取制明聞下及趙其乘杵之多意於周法
自有不同致求之未至而者攜源抱損益將以破發
諸生乎愚以為礼法無有不同患不深致第加致索
自然乖迕之疑周礼之所謂縣都司馬法之所謂成
也縣都以令貢賦之法終同以施纏理之政特名號
有不同耳司馬法甸出戎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
二人即稍人所掌卿乘之法甸田八里加方十里是
為一成之田分三去一為田六十四井以五百一十

二家出車一乘甲士三則一車七十五人之賦一成
百井爲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一同萬
井爲三萬家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之賦周家兵
賦率七夫而賦一兵一通爲三十家國二分而去一
矣甸四分而去三則一車七十五十人數其曰如十
家者謂非兵賦之常不得已而大發之多不加於是
也一士二徒之設率三十家而置一夫禮有卿士大
夫胥徒之制非四卒比矣論禮者以謂賦卒有天子
諸侯之異未之詳也孫武固謂與師十萬日費千金
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周之賦

兵於此何見雖不得已猶不致於盡發者先王忠厚
之至不欲窮民之力齊之內政以八乘之國而立此
三軍卒八百乘軍萬人加工商之鄉六爲軍萬二千
人兵車二乘卒士百十五人則周二兩之制五屬四
十五萬家以供三軍之賦卒十五家而賦一兵則周
則兵之制雖指其數用之彩矣威公自謂帶甲十萬
車五千乘通國之衆未爲誇也周之賦政始於邱井
而成於一甸仕伍之制萬世法也六軍之法即六鄉
之法六鄉之法即六遂之法軍國異容而不異制簡
易之道也筦子固謂內政之作卒伍定乎里而軍政

政成乎郊軌里之法不大更於鄉遂伍者之法往往
因於夫屋然其間不能無異而推往使是敗軍國殊
制至于王法遂更永遠得悉於諸侯此內政存心之
可誅者李靖以爲管仲寔倚太公治國之法爲知賦
政之觚虛矣愚嘗謂王制之右天十後世有不可得
而更者紀綱是也有當時不能自無出入者法度是
也言之兵陳則紀綱什五也法度乎乘也知紀綱之
不可得更而法度之則以出入者而後可與言兵乘
車之十五人周之制也武王牧野之會蓋戎車三百
乘虎賁三百人甲卒四萬五千人戎車少而甲士多

至信於常數然則周法之在當世猶未免乎有時而
出入者也諸侯變周之制爲可責矣隨時具卒乘而
王法何誅乎仲尼於魯春秋於何以書作邱甲用田
賦皆笑國也周法甸出七十五人爲三甲士則邱何
一甲之有成公之作邱甲則是甸賦百人賦以邱乘
爲差哀公初以田賦則是井田之內民力無遺蘊矣
邱之賦五家而出一田之賦一家而出一地不加大
民不加多逸其變更而何殊夫之能益哉論春秋之
法雖齊之內政執無所逃其罪而況瑀氏之力哉周
禮之在諸侯諸侯之事守也范昭不能犯齊之禮知

齊之不可代仲孫以為魯秉周礼言未可動魯之於
於天下矣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為
侯之守甚國舍周礼何居乎當周之衰周礼蓋不行
強率意妄為未有不底於亂日者為敖擇楚之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左轅右追蓐杖轅而戰以轅為
法官家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周制五伍為兩四兩
為卒楚徒多而車少車之一偏有卒与兩一車之徒
二百五十陳曰荊尸未見其更周者李靖以為扶轅
之上一偏為五十人兩二十五人二廣凡一百五十
人靖號知兵殆未之思也鄭子元總萬之陳為右尤

拒前偏後伍〻承弥縫前偏輕也後伍重也五矩方
也周制偏車二十五乘伍車百二十五乘前輕後重
鱗次彌縫陳曰魚麗未見其更周者衆多而備魚麗
豈謂是乎夫差陳於黄池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頭皆
官師十行一嬖大夫一将軍三十嬖大夫軍帶甲三
萬吳有徒而無車所謂方陳亦未見其実周者中公
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教之戰陳吳之
軍其本之陳此巫臣車徒二乘以兩之强半于吳社
預以謂子之兩士與九乘車何其乘車之衆也愚所
謂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為強者齊

与三國是也趙以騎射変胡服齊以技擊更勝全魏
之武卒以中試復家秦之鋭士以功賞相長荀卿因
以為十當男利盾徒鬻賣之道未有安制矜節之理
故謂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
以直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歳文之節制趙
武靈王伉一切之利騎射変於夷者又荀卿所不道
何足論哉惟秦商鞅耕戰之法獲五甲首而隸五家
什伍之意或存乎尚不害於兵農之一卒兼六國此
其政歟以詐力相為雄長一變先王之法制愚謂未
有不底於乱亡者戦國之兵是也齊之蒸士兵萬晉

之前行四萬秦之陷陳三萬事不他見名獨見於兵
趙之書越之習流二千教士四萬諸御千与所謂君
子六千法不詳見事獨見於外傳国語蓀士前行之
號其内政之所寄被廬清源所作之異名乎趙以傳
擬未可謂必然也晃子国嘗以教士自内政之軍其
名或在是也陥陳之力著於韓原之戰君子之用劲
於笠澤之師是皆愚信有以結之其詳不可得而考
矣備周之故动如彼更周之制害如此周之礼法為
天下之紀綱者顧不大乎雖然紀綱之於周猶為法
度而已如其仁人此又周之所以得民存乎其人礼

樂詩書在是也文中子之居家也不暫捨周礼曰師
以為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周礼曰先師以王
問礼法其敢捨周礼而對

策問二十道

問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夫彼重則此輕天下公然
之執也孟子之距楊墨荀代之絀孫吳与韓氏之闢
佛氏凡以此也夷致其事乃若有大可疑者老子与
孔子同時孟子与莊子同時老子之書掊擊仁義絕
滅礼樂宜得罪於聖人者而夫子從之問礼至欲竊
比老彭孟子當戰国之時尊聖人之道楊墨之外遺

卷之十八　八

雖惜神農之言咸文之事尚皆辨其非是莊周詆訾
孔氏曾無一語及之至若荀卿論詆孫吳而躬不免
於談兵韓愈深闢佛老而与大顛弥明之徒游從多
所假借而方之教蓋百家之晚出者其清淨類莊老
其自了類楊朱其慈悲明鬼非樂不畏又甚夫墨者
之言三〻栢子之機乃其極至語也然寔本於宋鈃
惠施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辯宜儒者之所不平王通
祖述六經之學斷然以聖人許之先正司馬公偶似
稗猶是說也學者疑之久矣必有能辨者焉
問山河有定形攻守有定規爽者置棊不定猶不勝

其儒況兵乎是故因師歸之衆舉蜀漢之師收三秦
從韓魏食敖倉之粟杜成皋之險塞飛狐之口守白
馬之津東鄉以事天下者漢之高祖也自淮入泗捨
舟下邳舉瑯琊大峴滅燕之後息兵三年或闢鉅野王仲德或通石門沈林子或出淮肥檀道濟或趙陽城胡藩或
入武關沈田子回通舟於河推鋒入渭者王鎮惡宋之武帝
也乘夏水之啻汗況河道之通流遂破覆滑臺虎牢
洛陽自然不同者釆之文帝也然或以有功成以敗
敗又若桓溫枋頭之舉謝元蔡陽之役心存河伯其
敗何由因緣仍亟將軍之謀吳王不用而敗二子二

卷之十八　九

遣術成可舉而行乎乃若吳蜀之所以抗中原而有
閩頭陽平樂漢東有江陵夏口濡須京城之鎮魏人
之備不過祈山襄陽合肥二城晉宋以遠乃有彭城
泗口鍾離壽陽安陸積揚遠近國曰隨時之宜必若
韓琦之襲南涉豫息之走都州滄海之濟吉未之方
何也都邑之設所以控制方而為久之極六朝皆在
建業而孫吳咸都武昌南唐或遷豫章將有說也國
家波江雖錢塘為行所何論之守寔在建康他戍之
兵不及江外出戰入守之計大率不同於古將時異
事变已陳之迹而今不足為乎即兵使交淮南守在

江西運道艱與諸處交急饋運之出於樂計之古時未暇然當講之而況方册所書者乎必欲進圖中原取還舊物退守重鎮輸不之雖曰廟堂自有成算學士大夫要當知之願聞規摹以觀遠業

問古者用民之力歲毋過三日而庶人在官與夫鄉鄙之長無非民也居則治溝井出則奉征戰亦无非民也歲秦而降大革先王之典惟民役于公上未之有改而民不以為病近世以衙前押綱運主濡濡而民始困于為吏保正戕催科承又引而民始困于差徭興豈以来吏法以救其弊者甚矣而弊日滋甚蓋嘗賦錢免役矣則有役不免而錢之出也如故州縣有夫豪之病又嘗官雇耆戶長矣則有雇直上供而民之保也自若重之里胥逐兵之奸法之擾民尤甚于此是故小民憚于充役田業歸于官戶之兼并于是有限田之制混差之法且官亦役也而役錢不免仕足者也而賦役仍在說者謂漢法雖丞相子不免雇更卒之戍果其道意敌或者乃欲復科耆戶長之雇錢則前已有免役之輸後未保將來之役亦恐役人云賴官事殆將不本萬守戶子孫名曰减半之法人情苦不易行使與民戶通差則仕者不能無怨而

自戶之後反重罷鬼役之上供邦計亦不可闕一仍其舊又將無以寬民意者古今異宜而民不可復役役不然何以屢更役法而民終未之使將祖宗之成憲自足遵守而徒為是紛紛不能違其意放諸生學古通今無所不議茲民事也有司願究其宜

問水利而已農田之灌溉漕運之轉輸公私之交急也至於捍險守國其所繫者益重淮浙當承平之世非惟國用之所仰賴蘇湖熟天下足則又發于田家之諺今也行都所在內奉萬乘外供六師而水利之講不詳說稀十年九潦古者塘堰陂湖之地頗已變為桑田之野皇上究求民瘼知無不為孟嘗決圩圻之遏流抑沙田之專利通五瀉之堙導甲季之港德至渥也而旱潦之害未聞加損或者以謂吳江之圻實障震澤陂湖壅塞漲起橫流決而通之未覩其利漕舟艱滯軍食乃不可闕佃者已為成業立將見其見其流散興役動衆又不可以輕舉置而不問非安國利民之意也先生翰林蘊公之師浙右嘗欲起千橋於吳江之圻文正范公守姑蘇則欲盡導吳東入海之浦一則言而未試則試而不卒迨今百歲弊病亦極矣監司郡守豈無憂民憂國若二公者歷年之

父何寂寥之無聞也將古人治水之道二公有未之盡不然二公之業未究必有說也鄭父大田淮司而魏單文振何洙復鄭故事而南屠之政遂衰焉蘇與起鑑湖鑑湖成而蘇敗謝公作堰卯頭淮之北之名伯利害反覆其故何哉中朝鎮守北門舊與塘漾之利田之阻况此輩數下之淮河之塞事切乎世將何道而為之諸生論古通今夫學益所釋陳必也畏田不失蓬漑運道不至艱阻邊陰以設民力無困而公私事當責之効豈無術耶願詳聞之將復子上

問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語也視周公仲尼之道並轉說也遺堯舜文王為正道揚雄學也虛羲而降神聖之君以十數孔孟曾不之尚顧獨尊於文王周孔非其走於先聖將以無位故耶揚雄論道而歸堯舜文王然則周公仲尼豈不足法也二十之徒皆學于孔子者而七十子尤章章焉史記所傳七十有七家語所錄七十有二其人与數既已不同而其雖半言行不聞果何以異於三千也叔孫武叔公伯寮竊毀仲尼懟子路者不聞回心嚮道言行之美而猶見錄何於大戴孔經其言子貢論弟子之行以答將軍文子之問其人裁十有二稍冉由求嘉參師商滅明偃南宮相崇

孔子自言從我陳蔡及門者十無非門人之誅而其去取參錯不可考知姑為訂以聖人之言則子我短喪之問似非能言之流季路正衛君冉求附益季氏其於政事何有似孔子如有若唯忠恕如曾參門人之所共尊乃不數於德行又如曾點之言志子賤之不欺傳易騂驪商瞿曾不詩以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所列猶或未之盡耶聖人之門柴愚參魯師辟由喭而皆進於夫子之道耕稼之學至於之以小人其謹向背之途所成就之速如此堂堂張也其傳乃有免行而舜趨商之洒掃應對進退流為噍然終日游之習本抑末至於偷儒憚事人言語之子貢於從横者之雄以商參之夫其比於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聖人之學何其愈遠而愈不似耶將其所傳子弓子夏子與三人而已子弓之學至於荀卿李斯而燕子夏之傳至田子方莊周而極惟子與之道子思孟軻皆不失其所傳將毋師法不同本有次第抑其流傳之速自有幸有不幸歟荀卿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軻皆未免為有罪莊周論天下道術身与老聃關尹猶自列於一家鄉言子思孟軻自謂子游之說周稱甲子方語又曰學於谿工古人遵道嚴師安有聞見之異疑

信相亂其政何哉諸生學於聖人之門所盡心焉爾
者道學之統源流之下與夫門人高弟所聞所得厚
薄淺深之間直固知之詳著於篇庶見所蘊

問三皇〻〻也五帝〻〻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論易稱
伏羲神農黃帝太史氏紀五帝則首黃帝略少昊大
戴氏記宰予答陶亦止於皇帝高陽高辛而已古者
祖功宗德與大郊禘祭報之祖皆不在昭穆之數祭
之報乃不知為何孔虞之慕亦不知何君商之三宗
二也遺訛商知盤庚其無逸如祖甲商氏求復其政
周公並稱其賢而皆不列於宗周宗武正嚴矣若成

本之文人　十四

王之守成康王之刑厝曾不與宗其道宜王中興之
治德非盛於成康于傳有世宗之名得非三代以前
經傳流略不可得而詳說不然皆彰灼特孤陋未知
道乎漢唐以來祀豈乎既功德之論廢而不行求者
先代史氏之言盛德豈功之君自有不可沒漢七制
唐三宗其人也漢之二祖三宗唐之太宗因天下無
異見以世宗之窮奢黷武為詎未於節儉愛民之累
以中宗之聰察雖伯豈多過乎明於成王之昭明王
憲宗皆有始而無卒以武宗之凡振唐宣宗之政
比太宗且無二君晚節之瑕而七制三宗去取此

何也在漢光武嚴恭祖宗之制遷呂后之有罪躋薄
氏之有子所以崇高廟之配登中宗之宣帝沒元帝
之高祖所以明先帝之眞垂於眾昭之號世宗之宗
無損益焉豈非功德汚隆雖孝子慈孫自有百世不
能改者宜乎後世非復異同之論況有先儒史臣之
狂而天下之跡至今曾莫能一豈無說邪諸生其推
所由來卻有胸中膏肓之惑

真之文人　十五

問孔子嘗聞俎豆未學軍旅其論政曰足食足
兵以信自謂我戰則克豈徒然哉在書甘誓有之左
不攻於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
馬之正汝不共命牧誓有之不愆於五步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乃止齊焉蓋陳法也禮
大司馬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坐
作進退如戰之陳曲禮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
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各司其局蓋陳形也然則聖人衆不學故自軍禮司
馬法兵亡家不知有陳諸葛武侯治軍蜀漢推演八
陳而載之圖今廣都魚腹皆有之其圖行列皆八象
地之方一有九六相函如偃月狀晉桓司馬以為常
山蛇勢後世曾莫之省唐李衛公始引軍志以明四

頭八尾合於古之井副触处為首之意於是游可究之然聞先儒都肆已有孫吳六十四陳憲〻常勤八陳擊匈奴矣至晉司隆又用八陳以復涼州陳錫持白虎幡以亮遺法教五營士是則武侯之前既有八陳後亦未嘗亡也今有馬隆握奇圖贊其傳起於風后李筌繪而圖之見於太白陰經又有曰雜兵書頗有黃帝太公孫吳武侯遺術裴緒交而通之著于兵法新令其形皆八不與武侯陳圖相似筌乃定而無變錯緒又方圓非整俱曰八陳是邪非邪唐太宗尤習於兵其作破陳之樂用代古之武舞八稿四表自

以生於八陳干戚振萬之舊果如是乎古有鵝鸛魚麗范蠡又論陰陽牝牡陰陽家者亦有太一五陳遁甲八門之術衛公蓋以六花與十四陳至曹成王則有所謂團力李臨淮則有所謂校旗原本從來將毋皆八陣之變不然合一法於荀卿有言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莫若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兑若莫邪之鋒利當之者潰圓居方止若盤石然触之者角靡而退以為綦制要節之理其古之軍陳歟今之為兵固有常教之陳無用於戰諱肆而已說者遂謂戰而言陳非知兵者張真源名習戰陳然未嘗用古

法乃使大將各以意教止使士知將意將悉士情然則古之陳圖果不足法矣先王為是紛〻無益之教無乃屬使其民于武侯有言八陳既成自今用兵行師風不復敗陳固用之以戰謂之無用何也貢源武鄉皆古之知兵者何其言之反邪反人以陳肆兵由來何所法象後世用與不用其為成敗何如可以文可以武者聖人之徒毋以古所難言而遂略其說也

問兵家之法萬變而其大杌有三曰戰曰守曰和以祖宗行之不過各守一事皆得志於契丹金人之强非徒契丹比也其貪殖殘賊自其先世則然惟我二

宮躬行堯舜之道待夷狄者不一而足三者迭用如環無端核德則虜暴我仁用師則我直虜曲然自逆亮俞盟于今將五歲矣師還之上既未聞朝有甘泉龍廷之奏雖保聞稀場議者猶以為未詳豈古今異宜祖宗之法不可盡用抑和戰異勢三者不可兼時而出也請申明道尊王必有以決天下之疑抑[illegible]衛為不可勝之略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和則久請有司顧與聞之將扶所長長言之執政

問古者畫事設官〻〻自當守而無濫首之患未聞侍次而授者降自近世入仕之路日廣而官有常員吏

部注官至逆用八九年間內而職事內外而監司亦
或以數人而待一官置吏以運無此其弊進士古之
鄉子舉任乎世祿之猶也於今既不可廢軍功以賞
戰士需爵流外漢唐亦多得人今欲一切暫停則恐
夫有同滯之嘆姑仍其政獎將日深諸生詳論其宜
必有使於今而不戾于古之法國家將采而用其詳
著之於篇

問三王兵出於農有征無戰故無宿師漕餉之費秦
漢用兵夷狄爲運力單致者始爲屯田利收其利在
今長征戰士非征役之士也乎時情游蕩業往往去

而從軍使之營田非本情也非人情而強之事將不
免於怨謗逃逸或爲罷耽比田且不可成積餉之勞
何當休息今欲講明其說將欲使戰士力於農田而
無怨弃之憂戎爲屯田而無煩於戰士計將安出諸
生其詳說之

問歷觀前古良將之共來始非因糧於敵敵之積聚
皆我之資也近人謀不及遠故皆計費而後出師晉
之不俱不可以進尺寸設能克敵又多趙捏而不得
前堅壘相持費不貲計輸運則民不堪命屯田則軍
不樂從進退孔艱遂有中道而廢何術可使上無兩
弘飛輓不勞何策可以因敵取資而無不給之患此
軍計也願條其數之詳

問古者天子建國置命卿之相諸侯立邑設大夫之
宰雖有戒有內外官有崇卑所以司牧其民輔佐其
君一也夫天生蒸民不能使之自治相龕以智相加
以力而爭競獄訟由此作善爲吏者治之有術臨之
有政民不之犯至於無欺足矣傳稱子產治鄭民不
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
三子之爲世無能優劣之至於烹魚之詐樂其得所
猶未免乎不智之嗤患在其不爲不能欺也河曲之

次仍而未革猶不免乎沈巫之譏患在其不爲不敢
欺也宓子學乎聖師美政行乎單父之域漁人遠在
幽獨不忍欺其大夫故雖孔子大之惜其所治之小
四科之設其不列於政事何也抑夫三子之政其效
未臻於道將有說乎皇上以舜紹堯以民爲天下本
置吏二千石必親問之乎朝宰官初除亦必中書審
察命吏之法何滅於古然而不欺之俗未聞如三子
者之風不識古今異時持人事之不同也將使之今
君子其守宰郡縣致治之美無欺之俗皆不愧夫三
子其道何由

問六藝折衷於夫子夫子之學六藝而不与存焉論語輯錄夫子之言六藝之根柢也雖疑答問之辭益聖人之門雖明道學之奧者詩書礼楽既稔聞而熟道之易者性命之原春秋筆削夫子曾不敢以自及而門人弟子又殊不聞何哉仁義之逐礼楽之事皆人所以教弟子求仁之問不一而止夫子之答不過曰如是而為仁曰可謂仁之方於仁卒未聞言於義非獨不言總亦莫之問也且先進於礼楽聖人以野人名之後進於礼楽以君子称之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礼楽之用弃君子而從野人矣空之一語

六藝未嘗言回乎庶乎其屢空者何謂惟理文之博約固所以竭其才而曰非多學而識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鄙夫空〻如者聖人為叩竭兩端而告之字與顏子同乎然則六藝之歸仁義礼楽之教顏氏所學聖人之道果何適邪老子體量之學與聖人異今其教與聖人並行者道不同古不相謀觀於老氏之無佛氏之空則疑若聖人之所以教而顏氏庶幾為者是邪諸生學於聖人沈潛久矣明以告我毋知不言

問漢唐文體三變而班馬韓柳之宗二班工情理之之言愈倡六經之學其揆一也然漢之體製日趣卑弱唐文蔽〻近古柳文章於時高下將班韓諸公其才自有優劣邪帝竟孔子之文章於書論語脩矣漢唐文字未嘗不以是為宗師屢有変更奔不相似意者古今異世先孔之文不同後世之作也諸生能於文學幸為開辨其惑

問漢唐基命中興之主肇造丕夏紹復先王之大業雖曰人君之略而其名臣輔佐之績與為多焉時君康其臣佐之功厥有圖贊論述之事在漢高帝時有君子八侯在宣帝時有若十一名臣在世祖時有若

二十八將唐正觀門有若二十四功臣位次所列麒麟雲臺凌烟閣之所画象或藏之宗廟為之銘贊其事重矣是宜去取極當時之選史籍無傳疑之謬未之於策則大不然顧或元功佐命維時名人而不在諸公之列中才刀將容有濫吹其間又或同功一時而去取不同均有親嫌而弃留特異或不終而尚錄或遂絶而不書必有說焉何以不著十八侯名位封國史記楚漢春秋固已不同漢表泗水亭碑同出班固論次自有差別凌烟所圖二十四人尚矣唐書缺一不書曰荊州都督譙國公詔者兩京記稱紫紹功

臣謹稱許紹二人官爵先與容或並存而二書有高
士廉為未詳何者為定研窮其事傳必有之夫古之
所以貽今〻之所以觀古者惟恐史籍而陸賈司馬
遷班固吳兢韋述呂溫皆著書於當代成一人而自
相乖背果何以我諸生深討古文哭之熟矣當時去
取之說書傳所以不同於此必能言之其明辨之毋
畏

問周道東風化熄先王之遺蕩滅无餘仲尼繼文王
而与修六經之教師法後進以為萬世準式當時之
士有能潔己而進者殆无所拒絕是以三十之徒從
聲而至杏壇誅泗弦歌不輟而七十子者逮速肖於
聖人所以誘掖之作成之其亦至矣觀夫子之互見
互鄉見南子雖佛肸公山弗擾以畔人召之而欲往
聖門廣納於此可見子張之非子夏亦有于人何所
不容之語陽貨孺悲之見何聖人拒之之深耶一者
拜而時亡一者辭而鼓瑟應對弦歌之際庶有旨哉
彼夷俟之原壤將命之童子自入而論可以无訊抑
肱之云我人之答所為言動其故何耶誅奸回於既
死發潛德于幽光真學士丈夫之事况在論語之書
乎諸生必究其端其明著之無略

問人之大端論友其一也取友之際古人難之道之
不明交用遍長曠千百歲才可以一二數而執利之
交在所夫莊周惠施皆以老氏為宗其交論固善也
周經施墓有斤擾之歎其相与者不薄矣而儵魚之
辨鶵鼠之喻蚕蚓之論獨何自而發於當唐之時李
杜韓柳皆以詩文名世〻并文之樂論文之恩雪日之
况記子之際亦可謂之要矣而欲殺之自飯顆之嘲
實録誌銘略不假借安坐甘食見之於書此又不可
得而通之豈盛名之下人情不無相軋將相成之道
於理固當然哉有司未達其所以然諸生其明告我

問傳道之叙自孔子曾子子思孟軻端若貫珠蓋無
五十其亡先孔子三歲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
可疑者然論語記顏淵死孔子以況伯魚史記鯉年
死則是先伯魚九年也取信論語則伯魚之亡久矣
世家〻語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子思年六十二則
曾子於仲尼之卒也未壯子思猶逮事其先祖孔叢
子有子思及孔子曾子孟子車問答孔弓孟子漢藝
文志皆稱子思与曾參公同時孔叢又遂於繆公卒
孟子題辭列女傳孟子學於孔子之孫子思孟子傳
奉於子思之弟子資治通鑑外記繆公訪子思之歲

距孔子卒七十有三年而周紀魯繆公尊子思見衛謹侯復此又三十一歲下距孟軻見梁惠王之歲凡四十又一年上下一百四十五年之間而道學三傳未見多過子思之年無乃過於壽考乎由此言之史記殆為不妥而孔子所記與夫孟子檀弓孟子列向班固趙岐司馬公劉道原皆非無稽而妄作者記事參錯雖道原亦不能無疑諸生論古人於數千百載之間皆有以祛其妄而辨其惑傳道之次所當尤謹焉者近在眉睫固將先之幸為闡發其疑明引據依于下

問古者士大夫逢時遇主以道光明于時有德有言世所希仰曁秦滅學其姓名因多湮沒復無傳焉惟舜之五臣商之三仁武王十亂周之八士作者七人與夫所謂逸民者始皆卓然章章有以自見得聖人一語而後其道愈明蓋其高潔視河華昭晰彌日日不其僥乎雖与天地並存可也奈何諸儒傳其姓名人有一說言其年代乃大不同惟三人孔子既詳言之來張之行蓋闕如也作者之數或以為十字之訛夫人固不逃乎六經史傳之間儒者宜當深考先儒之說會有不一定孰得孰失其辨析詳之

問兵法莫難于用間莫深于用間田單復齊秦滅六國漢高也楚句踐報吳皆藉間以成功微乎微乎周言一入敵情盡見彼君臣歸合之交判、惡離而我計行矣故曰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孫武之書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夫商周之王伊呂之佐決非行間以圖人之國者求之書傳則師徂其出不意乘黎而商始咎周識有似于兵法豈二士之通神至于無形我少康夏之盛王用衆一旅先復夏祀亦二王之奉也其使女艾諜澆至于誘豬豷洗於逆大易首於綫裳者見之傳記不可誣也

伊呂之事未可以遂為无有為之其亦有道乎誘敵以子元雖入者對將何自而出邪方國家當鹿之經來雪大恥聖上怯氷極大思復東都之會前古之事不復可用於今敬何用行之有司敬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八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九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天命上天之命也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道日用也教成物者也天命即性也率性即道也修道即教也性命道教皆非自外作者在乎不失其正而已於所不見不聞之地有毫釐之差則失性命之正失性命之正則去道遠矣隱見微顯本一道也未有動乎中而不形于外者戒慎恐懼所以自夫一也人之於道也造次顛沛而不可違者也無入而不自得觀盛之教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物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皆性中之物也方其未發不可謂之有及其既發不可謂之無喜怒哀樂正於未發可不謂中乎發而不失其所謂中可不謂和乎中者道之所自出故謂之大本和者物之所同歸故謂之達道天地之大萬物之夥未有離乎道者也派中和而不雖開物成務之道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之中庸中庸也小人之中庸反中庸也時中時措之宜也中節者也反中庸則安於不善此小人之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為貴安之悠久之道也擇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之者也

子曰道之不行我也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所貴於知者為其能有擇也所貴於賢者為其能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〻〻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中道〻〻何從而明乎孔子與道不行之歎

蓋數賢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以之
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嗜好之癖也毋偏毋
頗則近道矣過物之累所患其蔽者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舜好問猶而好察邇言蓋
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而況其遠
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隱
惡而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之道也欲求中而
二端之棄吾其見執一而非中也

卷之二九　　三

子曰人皆予曰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
知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
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
失之矣
子曰君子可以大受而不可小知也小人不可大
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通及君子小人之辨衆人之
知所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覺雖
知中庸之擇固無安知之理大小知而大受自見
惟不役於小尔見於中庸之德其惟大受者乎顔
子擇中庸而得一善所謂識道也拳拳服膺刻心
而身守之矣未嘗須臾離也何從而失之乎舜之
為舜不過執兩端用其中顔之為顔不過擇乎中
庸而得一善君子之道為可識也
矣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
天下之事可以強為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
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方者也
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

卷之二九　　四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
死而不厭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
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
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路之問蓋強弱之強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
記南方北方之強應之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所謂
蓋其大者犯而不校之類此伯夷叔齊所謂廉頑
立懦求仁得仁也北方之強豈子路所謂強者此
匹夫之勇尔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廢
不為無道改節自強矯矯惟有道者能之而泯也

矯〻特立貌

子曰素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素隱行恠捨其素行〻其僻左欺世盜名者半塗〻而廢自暴自棄者若之人也皆爲人者也聖人有所不爲〻之不能已也君子之道乾〻而不息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非惟人之遍知也依乎中庸徒以成身而已非聖人而能与於此乎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春之三九　五

道不遠人故雖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至大至神雖聖人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己能所謂費而隱者其中庸之至乎天地之大而人有所憾不能成其大尔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必有物安得槩而破之乎造端乎夫婦可以与知也察乎天地所謂上下察也鳶飛魚躍各正性命者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豚魚鳥獸夫豈外此者哉

子曰道不遠人〻之爲道而遠人不可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也

伐柯執柯以爲遠此近於天地之大猶有所恨者日用飲食此民之不可須臾離者也道不可離又何遠焉知修道之在人可以語率性之道矣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春之三九　六

以人治人非求諸遠者通而能改爲善莫大焉夫子一以貫盖無所謂忠恕〻〻之道歷諸己而已矣立己与物則其去道愈遠無人我之下所謂一以貫之也不欲人之加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善推所爲能忠於恕則近之矣違道不遠猶非道也一貫之也無所俟於推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

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〻顧言君子胡不慥〻爾

君子之道四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皆不可能也在修其在我者也庸德之之行庸言之謹所謂修道也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書求履中者也言行相應則所謂君子之道者聊未能一所以能一之也慥〻謹也言不可不慥〻然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素其位所謂居易也不願乎外不易乎世者也不易乎世而行其素適與適而不中矣上之陵下〻援上皆徇物而外馳者故怨己生焉內求於己又誰怨乎行險徼幸蓋不知命者也碍之不得曰有命所以窮通而長樂也

子曰射有似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樂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道不遠人在我而已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於妻化家刑國未有本亂而末治者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君子必自反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孝悌為仁之本豈有他哉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〻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鬼神至幽者也而人莫敢不敬以其體之著也誠之不息則著豈外是我層射以有反身之仁窮神以見至誠之德知微之顯知遠之近則可以言中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祿必得其必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〻令德之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舜之受命所謂天地合其德者原其本宗不過充事親之孝因天材而篤之爾栽培傾覆皆天道之當然者舜何與焉達天之德而不能得大孝未之有也而況於通者乎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

卷之九　九

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序事謂所執 備相執事者）及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無憂得天者也達孝仁親者也文王上有以得其親下有以莚乎子全其天樂又何憂乎武王周公所以上繼文王善推其所為而已近而事親大而事天治人神和上下未始不本文王之道無或不當理者則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其至矣乎郊社禘嘗所以交神有道指掌之示夫何違之有哉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卷之九　十

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知天知命也知人知道也為政在人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者也地道之可察者莫敏於樹人道之可通者莫敏於文武之政其在而人莫之行者也得人行之則其化物何異於蒲盧之突其然待人而後行爾為政之得人為本身不明道無以知

人不先体仁無以人道君子之道無他仁義而已矣知事親為人事之本尊賢為通道之宜由是而之為則礼可以義起矣是故為政莫善於知天知天莫尚於知人知人莫大於尊親尊親逼于修身身知修身則可以仁民矣凡為政而不及於修身知化皆非所謂正也

天下之達道者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德也知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

卷之九　十一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達德所以行達道一所以行三也仁以本之知以道之勇以成之知仁勇三者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所以行之不過曰一一而已一者何也所謂知天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清明在躬其氣志如神則知仁勇之三未始離乎一也天下達道亦文矣交親之際盡而足通乎達德則未見其五也斯道也在人而已人之資質有限能強而至於道則与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等謂明於蒲盧之喻則可以言政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矣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好學力行知恥者近三之者之心人皆有之充其所為則達德可致身修而可以為政矣修道之謂教而於天下國家何有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〻也敬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〻則諸父昆弟不怨

卷之九　十一

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礼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礼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〻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継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九經之治自修身始所謂行之者一皆行其所無
事也尊賢先於親親所以立道也大臣之敬不敢
褻也小臣之體恐疎之也子庶民來百工內之所
以安治柔遠人懷諸侯外之所以信服皆行其所
無事而以修身為本君子之於天下也將以安全
之也非徒有之而已修身以教各因其材而篤使
人得之觀感成事其事不殺不怠以尊乎治者先
王修道之教也皆自我出也所以行之者廣
己者豈不約乎

凡

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
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
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
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不信矣誠身有道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曰豫而已事
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已能皆以修身為本誠明乎
善所以立事也道也行也事也言豫皆前定之矣
見之事業守有窮乎所貴乎坐進此道誠者所以
立豫至誠與天地同流不誠無物矣不誠無物則

不明於善交人之際將何以有行乎道之不行不
誠故爾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諸
定其交而後求率此而行則無往而不濟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
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
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天道本然者也人道當然者也至誠則無他事矣
此舜所以從欲而治孔子欲心所欲而不踰矩也
學問思辨行所以誠之者也學之貴博問之貴審
思之貴慎辨之貴明明之貴篤知此五者可以無
失矣貴於問篤於行其功當十倍於人未有不至
者致曲能有誠也學者所以成身也不誠乎身則
何貴於學誠者天之道也至誠明至強固有之也
柔愚遂物害之也至誠則本然者見矣故學而本
至於發蒙發節如蒲盧之變皆不足以學也

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
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其次致曲々能有誠々則形々則著々則明々則
動々則變々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性本然者也致當然者也本然者未嘗不著由當
然以即本然則本然之性見矣故雖聖人未有不
由學而至者所謂致曲也知所謂教自愚而聖無
雖者誠明蓋一道爾誠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明
上者誠之著也至誠復性則上下感察吾性中之本

然者而爲有不盡我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言命
矣立命之道自及身始也參乎天地非盡性者能
之乎致曲無所不盡其至者每用其至々則誠矣
至誠不息則形而發見發變化自我出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体禍福將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天道之神所以能酬物者誠一之至未始離於物
也至誠与天道相似故神々而明之所謂格物也
格物而明明々則善不善之將然者無所遁于隱

伏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
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
時措之宜也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誠自誠道自道夫豈外物耶
物則之盡在誠而已不誠無物故以誠為物之終
始也誠者物之終始豈徒誠身而已我盡己盡物
則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無物不一無適非中
皆善性之成德安有内外之分乎仁也知也由成

己成物辨也仁知之辨惟其時而已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々則徵々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無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不貳誠也不測神也天地之神亦誠而已矣至誠
斯不貳矣不貳則自然不息以至於盡神天之高
地之厚道之悠久神之不測惟至誠可以與於此
誠之為道顧不大耶不見而章不動而变無為而

咸蘊天道之變化一言而盡曰誠而已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久也今夫天斯昭々
昭々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
天地一撮土之高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
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
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
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高明博厚悠久者天地之道此其可知者也又昭
昭之多地一撮土之多山一卷石之多水一勺之
多皆近而小者及其至也蓋不可知者也其所以
為天地山川而不可知者曰誠而已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
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於穆不已天之命而不顯之德文王所以受命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禮儀威儀待其人而
後行者非此乎不顯純亦不已之德也全乎天德
至道之歸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之為天

文王之為文王其道非它誠之不息而已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上居不驕
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
自用賤而好自用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
及其身者也
君子之道行其所無事也德性天性之本然者問
學盡性之本然者廣大指之四方上下而言者精
微至物之在人者高明所以覆物者中庸所以成

物者溫故反本者知新知來者敦厚自廣者崇禮
接物皆以修身為本擴而充之則與天地準矣此
為下處下與邦免禍未有不從此出此明哲之
所以保身也學不由此所謂反古之道也自用之
愚自賤之賤裁其自取之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
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
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
從周

礼樂聖人之事也制礼作樂天子之事也今天下
自其時者也不以聖人天子之位礼樂不可作也
此天之道也作之者妄也夏礼不足徵矣殷礼可
學而不從可也礼從時孔子之所以從周也孔子
之不可能制礼無其時且無其位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民
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
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

本之九　九

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
而世為天下法言而為世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
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三重三節也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而
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於修身本諸身徵
諸庶民匹夫匹婦皆可與知上無太高下無太濆
百姓心悅誠服知所徵信則敬而從之所以達道
也天地鬼神先聖後聖其道一而已矣莫不以人
為本知天知人不過內外之合而已民有所徵而

信無忌不服不可得而遠近吾修道之效也見譽
有由矣外是而永譽非永終譽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
月日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天地之大誠而不已者也仲尼達繼前聖合一德
儀持厚高明應物無違大小成德体合萬殊小者
如水之流通與行而俱入于海大者如物之自化
不可見而未始踰閑天德之至所以為夫子哉

本之九　十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所見不同一
於廣運之德爾成配天之德則是處身接物皆循
而不妄動而愈出惟有本者能之爾天地之大何

所不容何所不違苟能此道則有不言之信無為
之教聲容言動其有不格者乎此為天道之當然
所謂無思不殷者也此道也可以見天地可以貫
金石有血氣者而能外此是乎
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下之化育夫焉用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
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之
天下之大經正也天下之大本中也經綸大經而
立大本非全於天者不能也求全於天誠之而已
誠者天地萬物所以生也人之所以自誠也天

而有所倚然亦不可詛也望之弥高鑽之弥堅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卓爾如有立參然如倚衡有所
倚者其何能然此道之本可得而知者聰明聖知
性中之本然者固有之也唯全於天者天尔全而
後誠至而中正立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
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
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
德矣
君子之道其可知者非其至也至不可以意知而

可與自行也小道灼然則灼然而已矣其將何以
為過知行遠之自邇登高之自卑則可以達君子
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所謂不顯之德也
知德之不顯則知灼然之惡矣子夏以為小道可
觀而泥于致遠非可觀則何以為小道歟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
在爾室尚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自反
而縮吾何慊乎哉故君子敬其獨尔內不自欺曾

何人所不見之有人所不見而謂之難也況已所
不見乎此君子所以大過人也相在尔室室非身
之外也況室以為喻也內且不愧於屋漏敬信其
日用尔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何有哉
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怒而民威于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君子之道本諸身加于天下莫不以修身為本也
修身本乎誠身所謂篤恭也篤恭而天下平修道
之教也奏假無言不顯惟德至于時靡有爭百辟

刑之惟至誠之格物知此民心悅而誠服天下有不平乎發賞刑威勸賞之道也不用而民不倍誠之至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〻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聲色之感豈所以化服人心乎聖人不以威人知德而已故夫子言本末之辨毛輕數之道也道微乎微者也知道之妙則知非毛之所可倫擬也尚不可得而倫擬詎可射乎無聲無臭天道之始也

本之元　　重

知中庸之學所以研求性命之正和同天人之理不知天道之如其何以為至哉

大學解

大學之道在明〻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〻而后能靜〻而后能安〻而后能慮〻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能明是德則近人矣能明是德則知止矣有止故不妄不妄故能安能安故能動明德本也應物末也故學道者知本知本則知致急後先之序而無過舉之患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能安而靜物莫之撓動而應物者益無難矣

本之元　　孟

古之欲明〻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有良知有不知良知知之者也不知〻〻〻知見也誠於小知良知無自發也能致其知則知之至者

見矣物〻則之在人者不明〻德則物無以盡不
能盡物則知之至者無至而發移至也物至則良
知見也良知發見則所知必至意無有不誠心無
有不正家國天下無不自正所施者寡所被者博
矣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惟時厥庶曰予汝極錫汝保極所謂格物也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人斯其惟皇之之
極尔不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汝雖錫之福
真作汝用咎以知復修身為本也凡厥庶民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

以為天下王天子庶人之一是也堯自克明峻德
至于黎民於變仲尼由三十而立至於所欲不踰
矩大學之道無它在于格物而已不知盡已而欲
盡人之道盡矣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〻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
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大學之道自知德始意誠而下皆其序也未可躐
而至也慎獨致一之道也致一之至不戒而嚴矣
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嚴之至也不欺其內好
之如色惡於欺也如惡〻臭自欺如此非出勉強
而後可以為謙〻謙慎獨之始也不誠無物君子
其可欺乎小人無欺從以自欺而已十目十指其
將誰欺德之潤身由其壹之誠也心廣體胖至誠
之道將與天地參矣

詩曰瞻彼淇澳菉竹猗〻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
恂慄也赫兮諠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曰於戲前王不忘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
沒世不忘也

淇澳之詩文武公之德者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所
以形容之也為天造而人功之似也由其知本而
自修者至也恂慄和敬也威儀庶敬也修道在己
而民之不能忘者各以其所求得也君子樂得其
志小人樂得其事凡以身修而應之有道也故必

誠其意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
無所不用其極
明明德俊德也日新德新也惟天陰隲下民民之
受中以生者克明則克類矣之至純自不也日新
固有之也明於是也聖人所以達天德也者由其
盛德也盡斯尔也用其極之謂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邱隅
本之三九
是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
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
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与國人交止於信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止極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知止而後能定能定則
不他矣此謂知本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所不
用其極也能知所止無所往而不建其極也黃鳥
尚知安身之所人而不求所知可乎訟之起也中
無所定也知止自不欺矣犯而不校夫何訟之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
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
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之學以率性為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有所忿懥恐懼則非所謂中而本性昏矣心者神
明之舍居中虛以治五官者也心為事牽五官皆
失其正非所以安神明也一正心而本性正矣
基之三九
文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其恕乎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君子之道無它善推其所為而已譬所
親愛譬所畏敬譬所哀矜譬所敖惰所譬反復視
我心之輕重則失其正者見矣好而不知其惡惡
而不知其善皆有所偏也心有所偏則吾之是非
錯謬失倫輕重無準失其所以成己道而無以齊

家猶愛而不知其子貪而不知其苗也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則會歸乎極矣是故修身以正心為本
心正而天下平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
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
也
孝經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
猶百姓徒役也為國以禮能踰上下之交于君子
春之元　元
之為天下國家皆以修身為本事親者可以事君
臨下者可以臨民此皆不學而能者也若保赤子
教之至也知致恭之道斯無失之者矣君親之辟
則惟其時物為政故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
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文王以
刑寡妻者御家邦善推所為者乎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
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
原缺

人無他為一以貫之而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
出者正則所從者順此謂絜矩之道絜矩而民取
則矣是故動而為天下道使民無不知愛其親知
敬其長風俗惇厚蓋所以率之者順矣修身之道
不言之令所謂絜矩之道皆以修身為本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
下僇矣
國以民為本民以心為本君子之得其民得其心
春之元　壬
也民之好惡其心未嘗不公君子以民為心公其
好惡則民愛之戴之將父母若矣為人上者下人
之所瞻望也惟中立而不倚則服而從之十手十
目其嚴乎故君子在正其身
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

善則失之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聰自
我民聰天視自我民視是故在得民也得民在得
心也惟有德者有以得民之心故君子敬其德也
故有本末修身為本身修德建民可得而用矣何
財非我之有不務建德而急於財用民不知德則
惟財之務是施奪之教也是故有德斯有民有民
斯得天後利先義先王之所以受命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
以為寶惟善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々兮無

卷之元　三二

他技其心休々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
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
人之彥聖而為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
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為國之道在知善惡擇善之道仁身為本仁身而
後能擇能辨後知人知人嘉善則可以保民矣
善人之道無他矣々而娼疾之心勝則不能與人
為善而何以保身乎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修身

而已見賢
見賢而不能舉々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々人之所好是謂拂
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
之驕泰以失之
進賢之法莫崇乎親善惡之要莫先先已見矣而
不能舉々而不能先吾命之出者未至於見不善
而不能退々而不能遠是雖之過欲惟能公其心
者可與論進賢退不肖之宜以百姓之心為心忠
信君子所以仁身者驕泰害之者也

卷之元　三三

我而已果能忠信則身修而能公其好惡賢不肖
之進退在此而不在彼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
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
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
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易稱何以聚人曰財々者國用所出其可後乎雖然為國務民之義而已財者利之所在人之所以爭也人必爭而我奪之則利心生而禮義消矣務民之義則天下一家而財不可勝用藏之于下猶在君也以財發身用之者也不知所以用之身為財之役矣故君子先正其本為上有節為下毀本財用之出庸有窮乎是故務民之義在乎修身以仁民々化於仁則安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上下情通財可皆得而用矣斯道也其有不終乎義者

乎一家仁而一國興仁非他道也務民之義不以利為先爾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此事勢之必然者也謀大者尚皆不暇況謀小況君子而可爭利乎民乎聚斂之臣不知義之所在害加于盗以爭利之民也民爭利而忘乎亂則不可救藥矣言利而析秋毫必非養其大者之人也所見之小惡知利義之和哉惟知利者為義之和而後可與論生財之道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九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

風后握奇經

易陰本作握機叙云風后軒轅臣也帳者唯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文稱也諸子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閒有公孫宏等握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為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脩天下之不虞令本行四字

薛氏銓定

按握奇經別有續圖記金革旗麾進退疑閒之法今真文相振蓋非本學明能難異故并論而分別之

角音二

初誓衆　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三結陣　二行
四趨走　五急鬭

金音五

一緩鬭　二止鬭　三退
四背　五急背背一本作趨

麾法五

一玄　二黄　三白
四青一作赤　五赤一本青

旗法八

陣勢八（一本陣上有虎翼字非）

一天玄　二地黄

三風赤　四雲白（一作青）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白

八地後上黄下赤（一作青）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地蟠

卷之三　二

一革二金為天　三革三金為地

二革三金為風　三革二金為雲

四革三金為龍　三革四金為虎

四革五金為鳥　五革四金為蛇（舊法此八陣為用金）

鼓之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兵風在地為兵雲在龍為兵鳥在虎為兵蛇加二角音金師進東、加三角音者金師進南（一作西）加四角音者金師進西（一作南）加五角音者金師進北鼙音不止者行伍不整（一作行伍）（一作師）金革既息（一作既止）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六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當作二十四隊）　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為虎翼天地後衝為飛龍風為地蟠雲為翔鳥（一本次以布兩天上）

右繪圖（圖者經之紀此列之於前者）

經曰八陣四為正四為奇（舊握奇諸如字後人說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八陳牡田世有八以作風為所傳本可參用封陣法其中從不用奇正）餘奇為握奇（舊注奇諸如奇隅之奇則六說奇正者兵而從奇亦非四為正四為奇餘者無）

卷之三　二

握奇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或饒稱之先出游軍定兩端天有衝（一本衝作衍）地有軸前後有衝（一作雲）有風風附于天雲附于地（附一作輔）衝有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為一作有）陣訖游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無其字）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出一作生）天地之前衝為虎翼（本之字下有衝字）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圍繞一作為主）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數向敵而蟠

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
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掀兩端（一作鳥扒兩當）向敵而翔以
以應之虛實二壘（一作三軍）皆迭天文氣候（一本下有冊字）向背
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一作進）以正合以奇勝（一無二句）天地
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猗角前
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公孫宏曰傳圖以陣法似此今攝而肩列其八
守虛文在依此注下孫也跋邊次以成文）或合一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
隨師之多少稱類而長（一無此事支曰握扒四字段文之俗）
或天圓而不動（一作天為圓而不布）前為左後為右（一本五天右蓋主）
地四望之屬也是（一本天下有風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

次雲（一作其次天衝風衝其次雲衝）其次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宏曰此為翼
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一無前字）上天居兩端其
次地居中間（一作其次地其次天中間）兩地為比是也（公孫宏曰此為物為
其為突為地陣或即張形有勢或故為動也一本自公孫宏曰動靜敵戍固不定其時）
縱布天一（一作兩天一無天兩字二義當無經文中龍一的一作龍者象龍而縱字上有雲象）
天二次之（天二一作兩天）縱布地勢次於天後（一作縱布四地四地而之）
（一九下四地字）縱布四氣扶天地之左右（一九地字）天地實前衝
居其右後衝居其左（一無二字一無其右後衝五字）天地字一無居
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一本下有此動也四字一無虛實已下公
孫宏曰人多傳緣信法縛天或圓布己下與此微有蓋興而犯鮮與欲之伐相孫今亦錯無於其中其部）

（敬效三五數三十數五十變通之理奇之明皆不復儀栽近古以來其文不為人多逆曰數以相傳後于
令以雖則之在背字發明之斗本兵部陳下上五十三陣圍如此更通由人以為經文張也擂公孫八孫
典此其者天或圓布次田軍交兩端下以為正經兩以天有衛上觸顧而最列于贈周雲為角鳥之下今
為本南如此）馬陰從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
可施可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陳贊
動則為奇動則為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
佚輪亂散定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人
天陳贊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陳之主
為兵之先潜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贊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隊相當其體莫測
動用無謀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贊
萬物驚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贊（白丸公孫象以柔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奇兵蹟嶓（在正陳下形以便手蹟）
古之奇兵〻在陳内今人奇兵〻在陳外兵体無形
形露必潰雷而爲之百戰不昧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潜則不測
動則無窮陳形如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鷙鳥擊搏必先翺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
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爲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
與虎爲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困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
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逐地之形混〻沌〻
知環無窮紛〻紜〻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

其中散之一陰一陽兩〻相衝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趨地
斷繞四徑後夫當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
抑怒擬其擾閒戦不失足
鞞鼓
紅塵戦深白及相臨勝負未決人懐懼心（乍舞乍背）
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鞞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日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未收麾者指揮
角者驚覺臨机變化慎勿交錯（光日作光自一）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勿爲利物其暴
隨時禁暴蠢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爲拇夕惕乾〻
（書闕四字）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
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捱機爲衆動則
爲賊後夫當之勿以爲感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
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一作天下）

欽握奇經

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九字以衆本武經總要陣法銓次傳著成章而傳異文於下已繕寫可讀始走遊廣都魚腹觀覽武侯八陣石圖爰其又同先天易圖每恨陣法未能詳究聞成都唐碁盤市雖棄仇燕壞經始而多得武侯遺意覆其市道縱直間井交貫百工類處扶別而行識者曉然作然入者至於盡日迷不能去方悟李衛公言古八陣龍虎蛇鳥之爲旗法前古彝章之服爲弁識之得握奇經續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聞逸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於八陣握奇衆後知其源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冥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奇正庸有窮乎握奇經舊傳風后及之玄女用佐黃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荒唐之說無所攷信漢兵志陰陽家書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依覩視公孫丞相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先秦典籍類皆口以授傳反覆其義未易以說出浮僞等也七略兵家四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有百五十五篇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自神農皇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種吳起魏公子廣武君韓

卷之三十　八

信項羽諸家其書具在略皆矣今獨孫子十三篇者爲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奇經權謀在人奇既而用形勢紀綱軍政爲天下者尚有取焉又隱不章可爲慨歎舊文奧密尚多錯綜微辭傳寫不倫頗雜疏習李筌繪爲八陣既爲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不無訛以傳訛惟武侯八陣石圖最爲有徵走待焉隆替迷多所發明遂爲銓定其文并繪陣圖于後竊詳古人存諸口訣之意不欲妄疏條章合圖替以窮經可以自得之矣

右諸葛武侯八陣新都占地四百七十二步魚復

卷之三十　九

魁間二文方圓互見陳涿相容其實皆一法也裴緒采諸家以爲八陣常山之蛇石九其法方陣正而厚利變圓而無角利守壯前銳後重象鈎之鋒利潰北張其兩翼前卑後陵利衣衝方前炙後殊利以爭險車輪形圓六出强駕四隅利遠累置竹使於左右利於繞人[illegible]

旗八鼓二才之地陣吳起之衡陣諸葛亮之正旗也鹿行艗旗凡終三才之天陣左傳其超之艗揚諸葛亮之衡陣常山蛇陣能旗鼓非古也

八陣轉而相勝更為雌雄法曰正厚者力併故方勝圓猶厚勝薄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角壯可敗也故圓勝壯牝聚勝單也法曰銳而鋒者史擊之故壯勝牝猶復勝單也衡方勝者相從居者有餘牝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濟其虛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牝勝衡方也車輪兵得成行善冒亂而畏險阻衡方守險以族車輪之力罘罝倚在兩旁其勢不堅車輪四倚善衡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敗衡方以勝車輪車輪勝罘罝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雁行延邪使於周旋罘罝前後橫而中縱故勝雁行勝方也而正者堅當邊兩脅翼其兩旁故雁行勝衡方也其說如此而所圖陣法不能盡如其文特由多讀古人之書未暇倫當其制也要之八陣之法蓋不離乎天地風雲之變衛公六花十二辰陣六花中軍及左

右虞侯左右廂々總管凡七軍中營居中六營六而以後中軍六軍又各有小營二十二陣一曰中黃二曰大立于三曰大素年四月級敵且五曰左突寅六四青蛇卯七日推山放八日前衛乙九回先鋒未十日右擊中十一日存震角十二日史腸戍十三四復衛衷十四日勝突中備十十二陣各八

百人一小方陣周十二廠々各五十八日白雲吉此八亦大數加百人以備進騎餘八陣十細八百人以為游兵每陣每去百步皆八陣之正耳近世習知浪戰事不師古兵之形勢豈徒不識單經發而非短之前人陣圖遂皆亡佚李筌法固非古復混殺以壬遁陰陽之流其道可觀今此數家己論以握奇八陣可以然而識之古人節制之師盖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陣法奇正節制之所存也取其要附諸圖法後世雖有作者其亦不出此矣

八陣圖贊并叙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鄕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鄕。一在漁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循視難識。在新都者壘土爲魁，基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千。在魚復者因江爲勢，積石逸流。前敵壁門，後依卻月，縱橫皆八。魁間一丈，偃月內面。凡六觚。差新都舊無聞，而惟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栔其半，趙抃成都州稱者老之說，以爲江

石蓋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則其陣居平地，東於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復陣於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爲經，九六以爲緯，體方於八，陣形圓於卻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卻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下流湍駛，轟雷奔馬，不足以撥其勢。回石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哉。八陣實瀕其衝，予石委於灘汸，攸積而歷乎千數，未嘗回扰，隨若戲圖。屹若長城。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鈎連，首傳其江流而石不特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鈎連，隊陣相容，觸處爲

首則新都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營壘，出則倫其行陣，端有以爲先王寓兵于農，而居之以不在孫吳之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於正而已。李卯井祈衛樽俎豆舞之以行綴，經圖有逸軌之制，畫野有鄕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爲二途，民可由使之，不可使知之。故聽仁而藏用，簡在易先天之象天圓而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地文理，倫爲先天之文。悉於八陣見之矣。八陣之作，武侯私意自營之乎。風石握奇，有天地風雲龍鳥蛇虎之名，則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嘗以立

秋日斬牲祠白帝，肄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之象也。中興罷郡國都肄，而陣勢寢亡，非有王佐之才，明於天人之奧，則八卦之變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爲八陣之施，非教徒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語也。至於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會翼，握機衝陣之法，本諸孫吳方圓牝牡衝方罘罝車輪翼行之制。唐人裴緒之論，非無起六十千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知此八名，將八陣之統宗焉。易之學卦變，至於四十有九十有六，奇正相準，庸可盡名之乎。觀古懷人，敬爲之贊曰

堂々八陣法地之維經緯縱横端如綦々置左右有行後先有列錯綜相成鈎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如繩循如象環八々相乘陣閒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奮陣形雖八天文攸存四輔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劍合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錯則陰陽虎蟠龍旂龍旆鳥章奇正相生方圓迭出混沌紛紜杳冥恍惚其闔無方其闢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設實司啟閉無鍵而閉視之孔易行而爲陣居則爲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遹遹平々坦々馭馭天羅莫知遹返顯允武經侯之營之何衡天漢以作此六師君子所爲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休風于卯甲本兵干戚之容萬舞于庭四頭八尾文成于井家雲蛛斜窺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之天道昭々曰惟典常在帝有熊臣其風后爰作握奇之書允是詩六十四陣演自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於三代往矣漢隱都肄班其興之天啟明哲惟此武侯侯龍宏營樂龍隱淪中雲蒸左蜀先王遺法此向覺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壓蒼々巨測心之服奇才漢興掠敵新都之壘雲守儲胥塵石夔江卯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已壞乘然之蛇無頭無尾易象先天於乎不已

叙黃帝陰符經

陰符經三篇李筌所傳本三百二十七言凡三百六十三字龍昌期注本行自然之道靜已下八十有九言以相校雖定從龍昌期本豫光霽稱王蜀軍校黃承真得鄭山古本與今不同者五六十言然猶未聞衍字此如其多也語云陰符三百字則昌期本君可疑其句法又少不同而文意相通未可刪也姑存異語以俟後來者裁之山谷先生以為經出李筌熟讀

其文知非黃帝書也啟文章古反詭譎不經其言棣棣兵家妄託子房孔明諸葛訓註可笑惜其不經柳子厚一梧擊也其笑然矣謂其棣棣兵家似乎未詳經意所在李筌序遹驪山老母授經之事大約依放老子河上公事張子房授書圯下之説其亦誕矣就令果爲寇謙之所藏之攷要非黃帝書也康節先生謂與素問皆七國時書爲近之矣獨侯武侯注本之見李筌又未嘗及妄可知已易冥氏善和墨而隷多易宣色氏二圖虎而圖多筆黃帝治五氣而方術者名之此必然之理也陰符經專明盜時修鍊在養生

者不為無取其文大畧效法古文老子語意跡矣或者乃疑老氏出此不亦誣乎使陰符果無觀可者則何以為道術祖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況覽兼通無及泥焉可也乾道二年半春中澣日書

叙古文老子

古文老子二卷道德上下經也無八十一章之辨後先文字亦多不與今同走如論語孟子諸書脂其言與章次疑章分非故書之舊必謂師無自得者之為臬見黃庭堅論莊子篇名聞與之會為其己見弗敢必得然得郭忠恕所上本經古文始知不淼今而

擭此可以無疑蓋書之在古初未不完而正類於始鑿說寖以大孺致其書存夫真衆矣今文老子有河上公注實首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再傳至於臣公其弟子蓋公為曹相國師修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公上河也自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叙述尤恠誕不稽葛洪載之神仙傳中封演已知其妄據史記列仙老子傳皆云著上下經是則漢人所言分章無說而古文嚴密其言上下相明蓋不俟注釋而通坦然甚著參其先後則必註釋乃明是故則分二經以成其妄道德可判

其誰曰或然章而分之義可離矣然則分章析句可然非其本真老子古文其不廢於後宜也日走嘗請老子以為於闔闢為有窺第以矯枉過中夫聖人之欲為訓注八八其香然窮究其辭乃知其于道無得夫道者道也非可以一途指也彼以無為道有故非道也與故聖人之經皆德不論孔子亦所罕道惟當以一貫語子貢子與易中庸最為幽渺之書其旨良以見道不過示之中制俾人默以會通至老子則不然為書務以言盡如所謂道可道非常道以似是矣復不能守之欲以多言範圍自己既而去道弥廓書

辭愈多而言不知所從於是有吾不知為誰之子象帝之先之說其類數數而見不可以毛舉大古皆依做道要為名擬之曉孟夫守所知流於刑名數術而枕糠仁義絕滅礼樂靡不為四者雖非道体之全學者尤所當務蓋去此則非道而老子斥之曉進學為故其著者為私已不善則演漫詭譎而不自盡於世迷反道敗德抑又背老氏而馳逐其源流類生有自雖然讀此書者可以輕利欲祛物我齊得喪消錮悔吝於晴曖渺冥之中在明達之士不可謂無補則老子一書非可廢也世之是非或已甚故為辯析于后

遁甲龍圖序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心腹聖人則之而易象與是心帝出乎震々東方之卦也齊乎巽々東南也相見乎離々南方之卦也致役乎坤々地也說言乎兌々正秋也戰乎乾々西北之卦也勞乎坎々正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々東北之卦也參天兩地錯綜以交八卦相盪晝暮月日而三才六位歲時氣節具焉遁甲者遁此者也故有直符九星以斡九宮直使八門以周八卦三奇者三材之象也六儀者六位之象也陰陽逆順推盪也天地

加臨錯綜也黃帝之局千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時調之候也俯候四時之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也聖人制遁流遁以敷天地之撰闡陰陽之理見鬼神之情狀而擬諸其形容示人以範矩也上士得之可以命吉凶中士得之可以測陰陽下士得之可以明造化數者為之任夫數而人事棄焉因終與之并廢得意妄象頗若是乎陰陽家者流所以得罪於道人之論也竟乎秋四之序有虞舜政王衡夏南迴祁寒北豈特無天道通乎人事而已漢之成哀桓靈不改高帝之時令恭草之

不順為同歸於敗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於請師大道寫符碎兵則勝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類術家之論自有吉凶反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及泥焉可也周公之制周禮雖如方書楳射夭殺神祝咀祈禳術之甚膚淺者尚皆有取諸儒彖為通矣世之言甲遁者多論於極其書與術今頗傳于星官卜祝之流兵家時或論焉搢紳先生蓋野不究是豈仰知天道然觀其數真聖人之道術也釋其方論去其理泰章萬成書　泰推原所自命曰遁甲龍圖云

甲歷序

序曰歷之興也其于太古乎作歷者其有憂下乎是故數十為干以盡日其支十二以盡辰斗建之行以盡月積日周天以盡歲閏也者十餘分以成歲次者也歲律之運生民之本也是故數以記之歷以命之古者聖人之作歷也出楙於易以定散錯綜於爻以應春法象於陰陽而和息以吉凶通理于人而還初上古晝動而夜息未有星紀故以木生記歲未有書數故以結繩致約太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規圓于天府以矩法于地觀五行之文測晷景之度分

陰分陽迭用柔剛造八卦以調八風作二畫以定中
氣始立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以會萬物之宜是故八
卦者八風之象也三畫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包四時
者莫易乎歲成歲功者莫如乎歷〻也者歷往而知
來者也昊英氏作處后潛龍之位積時為日累月為
歲始作甲歷以前民用歷之興也其與易道並行耶
當伏羲氏天而王邦是故在壹傳教告民示始蓋取
諸震命子英稽能氏治我陰陽甲歷蓋取諸革咨於
上相共工下相皇桓咨告於民俾知甲歷歲月日時
自兹始無或不敬蓋取諸巽甲日寅辰木王卯英

上甲歷〻起甲寅蓋取諸泰是故易〻數也歷〻數
也歷與易數擬故能彌綸天地之造贊治萬物之宜
一陰一陽與時皆運一寒一暑農作用成寅春得天
人時資理勤歲憫〻百穀以生庶品以　惟日用而
不知此甲歷之道也歷也者在歲之所行也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
乎坎成言乎艮歷也者盡易之所之物始於萌終於
倫甲歷之用其歷之始邪故曰甲者甲也言草木之
始萌也若夫元會統章窮歷之數則非夫後時不倫

敘焦氏易林

漢焦贛易林十六卷〻有四林〻六十四有繇凡六
十六卦之變四千九百有六以所傳中秘書孫氏藏
書恭校中書多亡佚以孫氏書證補闕脩〻故書歷
經傳寫字多舛謬以羊為缶以佚為决若此者衆為
是正其曉然者其不可知以嘉為嘉以鵲為觀以烏
為鳥一卦兩占之類並兩存之無所去取具己刊定
可繕寫漢儒傳易明於占候者如贛費直許峻崔篆
管輅救家易俱有林惟焦氏林今傳於世東觀漢記
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自御靈臺自卦遇蹇以京氏

易林占之繇曰螘封穴戶天將大雨沛獻王輔用辭
說卦謂螘穴居知雨京房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定在
震林〻為焦氏可不疑贛延壽字也其學本以六十
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易林用之卜筮
尚其占與變者政和間校書郎黃伯思校中秘書論
林自林直日災祥自直日災祥之法雖同出於贛初
未嘗一其用昧者弗悟乃合而一之於直日卦中求
所得卦繆託燕蔚士之秘本朝王俶于雍熙二年春
過異人為筮得觀之賁其占乃觀中賁林觀賁皆白
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異人之占固

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之占筮伯思言若簡易其實非也蓍法因於直日林中求所遇卦於遇卦林中求爻所之觀從初決終則雍熙異傳之占初又未嘗與術庚僧論一幕撤天同一掃地自有得之緣林之外者未可以一術齊也直卦之法略在漢京房郎顗傳天朝班歷尚取其象或者直以周易卦爻占數猶屢有荷效至用林筮殞多不合伯思之說本易緯也京氏學以卦爻分配朔月坎離震兌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歲既有之日亦宜然於直

日卦中分卦直時如日之次日凡十卦一時八刻三分刻之一卦配時有一刻二分頤晉井大畜皆五刻二分坎離震兌用事於日卦貞悔初爻之首中爻之中皆四刻一分是又卜數一法不待筮而占者自可通用易經并論風雨陰陽占候不必專取諸林漢儒林傳孟喜受易於田王孫得易家陰陽災變諸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郤獨傳喜同門梁卹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于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為延壽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非也劉向校書以為諸易學說皆于祖

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党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藝文志易有孟氏京房諸篇無復分異京氏書世尚有之雖陰陽家不特災變之候論以漢儒林傳藝文志自有不可誣者諸儒党同伐異可盡信邪延壽行事略在京房傳中與最小黄路聽留增秩矣其口得我道以亡身之京生也知人見事未可以明經學士視之易林近古占書既自可尚叙辭引類尤爾雅可喜尚其辭者於漢氏西京文字又可忽諸略鈔卦氣圖法著左乾道六年八月丁巳鶴林書

冬至坎上 公中孚四 七 辟復初 一月 侯屯二
大夫謙五 卿睽四 公升四 辟臨二十 一月
侯小過四 大夫蒙四 卿益三 公漸三
辟泰三正 月 侯需四 大夫隨三 卿晉
春分震上 公解一 辟大壯四二 月 侯豫初 大夫訟四
卿蠱三 公革四 辟夬五三 月 侯旅初 大夫
師三 卿比三 公小畜初 辟乾上四 月 侯大
有三 大夫家人二 卿井五
夏至離上 公咸三 辟姤初五 月 侯鼎二 大夫豐五 卿
渙五 公履五 辟遯二六 月 侯恒三 大夫 卿

秋分兌上
初卿同人三 公損三 辟否三七月 侯巽上
大夫萃二 卿大畜二
公賁初 辟觀又八月 侯歸妹二 大夫無妄
四 卿明夷四 公困初 辟剝五九月 侯艮上
大夫既濟三 卿噬嗑五 公大過四 辟卿
上十月 侯未濟三 大夫蹇四

唐僧一行云易孟氏易章句京房本旨七略以卽類所傳卦氣皆六日七分不以初夏相次用事則有惟齊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十有二節五卦必以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與中氣偕終又京氏減之于七十三分爲四正之候其說皆不經蓋據孟氏以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以乃爲三十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以至十有之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又在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易爻當日十有二中蓋以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歷又以節本爻在貞氣在悔非是近世大儒司馬文正雅太玄惟閏居卽康節譜太玄圖坎離震兌氣御直卦皆同此惟一行惟以五卦初爻相次從用事從易軌有云今將專本京氏用六爲法以辟卦爲局六時一卦又有日法

以直卦爲局二刻一爻坎震離兌順晉井大畜之卦以分數除減半之蓋三十日三百六十時又以六日六百刻皆同而與易象俱終悔吝吉凶庶幾亦可直以經卦世爻爲斷

紀山海經

右山海經劉歆所上書十三篇內別五山外紀八海郭璞注集薩十八卷其十卷五山經八卷外海經海內大荒經也五山海外經端有條緒海內大荒經汗漫有不可通者是書流傳既少今獨道藏有之又圖十卷文多闕略世有模板張生錄畫山海經圖辭於道藏圖本然道藏所畫不出十三篇中模本畫圖有經未嘗見者按五山經山多亡佚意僧錄畫時其文尚完不然後人傳託名之不可知也不敢按據模本姑以道藏經圖參校移寫藏之於所傳疑有曰一日或作之類皆郭注之舊云一作圖作者今所存也走初讀楚詞文選陶元亮集其見有多山經事恨未及之見復求將二十歲方始得之其所名山大川已臆爰草木鳥獸類非久存之物神怪荒唐之說人耳目所不到郭氏所注不能皆得其物而上世故實可供文墨之用者前人采摘稱引略盡則此書之益也僅

在固宜左右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奸入山林者不達不若魑魅魍魎莫能方物山海所述不爽是也經言大以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湯文王之事管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歆集略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栢翳以為二人皆未之詳考於太史記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公山海經要為有本於古秦漢增益之書大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我郡氏嘆道所存俗之所弃不無稱許之過要之楚詞之學在山海經為所存君子窮神辨物

此書有不可廢者所謂臣秀即劉歆也歆以有新之朝更名以應光武之讖按雖之世必當王氏時也是諸漢藝文志念其書不多見此山海經雖在亦且亡矣愛之不忍指弃鼓錄寘家藏書中

論語直解序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礼易春秋然則易礼詩書衆乎規矩繩墨從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為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礼易詩書以趣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蘊備於吾身學者為

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矩也雖有工無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溯乎其渾遡乎其宏其靜也川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体之以虛神皆造化而終以之為望之乎〻即以哉〻寂如其若亡歸如其若存抑而愈沖挹而愈清覩其行則不違乎物察其言則違當人心無色無形旣高且明無堧無隍肅〻范〻正〻而安者欵盡信而來天者駿贊為以釋安犹日而稗瑩鑿之光元均無事為通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於文公其時身其政行其言事其乎礼易詩書曰聞而知明得孔子而弥彰非聖人無以知聖

人固莫知其執矣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為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礼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雖疑答問之言則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白之蹊逕覆載而叢薄之宜家焉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踳駁疑乎不真其周而曲當觸而感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宜莫菅夫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矣六經之奧遐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

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淪溟也不亦微哉走識膚愚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迄今知其趨鄉自求諸己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嵩爲之冲霄不必至也亦惟力之行丈何憚乎大霄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由説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焉其夫於本真匪敢言傳遊將終身於此庶几明德之見有補不逮云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如霄壤之卑高孟氏於門以氏之門爲有功其氣豪而辭卞無隙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耐以内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發其像似而自識其真僞從而爲取舍焉不隨波於末流真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别之

論語少學敘

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紙然海測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謏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爲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自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道德積於厥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邃古方來之意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矣曾點鼓瑟詠乎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論幽微就之而不遠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皆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〻而泉混〻而渊灦〻而天進乎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汎〻然而然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適時走於天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强筆學識少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反之斯改得之斯向天未喪道或將可循諸聖門以之門也曰以此明孔子之言則膚敢不知量

書古文訓序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對云書之論事也昭〻如日月之代明離〻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

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彈琴瑟歌咏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顔淵曰何謂也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焉覩其奧藏之在乎然藏亦非難也卯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與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相謀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昭地之博厚而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于風霆雨露之迭與海嶽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蓋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而已遺書本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靜而不怨辭順而不謟

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于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言不如子夏觀焉何故望四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則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訛文多舛駮古文是訓不當乎是正之也書叙出于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存古之併走何辨乎音孔子學參稽而得文之之形李于周末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叙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序反古詩説

紹興己卯冬壹初末之詩叙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官自東郡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牾先儒之說而自為之說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于胷臆之私乎曰固也

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敘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淪經散汩於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為凱說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而來于今二千祀矣又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先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古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棄序而概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于是以反然則反古之道又何說為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一事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為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

知苗之碩乎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於物則古之情性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路蔽物因詩以求序則及古古之說其殆庶幾乎

經解春秋旨要序

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名春秋春秋魯歷之所為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為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然則魯變四時之敘何史始官也加春於建子而為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為夏四月魯史之作也

原缺

深非孔是新變舊傳擯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不累於辭所謂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復古之道也經解之造經用釋經而歸正於經者也旨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為好不以棄傳為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

漢輿地圖序

輿地圖舊在御史大夫寺大夫官罷更為大司空改圖隸司空官名曰司空郡國輿國地圖載郡國縣道國邑鄉亭備之可按也故事天子有大封建丞相

大行奏可則御史上國請名其所立國其後司空如在事在元狩六年四月丙申丞相青翟御史大夫湯請封皇子三王及建武十四年三月大司徒漢大司空融請封皇子諸王奏事孝明皇帝諸方司班固取之論三王世家世祖本紀古之帝王將施疆理之政於天下者曷常不以圖籍為重者是故舜釐下土敷有九共禹列九州任土作貢周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地域輪廣之數職方氏辨其人民材用而周知其利害土訓詔王地事司書掌之漢初丞相何先入收秦圖書高以此具知天下阨

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用乎天下諸侯嗚呼其亦重矣西漢七年長安未央宮建秦氏圖書藏石渠閣御史大夫有郡國輿地畫圖〻自漢氏為之非遠出也語曰天為蓋地為輿〻地之圖所以盡載地域經緯之數人民之衆寡土地之產財物之用皆王政之本也物有甚輕而用可重者圖籍是也周之衰也諸侯異政六王並起天子無容足之地四方貢令不行焉而天下宗之號為共主者以圖籍之所存也當時強大諸侯如秦惠東徙齊湣之屬蓋其心未嘗不欲舉三川窺周室而出圖籍矣終以不逆田諸

卷之三十

三十六

侯知有所重而周守之最也及秦政以虎狼之強方世〻吞食東方諸侯其貪肆亦豈以弱貪燕督亢地圖上而荊卿之難作周秦之際取之如此其難也孝武皇帝在位漢興七十有餘年矣典司隸守攷淮南王安得以按圖日夜與左吳等謀變部署兵所從入賴天子明聖以時咸服其辜不然殆矣世祖中興初王郎反河北自上薊至信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將軍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聖謨宏矣其自謂如此宜乎其一天下化行畏猶建武三十三年匈奴地圖古

莫鞬日逐王比使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地輿之內界上圖籍矣漢元以來此為極盛孝明封王諸子按圖以知戶口多少曰朕之子安得視先王子章帝又以圖均諸子戶口租入新息侯援之謀混覽大將廣曰按輿地圖天下郡國百有六奈何以其二當天下百有四耶則輿地所重其有不倫者乎奈何吏亡其人害於國習分率亡紀準望不立名山大川多略不載雖有歷形又非精審致如山川要塞相去不能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視之甚易行之甚難以至遠義失實不可攷索司其籍者 不曠厥職矣哉雖然要

卷之三十

三十七

畧陳者不可畧以大綱形模具者從可彌縫其闕周秦地圖世既不可復得藏祕書者獨有漢圖輿地後將圖寫四方形勢因知其事而裨地理之闕者故當周輿地圖為本始為畧其梗以為司空序略云

漢書正異敘

右漢書正異得之武進令姚寬皆已繕寫可傳始走諸通鑑攷異至京房之謀引吳越王漢書家唐本方今世傳板本為詳恨生之晚無從敀覩既而遊蜀睹學宮所樹甘氏石經實唐天寶諸經文字或異於今國子監刊行本從知攷書之幸而存者失真衆矣

季於今不二百祀誇經漢史家有之紕繆尚此其多
它書哉止毋出若吁不可及已今諸經既從先儒舊
監本出五代中朝方復蜀之書林甫所訂為不俟矣
稚珪漢書備父遠自祖中渡江已梁武帝時劉之
遴張纘劉顯陸襄奉太子教訂傲鄱陽王書條異狀
十事大略言漢書古本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
日己酉郎班固上其叙傳稱中篇略去班彪行事去
自有傳今紀表志傳爲卷三十有八外戚傳次帝紀
諸王次之陳項在其後其韓彭英盧吳傳叙云淮陰
毅投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雲

驤其引今文龍驤已者馬者又卷三十七解音釋義
以助雅叚今本則已餘史不具可意而知是意固書
之說其適有二始固以古文寫本後以佐書易之篆
隸之不同其說一也自固書出漢文學臣名家歸說
不同按茲改傳其說二也梁書所謂三十七卷抑傳
者為之卷總其篇諸氏代循故耳今其書已舊矣當
日顏師古注本為定如世俗模板非惟新故有異而
吳蜀閩楚之傳複有大不同者是私切病之乃幸自
天得此善本姚自今趙博通士也家傳宋祁手校漢
史其目唐南唐吳越及 神宗再世所刊書間有餘

錯余靖陳繹宋郊司馬光刊敚刊祓是正然所是喜
於裒瑰宝用集略為二卷得有先後攷傳居異雖梁
氏舊書不可得見于顏氏本可以為完矣惜其不及
范氏史也嘗嘗求補之先曾以視漢書可不自惜别
諱年日月叙

擬班固漢書叙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柱史曉官簡編淪廢孝武皇帝
時太史令司馬談始覽楚漢春秋記錄漢事談子遷
繼毋爲太史令克奉舊職上自黄帝迄漢麟止整齊
其事附益成閒成史記百三十篇爰去編年為本紀

世家表書列傳以漢先帝繼百王之後廁秦項之列
太初而下又闕不書後世好事篇紳先生諸少孫史
孝山陽城衛馮商揚雄之属雖頗有綴緝類多蕪短
不足以繼太史公父子之後最後刘歆書以甲乙相
比稱琅博洽然猶叢脞纂錄未就統紀中興茂才徐
令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乃繼采遺事傍貫異聞作後
傳數十篇不爲世變紀傳而已彪子固私就父業探
撰前記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
百三十年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八十餘萬言
盛漢遺文始就一家之作後世之言史者皆本之遷

因嘗攷載籍炎黃以前尚矣爰自虞帝作書上稽先典仲尼約史為魯春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於書春秋備矣乃其古文質樸書非瞭瞻太史公創新紀傳合事言之史班氏記錄太約依此史公書祖宗大政疏為紀人臣歷事條為傳記之所略傳之所詳也其有舍此錄彼微辭隱義彼先互見牽挽而成文優而柔之乃見其旨至若禮樂典章廢置之迹漢之所以為漢也宜當備見末志實書之公卿繫國安危及侯王漢蕃輔也拜免歲書興亡所自不詳則漫而無所致見擇之且不勝書譜于旁行會于年表漢廷舊事

細大畢舉矣顧不佞我學士大夫讀虞夏商周之書觀其簡嚴繁縟則知世代所由發與春秋推見至隱而事辭無以為殺班氏父子以漢文士纂述漢史其文繼以約其義簡而明曲折有容遺辭條暢猶風行水上自成文章讀之如身在漢廷雍容揄議之列使人亹亹倦忘謂之良史不誣也惜其書不及竟身以罹死其八表天文志女弟昭及扶風馬續踵成之損益次第或未能盡得脫固深旨儒者憾焉後世史官華嶠范曄追集漢中興書其文既不足以接固前史而猥排固以賤死節否正直將以自見己學顧第不

深致漢書稱叙身成仁者衆矣掌書陸賈閒因他事時時表見固意自在雖與卑見褒開道也曰善乎司馬遷之論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際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於當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也烏呼在遷之身亦是矣已孝武帝於孝景今上本紀而遷有蠶食獄戶之禍固贊十二帝紀多錄小善掩大疵其辭其詩出之亦足以發譏者以為務飾主美闕未足與言秋之義不然或告固以私改國史孝明皇帝其不堪之矣致為斯說為序觀其篇端

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 擬御國作 臣

有漢嗣皇帝以孫孫之孝紹中興之統推祖配天無忘耆艾聞堂宣而興歎觀前常而永懷甲子詔書蓋聞崇德報功先王之大法也高皇帝杖義豐沛定諸侯士大夫誠亡道秦誅項王之後南面而君天下至于今賴之永惟蕭曹諸公容勿大猷勤勞王事權輿不一緒其勳庸功著興為多烏昔殷之先臣胥及逸勤而與從先王之享君牙祖父而服勞王家而紀於周之太常朕惟十八侯之功勞輔成漢業不在殷周之後嗣于侯國而無列于祖宗之廟朕甚憾之其令沛郡太守下豐令即泗水高原廟為十八侯位祠庭

庭下如其倫即班固其銘勲伐附著亭碑之後以增
光我高祖之烈昭示来世永〻亡窮称朕意焉即臣
固奉陛下無忘舊勲序次十八侯位於高原廟且欲
晉述其事而命臣固為之銘甚盛德也臣愚何足以
知高祖之聖其一時輔佐類皆出人之傑又多臣固
凡庸之所不識臣固謹按高祖起泗上亭長不階寸
土持三尺劍芟項剗秦五年而建萬世無疆之業此
二帝三王所不及而高祖乃優之功烈冠古昔造化
侔天地十八侯起身微賤衆龍鱗附驥尾名書鍾鼎
以成封侯之事其功庸知計皆已暴白于天下十八

侯位次用昭顯我漢元得人之盛遠追唐虞之十六
相周十亂臣為臣聞泗水舊亭漢初築宮其上臨
清泗起石梁門關高祖十二年冬已擊黥布還置酒
沛宮悉召故人父老為擊筑與故鄉之感以歌三侯
之章發沛中兒百二十人習歌之上曰吾萬歲後魂
魄猶楽思沛故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楽以沛宮為
高原廟教歌僮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人為首世祖
建武五年七月丁丑幸沛祠原廟孝章〻和元年南
巡狩遣使者奉祠著令祠官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稱
漢使者侍祀歲以為常惟原廟寔高帝神靈所今前

世奉祠蹕如此孝孫承〻紹述先志有嚴有翼無荒
無斁窃意故人父老宿相游從而高祖念之至興悲
惻十八侯所与共定天下也君臣之際相与之際大
豈故人故父之流高祖之靈乃在不能饗之列侯文
陛礼及陛下而後定追原所自不忘本起此豈無待
而然哉臣雖少文敢不奉詔謹如周公頌武吉甫歌
宣為泗水亭碑少揚高祖聖神之德而銘光王元侯
之功惟其次曰酇侯蕭何舞陽侯樊噲留侯張良絳
侯周勃平陽侯曹參戶牖侯陳平南宮侯張敖曲逆
侯酈商頴陽侯靳歙安國侯王陵襄成侯紀成棘津

侯陳武曲成侯蟲達汾陰侯周昌清陽侯王吸皆有
銘自餘功臣如魯侯〻奚涓廣平侯薛歐陽侯丁復
絕雖登位十八登興前十八侯國名次位時有更易
升降是皆後来之本或呂后所定非高祖之敘也亦
不復叙即臣固昧死上

漢中興頌序擬曹達作

叙曰漢興嵩〻百載數過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絕
又傾關震大盗席椒庭之寵窃位槐之重託伊周之
事行僭篡之志布置腹心芟鋤異己不越帷幄而國
命移矣於是乾坤易位抃枝亡紀九州同乎淪墊上

帝被其凶囚神怒人怨窩害並興尚且嵩〻然牖〻
然造作符命文飾六經自以爲山川鬼神可用矯飾
欺而狙詐得也世祖光祖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
之統捕逐不道名著圖籍憤我高皇帝之大業陸墜
于地哀矜黎老之爲逆民而爲請命於天子乃龍翔
氷建擊昆明池虜先機宏度濶達列宿爲之指使風
雲由其翕合虎飛豹衆而出徒填壑賊臣授首雖軒
帝涿鹿之戰夏后塗山之伐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
儀草昧萬物萌芽上披赤心恢大略神謀濤發卓然
備新皇天眷命景貺昭答根柢河洛拯塗三精握亾

卷之二十　四十四

堅凍剪亾劫敵待降不死嬰鋒陷陣萬方傒后九服
懷仁由是戡龍莫敢梗蛇豕亡所与食銅馬赤眉大
槍由來燕代青齊隴蜀之梁孰不妖氣全蚕食州關
野揮汗則晴天突而揺飲則河水絶流既乃長元折
首投甲山群水釋春融扶服犇亾之不暇跂在位十
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縣罔不底属習武功不
可以不治也乃止武講學下尚訪道動亡過事自致
丕平復三代而稅一昭封殷周之世仁風揚宇宙聖
化行靈猶於皇魁哉其不階尺土新除之暴高祖之
業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美也升中泌

岳建立明堂孝武之制也總覽權綱信威北伏孝宣
之治也上皆兼而有之盛德大業信可因三成四髞
五爲六雖少康之不失舊物宣王之復會東都何以
加哉聖上下武奉〻適追來孝纂述先帝故事以紹
前紀聖作明述緯有休畀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幸
東平以本紀示介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〻覩盛
制情動於中歌詠成功而上世祖受命中興之頌舉
韶鍾石文成韶夏雖公旦穆清之什奚斯寢省之歌
無以尚多所謂形容盛德可以告諸神明者頌有矣
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郎服云文似相如楊

卷之二十　四十五

雄近世史岑比之非善辯倫擬者也臣逵被服聖訓
称其典雅王言天逵靡所与京窃惟昧學面墻欽奉
明詔思自罄竭以称上心而敍愧食時名非多識臣
逵死罪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詞之不措
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受傳臣雖不
敏亦欲以追繹善頌同漢時之文於太祖之訓致惟
我世祖之烈聖朝之興武王之撰頌尺不以發揚萬
名之一二而重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而其
聞識愚淺迷適爲詠誣感冀臣雖萬死未足云謝校
書郎臣逵上

香奩集叙

韓偓香奩集二卷蜀本詩一百一篇京師本賦二篇詩一百七篇曲詞二章秘閣本同亡詩十篇三家篇什相秩品差次不倫以雠比除複重定著賦詩曲詞一百十二以朱墨下閒京本皆已刊正可傳偓字致光唐翰林學士承旨朱全忠頫命以偓佇孔為隋徹放外以死事見唐傳曰字致光者譌也偓為詩有情致形容能出人意表有集二卷其一此書其相和凝亦嘗著香奩集皆妻婁艷詞猥褻不可示兒時已有曲子相公之號沈括筆談著論適以是為凝書殊正敘為下之說二事以驗謂異融集有致光無題詩二與香奩詩韻正同而此集敘中正載其事一也鄭堂於偓齋閣所見偓親書所作詩卷其裊娜春盡多情等篇多出卷中二也偓富才情詞致婉麗固非凝及而北夢瑣言載凝小詞布于汴洛作相之後收拾焚毀則凝之集乃浮艷小詞安得遂以香奩為凝作邪謂正敘難得矣傳称凝自裒刊已集為板本而特謂香奩集不行於時行不行在凝則此集為可知也況詩與詞曲固有不言之下且詩有峽下作者而凝未嘗在峽江表志王延彬子繼士與偓子寅亮幼日通家寅亮母兄却為禍虎諱延又別者也今詩亦在此什則斯集也為偓語可不疑夫人之著書上世猶不免訟難春秋大曲亦有十數家書學者不究謂何之以名取則晏呂之傳為孔氏之經矣以凝艷曲明偓集者不幾於此乎信筆疑若雖甚或於此必自有下

年日月叙

卷之十　　畢

李長吉詩集序

右李長吉詩集四卷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姚氏本出秘閣宣城本出賀鑄方回家凡集三家以雠比正外譌舛之杜牧之序宣城本多裒詩十九蜀姚氏本少亡詩四今定詩從宣城本從蜀疏其異同於下著姚氏本於上天校宣城本不遠蜀姚氏本最為審訂皆已刊正可傳長吉名賀唐宗室子也本最為審訂皆已出李商隱香已纂白行事蓋不必言長吉諱文嫌名不舉進士雖通中道然其裁音寫達人倫不以時之音尚拂剃乎方寸其於末世頗不可以厚風俗美教化哉其詩著矣上世或譏以傷艷支弱謂不然世固有若輕而甚重者長吉詩是也他人之詩不及之粗則失之俗要不可謂詩人之詩長吉無是病也

卷之十　　畢

其輕飈纖麗蓋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錦綉輝煥向日
雖雖以療饑寒終不臣是故不為世寶其詩當無
日不朽而傳者庶此何則長吉慵次已作支用率蚤
死故錄僅乙遺詩李藩當集之從其外兄求蓋授之
既久求之不復謂曰長吉素易我：銜惜決骨得其
文輒投坑圊那復有詩是必設詞拒藩非實有此遺
詩終以不見宣天愛瑶故耶小傳之說誕矣學者已
不盡信片言任信臣者又記書仙事實之仙者慶歷
中長安女偶曽文姬也類書工書名以藝得財来衣
吏持篆玉示曰帝使李賀記白玉樓竟居之渴之琬

卷之三　　罘

家人曰賀死歲二百矣烏有是文姬曰是非若所
知也世載二百仙家猶頃刻然乃拜命吏衣冠飛
去走稽於賀傳不聞於記事有所長且以落筆落章
見稱前史自王路子國已化白玉樓事逮文姬更祀
三百天家日月雖長其敏速尚何遺信天有帝王義
之輩皆已亡國不乏工書之臣何待此文姬者文人
設詞指事殆寓言乎走惧其污長安故為下明年明
日叙

叙十國紀年

古劉恕吳史六卷唐史六卷蜀史七卷後蜀史六卷
吳越史四卷閩史三卷漢史二卷楚史三卷荊南史
一卷北漢史二卷凡十國紀年四十卷以亂世記注
知之者少故文多舛錯甚次不倫已校讎是正曉然
而闕其所不可知為緣寫始可讀初唐以方鎮理天
下王政之去自此始自黄巢徴援藩鎮汩于奸雄尺
地一民非復唐有天子獨抱虛器寄身乙所逮朱梁
篡殺五代迭興於是遯者王猛者帝踰淮陟隴為吳
蜀吳越閩漢楚荊之國既而後唐奉蜀孟氏奄其地
有之唐氏篡吳兼閩楚而不能保周初太原別為北
漢通數十國與七代相終始本末百年

卷之三　　罘　　仲宋龍興

然後平一夫亂極而判已離而合天下之常執今古
之所同然者十國之主類無深謀遠略其守臣節奉
王者絕不知存底晉文之事僭帝空名亦非復為
文之奔驗殷自保偷安一時輔導之臣皆斗筲小器
亡通知王伯大略以致主安民者至其與亡之通理
亂之原行事之是非謀猷之得失與人逸民節士良
吏正臣之行已僭叛小人之狂妄承唐接宋有不可
得而廢者舊書國自為例汗漫蕪雜而不可稽考治
乎中知制誥路振始志九國成一家書惜其得書未
備網羅者多剸南一篇闕而不錄御史張唐英補志

非楚書稍就完恕名有良史之才留心著述嘗從文正司馬公學與修資治通鑑紬繹館殿盡未聞之書於是裒集衆家參諸野記纂修斥削以就此書復藁未傳臥疾云殆其子居外恕書趣以歸曰吾忍死相待即床下口授傳之始恕缺為十國百官方鎮表年未就而卒紀年有文正公叙范公淳夫為恕墓表黃公魯直志其遺㦄其言行本矣是書蓋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贍簡而詳疏而有旨質而不蕪廣博辭文矣於國志舊史甚遠然而失於多愛泛取兼收瑣務中人尚多記載至其書法端不俟後言而見恕萬年

人也字道源先文正公卒文正公相表官其一子初文正公以道學講明洛下恕居門弟子首列雖嘗第進士終不一去師席使壽而及於元祐其立朝議節必亡愧諸公矣不幸而夭可為慨歎紀年校書無錄第其篇目如上

十國紀年通譜叙

事明於一疑於衆本其類則疑者明三代以前萬國分治書之典誥何其明且約也蓋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萬國之政繫於一人四海之大統一身上下之紀明中外之治均比屋可封人亡異情載筆之

臣何所紀修律度量衡然統未克於時宇而同之也周德衰王迹熄徐楚僭叛征伐行於諸侯正朔不與於京師國異政家殊俗變風競作聲詩異編春秋常事不書類以舉其疑也太史公譜共和以來為十二侯六國年表稽古之士得以攷見而漢世宗紀年建元為國家者循以為政時宜世變自為聲教者往往各名年紀二君並世則行事異而正朔疑矣不明此類昌累其疑十國判於唐衰一於 大宋中更五代時並興書譜其傳者不能其時常以為病劉恕紀年載述假日名甲子繫之年舉衆明疑一其類矣至於

參攷異邦之事則尚有臨軸而廢卷者為之旁行謹繫其列歲紀衆疑明類輔成列代之缺先唐改元天祐而蜀猶以元祐明年通譜之書從此而斷迄於平晉凡七十有六年年殊朔別用通譜於左方

武昌土俗編叙

武昌為邑舊矣肇自孫吳建國為郡為州進而督藩降而邑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相名稱號多因時而革者雖邑之父老聞或不忘其故也州牧古之士將無所稽擬為仲謀陶侃之風聲几何而不泯不有書志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

見中更叙揆正与圖經而夫之近縣令唐時頗遺墜之圖收傳故家子嘗集追錄圖經中事收拾采綴十舉三四竊繆不倫比比而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事來修來者斯問端使不對自愧多矣備行復方以知地理況令長官之職乎故走本紀搜圖嘗求碑說參稽故老訂以前言附見土風成武昌土俗編二卷俾邑之游者不必問二者不必語問卷略舉以代煩言為有事之一端用備遺亡云爾至于兼收遺佚以成土地之圖上裨天子之司徒則吾豈敢

書武昌土俗編叙

武昌土俗編校本於紹興壬午年是既才庸學寡加縣出兵荒餘燼無藏書以攷閱往事士非耆舊無所質疑姑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說草創編秩垂被代而出之凡聞見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書其闕名號更易不可究知當去反嘗書反問者一書之内夫豈不有自求其失則所未逮故書編自末取止於當來惟乃仁人矜以愚昧補瑕補過易視聽於傳疑使是不以此為妄人乃朝夕庶幾焉者六月庚午書於鵠鄉書舍

序輥彈漏刻

輥彈漏刻始於唐僧文諸行其中軍其制度在十國紀簡略不可稽攷是官東鄂始於成將得之其制為二尺屏風縱廣正等以七尺五寸之竹通中交節而四截之竹倚屏中隱其機括蓋以銅籃管承以天渠為銅彈十有二銖者十枚復投其一於筐管歷嘗道四折而下墜夫渠中其聲鏗焉以次發其九彈屏上列牌為識凡二十牌盡十彈而轉一牌牌盡而復則書其數於紙一刻為一牌十二牌六十復而晝夜均十二分之每一時而牌五復盡八刻三分之一總十二時而百刻之數盡五夜更漏去旦暮漏五刻夏至

夜短極每鼓牌四復餘一牌有六彈籌閣牌十六餘三彈而差強夜漏漸每增一刻則籌加五彈而弱累增一鼓為二牌餘四彈冬至晝短極每鼓牌六復復九牌有六彈籌閣牌二十有五餘九彈而差強此其要略也紀年鼓百二十發為一刻與今屏漏正同其言輥竹三丈二尺而發一鼓其長已甚將年紀承歸史之誤抑文諸所造於今有平陽往急之殊哉要之往急者其發多平易者其行緩舊法增今二十四尺十五寸而皆百有二發前史之誤可以無疑在易乾象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後之釋者以為勉強

之強而不知天道之自然天〻生之自然日行三百六十五度而分度之一人得候其晷則〻天常之為德也至矣今之為晷漏者其法有四一曰銅壺曰香篆曰土表曰輥彈銅壺一家復有數器為器則矣所以占天一也在銅壺則有晉水遲疾之誤在香篆則有屋細燥濕之殊在圭表則有雨暘晝莫之差歷均所不免人能益之惟謹而器無爽忒之事者惟輥彈為然輥彈以二尺之屏一丸之彈仰占天道而造次可持行之一人見之於用自強不息無天為徒君子終日乾〻斯其意矣走哥其物小而用可重也將廣

卷之三十　三十四

其傳於世故為之序云

送甄雲卿赴西宮學官敘

道家者流有金丹之術走初未之學謂如漢方士說者丹砂為黃金則可以致神仙其語怪荒唐毋以物學之老人老人曰金丹謂內藥也鍊神与氣毋以物外傷吾內則大約可說而神仙可至化人之法可執老攖之舌可咋洪崖之肩可拍矣走矍然曰是在吾術內但異名耳孟軻養浩然之氣四十而不動心上論於古之人此仲尼與以告曾參单參語单雖唐者要得通方之之與之共論此術我雲卿念八兒以易

易名家壯歲以科甲聲名籍〻在人耳目間一時公卿大人見之無不傾挹仕概不偶一鄉之士類無得而親疎者走罷鄂侯長始獲交於雲卿出原丹一篇孟是說也從此與之友熟知其為人自处之高風斯在下適心內切関家易衣為是関雲卿所長要亦為雲卿累雲卿教國胄子分职在闕中騰踏飛黃必自茲發也居貧抗手曾不能為黃金以贍其行雲闊闊多古書道家之藏為甚雲卿尚友今之君子豈皆有不足與於斯乎雲卿志抗浮雲氣充天地持其志無暴其氣日益日損神氣有不沖邪吾意其必且夢周

卷之三十　三十五

公躡箕尾矣以道之腴治己以土苴治天下雲卿知此進於是也走細人也年不能造乎而混沌之居條忽之竅所以表吾真者日勿給于方寸補仁者去則金丹何與焉雲卿老于斯文走不可以雷門布鼓序意惜別又將以己之所甚難者責望吾雲卿云

費氏家譜敘

郇武費麟之始以進士高第試王武昌簿須適走假令茲邑獲親炙其議論麟之問學有制與走既矣之進升堂拜其母氏知其駮指過百家不至豈施教撫族父之孤甚至走益知其內行蓋學士大夫之卓然

者然亦未知其所自得也曰麟之攝事郎府以文字
出入諸臺閣奏記之書日不暇給倏然以一編書寄
走尺牘將之曰家諜尚矣肯世於此殊略吾不忍也
盖嘗譜吾爨姓皆有所示公其為我叙之走受然曰
麟之知所本矣其可以詞為略書氏姓之說冠諸篇
首曰姓性也分于天而判于人者也是故序昭穆別
宗祧非姓曷得蟠天錯地振古而今之措中夏而率
措之夷狄而準一定而不可易者惟姓為然
措之夷狄而準一定而不可易者惟姓為然先王因
生以賜姓因官以命族由之此道矣後生世顛孟彩
因王著以明族望古今吳道其為教本一而已晉摯
圻氏始遷僑歸既南安於土斷靚史官氏華族是同
南則王謝朱張北則崔盧李趙雖口喧冒是靚辨族
之意抑謹也考唐宰相世系林氏姓纂譜牒之學尤
班為五代王十國判義蕃盛宗姓倫人知其所自生
蓋千一矣記者有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學大
夫則知尊祖矣世譜之作所以知族姓明稱祖之所
從生也可不重哉麟之知之矣譜其得姓之始氏族
之判次其宗望有本有末信以傳信百世之學也不
知則闕不敢誣其祖矣麟之為是書也上不敢誣其

祖下將傳之百世不知本者能之乎漢之東公居之
貧民百世之上烏知之此道哉諜曰應者乃麟之欲
知其人觀其譜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一

記

未央宮記

丞相酇侯何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陛下從天下以義兵誅亡道秦西都關中以從本枝蘩天下幸甚實師諸夏之父母也要令四方諸侯知有所法令咸陽遺項氏殘滅之後臺殿數椽興築承秦故雍靡敝一時之制非法度之官也臣不勝大願昧死請陛下詔有司度長安地作天子之宮曰未央爲漢家建萬方世無窮之業臣何昧死再拜以聞制曰可尚書令下

御史將作按地圖以詔書從事丞相蕭處其宜大卜卜筮並吉七年初作宮長安因龍首山以抗殿北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其高三丈五尺殿北營宣室殿爲帝者之正處掖庭宮在其內有漸臺以供眺望曲臺殿石渠天祿麒麟三閣藏先代典籍及名臣勳著承明殿廬爲文儒著作之地織室暴室凌室爲織文染練藏冰之所其外周廬環列繳以徼道宮垣有闕門二正北端門曰玄武闕其東蒼龍闕四面設公車司馬其受四方章奏立太倉武庫所以備用謹兵防也宮周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疏山以爲臺殿不假版築高出長安城其一月上自平城至見長安宮室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宮室過度也丞相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即自櫟陽徙都長安九年十月未央宮成上朝諸侯王置酒前殿上爲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産業今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自古帝王興建都邑未嘗不爲子孫久長經遠之度是故貽遠莫若儉禹都安邑湯徙亳從先王居周文武作都豐鎬周公營洛邑其始未嘗不

卑宮謹法度降及後世瓊室瑤臺興焉且富不期驕人情好泰侈夫生於安逸此理勢然也作法於儉其弊猶奢以貪小人而謂子孫不吾加者丞相之計豈不疏哉豈不疏哉抑嘗聞先生長者言高祖項羽皆楚人也漢始都洛五年夏上感留侯良奉春君敬即日駕之關中居櫟陽其秋擊燕王荼六年取楚王信七年征韓王信上皆行幸關東至洛陽初項羽既燒秦宮室或勸羽自王關中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心思東歸高祖猶居關中自言游子悲故鄉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蓋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東也鄙

侯作宮宏侈固議以濟託辭決定都之計旨哉雖然猶有憾焉今何稍知古今略法先王而通其變以安上志高祖樂於從善使嗣知所準則可亡奢侈之樊且高祖以漢太祖而猶出此言詎大何法宮乃復窮極靡子孫安取制哉其孝後武帝新作宮殿孝成帝興建昭陽土木被金珠極楠加文繡增高極于雲漢窮幽達於泉巷侈過天道超越振古財用單竭於上人力困窮於下其視孝文皇帝惜百金罷露臺遠矣初未央宮世〻增廣有臺殿四十三池十三山六其臺殿三十二池十二山五在外餘在後宮門闥中外凡九十五而掖庭有月影臺雲光九華鳴鸞三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成帝又增後宮八區為內殿十四宮城周拓後至二十八里宮館益盛而漢業衰矣詩曰商邑翼〻四方是極高祖有焉又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孝文皇帝近之矣臣愚學不足以通古今之志顧何以書漢先帝積累之業惟以列職太史典司著述敢述周書明堂作洛謹昧死記未央宮興治本末如上

未央宮 亦曰紫微宮

殿 前殿 承明 宣室 武臺 麒麟 金成 溫室 萬歲 金華

右三十五殿在外

右十六殿在後宮掖庭

堂 室 臺 池 門 閣 府 署 獄 庭 園 山 倉 庫 田 觀 閣

右未央宮室之雜出於傳記史籍者附記於上亡者

闕之其制度為不足取皆略而不書

岐陽石鼓記

岐陽石鼓十在鳳翔天興山何唐鄭餘慶節度鳳翔
移置文宣王廟唐衰亡其一鼓皇祐四年司馬倚判
池知鳳翔夜使向傳師求之於外偶之田舍觀春梁
石舊有文察之鼓也向既易以他書於是十鼓復完
其文刻鼓杠間皆大篆唐時書畫尚倫自杜甫韓愈
韋應物蓋已賦其不無闕畫及今歷年四百而文浸
滅過半其書之可下者十鼓凡四百四十有九字中
有復字十六總四百六十有五字其兩鼓五句右鼓

右鼓鼓、我以碣丁原度水子段孔字康康雄定
丁鼓二句有蜃子重孔莫碩戊鼓八句有鄰維有庶之其右翊子孔庶之
其漁維河維鱮及維何以當之維楊及柳辛鼓十句我我中既文我為既我車既好我為既同
君子員獵員存及其孫其是、右子之求古癸鼓一句
奉鹿自此以時我其來也凡一百十有一言可讀其餘字畫高古文義
嚴密又多刓剝不可別知致唐貞觀時吏部侍郎蘇
勗載之元和吏部侍郎韓愈天寶工部員外郎杜甫
蘇州刺史韋應物歌述樂學士史太平寰宇記歐陽
參政修集古目錄梅都官堯臣穎侍讀軾蘇黃門轍詩
王學士舉守記皆稱古文為史籀書周宣王時物也

唐人之善書者如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其稱其書
古妙書應物以為李斯嶧山之衆刻字比之懸隔而
歐陽公亦謂書非史籀不能作使以文細刻淺而傳
久遠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不道且不見錄
於隋志以為可疑者三謂書稱宣王以文王之鼓刻
之以韓言宣王之自銘為信公豈未之思也刻文理
淺後見者多矣摸搨既衆其壞亦速王學士言鼓以
頑石故能獨久然唐及今不六百歲而泐闕已半鼓
為唐出可以亡疑皇矣歌文王居岐之陽今鼓適在
岐下攻列於小雅亦惟宣王之詩以為鼓出二王不

為無據速謂玫文觀古當取其最近者從之獵而肆
兵周之及禮然爾至於時王甚盛之舉若禹有塗山
之會啟有鈞臺之享者事獨昭於當代得以特書成
王岐陽之蒐亦其事也銘功金石古之銘義實於歐
陽言書意失之要亦宣王復成王之政而為之銘鼓
爾吏既為之論說重為之追記之云
記禮重制器能銘大銘自名也自名其先之令德勳
之彝器而以傳世詒後孝子孝孫之事也大人莫不
有美銘稱其美義之盡孝之至也惟美者而後能銘
銘必有當也岐陽之蒐其周禮之盛歟昔者周王文

文武繼夏商而有天下成王幼續二王之末業三監及淮夷叛王既踐奄還歸豐鎬用大蒐于岐陽名六事合諸侯作六師程文服而簡車徒為是納民於軌則以毋亡武脩礼之大者也大礼之脩由成王始也爵銘夏也盤銘商也凡杖研席皆有銘固也先王之所以昭德垂訓也石鼓以銘先王之道宣王復古之跡也大蒐之礼比季而舉不煩而誠事也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所以下等威而嚴節制也芟關以為防置旗以為轅門以為覆質以為槷也

有事閑之不可踰也置罘施設望表貍弗守爟不與於盟重夏也仁義之尚勇力之賤示之以好惡也射御之節禽獲之獻礼以行之義以成之大蒐之脩礼也礼脩而銘於鼓象事也鼓於五声無當為而声五等之以和為鼓而銘尚其和也既石無文碑之虞也十數也盛數也不顯之為德有閑之無声先王之範後王之則也是故紀動烈永聲名者莫尚乎銘通古今會人物者莫詳於篆籀而無朕兆而無形品物昭章天籀斯應乎銘詩之著也遊龍天三辰下燭煒光磅礴萬物咸章篆畫之工也非宣王無以銘成王之

烈非史籀無以通宣王之志一本而兼得之者也惟石鼓然哉君子曰脩礼者其惟成王乎能明文王之道成武王之伐以周公為之相以史佚司其礼農隙講事百度修舉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君子曰善繼者其惟宣王乎收文王之墜緒遵成王之旧礼脩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周室中興而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史籀通凡代之書明一王之法損益就一家之學用同天下之文宣王之之

成王之武銘之鼓石而法垂於後世四方達而無疆述而可謂上下察矣詩曰鳳凰於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之使媚於天子又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於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使媚於庶人

得欽崇豆杞

欽崇豆失其所從自博五寸深一寸有半首高一寸足高不知其數銘十有五字皆古文皆商器也湯既伐夏命受天命制器礼而立作而鼓其銘曰帝欽崇元作豆任旅其典神天子永宝者商王錫别祀其年

稱旅曰參名欽崇譽戒之詞也曰我祖左相之語湯
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今銘文有之夫爲器者必名
金茲乃鑴鏤卽是數端而施必湯器矣傳稱湯之盤
銘德日新而此云欽崇典神天于永赴居之戒交衆
君臣觀古人之立言靡或不恨于道人耐瞻物畏敢
非心将要自生嗚呼美矣夫物之得喪信有不偶然
者湯有天下吾祖寔左右之冈功阿衡於今三年于
有餘載豆德而復出地歸於走家昔郜伯在周王人
之良耳聽訟一時之事何與人聽止者日崇猶不忍
伐况此商之餘器吾祖有言勒爲班其凡不具元可

不爲家寶也後之孫子其觀器思人無忘適祖之忠
勤而皆人。　意則斯器也分典於家爲不忝典
孫周赤喬若二十有七年終辜月二十有二日甲申
商左丞相末孫宣得豆於延陵謹齋心而爲之紀

記漢高方劍

漢尚方劍銘曰陽翔元年二月甲子尚方鐵工臣其
作紹與壬申歲吏兌荆州机宻時閫夫治竹簡地有
得玉裝劍具還其主者吏短劍在宻令尋訪果得之
按陽翔成帝紀年尚方漢工官也漢法常以月食時
鑄劍供天子服用當時器物多以小篆勒銘此劍皺
隷成之皆隷字爲可疑者然漢霊器䌷氏鐙銘盡漢
西京隷刻此銘字法高古且劍亞之不銷非今人所
能爲也王莽解紱佩玉璏賜新都侯相可徵玉裝具
劍漢世侯王之所通服未嘗借成帝尚方斬馬劍謬
佞臣張禹亦可想知當時尚方作劍之利是劍雖非
成帝服御要亦斬馬類也吏詞罥劍以同墓李伯都
文刚正好古學知漢銀出使施視於都拜鉄吃曰此
劍可以陸斬牛馬如安馬侯者郢大陸：何用齒吾
丹手今屈指十七年于都隔在泉壤撫劍銷黯視几
按間所用銅雀臺硯凡刂研亦于都見遺潸潸霑臆

拾其遺言作記

新作祭器記

有國之制祠事畢於縣者六春秋用事者二歲凡七
祭孔子在廟社稷風師雨師雷師在壇句芒氏爲位
著爲令甲令長主之齋潔以祠神荅如響俎豆尊罍
必有物交於神明必有道肆自干戈搶攘㡬礼相循
郢縣祠神褻器而已聲容文物非復旧章君子以礼
先民無大於此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鍾鼓云乎哉玉帛鍾鼓之器是豈礼樂之正歟
礼樂之情斯爲有取釋而觀礼樂吾不知之矣是則

則籩豆簠簋之用果不可虛於以脩物致材振修逸
典致文制器合法應圖銘諸俎而為之識辭曰惟皇
帝紹興三十有一年某月甲子武昌之長臣昧不匹
東蘇其祇韶相演恭席事率時同典作於鄰下邑禮
神洗一尊一罍一皆有簠簋十籩二十豆二十有六
爵二十坫十有二俎六盤二甕四匜四用寔嘉薦以
事以祠將永是尔後二典祀無缺其衆學以中秋釋
奠於先師孔子用先庭實春秋之禮偏於庠祀俎豆
有列明獻有儀我不敢知神之歆鄉恭神如在其廡
几乎周文公之頌云籩豆有踐孔子曰俎豆之禮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古之君子修禮於庠
堂之上而德教加於百姓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為世
固致其遺法不敢一日而廢豈它適哉自必有在君
子於是乎觀禮禮將不外是矣

吳太皇帝廟遺遺記

今皇帝即位之始年制詔中書樞密以太尉殿前馬
步軍都指揮使為成閔為京西湖北路招撫使但擇
地形使置鎮守太尉臣閔奉武昌吳孫氏都會際江
中流居光蔡之衝寔為江浙外蔽地饒水草使於輸
運稽兵當有根據臣謂出師戍之宜遊爽軍統制軍

馬臣王公述世將家況鷙有方略可任以重諸以其
軍先事戍武昌事聞召對某殿命坐從容論兵事合
自厚賜而遣之時某假令武昌為列壁於灌嬰之故
壘之南有安樂宮舊址即之以為射場中場有吳太
帝祠久廢弗治僅存蝸含而魏明類王公好學知古
今嘗慨然有廓清中原之志凡鋤土為礫弋兵必以
身先之不憚勞力士亦使安其攻師律以和況而歸
功於神曰斯吳之舊壘也我仍其攻師安知豈太帝
神靈陰隲我后尖制得宜所致然武凡人一飲一食
當知所自思其人況處其木可居其地不知經當始

者乎且神祠在吾射場飛天日流于右雖在神無射
於我安乎於是即宮北墉求爽塏之地而奉神其上
雖祠居盈丈而棟宇深嚴自一階除一牖戶以至奉
祠具雖不親為料理求所以為堅固永久者又作其
下舍居視俾供酒埽之事曰斯可數十歲矣若大廳
廣修培壯則有俟乎後之人寢成廟建為題其楹且
書其事走被奏法法施於民則祀之吳太常經理是
都為今成憲且其功烈寔有加于武昌之民祠於武
昌合乎祀典而王公不忘太帝之烈遠其事上必忠
視新廟之規模知其器度宏達私喜朝廷寄任之得

得在太尉公為知人魁為滴庵而又鐫銘於石銘之
曰
袁山蒼蒼楚江環回神所安兮熊羆毀墊經營洛師
有前規兮突其宮肅肅其祠誠感至兮椒酒蕉漿牢
肥黍香永無終兮

忠顯王廟復薛夫人像記

先讀五代雜說於周世宗知劉衛王之門子命中從
歷當之謂有英主之略衛王識天命之有在至於投
弓折矢而氣不為少挫見其忠臣之誼薛夫人刲子
愛不以汙劉氏之門卒斬成衰慥慥乎士君子之行

卷之十三　十三

暗德參會並行不悖遠時埘野百山之盛孰謂衰世
之無人哉初衛王死節壽春世宗追詔褒獎有曰雖
名忠於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朕之南
代得爾為多復舟之忠正軍曰以彰君之節唐元宗
尊寵封爵而祠之曰神而有知受茲命邪故周惠邪
其夕夢王拜庭下若奉詔狀烏乎王之忠怡怡矣世
宗媿也為之衰秘動色元宗君也至死知之不盡夫
不肖之相去其間不敢相萬此仁人志士所以起莫
知之歎也五代距今已遠故老無存惟正城守之助
事多遺落至其死官之烈周典寔大書之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薛夫人之懿姓氏不聞於人俾宮事班班
而以發知之者鮮走固謂天性之髮在古壯夫烈士
有大義不能奪者以霍將軍之忠斷於此不能無憾
夫人減親之地其處之綽綽然中令軍門有以嚴閫
相之副退而成服不失母子之至情士君子之中屈
夫人幾是矣名不昭於當世豈不傷乎未嘗追繹五
代遺書恨不得夫人之姓夏四將命眂業舫舫淮右
睨隙城之廷歷晚御岸之故山說巳懷古思人拜王
之祠得夫人之姓於象牲之石其有獲于我心者至
矣尚恨新祠之作夫人之像沒不與存焉屬郡將高

卷之十三　十四

公以忠臣子世不忘君受知出守豪阜薛蒼因以其
事語之公甫下車以春安告且屬走記其事走不得
辭愧不能文且書其意而已高公變其名也觀公政
之之先後可以知其志之所立云乾道壬辰下元之
記

克復生前記

克丝之故名日指丝指丝指已之丝也仲尼称克已
復礼為仁老氏謂為道日損人雖不同言理不異今
夫人之生也涵虛而無体日命道一而無方曰惟命
不易也性不遠也物其故有也道亦其故有也耳目

為聞見奪心志為利欲移然後私意萌公義隱迷惑
失道實習為常其故有盡亡於是為小人伍性而不
返則將與飛走俱日遠於人遂不可求諸人域收心
正性啟聖人責為今又病之切身孰不務求其去習
非害性之為人患不切於病乎人知病而不知非聖
人于是乎不作仲尼展盼其九顧不同邪仲尼同一
以貫之道師表于萬世盼也遺之不悟天下號名人
愚猶之水然清明自有本性埃塵滓之以渦本惟固
存定而澄之則為清明也於其元美雖人能去惡以
復性又何讓於聖人哉皆知弗為者非他私奪之也

本之堂　十五

迷生二十有二年矣日聞道於聖人之書然臨事輒
失其情益知勝私之不可不務是以致之大易乩損
卦以名書堂曰損益以為居處期將心窒欲反本以
歸仁日革非心庶乎盡於此生也損益盛衰之始取
即之銘之

儆若愚塾記

混焉曰太極形而為兩儀天地位焉萬物齊焉而列
森雖固知彼先究鄉之所謂太極者宜君亡而故存
故耐化物而無迹觸感惟應孰知其所以然非至靜
曷能與於此夫人之為物萬物之靈也頭足具天地
之象知識出事物之表雖使之然有道主於內也昧
者不固其本疲精神而他求滿滿焉汲汲焉惟恐或
遺而遺之日多患於件物而於物益忤此亡它不知
所以用之不能盡己以盡物也聖人傳心之要豈有
它哉亦惟吾之故有是歸是体而已吾及行父子東
子所謂所養其大者之心也以為道不違物萬物豈
異於人必欲周知其情沒盡持恐不既莫若反求諸
己即聖人毋不欲之語行之自誠而明存存性其性
合德於太極安居壞室寂寂窮年外則側如愧如不
言不美雖記公如塾如尸而無以異非惟此也亦能

本之堂　十六

以處衆於喧鬧之中雖撓之萬端卒莫以動其靜此
其言也復無違於物情使遇主而見之庶為將見其
有不言而化者矣嘗以其事告曰禮始無不敬儼若
思安定辭而後安民哉豈本於正心也心正乃靜靜
而定則浩然之氣為吾体体此則心為乎動道為乎
加死且不移況於小屑利害以之窮理理寀吾呼以
推之物物將向借故古人務在至誠治人其餘事耳
我欲事斯語勿失用名書堂曰儆若思塾予幸我為
志之是於行父為知也不可以辭即叙其語而為之
記夫塾之為言齊也謂齊其心志也心志一而無適

則太極不違物動靜無我適故曰淸明在躬氣志如
神無爲而爲莫能臻無思而思亦莫造雖一身至尠
大而天地莫我遏與夫馳神於外物役其志者可同
年語哉然則狀則幾是日儼若思亝須不忘得於久
於其道則其來者將何如耶
乃躬在是乃心在彼逐物忘身烏知天地心君中立
寂如太虛形神不違齋莊如愚或之其它敢誠于致
望之不分道有奇正

克亝後記

始得是以指名亝記其命之之意旣三祀矣友生有
自鏡湖者道其所聞曰上方作室禁省謂之指亝當
雲睹亝記　　克文詢之於人良是也小臣嬰而
慨曰聖人與我同類哉夫人達道而行是則人所共
有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誠足喜哉礼貴賤惟
不嫌同名而天壤一貌不可也假名存而無害亦不
能一朝居也愚有以更其名而未得已而知所以自
解曰天道人所共有可以君爲道而實之哉仍故名
而不安亦辟之而已爾君臣之際自有下又何疑爲
於是即記以求名而克已復礼之義名亝曰克叙之
以續前志曰顏子問克己復礼之目仲尼告以非礼
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夫仁者人也仁
之道謂人無之可哉惟以物遷是以去仁而不肖聖
人我愼乎所不覩恐懼乎所不聞動容周旋中礼不
違於終日之間物何自遷是以仁矣乎四體夫如是
乃盡人之道顏子之所以參〻服膺而毋失自致其
體而微者也學者以顏子爲準繩於此豈可不務是
細人也固不可以希聖然知人者人之道明吾之道
也吾雖失道將可自絶于人克己歸仁何敢緩也顧
是之夫有不若人者八而聞道而未之能行一不若
人也放心而未之能制二不若人也處己而未之能

盡三不若人也多言而未之能法四不若人也樂善
而未之能擇五不若人也愛物而未之能容六不若
人也居世而未之能處七不若人也任私而未之能
去八不若人也凡所爲不若人者皆性天之所無有
欲從而得反身而未之能善有一於此不可謂仁況
有其八乎弗及去之無以爲人矣及今能以礼自免
率性而知道哉或庶幾乎可也爲詩銘之以自警云
穹宏地天灝〻無垠惟道參之粹爲者人〻安其仁
則惟聖人徃而不反曷爲其身循道而行無事
出入無時乃凝乎眞勤之銘詩請法先民

絃歌堂記

狂生之治武昌有堂以休其燕處命之曰絃歌或徇其名以聲問者曰吾不識操縵安知絃歌然則永言將何若曰吾不識清濁安知聲調是則此堂何以曰以臨官臨官古之道與曰吾不知其今古居斯可得矣居而視其里則其邑之所為設非世俗之政胥徒皂隸充乎閭傳封簡劄盈乎前條教在門賦財在帑所听者獄訟所問者催科汩汩營營或絃歌之事或者憮然不悅曰異哉子之政斯亦妄人而已矣雖然猶有說也之子曾不是聞乎太古之法有樂而無聲琴而無絃者以身為範以心為律建之以太極制之以中和翕而作之皦而純之繹而成之八音克諧律呂斯應動天地感鬼神有生之類無不獲者矣夫如是也絃歌之事可得而略也中古患不得乎此於是乎有樂經之教中和以節其內音律以宣其外具之以器聽之以靜琴以禁之歌以說之非辟之心無自而入矣仁民而愛物未有學非是道者今子上無得乎彼而又此之略廢精神於刑政不求諸內而於簿書期會之間役役焉謂其堂曰絃歌吾不知之矣狂生曰吾過矣吾過矣所求於太古之道則吾未能也中古之事吾何足與聞之蓋合今之世不安今之俗誠其意正其身愛其民律其吏明其朝會察其簿書謹其貨財時其徭役上無沈蠹之耗下無非橫之征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窮民為有所趨題耕而食織而衣用不犯於有司禮又與行乎下四封之內民吏各安其所居一堂之上而民希吾罪仰不愧俯不怍憂不患乎失職則絃歌之事其或庶幾乎若夫與禮樂制田賦一風教和乎吾無事焉有天子之職官在乎求於太古之道吾未能也中古之事則吾豈敢吾過矣吾過矣由書為之堂記

松風閣記

郊墟丙陰郎亭之麓精廬左闢松風之故閣在焉初涪翁復自巴中訪坡公之遺跡徘徊九曲信宿松下嘯歌感韻因風鳴閣閣響谷俯寒谿臨洑竅之洞晚萬松之巔江山浩渺吞吐風雲引領而東縹緲萬象坟雖密谷之內遠矚無不屆而西山多奇此景為最日者松林茂密中媚於坂陂松風之名猶以人著主僧作新軒檻請走記而題之惟翁學行文章固已播人耳目頌述其事非所敢為聊叙閣之顛末與其得名所自登斯閣者詠涪翁之句眄西山之景指顧

斯得自應不改其旧名崇孔柏曾何剪伐之有哉松風颼颼當蓬然起吴夫然則蒼髯之木安在乎閣之成壞信能種松木萬本萬壑之清風自回覩於來之今亦西山一勝事也好古博雅之君子將有意於斯文

新作殊亭記

武昌之西即亭之首有亭魏然而高超然而迴者縣大夫孟士元之殊亭也士元為令武昌才而政跡作亭殊異有声史之漫記而唐之刻文磨於俗今亭高記古同永空山其所以為不亡者抑有其遺武昌古

都也游觀之遊往往而在山川秀異勝処皆有走初易殊亭之迹未之嘗聞泛然一下雲難湖山江河頗見古人俛首高視則亦有未能見殊于世者嘗謂為政法古猶宜繼古人之志当其事任後不如理使奇人旧迹湮沒自我其政為可知矣庚子南樓猶廑成於江鄂之郡殊亭佛現故不可湮諸草莽也以亭居洞欽寺後爰命主僧作而新之仍廣旧基粗為寬大建以九月甲子以十月甲子落聊記載其歲月用見廢興之自至山川之殊狀游眺之殊極則次山之記在

誠臺記

武昌牙堂之後架有隙地救訟自史世優儆廢為污菜虫蛇麋鹿之与居莫有一顧睇者走尸疇數月始命訊而闢之樹之以修篁与誅茅雉草帨焉有得邑埂之下扱龍知臺矗然特立不春不桀下顧城邑居掌疑問林山蒼蒼矗然天成青蔥龘碧非內畫可擬寒溪辟暑之臺敞豐豐然隱吾目中欣真吳楚之奇觀也武昌鄂故地在魏為吳孫氏別都東晉為江州剌史治有隋從郡而縣英豪傳之上居是邦者不不知其幾人也以仲謀之雄傑元規之清尚安山之

文翰而猶無得於此予何人哉於斯有見則天之所賦於我者不薄矣可不敬哉把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故大斯臺之作豈人爲哉命之曰誠臺為明自成之義也其銘曰

凌雲已頹　嚴瀨殊盲　如何以臺
天予自成

寒溪堂記

寒溪堂舊址在今堂西北二十步之路隅面茶作山環為墉壁草茅野塞僅略將迎游衍登行盖無足尚遠到官之始亭於而顧會要之迹送迎無所於是鳩

一時此果之材也而梅有禹美之和則其為用可重也德純而不貳恬素而不矜四時一是華實相當古之人有合於是見賢於後者非子真而誰與斯為取斯公比德於是矣斯郁也而謂之斬斯名之未正、名梅庵昭是後人與公臨庵之梅名德俱稱茇居勿伐之戒非甘棠比矣彥材惟、因書榜而為之記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三十一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二

檄　贊　頌　銘　箴　傳

檄

擬翊玄諭秦檄

太元十年十月乙亥朔日子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及徐兗青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司冀燕國幽并七州諸軍事徐兗青州刺史康樂縣公綱紀告偕偽秦君臣吏士民庶等蓋聞天道好還兇運於無復泰人情助順隸動所以咸隨是以丹浦徂征格有苗於舜禹白登遁伏殺睢鄴文者寅元方我后中天而興宜君子見幾而作茲致勝服開示大恩惟皇晉之基當炎劉之末造拯中原於淪水出蒸民於沸羹高祖始基推配天之后稷武王受神叶帝之重華雲旗以一指而服已厲戎車再駕而平吳會鑄劍戟為農器四郊雖大之閒色干戈以虎皮萬里無風塵之警有生交待其養含靈咸遂其初父老猶存郡國仍在苟求其故可得而言由滿服之不王致蠻夷之猾夏二聖蒙塵於外一龍淨渡而南赤縣神州遂陸沉于異域黃童白髮為沙化于匪民亡者俘辱於強胡生者偷汎於異類丘鸛俱發女婦為俘睢雨顧之譜尚出

涕嗟爾有衆夫豈不聞蠢茲氐羌敢干五畧僭竊盟
紋者三紀悉雖塗炭者八州符堅敢天殘神弒君甚
國大為不道貪得無厭謂王國可以詐力求而正言
惟以匡辯屈九禹神容折鈎咏之可為萬里長江投
馬垂之能渡豕食萬豨於蜀漢要跳斷及于淝肥豢
豢而貪食既其身於熱至足工僂巧而噬于其指後
也嗟臍噬用其民不遺餘力忘敗衆于昆陽之水而
頭觸于不周山之天誅所加王師無戰前徒倒戈而
血流于淮甸用家作仇而首折于五將不寒何人敢
紀其叙前奉頭之遠竄囚擒尾而已惰朝廷洗其宿

卷之十二　二

愆詔書開其生路方仰稽顙之會旋興谷口之師忘
我生成極其狂僭為人臣所共怒固天地所不容朽
壤山崩摩陰永釋而民伐罪茲也其時聲鼓用兵或
云敢侮今皇帝無忘怨恥不敢康寧傷赤子之非辜
痛先陵之閟奉技此秋也將一洗之綱紀肅將皇威
聾清天邑背水之役尚與行間元戎啟行謀膺寄委
言念中州之黔首無非先帝之舊臣自豁鹽虀為之
會息昔也服乘于牛馬已而驅役于犬羊地厚天高
故當無告日暮途遠將安適歸政此唐將亡之時真
我武維揚之會猛將虎拏列士星馳鼙鼓轟天龍旗

夾日右拒橫飛於白馬左甄直搗於碣嶽期以甲子
之朝會於商牧之野人百其勇寧湯火之在前臣一
其金誠金石之斯貫其出以律惟克在和以此攻城
何城不拔以此制敵何堅之敵扇當朝運之衰已有
敵崩之勢彼既腹心內潰郊邑外分鮮卑陸梁頭
為枝關輔淪于大盜秦涼裂于叛臣號令所行城闕
猶且空于懸磬之室蜂腹何以知春行虐昇鐵之車
蛙臂應難拒轍賊既見不及遠衆將求之可從白奴
五分昧法呼韓之朝漢趙人三勝尚求踐之存矣之
人情猜阻既深逆身葬亡何暇定支分於壇下而頭

卷之十二　三

懸於藁街繫頸生靈當知逆順見義而動惟德之從
無或俗迷以干天隊且正理自有所立而大誥要有
所存殺身匪旌成仁益塞城門之執兩為之力奚勝
大廈將顛一木之支何事惟智為能轉禍為福達机
先乃以去危就安寧若父師存祭器之為重將為名
怨徒誘禍之自經且以符堅之強加以符融之佐德
兆為之徒御百二為之山河犯順而行一跌不振我
無遺鏃之費彼罹滅頂之凶丕以敗亡之餘逼遷陵
之冠王師討于有罪義敦懷吾舊思怨而忘昭然
之理丕能翻然自歸上方待以不死有如執迷罔覺

負固不悛自當極吾兵鋒利惟自擇監不前在夷厥宮廟於火之焰玉石是以俱焚如燎之揚爛文為之同爐否當其咎人則何辜有能執丕欵從反域效順投兵而下啟虜而降顯有王功具如懸格凡以羌戎種落與其宗戚栖臣但能慕義來歸並當推心撫納勳著之實胡漢同科師行纖芥有誅人其按堵如故彼日之曒斷言不欽嗟爾大晉之故精忠冀府之中令匪從行於國討寔自報其私雖用夏變夷莫如今日捨逆取順亦有名將共致于升平其勉思於長策檄至如章

贊

八陣圖贊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自鄙道凡已言傾混難識在廣都者壘土為魁基為江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魚復者因江為勢積石遶流前欲壁門復依卻有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廣都舊無聞焉惟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則眾其半趨於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為江右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体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東於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復陣於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為經九六以為緯錯方於八陣形圓於卻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卻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夏氾湍激轟雷犇馬不足以撼其勢四山隳石不足以言其怒哉八陣違瀨其衝子石來如灘沙依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撓隱若敵國屹然長城故桓溫以為常山之蛇杜甫備其江流石

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鉤連隊沖相容觸處為首則廣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壁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於正而已李興不在孫吳之頌端有以為先王寓兵於農而居之以丘井折衝尊俎而舞之以行綴經國有遠猷之制畫野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為二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其易先天之象天圓而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備爲先天之文是以八陣見之矣八陣之作寧武侯之私智自營之乎風后握奇奮天地風

雲龍鳥蛇虎之名此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常以立秋月斬牲祠白帝肄儀與六十四陣則六十四卦之象也中興罷郡國都肄而陣勢泯亡非有王佐之才明於天人之奧則八陣之變化其誰能嗣與之歷以為八陣之施非徒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言也至于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禽翼握機衝陣之法本諸孫武方圓牝牡衝方果置車輪雁行之制唐人裴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四陣之爻其出也無窮知此八名特八陣之耗爾焦氏學易卦爻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濟庸

可盡名之乎觀古或人敘之為贊曰

堂堂八陣地法之維經緯縱衡端如置碁左右有行後先有列錯綜相成鉤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如繩循如象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奮陣形維八天七仗存回轅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翕闔乾坤混骸六九風雲天地体則陰陽虎蟠蛇旋龍旂鳥章奇正相生方圓遞出混然紛紜杳冥恍忽其闔無方其闢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設實因啟閉無鍵而觀視之孔易行而為陣居則為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戒則通達

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知過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阿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我陣衛五根先王體國丘田本兵千戚之容萬舞于庭四頭八尾文武井字雲聯針覲孰知其次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典章在帝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繼矣漢隱都肄誰其興之天啟明智惟此武侯躬宏管樂隱隆中雲卷在蜀王道遠法法尚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蒼叵測心腹奇才艱與紉毅廣都之壘聖守儲胥亞石夔江丘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壞牽狀之蛇無頭無尾易象先天於呼不已

頌

金山頌（金山錢稽多云在淮南金以會稽山記為主）

金山頌禹也粤若稽古帝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帝曰來汝禹湯湯方割洪水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汝作司空往平水土時承厥考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禹乃誕敷下土思蓋前人之愆娶于金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時弗子三過其門不入惟荒度土功四

隩既宅九州攸同帝考期倦于勤乃命以位正月上
日受命于神宗禹乃會群后南廵狩于金山崇望考
功修五玉三帛贄萬國咸事惟時封嵎弗格時則有
大刑禹曰咨爾四岳群后咸聽朕言防風氏怙欲修
軀弗廸訓典乃昏迷不恭底天之罰惟時奉將天罰
朕用傷哉汝劉若時無若防風之後至厥身綏九訟
罔逃于予刑慈戒哉群后拜手稽首曰王命休哉百
工播告禹之功殺金山以作頌其頌曰
王帛戔々徒御閑々大同普天會于金山金山有
嶧神祇是格是燕蒼稽濟東夏王惟見夏王時守
卷之三十二　八
金山之道玉佩衡々和鸞戴好我宮我早惟我朝九
時戴旗戴旂以莫不來甸服要荒十千其后則冠劍
我々咸拜稽首天子命之會考乃功冕服衣裳則美
哉尔膺弓矢斯張我車既飭射御不遠惟我田我的
言私其豵公豜獻於
惟爾尔叡尔膺于以圖之帝至帝度天子誅之曰匪
其爾殊惟德之圖爾其爾誅倫胥以鋪於皇之夏后
克明々德立我烝民播時稼穡有戕龍門匪已聞之
之澤水襄之如已推之娶于金山帝壬癸甲乃三逾
家門子呱弗咨九州攸同天下之蹤不介不觵氏
之思禹功洸々揚舟泝波江浦有鍱黃龍夾舟以舞
封嵎之守匪易匪狩王命夷之其骨專車防風氏而
馴若神而瞻受職群時禹推其大烝惟我后乃克儉
克勤金山孔高其命維新節彼金山我王戴考則上
帝臨之永錫難老我王時邁說于金山乃惟石巖々
德萬有年我后勤民
昊天無極

平狄頌 并序

皇帝卉有[illegible]有一年聿修文德禮制修明山川
鬼神罔不昭假與大合瑞惠康有氏施及裔貊蠢尔
卷之三十二　九
女有㺊虐無已敢為戎賊驕其臣僕奸求越度以顯
出慢皇[illegible]烝休澤乃敢不恪承
心蛩跳豐啖畏[illegible]東航滄海西涉蜀[illegible]之
宅犬羊是牟度刑畢[illegible]遺餘力劇精[illegible]
斋害及[illegible]設王畧烈明卜五震驚八[illegible]
她曰惟汝[illegible]朕承天休命子高[illegible]奉天
行誅天誅斯[illegible]大靡春秋戕狂奴[illegible]
祖來天吏之貔貅[illegible]滌滄海飛艘[illegible]
譬夜飛陽內讀明神効[illegible]之旅莫不疾視乃心
萬俱前徒倒戈中壁靡撓罪人斯得虜騎如雲其鼓

渙然水釋三〻公列將咸拜稽首曰惟我皇帝順天之
則受天之福天戈所指獨夫自踣戎兵不戢歷茲醜
類匪臣之力昔謝安有淮肥之捷功不逐眺為萬世
所惜今天威雷開顏極其珍定我王國皇帝惻隱曰
此狂胡畢天之命眩心有盡嗟尔將士乘是吉蔵勉
揚爾職剛聦明功平金之乱虎龍而翼神明黠首思
稟文告單于九域飛將拱手曰毋多戰以惠南北.1.
臣作頌散詠神功請政鐫樂石
銘

廣湯盤銘　奎之三十三

惟商王允新厥德既新革夏命作咸新辟乃惟新承
夏改正朔易服章異器械新民聽布新政于四方
爰開新匱銘于鑿蘗磻之盤庸昭示爾後人尚無忘
於茲新德肆與居食息無違新訓之行惟欲迪于亡
窮乃六新〻其因忽史臣闡明王之誨用敷廣于新
銘〻曰
惟武湯新服大命作民神主器非求舊一新斯矩
新以時盤以薦以尖以盥浴身敬哉勿忘惟此彝
器規圓合天厥度惟新其法乾坤德日新爲日新
日〻新又日新惟新德之全〻德之新時新亦不
已有皇上帝由來無止下民之欲喜新厭故我有
新〻無疆無斁於予立王罔遑終日食〻以時新
作新民極沐者彈冠浴者振衣百度其新方圓孔
時無怠於勤新乃常存有荒于怠惟新之害我有
典則新以行之我有精誠以明之昊天曰高新乃
時伴博如后地新惟其至人熙于學新以時成新
潔惟清新進豈明豈無違然自新何有民之戒之
非新胡守自彼夏桀民之云厭禹爲之泣而不逃
於命盤凡百君子匪新勿安曷用新之念視爾盤

商輅銘　奎之三十三

湯既勝夏復歸于亳乃受服殊號肇新儀物皇天降
命厥有山車之祥王用因夏鉤車作商大路棄根不
採用成乃質贊纓一就用簡乃文偶結旌繁纓車越
席于以昭儉章德用式見于神天王朝入於路門左
賓階面王乘不式諸侯不踰惟曰王之正泰廟以奉
礼辨名肆厥后世王越厥萬世雖有作者罔或茲于
路之加問君子之爲邦亦曰惟茲商路是乘是取大
史式垂厥範銘于路之旂常銘曰
於萊皇天有嚴降命睠尔立王徠徂求定武王昭
鑒山出器車代夏代商儀章以殊乃作路車名昭

路寢王曰於乎我未我懍邪于饗帝敬而無式秩
秩歲儀維民之則彼來者駒亟攻自由彼飾者文
匪彫自木豈曰無文維金之根豈曰無栝維材之
矯席有結草違有結旌亦有王章一就繁纓人悅
其華我崇質德之攸行匪車無出宿在車下莫其
而依衛四牧既均我車彭彭豈無彤車用駕白馬
載好和鸞翔翔步武王綏逌成百王爰法曷不肅
雖王車軌軌於乎車僕轍跡爾前無覆無倚王道
平平夏侯履笭駕車以人六轡沃若似宗以渝銘
于太常用昭儉素訓亦有言乘商之輅

周鼎銘

惟七年成王使召公卜宅洛邑厥三月公既得吉卜
周公至于新邑營以王命戒定九鼎于郟鄏攸居周
公拜手稽首曰孺子王矣惟先王格天新命肆王天
惟未命而承我乃擇居大鼎于茲洛予惟卜年七百
載惟三十其世王其丕承皇天休命將茲大寶毋怠
於敬亦毋荒于卜王拜手稽首曰皇天顯宅我周家
數用命于公誠卜我不知守器之說公其誨我惟予
冲子惕息惟公安命其承周公若曰我聞曰在昔禹
平水土輸金九牧遐方寫物命蜚廉氏司金考視于

荊山鑄鼎昆吾模其州域肆山靈川澤靈神物怪之
名形罔或不備無俾民逢惟魑饕于上帝鬼神無有
弗格用協于四方上下克承天休越厥世後王啓承
先人丕緒命吏翁乙雉稽契兆于元龜數均匪熾惟
形四方其足史翁乙雉獻下兆惟不舉攸藏京周惟
遷從攸行繇乃白雲其霧將尚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是將三國之遷罔或不由致時王休德越自經于后
殊停厥有商肆王受之滌民時則我先王文武是遷
是寶周公曰嗚呼王其大無輕茲器時乃知吉凶與
滅能行能息匪盈于汲匪沸于烹象有長形窮曲營

發工陳戒厥寸指足王其尚監茲室南罔違將形三
德之行鼎緣德亂惟輕亦惟休惟重王其敬哉王曰
我公命矣迪周王遷國于東越蕃若樊荊鼎之重輕
是罔厥世奸王度亦萌求分器之辭或營于少海葬
亭濡勤王之是覬雖鼎屬有周其靈亦無唯蔡氏之
遷宋太丘之社亡鼎則淪于淮泗史乃考終厥始勤
時周鼎之銘銘曰
景命維周世有烈王作邑于伊遷器于商其器伊
何夏王之鼎鼎命惟新王國有永於繹神器儀度
九州備物昭章九德惟修靡遐斯靈神斯睦億兆

惟人罔逮罔害有皇夏后功光九有上帝時歆受
天之佑我周受之於彼殷商湯德伊邪命不于常
王謂太保宅是東都郟鄏恢恢咸器攸居周公時
邁天龜受卜三十其君祚大景福鏶鏶大寶夏后
作之我王至止烝嘗禴之豈爾荆蠻敢覬分器輕
重惟詢誕誇鈞喙嘽臺表海曾是王征八德萬夫
然莫之勝相彼力矣咸徹而重惟其德矣涇湘之
用命三晋震彼亦周豈伊異人繼釁之興宗杜于
斯亡咸淪于水不借維天咸鑄咸以史雜忱卜三
姓斯遷顯允三王治易烹鮮時輕重時器之時神

自子天惟時大君周邦云季乜雄眾咸祈胥惟秦
靡杜靡騁王剛弛係言棄侯邦逆命惟回寧是適
從三王咸寶器非其寶王鋑金相載新載好爲是
之銘鑱于寶器匪周室攸居傳夏商之世

晋白虎樽銘

臣謹按儀禮觀周天子廟饗之制樽彝咸俎各有常物
張筵設席各有常處至于儀物之用異器之飾未始
不致意焉後主代興禮隨世变威儀三百未必皆先
王之舊經常之制雖百世不能改也按晋泰始元會
儀皇帝御太極殿殿東有樽飾樽蓋以白虎畔臣進

猷忠進直者酌樽酒以飲之本志所謂白獸樽也聞
之陶唐敢朝旌懸進善有虞廣鼓鳴敢諫聽鴻惟大
晋綱爲之跡好是正直比德虞唐鑄禮昭文有光儀
象不銘斯義揭示方來則何以昭晋德之隆垂無窮
之範也史臣敢揚大訓百邦稽首而爲之銘銘曰
上大明明照臨下土作之君師以綏萬寓巍巍在
上四方其風廣聰遐納允惟厥中於皇我晋纘承
大極正月初元百神受職乃飾禮御陳此獸樽謹
其發之正辭讜言其獸伊何西方之仁其狀伊何
倍尾參身不踐其青不茹其生周南名南王功爾

成於樸文王武皇似之暇思騶虞惟今有之匪觟
之逆觸之何怒豈無威嚴孰施牙距禮樽是飾仁
爲之蓋酌而嘗之體其罔害惟昔商周禮陳犧象
亦如斯樽共惟世仰彼軺之設堯銘進善代鼓騶
替舜闢敢諫於惟我后匪謝虞唐遺器文施裕納
無方豈無杜舉揚觶平公嬰撤齊樽斯其靡同咸
寧之定儀度孔明孰有不龔盜啓升平正言之入
人臣有艱雷霆之威曾何敢于匪臣斯直君有其
仁虛以受之交識以伸逆于汝心必稽于道啓沃
之行亦孔之好上下之交不通曰否人情孔膠弗

闕乃廉虎樽之設匯以為文以發榮光以來告君
我刻銘詩用戒元首百爾事人酌此樽酒

天闕銘

天闕在怡亭之步殊亭之側嶔然巖岫麗于汙沙曰者漫叟泉門放于石門之下窪樽枉飲共反淳元而失此于步武之間直若有待而然者銘與春亭卒已走行江許得石於顧指中抉壞淘沙有門天啟易祢剛健而不陷須于沙衍在中也此闕其似之故必走而後出為作天闕之銘銘曰

天闕何許溼江之許厥首惟圓有方其下不鑿不

故生賁欺空其誰知之狂生眘東其誰為之黔羸化工怡亭在上殊亭在側我思古人伊誰允得窪樽有修石門有目豈如吾闕洞天有扃好古其誰何莫由之有全混沌穿焉而誰也淳澆不收不究有天者闕於焉逍遙附石鑴銘以警來游

無文碑陰銘

公處東山如蒼生何公援桓公執柯伐柯刈鑿忘魏毀橫決河潰然遺之東山我我研然臨之如陵如阿宛其死矣皐醜莫吮十字惟碑詞勒之磨焉乎蒼生將如公何

初文靖謝公從桓溫辟沈萬尤之曰人言鄉不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如鄉何溫有反謀及符堅擁百萬兵臨淝水勢皆足以舉晉而公談笑却之追師涉洞公以無祿晉亦從此瘁矣將人無能形容公德定乃有碑爽無文蒼生今亦如鄉何非虛語也恨無孔子書十字以表其墓使沈萬之言遂為世口寔然亦不足為公累矣為反其語將銘諸碑陰

安齋陳全甫作而居之薛季宣錄而銘之銘曰

有天有淵飛躍鳶魚安之居之生民保居天之產民

罔不安大有安之安皇居有馬循物之安安用不集非安性安搖搖茇茇安乎安乎大安不欲有懷者居安其豈而乎有精廬齋居以安安其安哉神天將予可

器物十四銘

書几銘

惟道惟宜惟新是斯用合者思去邪勿疑

書匱銘

學問身藏用則儒不能緗帙能佇儲

研銘

剛方正潤磨而不磷凹凸無屑不安則震

墨銘

膠煤相得以成其德研幾惟玄毋汚白

筆銘

一言非駟莫追寫之不得永瑕玼心正筆正筆法哉

枕銘

無思為無則高枕是宜通宵不寐心如之何

衾銘

布之然之稱心為之琴之衣之與時宜之

床銘

惟其平兮擬之安兮其反側兮何以息兮

帳銘

微此蔽形徒飽蚊蝱微此自蔽風乎四至

屏銘

體大則受風者會不後其藩持必為身害

門銘

潭潭空廬門居孔道闢兮闔兮乾坤可攻口兮法兮

與我出好是謂樞機毋忘草草

冠銘

身之文冠其首冠者不端文曷有

劍銘

剛有折斷之在決伊挈刺之利匪丈夫之列

食器銘

不耕而食是謂蠹賊胡自異焉修代耕之德

箴

周庭燎箴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火于日邦之大事共蕡燭

庭燎甸師役之共庭燎之薪蒸凡庭燎之差王百工

五十侯伯子男同三十凡賓客之燕廢子執燭於阼

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

大燭於門外凡燭用麻燋荊燋庭曰庭燎門曰門燎

以明賓客之出入諸臣來朝之夜入者亦如之惟昔

周先正文公制天子燕朝之禮厥明有司設燎于庭

候雞人呼旦以嘂百官鎛司擊鼓告旦后夫人鳴珮

以出乃即于朝肆宣王怠荒于厥初雞人曠官弗眞

王用宴朝晚起晨不出于房厥後聞姜后之規王是

用欽畏惟設庭燎聞朝于夜之央王亦優服于彝常

越聽朝于昧旦詩人懼王心之慢美庭燎以箴之其

箴曰

考禮惟周光于四表我客來朝王庭有燎其燎維

何維膏伊荆自堂沮門自階徂庭蒸蒸明明用明明德昭厥旂常儀用不忒司烜維人共日之大役於甸師以昭斧扆燕則于宵剩惟赫典厥有中庸曾或之罔王郎于朝雞人司期問夜如何寧莫之為惟昔后姜規用于與朝之云藂而繹其笄瑱顯允我王豈候見遠克勤克儉夜央曰晚我王曰共惟德之中夜鄉晰晨朝僾有容惟辟循宮寺厥有常無怠無荒邦家之光庭燎之隸用惟其理罔勉我王敬惟終始惟茲庭燎惟日之精以辨等威以察宮庭萬邦之章于以彰之諸侯來庭于以明之

其季末侯伯專征惟百之燎撤灼于庭夏后勤民厥宗履癸三旬不出而夏臺是犯阿衡之嫡帝乙成商忌甲子之為出而王受以速亡是故明乎內者必昭乎外始于勤或者終于怠細而罔害亦孔之大燎之方揚亦孔之章夫明不可不遠業不可不勤烜臣司庭敢告寺人

周永巷箴

惟宣王受命嗣周家大歷服始奉王惰怠于勤早息晏朝寢荒于厥度臣咸諫王惛未克改宣后晨起出于房褫簪珥囚服永巷命姆傳通辭于王曰嗚呼德無常保存于克勤邦乃常安危于怠荒勤厥德有天位不勤厥政天命乃移丕顯我烈祖文王造邦自夏而克度共祇畏修后稷公劉之業不遑暇日郎康功田功惠康小民不敢自暇自逸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皇天降監用集大命于我周肆成王幼冲紹統不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作無逸稱殷王越我太王王季文王之事王克自寅畏厥命稱明后惟成王今王繼洽王之業遺家不造危如懸石之綸業業競自宵至于明不寐庸聽朝于庭燎亦惟曰殆哉我今王其如台乃晝居于內肆鼓師告旦且謫弗越

于宮闈茲惟晏體于敬身湛心外見用沈溺我有命棐周禮于昌朝忘勤之德爰示民以內好周邦岌岌幾不至于忘嗚呼戒我戒我聞曰惟色之好其流必昏昏困窮我與受其亂亂原之自發于婢子之身今王其命之晏敢逃其罪王拜手稽首曰余一人不勤于德寔自生過過惟自作我后伊何令貽我賢后之憂余敬用祇懼惟王后反初服我自今日新后拜手稽首曰今王命矣妾其候且于明堂女史書王后之言用述箴于永巷

粵惟古初明王作制晝郎于朝宵居于內朝以聞

政內以就安出入惟時曰予敬天惟昔先正周有
文公爰作朝儀以節不中雞人司晨鼓師戒旦王
於出朝不共曰晏寅餞納日燭炳王歸銀環迭進
女職不違陰教之修禮成道至民有仪儀德用不
遷三后在天寔基周命周南名南發之歌詠思齊
思媚亦嗣徽音參十亂臣繼武詔今如何我王忘
祖之烈東方明矣怠而不出無朝無夜躭樂于旁
簡禮黜眠湎于色荒永惟姜后共德之行永巷脫
簪聞辜于王后曰烏予淫端我見不曰雞鳴既王
于燕王拜稽首后言孔昌膏肓疾蠲敬哉不怠勉

勉王后則維良偶勤于庭燎以光凡有不家于非
不愆于儀為周世宗今王是宜於予永巷在王之
宮戒爾後人服此德風莫昵燕私莫致褻鍾閨闈
之容萬民式從好侈其內德衰于外惟其財之物
不兩大婦人之悅近而非遠蔽于一方俾于正反
昏淫驕嫉交敗王剛女言是聽無或不怠毋曰宮
中四方攸同毋曰吾內王人無外乾剛坤靜諸侯
幷幷一忽于常其偶必永凡百君子敬之敬之曾
是云怠大命以改在后未喜臣莫不憎坐膝王朝
而夏家乃傾王耶內淫樂沙丘對于妲己而懸頭
二白之旗殿監不遠近有先王史妾司言敢告執
方

漢宣室箴

惟古盛帝明王統天御極必有尊嚴之居以禮神受
福布政施教致敬集日躋之意是故法宮受朝便坐
決事齋明退息各有常處陶唐衢室周人明堂之太
室皆其處也漢興承弱周暴秦之後禮經厭滅修過
天道高皇帝溢喪兕慰惟日不足至于禮文之事未
暇講也宮室制度皆仍塞都之舊惟七年上行幸關
東丞相酇侯何守始作未央宮于長安前殿之北營

宣室殿以為帝者之正居漢制非法度之政不得入
焉孝文皇帝常受釐事太祠還致福釐於此感鬼神
之事前席賈誼而問鬼神之本上自謂不及也孝宣
皇帝盡心庶獄常以季秋後受獻時齋居決事當時
刑獄稱平益州刺史王襄使才王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之詩選童子何武楊福眾等傳習歌頌上方求通
達茂異士乃名見武等曰此盛德之事朕何足以當
之孝成皇帝鴻嘉時舉敦樸能直言士主嘉等得皆
宣室名見對政事得失中間孝武皇帝不忍親親之
恩為上館陶公主置酒設謁者引內主所近幸之董

郎郎東方朔辟戟而諫上為稱善曰止廼罷由是日
褻宣室之居其為當時尊嚴如此臣愚學切慕虞末
人之旨感商辛王莽之敗上箴宣室思補盛漢之闕
政云

自古在昔惟辟奉天乃立明庭以臨八埏朝居有
室燕居有室各有攸宜用畐誠一上帝是承諸侯
是程百官是成兆民是聽以立我九經以式我典
刑蠢蠕有生靡有感不令在帝閤唐明室以詢高
拱無為端嚴若神亦遂其居垂衣而治其仁則天
罔有不被於穆神漢繼堯之緒上棟下宇以蔽風

雨乃作路寢曰于未央宣室渠渠定惟北堂惟時
孝文禮祠天地肅肅皇皇受釐宣畏履帝敏武問
于儒臣議先昭灼探幽窮神孝宣明刑兩辟之郵
奏獻淺秋心齋壹中和之頌曲度洪纖乃謝歌志
僮滿抱讖讖有嚴二后宗道塈明必世而仁中大
以興中葉弗度恩親掩義路寢王宮而樽槩是冥
始驕越度敢見嬖臣降于天子為之主賓陛郎曰
朔執戟是何正厥三罪匪回匪阿明明世宗如流
聽納三十金之云賜而董君以不答危言之至受
之不宜受而不盡臣為惜之鴻喜直言致相斬甫

過挾雖由匪躬之故惟此便室漢家法宮政教之
施曰常曰中敬厥數微民乃攸儀一毫之失幾將
泉溢無槩無非其懲將危無曰無害其萌必大塏
陋隄顛心堅石穿滔亂之漸篡奪生焉國之興亡
一言而決無安不危無閒不折竊位之新孰辟于
天受為獲室而傾宗隕元巍巍帝居其門世達侍
臣司宮敢告執法

闇室箴

謂天蓋高心寔鑒余余心默然天其反夫匪天則靈
惟心之明有感于聚婁（奚）其為自成卓彼先聖窮神至

命其道奚先孰先致敬以誠身胡為不仁德凝道至
何蚤于虞君惟安而行之乃克有熟四知弍畏焉將
恐雖其真不欺乃室斯不愧屋漏致虔告于夫君走
走寄闇諸師曰心若天之體也有諸中斯必見諸外
動乎心所以感乎天也君子盡其敬以盡心安之為
青一日心正視舜為何人哉因箴闇室以自警

耳目箴

邃古在昔先王建極聽有中聲視有常色各有攸職
民用不忒在士墨允殷商之季惡聲色之云惡而周
徹以不食臨清雷首餓夫之弊而未為至德惟仲尼

父曰視顔面禮粥是餉嗚杲毒虺稟天自性其何能
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不如人身而自冗耳官司總
之目官司視敬以司存敢告胸臆

傳

袁先生

袁先生諱溉字道潔汝陰人也嘗舉進士免貢避地
州西山中建炎初巢鄉民為保聚與金人及羣盜抗
屢克其衆諜奉先生為主先生逃于金房山谷間王
全州彥即其廬山先生之衣不揜脛與相應答王就
先生學李靖兵法先生謝不告王怒欲脅取其學先

生轉徙山南特進士類試宣撫司其年會失陝右取
士以百數而應者過百人或勸之就試求官先生曰
官不可苟求也移居富順監先生初從二程先生學
聞馬蘇先生名富順鄰家蘇翁以書香自結其子晟
以香出又則掩闔待之子莫而歸因不復事鄰里莫
詳其趨步先生疑其薛先生也具刺謁之薛翁慢罵
不應先生固已疑之矣閽日再往又不得前於是積
日屢造其門薛翁喜而見之先生與之語不對再見
談古今百氏又不得一言三見縱論六經薛翁才有
喜色曰子學已博然寡要夫經所以載道而言所以

明道何以多為先生曰如先生言吾心將以會道爾
薛翁擊節稱善因以所學授之月餘觀生出關薛翁
因亦遁去先生自謂薛先生道所為益純粹近古其
出關至夏口岳鄂府飛必欲延至幕下先生一見而
出不辭而行語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無圖
機之士難乎免矣未及而及難曰先生因家荊州往
來苢陵神歸諸郡與士夫言必稱善悅其旨意然後
知之循循然人知其盛德君子也孫秘閣汝閣翼
帥荊渚延先生至府舍俄先生告去過未第囊於公
安以書寄謝孫曰溉不出此句矣公于溉厚恨不能

為公一言病草二聖寺僧問於床下先生曰佛家以
死生為一大事誰謂當道其常因戲作釋氏言示之
曰非吾事也棄之而歿時年七十寺僧為之歛葬無
男二女子尚少公安聶令諾為嫁之先生學自六經
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誦習其言
畧皆上口於易禮說尤邃未嘗輕以示人樂書孜孜
蓋天性然也自將家下逮其饘粥蓋不繼家書絫器
闕闕常以自隨貧居以學教授童蒙其生父以妾為
配先生郎日辭去與王擺脫庶故善王家有伊洛遺
書先生欲傳未能俄而王歿先生不遠千里從其諸

子傳錄書畢遂行會羅織獄興獄興捕王氏家人賓客幾傳之先生居武陵郡郭一旦徙家舟中其夕武陵災首焚先生居處紹興癸酉歲先生在江陵得疾如中風四支不仁殆甚人為憂慮先生曰此無傷也還居村舍踰月而愈或問之醫道先生以古語告曰所謂存神與氣氣與神會自然周流無偏滯者我能自行之耳由是荊人頗神其事初靖康後天下兵荒甫起先生家為汝陰望族嘗有客過其舍先生察其狀貌有異白諸父曰客姦人也從家人避之是夜客以冠來遂以鄉社義兵鬬先後眾欲據前山為保

先生爭之不聽獨將妻子聚保山後已而前山果沒金人大至砍以萬眾攻山後營先生塢中兵不滿千名其眾曰虜則勢盛吾知數術保以一箭破之其夕虜營山阿先生使數十人各執鼓炬如四山伏約虜軍操援墻山擊鼓為應有諜經客恐甚先生激使為虜裝窃虜號入宿虜酋帳下以二人授曰夜中發矢而竄客如先生計恇怯僅能發箭虜營驚亂顧見火光並起鼓聲四合因潰自相攻殺數百人為不敢復至有潰兵虜掠過營下先生伏數十鼓持礌木道旁俟因據險拒郡之賊還以夜過伏所礌木亂下所鼓聲震天賊遂大崩蹂殺大半先生文武才用大畧多此類疏其大者于篇

甌浦薛某曰走逮袁先生傳觀其從薛隱君學師弟子授受相予之際何其嚴且約也俗傳久矣聖人之學不可復見走於先生焉取焉初外舅秘閣鈔荊州走為書寫撮宜文字嘗得於先生授數其所以為誘進者甚博嘗侍先生觀弈能為自碁易賓教予以弱為強時弈者亦善於碁拱手稱歎外舅先生弈強則曰先人嘗以弈為廢事所不忍違又嘗閱先生言蓋嘗以所學纂一文字凡四類曰理曰義曰事其一今忘之矣走從問義理之辨先生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走請終身誦服斯語已歸而聞先生訃求其書不復得嗚呼若先生可謂君子儒矣言行文章皆足以為世楷式百不施一卒以窮死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二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三
箋行狀　誌銘
箋
先大夫行狀
君諱徽言字德老世為永嘉人曾祖元禮祖庠皆不
仕
李宣議按朝散郎鄒極撰我曾祖墓誌曰其先世
家河東漢平元始間有曰丕者渡江寓毗陵後有
辟地福唐長谿者又徙永嘉君其裔也墓誌敘述
先世其閥略與譜諜同而伯父侍制行狀云唐令

之補闕也後至公五世矣譜稱補闕後居長谿之
贏村於永嘉房為伯祖以相參驗似不祇五世
父強立少登科禮部侍郎鄒浩嘗以學官薦之歷州
縣所至有聲清正恬退終金陵幕官
先祖字成翁歷吳縣主簿中宜都黃二縣令江寧
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嘗以父兄長老言
先祿為人短小精悍暴如東剛寧劇有聲奉法不
阿其上號石蓮長官恬澹工詩有舊居一篇花木
蕭疎一徑深門前綠柳更森森一作成陰旁人錯比陶
潛宅澹泊仍無愛酒心先娶邢州使君銑之女封
永嘉郡太夫人夫人四明大族初婚奩具華靡察
先祿有不豫色而問之故先祿曰我孺子家觀鄉
閭度非若吾家婦者夫人曰有是哉其歸遂能降
志節約居貴若素閨門肅睦非親無識面者而鄉
人傳以為法訓責女婦必曰汝非薛七嫂乎七先
祿君輩行也

從祖元居寔嘗為李先言先祿宰宜黃時有小人
不獲于母去而遠遊者已而母經死比隣羈稱冤
呼于縣不知傷子之不在共證其子寔殺之先祿
閱母枕中得縣人稱貸券帖獨疑其冤陽按其子
使人陰以縊母領巾夜擲債家戶下微伺于旁債
家晨起無香見巾識之嘻曰冤家何以至此執問
郎隸殺母遠近歎服稱神明
君其季也少孤學精先令人郎世時方在襁褓比成
童先中奉稍課督
中奉令及先君冀時祖妣官封
獨與諸兄講學識慮已過人既長能自立力學刻苦
窮晝夜弗懈遂博通經
先君從文定胡公安國學士有上胡侍郎讀書目
三通在遺編別錄第一卷

再舉登建炎二年進士第解褐授南劍州司法會車
駕幸永嘉君以書謁中司趙公誼一時用事者趙公
大稱賞以國士期之
特呂相頤浩柄國趙相鼎為中丞相以貽書趙相
立請郎卷而慓之曰公以諫臣望鼎何辭焉於是
促席歡語如舊相識趙相語及　太上光堯壽聖
皇帝好學雖在戎馬常讀資治通鑑君曰書云知
之非艱行之惟艱誠能監古今成敗而力行之天
大下幸趙相跽曰久矣鼎之不聞是言也既而趙
相彈劾呂相之欲臣敢立御營使責諫臣事得太

上褒語趙相謝曰三者非臣所及溫士薛某為臣
言之明日繳上其書見遺編第二卷
撤撤移畢曾稽趙遷樞相力薦君崇台對以強志勤
政及君子小人為言頗合旨改左承華郎充樞密院
計議官
西府舊無計議有幹辦官朝廷將用先君以幹辦
冗名非所以鑿天下士遂易名計議設官自君始
渡江之初邊陲不立君請建立方鎮以固羅落當
時納置頭撫使於淮甸荊襄閩隴揚始有藩籬之
限而江左之勢成矣後併兩淮分鎮置宣撫使君

復請併上游置帥強志勤政及論君子小人無刻
並見遺編第三卷
踰年前用事者復當君國以一識正待之雖銜恨次
骨欲中傷之終弗能也紹興二年議遣使君以選權
監察御史宣諭湖南
呂呂相復入恐君之害議已也未有以發禁省消
繳鐵四千浮曹君執奏獲可因上遣君行視明州
湖田反命有詔選中信不欺士循問風俗悉復以
君充選寔欲去之
性明爽雖筮仕未久而疏通若素宦飽于吏牘者既

臨遣敦奏詳明
特宣諭五使皆結親札御書之歷使按察必書又
以太宗銘石之戒編賜郡邑將發君上薦宜擇縣
故事視縣劇易易置令長請召郡縣政事有失於
註誤而未正于法者財用有出於數歛而未見于
用者刑獄有遺于平允而陷于深重者御史未至
並許自陳改正悉心不恢雖寘先施可勿㕘奏可
御寶歷在序遺編第五卷跋尾語尤詳切在第九
卷撰縣宥通劉於在第三卷
入境布宣德意揭示數條檢覈吏姦無不契事機當

人心者
約束榜牒在遺編在第五卷
奏本路不便於民者十事乞委憲司覺察違戾
十事一曰戶口逃亡不為開落二曰産去税存貧
民受弊三曰秋苗受納巧取多門四曰高估官産
定私其利五曰人戶避役親在其居六曰鄉村聚
徒教習律令七曰差役憑抑科數係正八曰公吏
濫顆作過多端九曰人戶陳狀科補助錢十曰開
剥死牛邀求百出印榜奏事在遺編第七卷且請
岳飛綏定湖南及鄰境給韓京營田免全州隸廣

西節制乞還岳守與潭偶服背制公賊
江西湖南接壤盜賊出沒其間兩路進討之兵不
相倚角以盜出界為辭已職故盜得視兩界緩急
往來以勝君奏岳飛御軍嚴肅請以兩路盜賊併
委之江賊彭鐵大就君請降岳飛掩其懈擊之大
獲君悅表其功狀岳軍得以展其智力諸將所鄉
鼓行盜用此戢時金州隸湖南廣西二路潭州益
陽縣割入偶州君奏罷之還岳守事見討楊么語
中乞委岳侯兩路賊盜給韓京營田奏在遺編第
六奏岳侯破彭鐵大事論全州奏在第八卷益陽

奏在第九卷
論郴道永桂陽丁米均數見存一丁至石餘者并帶
糴之弊
丁米前例口賦四斗均數以承五丁[illegible]亂後
君既逐其數數逐奏計口之賦貧富一等富者寬
裕貧者重困畝田均之則又偏苦上戶謂宜履畝
分口算之半以就均一寬貧下將糴之米湖南一
路舊有之名糴而米未嘗給錢多或並省二三州
縣受納必先糴米而後租民不供命但能免糴而
已常賦之入至一縣歲不過三分者良民漏交其

弊寔無補于縣官君初難遽除之因詢其詳始班
其禁又有和糴夫米并受納米樣斗斛紐耗倉例
把棄抬斛面錢勞之米水程裝纜糜費腳乘修乾
夫米價錢戶帖及牛倒死買豬錢均敷黃麴麴引
錢紬絹夏税帖納錢陳狀補助錢等其它名數尚
不一君奏州縣受納收耗與當途而近輸者得收
腳錢如條例餘一切罷之憲司糾違禁者丁米奏
遺編第七卷帶糴奏約束榜在第八卷放丁米罷
受納增收水腳錢榜在第九卷
將田荒糴責命州縣量城市遠鄉近里朝暮可及者

自近及遠區處賑糶由是糴價頓平濟惠甚溥賊戢
上賜不以遐遠也且請存留漕司上供錢斛賑濟郴
道桂陽三州罷營膳等費
諸州大饑在兵荒之後因菜不關米價翔踊而二
廣帥司閉糴且禁耕牛出境一牛直錢百千且漕
臣李彌孫初起上供帥司下潭全永州計置材植
繕成府民不勝困君留上供錢斛不違截支米二
萬石糴常平義倉支濟及以封樁經制司銀三千
兩分畀州縣仍借諸司錢糴廣西米賑給通那有
米借貸聽四等下戶十人為甲州為給據自至發

卷之三十三　七

米州軍支請牒止遏糴遏牛營膳約飭諸縣括荒
閒田畝勸諭富家闢墾曉民生放種本收息官為
催理又命上戶糴米接濟給歷稽其多寡高者免
役其次免罪糴平田望人不覺饑論遏糴遏牛請
撥上供賑糶奏在遺編第六卷勸課奏在第七卷
存留上供支米賑濟自劾三奏生放種本榜在第
八卷罷帥司營繕奏諭民糴米榜在第九卷
薦本路憲呂祉郴守不郡趙全倅劉延年前衛倅趙
伯牛統制官吳錫等朝廷皆召用
呂祉為憲其治在衡州曾成寇迎州城祉毅然獨
立指揮諸將防守寇不能犯乞盜胡元奭等數千
人所在出沒祉遣韓京討平之為政激揚清濁豪
吏不敢為姦趙不郡初寧章丘抗金虜數萬之衆
其守郴也曾成起攻縣安仁閒執安撫使向子諲
徑薄城下郡人驚走殆盡不郡率軍迎戰賊不敢
前成後再至圍城不郡拒守六晝夜出奇應變竟
郡之賊旱以為料賦民插種身率僚吏減奉以濟
貧民又省冗費為置因繕城壘民不知役樓壁屹
然君之支截上供緣不發之也劉延年元祐名臣
放之從子居鄉以孝友聞遭世艱難携家族四十

卷之三十三　八

口轉徙江湖與共甘苦敏於政善應卒權與國軍
賊率李勝擁徒數千稱迎奉神御寧毋直抵其壘
居於延年而去靖康中有旨名對未赴初既更世
故不復言自趙伯牛通判衡州曾孔彥舟變伯牛
使人開諭一郡免於焚爇從平湖元奭再拒曾成
有功又道倅鄭安恭元祐大臣雍之子紹興初曾
成攄州百餘日殺略慘酷十室九虛安恭攝郡能
勞徠安輯之明年猺人大出安恭率衆討捕逐遂
山谷賊窮請命至言乏食非其本心安恭裁當赦
一人餘無所問諸峒稍知畏服祁陽令張璒治最

一路繼措積弊政之後兵火之餘登安集流離首
與民約如是而催科如是而差役署良者屢以是
道與民約如是法民始疑而易之三月而信之而
五月而安之曾成受降而來一邑震恐登從容措
畫不擾而濟大兵之後田政渾殺登剗意窮究推
割分明吏畏其强民懷其惠提刑司檢法官文浩
先知寧遠縣有循良稱安撫司統制官韓京朴忠
善戰破郴賊李冬至廣賊鍾超胡元爽等兵皆數
萬如孔彥舟餘黨及永興土寇王蓋天游寇曾湖
等亦皆不減數千人君初議營田京華先請茶陵

安仁二縣荒田耕種吳錫號吳乂賊名甚著野儲
人楊再興反攻圍武岡軍出沒八年為錫所破竊
追數百里焚其廬落甚衆君為釋奏其事皆功見
一時者薦呂祉章在遺編第六卷韓京趙不群文
浩鄭安恭章在七卷劉延年趙伯牛章在第九卷
恭惟吳錫奏家亡其彙按使事錄奏狀以千文為
號不應遺落必還朝所上章也其破楊再興事見
第八卷請委飛經賊奏中又有薦黎明事盜賊別
見
初抵茶陵縣慮因有以平人為刼盜者片言析之審
知官吏胃賞之冤立下吏痛治為直之人稱神明
初縣人高大被刼戕死其夕李方陳一家亦被盜
巡尉捕未獲高大家疑賀大諱世績等冤殺高大
大縣尉何棐收辭所連逮上縣併以陳一李方事
鞫之鍛鍊成獄賀大知不免以陳九張七推有情
恨枝辭入之世績等具以縱迹自明獄司不為追
會君閱成案洞見其冤移獄安仁遂直其事活無
辜九人至安仁慮七殺三人獄以痕傷在左款辭
在右及前後異辭為斷二奏在遺編第六卷
論濬臣措置州縣日納道用等錢苛歛且縱吏門下

姦贓請繩治又按發知桂陽及永郡三守常寧令等
不法祁陽令等姦欺贓吏之尤者械送獄按湖南賦
湖南賦役繁重民有嫁老母不舉子以規析戶免
進丁者轉運判官王淮賦錢移用孫諸州日納緡
錢二十縣以大小輸錢十五千至十千文又潭衡二
州日出旗望酒錢二十千寔未嘗得酒州縣數于
民下自米麵銀紙下至鷄豆腐者皆不免科掠郡
縣去國既遠又當積亂之後守宰貪縱遂成風俗
郡守賀景其尤者群下有五毒三諂之目衡陽令
王佑邵陽謝傚祁陽褚積皆專恣昏墨民不堪命

貌曰三陽括先以贓先徽鎮有謝一褚二之稱敗
徽及茶陵令譚知柔先有占命君留不遣按治其
姦宦無所貫平陽尉靳成贓露已去因荷項屬吏
知寧遠縣張雍懦不勝任東安令李咸遠坐罷款
對移清湘令譚觀先耒陽丞李燁咸剛勁有守曉
習吏治君請以觀光易雍燁易咸遠仍不理遣闕
論王淮及權運判趙志之罪按和景武岡權尉李
端懿巡檢沈清奏在遺編第九卷靳成譚知柔及
監稅沈銓常寧監稅王戴平陽權令李發并桂陽
簽判權監陳境如對移奏在第七卷水守黃捷推

官俞梅等并謝徽褚稹及其主簿嚴徽常寧令阮
冠衡陽令楊祖堯高德恭在第八卷衡州録參詹
龜奏在第六卷換縣奏在第九卷
以論譚帥非其人又其間發摘稍多行之且峻不恭
忤權貴意既還權發遣興國軍而他使皆進擢識者
為不平
前此李相綱為湖南大使軍民胸服其威信李以
言罷折彥質代之帥司正兵財七千人招降
之軍乃二萬衆或傳將欲趨赴行在人情惴恐君
奏綱至數月稍見成功至於彥質事未可知夫以

未可知之事而易已試之效臣竊惜之是時帥臣
軍費不支漕司觀於出納漸致猜阻君請漕司濟
其軍用楊么借皇太子惡藉湖水為亂郡盗散處
山谷土盗游盪吏出從掠如尹花八張成甫尚十
萬小四田行者陳道王盈鄧裝彭職大賀總賀佐
李詢賀全劉仕財之屬强者數萬弱者三二千人
君過江西知岳侯忠略可任奏請借以討賊必可
肅清湖水剿迸方賊帥司以么賊事君奏賊中乏
食必因漲水侵肆已與帥臣彥質定議屯兵要津
使其進不得掠退無所給一兩月間其勢必窮然

然後鼎州攻其南本軍制其後討窮而來不戰可
屈此上策也使戰不離平原官軍四合其平已久
正以波濤浩渺水勢已漲賊軍輕利飄去忽來初
無定止官舟不異又無水軍較彼已之短長計時
勢之利害爰是計翻兵欲速且請速精擇岳守量
事應付以熟下暑灘前水勢已落可以必取又奏
比發本路荊南兵援鼎州師次城下不絡之兵各
引而歸更無所補止付岳飛以我可保成功朝廷
已從王趙之師君知彼不知舟楫闊事騎對察請
委彼荊襄脩樂又奏賊軍舟楫便利善長鈎貫洄

設與之從事於波濤間恐非官軍舟楫便利竟以
水戰困於諸鈎致敗卒用岳侯以陸道取之它盜
亦平悉如君策君之行也上諭君訪山林不仕夫
者長沙黎明字才翁以孝友信義著稱其學問有
淵源自胡文定諸公咸所推重嘗從御史張昕學
遭亂託明以母及陷于賊間闕入賊取之嘗過郢
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郢明即還曰郢多招安
之寇允文素惡其來必與為亂變在旦中矣後一
月而難作君歸奏曰惟此可以見敵君去而明卒
事不果行呂相既思有中君行未復君復即以堂

剳請君移陳如損為專擅君歸又以其論帥臣軍
旅為誕且以小臣不當薦舉將相言之上前時和
議既罷親為戶部侍郎趣君請給軍支截上供為以
不知体國愛費君用此忤呂相意抗未悟名君與
諫官唐輝婦兄同見明告君曰朝廷本欲相留上
令與公州郡已而唐諫果以贅請表狀殊辭上不
直之不報旋命都司討最五使手歷即課君殿削
為後張相浚督軍湖南關將命有礼與国君未上
尋復名還論易帥章在遺編第六卷論帥漕吏費
及楊么事宜在第九卷請用岳侯討賊奏在第八

論王𤩽楊么二剳子在第三卷薦黎明奏剳在遺
編別錄第一卷遺編自六卷至九卷皆湖南使事
號使事錄疏其大者于此又有使回奏剳在遺編
并別錄奏議中惟被命申請畫一蓋五使合奏已
施行者詳於榜牒奏事御寶手歷但抄寫奏狀語
故不錄
上何以比部郎官名後唐騎次淮右軍車駕幸建康
扈從以行方倉卒進發先駐蹕平江及春還臨安一
時事宜人情敵勢知無不言舉望弥著
平江建康奏議剳目並在遺編第三卷第四卷別

錄第一卷
改兵部又改吏部左選〻右司改左司檢正中書門
下諸房文字遷起居舍人首以申嚴歐陽修王贄所
請令賜對臣寮少留殿門候計注官出面錄聖語及
親奉德音事于教化礼樂刑政為世典法者並錄備
閱報犯注官士論美之
君之為都司時刑寺奏獄父有夜盜子財子不知
而殺之者當以使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謂人
子弒父寧論曲直且父子法不別籍何謂人家子
富父貧得非供養有闕抵以不別籍何謂人家子

省也論舊都省無杖省吏有罪大付棘寺次不過
罰直人情難傳重椽是三赤法終不付於省吏也
小人無所畏憚始置杖都省以詰小過姦利少戢
而省吏側目思報矣論記注奏劄在遺編第三卷
議刑置杖奏亡
金使至許還徽宗梓宮及母后河南地時無敢請和
且無遺索有識論〻深以為慮朝士皆知不可而無
以拒之君位鴻拗朝夕憂歎直前面奏及侍從同封
辨論尤切因感疾時方正旦猶强力疾侍立家人苦
諫始在告

卷之三十三　十五

趙相凡三人君勸以事功難唐姚崇要說明皇十
十事可以為法趙不能用秦相檜知平江過闕望
趙留已而趙無留之之意君聞見曰公已許秦過
闕秦自意留使之遂行將恐觖望而以捐振生怨
矣趙頗不知君意所在大不悅曰秦居公里於公
厚乎由是稍踈君而秦趙之隙成矣初趙相辟公
議所以待敵謂莫急于自治用和戰為適時之宜
未始持必戰之說也諸和使至戰為適時之制秦
相復入揣上皇有厭兵意始決計和辟公慮志將
深遂皆抗議不屈雖說紛起君獨不深論已而皇
上前忠諫懇切上喻渴曰朕屈意和老母計爾居
陳帝王之孝至援漢高帝杯羹之說又與秦相廷
爭移晷遂中寒疾以歸舊事左右奏事直前一無
所關白自同時論中書長貴叱向子明君議和後
人無繼者雖前直名存奏事必先通奏與請對從
官等矣議和奏椽今多亡佚所存畫一亦亡其首
在遺編第三卷議王倫使事曰堂二劄在第四卷
其論梓宮事曰萬里梓宮真偽孰辨以姚崇勸趙
相衆目在別錄第一卷
疾疾革語猶不忘國事以紹興九年正月壬辰卒享

卷之三十三　十六

年四十七上聞之為悼惜有旨贈帛百匹與遺表恩
澤
故事左右史卒官其家二人渡江後未有卒於位
者省吏以君置杖舊憾且迎合時相以省記沮格
之侍從有以中朝左右史名姓為言相復設辭拒
辭左右史不得致仕恩澤自君始也
娶胡氏累封安人賢淑和鳴侍湯藥尤謹遂乘疾後
君十三日亦卒君仕雖晚而早達銳意功名君相春
注方渥人皆指日待其還也而竟止於此莫不傷情
之為流涕云生子男二人長季隨次季宣女四人趙

明年九月十九日葬郘城西太平山之原君天性忠
鯁獻替甚多
君前後奏陳多繫休戚它人所難言者在君爲尤
足道書奏存者已在遺編并别錄中
今皇帝即祚初君以布衣上書言時政曰國勢曰邊
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凡六事
京城之圍大元帥起河河中原道梗行者莫敢北
鄉君伏策干元帥府行不告家會太上皇即位南
京吏以書奏書在遺編第一卷
既仕於朝首請擇賢宗室立爲皇嗣

太上皇春秋富羣臣未有啟擇後議者君首陳大
計以爲太子天下本本不立則幹易搖前代計不
早定致禍亂者不勝數而立子以公爲法後世者
莫如仁宗皇帝今戎狄侵陵社稷綴旒萬萬一書曰
陛下仁聖遠追先烈宗社大計安知不已定於淵
衷須請而行耳臣是以不顧死亡申此餘直願陛
下斷自聖意無取群言以幸天下太上虛納上虞
丞婁寅亮繼之其封事言太祖舍祖立弟有天下
者陛下一人而已自崇寧諛臣進說惟濮王子孫
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致昌陵之後寂寥無
原缺

年天下寧謐人心安固設有非常孰能異論今日
之事其勢云何此寔有識所以寒心不知所出也
已而上意遂決書别見奏劄在遺編第三卷
勅大臣和協濟功宰相不親細務又撫陸宣公奏
議可酌取以救時者如減兵之冗食錮法之撓人省
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五事
白堂二劄見遺編第四卷五事書在第二卷
紹興元年詔以星變訪闕失乃上書言所當深憂者
三曰國本未立曰倭俸未去曰國論未定且曰憂其
所不足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又大可憂者也其言

皆切中時宜
當時建上二書其第二書專諫營繕並見遺編第
一卷營繕當時未見其害後果害云
初聞徽宗諱主上銜䘏哀痛時議軍國事速欲遵用
日以易月除喪君建議終制成上之美識者韙之
論國服劄子在遺編第四卷
開府岳帥以議論不合棄軍請終喪盧山君遺書爲
陳大義勸諭岳悔悟感動即日蒞軍其他建白彌縫
有補於時多類此
遺岳侯書云

兄鄉與君尤友善時帥荊南方名用力丐外得請安
撫撫南因以過家爲畢宦寔以盡其誼似非偶然者
諸侍制伯父也張端明闕爲行狀其文多闕畧伯
父行事鄉人喜言之不無奇偉過寔據其大而不
不証者附左其事書行狀中而未詳者互見之碑
其闕
伯父磊砢多權智尚氣節不修小謹曲廣人所甚
雖設笑匿之沛如也自始爲士鄉先生如忠簡許
公景衡劉給事安上刘舍人安節等名一時忠教
士皆許以帥才將畧年十六試補郡學即居其元

卷之三十三　廿

同諸生首京師附花石綱舟泝汴舟中楊梅盛熟
綱吏攜餉諸生伯父獨收所棄腐梅并核以充囊
儲之同舟莫知何謂抵京有司以夫悔罪綱吏〻
籍在中所儲證壞發先始皆服其遠見教授杭州
沈侍郎晦以先藏累被斥伯父爲之湔祓延譽遂
立天下重名代還以余相元中薦封爲微廟言太
祖使人名趙普見其讀書問知論語大驚普曰論
語夫子之言皆足爲天下法有一言而人終身不
能行者況全書乎太祖曰其一言爲何普曰節用
而愛人徽宗亦曰治國之道無他節用愛人而已

斧座即起遂復去爲滄州教官飢年發李粮耀州
將以爲非制止之伯父曰有如薦飢羅不能補其
當坐之來歲大稔價其舊而復贏覔庫佐藏方中
人強橫既投劾致事竟流王道之僕後無敢諱者
辟親征使参謀都人群起挈殺內侍使及士夫將
校輒以姦細名之將相環視不知所爲伯父前曰
是不難辨下令殺內侍者賜帛首乱者出執斬殺
人而定圓中稗畫甚衆京城迄賴以保全提舉肇
運不先赴主管明道宫居鄉蒲門迎撿楚王豪涑
大指之姦大指逃入于海州將惧爲乱伯父曰處

卷之三十三　三

以迎撿之地則受制矣從之大指果出從家郡下
而患遂稍除湖南轉運判官楊么方熾詔張相都
督岳侯爲置制使討之賊使水戰棲船如大德勝
小德勝望三州等高過十丈其多不可計二公亦
作大艦當之伯父曰楫非我所長不敢明告以困
敵白曰適觀兒戲模魚而得一鯉吁吏立取盆魚
于前措盂盆水示之魚水寬則縱逸去而魚執也
岳侯旁晚微笑自此不復言水戰事矣會天旱湖
涸陰以厚募招取賊舟慫至則強弩據水當之不
與接刃大造巨筏斷賊江路又於上游亂投芻藁

賊舟抉輪不可復運酋豪勢屈多降岳以步騎直
搗其營賊軍因以潰敗王彥久不應名伯父直擬
獻閣主管荊南歸峽州荊門公安軍經畧安撫代
之督撫問計安出所從兵衛幾何伯父曰彥軍皆
中原京房精兵剌其面目畫忠報国誓殺金賊固
難與為乱朝廷必欲彥非某書生所可及但欲代
彥則湖南送吏足矣徊翔似不欲行者久之乃進
迎吏不至殊不為止入境彥遣親兵七千迎候伯
父即日罷遣湖南親兵湖南將稍聞欲有所陳伯
父大聲謝曰已知甚意不過欲相送至荊南耳父

苦將士亦欲到任礼搞津遣然某既帥州親兵皆
吾心腹之衛又寘腹心於內則非所以待之荊南
親兵聞之無不大悅其將本為彥伺伯父者反以
情告且曰王太尉未有志意公當襲而代之伯父
曰吾以身任太尉亦忠安有是理竟馳如入其計
彥晨起未出將謁列坐廡次暨見新帥入府羅碣
于庭彥乃大驚遽出交政起其衆赴督府軍人不
樂謀因大閱乘早以叉伯父先期臨閱謂督搞賜
時雨亦降乱心遂息彥以伯父告無它志還朝得
師侍衛步軍於班列間望見先君以為伯父歎曰

辭直老又在此矣何歸之神知為先君謝曰彥非
賢兄保全安有今日參謀京西湖北有王鈇子者
忘其名故楊么賊中殿帥岳侯用為水軍統制秉岳
行還為亂部勒已定其母使僮告知伯父密諭諸
將為避匿入王舟中索欽伯父馳至江步呼曰行
府適有軍事盡相從議之諸將王孫登舟即共縛
之付吏一軍震讋無敢動他日岳還自邊列將賀
舍人者白其婦與僧亂岳即使坐按其事辭連一
寺僧無非諸將家也岳引伯父視其牘曰飛出營
中至此畧不問則飛負負諸將欲如挪公縛故事

盡納諸江復不忍奈何伯父曰此曹類因亂雜偶
合不以和與安知非譎辭分謗小人之情耶岳意
不解伯父曰此曹因亂雜偶合不以正者類有之
今暴其私人情念家者恐恥過者怨而公自謂無
自不搖三軍之衆乎岳曰請客之旋使夫人曰集
視亂所污蛾類老矣即已賀婦獄決賀即日悉死
岳謝伯父曰微君一言幾得罪於諸公岳侯下毋
憂去張憲以提舉一行事務領軍憲病在告中張
侍郎宗元除書至軍中藉藉曰朝廷使張侍郎代
公公不復完矣張太尉以此辭疾諸將往往或劾

之伯父諭憲強出臨軍憲勒諸軍各安營部偶語者漸謂群校曰我公心腹閑事叅謀獨知之欲知其詳問之可也伯父因集請問謂曰張侍郎來由公之請汝輩豈不聞乎公解軍幾何時汝輩壞敗軍法如此公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救使強起復張侍郎非久留者郡校校還白憲曰吾為汝言叅謀知公心腹閑事果然軍中遂安岳侯聞亦大服會先君遺書請岳岳不自安乃起岳之詣闕已具衣冠入對伯父疏亦机事教岳數奏岳意未之伯父曰姑持以行不問則已及見不暇它語曰先

及之他日請與伯父偕入奏聞岳出手疏以儲貳為言衛風吹紙動搖岳聲搖讀不能句上睞伯父色動岳退伯父進曰臣來在道常怪岳飛習寫細書窮詰端倪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臣當規以大將不當預國家事飛謂臣子一體不當形迹之嫌欲臣同對明臣獨與聞之上色定曰朕固疑飛之欲引對卿也微卿之言將不之察改龍圖閣經撫湖北伍俊除撫州鈐轄不行被命同提刑方侯喬圖之方侯懼不能致伯父許俊不違族委三州自擇所便授之俊得州來謝猶從卒士二百人

伯父伏甲見之執諸座上叱其從卒皆坐伏兵斂之以出收其積累賜軍荊鄂二郡後十載五歲李宣辟荊州時用之始竭初俊已繆伯父奏同方侯喬受命圖俊士貴歸一故臣得自誅之由喬之始謀方侯謂伯父自有其功其初不能無望閑奏之上乃大感服後方侯治岳侯獄不以一辭見累伯父論中原形勢常以關中為諸夏守荊州為吳蜀之眷皆天下形勝之地其守荊南即繕樓堞治器械具儲偫奏論孫吳謹守上游形勢故曹操不能勝陳氏不以上游形勢為國故為楊堅所取陛下

駐蹕東南尺土未復置形勢于度外謹守江淮以固東南之圉臣愚所未悟也荊南西控巴蜀東控吳會南通交廣北接襄漢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上游之形勢也異時吉庵號令中原以圖恢復莫此為便與夫出則建康入則吳粵其勢相萬也臣之在治驅豺狼披荊塹招集流散務農蓄糧以望幸久矣惟陛下寔重圖之不納金人歸河南地朝廷將謀安定陝加秘閣修撰充都轉運使名為左司郎官初奉相罷居永嘉人鮮知其才者伯父曰吾秦論當世之務多未聞於人者此其不可捨殆為

時必用矣與之出處相得觀甚將對秦以戶部關
侍郎諭伯父以財利言曰此官可得也伯父不欲
以風旨言利進不用其語秦相稍不樂因見論許
忠簡公行事伯父亟稱其賢言許在侍從時上嘗
盛怒汪黃二相目許如一語迎合被此取而代也
秦笑吃吃不能語伯父出又笑而歸始有訊斥伯
父意矣湖北提刑向子忞伯父湖南所按吏也其
在湖北與伯父論於朝秦罷子忞伯父因求交印
外主管處州管內安撫初岳侯以列將拔起時張
俊韓世忠等已皆建立功勍至大官内不能平伯

父勸岳屈岳下之書九三十七通但不知答岳破
么賊遺大將俘獻樓船各一卒徒戰守之具畢備
韓始大悅定交而長忌之益甚岳名曰盛幕中之
輕俛者教岳勿苦降下於是始隙張謂伯父寔主
岳府謀議百計傾岳欲并中伯父極府簡取虔卒
張求伯求等格急責其使使即謝言虔師占留精
卒不簡伯父因被劾罷岳侯事起張求伯父在虔
遺書尺簿有遺岳侯書處指為反逆秦相徐摘其
下文曰此復有遺秦相書伯父用免而張憲岳雲
之獄止以交關書問并寃誅進退為反具云踰年

伯父錄主管玉隆觀再知虔州蕃將程師曰奬黠
不受制伯父按教奇兵或坐或立心知有異傳令
之師皆坐不坐者斬以統領官張涌所部遂按軍
法斬之師回吐舌大驚百人撣不欲行伯父善諭
師回公從卒多不可訖誠能遂違此屬朝廷必多
公芘不違矣師回即日承命朝將促師回就道亦
俛首告行虔界江嶺其守長兼提舉南雄州南安
軍甲兵盜賊前提刑劉昉攝事治尚寬恕得盜多
貫活之賊中播我爺佛與官軍格鬭曰我爺佛終
不見殺汝何為哉為暴益甚伯父再至討積名年

賊俞三古五閔朱閔李吳錦等皆獲之無所覓置
賊徒以剝皮之號遁入它境三州遂安伯父終更
因罷虔州安撫進集英殿修撰安撫福建閩部八
郡山賊自建炎後巢據巖險剽冠晉天下伍黑龍
阜和尚何白旂立崇廖七嫂滿山滿之屬數十百
部部數千至數百人泉漳汀南劍邵武界咸被其
毒鄉民多築山砦自保甚則殘敗縣邑州門晝閉
賊知伯父在虔成畧甚悉武欲狙擊邵武建昌道
上容勸伯父改途辟之不應迎卒已至號令送兵
還娖隊伍揚金鼓旂幟分道並進為若數人行者

聲言親師以虔兵全將至矣群盜屏蹟無敢近路
鞛鈐李貴討管天下失利曾為賊所生得伯父知
將兵不可用而朝廷相次遣將張淵富邊戍閩劉
寶措置福建盜賊不受帥司節度且半年一代州
縣因於將迎伯父創立奇兵其初數百未幾數千
人以為殿前司左翼軍援右城大姓陳敏子指使
中不數年為統制克措置盜賊敏弟佖令伯父斬
之而敏不怨事既專一軍費大省群招或獲盜或
而境內晏清矣前此戍兵不聽號令秦相斬於軍
賞伯父臨以恩信故事無不集伯父初討欲使降

賊取盜仍贖援功多者為將以勵其餘朝廷每聞
賊降必取以去伯父于其降也先激使之比去皆
有勞績盜賊稍足伯父下令山砦勿葺銷其閭徼
愁民無覩患山砦亦空在鎮四年平寇賊百七十
部汀賊李谷故郡豪右其兄子逕奴反主谷為重
三日至三萬人伯父批諸將所上變書亟送諸部
不再旬而谷敗雖幕府不知也海寇陳小三列艦
六十犯境伯父遣水軍統領鄭廣以之三百人擊之
期三日破賊廣請益兵不許居三日賊舟但風江
浦廣帆舟斷源口不血及取之盡虜其軍魚貫東

之以獻廣歸問曰廣軍以一擊什不自謂勝公料
功在三日何也伯父曰第從吾令毋問何以如之
提刑吳序賓婿伯父之教能以功狀不實媢于秦
相有告土豪業勝反者秦以付吳吳見伯父問計
且請兵曰朝廷以勝屬公其何敢與發兵唯命但
恐師興而勝不可得耳吳不知為計遂辭之事下
帥司伯父處勝兵職寔棄于軍已乃名之辭以毋
疾不至伯父遣醫勞問且止其它日勝將執斬纛
下伯父每平強寇戮兇領罷遣校黨一無所問慄
服還善誅李谷也吳憲疑賊首數輩欲生之伯父

曰吾豈與戕人命者衆此等非良善舍之將復亂
耳竟不得已而貰後多獲之滿山紅中上功初不
見録蜀士鍾爲客于張淵統領邵宏淵家宏淵貿
直善功淵惡不用宏淵常用諸將面折之淵以宿
憤杖宏淵百斥入士伍爲上書秦相為辨曲直秦
怒劾聽譖之名放之福州入款原所不遣爲白求
依所親於永福縣伯父聽之後走在所上書之有
旨劾福州官吏伯父自劾厶寔寬爲官屬何罪秦
相不說例降一官趙相女嫁福州其女僕被營即
自經死或欲死文中當路意伯父按驗明白之方

事之初伯母劉氏諫曰柰何按問趙相女子家事
伯父曰我不傳以丈法適救我者又從中我豈不
反為趙氏累乎或遣安撫使印為人轉貲吏簿其
議伯父判牘尾曰師以印為權軍以貲為賞盜窃
權賞將何所不至乎斬之以徇經畧廣東也秦相
語執政曰薛直老治福建水陸以清廣東盜賊未
平吏付此者韓京戍循梅州肆壓盜賊秦相意京
難制檄伯父取之京謁見南雄州伯父即席諭京
馬罷送之出嶺遣將馳入其戍代之京初討賊閩
廣界中與虔下諸將爭功有隙至是賴伯父免死

卷之三十三　二十

始大服其雅量僧宗杲得罪秦相褫服加巾寘嶺
表道出南海某徒從之數百人或以欲危法加之
用茹菜事魔告之伯父曰得非僧宗杲者皆佛之
徒爾告者慙沮不敢復言伯父在閩得目疾內障
至廣加劇使人讀狀乃叛覆誦如流獄吏與囚為
姦縱挽成案宵遁未之覺伯父夜中傳鑰呼追捕
吏直抵某處擒下樽之下謂有神無敢欺者章詞
不許有墜夏候裴為以金針抉目明瞭如故盜賊
告定始錄前後功加待制云伯父居官鄉人以所
欲見者皆有以荅其意終始無倦色先君既以伯

而莫所以收卹其孤者尤盡恩致其詳別見之至
令鄉中論撲畧氣誼咸推伯父為稱首
將葬李随彭錄遺藁請狀其生平行實將求立言之
君子為之表志以示不朽云兄左朝請郎知台州軍
州事嘉言狀
諱司封伯父也性忠厚行修整好古學再舉發貢
後母黨蔣璹宰長溪以其貪召之為辦路費伯父
謝曰京師距數千里遠然罄所有亦足以供往來
費入李相幕李投太原次懷州不進伯父諫之不
聽遂弃其師江陰圭田適歲錢月百萬伯父罷取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不如令者捐咸居半紹興八年有詔以亢旱詩中
外寔封言事伯父以當名對不稱罷不敢強疏從
杜牧罪言作隱書論初知溫州蘇起重伯父節行
就問政理亟進伯父議席伯父因蘇來會肆口某
何為者而府宴必與元乃為盛德累乎蘇瞿然曉
曰以書還我然自今毋我外有可提誨願聞之當
時相與乃如此餘在待制伯父所為行狀中
初光祿大夫在貧約中收嫁族人孤女諸父行誼皆
有祖父風烈司封常謂孝袁妻子而人多厚於妻族
惇篤本宗每用其至兄弟四人相愛友如手足持制

司封最先達遇之官必舍兄弟之舍與從昆弟之遺
孤以行從父兄顧言卒司封收錄其子伯震教撫終
身待制長育從弟與言既為納室又擇名士林松柏
高以其妹歸之伯高終於東陽丞復迎蒙妹於葉氏
先君下世將仕先兄又卒待制念季宣及諸姊孤露
迎歸家塾叔姊迨季宣長遂仕以官為之某室求婚
然後别郭賚思得任子以通判伯父未仕舍其子而
官之黄氏從母遭亂貧窶諸父迎居鄉里以便賙贍
事之如祖母然通判伯父諱昌言字建明潛曜不喜
矜持溫然厚德君子也待婺仵不赴奉祠卒以司封

父之清修通判之和厚待制之英偉先君之方正性
德異操而雍睦無閒為甚難足為兄弟法矣上念祖
父名義行業如此以季宣之弟克負荷家法諭替遺
風承絶會將流遁兄姊言之有靦顔而大懼年祀寖
遠故老凋喪一旦溘先朝露而微先人之烈亡軼無
傳以重忝祖之責衆以見聞仰箋先君遺行祖父伯
父行事之遺落者因并見之瑣碎不書為大者之存
也既將上之史官而不肖者亦永有以自監子思上
記夫子而不失其意雖不敏願學焉誣國史以增飾
私門之令猷季宣豈敢孤季宣謹泣箋先大夫右史

公行狀如上

書先右史遺編

先君右史遺編手澤二策二先兄將仕手抄一策使
事錄二策議和奏草一卷遺表一篇裒成一編通行
狀為十卷不天幼失恃怙和先君下世當秦相檜柄
國伯父司封為君行狀雖法不隱於事書不敢加詳
先兄集錄遺書懼為家族之禍故如議和劉子諸岳
相飛之類皆别貯藏將有待而出亾不能知也者不
幸先兄蚤世亾罪大惡深徒知寶藏已錄之書不意
尚多遺落旋里自蜀始能編閱家書於棄紙中得前

書手澤一策及和議草奏草亦先君手澤書奏稿已
不可見雖號天自痛詎無所及矣大懼先君之烈由
我而墜於是會為一帙以使子孫之藏且待太史之
求編諸墳典初君授南劍同法光堯壽聖太上皇帝
帝幸覽浦丞相趙公鼎以中司虔從君以書見丞相
懷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何辭焉鼎即席而言及
於聖學丞相盛林上在戎馬猶不廢讀資治通鑑君
曰是固聖上美事然聞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信能監
古今之治亂而行天下大幸丞相愕曰久矣鼎之不
聞是也留坐而語不知屢前其席明年丞相薦書西

西府首薦君以國士登對論君子小人之事議建立
鎮以安鄙邊皆畧蒙施用時上春秋鼎盛儲嗣未立
君首陳大計頗見開納同里婁公寅亮為監察御史
聞而繼之其言尤動大畧謂本朝傳國十帝而大統
三絶太祖有國而太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為是
也上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朕之所師也是故擇
後之議不及太宗諸孫皇上之後太宗寔提諸此君
自以為言之不若婁者也嘗寓其章而自誦之方計
議根庭嘗攝戶部郎事禁省須錢四百萬泛用君執
奏稱旨用是有湖南之行衡水阻饑君留上供漕粟

賑濟全活巨億計盜賊以清王太尉𤫊討楊么君知
王不知兵擇事上奏委𤫊遏塞時岳相以偏將戍閑
洪吉君一見知其人表飛可清湖相後武敗如君策
君之在都司也獄有父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有
司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駁之以為子之
殺父專論曲直況父入子家非人家盜出困窮子之
孝養何在抵以大逆議者然之和議興屬秦相檜植
黨與凡議論異己者皆斥去之君一再言不從因不
復奏不知其異故自趙丞相以下皆出之而君獨留
丞相之行送者惟君與郎官二輩丞相欲論秦一囬

上事君以義止之丞相行舉手而戲曰曷行如公寧
復留此君徐應之曰未可量也秦聞頗悅召君致謝
君曰趙丞相於厶厚為之謀敢安不忠故秦不復疑
及侍從旅對榻前君列其非是因而疏秦曰渝安固
位於相君私計財使然以屬賊辱君父臣忘宗廟之
大耻於心安乎與之廷辯移晷因得疾以歸自作遺
占猶詆秦討甚斥君常善道清心省事約己便民二
句及上斯癸首論之及舊事右史終有致事遺表恩
澤秦因沮壞成法更為新制君之大節蓋如此其它
細務在它人為可稱於君為不足道者皆不復著嗚

呼先君逝矣㝠㝠孤子獨幸宣在何修何事可以繼
志承先烈收拾遺書稡稿行狀之闕昭晰始終之有
節差可以無愧抑嘗聞司馬文正之簡呂由庚曰子
猶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
公事業遂汩末矣又嘗聞李繁為泌家傳其間不無
溢美後世既疑其妄先人寔事因併疑之子孫之愛
先人孰不當如此是則先人之志不可以不發事之
詳畧不可以一毫加也故某書此續諸行狀遺編之
後俾後世之觀者得以互見焉二書已詳則不復叙
隆興元年正月甲子孤厶泣血書

叙遺稿別録

孫某既次先君右史文筆集録遺編患其未能備詳
求諸　湘衮又得遇事勤書及癸丑續記一策續記
多記奏雜藁行草相〻間往〻所削塗竄不可盡識
字字尋繹始頗可通去其複重抄其要切之語編諸
書末以為遺編別録俟有它求而得將以備後録云
嗚呼先生之言亦少詳矣方其以道屈信於呂趙張
秦敎相之間其立朝識節見諸事業者遺編行狀固
已畧舉至於先君出處交承師友之際所以切磨麗
澤相期於三代之道者別録見為多而某罪逆至深

卷之三十三　三六

先君遺書求不能悉不知續記之類其亡幾何悔不
可追矣簡惟不敏奉先君之餘業兢〻栗〻惟恐失
墜如臨絶壑而無憑依綫述之方知以遺書從事而
已而今而後其能充大後之子孫覩此先作無忘乃
祖之烈以時次其家集毋若我之不孝為自罪而書
不悟違洳之丹臆也某謹叙

故通判臨江軍事王公墓誌銘

初臨江軍通判王公以文林郎知鄂州武昌縣治有
遺德縣人懷之已代而挽公留邑葬其先人則朝奉
公于金牛縣之虬山公待次臨江其丞之武昌今用

通家于眂公丈人行九公所為敎吉亡非為民之實
居亡幾何公屬疾連我處家事隠几而逝家人號哭
而呼公舉首曰死生常理勿呼我遂卒邑之民德公
足素多踴慕者于望之奉公遺命將以古昭穆法祔
公于先廟奉之兆少南餘二十步葬有日使其子綱
以公行實來為志且銘某辭弗獲命謹論次以書公
諱揮字時發其先姬姓以王者後為太原望族文中
子其胄也乾祐末漢劉氏亂有名助者辟地睢陽之
下邑公其六世孫也曾大父邦彥知閬州大父昌符
通判南安軍事父脩以公贈右朝奉郎朝奉學通經

卷之三十三　三七

術崇孝閒退居養母以其學敎子姓公年十八薦鄉
貢大入學第政和八年進士主簿蘄鄉劉豫來知衛
州公策其必反祿閒銜請次胥屬諸公論薦移公絳
丞豫次毛求其疵後迄莫能中靖康亂南渡丁先朝
奉艱畢喪調鄭州司理參軍已河戍兵拒孝成寇積
多或告叛人冒級賞公趣為鞫獄用得其情全活數
十計遷知武昌縣事兵荒甫定軍書調度無虛日邑
人流散公補刑剔蠹政成不擾流亡稍復為營百室
處之未幾成邑肆用薦者改宣教郎歷知瑞昌懷安
縣閬人喜訟公治之必誠民吏化之卒三祀亡囹獄

移簽書荆南制判官事今太尉公𠜺銜以元勲爲湖
北率其鎮在荆南莫府文書當吏公議者執合亟下
人望之擇之中進士科主潼川府路望之轉運帳司
勾復拆鉄滿除通判臨江軍事趙氏封安人子男二
賜緋魚袋享年七十有一夫人趙氏封安人子男二
女一人孫男䋲女孫二人皆幼公問學有淵源恒訓
誨其二子曰忠孝在人猶衣之布帛食之稻粱不可
斯須去也君子學問以成人清儉以約己從中以從
事親恭以下人慈惠以及物慎密以遠禍信能安此
數者匪直于人無斁神明將保之矣人非鬼責夫何

本之三十三　三十八

慊焉公之所立蓋如此其交人有始卒始學聲振閭
序名士如祖考實有革皆親之晝之所爲詩文一時
傳誦當官委平大獄人不欺寮案有㳟事情事聽答
者爲之詞說委曲俾叶于中乃已尤恬進取戒敎子
弟時相來達仕者公曰姑從所好而已卒以紹興三
十年十月庚申以歲十二月庚申葬銘曰

不顯而章　不熾而昌
世奕其光　惟王公公
通時祖德　平康諒直
識則載光　雷究沉究

學自于源　德晉執嗣
惟河之涘　洽亭孔子
遺德斯邦　諸郭之岡
萬世攸藏　龜不知其長
蓍不知其短　孫子無疆
涔渟浩其以達

余仲美墓誌銘

自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以程文覔舉一不中治見絀
於有司雖負王佐之才懷世治之具悉擯棄不用而
閭巷晦茸之士刷名科取有階以致清顯者寔繁其

本之三十三　三十九

人之幸不幸蓋不足計其妄否德與余仲美寔其妄
而不幸者與初仲美受經于從父石月先生晝見之
重器取才武一旦不屑去之政和中繇鄉貢入學久
之不第仲美喟然曰吾親老矣家無無侍且遇合有
命吾居易以俟之耳告歸養其父母宗族無間言執
喪哀瘠毁負土以奉葬事作白雲亭於冢次致其孝
思一時名人如吳園張先生根程尚瑞方待制孟鄉
卯少卿昂從弟吏部應求與今江西漕使敫文魏公
安行咸畢去勢位從之遊處自尚書而下皆爲賦詩
亭壁紀其純孝而吳園先生至自筆梛闢家訓贈之

家豪於兹貲自仲美先人世以賙急賑窮爲務未嘗以爲德仲美濟美彌篤自奉約甚語人善不絶諸口鄉閭有訟往往就之平決恥于官府紹興蒼龍甲戌仲美生六十有八年矣累舉當受命會病以卒仲美嘗謂人能宜己正心雖生不富貴死且不泯張侍郎杞與仲美同學少善侍郎以兄事之其守潼川夢仲美與之論泛論世故凛凛如平生歎時仲美亡有日矣里人有死而更生者云恍惚觀仲美坐府若大吏然夫人劉氏弋陽人婉戀有賢行後仲美六年卒亦臨終不亂子男拄峙特侍時詩嗣其業女歸進士程

耦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諸孤始奉公夫人之之喪葬于阜山之陽陽昌尉王厶其婿夫也以所爲仲美行狀見令敵浦譁厶求其銘與誌厶仲美諱公彦自曾祖曷祖修己父師民至仲美世立德弗耀法當得銘銘曰

里之仁　孝之純　武而文
厖而伸　行通神　蹈真淳
阜之山　反丘樊　子之孫
千萬年　世其賢　視珉堅

林仲南墓誌銘

走之友陳傅良君舉以經學教授州鄉亟爲走稱其生徒林大倫者爲平陽善士走得縣常熟寓家吴邑湢上聞君舉不遠千里過之他日出大倫先人南仲行狀爲請銘君舉不妄許人宜可信屬走以志其何辭南仲諱杞其先家閩中唐會昌大中間有名彦者從横揚之金舟鄉遂爲林濟里人繇彦及頌四世兄支子頌始三息君曾大父基其季也大父景琛父汝翼世豪於貲自君先公和柔不與物競由是稍淪落君有兄厶不喜家人生産作業君方少嘗曰吾子弟也不可任視之憂不能興起吾家若祖父時不宜矣

料理家政一不以累父兄行年三十有七而娶時家道成矣君子治生理財曾不及汲種桑課農井井有條理故他人不足君獨有餘兄亡室家而君之事猶父也祖居華敞君始葺室其西便温凊先公即世君推故第與其季无靳色蚤雖廢學然優游樂易其如自足於內者閒居冠屨必整而自奉簡素立坐未嘗跛倚對妻子無惰容精悍至老不衰非勉强然也享年七十有四以乾道四年九月生魄卒以明年十二月幾望葬取陳氏子男三人大任大倫大時女一人適揚氏孫男二人陳夫人習婦容治其庭內有可

法者子皆儒學大畧居喪以礼亦近時所難銘曰
湖源之岡　公乎歸藏
左以瞻吾祖　右以依吾父
故醴陵縣丞江公墓誌銘代實為作
皇上紹興二十有七年ㄙ月甲子判湖南湖都總管
主管安撫使臣琦轉運副使臣姓名提點刑獄臣姓
名提舉常平臣姓名言亂陵縣丞江符權茶陵軍使
兼縣事治有能蹟宜蒙旌顯未報醴陵之民列請還
公於府ㄙ月甲子其孤ㄙ克葬公于蒼山故壠門人
攸縣主簿劉來狀公行事而請銘於ㄙㄙ雅服公誼
奉之壹　里
不可以辞謹齋拜為之銘誌公字信仲建州建陽北
樂里人曽祖ㄙ祖ㄙ父ㄙ世為士毋黄氏通經文學
躬自教子公生八歲工詩長從鄉貢入太學紹興ㄙ
年以進士推第調永豐尉縣居浙江会要郵傳之用
舊事取給里胥公栽始出於官遂為定例前此僱科
無法公不擾而辦民訟久不決者咸即公平處信州
守將三易皆進公矣徙辰州録事參軍始至圄犴充
溢公以一誠聽先釋左驗因多不訊而臣洞蛮擾邊
公持檄招諭率聽命引服用薦者関陞左從政郎改
丞醴陵直ㄙ閣陳公鎮湖南延公府幕權茶陵軍使
軍界郴吉大盜侯將軍者嘯侶千計據神農氏陵肆
畧為江湖患者十餘歲公身履行陣執獻於府軍政
積不理吏隱賦入而重為苛斂公按治情得竇其責
併軍償財計盈行橫斂用絶於民還縣疾作已病猶
草書遺親故別卒年六十夫人張氏鄉先生長樂尉
之子昔工文尚義人謂班姬亞匹後夫人熊氏提舉
江西常平ㄙ之子男ㄙ舉進士次一人幼稱女長歸
貫ㄙ次嫁ㄙ皆進士業文公好著述遺書凡二百卷
門人前進士陳ㄙ為編録刊行於世公事親孝自處
廉耦歷官皆有聲稱以惠安無苦禁暴戢姦為急家
奉之壹　里
貧篤于行義先業推之幼弟无所取唐氏女兄少寡
公為字撫其孤居閒以經術教授里閭於門弟子無
少隐諱誘孜孜不倦用是多舉選於朝永豐學廢不
修亦自公而復凡此公行之大者皆可銘銘曰
有安而静有寛其令惟窮民是定惟冈辞是聽刑其
於元争古良吏之治邪曰子江子之政蠢尔蛮剃式
咲于陵不見其形卒保其嬰民用康寧古良将之事
邪曰子江子之兵於乎子之德匪文匪飾後生是式
允躬是飭有堅斯石爰攻爰刻匪子之為益徹于罔
極

王夫人墓誌銘代人作

婦人之賢能以義方教子為難人子受教母儀卒能有所成立而拜親于壺曰者為尤難德與王氏之母曰吴夫人嫠居而能誨其子四児皆與含選而浩棣柟者竟能以榮舉賜命禄及其親夫人福壽康寧享年九十乃卒二者兼其王氏之門乎初夫人姊妹娣三人有老娘相之曰是家三皆中相法女宜其夫子而壽過耆耋者唯季女當之伯姊為故中奉余公安行夫人所謂石月先生者也仲姊歸上高知縣王元夫宣教亦以儒顯夫人其季也歸於居士王公諱厶同里張本王出也居士常曰吾祖姑蓬萊君相之張氏以儒學起家為今江東甲族吾切慕之居士終夫人奉先君之思所以誨其孤者不替竟能以儒學自奮用光閥閱余氏夫人早卒子吏部應求持節閩嶺江西二道興渭陽之念為辟浩而奉夫人以從吏部事之如母夫人喜曰吾不教子能辱公賜乎後十餘年棣柟谷當之官争奉板輿迎侯夫人俾于遠遊不許紹興二十五年九月朔甲子以疾終於里第在娣婦中最為壽考如相媪言夫人少而端静自歸夫家叶和内外小大歡恆姪有幼而孤者夫人撫之猶子夫族或終於外夫人為收葬之夜夢其人謝焉其天性仁慈類此子浩初舉進士在學有聲考文屢魁多士先夫人卒官至右文林郎奉新丞朴中年以家累不遂於學棣今光澤尉柟水興尉女歸進士張穀孫男十人女四人曾孫男女十五人越明年十有二月丙辰諸孤將樹夫人之喪于居士之隴柟以左從政郎李扶之狀來求銘余與浩同學聯姻又與棣柟同預鄉貢知夫人為詳夫人縣人也曾祖厶祖厶父厶故不仕銘曰

惟夫人之静特兮羌聖善而好修鬱翬羽之華裾兮蹈玄雲而遊遠紬留夷則象佩兮爍夜光之陸離含芳藻以宜厥配兮從運期而與歸芝蘭雜還其庭砌兮馴鵷雛與雷鳳來白雲於九衢兮光母儀之德頌崇喬松之高壽兮澎湃乎其滲澤憓深深之泉玉兮餘聞之於樂石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三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四

行狀 祭文 弔文

行狀

宋侍郎

曾祖珏妣戴氏祖楚妣鍾氏父道元以公贈右中大夫妣林氏贈令人公諱之才字庭佐溫之平陽人其先世有潛德公幼莊重樂與賢己者處羅陽俗舊淳固石中大夫始裒書教公問學追其官達士子爲彬彬政和八年公第進士調青池主簿改教授京兆府學秘自衙爲干謁知己者少積十八年不遷改右丞

忠簡許公力推挽之名試館職除秘書郎正官踰年改京秩時論戰議未決党論紛起公然嚴然中立也所附麗又五閱歲稍遷稍書郎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權吏部侍郎爲大金生辰使歸報太上皇帝喜曰宋其姓名名稱矣亟將晉用爲公家子及夫人氏之喪困來間秩加數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當時朝士多以罪行惟公力自引去士夫歆艷祖道傾一時鄉居十年倏然忘官意偶徉田道或不知其侍從之臣起知泉州、、使安人其歲商富民有罪繫獄中吉釋之而公不運繼以尚書命至公曰吾守臣不敢抗朝廷之命勑乃出因而老民吏聞公引疾則競走浮屠祠禳禬借留于神移知衢州不拜因得以宮觀歸不五年間四乞致仕紹興三十一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今上登極覃數朝散大夫乾道二年七月戊辰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贈左中散大夫累封平陽縣伯食三百戶娶會稽王氏贈開府錫之孫故朝奉大夫璵之子封令人子四長人男中甫及長女皆先公卒次女歸右從政郎後處州麗水縣丞趙良臣男直甫右承奉郎後居俞氏出也有自次文五十卷曰雲海帶帚雲海公之居士號也家

有雲海後集三餘錄詞林合如于卷公雅有至性切太令人將葬而雨壙中水溢處之一夕而鬢髮變立朝尚持大休不潔、、以厭中未嘗輕易發言、、之必有當也方北鄙未定公因輔對請釋威望重臣經理淮甸與諸大將維持攻守以固吾圉治南北講解則請不忘警戒振淮養民力戢兵柄固基圖爲持久計人勵聖學以自強不息乞詔四方知愛民意時切時病中事機其論財計謂量入爲出以節用安民論任使則請以庚人所宜用其所長論海賊即欲責任王豪而爲統于沿海之副帥言皆簡而理當所請置書

大學班在任者通家雜坐之禁裨益風教此其意度不淺紹興七年詔書以秋旱許中外上封事公奏疏謂當以實應天去六弊修四事其六弊曰民力凋瘵曰守令非人曰吏員猥冗曰功事不最曰賞罰未明曰將士驕惰四事曰上游淮南宜置帥安集曰盡人事以待天時曰立事者必有成謀又當持之以固曰人君當有立志至誠可以感天又論進官者患不能盡聽言患不能擇是非並進惟虛心公聽乃能擇之漢張釋之言使宜孝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臣不敢為甚高之論願陛下無忽而聽從之晚

與時相論及大儒相謂大儒不可多用公知其意証曰大儒患不多有用多何患時相色動公即請祠以歸觀公採時告后之言可以知其操心持己之所在即其言少見施用豈為然而已哉公之歸臥千家憂國之心未始替也常曰吾老不能為國家陳力每一念之則中且不寐蓋其學深自養常超然獨得志有所定卓見莫之識也律身端謹曾不矜持于外其嘗官称是立不易立而為名德所尚於時鮮行偶合故屏處多在於在仕之年邑子請教于門人人各厭其所欲士資其矜式自謂得師晚年築室瑞安縣之硯

硯山於周與原自為壽藏製素衣一襲曰吾終必以是殮先此一歲自言明歲當死疾後屏去藥餌曰吾心中無一事矣誦伊川先生先已之詩以從遺戒毋修吾墓母建字築闕終始一驟死生不易其介而直甫卜以歲十二月壬戌大葬走書屬其紀公行實惟公偉望碩德為時名臣鄉閭老成於今為最集年視公上下知公先烈大與風指闕遠何以典刑後生勉書以待賢者之銘且備史官采擇雖文多累句於公無愧辭云謹狀

劉進之代人作

紹興二十七年致侍郎張公九成知溫州初下郡為惇礼矣者以美風俗郡長老上耕齡里人劉君鄉行張公以書致酒饋曰公孝於親悌於長孝義聞于鄉里欲致州郡礼而既而力延請君正州學初君以風誼為鄉閭信服雖〻悍小人素難予言者於無敢爱致爱有里爭競鄉說平處或為不善于室舉自譬曰劉學正得無知之乎同郡貫允範如規與君俱以善稱以鄉人薦曰適桀成不見貫允範耕齡不見劉士進之是浮洞庭而不常橘之餘也其見重於時如此君進愈字進之幼頡悟篤志於學試郡三舍晏人優

等荐丁艱棘不克薦四十棄場屋進志于浮圖氏學
號無相告士其先世友愛至君兄弟益雍睦三世同
居無一言之間君問不及生計弟某亦任之不疑視
兄弟子若己子欵皆終始如一日家豪於貲未嘗以
訟至官府或加之無礼往々笑不與校君為人方整
至誠出於天性不妄言笑終日危坐凛如也寒暑不
解衣帶接物温粹見者必肅鄉人無纖芥之偽而莫
敢欺以不情聞人之善喜見辭色常稱引以訓子弟
見稱人之惡者謝曰幸毋及此知識有過時々而為
告退不以語人者止僧舍有留君臥具而得者君曰

是非吾物即以予之善與人交少所與遊皆知名士
賑其貧者至為解衣傾囷槖不一再然常不待其有
請後多賴以卒業為世顯人客來無貴賤擬食見之
無倦色有求無不遂其欲或以無棒爲為學之君曰
吾以祿窮而已其門故多貧士至者相踵君未始以
有亡為辭具飲食之不事豐腆資之亦不過厚所濟
甚博其施得以有常行道雖飢不先僮奴而飯當食
而見餓夫常食命之食軽於財篤於義憂人之憂不
啻於己鄉里利害必以身為倡始力與除之臨事有
立權撓者百端不為沮鄉人之喪貧而不能舉者每

欽以棺而葬以地且資金粟以佐其費歲為廩待
餓者率以為常稱貸必先最貧下者或謂君將將所
取償君曰能償人者人已與之吾獨不忍以為溝中
瘠耳癸亥已責不少靳已已秋旱明春大飢君博謀
賑贍之其家山樵采不禁盗民代薪鬻之以自給棒
地不毛道殣餓者肯處鋤治人身請貸于州詣州救
役丐為先容教役為君具食君不下筯曰鄉人饑且
死尚忍安食於此邪在坐客竦然曰從君見州將州
將慮民捕匿難其請君即乞以家砧基鑄為質得米
三百斛歸與並鄉大家分計近居之下户給之貧者

咸賴以活其秋君獨不收前貸代出私廩還官甲申
春不雨者三月大無麥苗田不獲播種方仍歲困颬
颬因之以飢疫貧民挑撅根舂蒼充腹或盡室賑死
去而操瓢以乞者載路時守倅俱闕莫有任賑民事
者君合鄉民寄祭吁嗟至于感泣因詣廉論奏請發
常平倉米以紓民急仍降祠部度牒畀郡糴乜道
以孜瑞明張公開鄉典之舊詒書約為己助上為憫
然聽許無一不如所乞會郡太守袁公孚奉宴詔旨
司户劉公翔寔左右之君與鄉人徐璣求賑救之方
得趙清獻公救菑記以獻袁公榜于座右視以為法

為是生者得倉廩者得藥死者得藏孩提之命委弃
者得以長養君之居里亦緣君得官米以給全活無
慮千萬計其竭皆自君啟之初中路有石陣流梗石
斷自谿涌潮民之架木為橋臨水以捕魚者幾二十
處舟行多覆溺患君與同閈陳常庭氏聚石斷水道
白縣撤橋去之路流遂安君既功存鄉人鄉人莫不
倚君為命士夫之來聞君名者以未及識而為恨享
年七十有一以乾道二年七月一日卒屬纊精爽不
亂自為韻語二十四字仍遺書戒子孫以儉約近鄉
居人識與不識無不嗟悼至有為佛事資冥福者有

詩詞雜著一編藏于家先夫人周氏早世後夫人韓
氏生子七人士直其ゝ士享先君卒君雖布衣常有
經濟大志讀書論事緒紛還不暫休閒國有難戚然
憂形于色方臘起妖人呂師囊趣和之反黃巖陷樂
清犯耕谿掠嶺田管界巡檢陳革以郡兵三百人拒
之居人惴恐多逃去君始壯歲奮不顧曰寇至則吾
鄉無噍類忍相隨為身地邪因自請從討賊ゝ軍依
山擁水為固陳進徑有殺賊心君曰賊營遙據巖險
官兵素不習利誘至平地乃可擊耳陳不能用君辭
不行官軍半渡溪賊積水灌而下官軍大敗之陳與

鄉豪李徽及其弟究死焉君以二李公贈郡不加為
之傳以表見于世甲戌歲比不登諸鄉艱食奸人譁
起託借粮為鋒擊劫鄉疃稱樹材黨最悍水陸為不
通郡遣邑尉圖之尉止中道不敢進欲起鄉兵討捕
君曰人心方搖當鎮以靜臨以白刃必將激而為亂
矣單馬至渡津酒坊呼其首二三人命坐諭以禍福
皆慚然感動即日罷歸他黨亦聞風而定郡鹽課積
增至乙巳歲ゝ七十四萬八千五百斤有司懸於趣
辦輒賦于民寸產之家無免者按月征歛吏緣為姦
類累累而增數細民係縲于官無虛日因以破家者

者不可計君遣士直偕鄉人王大究詣于監司臺省
得免增數數萬斤猶以未足寬民遣甥盧緯偕士直
復言戶部請蠲歲課之半時司郡計者聚歛方急甥
子久客困阻而歸君又遣之始末六年費捐家貲鉅
應計沮撓非一君毅然無倦雖一餉佰當疲憊最後
州人龍圖閣學士何公溥責于朝為主張是歲年額
二十五萬二百斤盡罷下戶科抑而上戶所出亦輕
衆始笑君之迂既乃喜其幹而能立今皇帝即阼詔
書求直言君以今方邊與取守方畧要有人言之至
如內治則不可緩著書曰治詳覽以進內陳自治之

策在清其源凡十數條皆切治道奏下三省看詳不報君曰臣言雖微有補聖治顧主未深察耳上復因郡置錄進從朝廷施行數事大略與君論合世之好議論人者妄意君之自奉簡素急於利物既盡請四方書不吝金錢佐營塔廟謂修福田利益知君之才器識有大過人者不爲世用故不難施於放意物外以自適所爲數事雖得時聞人有不能辨而君居鄙里處之裕如用行誼信重於州閭間非一日也之精士直等卜以歲二月某日葬君於其鄉某山之原將葬錄君行實屬其狀其平生某少從君遊知君爲悉

是固朋友之識無所復辭爲次比以待立言君子爲之銘言雖不文亦將託君之名以傳不朽云爾

陳孟之父代士昭兄

公之子孫初以文童試太學教名籍甚其主教宗南院道嘗因過牧人著作刘公問風後生之長某以孫對刘言孫之賢者皆以其父夙前教授溫州時孫以諸生謁婦州學風甚其哲明銳爲痛裁抑以成其材退常慨然于中不使孫覺之也其父即知風爲有意琢磨其子風心知其子人顧未嘗識面某曰君已得之矣君所知於渠者公教子一事公之鄉行有足矣者某嘗聞其人矣然於鄉之老成雖雅知其名非身察知其實不輕言也嘗與公會望其容色溫然和粹其鄉里推重之有以能教其子以立門戶者若天道聽其言語簡而誠懇意非常俗之士問之公也始知之報然某之迎家而歸會公將葬議與兄某某弟某某共衰公行狀求名士而銘之屬某敘其次文某辭不得謝爲直書其事爲公諱教化字某其先家福唐五季亂從橫陽又遷永嘉鵬飛里世以輕財嗜義德施于鄉公生凡年羅方臘叛鄉之平居爲不善者羣不逞嘯聚之而其誑遷保公以全十五丁父艱二弟

皆幼公奉母夫人經理家政井井有條理夫人一食不飴公飢憂之見顏面方疾湯藥非親嘗不進遭喪廬墓在哀慕至老不衰兄弟相友及見二毛不忍析異公性夷曠不立城府與人接無纖芥雖應夫單婦三赤童子一皆詞情溫厚有以慰懌其心家累百金益能增修先德之施伏臘之外舉用振業族黨鄉閭之急難餘以修治橋梁平夷道路無俗者凶歲人多閉糴常發私廩平價出之賑貸單貧孜孜不倦鄉閭信服其理爭訟多不之官府得公一言即時解散閭很爲是孟希少公雖發棄書學所爲與理常造經界

行縣選公平比鄉之賦至今稱其均一金人逼淮甸
又請公治鄉兵時諸鄉揺甲騷然公格令不下曰此
但擾耳鄉民賴以無事而它兵部亦不成部伍家園
有竹萬个二古梅常笑傲其間陶然自適公萬事不
以掛念客至無不傾倒皆歎其古君子也盡心教子
迮能有所成立莫年該上名禮部人謂公世積善不
歸天其或者遂將侈大其門而公不卒見之也以乾
道二年五月六日卒享年五十有五鄉人於公之疾
日奔走豚祠神祈謝死之日咨嗟相顧有為之流涕
者烏乎公何以得此邪公常言自不能利澤於世遺

愛一鄉足矣以匹夫而澤逮鄉里賢矣哉子男五人
女一人卜以歲三月某日葬公于郡西岑之原列其
行事如左

高府君代 百七兄作

福州長溪縣桐山高權字邦貢年
六十六
曽祖昂 世祖軏 父南仲

公之先家福州懐安縣之石匙亭五季亂辟地桐山
世隠德弗耀公孤稚脱穎然與羣兒異事母篤孝未
冠母卒哀毀不勝喪事伯姊撫幼弟內外無閒言則
敎端方其質性然也常舉進士有聞于時中年即絕
意功名以吟嘯自適意有所寓一見之詩為一時聞
人多與之賡倡喜數術其學視司馬季主莊君平雖
不以此自竒人知之命歷亦為應荅無倦與物無競
或以非禮干之公接以誠往〻為退聽人服其不校
然宗党有過公未嘗假之言色則其為內守可知也
性尤喜學迎師教子不計其道途之遠近常以立身
揚名訓飭子弟疾寢癒猶子孫至床下而戒之曰而
曹善守世業睦于上下無為蠹物害人則身事畢矣
卒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鄉閭聞者無不

傷之娶陳氏溫州平陽人甚宜其家行年今七十矣
識者知壽考之未艾子男二人曰桂曰明能率父訓
皆進士未第女長適莆門陳瑀次適忠翊郎陳㙉再
醮于宋洋方汝揖孫男宗邦宗郁宗鄭宗鄙女適同
里王克人皆舉進士將葬其孤桂明得卜于山門村
之石盂原期以歲十月十四日復土而求書于某故
摭其行實以竢立言之君子為之銘云

祭文 君文附

祭蕭師文

維紹興二十有七年歲次丁丑八月甲子朔二十二

日乙卯故吏具位薛李宣謹遣家奴以清酌之奠昭
祭于故府副置大安撫閣學侍郎河南之靈嗚呼孰
謂蒼天恒與善人即事遐觀夫何不仁胡為我公遁
弗克信烏嘑哀哉惟公之德清通諒直不侮于鰥不
回于力能柔能剛惟道所適惟公之度猶天犹龍大
而不器變而不窮宇宙寥廓細微不容惟公之操喬
松金石鍊磨不磷寒涼不易立懦廉頑無煩訓勅惟
公之行右準左規惟矩惟繩則莫我違化行鄉鄙民
之羽儀惟公之文渾乎六籍何幾不研何隱不賾發
揮煥為造物無迹惟我求綱羅矣隽矣哉〻大科洪

卷之二十四　十三

門則為公雖而登如拾芥啟柏臺峭清華省規〻尊
礼大臣既丞既長阜雕得譽百工瞻仰封高天台三
轉要藩俗阜而著猾夏其間坐嘯之何而革雄姦自
陝而西名伯所處通邑大都幾半寰宇內而黔黎外
而師旅五侯收臣我公主之封豕長蛇我去去之惟
惟良我公予之尊臣柄朝心惎不党曰鏢鏐金
舉賢于綱氏望使歸為其圖皇帝曰吁於維錦城
日通鎮為民服惟誠崇陰嶽帝謳吟則與若其西歸
往終廻事政成再來福我赤子公拜稽首受賜青拈
民睹舊儀從服敎言治称流聞頒敕雜慈皇帝曰都

尔護諸將刑戮無用桴鼓絶響厥績懋焉德惟懋賞
華閣還清瑣典仮藏儒官增秩厥有舊章民惜公歸
非余爾忘諸楊王庭士夫交慶吾道其東蜀人何幸
指日惟期王之畀政如何不弔天不慭遺梁木斯壞
哲人其萎故卯為取民今壽衣龍輀束棘旐丹旻卑
歸明追榮感我明主隆矣寵章君乎何為嗚呼哀哉
竪乎鯫生叨世通家日也清泡反以笑華飲之食之
恩意亡涯公之往矣撫棺莫及奠惟時矣嗚呼孰痛
濟真陳議挾手以泣尚饗

祭閻府事文操

卷之二十四　十四

惟公忠諒直質文乎本朝為名侍從循良豈弟施諸
有政為矣太守天寵方遅超然遠舉既可以淬礪末
俗奉身而退與世長辭亦可謂達於死生之際矣某
在歲戊子拜公閣下傾見之蚤称之曰能頗謂衆眉
建其高節將命歸朝又與公遇方閫郎將屏公我期
假守之來公亦旋旆清風之會服乎德音甫再閱旬
公遊汗漫公生于世享年寡尊名德俱高可以無憾
某惟矣之事庶免罪愆公之捨旃將安仰放嗚呼老
成凋喪誰復典刑斯世斯民可為長歎一觴之奠聊
寫我心精氣不亡可無昭鑒

祭呂郎中文大器

集昔令鄧陵公守西陽治夾江我有將迎我有濟之訟公郡從之時則我知息頑網繆燕豆壺觴政有設施交相告戒何否何藏我不敢知公有令譽宴德于黃督軍清野格筆不下聿靜一方閑歲豫時我轄外邑是解銅章公升于朝我趨里巷道術相忘我來自東公分將符信宿參商御于公所時摩闡新雲盤剗香公之令于論交許我公則云亡于時飲卸說於舊館如何盡傷念昔時睽違仁言之贈勿懈于常海技自卷靜非數息辨不加詳逝從似續切偲晤語斯大而筆執綿無岐惟儀之莫涕泗其滂公乎曷歸鑒時精意不尚饗之

集之二十四　主

代養姪祭王舍人墨卿

惟公學術根源本乎性天行業施為無非自然致養北堂晨昏必親觀色無違雖時孝純發策決科光明集送拜筆轎掛戟成帶撲戴持漢節命于丹陛篤之不俟以承天子禮行簡謹乃進護懿志之弗仲維此之致天胡不仁仁人不壽以外舊而仁靡究我祖仲氏寔外我君君不我棄婚姻孔云顧寡學尚其惟來敎如何治命禮成不根門之未掃文人以行誰欣來

敎如何治命禮成不服門之未掃文人以行誰欣來者提攜我後生莫宰之致匪清匪馨嗚呼哀哉君其歆我誠

祭外舅文

維紹興二十有八年歲次戊寅三月辛酉朔初十日庚子午婿河東薛季宣與安將行簡榮陽鄭忱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安撫秘閣孫公之靈嗚呼直則寧折白碧易缺醜正惟讒哀聲雌唯音閒有之道今見茲嗚呼我公稟氣之正道德其容溫公其性卸操寒松儀言雅令奉直言君色春此堂推公

集之二十四　夫

弟兄來來齊莊孝德彰聞風勵一方庠庠進賢政文以數聊且試而亦程其度夢親疾篤棄而歸顧惟善路祥扉寒孔邇雲路進逆桂也婆娑徼焉折而平步烟霞錢湖帝都本兵樞府士袂如雲羽書交午補緝訓海咸安其所截函警治以紓歌民不恐歎何拙健科興起田園逸撫湍沱南江之西長蛇勿動岐侯界大廷名小樽俎折衝莫平如掃宗盟帝胄來觀清高佐之巫之赤舌說說養海摘山則復矣勞九府司泉事聯奉署徵取無厭矯誣明主露章上聞姦人超豁閥猶近荒分綜外臺收臣弗事訟積陵堆決滯獻

因迅若霆雷江污之都寔惟南郢地控三方邦之唯沅
猜兇鉞于蕩華我井〻西州錦城師屠而恩污吏以從
衡民困求誅致毒于薑張奉奮呼受首其時人心則雲
援使東西指故先無古發麋誅姦尉以衆老夫何甚之
郊人思致君孽乘閒鑄麻起紛紜寬色其小大而賓以
單借庇漢家增爵遷鎮大盜誅夷人如恭順邊城以罷
祈威降風派洪惟我公秉心正平剛斷而明儉節制而
清諱見域射乎無形矧節東歸延陵故邑謂善接其親
窗跡〻沒〻松楸拜手載祈載泣蒼天何如爵錫以為
哭種夢趣休詰人斯姜氏無放卯于何不哀於乎惟哀
哉數法來除理有得長名位式兼蔵古往閒用不盡
長道其不枉公議攸里董狐書在公志銘贊公名則
大富貴浮雲公乎何愛嗚呼哀哉季豈等才非通潤
鑑按玉臺或時盛府葉治緋佪或一披雲德音孔懷
龍輀載駕終天此別薄奠陳哀醪醐飯糗彷像音容
悲啼言訣嗚呼哀哉尚饗

基祭外舅姑文

某不天生六年而亡失怙恃丈人為子擇對以為無
以易吾故人之子居四年而伯考待制始納徵礼又
七年而合乃克成其年丈人帥荊州處我記室之任
越三年府罷將我西遊於蜀居半年而別年三而丈
人解荊州某觀省自東親時丈人歸甫數日相顧悅
懌樂以忘言不圖改月之閒丈人捐棄館舍後二年
丈人既葬某哭于尹原之墓乃復于家故抵家翌日
而夢兆祥丈母以其日即世雖哀傷如割慝而食寐
不輟奔喪臨不及斂後六年始克展哀于墓又不能
遍其女偕隱盡于中途文昌究哀其言之不可極已
惟丈人錄我舅甥之列終始將二十年礼曰宥親愛
均子姓某雖依舅館獲奉丈母于堂愛之親之親加
衆聲自人而論蓋愛之女者之常情生相思死相遠
此德不報在某則多負矣然世矣相知舅姑於我之
厚而殊不知厚有加于此者昔我先大夫右史下世
適在權豪之柄國妒疾號正號稱党人先人以趙氏
而升死和戎之議一時契故不克收卹其後者以理
勢固宜丈人悽切舊交同攸我衆終始數字望以先
人此先人感慨交情見諸先兄將仕之夢者斯蓋古
人相與之義在丈人固優為之而丈母之心息我又
母子如也嘗以泉亭假館不忘我先宜人一日之故
抑亦夫之所厚固當親厚之邪嗚呼此風不作也久
矣使某微舅姑之教則今何有所立撫心悲惻臣〻

何言惟是舅姑念我之深爾之進學愛其女子發其
外孫公獨有涵泳六經盡心於學之道和舅姑之愛
子而教誨其外孫庶九雍睦於家不墜我先人之緒
其以慰舅姑之心于九地之下或可以無憾雖然今
日之事固已負初心矣一杯之奠悲欲忘生嗚呼哀
哉惟神靈是鑒饗

祭大舅文

惟舅至德渾如渾然太虛其行如寓其止如愚中年
病忘弗占卦兆人莫其疾孰知其道在昔華其志是
若俗儒見悟終無靡朵舅也忘忘胡寧勿藥匪究其

家之書　九

終局如其至形殺神存脫然以既春言世事惟疾之
憂如舅之全夫復何求諸甥舊館于渭之陽於舅之
亡能無惻傷舅興天游局來局往儕莫形哀舅其聽
享

祭諸葛夢奭母文

惟靈威德宜家大小專壹衆子盈前母儀如一錫之
休祥五福來備室家遂遂充大而熾家督之姿成身
於學科級之戴喬緒擬權爵難庶士寵則榮親天道
昭彰其壽惟仁如何不淑未及養弃之如遺孰司消
長嗚呼夫人可以無憾子之才斯豈無世鑒其等属

聯姻亞託子之知卜鄰方幸女婦其儀遽聞哀赴曷
惟其酬惻以觴之庶歆微誠

代四兄祭劉氏舅母文

劉薛之昏自今奕世聯未彼陳先隆不替惟彼朱陳
鄉俗是同道義承承惟言舊姻厥姻維何曰惟母家
玉鏡余歸其儀孔嘉自我先人清貧有素渭陽下聘
不忘其扶婉娩息女蘋蘩奉之豈如他人土風共之
於惟舅母秉德靜專令子美滌清芬世傳謂余弱子
祖姑是式鍼盤之行會共掃戎何天不仁舅母云歸
稼子居家何放何依舅母之賢師何言是儉儉德云

家之書　廿

其赦危莕數薑蒸蘋藉哀以言誠願瞳清風芬其德
饗

祭堂四二叔母文

嗚呼古之至人蓋有坐脫而立亡者吾聞其語矣豈
若吾身親之哉惟靈見畀德之和清揚有婉湘而夫
氏幾大門戶鞠養遺孤母儀可則宗姻嫺睦人無間
言方爲女宗以式諸婦胡爲不淑奪之如遺抑且晝
夜死生天數冥合將行留自在與造物俱邪吾不能
知有見矣臨終者矣近世男子盡心於性命道德之
說終始一是不爲物閱者雖與兹靈之亡固有不亡

者在陳哀一奠家有常儀

代七一叔翁豐祭廿九伯母文

惟靈以慈仁婉淑作婦吾宗家道寖昌日益隆大起
其力夫靈有力爲子孫詵詵五福俻具鄉非穫畢之
厚何以臻此雖天道不僞元子淪喪而靈之家室自
已而興聖善之教湯溢鄉閈亦可爲無憾矣吾家室
此美懿後生何法尚哀辭有彳敢忘其故嗚呼哀哉
尚饗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五

諸公祭文　諸公挽詩
陳傅良撰行狀　呂祖謙撰墓誌銘

祭文

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
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
於千載之絕學建功名於萬里之事遂統小試而奄
之奄奄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政廳我來副
符公里居
固當服高風於殘僂之舊聽究論於楹款之餘方將
日親直諒多聞之益請益中之未見之書曾不見於
於數日驚死生之頃殊寫哀情之疑章混淚於生芻
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前溫州州學教授樓鑰

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群組東去
莫與執紼其爽如生諒歆菲薄知己之報嗟無及矣
尚行聆知毋蓋凡京汲盡辭窮嗚呼痛哉

文林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鄭伯英

嗚呼哀哉我之知公遠自少年有友王子數謂予言
五代史記公謂簡畧綴拾舊聞期於政作公于是時

年未弱冠有志大業予用駭嘆爭己之後如風振籜
大將鼓旂亦既前卻公令武昌屹然不移以義馴民
曰死守之大江有靈俾君不試堅壁睢陽公實有志
我孟壯公恨未識面亦恨斯世知公者鮮屬予屢第
獲突常路尺書累〻亦莫予顧歲在甲申公歸里居
從公〻始我知日探所有莫見其止如以璺柎鄭彼
大水乃知昔者得公之晚古有成人緊公之徒聖矣
不作道喪文弊問學事公岐而為二事功雖何惟材
與力問學維何書癖傳僻學不適用〻者無學為己
為人在〻乖錯公之探討身用律身推而放之于以

及人公之初名訪我嘉與公之再入過我宣城凡公
有言我得預聞上副君德下糾世紛匪亟匪徐不詭
不迂斯如五穀可以療飢子曰有聞將理兩淮將畀
公郡爾其往哉公以其然當辟置我〻曰從公夫豈
不可悅公作牧式殷大邦臂指諸郡無廢功成若曰
專城寧非己助豈 謂時將敗乃事縱心有材能整
其旅小敵之堅竟亦可補既而聞公將命行邊雖曰
有旨招集屯田公所經見罔不歸告歎駐出塞情狀
斯暴出守苕霅雪民匱財罷席不暇暖界以上閫帝
寘謂子知無為如彼側目惡觸其機奉祠之章句自

目至十帝不庸釋姑俾須次公之來歸謂我時難本
時脩及當力丐閑鳴呼哀哉辰決不見怨謂疾革亟
往撫摩僅餘微息瞠目視我語欲不能反席之頃失
我良朋鳴呼哀哉公之絶德亦既十載罹此短折無
乃刑剮周子千里遺我以書謂觀吾徒貌狀多癯渾
渾其居廣顏豐頷時則使然在公何憾我每念公昔
容俱存望之凜〻即之粹溫縱論古今家〻處瘼寧
及制度拔萃兩圖雖則曰爾匪曰公長公之員〻諸
葛子居治官訓農理財練兵廠有成矣豈其可行我
曰與公大竟設施勉策駘鈍與公馳逐今其已矣屬

之何人運斤成風袖手莫陳公之大節亦既炳〻特
書大書合孟久永我獨有見謂當少須匪曰畏禍道
有卷舒隨毒之適不惟其同公尚有知哀我將折衷修
莫矣舜我匪我後硯墨屢乾悲哽莫就就遺車在門
惻為雅上為天下下為己私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友人張澤鄭伯熊

公不壽藏誰為之咎怨天尤人非於好公之于問學
君衆尚道傾倒見聞窮極要妙我叙二者一語褒了
由前然允由後髭瑞故皆略之惟矢情抱自從公遊
十見重九年其合離常恨靡久我所未聞公必析剖

一事一辭援引精到語妥理從出我意衣蔵通質疑
每見輒有論所未及詎一二數直諒多聞其倫蓋少
求之古人實我良友我嘗視公十年以老公之敬愛
每知其舊我履險難公銳為救進退揚誉公不緘口
信義昭然具見肺腑淳伏穹闔茹蘗待稿伯熊亦歸
相与執守每一念公西望巠脰公守苦雪始克履考
倏陂毗陵其次尤後歸謂我言數奇不耦號則多矣
於時何肌行亦丐祠從容農畝待次東歸已過我梓
况聞斯言不閱而笑私度會期豈一夕晝接陪數四
别恨万滌若公入朝以及出守中間兩進銜命奔走

蹤論罷行辭去受就遇欲問公曾未詳知何事之遽
而奪之早我悼宋卿尚餘戚燒今又哭公不但疾首
同誦此辭以薦羞酒

宣教郎知溫州永嘉縣主管學事周砒

天之不佑斯文邪知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
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粹履之剛
根六經而貫百氏闡微言而瞻大方破千載利欲之
膠妄掃諸儒章句之拘礙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
話一言皆絕人意表横騖别驅窮極幽眇而究其旨
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見之文章
真所謂不見其短又烏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
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余何取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
海内所尊依形之於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
於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為徒剛而已
爾而知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
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声者
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危酒之奠相與悼吾黨之不幸
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為辭使君而已耶

永康友人陳亮陳傅良

余行天下罕有志於斯世貫道德純明可為師表者

皆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嘉魂不羈之士接
杯酒之歡嘯歌起舞往往自以為一世之雄至於山
巔水涯與夫窮閻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
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
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
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覺安此窮人雖不死寧公是
遽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她如此寔死與同俯仰皇
皇未知所終

持服黄度

始度試官于永嘉友陳子以尚書遇先生之高風每

服膺而奉〻追承贊而啟謁接清音之琅然天光發
而外映神還靚而藏淵繄下學兮上達左右取而逢
原會九流於一貫塈神機之通圓惘俗學之失真徽
空言於簡編俛詩書之不可應世殆孔壁之無傳若
天樂易疏通況深靜專其識造微其動中權有如風
雲之感遇奮雷䨓而經綸乎徐元直李鄴之事業而
識者謂度無知言嗟乎先生其已矣倏赴晉之來前
將人世之逌寄乘箕尾而追羣仙吾獨哭而不知其
惻怨斯文之將淪彼學生之謭薄將安仰夫北斗與
泰山也念公昔者中都它官我將從之公使淮堧改

卷之三十五　六

轅而歸日謨公還公出守雲我有家艱公書存我〻
行運難伊會之會夫何屢遭天定竑兮一見雅命頑
分莫錫脊九原兮不作然昔行兮匪度嗚呼哀哉蹙
弗與兮衆衾奠弗助兮引棺命爰雖兮蒔酒侑以文
兮涕漣

學生廸功郎新臨江軍〻學教授王遇

人孰不有死者不知惻之爲難兮聚散固其常奈何
名世之不易兮昔過闕風既久幸及今而登門兮吁
吁嗟我公世方倚以爲津梁兮始學志古今人心則
在乎天下兮清明曠達樂于聞善而大者遠者不興
該兮百未施一如斯而已矣則行則藏固不在先生
兮乃學未及傳而其徒將焉之兮世道寥〻而復不
憖遺兮先生固不亡而斯人其何如耶翔遇小子受
教未幾兮豈謂一見而遽爲終身之恨兮臨風一酹
以發吾哀兮上爲天下惻而下以哭吾〻私兮

廸功郎潘景憲

詹望門墻十年未得幸會遭蹭兩月凡膺廸爐廸陶
廸子廸怪公曰可教我恨不克嗚呼哀哉事會之乖
痛哉奈何遠離三月來弔不嘉藥我哉栗萬我桑麻
我後會宴其何日家嗚呼哀哉季夏之書踏極勤眷

卷之三十五　七

中塗旬稷興赴俱前匍匐不及彼蒼者天尚曰應凡
執綿南阡嗚呼哀哉友朋丞告大葬有期枚日不十
病軀不支銜哀抱愧天心此辭詰言容止終身之思
嗚呼哀我雅公問學純粹汪〻洙泗家法潤渥王章
百不施一衣冠閟藏繪畫日月我謂不量嗚呼哀哉
予末小子粟濟潭固淵源有來窃識所據登門之晚
失師之遽敢不夙夜無忝所付

從政郎新漢陽軍學教授石斗文

學生廸功郎新　州昌縣主簿主管學事

高宗商　學生廸功郎新　州司戶參軍石昭

自周之衰棄置儒術百家競馳莫返于一豈無作者
曾不一二匪時之迷俛復旋否我宋勃興斯文是聆
是長是崇是庸是登乃生諸儒以倡學士六經之明
千古之秘藍青氷寒裕我後昆雖今之人有如先生
顧其高明而寘中庸頗其挺特而乃疏通廉拘廉精
天人之際彼佛與老無用其技靡從靡從九流會通
探周索孔萬法之宗匪今為紳而才之遺緊吾先生
一有蒂根匪今師友而道之孤緊吾先生與事賜俱
天之生人夫豈無意不大于施尚淑其類忽焉其已
其夢其非日既零落凡不是遺是之不遺亦已太刻
我時之慟匪直報德

廻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沈煥

自公罷湖守東歸煥因循不拜書仙里諸友見亦不
時通問九月十七日所識道越來語他事及
公不祥之傳煥且意其妄不復致詰走書問楊敬仲
王季仲未报樓大防書至其月二十八日也嗚呼痛
哉平生師資之地考德就正未測津涯不圖當公春
秋鼎盛使煥哭諸寢也公之問學臉於開物以成務
已而知其不可為而返求問學聞里日浸光明謂不
得於彼而可得於斯豈意亦不得於此邪道學未立

於聖賢之域朋友未得其傳授之全公至顧未竟而
終天乎命也夫何為使朋友至此極也換指繁尉曹
不獲奔赴與朋友相向而哭羣居而經薄與遠將不
任悲愴尚

廻功郎新差監提點製造御軍器所門觀正

惟公少抗志以不回學師心而有得淵淹貫乎九流
探淵源於六籍名見　帝所名震京邑逢辰之休取
任若拾粮政蒲輔改臨吾州春邦人之景慕無不都
而來游嗚呼惡莫易滋嘉植難遂何痛　之進毒不
訣旬而喪嬈嗚呼哀哉坤璧於山沉珠於淵返其本
真公寧復还弱冠之好惟俱連公疾我同我後公先
云何不悲幽明然緘詞千里疾如逝泉

學生陳妆之等

不得其心視其所履不知其人觀其所與唯公之李
浩莫窺其裏吾考之其身則家人起愛鄉人起敬雖
好談論者無所容其啄數而求之當世則矣者欲與
其學能者欲與其功自豪放猛起不屑為人下者亦
惠意下風而願為之役使公無利勢無借人辭色獨
何為至此狀之等所以交淺而情深未委質掃于門
事公於生而相與哭拜奠公於死也於乎與歸哉煥

咻而居或侃儻而相與危言駭世或清濁分途嚴鑒
不遠宣政著爲勇則往矣我還我車嗚呼哀哉嗚呼
痛我夫安知天之不果欲畏斯文邪嬰之不果有意
於高舉遠逝耶然則和扁復生竟何為哉竟何為我
而今而後敢不遵奉法訓以無負爲氏也修身養性
之餘誦詩讀易以畢此世也上以事父母下以睦兄
弟而不復有志於其外也死而有知尚其念之

友張溥等

曰身可愛矣愛或以惡攻非其攻禍不旋踵誰謂在
公而有是焉如公才識于今幾人閑博記諳習古

先制度之徵探賾索至時之所須天曷含旗公遇吾
儕如弟如昆疾莫克救徒涕滂然六載還鄉會擾未
歙若何永違一轉首間來弔屠可無一言展我哀思
其日必須

姪溶

溶少不天早失所怙每念此痛切骨髓義方之所教
賴叔父矜我孤惸視我猶子載撫載育載詔載誨兮
顧我愚頑欲報無所翔為微志艱成酷禍庸醫妄投
竟爾弗悟屈指三日嗟勝莫措命也如何天乎無據
而今而後私門誰主痛腸摧剝何所憑訴奠以告哀
淚涕如雨

兄高

嗚呼士龍克配天地人謂伊何識之至存嗚呼士龍
克紹周孔人謂伊何傳道之統卓然自立亟未知己
貌觀言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遇事敢為凡此四語
廷臣薦辭一遇君相草木知名吾家之瑞天下之英
規模宏遠粗見一二文章事業乃其餘事一歲三遷
滕至五馬誅不驕人猶猶儒者德修于己翕然丕應
有不遠復容受以正神鍼一砭釋我至疑分雖吾弟
道實我師掺别游宦寤寐心馳問致安問真情寓詩

篇規類用行其所學為世指南覺所未覺之歸待決
雖魁拳拳應酬百日未暇盤旋如何輕信不慈于天
比喪兄母復悼惠連羅此剮禍我心傷悲一動一靜
如將見之生平行事究類叔父有子可託以宗光祖
嗚呼士龍眾方仰德遽然朝露孰不歎惜嗚呼士龍
我病方瘉來告斯文慟哭流雨

姪純伯僅仲任綱叔似繹洪瀛泳濂等

嗚呼蒼天何究如之亟直我家我身崎依惟我叔父
道學一時識與不識祥鸞瑞芝況我詩姪同門共枝
勤誨勤哉金玉與期愚我我父義則我師純等不肖

小人其歸奄忽無疾逝茲永遠天或可問報施何如
寓誠罔極之悲

雁蕩山能仁寺住持僧 從瑾

惟公戢履超古皇前混不自衒人無知爲在彼在此
如珠走盤迫而後動乃見一斑應用平々隨寓光鮮
渾淪罔測孰窺其全我之與公久契忘年歸來一笑
風月依然約我秋後蠟屐登山得書旬日遽聞飛仙
虛空失色萬口莫言公之所詣同地同天死生來去
實非變遷惜乎此道未能傳我哀萊遠出泉松則公
其鑒茲盃爐烟

判府趙閣學祭文

維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十二月乙亥朔十五日己
丑朝請郎直秘閣知溫州軍事趙汝鐺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遣迪功郎司戶參軍趙希隆致祭于故常州
知府寺正薛公之墓夫尚德遠矣扶教勵俗古人下
車蓋汲々爲不敢後也惟公孫幼自立有志當世學
本六經貫穿百氏贊猷制纂行峻守端試令嚴邑識
先倫究宥府薦矣前旒錫錫淮邦阻饑杖節補外振
業流民既居且安王心載欣進秩歸班才高論崇爲
時所忌再領州麾遽作長析我生最晚恨不同時竭

來假守景萊風規官廢有常阻拜公墓歸心曲形寓
誠樽俎尚饗

挽詩

朝散大夫權知溫州軍州主管學事莫濟

令代論儒學如君德最優是非千古事出入九家流
身後言猶在官卑志未酬僅令興禮樂端不復程仇

承議郎通判溫州軍州主管學事廖珪

大學傳伊雒深仁洪武昌設兵劉子政論事馬賓王
屢見溫綸寵頻懷輔郡重賽遽珠未究遺恨滿江鄉

迪功郎充溫州州學教授徐嘉言

卓犖才名四十秋屢遷良動宸旒傾河議論誰能敵
噫手功勳未肯休方快九霄摶鷙鶚俄驚長坂墜驊
騮天公歷吃六丁下著述文章盡卷收策矣
宦遊將適鄭公鄉 說騎門氣味長欲效然明界陳
語那知叔向罷登堂毗壇不試新分竹雲木空瞻舊
艾棠天不慭遺何太早

迪功郎溫州司法參

奧學傳伊洛生平盡此心多聞推子貢一唯妙曾參
知識皆文武才猷冠古今斯人若斯疾吾黨恨尤深
至理窮微妙經綸特緒餘郢城當蔡倫准自得安居

慷慨陸公奏詳明胃理書令辰悵理玉慟哭滿鄉閭
朝來卸新權發遣廣德軍主管學士何伯謹
剴切憂時論慈祥濟物心胃生年尚少平子應何深
徒抱經綸志誰聞訃音音翔風傳推撫雅不淚沾襟
迪功郎新差盛提舉製造御前軍器所觀正
眼看嘉禾谷斤擁竹路凄凉誰不哀高論每聞前席
聽讜言曾欲抽簪回青鎖果見龔公嘗被遺隱者宗者陳時之龕晚乃
迪於從宜不能平其策眞業待乞西人莫知也舅莫埜悲徐儒衆從者史業者多
丁一改時儒效俗傳今若此答：福善悠哉
迪功郎溫州司戶參軍陳挺才

耆舊襄陽傳風流月旦評此翁光閒出當代総銷殺
遺事皆迎刃遊談可代兵孰知死諸葛英氣凜如生
晁董科名累向雄利祿儒惟公博洛學處世類齊掌
胡外嚴兵戍神幾析使符悅然成昨夢一吊東徐留
從政郎溫州錄事參軍錢俶
早悟傳心學精微達本原讀書殘萬卷落筆動千言
狐邑驗英畧流民感聖恩類之雖可痛自有不亡存
佛矣萬人傑精神運五兵議也謀甚玩料敵志尤明
諜學唐劉氏淵源漢賈生斯文嗟遽喪哀
月潭凱龍友三首

鎮不出窮巷龍曾演場間衣傳袁道深夢接邵堯夫
四十年全未三千行豈無飄然何太速慈救莫生舅
士龍不應科昆好周易學
贈列文章妙分攜六見秋真書藏相府循吏說湖州
不作三公入同誰八極遊朔風吹壯淚應滿稱池頭
士龍有近龍友赴西宗數序今曾孫相公府外有子才而美知君死不亡力
主徒有驗兵法豈無妨玉樹新埋後金丹舊湧泥魂
兮來止此極樂在西方士龍深于內典使者技兵亦知佛法云
徐定
今古名流特地奇生平學術得眞師糟將營業爲操

鎮論切周唐入致施經理速換歸使節撫循中道稱
瑞慶堪驚四十成埋玉嘆息謀期有未爲
宋右奉議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庠皇不仕
祖強立皇仕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
父徽言皇士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
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
祿始類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公舍
人皆第進士昌言爲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

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于朝秦公檜相定和議合人
廷爭移春中寒疾卒母胡人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
六歲而孤撫于侍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侍制宦遊
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
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其道人年十七荆南安撫
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釋說
紬繹絕不治科舉業有德君子袁溉道潔繙六經河
南程先生聞蜀薛史名未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
親炙々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相授受最約蓋如此
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繇是蓋自敘則見秦

蜀制置蕭振辟公爲屬部將有很訴統制者公當以
犯階級法幕中或欲縱之公以軍政爭不見聽去盡
其祿直買書以歸爲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錡蜀
鎮鄂諸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令見三千五百弓戶
緞財五十人土軍十有九人宜早爲備因陳屯田分
戍保伍以寬民力之策會有　旨營田一卒二十畝
縣官盡征之公告郢守宋似孫曰是非漢屯田之謂
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惰游不從軍役
不素知田家事旣之緣訟必不樂曩時王彥營田湖
外遣二十將請者十有八而況盡征之乎且察民在
原缺

首帥糧舟十艘氣聲甚張渡江來歸者數千家江西
侍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虛幕
府官以待比其入也欲以公朝　行在所轉運判
官王逨劾罷信陽守攝撫軍事既解任爭欲辟留者
滿考改官公並辭不就其後營田二千卒田二頃歲
得穀六百石廩錢乃七十二萬米一百八十石闕遠
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諸大軍其費
視民間買穀若相十士苦之往々道棄穀去償又墾民
之水利而爲其害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虜亮
既斃明年蔡果不守尋復議和　朝廷於此亦棄

唐鄧封畧止於汚南矣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本之
經必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宿成里胥披籍次第
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爲行宜視其强弱其堪一
役其堪其役於其末自任其人具歲月序當役以付
案々任之付錄事錄事任之乃差々已有訟不均舉
其稱俾訟者自覆視五民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
爲隊若干隊爲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
旗各爲色槍杖皆中度令各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
徼遇非常死事者爲棺斂之復其家若干田租三歲
總首得與令相問報專達不關縣胥巡尉非縣檄毋
原缺

請從曰吾知縣出矣吾何敢處是役也露次不驚訖歸不情道邊耕稼下無跡邊民謂閱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宅所臣處民吏皆化服類此調夔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薦名公懇求之官不報於是 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審本務細務親鞍馬以權為經本末倒植況動煩宸衷國論靡定權移近密家職日輕降胡侍從之虞稱職罔能之術意有所偏患生不察臣願 陛下以靜養浩畧小圖大選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網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司之常務所弛騁之細務

況猾待時安往不發其二冗官冗兵周官惟六漢列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使增員浸多有職益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 國朝以來置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牧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冗官此也唐方鎮之兵今廂軍是周世宗及 太祖皇帝增置禁旅今禁衛與諸州禁軍是
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藩係將禁軍是
大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大軍是

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惟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吏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苟得其冗吏張不驚頑 陛下處之何如毋憚難也其三虛稅武昌絕戶屋租房而租在德安岳飛牛租牛亡而租在永嘉海塗滷滷之田田亡而租在凡此悉宜蠲除以惠貧下當是時 上志在中原王公炎方數進見語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辭曰 聖上天資英特群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從俛倖功利夸言以蠱聽今俗皆曰中庸大學陳編廢闕然物不兩大心無兩處天地之道

忽畧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升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比至王公再見援說邊關事公曰既曰論兵需當辟以孫子始計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畏意不可謂災異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國九古人心忍去之時賢誰能辦之況今三衙御前舊率略盡江南白丁何以待久常平錢米所在虛數以此饋師其能繼乎兵驕人困或未免蕭墻之悔即幸勝之方上勞
廟筭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

後曰如　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
維揚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吞下肥北峽之隘
廬江之徑武昌之近新息稀歸之北商於子午南達
梁洋沔兆東近咸茂用兵所從忽不之偷然而獻計
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　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
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　上復召審察公固辭其
友人秘書省正字劉翔以君命相屬公雅意廣恥
道鮮自一介不宜非薄遂白丞相陳守公後卿曰周
公寄以戲對封諸侯開武王不敢玩人心之鄭侯身
追亡將移漢祖嫚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

卷之三十五　三五

有如假令以匹夫之節一感　上意亦足以報陳
丞相兌虔公允文相益趣發不辭自名命下公請之
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下有八月而後就道
至數日則欲引去倖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簿方虔
公銳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兵自臣觸者甚衆守經不
阿或被罷斥公見之晚獨異幸一救聽始從容引書
吾君説趙相閔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
未廣置勛不善丞相亦矍然為敬嘆之乃反覆切論
徼功太速興事太輕速與速換輕則中廢經濟天下
當與天下士圖之陸陸鄰天嗜利自市試迹前事今

皆反繆顧公易慮勉終毋為後悔會江湖荐饑民乞
准甸運州又有言歸正人相屬者　上命帥臣漕臣
共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名公問所當施行俾條
列所議遣使公皇恐謝不敏且言事難偷度因以問
因疏數端一請戒帥漕毋以遣使使者可遍州審留
循行本周已及春夏二新民未見便報勞苦州縣百
役為是鄉故鄉與長居之心宜略如係吳屯田都尉
故事自立營壁他縣使勿與三宜先定要束諭以闢
地而已縣官一無科罰以故陝西弓箭手法復其
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乞民所須皋令穀

卷之三十五　三二

價視物價稍昂以便糴既藏乞所為後備因言若辟
屬吏若移用錢米若括隱田盜事體大必遣使非選
擇重臣持節漕帥州縣何以協使異日可　旨以公
將命亦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寓山谷依大姓問今
使者出必拘攜特聚城邑抑食於縣官率有累萬之
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錢一得
以便宜調度　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敢辱得
旨以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
是歲道七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
抵廬安布宣　天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

抵安豐以東來者畧已隸主戶矣即撫勿徙沙窩以
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閲審度山澤曠地以
為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梢江保巢湖而備黄州
古郛城也路直垂孤置莊旁近要衝寇不能潛師徑
度廼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黄東北
置二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戶三百四十有四口一
千九百九十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十有五為田三百
七頃八十有四畝耕夫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百四
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百四十
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戶屋二間二夫牛一頭犂耙鉏

犂鏝鐮刀如牛數二牛犂刀一每甲二耬軸一車其
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為差廩米及
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占
若為隸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
明器具用使利廬舍有伍疆場端正場圃年收隨溝
路橋巷皆活修病醫死葬所謂輒得遠如故居廼請
還始大臣白遣數人各試其倫覆計畫往往設飾為
辭以上功天子雖不盡然之始惟閒畧庶幾式振效
公之行也至國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一十二
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者則五家先守宋端友更以

舊戶比新戶詭為奏甚者賊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
劾奏端友護救時端友進環列根抵連附實不可撼
動人皆危公奏上　天子獨怒下其事于理將窮
竟問治端友暴以憂死臻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
遣大臣類無從得事情之真於公齋安之請還也命
覈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對卒展盡
所見聞復　上所論州縣田簿其具而淮地實不加
闢臣輒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
耳而覆其產禍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
以聚人保境宜令刻請以倈遠民來者務得居者悉

失主容力耕將無曠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
文具總首空設蒐除苛簡循淮而南則有和糴則有
鐵炭則有建康草料之征勞逮塵邊以資江左守將
數易以苟姑苟一郡三邑二令罷憤險既非一不過
武者外台不可求欲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設
為而後外以肉薦報不思而出今而後外以難行寢
既為責實未免徇名則趨辨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
郤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抉欺
悅者察而不去言既上塹人多自營宵旰十年觀今

何補臣謂內治不修無以壯外惟冀責宰輔以坐論
其原收賢材以博圖其緒惠曉虛受以通塞闕　朝
廷正則疆場理矣惟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多敗
囊橐通爲援則遠之堅大爲間則小群彼其伺便辭
色占揣意鄉閒闊將迎莫狀其巧正行以邪僞直以
售佞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潛揚傷乃自不意一旦早
號揚廷雖出　肅斷喜怒威斂已歸私門齊成之强
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
證刑不行爲胡能禁欺　陛下誠幸聽臣無自立我
收骨鯁素欺熟察此非難廼敢骨鯁欺熟情狀上極

闕納讀奏至群臧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
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　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疏
治邊非是曰買馬近發習至盡爲虜將寄聲問故卒
索歸之國家何至是此而自傷體若是
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以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
幹板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廼者臣行過郡一夕
風雨隳樓五堵歷陽尚壁缺而居梁庳陋如故廼聞
有靡緡錢鉅萬而成城四千餘丈者　陛下安此取
乎　上問千秋澗河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澗
不勝舟比歸夏潦時至江湖合流渺然是將爲用

上曰聞亦險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斬車之水足
以制敵藉此爲險無乃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咎根
不除柳臣梁蔓左右迹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
陛下誠聖明償內覩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
注之智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弃士臣伏思念好名
誠人人好名是義何鄉不立上悅連言極是於所及
引士皆旌賞先是　上即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
自邊來覩者則曰薛公凡可爲國知無不爲而又注
意傾洽以聽罷行如響敢諫鯁真者相目矣敎日除
知湖州剝辭劉子論枓折不明示數輪送不即除藉

及祖宗分鎮强邊之法曰陝西爲五而統於水與河
北爲三而統於大名有塘濼方田稻田榆塞爲之險
城保寨鋪爲之防弓箭社弓箭手番族熟戶爲之羅
落宅路進成悉受節度幕府州縣惟所辟差自神祈
二氏外別塞則以三衙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爲之能
續攷驗立倫政府北分則守固勢運則情不隔夫捷
一則足以有爲賞明則知勸　光堯中興沿邊置鎮
茶鹽之外舉推與之俾以困圍討亡易此臣願按行
成憲求建鎮守統帥不限文武忠智是使且無拘廑
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爲斷辛棄疾對切曰方今缺

媢成俗舉世尚同巩觀設施推曰盡善偏辭先入異
議不斷百辟盈庭鼓成孤立是日奏罷上留語良久
公將退特温辭襃藉之大旨謂書生始息而辦事者
以苛為能煩卿輔郡冀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
師以事陛下惟中道爾　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
郡踰月户部奏言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塲務酒税雜
錢分隸不盡得自便恣用請吏為監司給之歷州縣
以凡日收錢揔寔係歷分隸否則劾聞令下吏相顧
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為當路言之其畧曰舊額凡
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隸四為糴本六為係省錢其

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是時州縣未病之之也
然亦寖尋於苛羨矣久之乃裒羨錢按數歲之最為
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為總制增撥三為在州錢愈非
舊比已復積有上供月樁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
移用降本竹木等錢料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
不足以應計且歲費彌廣郡用彌匱錄此塲務罄空
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䘏予民而不得騁若復
隸額外征掇其強半官隸自斂不給民病甚矣且以
湖之都務糴本係省初為錢二十三萬五千六百有
奇總自制之起為制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

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撥為錢
三十七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
凡四十萬八千錢有奇使今且得八十萬錢充入
經總制之額其餘為上供諸雜須錢且患若不足況
不盈此鄉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亡有約此推見
他邑庫盡然郡將安知如不得已宜以日收錢先椿
上供諸雜須之餘迺係歷分隸庶或可行不然不敢
奉　詔版曹恚遽廢胥伊持法條詣曹自辯公辦益
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迺寢前奏期無苛太
稅軍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緡錢二十一萬自

餘差武臣路鈐轄下至進勇效士一百七十有一員
軍員五百三十有一人其廩稍為緡錢距二十萬以
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緡錢五十二餘萬舊例為程歸
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緡七年有　旨減折丁錢
之半其以全輸聽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亡者十有
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子高估徒用錢二
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緡錢萬六千緡
僦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兢椽八十有三人不啻為緡
錢二萬明年　郊祀進獻賚予之幣齎亦以二萬緡
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闕緡錢十

有五六萬公曰是雖劉晏將奈何亟請于朝乞以市
直償民羅鐵乞以折帛紬絹錢撥除折丁錢乞太軍
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役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
隸後執拒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為敵雖或
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滿衆獨賴 天子
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厶人有林識他日
厶官闕員宰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厶人為之郡丞
趍時好干政引章遊之為易他丞審遣中使有所廉
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
歸志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除代一月章五

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公方鄉用人人期待行
所學不數月久勞于外還七日乃出守守七月罷〻
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暨後學哭之
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務事
唯謹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嶷然視聽不
側欬唾欲押發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
畫不行以草几筐筆硯衾枕屏帳皆有銘毫釐靡密
若若節無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欲信於家行推
於鄉亟真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公自六經之外歷
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

采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
之制務通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所自得精一矣
名流問質或往復累百言旨要與二大抵以古人小
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傳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數章
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說乃一切屏事忘言後已
高論虛而無卑者滯物卒不合合歸于一是為得之
請其書知為博之約也公木求聞達於人有一長者
務稱必倫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為斷為之嘗
掇拾管樂事為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
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錄有深語

若干卷集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性情說若干卷春秋
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一卷論語小學
若干卷資治通鑑的說止若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
卷餘未就公志五代史闕略修之亦未就若陰符握
奇山海經右文道德焦延壽易林及劉恕十國紀年
莊綽撰著詩林勵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之屬皆校
讐為之叙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亟依
先儒其校異書必辭剝其不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異
也初汝翼與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遣書待制自
言吾有女才且淑異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

之狐比歸公婦行皆應書公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遺衣服以斂書銘如古法能俛聽益不失公意云一子曰泫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十有二月壬申葬于吹臺鄉慈湖之原傳良丙戌丁亥歲受徒城南公乘閒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東書山閒屏公又過之問治何業踞已所以得對公曰吾濯吾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歲已丑冬送往候公具區湍上卒學茅茨一間聚書一千餘卷日致古次今其中明年秋試大學公適赴名於是鄉諸友及他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凡七八年間達公久者惟

公使淮守雲川時為然然亦卒不一二月書命輙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得如傳良今敢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學術者為狀餘不著謹　乾道九年十二月　日門人迪功郎新泰州州學教授陳傳良狀

宋右奉議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誌銘

東萊呂　祖謙

河東之薛有隆居閔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述其始既又家于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闕令之後遷焉裔孫庠以馴行聞于鄉上庠生強立始修闕補之舊績矣其祿蓋終江寧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祿大夫光祿四子嘉言尚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部教數文閣待制徽言起居舍人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學于胡文定公安國而雅為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守石本末最後秦相檜建興麿和起居自

殿拗互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狀鞠之任以官公幼迷事過江諸賢聞中與經理大畧已能識之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二三大將間事甚悉志尚犖犖與常兒異年十七從妻父荊南帥孫汝翼起辟書机宜文字汝翼善袁溉道潔虛郡齋迎致之公遂委已師焉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闕蜀隱者薛叟名晚遊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末至一郡並舍有叟旦荷芰之市午漏下輙扃其户道潔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像靜深問諸鄰則曰是鬻香薛翁不

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見且往陳所學禮叟漠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潔浸浪汚鄂間肆其學絕不為人道獨與公傾倒無所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潔語公伊洛秩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為其屬道潔擕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詆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潔於峽而公既出蜀矣謁鄂州武昌令武昌號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以之迎謂是邑久不可為子敢當之乎公曰猶志在

上者以縣為可為今知其不可為則可為矣願寬其銜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興發率以公顧獨不及唯論和糴始不見答欲解印綬去卒證其誠得罷公既獲乎上民賴以寬有所廢置皆爭趨和乃大治服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纔尺寸而不煩嚴而不迫虜亮未叛盟公曰其視要害前備禦輒不省及兵交稍稍即公咨計畫況圍方急公策之曰擣蔡則光解既而成閔克蔡果解圍適虜亮悉衆瞰江沿成閔還師入援時汪樞使澈重論判襄公告以閔得蔡有破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閔來虛下潁昌徑陳汝趙汴

都虜內顧且鶩潰粹此成業而聚屯相伏鮮克以濟不能用閔晝夜馳不捐舍後騎能屬者三之一而陳蔡新附諸城亦踵蹤復為寇矣江淮士者大抵無固志紛紛遑其孥繫為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遣誓與民俱死縣故多盜鐵冶營田蓄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沒其間所治郎縣吳故宮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盜上策莫如連保甲雖陸有事唯兼營者可不亂乃東訪求河北陝右弓箭手保甲法及唯西劉綱保伍要束討論甚具會有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

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馬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籍其身俾輪材共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習無登幕之節盡禁摘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延閱其尤者勞賞之閭里皆武力相高氣俗一變折制總別為己槍伏皆中度候望千趣不幸死者子稽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斯息遍百里盜為衰止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迎脅興發一以縣檄為驗環邑灕瀆不深夏潦渡道在事者病之役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生通衢傳呼總隊其畚鍤賦文尺三日而畢武昌自是無

水患多市火公戒諸隊鈎縄梯金各專其一暮夜倉
卒隨用而索甚速且盡火不能災縣治白鹿磯安樂
口皆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寸甲三百羅落之守
計定訖虜退人心不搖大軍之屯洲縣客主不相能
多為鬨暴公曲得其歡心不撓大軍之屯州縣客主
不相能多皆大喜且大賑誓死以報內郡發粟除逵
縣當鐸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
侵苦之道殣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輙
與親戚為死訣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
咎皆撫賦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觀與役夫

司苦樂病者挾醫護視始輕所負劇則皆死之增劑
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即安親令齊
一道上搖肩相差如引繩無鼓步趾跌觀者相與曰
此誰將軍部曲也乃整肅如是既而知武昌白丁祠
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
傷者一人餘皆全歸還畀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
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
婺州司理參軍名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顧遴三公之
選責以進人材張綱紀延直端之士與之講問學求
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事牧伯之任分為五六唯

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隸役因道逵方氏瘼甚悉
王相使前在鄂熟公治行及是新得政求炎求助於
公語之曰　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乃忽基根
本而奔走軍旅之間盡以仁義綱紀為主至於用兵
請俟十年之後即改宣義郎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
次具扈渴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
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是歲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
度江邊吏役奏淮北民多款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
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特節勞來老稚满車下為之
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

黃州故治東北以戶領屋以丁領田二丁共一牛犂
耙鉏鍪鑊鐮具六丁加一釜刀每甲耖軸二水車一
種子錢五千糜其家至食新罷凡為戶六百八十有
五分處合肥故黃邊等而合肥廬故黃三戶戶授二
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為田三萬七千八
十有四畝故黃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萬四千四百
五十有二畝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
民已有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
振業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之
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

麥田農鐵錢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墾築治鑄斲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覩公白吾非為今日利日也蓋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故黃賞古郛城地直蔡衛諸莊益韓則西道有屏蔽其措意深遠矣先祿宋端友自上招集北歸戶一百十八公至因始驗新民止五百餘皆保塞數年端友詭新舊戶為一籍以幸賞異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之者公亟舉奏端友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 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

卷之三十五　三十八

竟端友以憂死習為媒者皆悚而震恐相始不樂公矣故為多端庚公以緩其歸或迎公說見 上盡少自紬毋與當路者忤公曰 上達我視邊圉欲得利害之實吾而自惜惟嘗為上言者卒組陳之且曰臣根本其蔽不計而護為而後外圉莽報以不思而出合而後外以難行凑號為青寔未免狥名則趨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詼說者察而不去左右為欺蒙通為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其薦退人物曾非誦言奔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斲而

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可即墨之懲奈何以譽之人自若 上欣然聞納公復進口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 陛下誠聖明僅曰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人也又曰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繒隱匿自便閱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復得公晚道進官一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顧問細經奏請論薦皆報可聞者意公且

卷之三十五　三十九

用矣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懇到上慰勉爲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事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為不為變益害公合力撼搖 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民間或名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讎殺不顧公亟屏絶之死獄大減條境內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報土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為朋私為約無得輸主戶租賦為玟者或從史之公嘆曰郡國幸無事而鼠輩䪨頏已爾緩急之際將若何取其首惡黥竄遠民始知有奴主良賤之分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

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者遂者競裒斂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為歲額州用日削而共億稍斂校軍興前五六倍吏骫法擿抉無遺莫猶慮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司以己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無策相劾莫敢先公獨言于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罄空以取盈雖有本法吏思寬弛而不得若復額外任擬其強半郡調度額安所取殆復為他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錯然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改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

和糴實錢請更平直徙法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令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於有司明以病謁祠朝廷惜之都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未上以乾道九年七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官止奉議郎娶孫氏子泫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淳治喪程以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違里中觀法焉十二月壬申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周季絕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雖有牾有達有支有別千有餘端悅益一時見也國朝周敦頤氏程顥氏張載氏

與發揮之於是本源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第既盡晚出者或騖于空無不足以涉事羈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所授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六經地志斷章缺簡研索不遺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之其蹟參繹融洽左右逢原凡疆理卒乘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者聽其講畫枝葉扶疏縷貫脈連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蓋官適廣狹默寓之於簿領期會之間其倫或聯書經時而不知公為儒者也平生所際文武之職不同未嘗為町畦崖岸而去就從違之際守義不可奪言兵變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

可輕視為主縱見跌決軒豁洞徹之白律嚴飭雖倥偬札翰正楷無一倩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公為人平寬質確本於簡易行于敬恕而堅志強力又足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公而公則死矣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論著凡若九州圖志通鑑綱之屬葉方立而未究也在壬午先君子守黃公史江為令歸以公所為語禮謙固已瞿然自失後十載乃識公于朝一見莫逆如故友其葬也張淳既誌其壙泫復詩以揭之慮不能以文令既免喪不死矣其可不為公一言乎

詞曰

墜緒茫茫　獨宋諸野
有條有源　晝夜不捨
繄道之窮　匪其尚口
不耀其章　而躬自厚
出乎于長　于長于居
將一施之　乃沒元身
故吴之蹟　故邾之遺
既埋既平　其尚有稽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五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為恨蓋　程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為文雖富而猶有未脫藁者先程建安讓云早世其孤又幼藁中書因秘不復啟頃華文曹太傅持節東川嘗取

奏劄及簡牘等刊于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旦在外府丞出守臨汝至踰數月事稍閒因令師石弟從其家發篋中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鋟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為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灑掃應對而道存焉夫豈可離為二也儒者不作駐高者驚於空无故言道而不及物循霓者囿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歧分剔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及為儒者累嗟夫古今常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顧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程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畧矩而取長於事無不明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為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篇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去不肖為務奉使淮壖首正姦欺

亡罪而以忠實報
上出守苕霅抗綸經總制錢非法不患重為民困
卒以不合而歸則死矣蓋程祖之學有根有葉有
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
事業無非實學實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
之文可以槩見矣寶慶二年八月日姪孫朝請夫
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illegible]書于
仁壽堂

石湖居士詩集三十五卷（原缺卷三十五）

（宋）范成大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石湖詩集三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有吳郡志已著錄。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成大有集一百三十六卷。宋史藝文志亦載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與陳氏著錄同。而又有石湖別集二十九卷。又有石湖居士文集亡其卷數。此本爲長洲顧嗣立等所訂。乃於全集之中獨摘其詩別行。而附以賦一卷。前有楊萬里陸游二序。然萬里所序者乃其全集。不專序詩。游所序者乃其西征小集。亦非序全詩。以名人之筆。嗣立等姑取以弁首耳。據萬里序集乃成大所自編。考十一卷末有自註云以下十五首。三十年前所作。續得殘稾。附此卷末。其餘諸詩亦皆註以下某處作。是亦手訂之明證矣。詩不分體。亦不分立名目。惟編年爲次。然宋洪邁使金詩凡四首。其兩首在第八卷。列於邁使還入境以詩送之之前。其兩首乃在第十卷。列於何溥挽詞之後。邁未嘗再使金。則送別之詩。不應前後兩見。又南徐道中詩下註曰。以下赴金陵漕試作。則是當在第二卷之首。不應孤贅第一卷之末。或後人亦有所竄亂割併歟。成大在南宋中葉與尤袤楊萬里陸游齊名。袤集久佚。今所傳者僅尤侗所輯之一卷。篇什寥寥。未足定其優劣。今以楊陸二集相較。其才調之健不及萬里。而亦無萬里之麤豪。氣象之闊不及游。而亦無游之窠臼。初年吟詠。實沿溯中唐以下。觀第三卷夜宴曲下註曰。以下二首效李賀。樂神曲下註曰。以下四首效王建。已明明言之。其他如西江有單鵠行河豚嘆。則雜長慶之體。嘲里人新婚詩春晚三首隆師四圖諸作。則全爲晚唐五代之音。其門徑皆可覆案。自官新安掾以後。骨力乃以漸而遒。蓋追溯蘇黃遺法。而約以婉峭。自爲一家。伯仲於楊陸之間。固亦宜也。

序

予疇昔之晨與客坐堂上遥見一健步黃衣負一笈至庭下呼而詢其奚自曰自參政公范氏也發其笈公之文集在焉索其書讀之則公之子莘叩頭請曰莘不天不自實越而先公一夕奄忽棄其孤莘欲死而不敢者有先公付託之重任在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編其詩文數年成集凡若干卷遠將易簀執莘手而授之且曰吾集不可以無序篇有序篇非序篇寧無序篇也今四海文字之友惟江西楊誠齋與吾好且我知微斯人疇可以屬斯事小子識之若莘則何敢請而先公之治命不敢墜惟先生哀而諾之予執書抱遺編而泣

曰萬里與公同年進士也公先進至為朝廷大臣與天子論道發政坐廟堂進退百官而萬里環堵荒寒之士也何敢與公友公不我薄陋而辱友之萬里不敢拒公亦不敢以執政俟公也今忍死丁寧之託其何敢辭初公以文學材氣受知壽皇自致大用至杖漢節使強虜即其庭伏穹廬不肯起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驚有自階闥之嬖竊位樞臣者其勢方震赫公沮之竟不奉詔而去其所立又有不凡者矣若夫劌心於山水風月之場彫龍於言語文章之圃此吾輩羈窮酸寒無聊不平之音也公何必能此哉古語曰爭名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是二人者使之以此易彼或以彼易此二人者其肯乎哉非不肯也不願也非不願也亦各樂其樂也詩人文士挾其所樂足以敵王公大人之所樂不啻也猶將愈之故王公大人無以傲夫士而士亦無所折於王公大人今公乃自屏其所可樂而復力爭夫士之所甚樂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者其不多取乎然公之詩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公風神英邁意氣傾倒拔新領異之談登峰造極之理蕭然如晉宋間人物他人戛戛吃吃而不能出諸口者公嚬呻噫欠之間粹然談笑而道之則其詩文之工豈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謂也哉甚矣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體者或短於山林之味諧於時世之嗜者或漓於古雅之風牋奏與記序異曲

五七與千百不同調非文之難兼之者難也至於公訓誥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之刻深騷詞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任俠則太史遷至於詩大篇決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而不僒清新嫵麗奄有鮑謝奔逸儁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倡之鳴鳴而不可得也今海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於是文士詩人之難者易偏者兼矣其不盛矣乎嘻人琴今俱亡矣廣陵散今此聲遂絕矣惠子不生莊子不死復何道哉公之別墅曰石湖山水之勝東南絕境也壽皇嘗為書兩大字以揭之故號石湖居士云公諱成

大字至能世爲姑蘇人其世次言行職官則有少保大觀文大丞相益公周公之銘詩在紹熙五年六月十一日誠齋野客楊萬里謹序

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十倍他鎭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盼之間以是幕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施利惠農選將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幕府益無事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葢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雋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於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於是相與刻之而屬游爲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山陰陸游序

宋史本傳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戶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爲教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論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疊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

郎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令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遞增五分爲錢三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爲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并載書中不從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

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竟寢知靜江府廣西窘匱專藉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敝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止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宰相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

人多以爲非下有司議卒不易成大說舊法馬以四尺三寸爲限詔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　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閱將兵外修堡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爲戰三者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爲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柵分戍　結摽安靜砦發飛山軍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羣蠻使相疑貳俟禽文才以獻即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

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戍大力具其不可詔進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挂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於朝位至二府召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兩月為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賑飢民減租米五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靜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閒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紹興二年加大學士四年薨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於世

石湖居士詩集目次

吳郡　顧嗣協迂客
　　　　嗣皋漢魚　重訂
　　　　嗣立俠君

卷一
詩四十六首
卷二
詩五十四首
卷三
詩六十三首
卷四
詩六十七首
卷五
詩五十一首
卷六
詩四十三首
卷七
詩四十九首
卷八
詩五十二首
卷九
詩五十一首

卷十
詩五十九首
卷十一
詩六十五首
卷十二
詩七十二首
卷十三
詩四十四首
卷十四
詩五十四首
卷十五
詩六十九首
卷十六
詩六十五首
卷十七
詩六十九首
卷十八
詩六十首
卷十九
詩五十二首
卷二十
詩八十四首

卷二十一
詩六十首
卷二十二
詩四十二首
卷二十三
詩七十二首
卷二十四
詩七十首
卷二十五
詩六十三首
卷二十六
詩五十六首
卷二十七
詩七十九首
卷二十八
詩七十五首
卷二十九
詩五十首
卷三十
詩三十三首
卷三十一
詩五十一首

卷三十二
詩五十七首
卷三十三
詩三十九首
卷三十四 嗣出
賦六首
楚辭四首
卷三十五 嗣出
詞 [redacted]

石湖詩集三十三卷凡古今各體詩一千九百一十六首范文穆公手自編定宋嘉泰間其子莘等刻以行世合詩文凡百有三十卷明時曾已重刻而流傳頗少又有活板印本殘闕甚多今藏書家多有抄本而訛舛異同魯魚錯出吾友金子亦陶所藏從宋板抄得更為廣集諸家較勘精密可稱善本茲先刻其詩集以公諸同好卷帙前後悉依原本所編其間譌字如井亞木刊之悞亞為亞第靡波流之悞第為弟皆略為改正所有一二遗漫之處無從辨證姑闕之以俟攷外附賦楚辭一卷樂府一卷賦本在詩前今附於詩後者集以詩名從其類也嗟乎自文穆公至今四百有餘年矣而詩篇在是聲光爛然亦可以見吴下之風流其淵源至今弗絶也康熙戊辰八月中秋前一日依園主人謹識

石湖居士詩集目次 終

嗣協迂客
吳郡　顧嗣皐漢魚　重訂
嗣立俠君

行路難

贈君以丹棘忘憂之草青棠合歡之花馬腦遊仙之夢枕龍綜辟寒之寶紗天河未翻月未落夜長如年引春酌昔人安在空城郭今夕不飲何時樂

西江有單鵠行

西江有單鵠託身萬里雲猥為稻粱謀墮此鷗鷺羣朝遊楓葉杪暮宿蘆花根懷安浦漵暖忘記雲海寬忽有孤征鴻驚飛落江濱眼明見黃鵠解后傾情真羽毛雖不同意氣頗相親言鵠有六翮何不高飛翔水鳥不足羣朝暮徒啁喧相將乘風去一上盤秋旻渴飲顥露滋飢吸晴霞暾方知翂翂俊可以凌埃塵東風昨解凍春光暖如薰陽鳥當北鄉行止倏已分儻欲相逐去關山隔吳秦兩鳥竟分飛鳴聲動行人豈不有歲晚鴻當復來賓但愁山海闊岐路多糾紛復來失故道那得相知聞鴻歸有儔侶鵠住長悲辛

車遙遙篇

車遙遙馬憧憧君遊東山東復東安得奮飛逐西風願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潔月暫晦星常明留明待月復三五共盈盈

放魚行

水落塘枯魚臥陸小兒抱取不濡足昂鬣赤鱗赤垂頭背負玄鱗三十六家人滌砧不辭勞云有素書金錯刀嗟予贖放豈徼福忍把汝命供吾饕如今已脫張胡子好上龍門飲湖水不然崛起載飛仙切莫顛狂稱長史

晚步東郊

水墨依林寺青黃負郭田斜陽猶滿地片月早中天策策鴉飛急冥冥樹影圓西山元自好那更著雲煙

元夜憶羣從

愁裏仍萬徑閒中更蓽門青燈聊自照濁酒為誰溫隙月知無夢窓梅寄斷魂遙憐好兄弟飄泊兩江村

登西樓

少年豪氣合摧鋒青鬢朱顏萬事慵嗟昔四愁無夢到及時一笑有誰供詩情飲興如雲薄草色花光似酒醲千里春心吟不盡下樓分付晚煙鐘

不寐

南風釀畢濕滑滑病履舄竟日隱几坐拳局不得通丹田恍澒洞銀海眩眵黑脾弱頻跨鞍臂強如運甓合體聽酸嘶莫夜輒增極奏牀不得眠耿耿到明發黃妳共住久來夢乃其職睡魔吾故人曩是不速客招呼各僶塞莫効尺寸力周公無由來咫尺今古隔彭尸不得去

罡騎無行色主客兩愁緒虛室浪生白人言老禪師兩
腳不到席茲事恐未暇但願了今夕平生北窗眠栩栩
即聖域睡傻吾所慕行歩亦蘄息

河豚歎

鮑生藜莧腸食事一飽足腥腐色所難況乃衷酖毒彭
亨強名魚殺氣孕慘黷既非養生具宜謝砧几酷吳儂
眞差事網索不遺育捐生決下箸縮手汗顔僕朝來里
中子饞吻不待熟濃睡喚不譍已落新鬼錄百年三寸
咽水陸富肴蔌一物不登俎未負將軍腹爲口忘計身
饕死何足哭作俑者誰與至今走末俗或云先王意除
惡如蘊蔌遂梟與毒獍歲歲參幣玉芟夷入薦羞蓋欲

殲種族生死有定數斷命烏可續適丁是時者未易一
理局黿鼎子公怒羊羹華元劬異味古所珍無事苦畏
縮騈頭訌此語戒諭祇取瀆聾盲死不悟明知諒已觸

續長恨歌七首

金杯瀲灔曉妝寒國色天香勝牡丹白鳳詔書來已暮
六宮鉛粉半春闌

紫薇金屋閉春陽石竹山花却自芳莫道故情無覓處
領巾猶有隔生香

聞道蓬壺重見時瘦來全不耐風吹無端却作塵間念
已被仙官聖得知

別後相思夢亦難東虛雲路海漫漫仙凡頓隔銀屏影
不似當時取次看

人似飛花去不歸蘭昌宮殿幾斜暉百年只有雲容姊
留得當時舊舞衣

驪山六十二高樓突兀華清最上頭玉羽川長湘浦暗
三郎無事更神遊

帝鄉雲馭若爲留八景三清好在不玉笛不隨雙鶴去
人間猶得聽梁州

雷雨鄰舍起龍

雨工遊事欲蟠泥帝遣豐隆執以歸連鼓一聲人失箸
不知挂壁幾梭飛

次韻唐致遠雨後喜凉

老陽作氣再三衰鼓竭之餘不支雨寨旗拔幟埽迹空
一點新凉破殘暑飛蚊薨薨已無奇蜻蜓翅淨摩天嬉
竹窗日暮轉蕭瑟喜有促織鳴聲悲

秋日二絶

碧蘆青柳不宜霜染作滄洲一帶黃莫把江山誇北客
冷雲寒水更荒凉

新秋病骨頓成衰不度溪橋半月來無事閉門非左計
饒渠屐齒上青苔

窗前木芙蓉

辛苦孤花破小寒花心應似客心酸更憑青女留連得
未作愁紅怨緑看

鄰里人新婚

冷艷頳容一笑開休將團扇更徘徊笠簑細寫歸舟字
彷彿遊仙夢裏來

過松江

長虹斗起蛟龍穴朱碧欄干夜明滅太湖三萬六千頃
多少清風與明月青鵐驚飛白鷺閑丹楓未老黃蘆折
誰將橫笛吁蒼煙無限驚波翻白雪洞庭林屋舊遊處
玉柱金庭路豈絕水仙逢迎掺脩袂問我歸計何當決
去年匹馬冗春寒今此孤蓬窘秋熱人生意氣得失間
輕重刎頭吹一吷莫將塵土涴朱顏却待丹砂回白髮

過平望

寸碧闊高浪孤墟明夕陽水柳摇病綠霜蒲蘸新黃孤
嶼乍舉網蒼煙忽鳴榔波明荇葉顫風熟蘋花香雞犬
各村落蕣籬近江鄉野寺對客起樓陰濯滄浪古來離
別地清詩斷人腸亭前舊時水還照兩鬢蒼

長安閘

斗門貯淨練懸板淙驚雷黃沙古岸轉白屋飛檐開是
間袤丈許舳艫蔽川來千車擁孤隧萬馬盤一坏篙尾
亂若雨檣竿束如堆摧摧勢排軋洶洶聲豗傴仄復
傴仄誰肯少徘徊傳呼津吏至幣蓋凌高埃囂囂議
征呌怒不可裁吾觀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爲聲利驅
小者飢寒催古今共來往所得隨飛灰我乃畤於人胡

爲乎來哉

榮木 并序

臥病十日綠陰滿庭因誦淵明榮木詩其序曰日月
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犁然有感乃和
其韻

薰風南來木榮於茲木榮幾時黃落從之逝其須臾坐
成四時今我不學殆其已而天旋地遊日月其根形息
氣徂不亡者存去鄉離家莫肯過門猗歟先師不我疵
陋寡衣示珠俾我復舊自我來歸十年不富孰蠹孰蠱
惟汝自疚冉冉榮木霜華將墜天黑路長屹蹤可畏諒
也不力奚取六騏脂車着鞭一息而至

兩木 并序

壬申五月臥病北窗惟庭柯相對手植綠橘枇杷森
然出屋枇杷已著子橘獨十年不花各賦一詩

枇杷昔所嗜不問甘與酸黃泥裹餘核散擲籬落間春
風拆勾萌樸樕如榛菅一株獨成長蒼然齊屋山去年
小試花瓏瓏犯冰寒化成黃金彈同登桃李盤大鈞播
羣物斡旋不作難樹老人何堪挽鏡覓朱顏頷鬚爾許
長大笑欹巾冠

綠橘生西山得自髯翁家云此接活根是歲當著花俛
仰乃十霜垂垂紛相遮芳意竟寂莫枯枝謾槎牙風土
諒非宜翁言豈予夸會令返故山高深謝汙邪石液滋

舊根山英擢新葩黃團挂霜實大如崆峒瓜當有四老人來駐七香車

道中

月冷吟蛩草湖平宿鷺沙客愁無錦字鄉信有燈花蹤跡隨風葉程途把斗槎君看枝上鵲薄暮亦還家

落鴻

落鴻聲裏怨關山淚濕秋衣不肯乾只道一番新雨過誰知雙袖倚樓寒

題山水横看二首

煙山漠漠水漫漫老柳知秋渡口寒盡是西溪腸斷處憑君將與故人看

霜入丹楓白葦林横煙平遠暮江深君看雁落帆飛處知我秋風故國心

瑞香花

萬粒叢芳破雪殘曲房深院閉春寒紫紫青青雲錦被百疊薰籠晚不翻酒惡休拈花蘂嗅花氣醉人醲勝酒大將香供惱幽禪恰在蘭枯梅落後

讀史

登壇策劉項叶盧料曹孫採懷取事業一一如印圖英豪蓋天資八極入控摶由來事成敗只繫手覆翻玉虹朝貫日劒氣夜燭天雖欲避功名何處蟄龍鸞我生後千載愚暗難具言長大但食粟閑凶不能文麥豆已難

辨褶梲固不分抱瓮灌園畦栽竿避城門智略類如此何以超雞籓龜刲始神筴木斷方犧尊朝市有機穽冠裳或鉗髠茲事定不吾其老泥蟠敢云善用短聊復強自寬

浙江小磯春日

客裏無人共一杯故園桃李爲誰開春潮不管天涯恨更捲西興暮雨來

代聖集贈別

一曲悲歌水倒流尊前何計緩千憂事如夢斷無尋處人似春歸挽不留草色粘天鶗鴂恨雨聲連曉鷓鴣愁迢迢綠浦帆飛遠今夜新晴獨倚樓

二月三日登樓有懷金陵宣城諸友

百尺西樓十二欄日遲花影對人閒春風已入片時夢寒食從今數日閒折柳故情多望斷落梅新曲與愁關詩成欲訪江南便千里煙波萬疊山

寒食郊行書事二首

野店垂楊步荒祠苦竹叢鷺窺蘆箔水鳥啄紙錢風媪引濃粧女兒扶爛醉翁深村時節好應爲去年豐

隴麥欣欣綠山桃寂寂紅帆邊漁葩浪木末酒旗風信步隨芳草迷途問小童賞心添脚力呼渡過溪東

初夏二首

清晨出郭更登臺不見餘春只麽回桑葉露枝蠶向老

菜花成莢蝶猶來
晴絲千尺挽韶光百舌無聲燕子忙永日屋頭槐影暗
微風扇裏麥花香

夏夜

脉脉情佳夜泠泠成浩歌儘無詩句子將奈月明何露
氣濃花重風聲入樹多清歡殊未厭桂影墮江波

與時敘現老納涼池上時敘誦新詞甚工

會心不在遠頃步便得之長風吹月來清影落半池屋
頭見木葉玲瓏剪琉璃紅塵絆兩足大笑兒輩癡老禪
挽我遊高論方軒眉潘郎忽鼎來談詩解人頤晚誦雲
髻篇渥渥餘春姿想見篇中人清潤如君詩笑我兩枯
木獨與三冬期

林元復輓詩

胸文呼嗟滿肚書十年名字滿江湖張公閱世詩千首
揚子傳家宅一區謾道春風須得意那知秋雨不成珠
自從雪魄氷魂散魯國今誰更服儒

戲贈少梁

屈膝銅鋪畫掩關薰爐誰伴夕香寒秋來合有相思字
會待風前片葉看

南徐道中 以下赴金陵漕試作

生憎行路與心違又逐孤帆擘浪飛吳岫湧雲穿望眼
楚江浮月冷征衣長歌悲似垂垂淚短夢紛如草草歸
若有一塵供閑戶肯將篾舫換柴扉

石湖居士詩集卷一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

望金陵行闕

聖代規模跨六朝行宮臺殿壓金鼇三山落日青鸞近
雙闕清風紫鳳高石虎蹲江蟠王氣玉麟湧地鎮神皋
太平不用千尋鎖靜聽西城打夜濤

金陵道中

山晚黃羊隨日下天寒白犢弄風歸愁埃百斛西州路
笑憶沙湖一棹飛

曉行官塘驛

篝燈驛吏喚人行寥落星河向五更馬上誰驚千里夢
石頭岡下小車聲

秦淮

不將行李試間關誰信江湖道路難腸斷秦淮三百曲
船頭終日見方山

重九獨登賞心亭

誰教佳節滯天涯強展愁眉管物華每歲有詩題白雁
今年無酒對黃花悠悠造化占斜日草草登臨記落霞
宇宙此身元是客不須彈鋏更思家

賞心亭再題

天險東南重兵雄百二算拂雲千雉繞截水萬崖奔赤
日吳波動蒼煙楚樹昏向無形勝地何以控乾坤

宿義林院

暝氣昏如雨禪房冷似冰竹間東嶺月松杪上方燈驚
鵲盤金刹流螢拂玉繩明朝窮脚力連夜斬崖藤

荆公墓二首

百歲誰人巧拙一丘底處虧成半世青苗法意當年雪
竹詩情
本意治功徙木何心黨禍揚塵報讎豈較行劫作俑翻
成害仁

十月朔客建業不得與兄弟上冢之列悲感成詩

歲已看成暮身今未得歸風塵孤淚盡霜露寸心違南
磵新流水西山舊落暉煙松應好在宿草定成非逝水

方東去浮雲浪北飛危魂先自斷不待更沾衣

白鷺亭

倦遊客舍不勝閑日日清江見倚闌少待西風吹雨過
更從二水看淮山

臙脂井三首

昭光殿下起樓臺拚得山河付酒杯春色已從金井去
月華空上石頭來
午醉醒來一夢非忽忽玉樹逐春歸臙脂却作千年計
不似愁魂四散飛
腰支旅拒更神遊桃葉山前水自流三十六書都莫恨
煩將歌舞過揚州

秦淮 并序

自金陵復泛秦淮宛轉數百曲世傳始皇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以爲金陵有天子氣乃鑿長岡引潮水入焉號曰秦淮逶迤屈曲不類人功故又傳爲龍所開也

祖龍驅羣龍蹴此萬丈溝雨工戀故棲十步九回頭至今秦淮曲蜿若春蛇遊舟師厭回互歎息倚柂樓維昔東巡初入極圍寸眸天端有佳氣鬱鬱東南浮上云當興王在後五百秋叱咤召六丁慘淡風雲愁鑿渠斷地脉自謂神與謀乾坤有端倪旦霽不可收大帝闢吴天定鼎臨江陬融融秣陵日始照十二斿經營暨六代兹

地稱神州乃知歷數定昧者徒私憂兹事故老傳未知信然不姑置勿重陳作詩歎遲留

九月三日宿胥口始聞鴈 以下歸崑山作

故人久不見乍見雜悲喜新鴈如故人一聲驚我起把酒不能觴送目問行李曾雲行路難空濛千萬里塞北多關山江南渺雲水風高吹汝瘦旅伴今餘幾斜行不少駐滅沒蒼煙裏羈遊吾亦倦客程殊未已扁舟貴年華短纜繫沙尾物生各有役冥心聽行止江郊匝地熟場圃平如砥歸期且勿念共飽豐年米

欲雪

烏鴉撩亂舞黃雲樓上飛花已唾人說與江梅須早計
馮夷無賴欲爭春

讀史三首

百歲紛成賁械機烏鳶螻蟻竟同歸一檠燈火挑明滅
兩眼昏花管是非

堂堂列傳冠元功紙上浮雲萬事空我若材堪當世用
他年應只似諸公

鏤冰琢雪戰毛錐畫餅聲名骨朽時汗簡書青已兒戲
峴山辛苦更沉碑

宴坐菴四首

油燈已暗忽微明石鼎將乾尚有聲衲被蒙頭籠兩袖
藜牀無地著功名

五更風竹鬧軒窗聽作江船浪隱牀枕上翻身尋斷夢
故人待漏滿鞾霜

粥魚吼罷鼓逢逢卧聽飢鴉上曉缸一點斜光明紙帳
悟知檐雀已穿窗

跏趺合眼是無何靜裏惟聞鳥雀多俗客叩門稱問字
又煩居士起穿鞾

青青磵上松送致遠入官

青青磵上松鬱鬱磵底柏松森上曾雲柏蹋抱幽石偃植雖不同臭味乃相得千霜與百雪偶立衆芳側衆芳豈不好歲晏掃無迹廣廈畢羣木萬牛挽山澤松材可世用拳援入王國草木豈有情亦復念離析君看此翠

柏鑄莫無顔色孤陰愁月夜獨額怨風夕蒼官何嘗歸
相望長相憶

除夜感懷

松楸百年哀霜露終歲悲天地豈汝偏鬼神諒無私孤
窮罪當爾我今怨尤誰噎絕夢自語伶俜影相隨豈無
一經傳攻坐五鬼嗤鑿枘共齟齬榛荊貫耘耔付昇昤
丘山奉承劣甚癯生男九族歡所願作門楣時命有大
謬生男竟何稗匏瓜覆桴腹蒲柳無其姿麼縮高顴頰
蕭騷短髮鬓貧病老歲月斗杓坐成移曉風凄以寒篝
幕相紛披月星炯我冠霧雨汰我衣煮蒿奉祠事苦淚
落酒卮逝者日已遠生者日以衰羸驂駕九折日暮抱

長飢岐路正憂絕耿耿誰當知

次韻唐子光席上賞梅

玉枝横斜照清空纖手撚香　公水部無人賡平去
後來我輩猶情鍾誰噴昭華送愁絕吁雲三弄怨斜月
徑須踏雪問前村莫待馬蹄如踣鐵春風壓盡百花橋
尊前仍有董嬌嬈惜無楚客歌成雪空有蕭郎眼似刀

夜行上沙見梅記東坡作詩招魂之句

玉妃謫人世乃在流水村天風吹嬋娟飄墮寂寞濱芳
心怨命薄玉色凄路塵佳人來無期日暮多碧雲溪聲
爲咽絕月亦低微攀相逢倦遊子一笑不復珍脉脉問
不語亭亭意彌真要我氷雪句招此欲斷魂蘇仙上賓

天妙意終難陳瑤柄忽傾墮曉嵐愁翠昏

次韻唐子光教授河豚

世間凡物美惡并江鄉未用誇吳羹清官洞房寒熱媒
深山大澤龍蛇生胡爽信美貽殺氣不奈吳兒苦知味
揚花欲動荻芽肥汗手死心揺食指食魚要是　黄粱
古來不必須河魴君看嗔腹似渾脫寧肯清甘隨芥薑
先生法語峻立壁讒評不使一錢直膨亨從此逝如場
坐令梅老詩無力懸知仙骨有青冥風香久已滌羶腥
大笑日華解毒法何如肘後餐霞經

題如夢堂壁

勃姑午啼喚雨鵓鴣曉轉留春片雲不載歸夢兩岑全

供客塵

曉起

簾額繡波蕩漾燭盤紅淚闌干夢裏五更風急愁邊一
半春殘

再遊上方

僧共老花俱在客將春雁同回范叔一寒如此劉郎前
度曾來

即事

醉袖籠鞭轉柳塘青門芳樹掩殘香誰驚翡翠雙飛去
柢有蓮花對斷腸

春晚即事

屋頭清樾暗荆扉紫萁斕斑翠莢肥春晚軒窻人獨困
日長籬落燕雙飛

春晚三首

陰陰垂柳閉朱門一曲闌干一斷魂手把青梅春已去
滿城風雨怕黃昏

客去鉤窻詠小詩遊絲撩亂柳花稀微風盡日吹芳草
蝴蝶雙雙貼地飛

夕陽槐影上簾鉤一枕清風夢昔遊夢見錢塘春盡處
碧桃花謝水西流

樂先生闢新堂以待芍藥酴醾作詩奉贈

芍藥有國色酴醾乃天香二妙絕世立百草爲不芳先

生絕俗姿風味本無雙年來悟結習欲試安心方天魔
巧伺便作計迴剛腸多情開此花艷絕溫柔鄉道人爲
一笑正爾未易忘呼童芟荷芷擇勝闢軒窻啼鶯不愁
思遊蜂亦猖狂百年彈指頃共此過隙光朝爲春條綠
暮爲秋葉黃把翫尚無幾況以憂愁妨願言秉燭遊迨
此春宵長

題城山晚對軒壁

一枕清風夢綠蘿人間隨處是南柯也知睡足當歸去
不奈溪山留客何

題城山挂月堂壁

百疊煙鬟得眼明坐來心跡喜雙清秋陽滿地西風起
猶有啼鶯四五聲

姑惡 并序

姑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東
坡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此句可以泣鬼余
行苕霅始聞其聲晝夜哀厲不絕客有惡之以爲此
必子婦之不孝者予爲作後姑惡詩

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辭姑言婦惡定有之婦言姑惡
未可知姑不惡婦不死與人作婦亦大難已死人言尚
如此

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雨驟至霆奔龍挂可駭

隤雲曖前驅連鼓訌後殿嫛嫛失高丘擾擾暗古縣白

龍起幽蟄黑霧佐神變盆傾耳雙聵斗暗目四眩帆重
腹逾飽櫓澀鳴更健圓渦暈雨點濺滴走波面伶俜愁
孤鶯颭閃亂飢燕麥老枕水臥秧稚與風戰牛蹊岌城
沉蟻隧洶瓴建水車競施行歲事敢休宴呷啞嘯簧鳴
轣轆連鎖轉駢頭立婦子列舍望宗伴東枯駭西漬十
涸驚尺溉嗟余豈能賢與彼亦何辨扁舟風露熟半世
江湖徧不知憂稼穡但解加餐飯過憐老農苦敢厭遊
子倦

題畫卷五首

鬢落秋江水石明高楓老柳雨灘橫君看疊巘雲容變
又有中宵雨意生

欹傾棧路繞山明隔隴人家犬吠聲無限白雲堆去路不知誰識許宣平

春陰十日溪頭暗夜半西風雨脚收但覺奔雷吼空谷遥知萬壑正爭流

暑雲潑墨送驚雷坐見前山驟雨來今夜一凉千萬里更無焦卷與塵埃

秋晚黄蘆斷岸江南野水連天日色微明魚網鴈行飛入蒼煙

六月七日夜起坐殿廡取凉

畏暑中夜起出門月露清晶熒卧銀漢錯落低玉繩網戶閑妙香石樓棲古燈風從何處來殿閣微凉生桂旗儼不動藻井生上征榱桷共突兀鬼物相枝撐彭魮鐵柱杖磔磔棲燕驚俗人豈解事鼻息春雷鳴大星送曉來四窓炯微明顥氣滌肌骨栩栩兩腋輕乘風欲歸去驂鸞勑青冥却恐方平知浪得狡獪名

中秋卧病呈同社

人間佳風月浩浩滿大千俗子不解愛我乃知其天以此有盡姿翫彼無窮妍受用能幾何北溟一杯然天公尚齟齬不肯畀其全卧病窘詩料坐貧羞酒錢瓊樓與金闕想像屋角邊如聞真率社勝遊若登仙四者自難幷造物豈我偏

秋日雜興六首

我友蓬蒿士却埽謝四鄰内無三尺童外無雙蒲輪豈非騏驥姿執轡難其人無衣可御冬忍寒待陽春仰雲發永歎夜作寒螿呻參戶勸之起懷寶善自珍

秋月耿清夜秋風捲曾雲佳哉爲誰歟定爲我與君莫嫌酒味薄聊復相歡欣

夕陽下桑柘餘暉挂西山西山在何許冉冉紫翠間緑雲無朝昏緑蘿竟暄寒昔與霞上人同跨雙飛翰上凌紫霄峰下弄白石湍風吹墮渺莽及此行路難佳人應望子我豈真忘還

秋高氣彌清歲晏天雨霜繁枝各病緑況乃枝上香向來不勝春渺在無何鄉樂極定自悲誰歟此更張春秋無終窮榮落殊未央

嫣嫣芙蓉花秀出清霜晨衆卉已昨夢孤芳若爲新寒蜂無復飛一笑聊自珍誰令嬋娟姿墮此寂寞濱絶世貴獨立後時莫酸辛回風佐小舞薄日生微醺即事亦足樂何必桃李塵

蒼筠如蒼玉卿是琅玕姿竭來西窓下死生付汙泥蟲緣有病葉土瘦無新枝太陽豈我偏擔影爲蔽虧昔如松柏獨今作蒲柳衰暮夜風雨急歲晏誰與歸

屋東雙梧桐婉娩無真姿朝爲春風條暮爲秋霜枝夜久風葉鳴驚鵲一再飛梧桐不足愁會有明年期人老真可歎寧復遊冶時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

石湖居士詩集卷三

擬古

彎環樓前月掩抑樓上人人月不得語相看兩凝竚西
窓回紋機織徧錦字春聊可自持歡何由將寄君

立春日郊行

竹擁溪橋麥蓋坡土牛行處亦笙歌麴塵欲暗垂垂柳
醅面初明淺淺波日滿縣前春市合潮平浦口暮帆多
春来不飲兼無句奈此金燔綵勝何

次韻漢卿舅即事二絶

風捲南枝一夜休孤芳寧肯爲人留淡粧素服真成夢
落月横參各自愁

萬木垂垂欲改柯根萌焦渴奈春何晚來破汗南風壯
會有溪雲載雨過

晚湖

東風吹雨晚潮生疊鼓催船鏡裏行底事今年春漲小
去年曾與畫橋平

一篙

一篙新綠浦東西雪絮漫江鴈不飛宿雨纔晴風又轉
片帆那得及時歸

碧瓦

碧瓦樓頭繡幙遮赤欄橋外綠溪斜無風楊柳漫天絮
不雨棠梨滿地花

題記事册 庚午

劃破虛空一劒閒六根同轉上頭關如今宴坐菴中事
政在凡夫道法間

暮春上塘道中

店舍無煙野水寒競船人醉鼓闌珊石門柳綠清明市
洞口桃紅上巳山飛絮著人春共老片雲將夢晚俱還
明朝遮日長安道慚愧江湖釣手閒

江上

天色無情淡江聲不斷流古人愁不盡留與後人愁

餘杭道中

落花流水淺深紅盡日帆飛繡澒中桑眼迷離應欠雨

麥鬚騷殺已禁風牛羊路杳千山合雞犬村深一徑通
五柳能消多許地客程何苦鎮怱怱

陳侍御園坐上

愁眼逢歡春水明詩情得酒春雲生花梢蝴蝶作團去
竹裏鵓鳩相對鳴邂逅浮生此日好纏綿俗累何時輕
擘牋沫墨乏奇句擫笛當筵慚妙聲

獨遊虎跑泉小菴

苔徑彎環入茅齋取次成蔓花緣壁起間草上堦生宿
雨松篁色新晴燕雀聲筒泉烹御米聊共老僧傾

王希武通判挽詞二首

當代名臣後惟公奕世賢及親三釜養遺子一經傳業

石探奇字芸香絹斷編堂堂今不見塵迹自依然
事契從先世姻聯亦近親遠爲重壞去婁斷十年鄭物
理眞飄忽家聲正隱轔門闌可三戟何止駟車云

劇暑

赫赫炎官張傘　赤帝騎龍安得雷轟九地會令雨
起千峰

次韻時敘

新春殘春一夢間夢中兀兀長閉關今朝出門春已去
但見新笋齊屋山作詩惜春聊復爾春亦何能與人事
間心如絮久沾泥但愛日長添午睡

夜宴曲　以下共二首效李賀

金麟噴香煙龍蟠玉燈九枝青闌干明璫　帶湘簾斑
風幃繡浪千飛鸞舞娥紫柚如弓彎雲中一笑天解顏
銜杯快卷玻瓈乾花樓促箭春宵寒二十五聲宮點闌

神絃

雙娥一去三千秋粉篁春淚凝古愁神麗悲鳴老龍怒
水爲翻瀾雲爲留素空逗露晚花泣神官行水鱗僮濕
潮聲不平江風急蒼梧冥茫九山立

樂神曲　以下共四首效王建

豚蹄滿盤酒滿盃清風蕭蕭神欲來願神好來復好去
男兒拜迎女兒舞老翁翻香笑且言今年田家勝去年
去年解衣折租價今年有衣著祭社

繰絲行

小麥青青大麥黃原頭日出天色涼姑婦相呼有忙事
舍後煮繭門前香繰車嘈嘈似風雨繭厚絲長無斷縷
今年哪暇織絹著明日西門賣絲去

田家留客行

行人莫笑田家小門戶雖低堪洒埽大兒繫驢桑樹邊
小兒拂席軟勝氈木臼新舂雪花白急炊香飯來看客
好人入門百事宜今年不憂蠶麥遲

催租行

輸租得鈔官更催踉蹡里正敲門來手持文書雜嗔喜
我亦來營醉歸耳牀頭慳囊大如拳撲破正有三百錢

不堪與君成一醉聊復償君草鞋費

緘口翁　張達夫大卿酒尊名緘　不爲緘口客令復掛之

君子取中道常在語默間多言固自貴不語良獨難此
翁身如鄭文淵辯如懸河思如泉適來緘口欲挂壁囁
嚅畏客翻可憐君不見東家玉壺本弟兄叩之猶解語
分明願聞坯渾甚深義定自能令一座傾

春思

沙際綠蘋滿樓頭芳樹多光風入細戶羅幕生繡波前
年花開憶湘水今年花開淚如洗園樹傷心三見花依
舊銀屏夢千里

次韻漢卿舅臘梅二首

垂垂瘦萼泫微霜剪剪纖英鎖暗香金雀釵頭金蛺蝶
春風傳得舊宮粧
湘袂朝天紫錦裳光風微度絳霄香壽陽信美無仙骨
空把心情學淺粧

宿東寺二首

淡天如水霧如塵殘雪和霜凍瓦鱗織女無言千古恨
素娥有意十分春
一聲黃鵠夜深歸栖雀驚鳴觸殿扉北斗半垂檐闕外
風檣渾欲上雲飛

範老前歲相別約歸括蒼便游四明今不知何
地暇日有懷

春色重來意未闌故人一去肯復還括蒼洞天埽舊隱
補陀海岸尋神山杖屨雲煙遠遊樂衣裳風雪行路難
鴻飛冥冥鷗浩蕩安得置之雞鶩間

癸亥日泊舟吳會亭

去年春盤浙江驛湛湛清波動浮石今年春盤吳會亭
冥冥細雨濕高城天邊作客風沙裏今年去年成老矣
客心古井冷無波過眼人情亦如水憶昔三生住翠微
偶來平地著征衣山中故人應大笑扁舟坐穩何當歸

時敘火後意不釋然作詩解之

潘郎曉衾夢蘧蘧舞馬竟與融風俱前驅炎官後熱屬
席捲不貸淵明廬（淵明有火後詩）君家十年四立壁震風凌雨
啼妻孥平生白眼蓋九州閉戶不納結駟車清貧往往
被鬼笑付與一炬相揶揄井堙木刊烏鼠拮汝則暫戲
吾何辜天闕悠悠虎豹怒叱閽上訴非良圖作詩聊復
相料理甑墮已破空踟躕浮生適來且適去況此茅屋
三間餘埽除劫灰得空闊新月恰上東檐隅幕天席地
正可樂為君鼓旗助歌呼

題湯致遠運使所藏隆師四圖

欠伸

春風吹夢驀江飛行盡江南只片時深院無人自驚覺
夕陽芳樹乳鴉啼背立粧臺髻鬟懶鏡鸞應見茸茸眼
不須回首更嫣然劉郎已自無腸斷

倦繡

偎兒弄媛緣堦走花氣薰人濃似酒困來如醉復如愁
不管低鬟釵燕溜無端心緒向天涯想見檣竿檣脚斜
槐陰忽到簾旌上過却尋常一線花

倚竹

輕薄人情翻覆手冰容却耐幽居久關中舊事逐春休
付與新人莫迴首目送斜陽忘却歸竹風搖曳翠羅衣
君看脉脉無言處中有杜陵飢客詩

嗅梅

雪意勒花愁未解背陰一朵寒先退東風還是去年香
不比人心容易改宿酒瞢騰正耐春花枝人面兩時新

相看好作風流伴只恐花枝却妒人

晚步

排門簾幕夜香飄燈火人聲小市橋滿縣月明春意好旗亭吹笛近元宵

題開元天寶遺事四首

御前羯鼓透春空笑覺花奴手未工一曲打開紅杏蘂須知天子是天公

謝鬡舞袖貴妃絃秦國如花虢國姸不賞纏頭三百萬阿姨何處覔金錢

朝天車馬詔頻催斲得新湯未敢開忽報豬龍掀宇宙阿瞞虛讀相書來

剝啄延秋屋上烏明朝箭道入東都宮中亦有風流陣不及漁陽突騎粗

讀甘露遺事二首

神理人情本不同絕憐鼠輩倖元功天公盡假毛𫛞助成敗都懸反掌中

上林輦路草青青誰向憑高議聖情謾展東封圖畫看不如醲酒亂平生

半塘以下二十首城西道中

柳暗閶門逗曉開半塘塘下越溪回廻煙擁棹船船過芳草緣堤步步來

楓橋

朱門白壁枕彎流桃李無言滿屋頭牆上浮圖路傍堠送人南北管離愁

橫塘

南浦春來綠一川石橋朱塔兩依然年年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繫畫船

胥口

扁舟拍浪信西東何處孤帆萬里風一雨快晴雲放樹兩山中斷水粘空

香山吳王種香處

採香徑裏木蘭舟嚼蘂吹芳爛熳遊落日青山都好在桑間蕎麥滿芳洲

上沙

水邊犬吠隔疏林籬落蕭森日半陰繫杏鎖紅春意淺晚梅飄粉暮寒深

天平寺以下天平山

舊遊彷彿記三年壽飲題詩夜滿山山上白雲應解笑又將塵土涴朱顏三年前至先見與余同唐少梁登山絕頂此歸迷路捫蘿而下夜已午主僧散遣童秉炬求余三人久而莫得以爲已仙也是夜宿寺中聯句達曉東坡曰自從有此山白石封蒼苔何嘗有此半將去復徘徊至今往來於余心

白雲泉泉色正白蓋乳泉

龍頭高啄嗽飛流玉醴甘渾乳氣浮捫腹煑泉烹鬬胯眞成騎鶴上揚州

山頂

翠屏無路強攀緣我與枯藤各半仙不敢高聲天闕近人間漠漠但寒煙

山徑 以下高景山

雲根新徑絡山腰暗綠交陰宿露飄行到竹深啼鳥鬧鵓鳩老怨畫眉嬌

泉亭

收拾風煙鎖翠微亂山窮處結巖扉青天不盡鳥飛盡吳楚川原似衲衣

金氏菴 菴廢無人居

醉墨題窓側暮鴉蔓藤緣壁走青蛇春深有燕捎飛蝶

日暮無人埽落花

平雲閣 以下南峰

背倚天峰湧化宮橫空閣道掩雙虹火雲六月應奇絕青瑣玲瓏八面風

鐵錫 支道林道物

八環流韻寶枝鳴古鐵無花紫翠明莫道閒人容易振泉飛石落鬼寰驚

放鶴亭 亦道林故事

石門關外古亭基樹老藤枯野徑微放鶴道人今不見故應人與鶴俱飛

馬跡石 傳云道林騎白馬升天遺跡今石上雙蹄儼然類時淶者復人爲小塔識其處

跨馬凌空亦快哉龍腰鶴背謾徘徊遊人欲識仙蹤處但覓蒼崖白塔來

金沙 沙中數金燦然人或煉取多不成

莊嚴福地守靈仙不爲人間計子錢一掬斕斒光照眼路傍饒棘枉流涎

龍母廟 以下澄照寺

孝龍分職隸湘西天許穿親歲一歸風霆春春擷桃李山中寒食尚冬衣

白蓮堂

古木參天護碧池青錢弱葉戰漣漪忽忽遊子忽忽去不見風清月冷時

白善坑 鑿山成井深數十丈復轉爲隧道以取之危險不可逼視

銀鑛玉璞紫金精犯難窮探亦有名白堊區區土同價吳儂無事亦輕生

石湖居士詩集卷三

石湖居士詩集卷四

賀樂文先生南郭新居

新堂燕雀喜竹籬挂藤蘿崩奔風濤裏得此巢龜荷西山放輿氣南浦供清波會心不在遠容膝何須多先生淮海俊踏地嘗兵戈飄飄萬里道芒鞵厭關河風吹落下邑楚語成吳歌豈不有故國荒垣鞠秋菰無庸說當歸到處皆南柯卜遷不我遐一水明青蘿閉戶長獨佳奈客剝啄何會令蒼苔石屐齒如蜂窠

歲旱邑人禱第五羅漢得雨樂先生有詩次韻

海山之湫龍所宮濺瀑下赴聲琤琮碧幢大士何許主處此匹練飛冥濛偶然宴坐百千劫神力悲願俱無窮

向來火雲扶日走沙煎日爛千山童陸渾風高煽熱暑涇川草肥間雨工萬口替替叫此士爐燎未吐誠先通暮塵捲地羊角暗朝霞横天魚尾紅商羊摩霄驀起舞居然一澍敵年豐人言佛陀入三昧斷取世界如旋蓬指麾釋梵駿奔走況爾風伯并雷公風騷老將亦贊喜筆陣獨掃詩壇空嗟余禽味不釋手一曲何啻歌三終

次韻時叙賦樂先生新居

愚士繁俗如囚奴至人遺形與化俱紛紜覺夢不可辨蘧蘧栩栩知誰歟百年如泡亦如電剛欲鑄鐵充門樞列仙之臞墮山澤一席三椽良有餘平生嶔巇百戰勇頓挫久已歸夷途光芒無用入詩句青天白日轟雷車

松煤餉紙妙揮掃芸香錦囊深貯儲紫露雙瓶春夜酔黃雲一稜秋田租誰能摶扶北溟海攷爾歸卧南陽廬鴻飛冥冥隔雲雨弋人可慕不可呼

病中夜坐呈致遠

似霧如煙夜氣浮鵂鶹驚睡起搔頭含風竹影淡留月著雨蛩聲深怨秋萬事心空癡已慣百骸歲晚病相投便當採藥西山去脚力蹣跚怕遠游

戲題藥裹

捲却絲綸颺却竿莫隨魚鱉弄腥涎須知別有垂鈎處枯海無風浪拍天

夜歸

竹輿伊軋走長街掠面風清酔夢廻曲巷無聲門戶閉一燈猶照酒壚開

田舍

呼喚攜鋤至安排築圃忙兒童眠落葉鳥雀噪斜陽煙火村聲遠林菁野氣香樂哉今歲事天末稻雲黃

戲題致遠書房

照叢菊曆蕩黃金歎架薇條半綠陰遁客已隨丹鳳詔但餘花草怨秋深

烏戍密印寺（烏戍卯今之烏鎭青墩今曰青鎭）

青墩溪上水平堤（烏墩東岸謂之青墩）絳瓦參差半掩扉（殿用純紅瓦色爛然）我與聖公俱客寓（聖翁本汀州白衣巖主號定光佛者達南夫知州載神像歸寄於寺）

之燚前香火舊然人傳帝子尚靈威寺有昭明太子祠勝緣踵躡三重
障東佛閣三邊不成今據見村取次成之猶珠勝志士平勤十載歸鐘樓乃一僧發心東
奐爲齋走川廣得錢二萬緡凡十年復見而歸積始成花木禪房都不見但餘蝙
蝠晝羣飛僧房皆爲狹門深洞極暗行百餘步不辨人

月夜泛舟新塘

溪上清風柳萬重綠煙無路月朦朧船頭忽逐回塘轉
一水迢迢却向東

客舍

轂擊肩摩錦繡堆朝聲洶洶暮聲催忽然憶起長橋路
天鏡無邊白鳥廻

病中夜坐

村巷秋春遠禪房夕磬深飢蚊常繞髩暗鼠忽鳴琴藉
薄寒相中稜稜瘦不禁時成洛下詠却似越人吟

秋芸有春綠

秋芸有春綠疎籬照孤芳清霜早晚至何草能不黃掌
當念衰落政爾事容光及時且自好來日殊未量

三湘怨

牙檣疊畫櫓搖漾三湘浦佳人翔綠裾含顰爲誰舞搴
搴新荷葉愁絕煙水暮風雲忽飄蕩隱約聞簫鼓

夜發崑山

歲寒人壟戶霜重獨登舟弱櫓搖孤夢疎蓬蓋百憂但
吟今不樂豈計幾宜休慚愧沙湖月年年照薄遊

十一月十二日枕上曉作

竹響風成陣窗明雪已花柴扉吟凍犬紙瓦啄飢鴉宿
酒欺寒力新詩管歲華日高猶擁被蓐食媿鄰家

南樓望雪

夜月流瑶圃春風滿玉都籬疎先剝落樹密正模糊亂
點橫煙鴈驚啼失木烏醉魂方浩蕩風袖不支梧

除夜書懷

運斗寅杓轉周天日御回夜從冬後短春逐雨中來髩
綠看看雪心丹念念灰有懷憐斷鴈無思惜疎梅絮厚
眼生纈蔬寒腸轉雷燭花紅瑣碎香霧碧徘徊昨夢書
三篋平生酒一杯牀頭新曆日衣上舊塵埃搖落何堪

柳紛紜各夢魂隙光能幾許世事劇悠哉岐路東西變
羲娥日夜催頭顱元自覺懷抱故應開踴躍金何意青
黃木自災身謀同斥鷃政爾願蒿萊

戲答滄菴小偈

莫問前程事漂然海上舟命乖逢鬼國緣合遇蓬丘畢
竟非身計俱成錯路頭故鄉隨脚是流浪不知休

偶書

出處由人不繫天癡兒富貴更求仙東家就食西家宿
世事何緣得兩全

題立雲圖

堂下心如鐵菴中語似雷有人參此語三箇一坑埋

題日記

誰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亦夢中若向夢中尋夢覺
覺來還入大槐宮

題張氏新亭

水楊成幄翠相遮猶有東風管歲華葉底青梅無數子
梢頭紅杏不多花頻將鍊火炊香飯更引長泉煮鬭茶
約我詩成須脊壁莫嗔攲側似歸鴉

玉臺體

捲幔燈千朶鈎簾月半弓繡鴛翔瀝水金雀跂屏風細
意翻長袖多情結短封銅壺從婉娩玉珮正丁東

枕上

明月無聲滿屋梁夢餘分影上人牀素娥脉脉翻愁寂
付與風鈴語夜長

斑騅

斑騅別後月纖纖門外踈桐影畫簾留下可憐將不去
西風吹上兩眉尖

題傳記二首

莫將綵筆寄朝雲紅淚羅巾隔路塵說與東風無限恨
倩風吹斷去年春

綵舟歸去海山青寂莫瑤臺月自明啼雨落花春已盡
夢魂何必更多情

病中絕句八首

空裏情知不著花逢場將病當生涯蒲團軟暖無時節
夜聽蚊雷曉聽鴉

溽暑薰天地湧泉廖跧避濕挂行纏出門斟酌無忙事
睡過黃梅細雨天

石鼎颼颼夜煮湯亂拖芝术鬭溫涼化兒幻我知何用
秖與人間試藥方

病中心境兩俱降猶憶江湖白鳥雙一夜雨聲鳴紙瓦
聽成飛雪打船窓

檐頭排沓密如簾溪上層陰定解嚴最是看山奇絕處
白雲堆案擁青尖

夜合梢頭蘸紫茸葉葱頂上拆黃封去年團扇題詩處

依舊踈簾細雨中

盆傾釵建夜翻渠繞屋蛙聲一倍粗想見西堂渾不睡
明朝踏濕看菖蒲 謂硯老

晴色先從喜鵲知斜陽一抹照天西竹雞何物能無賴
如許泥深更苦啼

病中三偈

擾擾隨流無定期波停浪息始應知一塵不偶同歸處
四海無親獨步時苦相打通俱入妙病緣變入更何疑
霜清木落千山露笑殺東風葉滿枝

一交銷取萬黃金將病求醫在用心化盡此身成藥樹
不妨栽得病根深

莫把無言絕病根病根深處是無言丈夫解却維摩縛
八字高開不二門

雲間湖光亭

微風不動斂濤湍組練晶晶色界寒斜照發揮猶未盡
月明殘夜更來看

高景菴泉亭

峰頭揮手笑紅塵天入雙眸洗翳昏萬里西風熟秔稻
白雲堆裏著黃雲

晚入盤門

人語喇喧晚吹涼萬窓燈火轉河塘兩行碧柳籠官渡
一簇紅樓壓女牆何處采菱聞度曲誰家拜月認飄香

輕裘駿馬慵穿市困倚蒲團入睡鄉

九月三十日夜出關候致遠不至

風動便輕棹霜嚴怯弊裘青山蟠巨浸紅樹立滄洲月
黑鴈猶去燈寒人更愁煙松漫小岘何處問鳴騶

次韻致遠自毘陵見寄二首

黃鵠高飛碧落寒向來山水夢驚殘故情若問元眞子
依舊江頭把釣竿
新詞一闋話羈愁清似寒泉咽隴頭官下有誰同此
仲宣應是獨登樓

元日山寺

聽熟朝魚又暮鐘全將慵懶度三冬貪眠豹褥窓間日
怕擁騶裘陌上風登皈自憐行蹭蹬讀碑仍怪視蒙籠
少年豪壯今如此略與殘僧氣味同

題記事冊

北山山下小菴居佛劫仙塵只故吾八萬四千空色界
不離一法認毘盧

寄贈致遠并呈現老

草草家風節物新從來憂病不憂貧琴書稍覺浮生誤
香火惟知此事眞室裏談空思二士花間對影說三人
秪愁盧李分攜後別有箜篌一曲春

春後微雪一宿而晴

綵勝金旛換物華垂垂天意晚平沙東君未破含春蘂

青女先飛剪水花夜逐回風鳴叐壠曉成疎雨滴簷牙
朝暾不與同雲便烘作晴空萬縷霞

雪霽獨登南樓

雪晴風動晚來氷樓上奇寒病骨驚雀啄空檐銀笋墮
鴉翻高樹玉塵傾青帘閃閃千家靜黃帽亭亭一水橫
坐久天容却溫麗一彎新月對長庚

次時敘韻送至先兄赴調

梅柳欲動風作難行人意在飛鴻間一官遠遊門戶弱
百歲上策身心間胸次饒渠有廊廟夢魂巨使無江山
栽桃種杏須付我已辦鐵鎖遲公攀

上沙遇雨快涼

刮地風來健葛衣一凉便覺暑光低雲頭龍挂如垂筯
雨在中峰白塔西

自天平嶺過高景菴

卓筆峰前樹作團天平嶺上石成關綠陰匝地無人過
落日秋蟬滿四山

高景山夜歸

伊軋籃輿草露間夜凉月暗走孱顏忽逢陂水明如鏡
照見沉沉倒景山

白雲嶺

路入千峰一線通陸離長劒立天風五年領客題詩處
正在孤雲亂石中

偃月泉

松風竹露午猶寒知有龍蟠一㘭慳我欲今年來結夏
莫扃岫幌掩雲關

代人七月十四日生朝

秋入壺中玉宇鮮芝蘭桃李共熙然已饒瑞莢明朝滿
先借清蟾一夜圓北闕紫泥應道路東山紅袖莫雲煙
如今且醉江湖酒來歲城南尺五天

題金牛洞 洞在宣城之戍山前此蕪廢無聞自龔公尚書發之常有笙簫仙音之瑞

故鄉江吳多好山筍輿篾舫相窮年春風吹入江南陌
疊嶂雙峰如舊識聞道金牛叟孱顏古來鐵鎖高難攀
自從仙伯弭芝蓋鳳鞸鸞歌開洞天新詩勝說山中妙
我不曾游先夢到從渠弱水隔蓬萊雲山何處無瑶草

晚自銀林至東灞登舟寄宣城親戚

晚山障望眼脉脉紫翠横澄江巳不見況乃江上城結
束治野裝木末浮三星羸馬隴頭嘶小車谷中鳴亭亭
東灞樹綠綠綠浦明篙師笑迎我新漲没蘋汀徑投一
葉去雲水相與平聊將塵土面照此玻瓈清懷我二三
友高堂晨欲興風細桐葉墮露濃荷蓋傾凝香繞燕几
安知路傍情

讀唐太宗紀 平內難

宫府相圖勢不收國家何有各身謀縱無管蔡當時例
業巳彎弓肯罷休

弟兄相賊斁天倫自古無如舜苦辛掩井捐階危萬死
不聞親殺鼻亭神
佐命諸公趣夜褎爭言社稷要靈長就令昆季尸神器
未必唐家便破亡
建成回馬欲馳歸元吉行趨武德闈若使兩人俱得去
卻於何處極兵威
嫡長承祧有大倫老公愛子本平均只知世上尋常理
爭信英雄解滅親

重讀唐太宗紀 立晉王

父子情深苦亦深蓋天神武一沾襟想當拔刃投牀際
也憶海池舟裏心

承乾謀父保天年青雀圖兄亦兩全隱刺諸兒却孝戮
一私知隔幾山淵
更張聊欲允吾宗仁孝承家合至公天發殺機那可料
正投阿武禍胎中

石湖居士詩集卷四

石湖居士詩集卷五

復自姑蘇過宛陵至鄧步出陸

漿家饋食槿為藩酒市停驂竹麻門紅樹亭亭棲晚照
黃茅杳杳被高原飲溪有跡於莵過掠草如飛朴遲翻
車軌如溝平地少飽帆天鏡憶江村

題南塘客舍

閒裏方知得此生癡人身外更經營君看坐賈行商輩
誰復從容唱渭城

南塘冬夜倡和

然萁烘煖夜窗幽時有新詩趣倡酬為問灞橋風雪裏
何如田舍火爐頭寒缸欲暗吟方苦凍筆難驅字更遒
絕笑兒癡生活淡略無歲晚稻粱謀

游金牛洞題石壁上

仙翁舊游處琅璈韻靈曲至今有餘音玄鶴舞幽谷衆
真期我住歲晚芝田熟腰鐮從翁來篛雲跨飛鹿

淨行寺傍皆圩田每為潦漲所決民歲歲興築
患糧絕功輒不成

崩濤裂岸四三年落日寒煙正渺然空腹荷鋤那辦此
人功未至不關天

衮山道中

虎嘯狐鳴苦竹叢魂驚終日走蒙茸松林斷處前山缺
又見南湖數十峰

花山村舍
潦退灘灘露沙虛岸岸頹澗聲穿竹去雲影過山來柳
菌粘枝住桑花共葉開巷虛少來往門巷濕蒼苔
清明日狸渡道中
灑灑沾巾雨披披側帽風花燃山色裏柳臥水聲中石
馬立當道紙鳶鳴半空墦間人散後烏鳥正西東
寒食客中有懷
江郭花開也寂寥不須綠暗與紅殘疾風甚雨過寒食
白日青春吟大招芳景尚隨流水去故人應作綵雲飄
煙波千里家何在惟有溪聲似晚潮
南塘寒食書事

埂外新陂綠岡頭宿燒紅裹魚蒸菜把饋鴨鎖筠籠酒
侶晨相命歌場夜不空土風并節物不與故鄉同
周德萬攜挈赴龍舒法曹道過水陽相見留別
女弟
草草相逢小駐船一杯和淚飲江天妹孫忍使行千里
兄老那堪別數年馬轉不容吾悵望櫓鳴肯爲汝留連
神如相此俱強健綠鬢歸來慰眼前
高淳道中
路入高淳麥更深草泥露潤馬駸駸雨歸隴首雲凝黛
日漏山腰石滲金老柳不春花自蔓古祠無壁樹空陰
一箪定屬前村店裊裊炊煙起竹林

夜至寧菴見壁間端禮昆仲倡和明日將去次
其韻
杉松廡門森老蒼佛屋深夜幡花香借牀睡倒恍何處
夢隨潛魚聽鶯榔咿啞會語曉光淨窓寒草鳴朝雨凉
哦詩出門懷二妙春漲繞山湖水黃
行唐村平野晴色妍甚
煖日烘繁梅穠香撲征鞍雲煙釀春色心目兩駘蕩柳
眉翠已歸桑眼青未放茲遊定不俗前路八千嶂
嶺上紅梅
霧雨臙脂照松竹江南春風一枝足滿城桃李各嫣然
寂寞傾城在空谷城中誰解惜娉婷遊子路傍空復情

花不能言客無語日暮清愁相對生
浙東參政寄示會稽蓬萊閣詩軸次韻寄題二
首
仙翁來佩玉符麟綠髮無霜照碧筠永夜闌干千嶂月
清風揮麈七州春塵埃不隔壺中境功業猶關物外身
駕鶴莫驚兵衛峻主人元是白雲人
鰲背飛來紺碧浮人間還有小蓬丘不須擊水三千里
已歷中天十二樓羽駕舊曾將夢到芝田今合爲公秋
玉霄有客方東望竟欲乘風馭氣遊
外舅輓詞二首
植德千章茂硎材百鍊剛事功纔止此物理故難量應

序雲天遠蘭階雨露芳公無憾身後人自惜堂堂
幽介聯昏援門闌閲歲更方欣承燕几何意寫銘旌笑
語猶尋夢恩勤已隔生情傷到深處有淚不勝傾

天平先隴道中時將赴新安掾

霜橋冰澗淨無塵竹塢梅溪未放春百疊海山鄉夢熟
三年江路旅愁生松楸永寄孤窮淚泉石終收漫浪身
好住鄰翁各安健歸來相訪說情真

元夕泊舟霅川

蓮炬光中月自圓人情草草競華年最憐一夜旗亭鼓
能共鐘聲到客船

桐川郡圃梅極盛皆圍抱高木浙中無有

家住丹楓白䓬林橫枝一笑萬黃金玉溪園裏逢千樹
還盡春風未足心

牧馬山道中

土橋茅屋兩三家竹裏鳴泉漱白沙春色惱人無畔岸
亂飄風袖拂梅花

宿牧馬山勝果寺

佛燈已晴還吐旅枕纔安卻驚月色看成曉色溪聲聽
作松聲

游寧國奉聖寺

松梢臺殿鬱高標山轉溪迴一水朝不惜褰裳呼小渡
夜來春漲失浮橋

自寧國溪行至宣城舟人云凡百八十灘

波驚石險夜喧雷曉泊旗亭笑眼開休問行人緣底瘦
適從百八十灘來

次韻宣州西園二首

苔茵無地著紅塵花草含芳一笑新不待東君能剪刻
相公筆力挽回春

星芒垂耀筆林寒河漢波流硯滴乾棐几松牕入三昧
一篇詩就一杯殘

晚步西園

料峭輕寒結晚陰飛花院落怨春深吹開紅紫還吹落
一種東風兩樣心

送端言

東君留戀一分春蜂蝶闌珊燕子新桃李無情空綠徑
市橋楊柳送行人

早發竹下

結束晨裝破小寒跨鞍聊得散疲頑行衝薄薄輕輕霧
看放重重疊疊山碧穗吹煙當樹直綠紋溪水趁橋彎
清禽百轉似迎客正在有情無思間

小潤

石礙珠旒濺灘平霧縠鋪小童能好事繫馬斷菖蒲

次韻子文探梅水西春已深猶未開水西謂歙
溪而黃君謨州學記云頻江地卑蓋此水為浙

之源正可謂之江也

孤山山下小斜橋客魂曾共暗香飄五年不踏西湖路想見黃昏清淺處如今憔悴古江干豈有幽芳伴倚欄臘盡雪殘春不至坐令愁裏眼長寒霜稜未貸千林槁門外風饕人欲倒斟酌芳心正怯寒有情真被無情惱

後催租行

老父田荒秋雨裏舊時高岸今江水傭耕猶自抱長飢的知無力輸租米自從鄉官新上來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却病骨雖寒聊免縛去年衣盡到家口大女臨岐兩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復驅將換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次韻子文衝雨迓使者道聞子規

夢魂翻蝶翅鼻息吼鼉鼓喚起治曉裝馬嘶童僕語汩泥涸鳬鶩衝愧黃鵠舉狠吟蔽隔池浪發桔槔圃啼鴂撩客心鈎引著何許請歌蘇仙詞歸耕一犂雨

奉題胡宗偉推官攬秀堂

城外屏峰雲百疊城裏看雲筇杖頰山盤自與人爭秀明滅煙霏難應接南鄰范叔骨相寒不如騎曹知愛山晨霞儻可救枵腹丐君分我入朝餐

次韻太守出郊

曉裝緹騎踏芳辰江為安瀾露浥塵棨戟前驅留住月笙簫後備帶行春魚龍水面金杯滿鸞鵠山頭綵筆新聞道將軍寬禮數不辭酩酊吐車茵

曉出古巖呈宗偉子文

曉風生小寒嵐潤裹巾屨宿雲埋樹黑奔溪轉山怒東方動光彩晃晃金鉦吐千峰森隱現一氣濟回互平生癖幽討解后飽新遇那知塵滿甑晨炊午未具不愧忍飢面來尋古巖路稻粱亦易謀烟霞乃難痼持此慰飢腸搜枯尚能句

積雨蒸潤體中不佳頗思故居之樂戲書呈子文

門外泥深蘸馬鞍墨雲未放四維寬前山忽接後山暗暑雨全如秋雨寒夢裏江湖三歎息醉中天地一憑闌

斗升留滯休惆悵枳棘從來著鳳鸞

簽廳夜歸用前韻呈子文

簿書堆裏解歸鞍我亦蕭然嚮勤寬爐篆無風香霧直庭柯有月露光寒閒思喜鵲填河鼓靜數流螢繞井欄明日又驅官裏去從教白鷺侶紅鸞

聖集詩說少年俊遊用韻記其語戲之

京塵紅軟撲雕鞍年少王孫酒量寬倚袖竹風憐翠薄捧杯花露怯金寒黃雲城上棲烏曲綠水橋邊鬭鴨欄別後相思惟故物壁煤侵損扇中鸞

次温伯用林公正劉慶充倡和韻

前山後山梅子雨屯雲日夜相吞吐長林絕壑望不到

時有樵歸説逢虎奔溪朝來忽怒漲夾岸柳梢餘尺許
屋頭未放濃嵐散苦憶清風況瓊宇客行落此亂山中
但欲尋人訴羇旅比鄰解后得清士君宇津津佳笑語
杯行起舞出新句我氣已衰聊復鼓明年與君杭太湖
扁舟踏浪不踏土沉沉玉柱閟仙扃矯矯虹梁浮水府
目力無窮天不盡却笑向來誰縛汝

次韻温伯夜坐今日忽得舍弟到杭消息喜見
於詞

長風吹月來影碎竹間觴良宵坐窘東媿我塵外友平
生煙霞興碑兀上南斗頗亦契三三未省計九九迷塗
入簿領鄉心幾回首嗟子季行役舟拂漲溪柳凌晨雙
鵠鳴戲占得無咎何當從汝去履綦尋蕙畝

再次韻呈宗偉温伯

官居數椽間局促如笈鞴幸鄰詩酒社金薤對玉友貞
清廊廟器偉望配山斗(宗偉自號真清居士)行當侍紫極槐棘位
三九館舍有奇士(謂温伯)高文粲參首倡酬猥及我雙松
壓孤柳生活從冷淡幸免眷與咎相從結此夏何異歸
隴畝

次韻温伯納凉

日斜猶畏暑吏退合偷閑霞散紅綃薄溪迴碧玉彎伴
人惟羽扇娛客欠風鬟且復哦新句相嘲飯顆山

雨凉二首呈宗偉

誰扶病客起龍鍾恩在盆傾一雨中問訊九關何路到
擬牋歡喜謝天公

驚雷隱地送凉颷起舞看山不自持説與騷人須早計
片雲催雨雨催詩

明日復雨凉再用韻二首

東山朝日濟冥濛一片雲生萬壑中宿雨未蘇焦卷盡
又煩箕井喚雷公

濺沫排簷散萬絲顛狂風篠要扶持恩深到骨吾能報
急賦新凉第一詩

次韻慶充避暑水西寺

佳晨出西郭仰視天宇清樂哉曠士懷浩浩吞四溟新
漲忽勇退籬落粘枯萍風幡招客遊曠望隔蘋汀僕夫
屬清深竹輿疎亭亭波翻石虆落尚帶蛟龍腥華堂入
松竹德人占聚星脫帽飛羽觴頹放解天刑時當行火
令草腐亦化螢炎官紛陸梁空飛赤雲軿遥知隴上耘
暴背愁白丁兹遊豈易得未用歎沉冥

送滕子昭續溪罷歸

天馬西極來目力盡九寰執轡者誰歟墮此空谷間草
深石齧足一躍度孱顔長風送逸駕蕩蕩登虎關五雲
清都上白日開帝閽鈞陳動光彩球琳鏘珮環亦復念
舊草依然歎鶩頑紅塵起天末可望不可攀

石湖居士詩集卷五

次韻温伯謀歸

官路驅馳易折肱官曹隨處是愁城隨風片葉鄉心動過雨千峰病眼明一飽何須害世味寸田久已廢吾耕羨君早作歸歟計屈指從今幾合并

次韻温伯雨凉感懷

窮士病且飢古今同一流身安腹果然此外吾何求判司誠卑官未免塵甑憂窮山更痒暑憊卧不舉頭二物交寇我生世真如浮晨朝墨雲作疾雷破山丘排擔忽飛溜蛙蟈鳴相酬朱冠領熱屬横潰輸一籌新凉蘇肺氣踏濕登城樓好邀雲雨仙長袖按梁州吹水添瓶罍淨洗千斛愁何從有此段沐廳冷如秋但覺詩思生爽氣入銀鈎章成竟何用知能救窮不湯子亦旅食回望家還羞倡手敢不和共作商聲謳

次韻子文雨後思歸

斷雲將雨洗松篁昨夜癡龍起蟄藏人自無情孤樂事天猶有意作新凉尊前不見凌波襪樓下空聞拜月香萬事安能盡如願且來相伴壓糟牀

次韻温伯苦蚊

白鳥營營夜苦飢不堪薰燎出窗扉小蟲與我同憂患口腹驅來敢倦飛

慶充自黄山歸索其道中詩書一絶問之

嘶驕如電馬如雷知是婆娑醉尉迴常日錦囊猶有句況從三十六峰來

曉出古城山

落月墮眇莽殘星澹微茫竹輿亂清溪飛蓋入嵐光松檜霧靄濕桑麻風露香空翠滴塵纓何必濯滄浪山家亦早作迨此朝氣凉林深無人聲木末炊煙蒼離離瓜芋區肅肅東粟場田園古云樂令我思故鄉墟市稍來集筠籠轉山忙吏事亦挽我歸路盤朝陽

李深之西尉同年談吳興風物再用古城韻

李侯昔遊吳蓮舟鏡蒼茫風鬟與霧髻共濯玻瓈光采花不盈舫日暮雲水香還登縹緲樓羅襟酒淋浪卷箔納星月踏筵按伊梁安知有恨事但恐蒹葭蒼風吹落窮谷草深麋鹿場高岡苦炎熱游子悲異鄉尚喜簡書省期會無怱忙猶餘作詩苦消瘦如東陽

七月五日夜雨快晴

豐隆坎坎夜伐鼓霊湫老龍撇波舞褰雲掣電上清空倒捲天潢作飛雨向來炎官作夏旱萬里彤霞烘玉宇豈惟牛馬困蚊蝱壠上行人口生土我從雪浪葉舟來不謂山城熱如許天公知我愁欲病施與一凉蘇逆旅稍聞水繞屋除鳴不覺星從雲罅吐千山濯濯淨鬟髻缺月娟娟炯眉嫵浮生此景萬事足但欠清歌對芳醑天上秋期正多事趣駕星橋跨銀渚人間四者自難并

莫妒黃姑迎織女

次韻宗偉温伯

冉冉流光迫歲餘青林日夜向人踈雨滋巖桂重堆粟（新安木犀秋暮再花）風折庭蕉又獻書適客解蘭思婉娩先生彈鋏厭清虛一塵不立渾輸我即境心安是故廬（宗偉新議婚温伯病起無聊故有解蘭彈鋏之語）

再韻荅子文

浮生飽外莫求餘羈旅東來計已踈肩聳已高猶索句眼明無用且繙書百年子莫占元緒萬法吾今付子虛惟有登臨心未厭黃山聞道勝衡廬

道見蓼花

秋風裊裊露華鮮去歲如今刺釣船歙縣門西見紅蓼此身曾在白鷗前

次韻温伯種蘭

靈均墮荒寒采采紉蘭手九畹不留客高丘一迴首嵲嵲路孔棘悽愴肘生柳遂令此粲者永與窮愁友不如湯子遠情事只詩酒但知愛國香此外付烏有栽培帶苔蘚披拂護塵垢孤芳亦有遇洒濯居座右君看深林下埋沒隨蕭莠

次韻子文

幻塵久已破狐涎身世誰能料鼠肝暮夜雨收千嶂出晨朝風卷四維寛我今無事不如夢君豈有心猶覓安但促小槽添壓石龍頭珠滴夜珊珊

次韻知郡安撫九日南樓宴集三首

雙旌暮捲小春容畫棟雲生笑語中但覺山光侵酒綠不知日脚染溪紅控臨縹緲疑無地指點虛無欲馭風誰遣玉蟾催騎吹歸來人影在朦朧

珠履參陪北海觴仍邀擁節舊中郎碧城香霧連天暝黃葉霜風捲地涼佳節轉頭論聚散清波從古閱興亡明年重把茱萸醉公在叢霄貢玉堂

斯民鄒魯更豐年雅道淒涼見此賢萬隴登禾新齋色千村鳴柝舊寒煙鏘金絕世詩情妙倚劒凌空隸墨鮮（太守新題南樓牓）珍重北窻山六六使君名與汝俱傳

晚集南樓

浪隨兒女怨萍蓬笑拍闌干萬事空宇宙勳名無骨相江山得句有神功掉頭莫覷秋高鶚留眼來賓日暮鴻懶拙已成三昧解此生還證一圓通

賞雪騎鯨軒子文夜歸酒渴侍兒薦茗飲蜜漿明日以詭同游戲爲書事邀宗偉同作

溪山四時佳今日更奇絕天公妙莊嚴施此一川雪飛花浩如海眩轉塞空闊水西萬珠樹玉塔照銀闕碧溪不受凍長灘瀉清咽漁舟晚猶汎樵檐寒未歇懸知畫不到未省詩能說歸來強搜句冰硯冷於鐵不知嚴夫子迎門生煖熱梅香不可耐（梅即侍兒小名）但覺酒腸渴蜜融

花氣動茶泛乳膏發寧辭春笋寒爲暖花瓻滑骨騰畫
屏暖喚起眼餘纈笑我獨何事作此淡生活想像高唐
賦何如徑排闥

從聖集乞黃巖魚鮓

截玉凝膏膩白點酥粘粟輕紅千里來從何處想看船
浪帆風

從宗偉乞冬筍山藥

竹塢撥沙犀頂銳藥畦粘土玉肌豐裹芽東縕能分似
政及萊蕪甑釜空

雪後守之家梅未開呈宗偉

夜溝凍殘雪檐溜粘輕冰破寒一笇日春隨人意生端

葉再三白南枝尚含情定知司花女未肯嫁娉婷官居
苦無賴一笑如河清落木露荒山寒溪繞孤城朝暮何
所見雲黃叫飢鷹東風不早計愁眼何當明北鄰小橫
斜蘚地可班荆憑君趣花信把酒摭瓊英

次韻温伯城上

閉戶成癡坐扶藜得意行樓臺浮霽色市井碎春聲雪
盡小橋出煙消千嶂生病多無脚力遥羨落鴻輕

知郡安撫以立春日揭所書新安郡榜南樓之
上曉雪紛集邦人以爲善祥遂開宴以落之輙
賦長句一篇以附風謡之末

碧瓦朱甍上牛斗妙墨新題森鐵鈕使君筆力挽春來
一夜飛花暗梅柳南山與樓相對高向來千載爭雄豪
八分三字一彈壓衆峰戢戢如兒曹人間盛事天不隔
急催此雪成三白未論千古福邦人先卜明年滿囷麥
東風酒面吹凝酥不辭醉倒歸相扶短歌萬一傳樂府
湛輩亦與公名俱

次韻知郡安撫元夕賞倅廳紅梅三首

春入林梢一再風破寒勻染費天工雖然媚蕩新粧別
只與横斜舊格同午枕乍醒鉛粉退曉奩初罷蠟脂融
後來顏色休論似夾路漫山取次紅

真色生香絕世逢煙光池面雨溶溶楚鄰不待施朱好
虢國翻嫌傅粉濃晴日暖雲春照耀温風霽月夜春容

酒闌且駐紗籠看慢破團團一壁龍
司花一笑爲誰開知道朱幡得得來蹤影有情當洞戶
篤香無語墮空杯風生翰墨留連看月入笙歌次第催
來歲如今翻舊唱五雲叢裏望三台

新安絕少紅梅惟倅廳特盛通判朝議召幕僚
賞之坐皆有詩亦賦古風一首

華燈收盡江梅落別有横枝照林薄天教閒苑染芳根
小住山城慰蕭索騰騰醉後酒紅醺淡淡粧成笑靨新
斟酌東君已傾倒爲渠都費十分春別乘胸懷有風月
催喚清尊洗愁絕花知主客得不凡一夜光風融絳雪
樓頭煙暝吹單于花梢挂星光有無歸來境熟落春夢

夢入鎖香紅綺疏

胡宗偉罷官改秩舉將不及格往謁金陵丹陽諸使者遂朝行在頗有倦游之歎作詩送之

凍雲埋山天冥濛北風無情雪塞空道傍人稀鳥飛絶
問君東遊何忽忽君言薄官淡無味免俗未能聊復爾
我評茲事一鴻毛因行且看佳山水陵陽樓閣壓高城
煙屏百疊雙流橫(宣城疊嶂樓雙溪閣)姑孰江亭更奇絶濃黛兩
抹長眉青(當塗蛾眉亭望東西梁山如雙眉)山形成龍復成虎六代遺
蹤供弔古(謂金陵鍾山石頭)大荒莽蒼江水黃雨淚風煙眇吳
楚(賞心亭雨花臺所見)却浮一葦下長川浮玉低昂波貼天(長蘆真州
寺浮玉丹陽金山也)梁溪南岸小停橹一酌人間第二泉(無錫惠山陸子
泉)閶門峨峨過吾國(姑蘇僕故里閶門北門也)姑蘇臨波照金碧太
湖三萬六千頃上有垂虹跨南極(吳江長橋三高亭鴟夷子在焉)我家
越相尚神遊試從煙浪訪扁舟問訊白鷗相記否謂言
久客不勝愁歛紅三尺長安道九重城闕乾坤繞西湖
山寺浙江樓君昔曾遊今更好故人客館中天開非君
誰上黃金臺挽着天衢五雲上却望江湖如夢迴萬境
何如一丘壑幾時定解冠裳縛幔亭山下桂叢深清社
向來都寂莫(幔亭清社皆宗偉舊隱故事)

黃伯益官舍賞梅

一杯何處洗愁顏黃法曹家玉樹寒翠袖撚香留客看
春風都在小闌干

次韻朱嚴州從李徽州乞牡丹三首

佳人絶世墮空谷破恨解顏春亦來莫對溪山話京洛
碧雲西北漲黃埃

歙浦煙山蟠萬壘釣臺雲日擁千章兩侯好事洗寒
寶檻移春入燕香

閬風苑裏司花女肯作山腰水尾來十二玉欄天一笑
只今歸路五雲開(時傳使君有召命)

送琴客許揚歸永嘉

烏帽休衝九陌埃瘦藤定約到秋迴龍湫鴈蕩經行處
斷取松風萬壑來

送李徽州赴湖北漕

徂徠千丈松閱世聳絶壁高標上霄漢峻節貫金石惟
有孤生竹亭亭附微植月夜借清景春朝分秀色託根
未渠央萬牛挽山澤昂藏轉江湖奧路入王國明堂五
雲上一柱屹天極可望不可攀清都與塵隔依然此清
士空山淡愁顏悲吟發清籟搖蕩風雨夕

送通守林彥強寺丞還朝

鴈蕩之山天下無奔岸絶壑不可圖地靈境秀有人物
新安府丞今第一紛綸草木變暄寒竹節松心故凜然
窮山薄宦我無恨識公大勝荊州韓梅風漲溪綠如酒
曉插檣烏上南斗只今廣廈論唐虞斟酌正須醫國手
秀眉津津雙頰丹想看鳴佩翔九關諸公倘欲持公議

莫遣此賢思故山

送温伯歸福唐約婦且約復游雲川

攬秀堂前一笑傾都忘身世兩浮萍扶藜處處從君賞落筆時時得我驚荔熟閩山勞夢想蘋香苕水約逢迎祇愁誤入桃源後從此車輪四角生

次韻宗偉閱番樂

十日閒愁盡掩關起尋一笑共清歡罷休詩社工夫淡洗淨書生氣味酸盡遣餘錢付桑落莫隨短夢到槐安繡鞾畫鼓留花住剩舞春風小契丹

題漫齋壁

漢陰無械可容機歲晚功名一衲衣槁木閒身隨念懶浮雲幻事轉頭非三彭已罷庚申守五鬼從教乙丑歸富貴神仙兩俱累此心安處是真依

四月十六日拄笏亭偶題

轉午聞雞日正長小亭方丈納空光綠陰一雨濃如黛何處風來百種香

次韻即席

留連銀燭照金荷腸斷華年一擲梭月姊有情難獨夜天孫無賴早斜河晶晶霜夜寒生粟衮衮風帷細湧波鵶鶻曉啼鳴鵲散許多佳景奈愁何

五月聞鶯二首

桑陰淨盡麥頭齊江上聞鶯每歲遲不及曉風鶗鴂子迎春啼到送春時

一聲初上最高枝忙殺啞啞百舌兒老盡西園千樹綠却憐攬眼正迷離

知郡檢討齋醮禱雨登時感通輒賦古風以附輿頌

六月火雲高偃蹇使君有意憐焦卷一封紅篆驛金龍雨氣倏隨爐燎滿風師避路雷車鳴石破天驚檐溜傾不知稻本頗甦否但覺溪聲如百霆稅駕朱旛未云久造化功成屈伸肘我評茲事與天通知公小試調元手清壇深夜賓衆真前驅霓旌後飈輪定有靈官識仙伯報道紫皇思侍臣

石湖居士詩集卷六

送子文雜言

陰谷雲低梅雨多黃山滌源溪湧波南風匝地送歸客雙槳下瀨如投梭嚴夫子君舉酒我其爲君歌萬山叢叢石鑿鑿官居破屋巢煙蘿杜鵑曉啼猿暮叫客行到此真蹉跎窮愁無復理一飲三歎息城東黌舍有佳人解后使我加餐食同鄉更同調目擊心已傳蟄蟲欲作雷奮地萬籟方寂風行山吹竽喚我醒連鼓相追攀飆車電轂不可輦但覺兩腋生飛翰狂歌不必終曲戲奕不必滿局有時不揖上馬去出門大笑驚僮僕窮鄉眼冷見未曾道上囁嚅相指目云此阨隘何以有二士直

恐翩翩路黃鵠廣文組解登王畿諸公貴人爭勸歸常日心期有定論贈行不惜重費詞腰金佩璐衆目好汗簡沉碑千載凝一尊有意重山嶽五鼎無心輕綱絲嚴夫子應領略別後頻書相發藥我旣爲萬頃之狎鷗君勿作九臯之鳴鶴

新館

露稻粘明疇風茅衮高浪荒煙暗白道行行亂蛩響日脚午未吐雲頭晚猶漲欣此半日凉籃輿走清曠病客不堪暑茲行天肯相蚊蟲埽無跡秋意滿千嶂稍尋泉石盟略撓簿書障鴒原定相念因風報無恙

臨溪寺

萬山繞蝸岭二水奔澒洞亭亭林中寺金碧燦欄楯解鞍得蒲團臥受瓦爐供少捐一炊頃暫作百年夢無人自驚覺幽禽正清哢倦客如殘僧無力供世用此行端爲山紫翠迭迎送漱井出門去驚塵撲飛鞚

盤龍驛

鬧雞一唱罷占斗三星沒天高月徘徊野曠山突兀暗蛩泣草露怨亂語還咽凉螢不復舉點綴稻花末惟餘絡緯豪悲壯殷林樾小蟲亦何情孤客心斷絕還驚板橋穿足側石子滑行路如許難誰能不華髮高城謾回首疊嶂屹天闕遙知秋衾夢千里一飄忽

竹下

松杉晨氣清桑柘暑陰薄稻穗黃欲臥槿花紅未落秋鶯尚嬌姹晚蝶成飄泊犬駭逐車馬雞驚撲籬落道逢行商問平生幾芒屩賴肩走四方爲口不計脚劣能濡簞瓢何敢議橐橐我亦糜斗升三年去丘壑二俱亡羊耳未用苦商略

寒亭

溝塍與閭合隴畝抱山轉向來六月旱此地免焦卷早穗已垂垂晚苗猶剪剪一川豊年意比屋鬧雞犬老農霜須鬢矍鑠黃犢健自云足踏地常賦何能免刈穫倩人輸不識長官面康年無復事但恐社酒淺我亦有二頃收拾尚可辦懷哉笠澤路歸鏟犂頭蘚

清逸江

微生本漁樵長日渺江海扣舷濯滄浪尚說天宇闊竭來車馬路悒悒佳思敗黃塵撲肩鬚驅逐似償債羸驂繫偪仄狂犬吠荒怪鄉心入旅夢一葉聯彭湃晨興過墟市喜有魚鰕賣眼明見清江積雨助橫潰褰裳喚扁舟駹旋不勝載不辭野渡險弄水聊一快

隱靜山 杯渡師道場

五峰抱巖扉千柱貞雲墜荒原蔓爾縣有此寶樓閣維昔經營初衣錫化雙鶴杖頭具隻眼矯矯雲中落尊者一笑許璇題照林薄庭柏有祖意石泉韻天樂清簧韓碧雞飛梭擲蒼鶻號風飢虎怒失木啼猿愕英遊偶然

同吏檄乃不惡題名記吾曾醉墨亦丹堊

新嶺

瘦馬兀脊騰荒雞號荇蒼絲冪冒朝霧蘿落萬珠網宿雲拂樹過飛泉擘山響老桑踞潛蚪怪蔓掛騰蛑山行何許深空翠滴羈鞅醸愁積雨寒破悶朝日放曈曈赤幟張昱昱金鉦上浮動草花馥清和野禽唱僕夫有好語沙平路如掌惟憂三溪阻橋斷山水漲

送通守趙積中朝議請祠歸天台

城頭千峰青繞屋城下灘流三百曲誰云偪仄復偪仄尚有高軒肯來辱紅梅花下兩芳春春風惠和如主人搶攘塵土簿書裏見此緌簪天球温厚祿故人車結轍

掉頭獨泛清溪月不從世外得超然世間誰肯如公決生平我亦一沙鷗草白蘆黃今正秋送公使我歸思動破煙衝雨憶扁舟明年想見東山起我亦煎茶石橋水道逢蓑笠把漁竿即是馬曹狂掾史

送詹道子教授奉祠養親

新安學宮天下稀先生孝友真吾師斑衣娛作長裾曳二年思歸今得歸賤詞上訴人叵挽璽書賜可羣公歎青山百匝不留人空與諸生遮望眼白雲孤起越南天向來恨身無羽翰下馬入門懷橘拜身今卻在白雲邊鶴髮鬖鬖堂上坐兒孫稱觴婦供果世間此樂幾人同看我風前孤淚墮一杯送舟下水西我欲贈言無好詞

徑須喚起束廣微為君重補南陔詩

道子教授奉祠諸生率余祖席如意院

暫移三席歎雲關木末闌干暮紫間絳帳莫貪江上路青鞵先試水西山伯陽有道來重趼禦寇他年憶解顏怪我抗塵驅俗駕諸公何事許追攀

淳安 以後十五首公檄嚴杭道中

篙師叫怒破濤瀧水石如鐘自擊撞欲識人間奇險處但從歙浦過桐江

嚴州 舟人云自歙至嚴二百灘

城府黃塵撲馬鞍一篙重探水雲寒耳邊眼底無公事睡過嚴州二百灘

釣臺臺上題詩甚多其最膾炙者曰世祖功臣二十八雲臺爭似釣臺高

山林朝市兩塵埃邂逅人生有往來各向此心安處住
釣臺無意壓雲臺

桐廬

濕雲垂野淡疎林十日山行九日陰梅子弄黃應要雨
不知客路已泥深

富陽

不到江湖恰五年歙山青繞屋頭邊富春渡口明人眼
落日孤舟渡拍天

餘杭

春晚山花各靜芳從敎紅紫送韶光忍冬淸馥薔薇釅
薰滿千村萬落香

於潛俚語云於潛昌化鬼見亦怕

邑居官寺兩淒淸晚市都無菜可羹何處直能令鬼怕
祇今猶自有人行

昌化雙溪館縣景也

翠染南山擁縣門一洲橫截兩溪分長官日永無公事
臥聽灘聲看白雲

百丈山壽聖寺僧房甚雅潔去王千嶺尚六十里

沐雨梳風有底忙解鞍來宿贊公房傳聞三嶺連天峻
未到王千已斷腸

昱嶺

竹輿搖兀走婆娑石滑泥融側足過昱嶺不高人已困
晚登新嶺柰君何

王千嶺

山靈設險合崢嶸行客何須向此行羸馬不前人雨汗
此身安得諱勞生

刈麥麥熟連雨妨刈老農云得便晴即大獲不爾當減分數

麥頭熟穎已如珠小甿惟憂積雨餘勾我一晴天易耳
十分終患莫乘除

插秧

種密移疎綠毯平行間淸淺縠紋生誰知細細靑靑草
中有豐年擊壤聲

曬繭俗傳葉貴即蠶熟今歲正爾

隅簇處處雪成窩牢閉柴荊斷客過葉貴蠶飢危欲死
尚能包裹一絲窠

科桑

斧斤留得萬枯株獨速槎牙立暝途飽盡春蠶收罷繭
更殫餘力付樵蘇

龍學尚書新安侯羅公挽詞二首 汝楫

今代丹臺籍頻年綠野居鐵冠眞御史草履舊尚書短
世浮雲盡平生半稱餘人言公不朽蘭玉照前除
一昨更調瑟如聞欲賜環途殫泣西狩望絕起東山華
屋林霏慘新阡草露斑春風埋玉淚重爲庾公潛

龍學侍郎清河侯張公輓詞二首

白水名多士清河最有聲人危孔北海帝識柳宜城蜀
險談間固蠶訌擻到平凌煙何處在風雨上銘旌
太息逢萋錦平生付薄冰滄溟淙赤舌白日照青蠅樕
雄身猶健星維馭已升天如遺一老人亦望三登

新安侯夫人俞氏輓詞

蚤兆于鳳卜來嬪駟馬車夫君宜竹帛子舍各詩書露
旐丹旌舉風揚組帳虛空餘形管訓他日照鄉閭

次韻甄雲卿晚登浮丘亭

賓筵舊歷三千客燕樹新高十二城潑墨雲頭連樹暗
垂絲雨脚過溪生葛巾羽扇吾身健雪棹冰甌子句清

從此相從須痛飲故應此事勝公榮

古風上知府秘書二首

神仙絕世立功行聞清都玉符賜長生飭雲遊紫虛雞
犬爾何知偶舐藥鼎餘身輕亦仙去豈風與之俱俯視
鶴籬落眇莽如積蘇非無鳳與麟終然侶蟲魚微物豈
有命政爾謝泥塗時哉適丁是邂逅真良圖
大鵬上扶搖南溟聒天沸斥鷃有羽翼意滿蓬蒿裏不
如附驥蠅掣電抹荊薊誰云極么麽俛仰且萬里向來
庭戶間決起不踰咫飄飄托方便意氣乃如此物生未
可料旦暮倘逢世君看功名場得失一交臂

拄笏亭晚望

林泉隨處有清涼山繞闌干客自忙溪雨不飛虹尚飲
亂蟬高柳滿斜陽

乳灘 由巖之間灘如竹節乳灘之險居第一

清溪可怖亦可喜造化於人真虐戲轟雷捲雪鬢成絲
一擲平生來此試險絕無雙是乳灘舟如滚石下高山
畫樓正倚黃昏雨豈識江間行路難

浮丘亭 知郡秘書新作以望黃山有浮丘容成峯浮丘公容成子之所遊也

黟山鬱律神仙宅三十六峰雷雨隔碧城闌檻偃雙旌
笑把浮丘爲坐客巖扉無鎖晝長開紫雲明滅多樓臺
雲中仙馭參差是肯爲使君乘興來西崑嶢絕不可至
東望蓬萊愁弱水誰知芳草徧天涯玉京只在珠簾底

他年麟閣上清空却訪舊遊尋赤松我亦從公負丹鼎
來斸砂牀汲湯井 朱砂峯溫泉皆在黃山即黟山

風月堂 韋侍新作洪守名而記之

天風無邊吹海月景入溪山更奇絕太守文章別乘賢
平生付與金杯滑門闌我亦似彭宣想聞橫玉叫蒼煙
讀碑索句仍投轄誰是揚州控鶴仙

寄贈泉石使李元直入覲

漢圖昔中天百六啓真主當時鄧禹密徒步赴光武諸
公上雲臺一葉渺湘浦聲名三十年玉氣貫晴宇向來
宣室問天語道舊故不圖太平日復見起兵簿雙旌真
侯服三節臨江滸垂欲大用公少駐議園府人言山澤

官底用廟廊具果聞一乘傳已踵追鋒去翔風覽耀來
風來照鶯鶯平生經濟心十不一二吐茲行公匆遜安
國如鼎呂

休寧

南街豪郡城東圍壓州宅誰云沸鑊地氣象不偪仄林
園富瓜筍堂密美杉柏山醪極可人溪女能醉客吴子
邑中彥毫端萬人敵傳杯相勞苦不覺東方白（吴益恭秀士也）

祁門

石梁平波心金刹駕嚴腹溪藤卷霜縉山骨琢紫玉東
堂有嘉名窈窕窗紗綠落花埽無迹蕉葉森似束土人
舊愛客挽袖語陸續衝雨出門去役役媿童僕

靈山口

陵高顯登天斗下劇窺井衙從十里近底用許多領秋
雨釀春泥掀淖力扛鼎僕夫負隅哭邂逅憂性命舊嗟
子猷狂夜半槳歸艇方知興盡處頃步令人瘦

浮梁

大灘石如林小灘石如栟微生拋擲過兩槳君將割一
灘復一灘食頃經七八崎嶇幸脫免已足凋鬢髮我家
五湖船鏡面貼天闊行迷匆浪遠歸歟泛花月

番陽湖

淒悲鴻鴈來決漭魚龍蟄雷霆一鼓罷星斗萬里濕波
翻漁火碎月落村舂急折葦已紛披裊楊尚偃立長年
畏簡書今夕念蓑笠江湖有佳思逆旅百憂集

回黃坦

渥丹楓凋零濃黛柏幽獨畦稻晚已黃陂草秋重綠平
遠一橫看浩蕩供醉目落帆金碧溪嘶馬錦繡谷世界
真莊嚴造物極不俗向非來遠遊那有此奇矚

桑嶺

回腸山百盤揮手天一握俯驚危棧穿仰詫飛石落挽
輿如挽舟絕叫斷雙脊陘莫纏枯槎瘁草被幽壑此豈
車馬路誰云強刊鑿人言遠遊好呼來試着脚

天都峯（黃山）

維帝有下都作鎮此南國孤撑紫玉樓橫絕太霄碧晶

熒砂實紅天矯泉紳白晴雲無盡藏晃日裊幽石諸峯
三十五離立侍傍側會稽眇小哉請議職方籍

溫泉（黃山朱砂峯下）

砂牀毓靈源石液激和氣甃依飯常蒸龕沸鼎百沸人
生本無垢安用滌腸胃一瓢灔清肥回首謝羅尉山深
人跡罕致以遠為貴君看華清池談者至今諱

石湖居士詩集卷七

石湖居士詩集卷八

伏聞知府秘書欲取小杜桐廬詩語以見花名堂成大記東坡送鄭戸曹詩云蕩蕩清河壖黄樓我所開遲君為坐客新詩出瓊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此段大類今日成大行且受代計梅開堂成歸舟已下南浦欲為坐客不可得懷不能已請先為公賦之

使君來煖東堂席又見堂前花信息小白猶封竹外枝微黄已點牕間色山城十月如春臺開有細書天上來說與橫斜應早計不須更待雪花催

知府秘書遣帳下持新詩追路贈行輙次韻寄上

冷雲去仍來凍雨落還歇平明一篙漲珍重送船發端成南溪泛寧復東堂謁何時公三日請澤看山笏恩勤一未報終古銘肌骨幡幡跡雖遠耿耿心不沒門關如水波永印此孤月

寄上鄙句之明日舟次梅口南枝已有春意復次知府秘書贈行高韻

晏温解船去暮夜檥船歇橫斜隘梅村玉蓓絮將發城中三輔豪指日承明謁高懷妙康濟未試君前笏周南又小春微温入花骨我贍浮丘亭山高璚柄没飛鳥正飄蕩空繞南枝月

睎真閣留別方道士賓實

東山西山雙袖舞中有清宮蟠萬礎雲橫朱閣碧梧寒風埽石壇蒼檜古道人賓實其姓方來從何許今幾霜誅茅什遽殿突兀玉華紫氣騰真香胸奇腹憤無人識我獨相從似嚼昔時時苦語見鍼砭邂逅天涯得三益明朝歸客上歸艎重到睎真計渺茫只有雙魚相問訊歙江之水通吳江

程助教遠餞求詩

殘山剩水帶離亭送客煩君遠作程直欲明年擊吳櫓白沙翠竹是柴荊

次伯安推官贈別韻

交情彌歲竟怱怱短棹歸尋一畝宮塞責文書容我懶及時盃酒賴君同披雲峰頂城頭月攬秀堂前扇裏風千里音書慰離索莫言天遠費鱗鴻

次景琳録事贈別韻

放船鳴櫓便秦吳送別空煩長者車宿霧鎖山常羃羃斷雲将雨忽疎疎高城五嶺花深處短棹三江木落初賴得溪流通尺素蒲根仍有一雙魚

次黃必先主簿同年贈別韻二首

當年仗外揖高標緗縹蘆鞭寶馬驕瓊苑天香飄合坐碧城山色照同僚思歸意決吾張翰贈別情深子續朝解斷魚梁從此去他年書札墮煙霄

山郭官閒得爛遊彌年還往話綢繆西園剥栗催奴課
東院尋梅勸客留（皆簿廳故事）筆下修鎸千首富談間和氣
兩眉浮別來悵望何時見謾上重城謾上樓

次胡經仲知丞贈別韻

先生有道抗浮雲拄頰看山意最真霜鬢不堪病首疾
翠蛾常作捧心顰官如斯立藍田小家似淵明栗里貧
俯仰別來莫莢換祇今誰與話情親（經仲與僖見皆多病又不樂貧邑賦歸去來詞）

次諸葛伯山贍軍贈別韻

歙維羣山圍漫仕富英傑清標照人寒玉筍森積雪嗟
余獨委瑣無用等木屑又如道傍李味苦不堪折歸舟

坐成泛去馬亦已刷三年風波險盡付一笑閱惟君同
懷抱各坐天機拙我家鴟夷子竹帛照吳越雲仍無胃
似頻首媿前哲若家卧龍公事業管蕭埒期君踵祖武
勿惜兒女別言狂舉白浮醉倒霜松折

次韻樂先生除夜三絕

圍蒲曲几坐成癡北看南觀恍是非道眼已空詩眼在
梅花欲動雪花稀

天邊客裏五迎冬爭信還鄉似寓公人事都非城郭是
獨憐雞犬識新豐

牀頭曆日鬢絲絲懶倦慵吟守歲詩宜入新年須吉利
明朝把筆寫門楣

次韻唐幼度客中幼度相別數年復會於錢塘
湖上

西湖冰泮綠生鱗料峭東風欲中人花片不禁寒食雨
鬢絲猶耶湧金春江山契闊詩情在京洛追隨客夢新
喚取歌聲不愁思爲君吹水引盃頻

客中呈幼度

手板頭銜意已慵墨池書枕與無窮釀泥深巷五更雨
吹酒小樓三面風草色有無春最好客心去住水長東
今朝合有家書到昨夜燈花綴玉蟲

奠唐少梁晉仲兄弟墓下

當年連璧氣如蜺人許躋攀九列齊黃壤一時埋玉樹

青雲何處用丹梯生平書札頻雙鯉歲晚交情但隻雞
眼底傷心難制淚寧論宿草已萋萋

鎮東行送湯丞相帥紹興

吳波鱗鱗越山紫鎮東旌旆東風裏前驅傳道相君來
一夜鑑湖春漲起鑑湖如鑑涵空明相君出處如湖清
十年勲業泰山重五鼎富貴浮雲輕人言公如裴相國
綠野堂高貯風月我獨願公如子牟身在江湖心魏闕
浯溪有石高嵯峨公方東征如此何丁寧湖水莫斷渡
早晚歸來絕江去

水月菴謁現老不値

有客叩巖扃無人管送迎片雲間出岫水月自空明

次韻邊公辨

錯落參旗買竹梢柴荆臨水閉蓬蒿春風吹曉玉蟾墮
穠露洗空銀漢高雙鵲繞枝應也倦一蛩吟壁已能豪
新秋只合添詩興莫學潘郎歎二毛

中秋無月復次韻

屋山從捲杜陵茅門徑慵芟仲蔚蒿澹澹白虹風暈壯
紛紛蒼狗雨雲高凌空累筋仙無術半夜撞鐘句謾豪
枵腹題詩將底用眞成兔角與龜毛

公辨用前韻見贈復次韻

先生筆力玉山鼇氣壓明堂一柱萬雪捥滌毫詞絶妙
朱絃縮瑟調彌高心兵不起無三槊坐客常多似四豪

喜有過從南北巷蘇蘭薪桂瀹溪毛

公辨再贈復次韻

書生活計極蕭騷爝火微明似束蒿犬子地寒徒壁立
元龍身懶謾樓高筆端未辦詩三絶酒裏猶能埽二豪
又向詩壇慚借一強磨鉛鈍齒吹毛

送施元光赴江西幕府

鎭南旌旆照江皐入幕如今客最高月暗秋城稀擊柝
雲飛朝棟勝揮毫長亭酒盡歌三疊半夜溪深雨一篙
莫戀陽關更西路九關歸路踏金鼇

次韻林子章阻淺留滯

客行端似未歸雲指點瓊杓幾易辰喜有風花黄作暈
似聞溪漲緑生鱗我從走俗言無味君已鳴文筆有神
繡段炳然空辱贈急繙緹襲埽蛛塵

次韻馬少伊木犀

月窟飛來露已涼斷無塵格惹蜂黄纖纖緑裏排金粟
何處能容九里香

水尾山腰樹影蒼一天風露不供香誰家鏡裏能消得
付與詩人古錦囊

密密嬌黄侍翠輿避風遮日小扶疏畫闌想見懸秋晚
無限宮香總不如

林夫人挽詞 黄中之妹知書

翰墨門闌正藹然故應婉娩亦儒先與聞古學三千禮

能誦家書四百篇卜協嬀姜占永世夢呼辰巳識凶年
班姬合有遺文在後日從容訪孟堅

李仲鎭懶窩

求名當着鞭訪道亦重趼二邊俱不住三昧不如懶向
來南嶽師自謂極蕭散收涕且無緒客至那可款爭如
懶窩高門外轍常滿殊不妨嘯歌秉燭苦夜短天寒雪
欲花屋角黄雲晚徑須傾二妙對洗玻瓈盞

次韻陳季陵寺丞求歙石眉子硯

金星熒熒眉子緑婺源琢石如琢玉寶玩何曾捄枵腹
但愛文君遠山蹙丈人筆陣森五兵書品入妙仍詩名
我有陂陀天海樣與公文字俱金聲梟盧一擲不須呼

況敢定價論車渠只煩將到粧臺下試比何如京兆畫

次韻季陵貢院新晴

鎖闈令嚴深復深五星簾幕晴若陰澹雲微月襲清夜短檠政自關人心看燈作暈生睡色江南行處夢不隔覺來快讀新晴篇恍然寘我鶯花前徑欲觴公後堂酒倘煩春衫小垂手

次韻周子充正字館中緋碧兩桃花

碧城香霧赤城霞深出劉郎未見花憑仗天風扶絳節爲招萼綠過羊家

明日子充折贈次韻謝之

海上三山冠綵霞六時高會雨天花步虛聲裏隨風下吹落尋常百姓家

明日大雨復折贈再次韻

一天雲葉駁朝霞風卷泥沾不惜花羣玉山高春好在人間煙雨暗千家

張恭甫正字折贈館中碧桃因次子充韻 次年

滿枝晴雪照青霞舊識桃源暈碧花俯仰京塵隔年夢東風猶認故人家

雨中報謁呈劉韶美侍郎

花落滿城雨雨餘雲重陰驅車有底急巷泥三尺深平生黃篾舫漁榔有清音斗升得苦相懷刺衝愁霖歸來掩關臥一枕直兼金作詩詫比鄰幸勿譏褊心

雨中集水月

獻之今年不堪暑天亦相憐病良苦明便中秋法合涼夜半行雲曉行雨蘄州竹簟清如水飢蚊倔強猶鳴聲下牀蚤喜衣裳健出門更覺山川明曳屐扶藜尋水月不惜垂垂巾角折竹間松下已淒然却要芳樽生煖熱

送洪景盧內翰使虜二首

金章玉色照離亭戰伐和親決此行國有威靈雙節重家傳忠義一身輕平生海內文場伯今日胸中武庫兵萬里往來公有相淮瀆陰德貫神明 近日兩淮戰地掩骼公之請也

檄到中原殺氣銷穹廬那敢說天驕今年蕃始來和漢即日燕當遠徙遼北土未乾遺老淚西陵應望孝孫朝

著鞭往矣功名會麟閣丹青上九霄

次韻嚴子文旅中見贈

杯中疇昔共江天傾座新詩報警聯海浦寸心空共月京華雙鬢各凋年交情敢說同方友句法甘從弟子負有意數從文字飲何須爭着祖生鞭

次韻子文客舍小樓

客裏仍攜一束書閉門虹氣自凌虛未聞光範延珠履誰向甘泉從玉車散盡生涯千畚布收將文價百車渠淹留且結西湖夏同到秋風賦遂初

次韻劉韶美大風雨壞門屋

雲煙揮翰墨池翻緗縹如山晝掩關已許六丁收散落

只愁雷電費牆落

洪景盧內翰使還入境以詩迓之

玉帛干戈洶並馳孤臣叱馭觸危機關山無極申舟去天地有情蘇武歸漢月淩秋隨使節胡塵捲暑避征衣國人渴望公顏色爲報褰帷入帝畿

寄題向撫州采菊亭

一葉起秋色衆緑凋歲華耿耿霜露側餘此黄金葩西風滿天地孤芳照塵沙殷勤鬭小築花氣日夕嘉落英楚纍手東籬陶令家兩窮偶寓意豈必眞愛花不如亭中人一笑了天涯采采勿虚度門前欲高牙

古風二首上湯丞相

抱瑟游孔門豈識宮與商古曲一再行乃雜巴人倡知音顧之笑解絃爲更張歸來掩關卧冰炭交愁腸平生桑濮手未省歌虞唐明發理朱絲復登君子堂遺音入三歎山高水湯湯

空山學仙子窮年卧巖扃煮石不得飽秋鬢蒼已星道逢紫霄翁示我餐霞經飡采晨之華漱濯廣與冥向來役薪水終然槁柴荆跪謝起再拜飄飄蜕蟬輕飛升那敢學倘許學長生

冷泉亭放水

古苔危磴著枯藜脚底翻濤洶欲飛九陌倦遊那有此從敎驚雪濺塵衣

九月十日南山見梅

五斗留連首屢迴來尋南澗濯塵埃春風直恐淵明去借與横斜對菊開

送汪聖錫侍郎帥福唐

承明纔入又南州重見旌旗照柁樓道義平生無捷徑風波隨處有虚舟如公未可違文石稽古何妨欠碧油我亦登門煩著錄此行無力爲王留

送王純白郎中赴闕漕

聲利場中百戰鏖今誰勇退似公豪緩尋南粤千山路先破西興百尺濤平日曼容嫌禄厚他年文本歎官高才名政爾歸安往富貴追蹤未可逃純白先君平生的官至正郎而休卒

戲言敍純白爲兵部便歹去以承其志

長至日與同舍遊北山

歲晚山同色湖平霧不收寒雲低閣雪佳節靜供愁竹柏森嚴立蒲荷索莫休瘦筇知脚力政爾耐清遊

石湖居士詩集卷八

石湖居士詩集卷九

次韻尹少稷察院九宫壇齋宿

草草馳三里蕭蕭共一餐吏方縣禮蕝公自將詩壇陳
月窺牀近窗風刮坐寒鴉鳴未忍散端爲四并難

冬祠太乙六言四首

三一舊傳神呪十神今濟時艱願挽靈旗北指爲君直
擣陰山

月色朧明碧瓦蠟烟浮動黄簾罡騎飈輪欲下一天飛
霰纖纖

雲木栖烏未動風庭警鶴先鳴殘夜百靈風駕人間鼻
息雷驚

行道羽衣縹緲搽班玉珮冬瓏回首金鋪獸面步虚聲
在天風

次韻李子永雪中長句

黄昏苦寒烏烏稀吹沙走石交横飛布衾如鐵復似水
夢想東風來解圍豈知天地有奇事夜半窗紙生光輝
兜羅寶界佛所現冥凌不敢專璿璣閶門倚杖眩一色
迴互此世空無依少年行樂況尚記瑶林珠樹中成蹊
犬驕鷹俊馬蹄快狡穴未盡須窮追湖海粗豪今豈在
但憶鳴嗟如餓鴟北鄰亦復淡生活要我忍寒吟此詩
手龜筆退不可捉墨泓凝澀水生衣

次韻子永見贈建除體

建子玉杓直黄昏月如霜除道啓柴扃客來巾屨忙滿
灶寒缸油共此書檠光平生卜鄰願何意登我堂定交
吾豈敢南榮慚伯陽執手道古作遺篇記河梁破窗風
鳴悲孤客多慨傷危腸不救飢我詩安得昌成章類村
歌但可侣牛羊收功翰墨藪微子誰能良開卷得雅音
玉鑾導旂常閉户坐相念雪深梅暗香

與胡經仲陳朋元遊照山堂梅數百株盛開

九陌緇塵滿客襟錢塘門外有園林胡牀佳處梅無限
酒旆垂邊柳未深晴日煖風千里目殘山剩水一人心
元方伯始皆吾黨解后清遊直萬金

次韻胡邦衡秘監

斯言向來立千古敢疵瑕有命孤蓬轉何心勁箭加人
窮名滿世天定客還家回首冥思恁虚空不著花

三月四日驟煖

日脚融晴晚氣暄睡餘初覺薄羅便如何柳絮沾泥處
煖似槐陰轉午天

久雨地濕

汗礎經旬未肯乾破窗隨處有蝸涎祇今不耐春陰得
想見黄梅細雨天

畫錦行送陳福公判信州

漢家麟閣多王侯冠佩相望經幾秋畫錦聲名兩榮耀
惟有信州如相州國南門頭折楊柳借問江津垂白叟

住在行都四十年曾見歸舟似公否人言公與赤松期
飆車羽輪來何時雲出雲歸俱是道苦學赤松還未妙
君不見補陀大士海復山隨喜却來觀世間

送張眞甫中書奉祠歸蜀

種成桃李恰新陰忽憶家山叢桂林客路莫嫌歸計拙
春江爭似驗棧深一封朝奏鈞天夢萬里江行魏闕心
後日還朝飽風露黑頭應有雪絲侵

送周子充左史奉祠歸廬陵

黃鵠飄然下九關江船載月客俱還名高豈是孤臣願
身退聊開壯士顏傾蓋當年眞旦暮沾巾明日有河山
後期淹速都難料相對猶憐鬢未斑

送陳天予大監同年使閩

春闈十載記英游叠喜時才近釆旒夷路着鞭方逸駕
急流回首忽扁舟雲霄正穩君猶去塵土無邊我合休
問訊後車容客否茶山荔浦看南州

送陸務觀編修監鎮江郡歸會稽待闕

寶馬天街路煙篷海浦心非關愛京口自是憶山陰高
興餘飛動孤忠有照臨浮雲付舒卷知子道根深
見說雲門好全家住翠微京塵成歲晚江雨送人歸邊
鎖風雷動軍書日夜飛功名袖中手世事巧相違

送李仲鎮宰溧陽

相逢已歎十年遲冷淡貧交又語離玉笋換班通籍後
黃梅催雨送帆時月巖家世猶爲縣（仲鎮方叔孫也）金瀨溪山
好賦詩喚起酸寒孟東野倒流三峽洗餘悲

送吳元茂丞浦江

玉笋翻乘縣佐車飄然不肯待新除才名已被人爭說
官薄何妨計小疎憶昨西湖同我載從今南浦望君書
還知斂板趨風後始覺丞哉果負予

雪晴呈子永

碧空無處泊同雲晴入荒園鳥雀馴冰面小風池欲動
雪邊濃日反如薰塵容俗狀長爲客冷蘂疎枝又作（去聲）春
詩卷豈能生煖熱犯寒聊復惱比鄰

次韻子永雪後見贈

雪飯待伴半陰晴覔日擔冰溜雨聲九陌泥乾塵未動
南山石露塔猶明稍聞吉語占農事便覺歸心勝宦情
想得秫田來歲好瓦盆加釀灌愁城

次韻郊祀慶成

帝德重堯緒天心與舜禋慶期符後甲元日際初辛土
紼扶南極旄胡拱北辰律諧風自艮衡正斗垂寅桂燎
靈宮曉蕭脂太室晨百神森壁壘萬衛密鉤陳日月青
旂色雷霆玉輅塵洗兵銀漢水收雪紫壇春天步臨黃
道仙班像玉宸陶匏宗素樸琮璧慕精純祕祝裒時對
高斿歛下賓金鐘鳴傑奏朱火爇芳薪日麗雞竿矗天
旋鳳律新端門敷錫後六合共絪緼

從巨濟乞蠟梅

寂寥人在曉雞窓苦憶花前續斷腸金樹折來應不惜君家眞色自生香

次韻朋元賣花處見梅

煙濃日淡不多寒擔上看花雪作團想得竹邊春已暗明朝走馬過溪看

與正夫朋元遊陳侍御園

沙際春風捲物華意行聊復到君家年年我是曾來客處處梅皆舊識花官滅不妨詩事業地寒猶辦醉生涯城中馬上那知此塵滿長裾席帽斜

正月十四日雨中與正夫朋元小集夜歸

燈市淒清燈火稀雨巾風帽笑歸遲月明想在雲堆處客醉都忘馬滑時老去樽前花隔霧春來句裏鬢成絲浮生不了悲歡事作劇兒童總未知

次韻子永夜雨

辦作長愁客工哦苦雨吟挑燈今夕意欹枕故園心漏屋疎疎滴空擔細細斟相過巷南北屐齒怕泥深

次韻朋元遊王氏園

躋翻步屧翠微間回首紅塵自鮮歡捲地雨添千澗急擁門雲鎖兩山盤絶憐茶笋能留客仍喜蛙聲不在官雪白楊梅消息未重來應至麥秋寒

遊靈石山寺寺門頰壁有仙人題爲李甲蕭筠三人題詩方運筆時仲曾文餘闕

人驚報王偕回顧已失矣

西湖富清麗城府塵事并我獨數能來不負雙眼明騷殘絮罷颺颺新荷成歲華日夜好遊子能無情午陰釀初暑稍喜巾袂輕小風吹鬢毛將我入松聲崖寺金碧暗石泉肝膽清壽藤萬蛟舞靈峰雙髻撑仙人昔來游筆墨上朱甍舉臂尋丈高聊得兒童驚老矣謝狡獪題詩記吾曽

次韻李器之編修靈石山萬歲藤歌

君不見東林怪蔓之詩三百年字如金繩鐵索相糾纆不如李侯靈石句筆陣壓倒長城堅藤陰詩律兩秀發此段奇事今無前吾聞草木未有不黃落雨荒霜倒相

後先緜緜紫藟天所壽風雨不動常蒼然堅姿絶鄰傲一所深本無極融三泉騰蚪舞蛟矯欲去流蘇絡帶翩如仙班荆艽賴得吾黨酌泉共吸杯中天詩成一斗屬太白擘牋揮埽如雲煙北門西掖君自有坐擁紅藥然金蓮山腰澗底莫濡滯早晚天風吹蜕蟬

次韻正夫遊王園會者六人

丘園窈窕復崎嶇草木生香景倍殊花下百杯齊物我雲邊一眼盡江湖不知朱戶趍趄者能勝青山放浪無六逸蕭然眞可畫爲君題作竹溪圖

四月五日集陳園照山堂

尋壑經丘到此堂官閑聊作送春忙短籬木面棧紅滿

團扇風前衆緑香盡捲簾旌延竹色深斟杯酒納山光洞門無鎖城門近轉午雞啼日正長

題寶林寺可賦軒

十里山行雜市聲道傍無處濯塵纓寶林寺裏逢修竹方有詩情約略生

次韻朋元久雨

誰釀愁霖玉宇間都緣梅子要斕斑騰騰困思午猶夢幔幔奔雲風未還休問滿城騎馬滑不妨長日閉門閑今朝晴色熹微似乾鵲飛來語屋山

韓無咎檢詳出示所賦陳季陵戶部巫山圖詩仰窺高作歎息彌襟余嘗攷宋玉談朝雲事漫

稱先王時本無據依及襄王夢之命玉為賦但云頩顏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後世弗察一切溷以媟語曹子建賦宓妃亦感此而作此朝誰當解者輒用此意次韻和呈以資撫掌

瑤姬家山高插天碧叢奇秀古未傳向來題目經楚客名字徑度岷峨前是耶非耶猶誰識喬林古廟常秋色暮去行雨朝行雲翠帷瑤席知何人峽船一息且千里五兩竿頭見旛尾仰窺仙館至今疑行人問訊居人指千年遺恨何當申陽臺愁絶如荒村高唐賦裏人如畫玉色頩顏元不嫁後來飢客眼長寒浪傳樂府吹復彈此事牽連到溫洛更憐塵襪有無間君不見天孫住在銀潢許塵間猶作兒女語公家春風錦瑟傍莫為此圖虛斷腸

次韻樂先生吳中見寄八首

金鶴飛來尺素通新詩字字挾光風三年湖海關心處都在先生句子中

官居門巷果園西桃李成蹊杏壓枝如許年芳忙裏過斬新今日試題詩

墓林棲鳥各深枝燕子知巢觸幔飛倘有三椽今已去不關五斗解忘歸

懶不看書似姓邊夢還飛繞白鷗前須知席帽衝塵出不似蓬窗聽雨眠

送春濛雨漲蘋灘荷葉田田柳絮闌想見垂虹三萬頃拍天湖水釣絲寒

知從了義透音聞古井無波豈更渾便好一坑埋衆妙何須六結解諸根

幾多螻蟻與王侯往古來今共一丘遮莫功名掀宇宙百年兩角寄蝸牛

葉囊聊復寄三餐埋沒緇塵懶濯冠紅紫百般紛過眼鄉山歲晚自蒼官

胡長民監元挽詞

太學虀鹽舊中吳翰墨聲聞山題柱筆風露讀書螢夜雨緑荷破孤墳丹桂生空將擅場手往記玉樓成

次韻朋元正夫夜飲

歆豪仍作家奕勝豈徼幸莫嗤老非少乃尚可以逞玉瓶引杯長攻罽寒漏永二三文章公共此銀燭影陳卿得秀句劉郎一笑領屭驂兀殘夢乘墜悅難省曉枕訌更潮俱墮無何境

次韻趙正之同年客中

清班合列大明宮自要牛刀試一同踏徧嶢巖吾道在莫將尋尺較窮通

氊車席帽各青春花下驊騮一閧塵離合飄零十霜露咸陽客舍有詩人

可憐山縣五斤手不識王孫八斗才君自扶搖有霄漢

從渠蜩鷃舞蒿萊

次韻陳季鄰戶部旦過菴

宦遊彌處似懸匏北嶽南山想獻朝拍手百年休鑄鐵蓋頭一把暫誅茅玉京歲晚梧桐落水國霜清橘柚包飛錫已隨歸夢去何人頂上鵲成巢

朋元不赴湖上觀雪之集明日余召試玉堂見寄二絕次其韻

雪溪清興未渠闌晚上西樓帶月看公子自貪低唱酒肯來同對玉峰寒

文場穿復鬢霜宜白玉堂前雪霽時不惜狂言根忌諱禿毫冰硯竟無奇

石湖居士詩集卷九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

翰林學士何公溥輓詞 以下館中作

盛際羣多士諸儒遜一賢名場魁淡墨宦簿到花磚地近行知政天高不假年書生稽古力何必盡台躔

送洪內翰使虜二首

郊廟熙成霈幸濱罪如猾夏亦維新邊烽已却來南虜使節猶煩第一人遥想穹廬占漢月便呼重譯布唐春單于若問公家世說與麒麟畫老臣

峨冠方侍玉輿香（公比侍祠郊丘執綏備顧問）雙節飄然照大荒正倚先生令趙重穹容驕子詫胡強天敎忠信行區脫人許功名上太常試卜和羹知未晚歸來煙雨正梅黃

次韻趙德莊吏部休沐

窈窕新堂好委蛇夜直還遥知欹帽髮正奈捲簾山門外客姑去窓前人對閑誰能烏帽底塵土涴朱顏

次韻王夷仲正字同遊成氏園

秀巖堂上玉東西把酒登臨望眼迷天宇四垂粘地近海山一抹帶潮低絶知客好無塵事聊記吾曾有醉題倚賴羣仙聯姓字他年誰敢一杴泥（是日諸公令余題壁）

王季海祕監再賦成園復次韻

雲莊風樹對東西清暑光陰近竹迷一斗正緣詩興盡兩眉休爲客愁低披開豹霧尋陳迹埽盡蛛塵看舊題健往莫愁騎馬滑闌珊梅雨不成泥

春晚偶題

寂寥春事冷於秋　雨打風吹斷送休點檢梨花成一夢
蘸紅新綠滿枝頭

倪文舉奉常將歸東林出示綺川西溪二賦輒
賦長句爲謝且以贈行

綺川亭上凌雲賦人在回仙舊遊處誰教書劍走長安
荻月霜楓等閑度朱門不炙釣竿手萬卷難供折腰具
偶然把筆憶尊羮乞得閑官徑呼渡江漲橋頭有渡船
船頭歷歷東林路雲煙如畫水如天笑憶紅塵問良苦
我亦吳松一釣舟蟹舍漂搖幾風雨因君賦裏說江湖
破帽蹇驢明亦夫雖犬相聞望可見鷗鷺同盟心亦許

相過得得款溪門雪夜前村聽鳴櫓

送吳智叔檢詳直中秘使闕

抗章襆被豈公難已說高風立懦頑客路莫嫌河畔草
直廬須愛道家山秋生蓮浦船初泛春滿茶溪騎趣還
却訪故人西府舊定頻書札墮田間

楊君居士挽詞

孝至蘭陔茂身脩梓里恭名場兒中鵠姻黨壻乘龍駒
隙驚年運蟬嫣有慶鍾幽光定無憾豐刻妙形容

送周畏知司直歸上饒待次

漫郎西笑費三年故業新聞腹果然長麈劇談抽繭緒
短檠細字織蠶眠頻驚陸海風波夢未了京塵粥飯緣

後日重來應訪舊五湖煙浪有漁船

次韻魏端仁感懷俳諧體

浪學騷人賦遠游大千何事不悠悠酒邊點檢顏紅在
鏡裏端詳鬢雪羞過眼浮雲翻覆易曲肱短夢破除休
孤煙落日冥鴻去心更冥鴻最上頭

次韻李子永梅村散策圖

光風先放越溪春蕭散尋詩索笑人藜杖前頭春浩蕩
三生應是主林神

太師陳文恭公挽詞

日者更皇化公來輔聖能無心殊轍混不作衆波澄舉
國材真相他年了中興天如遺一老人亦望三登

候火朝連夕籌帷決縱擒一江遮虜障千古殺胡林皦
日黃河誓浮雲綠野心身名兩無憾天壤獨清音
聖父咨當璧元臣預斷金玉衡賓舜日黃屋遂堯心國
定功無迹身閑病已深旌忠有謨訓碑牓照來今
趣召單車至驚傳兩鬢凋傾城迎國老即日走天驕夢
已商人眞身猶漢相朝古來賢達意生滅兩消搖

送陳朋元赴溧陽

九畹滋蘭靜自芳啁啾誰復認孤凰風流歲晚嫌杯酒
文字功深得鬢霜斂板君猶能俛仰倚樓吾敢計行藏
船開便作江南客天色無情更鴈行

次韻韓無咎右司上巳泛湖

休沐辰良不待晴徑稱閑客此閑行春衫欺雨任教冷病眼得山元自明抹黛濃嵐圖坐晚揉藍新漲沒篙清棲鴉未到催歸去想被東風笑薄情

太保節使趙公挽詞𢦤

結髮險艱會捐軀跳盪功費凋猶陛戟心在惜弢弓劒履三槐次樓臺四壁中諸郎兢文武不朽是清風

太宜人程氏挽詞程泰之吏部之母

我昔官黟歙人傳女訓芳尊章宜小婦孫子壽高堂風木眞無定冰魚已不嘗過隣霜露感何必薤歌傷

捧檄三牲養稱觴百歲期身猶孺子泣世已隙駒馳吉夢青衣卜豐碑黃絹辭佳城有奇事應足洗餘悲

與王夷仲檢討祀社

殘夜露如雨秋氣淒以分牆西雲正黑跕跕墮金盆良耜酢西成豆籩薌芳芬去年歲大祲小家甑生塵疫鬼投其巇虐甚溺與焚皇慈降清問下招離散魂調糜繼藥石黑簿回春温德馨典神天秋稼如雲屯社公亦塞責醉此豐年樽神兮幸舊職爲國憂元元自今歲其有驅癘蒼煙根

王園官舍睡起

公退閉閤臥官居如淨坊屋角斷虹飲日西楊柳黃客來束我帶客去書滿牀睡覺有忙事煮茶翻斷香

古風酬胡元之以下白塔新居作

拂我膝上琴當客清風襟我琴無軫絃不和願借之子調其音美人一笑千黃金彈作江岸花木深下有同隊之游魚上有同聲之鳴禽琴聲一疊一歎息江花江草無終極

題徑山凌霄菴

峰頭非塵寰一舍誰所茇軒眉玉霄近按指沙界豁萬山紛累塊衆水眇聚沫來雲觸石廻去鳥墮煙沒向無超俗緣玆路詎可越借行木上坐同我證解脫

徑山傾蓋亭

萬杉雜立翠雲幢娟娟稀聞晚吹香山下行人塵撲面誰知世界有清凉

題徑山寺樓

浴日蒼茫水捫星縹緲樓神光來燭夜壽木不知秋海內五峰秀天涯雙徑遊愛山吾欲住衰疾懶乘流

丙戌閏七月九日與王必大登姑蘇臺招王浚明陳淵叔耿時舉避暑次時舉韻

始賀火流西還嗟斗斜閏餘暑猶強顏新凉頗難進燥剛渴欲坼焦卷秃如爐炎官扶日轂輝赫不停運登臨有高臺勇往得三後仍將王郎子飛步凌劫仞風從噫氣來雲作壞山陣鄉如垂頭魚忽已蟄蟲振空明晚逾清更要孤月印書生乃易與俛仰更喜愠憑闌天爲高舉酒山欲近奇書鐵鉤鎖麗句錦窠暈玆遊我輩獨難

挽歎紅韧君看龍中烏寧識咸池韻淵叔出米元章書蹟甚奇

明日夜雨陡凉復次前韻呈時舉

幽懷青松獨直道黃楊閏懶從犍櫳子進日千主進閉
戶友千載脫簡理秦爐秋熱出意表誰云法天運摧頹
如鍛翮何暇買餘俊顧從青溪仙飛下二千仞撇波嘯
長風鏖暑陷其陣茲行病未能晹臥何時振一雨忽破
慳江湖發封印天公如仲尼亦念季路慍圓扇未全疏
短檠差可近細字讀蠹眠指眼昡燈暈明當呼我友乘
凉蹤游軔屐詩代僕吶非敢鬬強韻

七月二日上沙夜泛

囷倚船窓看斗斜起來風露滿天涯亭亭宿鷺明菰葉

閃閃凉螢入稻花月下片雲應夜雨山根炬火忽人家
江湖處處無窮景半世紅塵老歲華

浴罷

西城落日半輪明浴罷衣裳一倍輕玉宇風來歸鳥急
火雲銷盡綠雲生

寄溧陽陳朋元明府約秋末過之

海內交情兩斷金一官分袂阻登臨書來恰值看雲眼
夢往誰知共月心道義只今無捷徑溪山依舊有清音
西風滿棹蒲帆飽秉燭相尋語夜深

次韻耿時舉苦熱

赤日緣低又火雲巷南街北斷知聞荷風拂簟昭蘇我
竹月篩窓慰藉君避暑無奇那避謗能觴便了莫能文
浮湛放蕩從今始悔把長裾強沐薰余家近穿小蓮池時舉亦種竹舊間皆爲度暑計

次韻王浚明用時舉苦熱韻見贈

暑窓當午恩昏昏雷起千峰睡不聞鑠石誰能招楚䰟
斲冰我欲訪湘君年華秖合加餐飯事業休工剌繡文
賴有兩賢南北巷歲寒幽谷共蘭薰

李次山自畫兩圖其一泛舟湖山之下小女奴
坐船頭吹笛其一跨驢渡小橋入深谷各題一
絕

船頭月午坐忘歸不管風鬟露滿衣橫玉三聲湖起浪

前山應有鶴驚飛

黃塵車馬夢初闌杳杳騎驢紫翠間飽識千峰眞面目
當年拄笏漫看山

大傅楊和王挽歌詞二首

先廟垂忠烈孤童侈舊勳風雲天策府心膂殿前軍汴
御漸臺麾胡驕闢幕焚人亡汗青在足以詔無垠定遠之師
劉琪以鏖石梁之役身後寂然功無烈於此者
歲與靈光晚名登甲令芳剖符山若礪交戟鬢如霜半
世三槐位千秋異姓王哀榮公不憾人自惜堂堂

少卿直閣鄭公挽歌詞恭老

今代魁梧老終身寂寞濱鬢霜三館直碑淚五州春壽

相空壬甲行年竟巳辰墳丘幾馬鬣何處著經綸
憶昨登門日曜傳考室詩謂公安且吉何意哭於斯遺
老典刑盡此邦名教悲誰能傳耆舊他日慰吴兒

高景菴讀舊題有感

苺苔風雨舊詩留十七年前癸未秋巖桂拂雲篁竹拱
樹猶如此一搔頭

華山道中

過午曾雲未肯開煖寒村店竹初灰蕭蕭林響棠梨戰
晚恐陽山有雨來

送嚴子文通判建康

四海論交賴有子一日不見真愁予人誰可與話心曲

天忽遣來同里居懊惱春來不數面丁寧歲晚猶頻書
黑頭屢別那敢惜歎息鬖鬖霜滿梳

次韻王浚明詠新居木犀

月窟移來有貴名一簾金碧照東榮鼻端入妙睡魔醒
眼底會真詩句生日氣瓏璁無奈醉露華凌亂不勝清
君家傾國何時見淡埽娥眉撚夕陰

提刑察院王丈挽詞 彥光

論蜀三年戍還吴萬里船雲歸雙節後雪白短檠前百
世春秋傳一丘陽羨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淒然
日者悲離索公今又眇冥門人辦韓集子舍得韋經此
去念築室空來聞過庭平生無路見終古泣松銘

送閻壽卿校書出守簡州

東壁星宮館列仙一塵苦欲近田園宅家但寶千金鑑
臣輩何辭萬里船（壽卿進藝祖寶訓為書以獻多節貴要者）京洛知心塵缺
裹江吳攜手暮帆邊聲名如此歸安往日日閶門望眼
穿

頃自吏部郎去國時獨同舍趙友益追路送詩
數月友益得儀真過吳江次元韻招之

東風分袂省西廊袖有明珠照客航道義有情通出處
文章無地著炎涼君今猶把一麾去我敢倦鋤三徑荒
邂逅天涯如夢寐肯來相對話更長

長沙王墓在閶門外 孫伯符

英雄轉眼逐東流百戰工夫土一坏蕎麥茫茫花似雪
牧童吹笛上高丘

次韻孫長文泊姑蘇館

讀書窗下一燈殘忽有詩來為煖寒聞道扁舟春共載
雪雲雖冷不相干

長文再作復次韻

渚蒲汀蓼得霜殘歸客思家不計寒喜鵲門前人一笑
絕勝風色候長干

次韻耿時舉王直之夜坐

簷葉翻翻鬭燈花粟粟禨關山千里鴈風雨滿城鐘隴
上新登穀江頭舊熄烽今年吾計得安穩讀三冬

次韻徐子禮提舉鶯花亭 并序

秦少游木邊沙外之詞蓋在括蒼監征時所作子至郡徐子禮提舉按部來過勸予作小亭記少游舊事又取詞中語名之曰鶯花賦詩六絶而去明年亭成次韻寄之

灘長石出木鳴陂城郭西頭舊小溪游子斷魂招不得秋來春草更萋萋

愁邊達酒却成憎衣帶寬來不自勝煙木蒼茫外沙路東風何處拄枯藤

塩下三年世路窮蟻封盤馬竟難工千山雖隔日邊夢猶到平陽池館中

文章光燄照金閨豈是遭逢乏聖時縱有百身那可贖琳瑯空有萬篇垂

山碧叢叢四打圍煩將舊恨訪黃鸝頻林霜後黃鸝少須是愁紅萬點時

古藤陰下醉中休誰與低眉唱此愁團扇他年書好句平生知已識儋州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一

己丑五月被召至行在遇周畏知司直和五年前送周歸弋陽韻見贈復次韻答之 以下自處州再至行在作

分袂悠悠兩許年莫嗔蓬鬢兩蕭然酒槽不奈青春老經笥空供白晝眠暗綠千章新活計軟紅三尺舊塵緣相逢且作西湖客山繞荷花檥畫船

次韻馬少伊郁舜舉寄示同游石湖詩卷七首

蕪城老蘚不知春忽有柴門月色新芝草琅玕無鎖鑰自無超俗扣門人

莫問朝歌與棘津浮生惟有一杯春君看百戰功名地越戍吳臺兩窖塵

鏡面波光倒碧峰半湖雲錦萬芙蓉去年蕩槳香風裏行傍石橋花正濃

紅皺黃團熟暑風甘瓜削玉藕玲瓏身謀已落園丁後滿帽京塵日正中

兩賢風度藹春陽步屧隨風上柳塘綵筆紅牋芳徑裏句中挾我萬花香

得得來題小隱詩拂香縈柳画船移湖邊好景春猶未須到秋清月滿時

瀟洒王郎亦勝流今年何事阻清遊當家風味今如此孤負山陰夜雪舟 王必大獨不赴二公同遊之約

玉堂寓直

摛文窓戶九霄中岸幘燒香愧老農上直馬歸催下鑰傳更人唱促鳴鐘金城嶻嵲雲千雉碧瓦參差月萬重骨冷魂清都不夢玉階蕭瑟聽秋蛩

己丑中秋寓宿玉堂聞沈公雅大御劉正夫戶部集張園賞月走筆寄之

笑看收雲捲雨忙沉沉宮樹納空光夜長來伴玉堂宿天近似聞丹桂香鳷鵲樓欄浮瑞氣鳳凰城闕帶新涼遥知勝絶西園會也憶車公對舉觴

八月二十二日寓直玉堂雨後頓凉

雨意蒸雲暗夕陽濃薰滿院落花香題詩弄筆北窓下

將此工夫報答凉

次韻答吳江周縣尉飲垂虹見寄

垂虹亭上角巾傾鼠怒龍吟醉不聽安得對君浮大白想應嗤我汗新青夢魂舞蝶隨春草時節賓鴻點暮汀湖海扁舟須及健其致明月照星星

次韻徐廷獻機宜送自釀石室酒三首

元亮折腰嗜已久故山應有欲蕪田因君辦作送酒客憶我北窓清晝眠

清絶仍香如橘露甘餘小苦似松肪官槽重濁那知此付與街頭白面郎

一語爲君評石室三杯便可博凉州百年兀兀同渠住何處能生半點愁

玉堂寓直曉起書事記直舍老兵語

江湖垂釣手天漢摛文堂魂清不得眠室虛自生光曉綠瞻天闕江濤隱胡牀傳呼九門開奔走千官忙若若誇組綬紛紛夢黃粱徐聞鈴下騶竊議馬上郎但計夢長短寧論已行藏

與長文正夫游北山

柳岸松門勝處通馬蹄踏霧入空濛春寒有力欺遊子天色無情没斷鴻雨脚遠連山脚暗杏梢斜倚竹梢紅驪裘擁鼻吾衰矣年少猶嫌料峭風

致政承奉盧君挽詞二首德華父

泮水橋門識太平歸來霜鬢老柴荆淹中學邃方成傳谷口名高豈待卿黃壤無情埋玉樹青衫有道勝金籯襄陽耆舊今蕭索惟有松風到晚清

純孝當年有護持赤眉那敢近姜詩眼看庭玉成名後身及堂萱未老時湖海青綾驚斷夢風霜丹旐挂新悲尊前五客今誰在愁絶廬山十段奇

寓直玉堂拜賜御酒

歸鵶陸續暗宮槐簾幙參差晚不開小雨遂將秋色至長風時送市聲來近瞻北斗璿璣次猶夢西山翠碧堆慚愧君恩來甲夜殿頭宣勸紫金杯

送汪仲嘉侍郎使虜分韻得待字

聖人坐明堂洪覆等穹蓋歲須兩玉節前後歌出塞公才有廊廟安用試專對要煩第一人鎮撫大荒外嫩寒欺別酒微月見征旆遙知燕山雪飄灑漢冠佩玉色照穹廬驕子亦心醉要領一笑得歸來安鼎鼐是時春正佳湖上花如海清遊不可遲日日艤船待

李犨知縣作亭西湖上余用東坡語名之曰飲綠遂爲賦桀

芷葺蓮巢喚客遊蘆鞭席帽爲君留未論大木堪添酒且要移牀學枕流作齋却陰梅釀雨暫暄還冷麥催秋

石湖也似西湖好煩向蒼煙問白鷗

草蟲扇

莫嫌絡緯股鳴悲解向寒總促曉機海眼多花無藉在顛狂只待學于飛

送汪仲嘉待制奉祠歸四明分韻得論字

丹霄碧海卧高騫厭直承明却自論實馬十年聽漏箭扁舟一雨看潮痕侍臣相憶松門遠歸客還憐菊徑存清潤要非山澤相又煩一札下雲根

魯如晦郎中挽詞二首

術業推游刃功名苦溯洄著鞭孤壯志等算老奇才星省驪貂去雲山袖手來知公了時命何必誄餘哀

自古歸來引于今遂隱篇碁燈熒夜觀歌板聒春船陳迹空華似佳城露草邊寂寥雖黍約望眼一潸然

初約鄰人至石湖以下辛卯自西掖歸吳作

窈窕崎嶇學種園此生丘壑是前緣隔籬日上浮天水當戶山橫匝地煙春入葑田蘆綻筍雨傾沙岸竹垂鞭荒寒未辦招君醉且吸湖光當酒泉

社日獨坐

海棠雨後沁臙脂楊柳風前撚綠絲香篆結雲深院靜去年今日燕來時

與周子充侍郎同宿石湖

幽香馥蕙帳清夢安且吉蘿月墮蒼茫松風隱蕭瑟曉禽啄且鳴喚我起盥櫛鈎窗納雲濤灩灩浴初日金鉦忽騰上倒景落書帙佳晴有新課曬種催蒔秫從今不得閒東皐草過膝

和周子充侍郎見寄樂府戲贈之作

釣海風水急登樓塵霧高不如岸綸巾春船擕小橋芳草舍奇薰光景上東壁桂林那辦此辦作安昌客

壬辰三月十八日石湖花下作

夜飲海棠月朝漱山茶露腥儒槁木形受用侈如許荆扉隔黃塵誰識花鳥路惟有瘦筇枝共飽園中趣林神釀餘春政爾美無度蕙龍千萬重芳意未渠暮風香薦秀色鼎俎謝腥腐雖無稻粱謀捫腹有餘飫

刈麥行

梅花開時我種麥桃李花飛麥叢碧多病經旬不出門

東陂已作黃雲色腰鎌刈熟趁晴歸明朝雨來麥沾泥
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

壬辰天中節赴平江錫燕因懷去年以侍臣攝事捧御盃殿上賦二小詩

去歲排場德壽宮薰風披拂酒鱗紅小臣供奉金龍醆
親到虛皇玉座東

天中纖動玉輿來萬歲三聲徹九街想見牙牀當殿過
舜裳雲委拜堯階

壬辰七月十六日侵晨具奉會石湖路中書事

白葛烏紗稱老農溪南溪北水車風稻頭的皪粘朝露
步入明珠翠網中

次韻施進之惠紫芝术

山精媒長生仙理信可詰梨棗本寓言杞菊亦凡質幽
人愛臞儒藥鼎薦珍物絕粒謝煙火耘苗換肌骨摩抄
藥蕪甑塵生不須拂

題醉道士圖

蜩鷃鵬鵾任過前壺中春色寂中天朝來兀兀三杯後
且作人間有漏仙

五雜組四首 并序

古樂府有五雜組及兩頭纖纖殆類酒令孔平仲最愛作此以爲詩戲亦效之

五雜組同心結往復來當窓月不得已話離別

五雜組流蘇縷往復來臨行語不得已上馬去

五雜組回文機往復來錦梭飛不得已獨畫眉

五雜組綵絲鉞往復來鳥投林不得已夢孤衾

兩頭纖纖二首

兩頭纖纖探官繭半白半黑鵝鶩綠腷腷膊膊上帖箭
磊磊落落封侯面

兩頭纖纖小秤衡半白半黑月未明腷腷膊膊扣戶聲
磊磊落落金盤冰

再賦五雜組四首

五雜組綬若若往復來大車鐸不得已去丘壑

五雜組侯門戟往復來道上轍不得已天涯客

五雜組漢旌旆往復來賓鴻字不得已饔飧使

五雜組非煙雲往復來朝馬塵不得已嬰龍鱗

夜坐聽雨

四檐窸窣又踈踈聲到蒲團醉夢蘇恰似秋眠天竺寺
東軒窓外聽跳珠

寒夜獨步中庭

忍寒索句踏霜行刮面風來鬚結冰僮僕觸屏呼不應
梅花影下一窓燈

會散野步

忘却下樓扶我誰接離顛倒酒沾衣貪看雪樣滿街月
不上籃輿步砌歸 步砌吳語也

玉嶠之家姬乞題扇二首 輕雲 翠英

輕煙小雨醸芳春草色連天綠似裙斜日滿樓人獨望
斷鴻飛入萬重雲

翠袖凌寒弄月明梅花影下醉三更一天風露誰驚覺
寂寞空杯綴落英

周畏知司直得湖南帥屬過吳門復用己丑年倡和韻贈別

邂逅婆娑失少年劇談抵掌尚超然君猶拄笏看山去
我且披蓑聽雨眠京洛分襟疑後會江吳把酒悟前緣
暫來忽去都如夢疑是陳卿竹葉船

偶書 以下十五首三十年前所作續得隨棗附此卷末

伯勞東去燕西飛同寄春風二月時可恨同時不同調
此情那得更相知

雙燕

底處飛雙燕銜泥上藥欄莫教驚得去留取隔簾看

戲題牡丹

主人細意惜芳春寶帳籠堦護紫雲風日等閒猶不到
外邊蜂蝶莫紛紛

春日三首

藥欄花暖小猧眠雪白晴雲水碧天煮酒青梅寒食過
夕陽庭院鎖鞦韆

西窓一雨又斜暉睡起薰籠換夾衣莫放珠簾遮洞戶
從教燕子作雙飛

雙鯉無書直萬金畫橋新綠一篙深青蘋白芷皆愁思
不獨江楓動客心

高樓曲 以下六首皆夢境所得

歲暮天涯客黃昏蝙蝠飛高樓人不到小雨怯單衣

湘江怨

蘋芷迷煙路蓮舟忘卻歸夜寒江水黑風雨夢如飛

採蓮三首

溪頭風迅怯單衣雨槳凌波去似飛折得蘋花雙葉子
綠鬟撩亂帶香歸

藕花深處好徘徊不柰華筵苦見催記取南溪荷葉露

月明風熟更重來

柔櫓無聲坐釣魚浪花飛點翠羅裾空江日暮無來客
腸斷三湘一紙書

弔陳叔寶詞

賞心亭上再來遊煙月迷人獨自愁行到江邊無去路
卻隨湖水過揚州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一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二

渡淮 八月十一日渡盱眙過泗州順風如飛

船旗衮衮徑長淮，汴口人看擬不開。昨夜南風浪如屋，果然雙節下天來。

汴河 汴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人云本朝恢復駕回即河須復開

指顧枯河五十年，龍舟早晚定踈川。還京却要東南運，酸棗棠梨莫蓊然。

虞姬墓 在虹縣下馬鋪北三十七里

劉項家人總可憐，英雄無策庇嬋娟。戚姬葬處君知否，不及虞兮有墓田。

宿州 五更出城鬼火滿野

狐鳴鬼嘯夜茫茫，元是官軍舊戰場。土伯不能藏碧燐，三三兩兩照前岡。

雷萬春墓 在南京城南環以小牆揭曰忠勇雷公之墓

九隕元身不隕名，言言千載氣如生。欲知忠信行蠻貊，過墓胡兒下馬行。

雙廟 在南京北門外張巡許遠廟也世稱雙廟南京人呼為雙王廟

平地孤城寇若林，兩公猶解障妖祲。大梁襟帶洪河險，誰遣神州陸地沉。

睢水 睢口石門已閉河亦塞即項羽大敗漢兵處

一戰填河擁漢屯，拔山意氣已鯨吞。直南即是陰陵路，兵果難將勝負論。

伊尹墓 在空桑北一里有碑墳刻云湯相伊公之墓相傳墓左右生棘皆直如矢

三尺黃壚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遠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

留侯廟 在陳留縣中案王原叔諸家攷子房所封乃彭城留城非陳留也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久矣

功成輕舉信良謀，心與鴟夷共一舟。呂媼區區無鳥喙，先生輕負赤松遊。

西瓜園 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種今河南皆種之

碧蔓凌霜臥軟沙，年來處處食西瓜。形模濩落淡如水，未可蒲萄苜蓿誇。

宜春苑 在舊宋門外俗名東御園

狐冢獾蹊滿路隅，行人猶作御園呼。連昌尚有花臨砌，腸斷宜春寸草無。

京城

倚天櫛櫛萬樓棚，聖代規模若化成。如許金湯尚資盜，古來李勣勝長城。

護龍河 在新宋門外中有綱船數十艘

新郭門前見客舟，清漣淺淺抱城樓。六龍行在東南國，河若能神合斷流。

福勝閣 曹太皇所建寺塔冠京城中

翬飛五級半空翔，指點樓欄說太皇。劫火不能侵願力，巋然獨似漢靈光。

相國寺 寺榜猶祐陵御書寺中雜貨皆胡俗所需而已

傾欹缺吻護奎文金碧浮圖暗古塵聞說今朝恰開寺
羊裘狼帽趁時新

州橋 南望朱雀門北望宣德樓皆舊御路也

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廻忍淚失聲詢使者
幾時眞有六軍來

宣德樓 虜加崇葺僞改曰承天門

嶢闕叢霄舊玉京御牀忽有犬羊鳴他年若作清宮使
不挽天河洗不清

市街 京師諸市皆荒索僅有人居

梳行訛雜馬行殘藥市蕭騷土市寒惆悵軟紅佳麗地

黃沙如雨撲征鞍

金水河 在舊封丘門外河中多大石皆艮嶽所遺

菜市橋西一水環宮牆依舊俯清灣誰憐磊磊河中石
曾上君王萬歲山

壺春堂 徽廟稱道君時所居在擷芳園中俗呼爲八滴水閣者

松漠丹成去不歸龍髯無復有攀時芳園留得觚稜在
長與都人作淚垂

漸水 黃河將決其地則伏流先出名曰漸水河身日徙而南過封丘至胙城界中已有漸水去汴京大約五十里耳

黃流日夜向南風道出封丘處處逢紫蓋黃旗在湖海
故應河伯欲朝宗

李固渡

洪河萬里界中州倒捲銀潢聒地流列弩燔梁那可渡
向來天數亦人謀

天成橋 碑石蔡京書在濬州岡上驛中東廡下舊浮橋在此今河徙南行矣

一岡邑屋舊河壖却望河身百里間湧土漲沙漫白道
天成橋石在高山

舊滑州 在濬州對積水中爲河所淪久矣大伾即黎陽山西望積水不遠

大伾山麓馬徘徊積水中間舊滑臺漁子不知興廢事
清晨吹笛棹船來

扁鵲墓 在湯陰伏道路傍相傳墓上土可療病禱而求之或得小圓如丹藥

活人絕技古今無名下從教世俗趨墳土尚堪充藥餌

莫嗔醫者例多盧

羑里城 在羑河上四垣儼然

陵谷遷移尚故墟天盈商罪未遽除古今行客同嗟罵
何止三篇泰誓書

文王廟 在羑里城南

堂堂十亂欲興周肯使君王死作囚巧笑入宮天亦笑
可憐元不貴深謀

相州 推車老人自言吾州韓魏公鄉里南北兩墳尚無恙

禿巾髽髻老扶車茹痛含辛說亂華賴有鄉人聊刷恥
魏公元是魯東家

秦樓 在相州寺中上有貴人幕而觀使客云是郡主太守之妻也大抵相臺傾城出觀異

於他州

欄街看幕似春遊斑犢雕車碧畫油奚女家人稱貴主

縷金長袖倚秦樓

翠樓 在秦樓之北樓上下皆飲酒者

連袵成帷逕漢宫翠樓沽酒滿城歡白頭翁媪相扶拜

垂老從今幾度看

講武城 在章河上曹操所築周遭十數里臺城爲道而過

阿瞞虓武葢劉孫千古還將鬼蜮論縱有周遭遺堞在

不如魚復陣圖尊

七十二塚 在講武城外曹操疑塚也森然彌望北人比常增封之

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聞説羣胡爲封土

世間隨事有知音

趙故城 在邯鄲縣南距城數十里

金石笙簧絶代無駃騠藜藿正乘除園翁但愛城泥煖

侵早鋤霜種晚蔬

邯鄲道 即昔人作黄粱夢處

薄晚霜侵使者車邯鄲阪峻且徐驅困來也作黄粱夢

不夢封侯夢石湖

藺相如墓 在邯鄲縣南趙故城之西

玉節經行虜障深馬頭釃酒奠疎林玆行璧重身如葉

天日應臨慕藺心

邯鄲驛 驛後有磔犬祭天者大抵盡爲胡俗漢底夫人縣人也

長安大道走邯鄲倚瑟佳人悵望間若見擅腥似今日

漢宮何用憶關山

叢臺 在邯鄲北門外

憑高閲士劒如林故國風流變古今袪服雲仍猶左袵

叢臺休恨緑蕪深

臨洺鎮 去洺州三十里洺酒最佳伴使以數壺及新兎見餉

竟日霜寒慕解圍融融柔柘染斜暉北人爭勸臨洺酒

云有棚頭得兎歸

邢臺驛 信德府驛也去太行最近城外有荷塘柳堤頗清麗不類河朔

太行東麓照邢州萬疊煙螺紫翠浮誰解登臨管風物

枯荷老柳替人愁

柳公亭 在邢州城北小園中伴使邀客入遊云舊有景林今廢園正對太行馬鞍一峰峰怪峭

主人敬客有餘情催喚繩牀坐柳亭曲水流觴非故物

馬鞍山色舊青青

内丘梨園 内丘鵞梨爲天下第一初熟收藏十月出乎後方佳園户云梨至易種一接便生可支數十年吾家園者猶聖宋太平時所接

汗後鵞梨爽似冰花身耐久老猶榮園翁指似還三歎

曾共翁身見太平

大寧河 在内丘北河之東皆梨棗園亡果正熟

梨棗從來數内丘大寧河畔果園稠荆箱擾擾攔街賣

紅皺黄團滿店頭 北人謂道上聚落爲店頭

柏鄉唐志堯山乃古柏仁俗傳訛以此柏鄉爲柏人

貫生名壓漢公卿自古逢讎不反兵仇虜滔天無敢動

柏鄉空溷迫人名

唐山即堯山金主之父名宗堯改山名山下有放勳廟

勳唐遺德照清灣百聖聞風不敢班何物苦寒胡地君

二名猶敢廢堯山

光武廟在柏鄉北兩壁有二十八將像廟前有二石人皆自頸而斷俗傳光武夜過以爲生人問途不應劍斬之云

雲臺列像拱眞人野老猶誇建武春不用劍鋒能制石

冰河一督已通神

趙州石橋在城南洨河上以鐵筍卯貫石條蓮不類人工

石色如霜鐵色新洨河南北尚通津不因再度皇華使

誰洗奚車塞馬塵

柏林院即東院趙州禪師道場在城中

胡來胡現劫灰深風鼓三災海印沈急過當年無佛處

庭前空有柏森森

欒城縣極荒茸伴使怒頓賞不精欲撻縣令號告移時方免

頹垣破屋古城邊客傳蕭寒爨不煙明府牙緋危受杖

欒城風物一淒然

呼沲河即光武渡冰處在眞定南五里

聞道河神解造冰曾扶陽九見中興如今爛被胡羶涴

不似滄浪可濯纓

眞定舞虜樂悉變中華惟眞定有京師舊樂工尚舞高平曲破

紫袖當棚雪鬢凋曾隨廣樂奏雲韶老來未忍耆婆舞

猶倚黃鍾衮六么

東坡祠堂在中山府學舊在化原坊

化原坊裏尚黃堂聞道蘇仙有春嘗想見當年行樂處

牙旗鐵馬照金章

松醪中山酒猶名松醪然甚濇

松風澂罷讀離騷翰墨仙翁百代豪一笑遲裹那辨此

當年嵇阮尚餔糟

望都縣人多癭婦人尤甚相傳縣東接唐縣病癭者甚衆此縣蓋染其風土縣西有小阜曰由山

荒寺疎鐘解客鞍由山東畔白煙寒望都風土連唐縣

翁媼排門帶癭看

安肅軍舊梁門三城今惟一城有人煙塘濼皆涸矣

從古銅門控朔方南城煙火北城荒臺家抵死爭塘濼

滿眼秋蕪襯夕陽

出塞路安肅北門外大道容數車方軌

當年玉帛聘遼陽出塞曾歌此路長漢節重尋舊車轍

插天猶有萬垂楊

白溝在安肅北十五里闊纔丈餘古亦名巨馬河本朝與遼人分界處

高陵深谷變遷中佛劫仙塵事事空一水涓流獨如帶

天應留作漢提封

太行 渡河即與太行俱北至燕猶未斷大抵東至薊門北至塞北西接奚界也若晴日無埃則出京至封丘已望見之矣

西北浮雲捲莫秋太行南麓照封丘横峰側嶺知多少
行到燕山翠未休

固城 自白溝十五里至固城鎮舊遼界也水味極惡用柳作大捲汲井謂之涼罐

柳捲涼罐汲泉遲味苦仍鹹似海潮却憶徑山龍井水
一杯洗眼洞層霄

范陽驛 涿州驛牆外有尼寺二錢塔夾塗如雪俯瞰驛中

郵亭偪仄但宜冬恰似披裘坐土空枕上驚回丹闕夢
屋頭白塔滿鈴風

定興 舊黄村虜新建爲縣井邑未成

新城邐迤少人煙桑柘中間井徑寒亦有染人來貰纈
淡紅深碧挂長竿

清遠店 定興縣中客邸前有婢兩頰刺逐走二字云是主家私自黥涅雖殺之不禁

女僮流汗逐氈輧云在淮鄉有父兄屠婢殺奴官不問
大書黥面罰猶輕

琉璃河 又名劉李河在涿州北三十里極清泚茂林環之尤多鷺鷥千百爲羣

煙林葱蒨帶回塘橋眼驚人失睡鄉健起褰帷指病眼
琉璃河上看鷺鷥 此河大中祥符間路振乘軺錄亦謂琉璃河惟嘉祐中宋敏求入番錄乃謂之六里河大抵胡語難得其真

灰洞 在涿北燕南之間兩旁皆高岡無風而路極狹塵土坌積咫尺不辨人物

塞北風沙漲帽檐路經灰洞十分添據鞍莫問塵多少
馬耳冥濛不見尖

良鄉 燕山屬邑驛中供金粟梨天生子皆珍果又有易州栗甚小而甘

新寒凍指似排籤村酒雖酸未可嫌紫爛山梨紅皺棗
總輸易栗十分甜

盧溝 去燕山三十五里虜以活鴈餉客積數十隻至此放之河中虜法五百里內禁採捕故也

草草魚梁枕水低忽忽小駐濯漣漪河邊服匿多生口
長記轄車放鴈時 此河宋敏求謂之蘆菰即桑乾河也今呼盧溝

燕賓館 燕山城外館也至是適以重陽虜重此節以其日祭天伴使把菊酌酒相勸西望諸山皆縞云初六日大雪

九日朝天種落驩也將佳節勸杯盤苦寒不似東籬下
雪滿西山把菊看

橙綱 燕城外遇數車載新橙云備貢種之汴京瀕芳圃也

堯舜方堪橘柚包穹廬亦復使民勞華清荔子沾恩幸
一騎回時萬騎騷

蹋鴟巾 接送伴田彥皐戴子巾裹求其樣指所戴蹋鴟有愧色

重譯知書自貴珍一生心愧蹋鴟巾雨中折角君何愛
帝有衣裳易介鱗

耶律侍郎 兵部侍郎耶律寶館伴使也不識字如提刑運使等字亦指以問

乍見華書眼似麞低頭慚愧紫荷囊人間無事無奇對
伏獵今成兩侍郎

龍津橋 在燕山宣陽門外以玉石爲之引西山水灌其下

燕石扶攔玉作堆柳塘南北抱城迴西山剩放龍津水留待官軍飲馬來

燕宮宋修過汴京婦王虎所作

金盆濯足段文昌乞索家風飽便忘他日楚人能一炬又從焦土說阿房

會同館燕山客館西接館之明日守吏微言有議留使人者

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漚浮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遼人館本朝使已謂之會同館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二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三

與吳興薛士隆使君遊弁山石林先生故居此卷乾道壬辰冬赴廣西道中所作舊名南征小集

白蘋有嘉招蒼弁得勝踐會心不憚遠秉興恐失便篁輿犯窮臘共作忍寒面溟濛雲釀雪浩蕩風落鴈松篁漸清幽猿鶴或悲怨英英文章公作舍鎖蔥蒨嶢峰俯前榮佳木秀諸院窮搜發山骨林立侍談讌西巖踞熊虎東巖峙屛案履綦故彷彿蓋及已零亂經營三十年成毀一飛電摩挲土花碧小立爲三歎

自石林回過小玲瓏巖實益奇昔爲富人吳氏所有今一子尚幼山檢校於官

一丘乃中虛洞穴四無礙却略巖岫杳黝糾石林怪蒼牛飲前池碧蟠㶑微瀨雕鎪具百巧圖畫窘千態哀湍寫壞磴涷雨濕空翠蹤梅照草棘瘦竹拔蹊隧當時閭閻子目力在塵外孤童藐難料奇事疑有待誰歟千金捐來換把茅蓋不仙亦足豪衆埴皆累塊我評北山遊勝絕此無對玲瓏詎可小孰能爲之大

濯纓亭在吳興南門外

淒風急雨脫然晴當道橫山似見迎野水茫茫何用許斕供遊子濯塵纓

乾道己丑守括被召再過釣臺自和十年前小詩刻之柱間後五年自西掖帥桂林癸巳元日

雪晴復過之再用舊韻三絕

浮生渺渺但飛埃問訊星宮又獨來天上人間最高處
爲君題作鬱蕭臺

拙跡何計補涓埃慚愧雙旌去復來三過溪門今老矣
病無脚力更登臺

界天山雪淨黃埃溪上扁舟夜汎來匝地東風勸椒酒
山頭今日是春臺

玉山道中

常山多清溪玉山富喬木行色鬱蒼然頗亦慰愁目梅
花隔籬見瓏璁照茅屋晚來風刮地想見飄香玉

桃花壇下望巍峰

石壇無土護蘇岑何自能生小柏林擬擘崎嶇龜殼上
病來不殺懶登臨

清音堂與趙德莊太常小飲在餘干琵琶洲傍
洲以形似得名

曲浦彎環繞縣青一盃聞客雨飄零琵琶不語蒼煙暮
山水清音著意聽

過鄱陽湖次游子明韻

春工釀雪無端密大塊噫風不肯收休問巉巖與欹側
我今舉棹共波流野鷹兀兀平沙上折葦蕭蕭古渡頭
滿眼荒寒底處所令人腸斷五湖舟

豫章南浦亭泊舟二首

繡檻臨滄渚牙檣插暮沙浦雲沉斷鴈江雨入昏鴉野
曠天何近春寒歲未華來朝風一席隨處且浮家

閩歲花光晚霜朝草色荒趁墟猶市井收潦再耕桑客
路東西懶江流日夜忙長歌情不盡一酌酹滄浪

清江道中橘園甚夥

芳林不斷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綠未論萬戶比封君
瓦屋人家衣食足暑風汎花蘭芷香秋日籬落明青黃
客舟來遲佳景盡但見碧樹愁春霜

清江臺在臨江郡圃西岡上張安國題榜

南來富壽岡形勝此蟠結岑崒戴高臺欄檻了風月蕭
灘曳長煙閣阜炯殘雪江流當帶橫練練浮木末天風
來無鄉萬里吹醉纈登臨信奇事忍凍亦凝絕故人春
夢覺遺墨秋蛇挐浮雲真可咍揮解酹空闊

自冬徂春道中多雨至臨江宜春之間特甚遂
作苦語

客行無晴時涔涔如漏天東吳至西江舊歲接新年蠟
屐驚踵決油衣笑鶉懸掀淖起復仆頂步如重關咯似
鴟與猪汩沒泥水闌我塗未渠窮一晴愧天慳倒塔橋
已斷壁破渡無船路人相告語未到先長歎薄晚得磽
确稍入袁州山不辭石齧足聊免泥没髖自古行路吟
聽者凋朱顏軒渠尚能賦詩人類癡頑

玉虛觀去宜春二十五里許君上升時飛白茅

數葉以賜王長史王以宅爲觀觀旁至今有仙
茅極異常草備五味尤辛辣云久食可仙道士
煑湯以設客

白雲堆裏白茅飛香味芳辛勝五芝揉葉煑泉摩腹去
全勝石髓畏風吹

入分宜

新喻渡無橋分宜橋有欄孰歟兩徼吏賢否已判然堂
上著威信四郊如目前入國政可知茲焉略闚觀

方竹杖

竹君箇箇面團團此士剛方獨凜然外貌中心俱壁立
任從癡子削教圓

游仰山謁小釋迦塔訪孚惠二王遺蹟贈長老

混融

堵田溪淵清洄洄梅洲問路寒雲堆連空磴道虬尾滑
竹輿直上無梯階蒼官來迎夾道立相逢無言心眼開
翠微中斷雪磵吼兩耳不辨供喧豗林間靜極成斷相
攻要萬壑號風雷山如蓮盆繞金地龍官避席餘蒼崖
祖師抱膝坐古塔大禪海浪翻天來騰空狡獪我未暇
拄杖踏濕撞苺苔問龍亦借一席地解包聽雨眠西齋
當年公案忌錯舉神通佛法同坑埋混融菴中的的意
笑我舌本空崔嵬茲事且置飽喫飯稊田米賤如黃埃

大雨宿仰山翌旦驟霽混融云無乃開仰山之

雲乎出山道中作此寄混融

誰闢大仰雲此豈吾力及日光千丈毫彈指衆峰立衛
山捲陰氣海市發冬蟄韓蘇兩枯魚出語自需濕人厄
與天窮底用苦封執但喜拄杖俊仍欣芒𪨗澁向來三
尺泥有足似羈馬龍淵古橋皴獺徑寒溜泣（龍淵觀中往 徑皆山述）
春淺山容瘦風饕澗聲急一算寄前村野蔌旋收
拾貓頭筅筍尖雀舌剝茶粒土毛冠江西斗酒況可挹
聊同一笑粲緩賦百憂集

初入湖南醴陵界

崖樹陰陰夾暝途出山歡喜見平蕪一春客夢飽風雨
行盡江南聞鷓鴣

醴陵驛

綠水橋通縣（縣前浮橋名）門前柳已黃人稀山木壽土瘦水
泉香乍脫泥中滑還嗟堠子長櫧州何日到鼓枻上滄
浪

湘潭道中詠芳草

積雨倏然晴秀野若新沐芳草徑寸姿中有不勝綠萋
萋路傍情頗亦念幽獨驅馬去不顧斷腸招隱曲

初見山花

三日晴泥尚沒韡幾將風雨過年華湘東二月春纔到
恰有山櫻一樹花

櫧洲道中

煙凝山如影雲褰日射臺桃間紅樹迴麥裏綠叢高客子歎游倦田家甘作勞乘除吾尚可未擬賦離騷

浮湘行

湘山中間湘水橫綠蘋葉齊春漲生盤渦沄沄去無聲吾乘桂舟泝中流揚波擊汰雙櫓鳴轆轤引笮如牛鳴篙師絕叫疊鼓轟潛魚跳奔乳猿驚煖煙浮空晝夢騰山長水遠天無情吹簫樹瑟弔湘靈水妃風御繽來迎問客良苦遠征行昨者斧鉞下青冥命我盡護安南兵嶺海一視如王庭布蕩陽春濯腐腥王事靡盬來有程匪躬之故惟爾盻芳洲杜若空青青九歌淒悲不可聽願賡楚調歸和平

湘江洲尾快風挂帆

船頭雪浪吼奔雷十丈高帆滿意開我自只憑忠信力風應不爲世情來兒童屢惜峰巒過將士猶教鼓笛催明日祝融天柱去更煩先捲亂雲堆

泊湘江魚口灘

知時杜燕語檣竿游子奔波自鮮歡趁客貫魚雙槳急隔林沽酒小旗寒瀟湘渾似日南落嶽麓已從天外看薄暮灘前收百丈卧聞三老報平安

謁南嶽

湘中固多山夾岸萬馬屯披陀無敢高似遜喬嶽尊晚投望雲亭衆丘拱牆藩瀧嵐忽飄蕩積翠浮雲端天柱已峻極祝融更高寒紫蓋勢當中岡勢洶崩奔峙爲赤帝峰下直宮墻垣角樓捧雙闕圓方模九闈炎符撫中興南正實司天草木薰協氣山林眞神姦安靈有備物龍衮鸞旗軒走泰桂林伯與神俱南轅上謁禮亦宜爲國憂元元心空禍福相古井寒無瀾杯珓不用擲但願歸田園相傳壁畫好拂拭塵埃昏弓刀立壯士劍珮班靈官後宮行樂處窈窕千雲鬟錦地舞月晝珠櫳侍春闈武氏筆已絕梗概猶清妍(後宮壁畫武洞清筆極盡榮富貴之趣紹興二十年大後爲兩所賊後人摹舊蹟更盡猶有彷彿)旋車閭廟去頗厭山市喧勝果招客遊徑排集賢闕梵度絢雜組(衡嶽藏經皆錦繡竹藤護之孟蜀時檀藤乃其戶部侍郎彬所造)錫杖鉼古鐶(開山善果尊者所遺)避雨勝業閣(在嶽祠之

南)晚晴留凭欄石廩映岣嶁望眼增孱顏上封眇孤絕南臺半雲煙碧岫有靈藥朱陵巢洞仙(晚晴乃盡見諸峰)病倦懶幽討山僧鎸我頑松樛唐季枝柏踞隋初根奇事不勝紀重遊當細論(廟距三十里夾岸大松五季時馬氏所植勝業寺柏不見根但於地出八餘龍蛇占數畝世所未之見傳爲隋時物)

兩蟲

鷓鴣憂兄行不得杜宇勸客不如歸天涯羈思難繪畫惟有兩蟲相發揮

衡陽道中二絕

桑下蕪菁晚高花出短籬茅簷少春事惟記浴蠶時

黑羖鑽籬破花猪突戶開空山竹瓦屋猶有燕飛來

衡州石鼓書院

古磴浮滄渚新黌鎖碧蘿要津山獨立巨壑水同波俎
豆彌文肅衣冠盛事多地靈鍾傑俊寧但拾儒科

合江亭 并序

合江亭即石鼓書院今爲衡州學宫一峰特立踞兩水
之會湘水自右蒸水自左俱至亭下合爲一江而東
有感而賦韓文公所謂淥淨不可唾者即此處今有
淥淨閣

石鼓鬱嵯峨巀然踞滄洲有如古盟主勤王會諸侯蒸
湘伯叔國稟命會葵丘敢不承載書戮力朝宗周混爲
同軌去崩奔不敢留宜哉百谷王博大無與儔壇蘢昔

亂華車馬隔中州未聞齊晉勳包茅責誅求威文亦弘
規尚取童子羞安知千載後但泣新亭囚我題石鼓詩
願言續春秋

沈家店道傍棣棠花

乍晴芳草競懷新誰種幽花隔路塵緑地縷金羅結帶
爲誰開放可憐春

邵陽口路麤惡積雨餘濘難行

平生春夢境俛仰撫八極湖南天盡頭夢亦未嘗識豈
知多病身今乃著脚歷山泉澄不清崖土壁而赤坳堂
滑勝油累塊硬逾石負夫一回顧壯士三歎息不知淸
淑氣果復曾鬱積我豈鄙夷之短咏聊一劇

馬鞍驛飯罷縱步

食飽倦輿馬散策步前岡意行踏芳草蕭艾翁生香春
事甚寂寥山桃帶松茑游蜂入菜花此豈堪蜜房今年
蠶出遲柘葉分寸長好晴纔數日歳事未渠央

黄羆嶺

薄遊每違己玆行遂登危峻阪盪胸立恍若對鏡窺傳
呼半空響滃滃上煙霏木末見前騶可望不可追躋攀
百千盤有頃身及之白雲亘攬擷但覺沾人衣高木傲
燒痕蒐龍茁新荑春禽斷不到惟有蜀魄啼謂非人所
寰居然見鋤犂山農如木客上下翔以飛寧知有康莊
生死安險巇室屋了無處恐尚橧巢栖安得拔汝出王

路方清夷

衡永之間山路艱澁薄晚吏卒聞云漸近祁陽
路已平夷皆有津津之色

朝登赤土嶺暮入黃泥谷春江弄花月歸夢恍在目覺
來行路難杜宇叫高木凹中泥没踝凸處石齧足坐輿
我尚病想見肩輿僕衡陽復祁陽可暫不可宿晚來出
前岡路坦亭堠促將士走相賀喜色如膏沐人生本無
悶逆境要先熟不從憂患來安識平爲福夷塗不常遇
歷險始知足

書浯溪中興碑後 并序

乾道癸巳春三月余自西掖出守桂林九日渡湘江

游浯溪摩崖中興石刻泊唐元和至今遊客所題竊謂四詩各有定體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周魯之遺篇可以槩見今元子乃以魯史筆法婉辭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人復發明呈露之則夫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為未安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略之此詩之出必有相詬病者謂不合題破次山碑此亦習俗固陋不能越拘攣之見耳余義正詞直不暇卹也

三頌遺音和者希手容寧有刺譏辭絶憐元子春秋法都寓唐家清廟詩歎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

愚溪在零陵城對岸渡江即至溪甚狹一石澗耳蓋東山之水流出湘中

一水彎環羅帶闊千古零陵擅風月取名如許安得愚因病成妍却奇絶至今鏡淨不可唾猶恐先生遺翰墨浮及溪流不庇身付與後來商巧拙我欲扁舟窮石澗春漲未生寒瀨咽紛紅駭綠四山空惟有風篁韻騷屑清溪東去客西征鈷鉧潭邊聊駐節何時隨汝下瀟湘歸路三千櫓伊軋（鈷鉧熨斗也潭形似之）

宿清湘城外田家

驅馬力猶彊委牀身始疲浮浮雲拂帳滴滴水鳴籬未熟燈前夢閒尋道上詩湘中多夜雨客枕最先知

宿深溪驛去廣右界只一程

北戶書頻到南雲鴈不飛試評騎馬路何似釣魚磯緊折黃茅店篝燈白竹扉故園桑柘煖亦有稻粱肥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三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四

晚春二首以下桂林作舊在乙稿

靜極閒檐琊𥶡來愛枕幃隙虹飛永晝簾影碎斜暉燕
踏花枝語蜂縈柳絮歸輕颸宜白紵時節近清微
好事憐春老無愁耐日長爐煙驚扇影酒面舞花光照
水雲容懶移牀竹意凉更頻紅槿帽促拍打山香

紅荳蔻花

綠葉焦心展紅苞竹籜披貫珠垂寶珞剪綵倒鸞枝且
入花欄品休論藥裹宜南方草木狀爲爾首題詩

偶題

檐雨初乾團扇風夕陽芳樹綠葱葱蕉心榴萼俱無賴

要與春衫相並紅

次韻郭季勇機宜雪觀席上留別

勝絕尊前萬事休縱非吾土且登樓山迎雨脚低飛過
風約江聲欲倒流野水漸堪添酒面夕陽依舊滿簾鉤
憑闌從此遲歸鞅能及中秋對月不

次韻許季韶通判雪觀席上

把酒臨風瑞露傾瓊㶒何用謁雲英捲簾雨脚銀絲挂
倚杖江頭綠漲生嶺海一凉蘇著病山林千籟試秋聲
弦遊奇絕忘羈宦惆悵煙中短棹橫

送周直夫教授歸永嘉

青燈相對話儒酸老去羈遊自鮮歡昨夜榕溪三寸雨
今朝桂嶺十分寒知心海內向來少解手天涯良獨難
一笑不須論聚散少焉吾亦跨歸鞍

贈趙廉州

馬蕃雜沓草叢昔刮目權奇一洗空天末也煩行李到
歲寒聊得酒尊同梅花夜夜湘南雨榕葉年年海北風
少待佳晴看山去玉簪高插翠雲叢

去年過弋陽訪趙侚道通判話西湖舊遊因題
小詩近忽刻石寄來謾錄

紅塵寶馬碧湖船一夢如今費十年却照清溪尋綠鬢
但餘衰雪兩蕭然

送唐彥博宰安豐兼寄呈淮西帥趙渭師郎中

唐子皦自鮮水清石粼粼繡腸五車書不鄙簿領塵黟
山與桂嶺一笑二十春天涯會面難歲晚情話真五管
無賢侯但有嵐煙昏此豈功名場往戍清淮濱北門詩
書帥平生吾故人問訊今何如凌煙上星辰爲言落南
客病作寒蟄呻飄飄北歸夢夜繞吳淞雲

燕臺後盧橘一株冬前先開極香

盧橘花殘細細飛滿枝晴日鬧蜂兒霜餘有此香無奈
合與稱題賦小詩

乾道癸巳臘後二日桂林大雪尺餘郡人云前
此未省見也郭季勇機宜賦古風爲賀次其韻

憶昔北征秋遇雪穹廬苦寒不堪說飛花如席暗燕然

把酒悲歌度佳節胡兒館客類西河鑷戶不容浮蟻泄
當時已分饕餮辛寧復夢遊炎嶺熱忽逢梅花行萬里
又與故山輕話別天公恐我愁瘴霧十日號風吹石裂
同雲乃肯度嚴關一夜玉峰高巘巉老榕翁密最先縞
禪竹枒虛時一折須知桂海接蓬瀛滿目三山白銀闕
不管樓高翠袖單但嫌酒淺金杯凸東郭先生履雖敝
詩情却爛冰壺潔歸撚凍髭搜好句山館青燈對明滅
爲憐叶氣到黃茅何止森森松柏悅豐年作守會飽煖
鷄官思歸自愁絶豈無菊徑樂琴書亦有秫田供麴蘖
東閩雪後一犂春誰在陂頭憶調燮

次韻陳仲思經屬西峰觀雪

仙人灘江遊剪水馮夷宮賓友來鄒枚寒巒搖冬瓏起
望天南陲玉沙滿長風越人來省識把酒酹層空從來
嶠南北人謂將無同那知梁園霰飛入瑞露中幕府有
清士尋僧上西峰六花信媠巧未及五字工我亦滌水
硯課虛責新功莫嗤兩臞儒毫端尚清豐

喜雪示桂人

臘雪同雲嶺外稀南人北客盡冬衣從今老杜詩猶信
梅片飛時雪也飛

寄題商華叔心遠堂用卷中韻

示我新詩卷知君遜俗情安流視巫峽灰劫笑昆明黴
外夜絃語甕頭春蟻生藍橋即仙窟何況有雲英

送郭季勇同年歸衡山

天壤郭有道文獻今在茲啄粱家雞群見子野鶴婁塵
籠萬里心擇食中夜飢拙宦避捷徑瘴風吹鬢絲平生
杏園友把酒天南陲何敢吏朱浮但喜見紫芝問君今
何適舊國餘荒畦提攜漢陰甕歲晚俱忘機勿鬧衡山
雲恐驚隱淪棲定肯從君遊歲晚攀桂枝我亦理吳榜
春湘緑蘋齊風蒲爲誰落之子同襟期丁寧祝融峰將
迎兩枯藜一望五千里共洗蠻煙悲

甲午歲朝寓桂林記去年是日泊桐江謁嚴子

陵祠逐遅度嶺感懷賦詩

去年曉纜解江皐也把屠蘇泛濁醪一席飽風漁浦闊

千山封雪釣臺高將軍老矣鳴孤劍客子歸哉咏大刀
早晚扁舟尋舊路杕樓吹笛破雲濤

癸水亭落成示坐客長老之記曰癸水繞東城

永不見刀兵余作亭於水上其詳具記中

天將福地罩嚴城形勝山川表裏明舊說桂林無瘴氣
今知灕水辟刀兵雲深銅柱邊聲樂月冷珠池海面平
願挽江流接河漢爲君直北洗欃槍

緩帶軒獨坐

午日烘開莒蒻苞檐塵飛動雀爭巢蒙蒙困眼無安處
閒送爐煙到竹梢

食罷書字

甲子霖涔雨東南濕蟄風荔枝梅子綠荳蔻杏花紅捫腹蠻茶快扶頭老酒中荒隅經歲客土俗漸相通（蠻茶出修仁大治頭風老酒數年酒南人珍之）

次韻平江韓子師侍郎見寄三首

自古四愁湘水深誰將城郭啓山林有情碧嶂圍欒繞無數朱樓縹緲臨蚺鼓揭天驚客坐象鞶航海厭蠻琛（南人以蚺蛇皮作腰鼓響很異常交趾以象革爲兜鍪皆異事）三千客路長安遠故舊書來直萬金

靈泉杖屨浙江頭經濟長懷尚典州堂上讀書朝氣爽臺前呼月海光浮交情尺素勤雙鯉筆力枯松挽萬牛已把三章翻樂府爲君擊節變蠻謳（子師新作小築於浙江有靈泉讀書

堂呼月臺皆其處也）

前年衝雪過雙溪風帽泥鞾騎吹隨爛醉依前逢錦瑟好音惟是欠黃鸝功名未試玉璜玦離別頻傾金屈巵疇昔北征煩吉夢南征合有夢歸時（頃年北使時數野多妄傳被留不歸子師家中人忽夢予歸翌日過界報到故末句及之鶯鶯子師家善歌者前年過髮泰滿已去）

宜齋雨中

秀麥一番冷送梅三日霖綠肥新荔子紅浥舊蕉心映竹千絲舞垂檐一線斟終朝盤膝坐卑濕恐相侵

次韻許季韶通判水鄉席上

青山綠浦竹間明彷彿苕溪好處行解慍風來如故舊催詩雨作要將迎休兵幕府烏鳶樂熟稻邊城鼓笛聲摹寫箇中須綵筆句成仍挾水雲清

水鄉酌別但能之主管能之將過石康

南郭河橋市井喧綠荷香處有江天一簾梅雨爐煙外三疊陽關燭淚前馬耳西風君並海船頭北渚我歸田後期只恐參商似且醉金槽四十絃

六月十五日夜汎西湖風月溫麗

暮檥金龜潭追隨今夕涼波紋挾月影搖蕩舞船窗夜久四山高松桂黯以蒼長煙界巖腹浮空餘劍鋩棹夫三弄笛跳魚翻素光我亦醉夢驚解纓濯滄浪多情芙蕖風娟娟吹鬢霜會心有奇賞天涯此何方清潤不立塵空明滿生香過清難久留俛俯墮渺茫

燕堂書事

歲稔齋鈴閒年深屋壁摧狸爭雷反過蛙化雨窗來晝日風常籟無時地不梅耳邊情話少笑口若爲開

酒邊二絶

團扇香中娟娟風斷腸聲裏看春紅不須過處催乾盡聽徹歌頭盞自空

日長繡倦酒紅潮閒東羅巾理六么新樣築毬花十八丁寧小玉慢吹簫

枕上作

繞枕蚊相聒翻缸鼠自忙早衰秋夢亂不寢曉更長賦擬騷人屈吟成病客莊安心無可覓隨處且爲鄉

思歸再用枕上韻

老覺䦨事懶病添歸計忙行年心已化疇昔意空長五柳栗里宅百花錦城莊何時去檢校一棹水雲鄉

李正之提點行至郴用千忙字韻寄和荅

天涯逢我病秋晚送君忙慮槩交情厚留連別恨長賓筵猶雪觀客路已雲莊揺落郴江路應須慵醉鄉

晚出北郊

偪仄深巷中葱蘢綠陰交山家不早起閉戶如藏逃濃露蛻蟬咽小風飢燕高新渠屢涓流壞陂方怒號遲吐病脊土不肯昏作勞滅裂復滅裂晚秋如牛毛空餘朝氣白浮浮濕弓刀官稱勸農使臨風首頻搔

甘雨應祈三絕

晚稻成苞未肯肥鵓鳩啼晚雨來時黃紬被冷初眠覺先向芭蕉葉上知

數日雖蒙霡霂霑浥塵終恨太廉纖今朝健起巡檐看恰似廬山看水簾

高田一雨免飛埃上水綱船亦可催說與東江津吏道打量今晚漲痕來

與鄭少融趙養民二使者訪古營家洲歸憩松關二君欲助力興廢戲書此付長老善良以當疏頭

飄飄竹雨濕輕裘娟娟松風繫小舟安得從容興廢手起人重上營家洲

淳熙甲午桂林鹿鳴燕輒賦小詩少見勸駕之意

維南吾國最多儒聳看招招赴隴書竹實秋風辭穴鳳桃花春浪脫淵魚月宮移種新栽桂江水朝宗舊鑿渠況有狀頭坊井上明年應表第三閭郡人曹鄴及第詩云我到月宮收得猶寫君移向故園栽今歲用故事植桂正夏進後二堂之下又復朝宗古渠以應文章應舉之讖趙觀文王世則亦鄉人皆魁天下故詩中悉及之

逍遙樓席上贈張郛達教授張癸未省闈門生也同年進士俱會樓上者七人

疇昔金門看選賢一星終矣半英聯誰憐幕府清池句不著南山捷徑鞭作者七人茅犀地書霜九月菊殘天浮生聚散如風雨同倚東樓豈偶然

畫工李友直爲余作冰天桂海二圖冰天畫使北虜渡黃河時桂海畫游佛子巖道中也戲題

許國無功浪著鞭天教飽識漢山川酒邊蠻舞花低帽夢裏胡笳雪沒鞾收拾桑榆身老矣追隨萍梗意茫然明朝重上歸田奏更放岷江萬里船

耳鳴戲題

歷歷從何起泠泠與耳謀人言衰相現我以妄心求遠磬山房夜寒蜩隴樹秋圓通無別法但自此根修

復作耳鳴二首

至音豈寂透希夷珍重幽田爲發揮妙用何關新卷葉
圓通自有倒聞機夢中鼓響生千偈覺後春聲失百非
寄語爵陰呑賊道玉牀安穩坐朱衣
東極空歌下始青西方寶網奏韶英不須路入兜元國
自有音聞室筏城牛蟻誰知牀下鬭雞蠅任向夢中鳴
如今却笑難陀種無耳何勞強聽聲
碧虛席上得趙養民運使寄詩約今晚可歸次
韻送之
偶攜尊酒上屛顛忽憶行人瘴霧間便好來分蒼石坐
巳敎不鎖翠雲關
寒夜

萬象閒無語一蛩吟獨譁蕭蕭月浸樹滿庭穠李花風
從月中來吹我兩鬢華北斗聲迴環南斗亦橫斜人生
幾良夜吾行久天涯離居隔江漢何由寄疏麻
甲午除夜猶在桂林念致一弟使虜今夕當宿
燕山會同館兄弟南北萬里感悵成詩
把酒新年一笑非鶺鴒原上巧相違墨濃雲瘴我猶住
席大雪花君未歸萬里關山燈自照五更風雨夢如飛
別離南北人誰免似此別離人亦稀
乙未元日用前韻書懷今年五十矣
浮生四十九俱非樓上行藏與願違縱有百年今過半
別無三策但當歸定中久已安心竟飽外何須食肉飛

若使一丘幷一壑還鄉曲調儘依稀（儘乃俗字）
再用前韻（時被命帥蜀）
休論今昨總皆非世味諳甘與我違蜀道雖如履平地
杜鵑終勸不如歸三冬自苦坐毛頴一夢微官陪鬱飛
夜久南枝翻倦鵲茫茫月白衆星稀
與同僚遊棲霞洞極深遠中有數路相傳有通
九疑者燭將盡乃還飲碧虛上陳仲思用二華
君韻賦詩即席和之
竹杖芒鞋俗網疎每逢絕勝更踟蹰但隨岐路東西去
莫計光陰大小餘彷彿桃源猶舜風辛勤李白謾騎魚
今朝眞作遊仙夢不似騷人賦子虛

施元光在嵓山病中遠寄長句次韻荅之
四海飄蓬客舍邊幾多雲水與風煙絕無膂力驅長轡
空有孤忠誓大川參井忽隨征馬上斗牛應挂故山前
親交情話知何許詩到天涯喜欲顚
次韻趙養民碧虛坐上
巳將山色染眉黛更挽江波添酒醽珍重江山勸人醉
笑人驅馬惺惺廻
贛州明府楊同年挽歌詞二首
拱璧溫無纇深蘭遠自芳清班孤玉筍薄宦老銅章傳
業麒麟子承家鴻鴈行門闌自簪笏吾獨憾堂堂
憶昔龍門化曾容鴈塔陪逡巡九閡過迢遞一書來未

報錯刀贈驚傳丹旐廻辰陽隔江渚空步楚詞哀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四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五

初發桂林有出嶺之喜但病餘便覺登頓至靈川疲甚自歎羸軀乃無一可偶陸融州有使來書此寄之

桂林偏宜人無瘴古所傳北客守炎官恃此以泰然堂高恆宴坐訟簡容佳眠不計身落南瑇柄三回天今朝遂出嶺歡呼繫行纏罝兎脫豐草池魚躍清淵那知多病身久靜翻懷安長風蕩鹽輿篆籍飄以翾靈泉路嶇𡼖僕夫告頳肩我亦頭岑岑中若磨蟻旋走投破驛宿強飯不下咽茲事未渠央萬里蜀道難十年故倦遊況乃成華顛盤老當作繭不繭夫何言

甘棠驛

萬里三年醉嶺梅東風刮地馬頭廻心勞政拙無遺愛慚向甘棠驛裏來

靈泉 驛後有龍惠泉

泉嬌無語笑經過欲掬柴綠奈拙何孤奉明恩辭出嶺歡顏終少汗顏多

嚴關 或謂之炎關桂人守險處朔雪多不入關關內外風氣迥殊人以爲南北之限也

回看瘴嶺已無憂尚有嚴關限北州裹飯長歌關外去車如飛電馬如流

施進之追路出嚴關且寫予眞戲題其上

喚渡牂牁瘴水濱嚴關關外又逢春神仙富貴俱何在

且作全家出嶺人

興安乳洞有上中下三巖妙絕南州率同僚餞別者二十一人遊之

山水敦夙好煙霞痼奇懷向聞乳洞勝出嶺更徘徊雪林縞萬李東風知我來華裾續高原故人紛後陪鬢馬玉溪橋嵌根谽崖嵬蕩蕩碧瑤宮冰泉激牆隈芝田溉石液深畦龍所開匃我一掬慳頹此炎州埃仍呼輪袍舞醉倒瑞露杯但恐驚山靈腰鼓轟春雷薪翁雜餉婦圜視歡以咍茲巖何時鑿閱世幾劫灰始有此客狂後會眞悠哉南遊冠平生巳去首猶回歲月可無紀三洞俱磨崖會有好事者摩挲讀蒼苔

鏵觜 在興安縣五里所秦史祿所作也逆海陽水壘石爲壇前銳如鏵觜水分南北下爲湘灕二江功用奇偉余支代李德遠書修之

導江自海陽至縣迺灕逆狂瀾旣奔傾中流遇鏵觜分爲兩道開南灕北湘水至今舟楫利楚粵徑萬里人謀欽天造史祿所經始無謂秦無人虎鼠用否耳紫藤纏老蒼白石溜清泚是間可作社牲酒百世祀修廢者誰歟配以臨川李

大通界首驛

愚悃無華敢自欺寸誠珍重吏民知東風重倚庭前樹送別人情似到時

陳仲思陳席珍李靜翁周直夫鄭夢授追路過

大通相送至羅江分袂留詩爲別

相送不忍別更行一程路情知不可留猶勝輕別去二陳拱連璧偲李瑚璉具周子雋拔俗鄭子秀風度嗟我與五君曩如栖烏聚偶投一林宿飄搖共風雨明發各飛散後會渺何處栖烏固無情我輩豈漫與班荊一炊頃聽此昆弟語把酒不能觴有淚若兒女脩程各著鞭慷慨中夜舞功名在公等腐儒老農圃

懷桂林所思亭

參山奇絕送歸時曾榜新亭號所思桂水祇今湘水外他年空有四愁詩

羅江

嶺北初程分外貪驚心猶自怯晴嵐如何花木湘江上也有黃茅似嶺南

初入湖湘懷南州諸官

今晨入湖南甘土絳以紫厥壞旣殊異風氣當稱此回思始安城舊籍贅楚尾實惟荊州隸零陵之南鄙時雪度嚴關物色號清美儻以土宜觀尚非清湘比何況引而南焦茅數千里向我作牧時客過不停軌憧憧走官下旣至輒咎悔書來無別語但說痺鄉鬼我今幸北轅又念泉君子懷哉千金軀博此五斗米作詩諷方來南遊可以已車輪倘無角吾詩亦金柅

清湘縣郊外雜花盛開有懷石湖

午行清湘縣妍煖春事真柴荊關桃李冥冥一川花故園豈少此愈此百倍加我寧不念歸顧作失木鵶百年北窓涼安用天一涯君恩重喬嶽敢計征路賒鄉心與官身鑿枘方聱牙橘柚走珍貢何如繫匏瓜明當復露奏天日臨幽遐儻許清江使曳尾還汙邪

珠塘 未至清湘二十里

林茂鳥烏急坡長驢馱鳴坐輿猶足痺負笈想肩頳廢廟藤遮合危橋竹織成路傍行役苦隨處有柴荊

題湘山大旐堂 山中祖師號無量壽真身塔在焉

重倚春林淚竹枝南遊風物鬢成絲難尋桂嶺千峰夢更了湘山一段奇來去別無心外法行藏休問塔中師

若論大旐門前事竿木逢場且賦詩

清湘驛送祝賀州南歸

海內交情兩斷金離歌倡和俱吳音桃花如雨暮春酒竹箭有筠他日心萬里書來蜀道易四愁詩成湘水深田園將蕪各早計一棹五湖能見尋

清湘驛送王柳州南歸二絕

南歸北去路茫茫不是行人也斷腸可惜湘江春夜月落花時節照離觴

我已兼程無脚力君猶追路有襟期從今月下共花下誰復醉吟先和詩

七里店口占

分手暮江寒徘徊立馬看尋常相見易倍覺別離難

全守支耀卿飲餞七里倅楊仲宣復攜具至深溪酌別且乞余書走筆作此兼寄耀卿

店舍煙火寒塵沙亭堠遠嫣紅糝芸綠春事亦已晚年芳去駸駸江水來袞袞故人瀟湘逢留落一笑莞已張七里飲更出深溪餞草間豔紅粉竹裏趣廚傳故意如許長由來共鄉縣愧我不能觴負此離歌轉別愁滿天末不醉何由遣却憶支使君風前白波捲

深溪舖中二絕追路寄呈元將仲顯二使君

賀州歸去柳州還分路千山與萬山把酒故人都別盡今朝具箇出陽關

祇有南風捲路塵斷無南客送車輪故人合在瀟湘見却向瀟湘別故人

戲題愚溪

碧湍激白石沄沄復湯湯既為人所愚安用爾許忙我昔曾經過重來已三霜無事跰雙足奔走寧非狂溪流到江平翻笑客路長豈不有歲晚乞身還故鄉

初泛瀟湘

六槳香飛急下灘碧琉璃上雪花翻越來溪色清如此只欠磯頭一釣竿

湘口夜泊南去零陵十里矣營水來自營道過零陵下湘水自桂林之海陽至此與營會合為

一江

我從清湘發源來直送湘流入管水故人亭前合江處暮夜檣竿矗沙尾却從湘口望湘南城郭山川恍難紀萬壑千巖詩不徧惟有蒼苔痕屐齒三年瘴霧亦奇絶浮世登臨如此幾湖南山色央江來無復瑤簪插天起坡陀狠石蹲清漲澹蕩光風浮白芷騷人魂散若爲招傷心極目春千里我亦江南轉蓬客白鳥愁煙思故壘遠遊雖好不如歸一聲鶗鴂花如洗

南臺瑞應閣用壁間張安國韻

衡雨上山頭臨雲看山脚松間一彈指開此寶樓閣革䅉方費錢拂子不暇握小偈出雷音千古驚猿鶴

湘潭

暮雨檣竿縣一灣長官立馬水雲間風吹江沫浮浮去誰在沙頭閉戸閒

泊長沙楚秀亭

雨從湘西來波動南楚門不知春漲高但怪江水渾舟行風打頭陸行泥没鞍且登裴公臺半日心眼寛

題嶽麓道鄉臺

山外江水黄江外滿城緑城外沓無際天低到平陸長煙貫楚尾遠勢帶吴蜀故國東北望遊子闌干曲

寄題潭帥王樞使佚老堂

孺子滄浪濯纓處千載新堂來卜鄰潦收無波徹底静東湖之水堂中人蒙陽花譜勝洛下竹西藥闌來海瀕新篁緑沉桂丹渥嶽立奇石蒼苔皴賞心滿眼伴閉戸天風夜下扶車輪胸中種蠡妙經濟鬢鬚白雪朱顔春蒼生未佚身未老斯堂未可忘斯民四年西略可萬世孤撐獨立扛千鈞匹馬幡幡恃天日危言岌岌愁鬼神浮生蚤休信不惡持此欲去非吾聞客遊瀟湘逢騎吹知公已爲蒼生起公今少勞佚者多湛輩乃可寒江濱

王公自言堂去東湖頃步新得彭州牡丹揚州芍藥丹桂貓頭竹并徐氏王恆石列堂下

湘陰橋口市别游子明

馬首欲東舟欲西洞庭橋口暮寒時三年再别子輕去萬里獨行吾畜衰遥憶美人湘水夢側身西望劍門詩

老來不灑離亭淚今日天涯老淚垂

寵渚

白魚出水卧銀刀紫筍堆盤脱錦袍捫腹將軍猶未快棹船西岸摘蔞蒿

大波林

湖路荒寒又險艱大千空水我居間篙師晚始分南北指點青青漢口山

連日風作洞庭不可渡出赤沙湖

金沙堆前風未平赤沙湖邊波不驚客行但逐安穩去三十六灣漲痕生滄洲寒食春亦到荻芽深碧蔞芽青汨羅水飽動荆渚嶽麓雨來昏洞庭大荒無依飛鳥絶

天地惟有孤舟行慷慨悲歌續楚些彷彿幽瑟迎湘靈黃昏慘淡檥極浦雖有漁舍無人聲冬湖落漲此暫住春潦愁長隨傭耕吾生一葉寄萬木況復搖落浮滄溟漁蠻尚自有常處羈官方汝尤飄零

寄題贛江亭 陳季陵贛州書云新作此亭集使者王之題其榜要予詩

二水之會新作亭主人文章子墨卿我記斯亭且不朽千載當與文俱鳴題榜誰歟漢使者風流好事飾儒雅平生兩君吾故人安得繫馬亭階下鼓旗西征上奔灘所思不見心難降瞿塘縱有文鱗雙要莫致之章貢江

浯溪道中

江流去不定山石來無窮步步有勝處水清石玲瓏安

得扁舟繫絕壁臥聽漁童吹短笛弄水看山到月明過盡行人不相識

夜泊灣舟大風雨未至衡州一百二十里

阿香攪客眠夜半驅疾雷空水受奇響如從船底來嘈嘈雨窗鬧軋軋風柁鬧睡魔走辟易耳界愁喧豗有頃飄驟過灘聲獨嗚哀燈娟燭囊衣篙師理檣桅煩擾到明發村雞亦喈喈

泊衡州

客裏仍哦對雨吟夜來星月曉還陰空江十日無春事船到衡陽柳色深

步入衡山

應有人家住隔溪綠陰亭午但聞雞松根當路龍筋瘦竹筍漫山鳳尾齊墨染深雲猶似瘴絲來小雨不成泥更無騎吹喧相逐散誕閒身信馬蹄

重遊南嶽 焚香嶺南殿過銓德觀謁注生祠庭觀道君玉符王七及八角玉印經方四寸許文曰注生眞君玉印雨中登山宿南臺福巖至瑞應擲鉢天柱諸峰之上寒甚病衰不至上封而返

捨舟得馬如馭氣步入青松三十里我從蠻嶺瘴煙來不怕雨雲埋嶽趾憶昔南征欵廟庭往來無恙神所祉當時已有歸田願帝臨此心如白水煌煌南正館於東手握八觚溫玉璽駿奔瀟霍左右輔好生不殺扶炎紀崇極竣事曉瓘空躋攀小試青鞋底不知雲磴幾千丈

但見漫山白龍尾石頭招我上南臺瑞應闌干天半倚福嚴鐘聲過橋來彷彿三生如夢裏堂中尊者已先去苔鎖巖扉何日啓竹嬾硯硐老逾瘦松畏高寒蟠不起癯儒尚病怕深登幽討未窮行且止我評七十二高峰巒律穹窿少觀美儼然可瞻不可玩往往雄爭如負扆乃知嶽鎮蓋深厚不與他山爭秀偉區區獻狀眩兒童乳洞淡巖眞戲耳

四明人董嶧久居嶽市乞詩

祝融峰下兩逢春雨宿風餐老病身莫笑五湖萍梗客海邊亦有未歸人

三月十五日華容湖尾看月出

雲銷澧陽風月生岳陽木誰推赤金盤湧出白銀地徘
徊忽騰上蹀蹀恐顛墜稍高輪漸安飛影到蓬背晶晶
浪皆舞嚚嚚星欲避兜羅世界網普現無邊際官居東
戶庭有眼如幻翳向非行大荒寧有此巨麗秉除較得
失漂泊非左計妻孥競驩譁渠亦知許事

鈞池口阻風迷失港道

回風打船失西東柁癡艣弱無適從三老號呼鐵纜墜
招頭撾鼓驅魚龍千篙撐折百丈斷日暮稍與洪相通
推移尋尺力千里時有黃帽來言功康莊大逵世不乏
乃獨蹇產濤波中一官橫起險易相剎那憂喜隨兒童
漲湖連天遠目斷且復加飯追萍蓬蒲團坐煖看香篆

作止任滅如頑空

鼎河口枕上作

漂泊離巢燕縛鈴負殼蝸瘦嫌莞席硬老覺畫屏奢報
道帆當落傳呼鼓已撾且投人處宿未到已聞蟇

安鄉縣西晚泊

水闊烏烏倦墟寒童僕飢一灣村縣遠百折暮江遲晚
夢孤燈見春陰病骨知簡書寧不畏旅力柰先疲

澧陽江

傾流下沅江湖流上澧浦水深蘭芷寒漂搖悍風雨采
采不盈掬何由寄遠渚洞庭浮天白遐矚莽吳楚有懷
獨晤歎櫓聲與人語暮夜即維舟蒼茫定何許

澧浦

草岸齊沓似碧城江船晷岸逆風行綠蘋白芷俱憔悴
惟有蔞蒿滿意生

澧江漁舍 安鄉澧陽之間自兵火後瘡殘猶未復

筱簜空來四十年沼江猶自少炊煙茫茫曠土無人問
蘆荻春深綠滿川

孫黃渡 自此登陸至公安渡江過沙頭

捨舟從陸更間關徑仄仍荒亦未乾棘刺近人牢閉眼
泥塗兀馬緊扶鞍茶山盜藪路程惡麥壠人家懷抱寬
擔僕與夫盡劬瘁病翁那得更加餐

潺陵

舟檥收河水馬滑潺陵道百里無鉏犁閒田生春草春
草亦已瘦栖栖晚花少落日見行人愁煙沒孤鳥老翁
雪鬢髮生長識寇盜歸來四十年墟里迹如埽莫訶土
毛稀須知人力槁生聚何當復茲事恐終老人言古戰
場瘡痍猝難療誰使至此極天乎吾請禱

將至公安

前村後村啼杜宇伴人憂煎與人語雲寒日薄春一夢
地闊天低淚如雨我馬虺隤我僕痡豈不懷歸畏簡書
公安縣前酒可沽不如且聽提胡盧

公安渡江

食罷雨方作起行泥已深伴愁多楚些吟病獨吳音莫

怒馬蹄滑須愁驚事侵梅黃時節是未可決晴陰

荆渚堤上

原田何莓莓野水亂平楚大堤少人行誰與藝稷黍獨木且百歲龍鱗立水滸當年識兵燼見赦幾樵斧摩挲欲問訊恨汝不能語薄暮有底忙沙頭聽鳴櫓

渚宮野步題芳草

草色沐新雨綠潤如得意披拂欲生煙茸茸著巾袂天涯各芳春秦吳千萬里故人攀桂枝今夕念游子

發荆州 自此登舟至夷陵

初上蓬籠竹筝船始知身是劒南官沙頭沽酒市樓煖徑步買薪江墅寒自古秦吳稱絕國于今歸峽有名灘千山萬水垂垂老只欠天西蜀道難

虎牙灘 又名合門十二倍屬夷陵

傾崖溜雨色慘淡水墨畫手奧碎花縣瘦木老藤挂翠莽楚甸窮黃流蜀江下一灘今始書三峽此其亞雨點鼓士摻雲騰挽夫路驚心度石林破眼見村舍牛眠草色裏犬吠竹林罅步頭可艤船安穩睡殘夜

峽州至喜亭

斷崖臥水口連岡抱城樓下有吳蜀客檣竿立滄洲雨後漲江急黃濁如潮溝時見山峽船鐃鼓噪中流適從稠灘來白狗連黃牛渦潰大如屋九死爭船頭人鮓尚脫免虎牙不須憂

初入峽山效孟東野 自此登陸至歸州

峽山偪而峻峽泉湍以碕峽草如𣯛毛峽樹多樛枝峽禽惟杜鵑血吻日夜啼峽馬類黃狗不能長鳴嘶峽曉虎跡多峽暮人跡稀峽路如登天猿鶴不敢梯僕夫負喁哭我亦呻吟悲悲吟不成章聊賡峽哀詩

土門

汗泥汩峻阪狠石臥中路睥睨無敢前趦趄屢却顧長繩引籃輿前輓後推去吏士更叫號作氣欲飛度顛墜較分寸兩脚替頭步須臾氣亦竭一一汗如雨

桃花鋪

老蕨漫山鳳尾張青楓直榦如攢槍山深嵐重鼻酸楚石惡淖深神慘傷陰崖風生吹客急草中枯株似人立映晡卓幕先下程將士黃昏始相及

覆盆鋪

三登三降岡始斷一步一休日欲斜濁酒半瓶不得煖覆盆有鋪無爨家

小望州

峰頭高絕鄰四瞰若窺井小山萬蟻垤大山拊其頂叢霄一握近罡風振衣冷似聞天人語笑我雪垂領叢侍玉案香委佩太清境獨下赤城戲俯仰一抔頃豈其厭晨華嗅此腥腐鼎揮手謝天人伶俜愧孤影來債繭足債尚欠界天嶺老矣且勸遊歸期行可請

大望州

望州山頭天四低東瞰夷陵西秭歸峽江微茫細如帶江外千峰青打圍黃牛廟磯石如劈想看驚湍虎鬚白水行陸走俱險艱安得如鳥有羽翼

一百八盤

疇昔辭桂林自謂已出嶺蜿蟬蠻煙中恍若醉夢醒今來峽山路步步躡雲頂仍聞蚯蚓瘴頗與嶠南等平生行路難驚浪兀漂梗迷塗茲益遠鳥道非人境老矣法當佚憊哉跡可屏拜手天東南亟上歸田請

火墨坡下嶺

清晨入岑蔚嵐重寒颼颼忽聞黃鸝語方悟麥始秋旅

食法當瘦遠行人所愁況復深山中不與和氣游苦辛那敢憚病悴良可憂徒憂亦無益聊作商聲謳

八場平聞猿

清猿泠泠鳴玉簫三聲西聲高樹梢子母聯拳傳枝去忽作哀厲長鳴號天寒林深山石惡行人舉頭雙淚閃雪澗琴心未足悲須寫峽中腸斷時琴曲有雪澗聞猿

鑽天三里

非岡非嶺復非坡黃鵠不度吾經過妻孥下行啼且笑聯手相攜如踏歌風吹汗乾人力盡屐齒與石方相磨鑽天三里似千里四十八盤將奈何

蛇倒退

山前壁如削山後崖復斷鄉吾違隴首如海到彼岸那知下嶺危慄甚履冰戰牽前帶相挽縋後衣盡綻健倒輒尋丈徐行屢分寸上疑緣竹竿下劇滚金彈豈惟蛇退舍飛鳥望崖反稍喜一徑平猶有千石亂仍逢新燒畬約略似耕畔心知人境近犁末百憂散山民茆數把鬼質犢子健腰鐮走迎客再拜復三歎謂匪人所蹊官來定何幹儻爲飢火驅平地豈無飯意者官事迫如馬就羈絆我乃不能荅付以一笑粲

大丫隘

峽行五程無聚落馬頭今日逢耕鑿麥苗疎瘦豆苗稀椒葉尖新柘葉薄家家婦女布纏頭背負小兒領垂瘤

山深生理却不乏人有銀釵一雙插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五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六

麻線堆

峽口驛前大山崛起舊路攀援石上縈紆如線十五年前浮圖德寶始沿澗伐木作新路不復登山余觀峽路皆未嘗經修感德寶之事作麻線堆詩一首以風夔路使者及歸峽二州長吏沈業管熊四君

雲木盪胸起鬱栽一峰危上有路千折縺縷如縈絲是
爲麻線堆厭險天下稀傴仄容半足顛墜寧復稽賸徯
尚愁苦游子將安之浮屠德寶者悲智緒等慈隨山刊
古木壽壑得長磯與梁捷飛度布石綿階梯自從新路
改重趼無齎咨縣有孫少府琬琰劃文詞勿云此事小
惟有行人知況觀峽山路由來欠平治官吏既弗跡誰
肯深長思天險固自若當令略成蹊土工運畚鍤石工

操鑿椎烈火敗磽确築沙塡隙巇多用百夫力遠無五
旬期但冀米鹽給不煩金幣支非客敢竊議道傍詢旄
倪身雖雪山戍亦願助毫釐工費嗟小哉政須賢有司
東有管夷陵西有葉秭歸上維沈隱侯夔臺令吏師下
維熊繹孫長材佐州麾豈吾金閨彥不如林下緇懸知
議克合了此一段奇舟檝避潢潦置郵疾飛馳憧憧吳
蜀客來往當無時仍磨鑽天石大書四賢詩不佞願秉
筆遠寄峽口碑

戲書麻線堆下

一身半世走奔波疑是三生宿債多折券已饒麻線嶺
責償難免竹竿坡

胡孫愁

傾崖當胸石齧足失勢毛麓槁幽谷王孫卻走斷不到
惟有哀猿如鬼哭僕夫酸嘶訴塗窮我亦付命無何中
悲風忽來木葉戰落日虎嘷枯竹叢

判命坡

鑽天嶺上已飛魂判命坡前更駭聞側足三分垂壞磴
舉頭一握到孤雲微生敢列千金子後福猶幾萬石君
早晚北窗尋噩夢故應含笑老榆枌

千石嶺

晨光挂高嶺晴色媚遠客哀湍吼叢薄宿霧梟絕壁露
重薊花紫風來蓮背白迷塗朴遲跳飲澗於菟跡層巔

多折木迮磴有飛石不知山幾重杳杳入叢碧

九盤坡布水

莫惜縈廻上九盤洗心雙瀑雪花寒野翁酌水煎茶獻
自古人來到此難

荒口

十步九嗟蹶百夫半蹣跚豁然鳥道窮努力造其巔謂
是嶺頭了一峰復當前既無反顧法仰望心茫然

四十八盤

詰曲不前如宦拙欹傾當面似交難若將世路比山路
世路更多千萬盤

紫荷車

峽山此藥甚多

緑荑吐弱線翠葉抱修莖矗如青旄節草中立亭亭根有卻老藥鱗皴友松苓長生不暇學聊冀病身輕

錦帶花 東南甚珍此花峽中漫生山谷

妍紅棠棣粧弱緑薔薇枝小風一再來飄颻隨舞衣吳下嫵芳檻峽中滿荒陂佳人墮空谷皎皎白駒詩

入秭歸界

山根繫馬得漿家冢入窮鄉事可嗟蚯蚓祟人能作瘴茱萸隨俗強煎茶幽禽不見但聞語野草無名都著花窈窕崎嶇珠未艾去程方始問三巴

早發周平驛過清烈祠下 屈平祠也祠前有獨醒亭

物也近人境喜歡嚴曉裝山月雞犬聲野風麻麥香登

嶺既開豁入林更清涼三呼獨醒士儻肯酹我觴

白狗峽 陸路亦自峽上通西岸有玉虛洞

江紋圓復破樹色昏還明連灘竹節稠洶怒奔夷陵石磯鐵色頑相望如姦朋踞岸意不佳當流勢尤獰山回水若盡但見青蛉嶙慘慘疑鬼寰幽幽無人聲顛沛安危機艱難古今情俯窺得目眩卻立恐神驚白雲冒巖扉下維玉虛庭神仙坐閱世應笑行人行

秭歸縣 周封楚子熊繹於此縣宋玉宅東山清烈祠屈原宅也

永日貪程客長年弔古詩悲秋荒故宅負石慘空祠峻壁鴉翻堞高畬麥秀遲窮山熊繹國偪仄建邦時

歸州竹枝歌二首

東鄰男兒得湘纍西舍女兒生漢妃城郭如村莫相笑人家伐閱似渠稀

東岸艬船拋石門西山炊煙連白雲竹籬茅舍作晚市青蓋黃旗稱使君

昭君臺 在興山界中鄉人緣昭君築臺望之下有香溪然三峽女子十人九癭

天生尤物元無種萬里巴村出青塚高臺望思臺已荒東風溪漲流水香嬋娟鍾美空萬古翻使鄉山多醜女炙眉作瘢亦不須人人有癭如瓠壺

人鮓甕 在歸州郭下長石截然據江三之二水盤時漬淖極大雖峽下最險處東岸即屈原宅自此複登舟至巫山

懷沙祠下鐵色磯中流東湍張禍機與齊俱入彼可弔

乘流而下吾亦危江河雖犯一至此天地好生安取斯朝歌勝母古尚諱我其覆醢航秭歸

巴東峽口

水宿頻敧側徒行又險艱舟危神女峽馬瘦鬼門關照夜燒畬隴緣雲種筆山催成頭雪白休說鬢絲斑

初入巫峽

鑽火巴東岸撥金峽口船東江崖欲合漱石水多漩卓午三竿日中間一罅天偉哉神禹跡疏鑿此山川

將至巫山遇雨 數日快晴水落丈餘舟人方以為喜雨作即水又長矣

峽行水落惟憂雨通昔淋浪怨行旅千山萬山生白煙陽臺那得雲如許巘詞勝告翠帷儻匄我一晴翻手間

放閒十二峰頭色重賦碧叢高插天

巫山高 并序

余舊嘗用韓無咎韻題陳季陵巫山圖攷宋玉賦意辨高唐之事甚詳今過陽臺之下復賦樂府一首世傳瑤姬爲西王母女嘗佐禹治水廟中石刻在焉

濕雲不收煙雨霏峽船作灘梢廟磯杜鵑無聲猿叫斷惟有飢鴉迎客飛西眞功高佐禹跡斧鑿鱗皴倚天壁上有瑤簪十二尖下有黃湍三百尺蔓花丱木風煙昏薜珮翠帷香火寒靈斿飄忽定何許時有行人開廟門楚客詞章元是諷紛紛餘子空嘲弄玉色頩顏不可干人間錯說高唐夢

刺濆淖 并序

濆淖盤渦之大者峽江水壯則有之或大如一間屋相傳水行峽底遇暗石則濆起已而下旋爲渦然亦未嘗有定處或無故突然而作叵測也舟行遇之小則欹傾大則與齋俱入險惡之名聞天下

峽江饒暗石水狀日千變不愁灘瀧來但畏濆淖見人言盤渦耳夷險顧有間仍於非時作未可一理貫安行方熨縠無事忽翻練突如湯鼎沸翕作茶磨旋勢迫中竅窪怒霽外始暈已定稍安慰倏作更驚眩漂漂浮沫起疑有潛鯨噀勃勃騣浪騰復恐蟄鼉抃篙師瞪褫魄灘戶呀雨汗逡巡怯大敵勇往決鏖戰幸免與齋入還憂似蓬轉驚呼招竿折奔救竹笮斷九死船頭爭萬苦石上牽旁觀皖薄冰撇過捷飛電前余叱馭來山險固嘗徧今者擊楫誓豈復憚波面澎湃三峽長颼颼一葦亂既微掬指忙又匪科頭慢天子賜之履江神敢吾玩但催疊鼓轟往助雙櫓健

嘲峽石 并序

峽山江濱亂石萬狀極其醜怪不可形容舉非世間諸所有石之比走筆戲題且以紀異

峽山狠無情其下多醜石頑質貫憎垂傀狀發笑啞粗類墳壞黃沉漬鐵矢黑或如溝泥淀或似凍壁坼堆疑聚麋栗陊若壞城甓槎牙鏤朽木狠籍委枯骼磊砢包

贏蚌淋漓錮鉛錫縱文瓦溝壠橫疊衣褶襞鱗皴斧鑿餘坎窞蹴踏力云何清淑氣孕此詭譎跡我本一丘壑嗜石舊成癖端溪紫琳腴洮河綠沉色階冊截肪膩泗磬鳴球擊嵌空太湖底偶立韶江側眞陽劉千巖管道劇寸碧倦游所閱多未易一二籍揭來茲山下刺眼昔未覿或云峽多材奇秀鬱以積絕代昭君村驚世屈原宅東家兩兒女氣足豪萬國山石何重輕奚暇更融液我亦味其言作詩曉行客

勞畬耕 并序

畬田峽中刀耕火種之地也春初斫山衆木盡蹶至當種時伺有雨候則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糞明日

雨作秉爇土下種即苗盛倍收無雨反是山多磽确地力薄則一再斫燒始可蓺春種麥豆作餅餌以度夏秋則粟熟矣官輸甚微巫山民以收粟三百斛爲率財用三四斛了二稅食三物以終年雖平生不識秔稻而未嘗苦飢余因記吳中號多嘉穀而公私之輸顧重田家得粒食者無幾峽農之不若也作詩以勞之

峽農生甚艱斫畬大山巔赤埴無土膏三刀財一田頗具穴居智占雨先燎原雨來亟下種不爾生不蕃麥穗黃剪剪豆苗綠芊芊餅餌了長夏更遲秋粟繁稅畝不什一遺秉得饜餐何曾識秔稻捫腹嘗果然我知吳農

事請爲峽農言吳田黑壤腴吳米玉粒鮮長腰匏犀瘦齊頭珠顆圓紅蓮勝彫胡香子馥秋蘭或收虞舜餘或自占城傳早秈與晚穲滋吹甑甗間長腰未秩長赤名箭子齊頭白圓米名如珠紅蓮也設赤香子亦名九里香半米入數合作飯芳香滿案舜王稻焦頭無穎俗傳昔瞍燒種以與之占城種來自廣南穲稻秈禾價最賤以上皆吳中米品也不辭春養禾但畏秋輸官姦吏大雀鼠盜胥衆螟蟘掠剩增釜區取盈折緡錢兩鍾致一斛未免催租瘢重以私債迫逃屋無炊煙晶晶雲子飯生世不下咽食者定游手種者長流涎不如峽農飽豆麥終殘年

巫山縣自此復登陸至夔門縣前掉石灘最險登岸以過舟謂之鹽灘城樓曰高唐門此去瞿唐不百里驛入以耶西流石堆爲水信流石沒則灘漲如馬矣

借馬巫山縣盤舟掉石灘梅肥朝雨細茶老暮煙寒門對高唐起江從灩澦難流堆三尺在旅夢一枝安

自巫山遵陸以避黑石諸灘大雨不可行泊驛中一日吏士自秭歸陸行者亦會

巫山信是陽雲臺客行五日雲不開陰晴何常有朝暮夜雨少休明復來今朝水長不知數沒盡山根蒼石堆東磯西磯盡如削大灘小灘俱若雷不知瞿唐復何似想見萬頃淙一杯祗今水劇已壯矣闔道陸程尤艱哉摩圍隘口石生角踊颯坡前泥似醅眼前安得故園路江沙江草便青鞋

燕子坡

大山如牆缺小山如塚纍衆山直下看方知此峰危木末見夔峽一溝盃春泥中有天下險造化真兒嬉峰頂不滿笑舟中鬢成絲登高尚超覽況乃絕俗姿

鬼門關

天作隴頭石關人言要隔塵樊百年會須作鬼無事先穿鬼關

離巫山好晴午後入瞿唐關憩高齋半日

一昨題詩訴苦霖果然連夜卷曾陰盡收行雨瑤姬賜不徇世情巫峽心喜鵲滿枝朝日淡哀猿何處宿雲深水門山徑高齋外一枕清風屏萬金高齋即杜詩所謂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者

灔澦堆

灔澦之石誰劖鐫惡駭天下形眇然客行五月潦始漲但見匹馬浮黃湍時時吐沫作濆淖潏潏有聲如粥煎蜀江西來巳無路鑿山作澮方成川瞿唐之口狹如帶乃欲納此江漫漫奔流下赴故偪仄汝更爭道當其前舟師歎傾落膽過石孽水禍吁難全山川丘陵皆地險惟此險絕餘難肩東坡筆端喙三尺願與作賦評嘲喑云非此石峽更怒白頭忽作傾城妍我從巫山飛一棹歡喜偶脫蛟龍涎是非信否未暇詰且上高齋清晝眠

夔州竹枝歌九首

五月五日嵐氣開南門競船爭看來雲安酒濃麴米賤家家扶得醉人迴

赤甲白鹽碧叢叢半山人家草木風榴花滿山紅似火荔子天涼未肯紅

新城果園連瀼西枇杷壓枝杏子肥半青半黃朝出賣日午買鹽沽酒歸

㜷婦趂墟城裏來十十五五市南街行人莫笑女麤醜兒郎自與買銀釵

白頭老媼簪紅花黑頭女娘三髻丫背上兒眠上山去採桑已閑當採茶

百衲畬山青間紅粟莖成穗豆成叢東屯平田秔米軟不到貧人飯甑中

白帝廟前無舊城荒山野草古今情只餘峽口一堆石恰似人心未肯平

灔澦如樸瞿唐深魚復陣圖江水心大昌鹽船出巫峽十日潮流無信音

當筵女兒歌竹枝一聲三疊客忘歸萬里橋邊有船到繡羅衣服生光輝

雲安縣

春暮子規少日斜紅鵲飛兩山多布水一島幾柴扉蚓吐無窮壤人行不斷磯巴陽昨夜雨灘上水先肥杜子美詩云涪萬無杜鵑雲安詩云終日子規啼今萬州界固不聞杜鵑而雲安已自少矣紅鵲飛時滿背綠赤或云即黃鶴也峽中極刼之盛無如雲安江濱墳壤哉哉無際又多大石岸有一石長里許者杜子美詩云高功多勝石其實甚長兩山間雨後瀑泉數十百處尤可觀

萬州 自此後登陸州號南浦郡

晨炊維下巖晚酌檥南浦波心照州榜雲脚響衙鼓前山如屏牆得得正當戶西江朝宗來循屏復東去此萬州形勢也惟觀歷者書知此信之工官曹倚巖棲市井喚船渡瓦屋仄石磴猿啼聞人語剝核杏餘酸連枝茶剩苦窮鄉固瘠薄陋俗亦寒窶土人賣杏皆先剝其核取仁以爲藥也土茶甚苦不簡枝葉雜茱萸煎之營營謀食艱寂寂懷輒訴昔聞吏隱名今識吏隱處

橫溪驛感懷

行徧天涯與地隅筋骸那比十年初朱顏有酒且留住白髮無方能埽除未得歸田先作賦專攻種樹已成書

祗今飛到南山下猶解清晨出荷鋤

午夜登嶓山

揮暑嚴夜衰乘涼𨈆危嶠猿依黑林號鬼閃青炬嘯驚鳥動危葉吟蟲滿荒草泉聲遠相隨山色近如杳夢猶風燈前身已雲木杪浮生固有役遠道何時了豈惟失寢興亦自倒昏曉恭惟天心仁頗識民力槁我懷漢制詔來慰蜀父老熙如春臺登沃若時雨膏須知簡書急勿厭蓐食早但勤筆力淬時助詩腸攪

峽石鋪

由萬州至此山頂皆有長石如城壁亘數峰不斷峽山至是亦稍開廣間有稻田

峰頭壁立倖天造萬雉石城如帶繞山骨鱗皴火種難山下流泉却宜稻新秋一稜綠芊芊茅花先秋雪搖風后皇嘉種不易熟野草何爲攙歲功

蟠龍嶺

自吳歸蜀萬至於梁山五郡間不知其艱蜀嶺梁山之蟠龍峰門尤爲高峻然下嶺則有平陸吏卒皆相賀云

夷陵至朐䏰複嶺苦絲亂初程尚勇往少日還委頓安得長劒揮盡剗疊嶂斷雖云此山惡聊快南溟運此意竟蕭索勞歌謾淒惋日日望平陸念念到彼岸人言夷馬險但欠蟠龍峻摧頹强弩末黽勉焚舟戰譬如已慣逋猶有未折券山根治曉裹峰頂寄朝飯稍脫蚓瘴染還探虎窠亂性命乃可憂筋力何足算嶺半途有鎮頭山以形得名其上多猛獸土人謂之虎寨

蟠龍瀑布自山頂漫汗淋漓分數道而下望之宛從天降當爲城中布水第一

銀漢來從左界天天風吹浪落蒼巔人間只見秋田潤喚作蟠龍洞裏泉

峰門嶺遇雨泊梁山

窮鄉誰與話悲酸駐馬看雲强自寬酒力無端妨宿病詩情不淺任塵官虎狼地僻炊煙晚風雨天低夏木寒行盡峰門千萬丈梁山鼓角報平安

邪邱驛大雨

暮雨連朝雨長亭又短亭今朝騎馬怯平日繫船聽竹葉垂頭碧秧苗滿意青晨晴方可望客路敢追寧

墊江縣屬忠州

青泥没髁僕頻驚黃漲平橋馬不行舊雨雲招新雨至高田水入下田鳴百年心事終懷土一日身謀且望晴休入忠州爭米市暝鴉同宿墊江城

巾子山又雨

百日籃輿困跼跧三晨泥坂兀蹄攀晚晴幸自墊江縣今雨奈何巾子山樹色於人殊漠漠雲容憐我稍班班如今只憶雪溪句乘興而來興盡還

鄰山縣

山頂嘘雲黑似煙修篁高柳共昏然鳥啼一夜勸歸去誰道東川無杜鵑

没冰鋪晚晴月出晚復大雨上漏下濕不堪其
憂
晚色熹微煖似薰兒童歡喜走相聞無端星月照濕土
依舊山川生雨雲吳諺曰星月照濕土明朝依舊雨蓋雨後微晴星月粲然必復雨占之每驗
旅枕夢寒涔屋漏征衫潮潤冷爐熏快晴信是行人
願又恐田家曝背耘

金山嶺

阪峻身頻偃崖深首屢回雲浮平地出路拂半天來但
閱闍山過都忘歲月催湘南初上馬猶插早春梅金山積險岌多古梅

明日至鄰水又雨

昨日方無雨今朝又不晴滿山皆屐齒隨處有泉聲頗
怪陰霖差應催老病成泥塗千騎士與我共勞生

殘夜至峰頂上

片月挂高嶺我行至其巔舉手欲攬擷恐驚乘雲仙非
菲桂香動肅肅露脚寒北斗已到地南斗猶闌干但聞
浮黎音來從始青天大星與之俱曉色明旗旛素煙渺
陸海中有人所寥想見地上友啓明青火煎星落玉宇
白日生綺霞丹冰輪未肯去相看尚團圞

望鄉臺

千山已盡一峰孤立馬行人莫疾驅從此蜀川平似掌
更無高處望東吳

蚤晴發廣安軍晚宿萍池村莊

夜雨洗煩蒸曉風薦清穆雲頭隤鐵山日脚迸金瀑暑
塗一日涼遠客萬事足羈人正奔波觀者何陸續翠蓋
立嚴粧青裳行跣足俗陋介南徼物華入東蜀竹萌苦
巴青荔子酸猶綠修蘆密成籬直柏森似纛泥乾馬蹄
鬆路坦亭堠速暮投何人莊窓戶暗修竹

巴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嶠南其人好
食檳榔合蠣灰扶留藤一名蔞藤食之輒昏然
巳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臙血可厭今來蜀道
又爲食蒜者所薰戲題

旅食諳殊俗堆盤駭異聞南餐灰薦蠣巴饌菜先葷幸

脫蔞藤醉還遭胡蒜熏絲蓴鄉味好歸夢水連雲

嘉陵江過合州漢初縣下

井徑東川縣山河古合州木根拏斷岸急雨沸中流關
下嘉陵水沙頭杜老舟江花應好在無計會江樓

新晴行鄰水上與涪江相近

塗泥初乾雨不落日色未出暑光薄畏途得晴天復涼
眞是腰錢更騎鶴渾渾鄰水流未平悄悄涪江如鏡清
過盡江沙穿麥壠忽有青蜩扶葉鳴

小溪縣屬遂寧

刈麥千平壠橫槎一小溪梓花紅綻碎粟穗綠垂低村
婦猶多跣山猿遂少啼東川雖已過錦里尚雲西

荳山道中感懷

侍臣筆橐舊西班大將麾幢又百蠻挂席南箕宿昔事閃旗東井何時還日增衰病復一日山陽舊遊知幾山倦拂盤陀著石坐歸心聊與石俱頑

曉發飛烏晨霞滿天少頃大雨吳諺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驗之信然戲紀其事

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農諺云爾古來占滂沲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俗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蚍蜉強知時蜥蜴與聞計蛭鳴東山鸛

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驚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響應捷如鬼哦詩敢夸博聊用醒午睡

遂寧府始見平川喜成短歌

峽之西遂之東更無平地二千里惟有高山三萬重不知誰人鑿混沌獨此融結何其工我本江吳弄水月忽來踏徧西南峰不知塵界在何許但怪星辰浮半空直疑飛入蝶夢境此豈應有人行蹤今朝平遠見城郭云是東川軍府雄原田坦若看掌上沙路淨如行鏡中芋區粟壠潤含雨楮林竹徑凉生風將士懽呼馬蹄快康莊直與錦里通半年崎嶇得夷路一笑未暇憐飄蓬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六

九月十九日衙散回留大將及幕屬飲清心堂觀晚菊分韻得謀暮字（暮字作樂府）

甲光射曾雲雨脚不敢到西山明古雪秋日一竿照先偏井絡窓後拒參旗棹分弓滴博平鳴劒伊吾小君看天山箭狐兔何足了開邊吾豈敢自治有餘巧歸來翠帷卷聊共黃花笑雖無落帽風亦復接䍦倒餘閒校筆陣刻燭龍蛇埽毛錐乃更勇我亦鼓旗譟

冬至日銅壺閣落成

走徧人間行路難異鄉風物雜悲歡三年北戶梅邊暖萬里西樓雪外寒已辦鬢霜供歲籥仍拚髀肉了征鞍故園雲物知何似試上東樓直北看

十二月十八日海雲賞山茶

追趁新晴管物華馬蹄鬆快帽檐斜天南臘盡風晞雪冰下春來水激沙已報主林催市柳仍從掌故問山茶

雨後東郭排岸司申梅開方及三分戲書小絕令一面開燕

豐年自是驩聲沸更著牙前畫鼓撾

雨入南枝玉蘂皴合江雲冷凍芳塵司花好事相邀勒不著笙歌不肯春

鞭春微雨

濕勝絲絲雨笙歌步步塵一年新樂事萬里未歸人雲薄竟慳雪酒濃先受春送寒東作近慚愧耦耕身

綠萼梅

朝罷東皇放玉鸞霜羅薄袖綠裙單貪看修竹忘歸路不管人間日暮寒

玉茗花

折得瑤華付與誰人間鉛粉弄粧遲直須遠寄驂鸞客鬢腳飄飄可一枝

張正字母夫人朱氏挽詞

蘋藻儀邦媛詩書了歲華贏金寧遺子羣玉竟傳家厚施心無斁浮生自有涯空餘報恩子三載亦苴麻

十二月二十四日西樓觀雪

一夜珠簾不下鉤徹明隨雪上西樓瑤池萬頃崑崙近玉壘千峰滴博收已報春迴南畝潤從教寒勒北枝愁四筵都為豐年醉錄事何須校酒籌

丙申元日安福寺禮塔（成都一歲故事始於此士女大集拜塔下然香挂幡以禳兵火之災）

積梅蜀柳笑人忙歲歲椒盤各異方耳畔逢人無魯語（蜀人鄉音極難解其爲京洛音輒謂之虜語或是僭僞時以中國自居循習至今不改也既又諱之故作魯語尤可笑姑就用其字）鬢邊隨我是吳霜新年後飲屠蘇酒故事先然窣堵香石筍新街好行樂與民同處且逢場（余新作石筍新街）

初三日出東郊碑樓院（故事祭東君因宴此院蜀人皆以是日拜埽）

遠柳新晴暝紫煙小江吹凍舞清漣紅塵一鬨人歸後

跕跕飢鳶覓紙錢
郊外閱驍騎剪柳（亦曰㨨柳）
千騎同瞻白羽揮驚塵一鬨響金鞿不知掣電彎弓過
但覺柳梢隨箭飛
初四日東郊觀麥苗
去歲秋霖麥下遲臘殘一雪潤無泥相將飽喫滹沱飯
來聽林間快活啼
櫻桃花
借煖銜寒不用媒匀朱匀粉最先來玉梅一見憐癡小
斂向傍邊自在開
再出東郊
晚景增年慣官身作客諳大都緣偶熟豈是性能堪昔
者開三徑他時老一龕越溪親種竹芸綠想毿毿
三月二日北門馬上
新街如拭過鳴騶芍藥酴醾競滿頭十里珠簾都捲上
少城風物似揚州
上巳前一日學射山萬歲池故事
北郊征路記前回三尺驚塵馬踏開新漲忽明多病眼
好風如把及時杯青黃麥壠平平去綠密榿林整整來
游騎不知都幾許長堤十里轉輕雷
上巳日萬歲池上呈程詠之提刑
濃春酒煖絳煙霏漲水天平雪浪遲綠岸翻鷗如北渚

紅塵躍馬似西池麥苗剪剪嘗新麪梅子雙雙帶折枝
試比長安水邊景祗無飢客爲題詩
新作景亭程詠之提刑賦詩次其韻二首
飛鴻銜子護紛紛萬里西遊始識眞不管吳霜微點鬢
來看蜀錦爛爭春倚闌定有司花女秉燭仍留主夜神
異縣賞心誰與共故人新作坐中賓
小築聊鋤草棘荒遊人錯比召南棠花邊霧鬢風鬟滿
酒畔雲衣月扇香爛爛吟牋煩索句淋漓醉墨自成行
報章遲鈍吾衰矣終日冥搜謾七襄
錦亭然燭觀海棠
銀燭光中萬綺霞醉紅堆上缺蟾斜從今勝絕西園夜
壓盡錦官城裏花
寶相花
誰把柔條夾砌栽壓枝萬朵一時開爲君也著詩收拾
題作西樓錦被堆
三月二十三日海雲摸石
勸耕亭上往來頻四海萍浮老病身亂插山茶猶昨夢
重尋池石已殘春驚心歲月東流水過眼人情一鬨塵
賴有貽牟堪飽飯道逢田畯且眉伸
四月十日出郊
約束南風徹曉忙收雲捲雨一川凉漲江混混無聲綠
熟麥騷騷有意黃吏卒遠時閒信馬田園佳處忽思鄉

鄰翁萬里應相念春晚不歸同插秧

納涼

雨洗新秋夜氣清悴肌無汗葛衣輕晝擔分月下西壁絡緯飛來庭樹鳴

西樓獨上

竹日駐微暑松風生早秋閒尋來處路獨倚靜中樓老景驅雙轂鄉心挽萬牛相隨木上坐脚底亦雲浮

曉詣三井觀

路轉市聲遠寬閒古城東適從紅塵來忽入蒼煙叢檉心傾穰露芋葉翻微風秋陽潛蘚落殘暑不必攻野老熟睡起日高首如蓬官身騎官馬君應笑龍鍾

曉起

黠鼠緣鈴索飢鴉啄井欄不眠秋漏近多病曉屏寒咄咄渠何怪休休我自闌牙門朝日上簫鼓報平安

舫齋晚憩

心作萬緣起境生千劫忙誰同油幕靜獨對篆煙長有盡天魔力無窮海印光雨餘弦月上塵界本清涼

秋雨快晴靜勝堂席上

一笑憧憧鴈鶩行簿書堆裏賦秋陽心如墜絮沾泥懶身似飛泉激石忙雨後蹲鴟先稻熟霜前浮蟻鬭棖香天涯節物遮愁眼且復隨鄉便入鄉

新涼夜坐

吏退焚香百慮空靜聞蟲響度簾櫳江頭一尺稻花雨窗外三更蕉葉風日日老添明鏡裏家家涼入短檠中簡編燈火平生事雪白眵昏奈此翁

秋老四境雨已沛然晚坐籌邊樓方議祈晴樓下忽有東界農民數十人訴山田却要雨須長吏致禱感之作詩

歲晚羇懷有所思秋來病骨最先知鏡中公案已甘老紙上課程休諱癡西堰頗聞江漲急東山猶說雨來遲錦城樂事知多少憂旱憂霖蹙盡眉

西樓夜坐

抗塵懷抱若爲寬繞屋蛙聲亦在官巖桂無香秋遂晚江蘺有約歲將寒文書散亂朝癡絕燈火淒清語夜闌病倦百骸非復我但思禪板與蒲團

立秋月夜

已放新涼入簟紋更驅餘溽避爐薰穿雲竹月時時見咽露莎蛩院院聞稍喜雪山無斥堠但虞煙驛有移文行藏且付蘧蘧夢明發還親鴈鶩羣

前堂觀月

箕踞繩牀政自豪遠遊何暇續離騷蕭森萬竹秋逾瘦突兀雙楠夜更高東郭風喧三鼓市西城石洶二江濤色塵聲界如如現本自無禪不用逃

有懷石湖舊隱

浩蕩沙鷗久倦飛摧頹櫪馬不勝鞿官中風月常虛度
夢裏關山或暫歸橘社十年霜欲飽鱸江一雨水應肥
吟雲著地堵蒲晚誰爲披蓑煖釣磯

太平瑞聖花

雪外捫參嶺煙中濯錦洲窑攢文杏蘂高結綵雲毬百
世嘉名重三登瑞氣浮挽春同住夏看到火西流

無題

聞道明朝送舊官無情更鼓夜將闌此生見面知何日
忍淚須臾子細看

晁子西寄詩謝酒自言其家數有逝者詞意悲
甚次韻解之且以建茶同往

我讀晁子詩十語九慨傷長川日夜逝鬢髮空蒼浪君
家出世學無生亦無亡鄉謂法幢立何乃槁木僵起滅
不滿笑古來共楸行豈其揑目華解翳海印光我酒愧
薄薄未能煖愁腸申以春風芽一瀹萬慮忘慧刀儻未
割會且掀禪牀錦里有達迦謹避含蓋堂居然足音跫
好在故意長嘱耳念一洗遲君風鳴岡

早衰不寐

官事拘攣似力田作勞歸晚意茫然按摩合體俱非我
展轉通宵似遠年一叟披衣惟兀坐羣兒得枕便佳眠
人生元是華胥客休向迷塗更著鞭

晚步宣華舊苑

喬木如山廢苑西古溝疏水靜鳴池吏兵窸窣番更後
樓閣崔嵬欲暝時有露冷螢猶照草無風驚雀自遷枝
歸來更了程書債目眚昏花燭穗垂

西樓秋晚

樓前處處長秋苔俛仰璿杓又欲回殘暑已隨梁燕去
小春應爲海棠來客愁天遠詩無託吏案山橫睡有媒
晴日滿窓鳧鶩散巴童來按鴨爐灰

明日分弓亭按閱再用西樓韻

眼看白露點蒼苔歲月飛流首屢回老去讀書隨忘却
醉中得句若飛來鬬雞午夜猶能舞射雉西郊不用媒
自笑支離聊復爾丹心元未十分灰

丁酉重九藥市呈坐客余於南北西三方皆走萬里皆遇重九每作水調一闋燕山首句云萬里漢家使桂林云萬里漢都護成都云萬里橋邊客今歲倦遊甚交不復更和前曲乃作此詩以自戲

莫向登臨怨落暉自緣羈宦阻歸期年來厭把三邊酒
此去休哦萬里詩烏帽不辭敧短髮黃花終是欠東籬
若無合坐揮毫健誰解西風楚客悲

會慶節大慈寺茶酒

霜暉催曉五雲鮮萬國歡呼共一天瀲瀲緹紅旗轉日
浮浮寒碧瓦收煙銜杯樂聖千秋節擊鼓迎冬大有年
忽憶捧觴供玉座不知身在雪山邊

冬至日天慶觀朝拜雲日晴麗遙想郊禋慶成

作驩喜口號

浙浙霜風不滿旗紫煙黃氣捧朝曦五更貫索埋光後萬里鉤陳放仗時留滯周南無舊事布宣漢德有新詩豐年四海皆温飽願把歡心壽玉巵

十一月十日海雲賞山茶

門巷歡呼十里村臘前風物已知春兩年池上經行處萬里天邊未去人客鬢花身俱歲晚粧光酒色且時新海雲橋下溪如鏡休把冠巾照路塵

海雲回按驍騎於城北原時有吐番出没大渡河上

古道風沙捲夕霏小江煙浪皺春漪天於麥壠猶慳雪人向梅梢大欠詩頓轡青驪飛脫兔離弦白羽嘯寒鴟牙門列校俱剽鋭撒與河邊禿髮知

合江亭隔江望瑶林莊梅盛開過江訪之馬上哦此

何處春能早蹴籬假激湍竹間煙雪迴馬上晚香寒喚渡聊相見巡檐得細看極知微雨意未許日烘殘

新作官梅莊移植大梅數十本繞之

臘前催喚主林神玉樹飛來不動塵契闊西湖斷處士飄零東閣似詩人一天午夢空花碎滿地春愁月影新埽淨宜華藜藋逕他年誰記石湖濱

丁酉正月二日東郊故事

椒盤宿酒未全醒㩐㩐金鞍逐畫軿麥雨一犂隨處綠柳煙千縷幾時青客愁舊歲連新歲歸路長亭間短亭萬里松楸雙淚墮風前安得諱飄零

二月二十七日病後始能扶頭

複幕重簾苦見遮暮占棲雀曉占鴉殘燈煮藥看成老細雨鳴鳩過盡花心為蚤衰元自化髮從無病已先華更蒙厲鬼相提唱此去山林屬當家

病中聞西園新花已茂及竹逕皆成而海棠亦未過

梅塢桃蹊斫竹初三旬高卧信音踈春雖與病無交涉雨莫將花便破除祗合蘧蘧隨夢去何須咄咄向空書頗聞蜀錦猶相待去歲今朝已雪如

枕上

一枕經春似宿酲三衾投曉尚淒清殘更未盡鴉先起虛幌無聲鼠自驚久病厭聞銅鼎沸不眠惟望紙窓明摧頹豈是功名具燒藥爐邊過此生

初履地

扶頭今日强冠簪餘燼收從百戰酣長脛閣軀如瘦鶴銜風奪氣似枯柟客來慵杖懶殘涕老去定同彌勒龕何處更能容結習任敎花雨落毿毿

密室燕坐

如許頭顱莫振矜但尋曲几與枯藤餘生不直一彈指

此病寧論三折肱何處丹房癡候火誰家箕室強傳燈
本來識字耕夫耳今乃仍添百不能

春晚初出西樓

試倚枯藤似蒲雲堂階微步小逡巡忽逢巖桂新抽葉
屈指黃紬睡一春

春晚臥病故事都廢聞西門種柳已成而燕宮
海棠亦爛熳矣

軒窓深窈似禪房竟日虛明裊斷香詩債無邊春已老
睡魔有約晝初長市橋煙雨應官柳墟苑池臺自海棠
游騎行歌莫相笑遨頭六結已龜藏

病起初見賓僚時上疏匄祠未報

浪將冠服衣猿狙因病偷閑稍自如時有好懷誇得句
略無情語怕回書邊城晏閉稀傳箭村巷春遊未荷鋤
迨此良辰公事少天恩儻許賦歸歟

陸務觀云春初多雨近方晴碧雞坊海棠全未
及去年

遲日溫風護海棠十分顏色醉春粧天公已許晴教好
說與鳴鳩一任忙
報事碧雞坊裏來今年花少似前回筐篚冷落遨頭病
不著梁州打不開

清明日試新火作牡丹會 蜀人以洛中千葉種為京花單葉為川花

冉鑽巴火尚浮家去國年多客路賒那得青煙穿御柳
且將銀燭照京花香鬟半醉斜枝重病眼全昏瘴霧遮
錦地繡天春不散任教擔雨捲泥沙

三月十九日夜極冷

誰勒餘寒不放回春深猶煖地爐灰鄉心忽向燈前動
夜雨先從竹裏來鵾鴂已如鶯百囀酴醾那復雪千堆
調糜煮藥東風老慚愧茶甌與酒杯

垂絲海棠

春工葉葉與絲絲怕日嫌風不自持曉鏡為誰粧未辦
沁痕猶有淚臙脂

浣花戲題爭標者

凌波一劇便捐生得失何曾較重輕蝸角虛名人尚愛

錦標安得笑渠爭

鹿鳴宴

岷峨鍾秀蜀多珍坐上儒先更逸羣墨沼不憂經覆瓿
琴臺重有賦凌雲文章小技聊干祿道學初心擬致君
富貴功名今發軔願看稽古策高勳

陸務觀作春愁曲悲甚作詩反之

東風本是繁華主天地元無著愁處詩人多事惹閒情
閉門自造愁如許病翁老矣癡復頑風前一笑春無邊
槽牀夜鳴如落泉一杯正與人相關

種竹了題愛山亭

灑埽宣華舍此君煙中月下綠生塵他年葉葉清風滿

莫忘今年借宅人

題錦亭

手開花徑錦成窠浩蕩春風載酒過來歲遊人應解笑
甘棠終少海棠多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七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八

初發太城留別田父 西蜀夏旱未行前數日連得雨父老云今歲又熟矣

秋苗五月未入土行人欲行心更苦路逢田翁有好語
競說宿來三尺雨行人雖去亦伸眉翁皆好住莫相思
流渠湯湯聲滿野今年醉飽雞豚社

入崇寧界

桑間三宿尚回頭何況三年濯錦遊草草郫筒中酒處
不知身已在彭州

懷古亭 在永康離堆之上離堆分岷江水一派溉彭蜀而支流遶郫縣以入於府江

朝來寫得故人書雙鯉難尋鴈亦無付與離堆江水去
解從郫縣到成都

離堆行 沿江有兩崖中斷相傳秦李太守鑿此以分江水又傳李鎖孽龍於潭中今有伏龍觀在潭上蜀旱支江水涸即遣官致祭奉都江水以自足謂之攝水無不應民祭賽者率以羊歲殺四五萬計

殘山狠石雙虎卧斧迹鱗皴中鑿破潭渦油油無敢唾
下有猛龍拴鐵鎖自從分流注石門西州秔稻如黄雲
刲羊五萬大作社春秋伐鼓蒼煙根我昔官稱勸農使
年年來激西江水成都火米不論錢絲管相隨看盞市
欵門得得酹清尊椒漿桂酒删羶葷安欲一語神豈聞
更願愛羊如愛人

崇德廟 李太守廟食處也

雪山南風融雪汁化作岷江江水來不知新漲高幾晝

離堆石壘舊有水則記漲痕古歲事一晝爲一則　但覺樓前奔萬雷天教此水
入中國兩山辟易分道開我家長川到海處却在發源
傳酒杯人生幾展辦此役遠遊如許神應咍東歸短棹
昨已具明日發船擷鼓催灘平放溜日千里已夢艙艫
如雪堆丹楓繫纜一回首玉壘浮雲安在哉

戲題索橋

織篾匀鋪面排繩强架空染人高曬帛獵户遠張罿薄
薄雖承雨翻翻不受風何時將蜀客東下看垂虹

青城山會慶建福宮宮舊名丈人觀予爲請於朝賜今名入山前數日勅書至自行在予敬賦以祝聖人壽云

墨詔東來洶驛傳璇題金榜照山川祥開聖代千秋節

響動仙都九室天筩石湧雲埋紫邏流金飛火燭蒼巔
祇應老宅龐眉客長記新宮錫號年老宅即老人村也舊名潦澤故傳之
誤余爲更此石

再題青城山

萬里清遊不暇慵雙旌換得一枝笻來從井絡直西路
上到江源第一峰海內閒身輸我佚山中佳氣爲人濃
題詩試刻巖前石付與他年蘚暈重

玉華樓夜醮青城觀殿前大樓制作瓌麗初夜有火炬出殿後峰上羽衣云數年前曾一現已而如有風吹滅之比同行諸官至則無見矣予默禱云此燈果爲我來者書再明使來共觀之語訖復現

丈人峰前山四周中有五城十二樓玉華仙宮居上頭
紫雲頂洞千柱浮剛風八面寒飀飀靈君宴坐三千秋
蹻符飛行戲元洲下覷濁世悲蜉蝣桂旗偃蹇淹少休
知我萬里遥相投暗蜩奏樂鏘鳴球浮黎空歌清夜遒
參旗如虹歘下流化爲神燈燭巖幽火鈴洞赤凌空斿
誰歟蔽虧黯然收矯之復然爲我留半生縛塵鷹在韝
豈有骨相肩浮丘山英發光洗羈愁行迷未遠夫何尤
笙簫上雲神欲遊揖我從之驂素虬

上清宮自青城登山所謂最高峰也

歷井捫參興未闌丹梯通處更躋攀冥濛蜀道一雲氣
破碎岷山千髻鬟但覺星辰垂地上不知風雨滿人間
蝸牛兩角猶如夢更說紛紛觸與蠻

最高峰望雪山

大面峰頭六月寒神燈收罷曉雲班浮空忽湧三銀闕
云是西天雪嶺山

范氏莊園

夕陽壓土漲郊墟六六峰頭夢覺餘竹色喚人來下馬
亂蟬深處有圖書

青城縣何子方使君同年園池

橙塍芋壠意中行浩蕩薰風不計程雨脚背人歸玉壘
江聲隨馬入青城五橋今日新知路千佛當年舊綴名
水竹光中同一笑丐君荷露濯塵纓

何同年書院有丹鶴甚雅

竹色侵晚怯泉聲潄嵌根試通丹竈路應到老人村

江源縣張季長正字家善頌堂季長蓋出先世所藏圖書壁有趙清獻公爲令時題名是日食新米坐中皆賛喜夏初嘗大旱也

我窮江源來名勝頗追逐薫風秀沃野在處得奇矚頌
堂有佳士文字照縑竹圖書抱世守古錦韜玉軸黃金
不滿籯故園有喬木逡巡酒如澠霍霍具水陸田頭新
穀升一飯香滿屋回思閔雨時敢望遠炊玉摩挲壁間
題明府遂州牧山高江水長百世照尸祝我來坐琴壇琴壇在成都西園清獻公彈琴宴坐處
硯汗媿前躅空餘煙霞痼未許是
公獨請歌青城遊或附耆舊錄

蜀州西湖荷花正盛開水月登舟亭也湖陰亭外別有白蓮光奇蜀中無雙至此始見之

閒隨渠水來偶到湖光裏仍呼水月舟徑度雲錦地誰
云不解飲我已荷香醉湖陰玉娉娟見立紅粧外何須
東閣梅悠然自詩思驚風入午暑水竹有秋意采菱不
盈掬興與蓴鱸會過知新津宿魂夢亦清麗

新津道中

雨後郊原淨村村各好音宿雲浮竹色清溜走樁陰曲
沼擎青蓋新畦蓺綠針江天空闊處不受暑光侵

次韻陸務觀編修新津遇雨不得登修覺山徑過眉州三絕新津館舍上漏下濕送客皆不堪修覺一望人云可見劒門杜子美所謂西川供客眼處眉山城中悉是汙池

送客多情難語離僕夫無情車載脂平生飄泊知何限
少似新津風雨時

離合紛紛怕遠遊遠遊仍怕賦登樓何須一望三千里
望盡西州轉更愁

雨後蓁頭山色開玻瓈江清巳可杯綠荷紅芰香四合
又入芙蓉城裏來

中巖去眉州一程諾詎羅尊者道場相傳昔有天台僧遇一病僧與之木鑰匙云異時至眉州中巖扣石筍當再相見後果然今三石屹立如樓觀前兩樓純紫石中一樓蘿蔓被之傍有寶瓶峯甚端正山半有喚魚潭慈姥龍所居世傳爲鴈蕩大小龍湫亦諾詎羅道場豈化人往來無常處耶

赤巖倚玲瓏翠遥森戍削岑蔚嵐氣重稀間暑光薄聊

尋大士處往扣洞門鑰雙撐紫玉關中蓋翠雲幄應供
華藏海歸坐寶樓閣無法可示人但見雨花落不知龍
湫勝何似魚潭樂夜深山四來人靜天一握驚看松桂
白月影到林壑門前六月江世界塵漠漠寶瓶有甘露
一滴洗煩濁捫天援斗杓請爲諸君酌

慈姥巖與送客酌別風雨大至涼甚諸賢用中巖韻各賦餞行詩紛然擘牋清飲終日雖無絲竹管絃而情味有餘

山靈知我厭塵土喚起蟄雷塵午暑松風無力雨絲長
散作毿毿雪塵舞巖前懸溜珠簾傾安得吹來添玉觥
詩成酒盡腸亦斷休喚佳人唱渭城

次韻陸務觀慈姥巖酌別二絕

送我彌旬未忍回可憐蕭索把離杯不辭更宿中巖下
投老餘年豈再來

明朝真是送人行從此關山隔故情道義不磨雙鯉在
蜀江流水貫吳城

次韻代荅劉文潛司業二絕

平羌江上首空回慈姥巖前定把杯縱使石腸都忘却
也應風雨送愁來

回廊月下短歌行惟有知音解有情一曲紅窗聲裏怨
如今分作兩愁城

玻瓈江一首戲效陸務觀作

玻瓈江頭春渌深別時沄沄流到今秖言日遠易排遣
不道相思翻苦心烏頭可白我可去葛花易青君易尋
人生若未免離別不如碌碌無知音

余與陸務觀自聖政所分袂每別輒五年離合
又常以六月似有數者中巖送別至揮淚失聲
留此爲贈

宦途流轉幾沉浮雞黍何年共一丘動輒五年遲遠信
常於三伏話羈愁月生後夜天應老淚落中巖水不流
一語相開仍自解除書聞已趣刀頭

萬景樓在漢嘉城中山上登覽勝絕殆冠西州予令畫工作圖以歸山谷來遊時但有安業園未有此樓也

左披九頂雲右送大峨月殘山剩水不知數一一當樓
供勝絕玻瓈濯錦遙相通指麾大渡來朝宗川靈胥命
各東去我亦順流呼短篷詩無傑語慚風物賴有丹青
傳小筆仍添詩客倚闌看令與山川相暎發龍鸞歸路
繞烏尤棟雲簾雨邀人留若爲喚得涪翁起題作西南
第一樓

凌雲九頂即大石佛處初登山時巖壁上悉劉爲小佛不知其數山前佛頭灘受江之衝最爲艱險

聊爲東坡載酒遊萬龕迎我到峰頭江搖九頂風雷過
雲抹三峨日夜浮古佛臨流都坐斷行人識路亦歸休
酣酣午枕眠方丈一笑聞身始自由

戲題方響洞漢嘉廣福院中水洞有聲瑣然莫知其所在舊名丁東水山谷易今名且題詩云古人名此丁東水自古丁東直至今我爲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隔凡冰澗不可越泉眞微步壺中月徙倚含風玉琊聲
何須聽作蕤賓鐵

問月堂酌別

半明燈火話悲酸此會情知後會難四海宦遊多聚散
一生情事足悲歡鬢絲今夜不多黑酒量微明無數寬
醉夢登舟都不記但聞風雨滿江寒

別後寄題漢嘉月樹陸務觀所作同年謂王子蒼萬景嘉州酒名樹亭明月樹也在州治前方作旗亭月樹正直大峨取太白峨眉山月之語以名傍有一巖景趣光佳予蓄欲作樓未果

隱吏詩情卜築幽同年惜別勸淹留試傾萬景湖亭酒來看半輪江月秋川路雖長猶共此夜船空載且歸休碧巖勝處頻回首好事誰能更小樓

過燕渡望大峨有白氣如層樓拔起叢雲中

圍野千山暑氣昏大峨煙靄亦繽紛玉峰忽起三千丈應是兜羅世界雲

蘇稽鎮客舍

送客都回我獨前何人鬧此竹間軒灘聲悲壯夜蟬咽併入小窗供不眠

峨眉縣 縣出符文布婦女人人績麻且行且績田家東萬然於門口爲香氣以迎客

窮鄉未省識旌旄雞犬歡呼巷陌騷村姐聚觀行績布

野翁迎拜跽然萬泉清土沃稻芒蚕縣古林深槐癭高珍重里儒來獻頌盛言千載此丘遭

初入大峨

煙霞沉痼不須醫此去真同汗漫期曾欵上清臨大面仍從太白問峨眉山中緣法如今熟世上功名自古癡賸作畫圖歸挂壁他年猶欲臥遊之

華巖寺

衆峰攢壁立中有路一綫攀援白雲梯貪頃巴天半我本紫芝曲誤落青鎖棧向來脫新羈恍巳還舊觀花煙辭少城暑雪對大面來從太白西更走三峨徧風生兩腋輕泉吼四山眩今晨第一程莫歎輿僕倦

中峰 有普賢閣背倚白崖峰餘七十峰共環之茂真尊者舊菴在峰下其傍一峰最秀號呼應孫思邈所往來傳云茂真與孫常相呼而應故名

凌高躡危峰斗下類幽谷仙英馥椒蘭嘉蔭蓋旋盖空羣元不雨渡雲自青沐暑絡森有稜瘁肌淒欲栗白崖如負依金界真蒼麓衆峰拱二八娟妙繞重屋真人與尊者幽居接松竹呼之儻肯應留我試餐玉

雙溪 在白水寺前兩溪各自一山來齊出橋下前行入林數十步合爲一水洄而深潭以入寶現溪僧云此景猶在廬山三峽爲萬龍湫之上溪中舊常有兩石子圓日照溪中常有五色光相

冷風騷騷木葉低洞淵阻深生怪奇碧琳雙瀾黑無底中有玉龍相對飛雷轟雪捲入林樾化爲一龍潭底沒

摩尼闘罷四山空時有寶光巖下發

寶現溪 雙溪合而一瀉出巖寶散爲此溪叢三藏自西域歸過溪見兩石子圓覺得其一今藏黑水寺石上有一目睛正透底溪以此得名

粲粲晷晝沙鱗鱗麴塵水朝陽相發揮光景艷孔翠窜閒雙溪號但見縠紋細神魚不謀食終日印潭底躍珠本具眼聊共阿師戲收藏更傳寶一笑落第二

點心山 在白水寺後自此登峰頂

入山窘宿雨上山賀朝霽跬步便歷險轉盼巳呀氣豈惟膝點心固巳頭搶地遊人貪勝踐姑吟蜀道易

大扶掙

身如魚躍上長竿路似鏡中相對看珍重山丁扶我過

人間踽踽獨行難

小扶拶

食時方了大扶拶前逢仄徑仍崎嶇懸崖破棧不可玩
與丁挾我如騰狙平生行路險艱足如今雪鬢應難綠
却憐苔鬢鎮長青千古毿毿挂高木

胡孫梯（峽山有胡孫愁子常過之）

木磴鱗鱗滑帶泥微生欹側寄枯藜胡孫愁處我猶過
箇裏如今幸有梯

雷洞平（七十二洞皆在道傍大旱有禱投香花不應即以大石或死蟲及婦人弊履投之雷雨即至）

行人魄動風森森兩崖奔黑愁太陰不知七十二洞處

側足下窺雲海深聞有神龍依佛住根觸須臾召雷雨
兩川稻熟須好晴我亦閒遊神勿驚

八十四盤

冥鴻無伴鶴孤飛回首塵寰一笑嬉八十四盤新拄杖
萬三千乘舊牙旗石梯碧滑雲生後木葉紅斑雪霽時
說與同行莫惆悵人間捷徑轉嶔巇

娑羅平

仙聖飛行此是家路逢眞境但驚呀神農嘗外靈藥
天女散餘多異花嵐雨逼衣寒似鐵冰泉炊米硬於沙
峰頭事事殊塵世缺焚跳梁笑井蛙

思佛亭曉望

栗烈剛風刮病眸登臨何啻緩千憂界天暑雪青城外
湧地晴雲瓦屋頭浩蕩他年詩北客蒼茫何處認西州
千巖萬壑須彌徧身是江湖不繫舟

光相寺

峰頂四時如大冬芳花芳草春自融苔痕新晞六月雪
木勢舊偃千年風雲物爲人布世界日輪同我行虛空
浮生元自有超脫地上可憐悲棲遑

七寶巖（大峨絕頂白水寺已在山半由白水陡上至巖又六十里）

天如碧玉甌下覆白玉盤晶光眩相射我獨居兩間正
視不勝畸却立聊少安但覺風浩浩骨毛森似寒神仙
杳無處寧論有塵寰身輕一槁葉兩腋如飛輪同行挽

我衣何往何當還少留作詩去奇哉此還闋

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登大峨之巔一名勝
峰山佛書以爲普賢大士所居連日光相大現
賦詩紀實屬印老刻之以爲山中一重公案

勝峰高哉摩紫青白鹿導我登化城住山大士喜客至
兜羅布界縝相迎圓景明暉倚雲立艷如七寶莊嚴成
一光未定一光發中有墨像隨心生白毫從地插空碧
散燭象緯天龍驚夜神受記亦修供照世洞然千百燈
明朝銀界混一白咫尺眩轉寒凌兢天容野色儵開閉
慘澹變化愁仙靈人言六通欲大現洗山急雨如盆傾
重輪桑采印巖腹非煙非霧非丹青我與化人中共住

鏡光覩面交相呈前山忽湧大圓相日圍月暈浮青冥
林泉草木盡含裹是則名爲普光明言詞海藏不勝讃
北峰復有金橋橫衆慈久立佛事竟一塵不起山岭屏
向來無法可宣說爲問有耳如何聽我本三生同行願
隨緣一念猶相應此行且復印心地衣有寶珠㝯外營
題詩說偈作公案亦使來者知吾曾神通佛法須判斷
一任熱椀春雷鳴

請佛閣晚望雪山數十峰如爛銀晃耀暑光中

累塊蒼然是九州大千起滅更悠悠雪光正照天西角
日影長浮雨上頭峰頂何曾知六月塵間想已別三秋
佛毫似欲留人住橫野金橋晚未收

淨光軒 白水寺

歸華銷盡八窓明雨竹風泉演妙聲身世只今高幾許
北峰彈共倚闌平

虎溪 黑水寺前雖不及雙溪亦佳處也開山僧作橋其上水處一虎踞前因吟之亂流以清今排壑輒更新之

水本無心作浪波經行偶與石相磨不須更問橋安否
喚取於菟載我過

白雲峽 牛心寺

雙溪疑從銀漢下我欲窮源問仙舍飛瀾濺沫漱籃輿
却望兩崖天一罅踈踈暑雨滑危梯策策山風披高髻
幽尋險絕太奇生莫笑退之號太華

孫眞人菴

何處仙翁舊隱居青蓮巉絕似蓬壺雲深未到洶朱洞
雨小先尋煉藥爐磵下草香疑可餌林間虎伏試教呼
間身儘辦供薪水定肯分山一半無

龍門峽

插天千丈兩碧城中有玉塹穿巖扃瀑流懸布不知數
亂落嵌根飛白雨瑶琨爲室雲爲關龍君所居朱夏寒
不辭擊楫更深入萬一龍驚雷破山

旣離成都故人送者遠至漢嘉分袂其尤遠而相及於峨眉之上者六人范季申郭中行楊商卿嗣勳李良仲譚德稱口占此詩留別

我本住林屋風吹來錦城錦城亦何樂所樂多友生相
從不知久相送不計程橫絕峨眉巔欲去有餘情吾宗
蓋難弟季郭人中英二楊慈文德譚子資粹清相視心
莫逆劇談四筵輕明朝各回首雲水相與平我今投紱
去行且扶藜耕淒涼別知賦慷慨結客行後會豈不好
路長恐寒盟諸賢乃不凡骨相有功名大廈畢羣木明
廷朝萬靈王畿坦如砥結綬當同登道傍石湖水誰能
叩柴荆夢中儻相見秉燭聽殘更

聞威州諸羌退聽邊事已寧少城籌邊樓闌檻修葺亦畢工作詩寄權制帥高子長

籌邊樓上美髯翁赤白囊飛笑語中勃律天西元釆五

蓬婆雪外昨分弓踏筵舞罷平闌月橫槊詩成滿袖風
諸校各能歌破陣何須琴裏聽平戎破陣平戎皆有本事于長當一笑領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八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九

犍爲江樓

河邊堵立看歸蓬三老開頭暮欲東漲水稠灘連峽內
淺山浮石似湘中無人驛路榛榛草有客江樓浩浩風
種落塵消少公事勝裁新語寄詩筒縣令師永錫同年能詩

宣化道中

瘦草蕭疎巳似秋盤陀山骨束江流兩崖若不頑如鐵
爭得狂瀾拍岸休

將至敘州

亂山滿平野漲水豪大川仄徑無轍跡疎林有炊煙山
農且燒畬蠻賈暑荷氈窮鄉足荒怪打鼓催我船

七夕至敘州登鎖江亭山谷謫居時屢登此亭
有詩四篇敬用其韻

水口故城丘壠平新亭乃有絙鐵橫舊戎州在對江山趾下臨馬湖江蠻江踰蠻自江出必過城下故實鎖以爲限今遷城過江已失形勝而猶於亭鎖江特以獨耗而已非本旨也歸
艫繫汰若飛渡一雨微明秋漲生東樓鎖江兩重客箏
墨當代俱詩鳴我來但醉春碧酒星橋脈脈向三更郡醖舊名重碧取杜子美東樓詩重碧酤春酒之句余更其名春碧語意便勝

江安道中近瀘州最險處號張旗三灘言張旗之須巳過三灘其湍急如此瀘戎之間有渡瀘亭然不知孔明竟出何路今鎮江對岸廢城下臨馬湖有亭高紀功碑巋然荒榛中疑此或是古迹

穠綠連村荔子丹瘴雲將雨暗前灣張旗且喜三灘駛

叱馭曾驚九折艱瀘水舟閒送古渡馬湖碑缺伴荒山
威名功業吾何有無事瓢瓢犯百蠻

瀘州南定樓

歸艎東下興悠哉小住危闌把一杯樓下沄沄內江水
明朝同入大江來

題譚德稱扇 德稱與楊商卿父子送余遠至瀘之合江以扇求詩各為題一絶

蠻風吹雨瘴江肥短草荒山鳥不飛盡是瀘南腸斷句
如今分與故人歸

題楊商卿扇

君歸我去兩銷魂愁滿千山鎖瘴雲後夜短篷風雨暗
誰能相伴細論文

題楊子容扇

雙竹軒窗聽讀書垂天雲翼要搏扶與君只作三年別
射策東來過石湖

譚德稱楊商卿父子送余自成都合江亭相從
至瀘南合江縣始分袂水行踰千里作詩以別

合江亭前送我來合江縣裏別我去江流好合人好乖
明日東西南北路千里追隨不忍歸一杯重把知何處
臨岐心曲兩茫然但祝頻書無別語

發合江數里寄楊商卿諸公

臨分滿意説離愁草草無言祇淚流船尾竹林遮縣市
故人猶自立沙頭

過江津縣睡熟不暇梢船

西風扶櫓似乘槎水闊灘沉浪不花夢裏竹間喧急雪
覺來船底滾鳴沙

恭州夜泊

華山磽确強田疇村落熙然粟豆秋翠竹江村非錦里
青溪夜月已渝州小樓高下依盤石弱纜西東戰急流
入峽初程風物異布裙跣婦總垂瘤

大熱泊樂溫有懷商卿德稱

暑候秋逾溽江流晚更渾瘴風如火𤏲嵐月似煙昏城
郭麋君國山林妃子園故人新判袂得句與誰論

涪州江險不可泊入黔江艤舟

黃沙翻浪攻排亭濆淖百尺呀成坑坳窪眩轉久乃平
一渦發帖千渦生篙師絶叫歐川靈鳴鐃飛渡如奔霆
水從岷來如濁涇夜榜黔江聊濯纓玻瓈徹底鏡面清
忽思短棹中流橫釣絲隨風浮月明

妃子園 涪陵荔子天寶所貢去州里所有此園然峽中荔子不及閩中遠甚陳紫又閩中之最也

露葉風枝驛騎傳華清天上一嫣然當時若識陳家紫
何處蠻村更有園

豐都觀 在豐都縣後三里平都山舊名仙都觀相傳前漢王方平後漢陰長生得道處陰君上升時五雲從地湧出丹竈古柏皆其故物晉隋殿宇無恙壁畫悉是當時遺蹟內有王母朝元隊仗尤奇道士云此地即所謂北都羅豐所住又名平都福地也

神仙得者王方平誰其繼之陰長生飄然空飛五雲軿
土賓寥陽留玉京石爐丹氣常夜明寵光萬柏森千齡
峽山偪仄岷江縈洞宮福地古所銘云有北陰神帝庭
太陰黑簿囚鬼靈自從仙都啟巖扃明霞流電飛陽晶
曄景下墮鑠九冰塞絕苦道升無形至今臺殿棲岭屏
隋坊唐墮留丹青十仙怪奇溪女清瑤池仙仗紛娉婷
琅璈赴節鏘欲鳴我來秋暑如炊蒸汗流呀氣扶枯藤
摩挲衆蹟不暇評聊記梗槩知吾曾

萬州西山湖亭秋荷尚盛

叢薈忽明眼山腰豔湖光列岫繞雲錦深林護風香西
山即太華玉井餘秋芳隔江招岑仙共擘雙蓮房

下巖

疇昔中巖一夢殘下巖風景亦高寒峽中無處堪停棹
雨後今朝始凭闌不用苦求毫相現祇教長挂水簾看
山僧勸我題蒼壁妓谷前頭未敢刊

魚復浦泊舟望月出赤甲山山形斷缺如蹲龍坐而張頤月自缺中騰上山頂

月出赤甲如金盆蹲龍呀口吐復吞長風浩浩挾之出
影落半江沉復翻天高夜靜四山寂惟有灘聲喧水門
高齋詩翁不可作我亦不眠終夕看

夔門即事 自東川入峽路至恭州便有夔俗夾岸山悉瘴小入夔界山皆[illegible]然連三峽夔水不可飲取之卧龍十里之外雲安麯米春自唐以來稱之今夔酒乃不佳

峽行風物不堪論秫暑驕陽雜瘴氛人入恭南多附贅
山從夔子盡侵雲竹枝舊曲元無調麯米新篘但有聞
試覓清泠一杯水筒泉須自卧龍分

瞿唐行 七月十九日至夔子瀧瀨撇髮不可犯是夜水漲及山腹詰旦視瀧瀨則已在水中土人云此青草漲也可以冒險而入遂鼓棹冒其頂而過郡中遣候兵立山上每一舟平安則搖幟以招後舟白鹽赤甲皆峽口大山黃嵌黑石皆峽中至險處入峽西岸有聖泉舟人或向之夾呼曰人渴也泉即迸下一杯許復乾余舟過甚急未之試也

川靈知我歸有程一夜漲痕千丈生中流擊楫渺作氣
夾岸犪旗呀失聲不知瀧瀨在船底但覺瞿唐如鏡平
鑿峽疏川狠石破虢山索飲飛泉驚白鹽赤甲轉頭失
黑石黃嵌捹命輕草齊增肥無泊處竹枝凝咽空餘情

人間險路此奇絕客裏驚心吾飽更劒閣翻成蜀道易
請歌范子瞿唐行

夜泊歸舟 州有宋玉宅昭君臺

舊國風煙古新涼瘴癘清片雲將客夢微月照江聲細
和悲秋賦遥憐出塞情荒山餘閥閱兒女擅嘉名

秭歸郡圃絕句二首

花竹蕭騷小圃畦官居翻似隱淪棲巴山四合秋陽滿
杜宇黃鸝相對啼
孤城偪仄復偪仄前山後山青欲來市聲蕭條衙鼓靜
惟有吒灘喧萬雷 吒灘即黃魔灘下連人鮓甕

宋玉宅 相傳秭歸縣治即其舊址縣左巽亭好事者題作宋玉東家

悲秋人去語難工搖落空山草木風猶有市人傳舊事
酒壚還在宋家東

後巫山高一首 余前年入峽嘗賦巫山高今復作一篇十二峰中東西各一峰最奇不可繪畫左右前後餘峰之可觀者尚多不止十二峰也不問陰晴雲物常相映帶尤爲勝絕但以夜江湍怒難檥泊鼓棹而過不復登覽前余以水暴漲得下瞿唐至巫山縣人云却須水退始可入巫峽一夜水落十餘丈遂不復淹留

凝真宮前十二峰兩峰娟妙翠插空餘峰競秀尚多有
白壁蒼崖無數重秋江漱石半山腹倚天削鐵荒行蹤
造化鍾奇矗瑤巘真靈擇勝深珠宮朝雲未罷暮雲起
陰晴竟日長冥濛瑤姬作意送歸客一夜收潦仍回風
仰看館御飛檐過回首已在虛無中惟餘烏鵶作使者

迎船送船西復東

黃牛峽 廟爲黃牛神所居即石馬繫桐門處東坡所書歐公詩及本事碑石在東廡祠後高峰之上有黃牛迹客舟甚敬之以歐公故石馬亦有靈扁額甚嚴

朝離悲秋宅午榜疊石磯小留黃牛廟細讀石馬詩黃
牛隱見蒼山裏石馬至今猶戢耳當年夢境識仙翁馬
爲迎門神爲起物生不朽繫所逢歐詞蘇筆蒼苔封山
高水長翁之風石馬亦與翁無窮

假十二峰 即黃牛峽山自此直至平善壩千峰重複巉不辨晴

巴東三峽數巫陽山入西陵更鬱蒼何以假爲非確論
直疑溟涬弟高唐

扇子峽 兩岸山尤奇始過巫峽峽蹙嶮在南岸

玆行看山真飽諳今晨出峽仍窮探南磯北磯白鐵壁
千峰萬峰蒼玉篸橫前直疑江已斷崛起競與天相攙
蜀山欲窮此盤礴禹力已盡猶鑱劖望舒宮中金背蟾
泥塗脫盡餘老饞下飲岷江不知去流涎落吻如排巉
挈瓶檥棹斟清甘未暇煮茗和薑鹽聊將滌硯濡我筆
恍惚詩律高巉巖

荊渚中流回望巫山無復一點戲成短歌

千峰萬峰巴峽裏不信人間有平地渚宮回望水連天
却疑平地元無山山川相迎復相送轉頭變滅都如夢
歸程萬里今三千幾夢即到石湖邊

魯家洑入沌 三江口即岳陽路水大難行遂入沌行沌中最空曠處名百里荒盜區也

過盡巴東巫峽長荊川鼓棹更茫茫避風怕入三江口
乘月貪行百里荒夜後逢人盡刀劍古來踏地皆耕桑
可憐行路難如此一簇寒蘆尚稅場

鄂州南樓

誰將玉笛弄中秋黃鶴飛來識舊游漢樹有情橫北渚
蜀江無語抱南樓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
却笑鱸鄉垂釣手武昌魚好便淹留

題黃州臨皋亭

夏口風帆赤壁磯雪堂釃酒竹樓棋繫舟一日黃州下
只辦登臨不辦詩

江州庾樓夜宴 前瞰大江後臨廬山登臨名勝殆甲他處庾亮南樓乃在武昌非此也亮常刺江州後人製此名非斯樓之要

岷江滙北渚廬阜窺南窓名山復大川超覽兹樓雙何必元規塵自足豪他邦使君秫田熟新凉篘酒缸落景澹碧瓦長虹吐金釭客從三峽來噩夢隨奔瀧小留聽琵琶船旗卷修杠請呼裂帛絃爲拊洮河腔曲終四憑闌倦遊心始降明發挂帆去曉鐘煙外撞

東林寺 慧遠師白蓮社也傍有樂天草堂對山絶頂即天池文殊現燈處李成黄劫南北山獨不殺二林

談易繙經室未春三生猶自裊煙熏客塵長隔虎溪水劫火不侵香谷雲老矣懶供蓮社課歸哉快讀草堂文

山頭一任天燈現箇事何曾落見聞

過虎溪對東林蒼巖翠樾下溪大澗宛似靈隱冷泉獨長老法才作亭名曰過溪且爲牽山丁雜草定基一朝而畢

過溪無限翠屏開大笑從敎虎子猜不獨山中添故事仍敎題作小飛來

病倦不能過谷簾三峽寄題

白龍青峽紫煙爐山北山南只半塗說與同來綠玉杖他年終補卧遊圖

湖口望大孤

廬阜岡勢斷江流滀相通大孤如小冠插入淼瀰中我

欲蛻濁浪往馭揚瀾風晃晃銀色界淼淼水晶宫濯足望八荒列宿羅心胸客帆詎肯駐播首蒼煙叢

彭浪磯阻風

浦口舟蔵尋丈慳篙師抱膝朝暮閒逆風來從水府廟濁浪欲碎小孤山太白猶高缺蟾墮長江未盡歸鬢斑短歌聊復怨行路當有聽者凋朱顔

馬當洑阻風居人云非五日或七日風不止謂之重陽信

柏岸回流逆上磯枯楊折葦靜相依趂墟漁子晨爭渡賽廟商人晚醉歸重九信來風未愁太千行徧昨俱非羈愁萬斛從頭數帶眼今秋又減圍

放舟風復不順再泊馬當對岸夾中馬當水府即小說所載神助王勃一席清風處也戲題兩絶

萬里江隨倦客東馬當山脊勒孤蓬無才解賦珠簾雨誰肯相賒一席風

禁江上口柏山東三日荒寒繫短蓬却憶宫亭湖裏去隨人南北解分風

守風朝舟子

奪命稠灘百戰餘守風端坐恰乘除日長飽飯佳眠覺鬭傍蘆花學釣魚

佛池口大風復泊

碧葦無思連天生青山有情終日橫風聲洶怒木朝拔
川氣流光珠夜明誰能坐守白頭浪我欲往騎金背鯨
俛仰之間撫四海可憐步步愁江程

長風沙

夕陽明遠帆高浪兀孤嶼綿綿淮山來閃閃沙鳥去落
木兩山家炊煙南北渡船伸擊汰行夢愕阻風處

九月八日泊池口

斜景下天末煙霏酣夕紅餘暉染江色瀲灔琥珀濃我
從落日西忽到大江東回首舊遊處曛黃錦城中藥市
并樂事歌樓沸晴空故人十二闌豈復念此翁

池州九日用杜牧之齊山韻

年年佳節歎式微秋浦片帆還欲飛萬里蜀魂思遠道
九歌楚調送將歸杯中山影分秋色木末江光借夕暉
細撚黃花一枝盡霏霏金屑滿征衣

離池陽十里清溪口復阻風

恰從秋浦挂蓬篠又泊清溪十里餘愁水愁風吹帽後
作雲作雨授衣初違尋草市沽新酒牢閉篷窗理舊書
行路阻艱催老病騷騷落雪滿晨梳

梅根夾

辛苦凌波棹平安入夾船日明漁浦網風側及窰煙老
圃容挑菜村巫橫索錢且投人處宿終夜得佳眠

宿長蘆寺方丈

塔廟新浮水汀洲舊布金聊憑一葦力與障萬波侵帆
影窺門近鐘聲出院深夜闌雷破夢欹枕聽潮音

將至吳中親舊多來相迓感懷有作

望見家山意欲飛古來燕晉一沾衣回思客路豈非夢
乍聽鄉音真是歸新事略從年少問故人差覺坐中稀
不須更說桑榆晚霜後鱸魚也自肥

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九

淳熙五年四月二日直宿玉堂懷舊二絕句

桂海冰天老歲華直廬重上玉皇家當年曾識青青鬢
惟有東墻一架花

雪山刁斗不停撾夜把軍書𢾅顧家珍重玉堂今夜夢
静聞宫漏隔宫花

初歸石湖

曉霧朝暾紺碧烘横塘西岸越城東行人半出稻花上
宿鷺孤明菱葉中信脚自能知舊路驚心時復認鄰翁
當時手種斜橋柳無限鳴蜩翠埽空

寄蜀州楊道人

老來萬事總蕭然猶憶西州暑雪邊為報岷峨山水道
如今眞箇得歸田

送同年萬元亨知階州

老我曾須萬里春憐君飛棹也浮秦當年千佛名經裏
又見西遊第二人

路入南山舊漢畿油油清渭照牙旗古來百戰功名地
正是雞鳴起舞時

十年關隴困科輸聖德如天盡埽除臨遣中和二千石
好乘春日下寬書

次韻蜀客西歸者來過石湖并寄成都舊僚

走徧塵埃倦鳥還故鄉元在水雲間黄粱飯裏夢䰟醒
青篛笠前身世閒鷗鷺飛來俱玉立松篁歲晚各蒼顔
岷峨交舊如相問鐵鎖無扃任客攀

十一月大霧中自胥口渡太湖

白霧漫空白浪深舟如竹葉信浮沉科頭晏起吾何敢
自有山川印此心

靈祐觀 即古神景宫也相傳舊宫廊百間繞三大殿謂之百廊二殿今不復有堂前有垂絲檜三本

暘谷西門鎖洞宫古苔斑駁檜蒙茸百廊三殿惟眢井
萬壑千巖有瘦筇

林屋洞 仙經一名左神幽虚洞天正洞門左觀中出觀左門又有二門一名雨洞一名暘谷洞

擊水摶風浪雪翻煙銷日出見仙村舊知浮玉北堂路
今到幽墟三洞門石燕翻飛遮炬火金龍深阻護巖根
寶鐘靈鼓何須叩庭柱宵晨已黙存

包山寺 在毛公壇前别峰下慈受深老所作深老入山時手植二竹今遂成林山上松多非種植謂之風吹松子自成云

仙塢遜半坐精廬遷古幢橋衲昔開山至今坐道場儼
然說慈忍禪海薰戒香禪竹暗寒碧飛松盤老蒼船鼓
入宴坐紅塵隔滄浪藤杖懶歸去共倚蒲團牀

毛公壇福地 西山最深處毛公劉根也身生綠毛故云有劉道人作小菴在隱泉之上

松蘿滴翠白晝陰七十二峰中最深綠毛仙翁已仙去

惟有石壇留竹塢竹陰埽壇石槎牙漢時風雨生蘚花
山中笙鶴尚遺響湖外人煙驚歲華道人眸子照秋色
邀我分山築丹室驅丁役甲莫兒嬉渴飲隱泉飢餌朮

上方寺（在銷夏灣上）

檥棹古銷夏搘節新上方珠灣鎖貝折冰鏡沉空光楓
纈醉晴日橘黃明蚤霜閒門松竹徑隨處有清凉

銷夏灣（吳王避暑處平湖循山一灣雲水離絕）

參差楓渚故離宮一曲清漣九里宮縱有暑光無著處
青山環水水浮空

橘園

橘中有佳人招客果下遊胡牀到何許坐我金碧洲沉

沉剪綠山垂垂萬星毬奇采日中麗生香風外浮折贈
黃團雙珍逾桃李投拆開甘露囊快吸冰泉厭熱腦散
五濁豈止沉痾瘳未如商山樂能如洞庭不

華山寺（在西山畫處多泉水僧房數處有之有湯岐公胡茂老相密孫仲益御書諸公題詩）

五湖西岸孤絕處楠檀大士來同住性空真水徧清凉
隨緣出現無方所蒙泉新潔鑑泉明瀹茗羹藜甘似乳
何須苦問蓬萊未桂子舊花了今古三翁絲筆照青霞
從此他山都不數我今閒行作閒客暫借雲窗解包具
魂清骨冷不成眠徹曉跏趺聽粥鼓脚力有餘西塢盡
明日灣頭更鳴櫓卻上東山喚德雲別峯應在銀濤許

縹緲峯（西山最高峯）

滿載清閒一棹孤長風相送入仙都莫愁懷抱無消豁
縹緲峯頭望太湖

鎮下放船過東山二首

打頭風急鼻雷軒醉夢閒心鐵石頑惟有愛山貪未厭
西山纔了又東山
老禪年木各逢場詩客端來共葦航一任顛風聒高浪
滿船歡笑和詩忙

翠峯寺（在東山雲寶顧老道場山半有惜道井庭下大羅漢木兩株虬屈蟠壯甚奇古）

來從第九天橋社繫歸船借問翠峯路誰參雪竇禪應
真庭下木說法井中泉公案新翻出諸方一任傳

社山放船

社下鐘聲送客船凌波擺鼓轉滄灣橫煙最處雞豚社
落日濃邊橘柚山入表茫茫孤鳥去萬生擾擾一舟閑
湖心行路平如鏡陸地風波卻險艱

東山渡湖

渡船帆飽如張弓倏忽世界寒沖瀜堪輿無垠日夜汎
浩浩元氣蓬蓬風湖光日色不可辨但見水精火齊合
集成虛空波臣川后敬愛客約束鮫怪驅魚龍大千總
作大圓鏡光中飛度迷西東蒼茫一身無四壁八方上
下惟孤篷毛仙出迎笑相問何乃自苦荒寒中吾生蓋
頭乏片瓦到處漂搖稱寓公猶嫌塵土礙人眼茲遊勝

絶餘難同九衢車馬恍昨夢付與一笑隨飛鴻

與游子明同過石湖

契闊相逢一笑歡當年森桂共驂鸞試談舊事醒村酒仍趁新晴暖客鞍梅粉都皴啼宿雨柳黃不展噤春寒從今鼎鼎多幽事仍喜蛙聲不在官

次韻同年楊廷秀使君寄題石湖

儀鳳當瑞九韶成何事栖鸞滯碧城公退蕭然眞吏隱文名藉甚更詩聲句從月脇天心得筆與冰甌雪椀清書到石湖春亦到平堤梅影縠紋生

半世輕隨出岫雲如今歸作卧雲人小山有賦招遊子大塊無私佚老身禪版夢中千嶂曉鬢絲風裏萬花春

新年社甕鵝黃滿勝醉田頭紫領巾

自閶門騎馬入越城

日影穿雲亦未濃夜來疎雨洗清空村前村後東風滿略數桃花一萬重

斷橋隤岸數家村雨少晴多減漲痕雪白鶩兒綠楊柳日高猶自掩柴門

姚夫人輓歌詞

衿悅虞縧後詩書孟母鄰高懷琴意靜晩福詔恩新自古悲風木于今詠澗蘋松銘無溢美百世考堅珉

北山草堂千巖觀新成徐叔智運使吟古風相賀次韻謝之

北山松竹堪怡顏千巖觀前多好山誰云都無卓錐地亦尚有此茅三間洞門無鑰常不關小徑百曲蒼龍盤衆芳迷人不知處片雲與我俱忘還花前一杯重鼎呂明日犁田并灌園種苗種豆從此忙昨夜驚雷送膏雨

贈舉書記歸雲丘

一枕清風四十霜孤生無處話淒凉相看只有龐眉客還在雲丘舊草堂

四股澗松雷斧碎十圍巖桂燒痕枯不知堦下跳珠處舊竹春來有筍無

青山面目想依依水石風林入夢思白髮蒼顏心故在只如當日看山時

題查山林氏菴

戶庭清深宅翠微雪如佳壁喚題詩煙梢矗矗青圍屋露葉鮮鮮綠滿籬宿雨一春饒汎鴨新蕪幾日已藏碑山僧見客如枯木疑是懶殘南嶽師

木瀆道中風雨震雷大作

惡風奔雲何壯哉溪水欲立山欲摧石岸迸裂纜邊樹胡牀動搖船底雷靈巖塔後雨脚挂胥口廟前浪花來篷漏衣沾不足惜酒瓶傾倒愁空罍

光福塘上

指點炊煙隔莽蒼午餐應可寄前莊雞聲人語小家樂木葉草花深巷香春去已空衣尚絮雨來何晚稻初芒

祇今農事村村急第一先陂貯木塘

與至先兄遊諸園看牡丹三日行徧

柱杖無邊處處過粉圍紅繞奈春何閶門昨日看不足
今日葑門花更多
蜂蝶蕭騷草露漫小家籬落閉荒寒欲知國色天香句
須是倚闌燒燭看

次韻同年楊使君回自毘陵同泛石湖舟中見
贈

客舫中流下人家夾岸看洛花堆錦㬉吳藕鏤冰寒莫
厭清歡暫須知後會難小詩煩本事任禿綵毫端
曲謏不須顧客狂當好看日斜雙槳急風駛夾衣寒勝
說歸田樂休歌行路難石湖三萬頃何處覓憂端
北渚乘風渡西山帶霧看袖單嫌翠薄杯淺怯金寒宿
雨收全易春醒解却難且留行色住重肯過蘇端

頃乾道辛卯歲三月望夜與周子充内翰泛舟
石湖松江之間夜艾歸宿農圃距今淳熙己亥
九年矣余先得歸田復以是夕泛湖有懷昔遊
賦詩紀事

石湖花月浮春空憶共仙人同短篷三更半醉吹笛去
擢入濕銀天鏡中鶴鳴喚歸斗未沒却步扶疎花底月
不知行到碧桃邊但見天風吹積雪月圓月缺今幾回
依舊滿湖金碧堆仙人還上玉堂宿合有片時清夢來

一笑流光飛電抹嫦娥相對兩愁絕桂枝應亦老無花
蟾兔不須疑鶴髮

嬾牀午坐

晴雷垂北窓臥我翠幄中不知幾斧鑿成此太虛空前
雲稍過盡後雲來無窮鳥雀有底忙激彈過牆東不如
雙飛蝶欵欵弄微風我亦困思生拋書眼蒙茸

秋前三日大雨

暑殘堪喜亦堪憎恰似沙場喋血兵縱有背城餘燼在
能禁幾度瀉搯聲

秋前風雨頓涼

秋期如約不須催雨腳風聲兩快哉但得暑光如寇退
不辭老景似潮來酒杯觸撥詩情動書卷招邀病眼開
明日更涼吾已卜暮雲渾作亂峰堆

立秋後二日泛舟越來溪三絕

西風初入小溪帆旋織波紋綯淺藍行入鬧荷無水面
紅蓮沉醉白蓮酣
一川新漲㬉秋光桂起篷窓受晚涼楊柳無窮蟬不斷
好風將夢過橫塘
飯後茶前困思生水寬風穩信篙撐不知浪打船頭響
聽作凌波解佩聲

采菱戶

采菱辛苦似天刑刺手朱殷鬼質青休問揚荷涉江曲

只堪聊誦楚詞聽

曉起聞雨

老來稍喜睡魔清兀坐枯株聽五更蕭索輪囷儔燭燼飛揚跋扈厭蚊聲登高事了從教雨刈熱人忙却要晴莫道西成便無慮大須濃日熙香秔

說虎軒夜坐

白雲深處卧㶏頑挂起東窓水月寬但得好詩生眼底何須寶刹現毫端一身莫作官身想萬境都如夢境看蝸舍鄰翁能日醉呼來分與一蒲團

偶書

太行巫峡費車舟休向滄溟認一漚日下冰山難把玩

雨中土偶任漂流元無刻木牽絲技但合收繩卷索休惟有酒缸并飯甑却須秔秫十分收

睡覺

漏箭聲中斷角哀界窓猶有月徘徊心兵休爲一蚊動句法却從孤鴈來漱罷玉池甘似醴夢餘金鼓鬨如雷夜長展轉添許事推枕蕭然一笑咍

閶門行送胡子遠著作守漢川

前年送君朝明光今年送君還故鄉錦官樓上一樽酒萬里閶門折楊柳吳波浤浤蜀山蒼人生行路如許長相逢相送鬢如雪人生能禁幾離別房湖風月開春臺石湖水雲歸去來西棹東帆君未了相逢還向閶門道

嘲蚊四十韻

暑魃方肆行羽蟲亦厲習肖翹極么麽块圠累闓翕濕生同糞蝎腐化類宵熠初來鬧郭郭少進亘原隰嚶如蝿聲轟聚若蠡羽揖俄爲殷雷鬨遂作密霰集口銜鋼針鋒力洞紬衣襲啾聲先計議著肉便噓吸立豹猶未定卓錐已深入血隨姑嘬升勢甚鱸鼉汲沉酣尻益高飽滿腹漸急晶晶紫璧眼滴滴紅飯粒拂掠倦體煩爬搔痒肌澁抹東不虞西擒一已寘十新瘢舊蕾漲宿暈斑斕浥竟夜眠轉展達牀歎於悒云何人戚欣乃係汝張歙驅以葵扇風熏以艾煙濕禁長鎮箴遮帳隙亟補葺火攻悍越奥手拍嫌腥汁伏翼佐埽除蜘蛛助收拾

薄暮洶交攻大明訌未戢牛革厚遭種饕介銛勝鉞遭汝若欲困嗟人何以給夏蟲雖衆多罪性相百什蜂蠆豈房櫳蟻蝨但衣褐羊羶蠅登俎騃逸庖附曷蠓惟彝醯妄蟬止果書蠹蚕爲繭所振蠅亦虎能執彼蚊可貰死汝罪害歔欷涼颸倏然至醜類殆哉岌一吹胥物破再鼓翅翎蟄三千蹀頡利百萬走尋邑快哉六合内蔑有一塵立虛空旣清涼家巷得寧輯雖宠夜可誦螢幾曉猶織雨簾繡浪卷風燭淚珠泣客來添羽觴人靜拂塵笈恍還神明觀似啓坏戶蟄消長誰使然智力詎能及

閶門戲調行客

日夜飛帆與跨鞍閶門川陸路漫漫人生自苦身餘幾
天色無情歲又寒萬事惟堪六如觀一杯莫信四并難
重陽雖過黃花少尚有邊開玉雪團

九月二十八日湖上檢校籬落

村北村南打稻聲荒園晨薗亦嬉晴菊邊更覺朝陽好
松下偏聞晚吹清一歲無非吾樂事千金不博此閒行
周遭踏徧芙蓉岸足痺腰頑栩栩輕

晚步吳故城下

意行殊不計榛菅風袖飄然勝羽翰拄杖前頭雙雉起
浮圖絕頂一鴟盤醉紅匝地斜曛暖鬢綠涵空漲水寒
却向東皋望煙火缺蟾先映樹林丹

上沙田舍

更無雲物起微陰壠畝人家各好音歲晚陽和歸稻把
夜來霜力到楓林兒童笑裏豐年面烏鳥聲中落日心
釀秫炊秔都入手賸拚腰脚辦登臨

與現壽二長老遊壽泉因話去年林屋之遊題贈

何年錫杖劚清甘天遣深源壽此菴金罍萬枝浮倒影
爲君題作菊花潭
松風披須入雲關二衲相從一士閒人與瘦筇俱老健
去年今日在包山

渡太湖

囊風閣雨半晴陰慘淡誰知造化心委命浮沉惟一葉
計身輕重亦千金紅塵猶道不勝險白浪莫嗔如許深
晚得蘇山堪寄傲臥聽鼉吼與龍吟

再渡胥口

古來此地快蓬心天繞明湖日照臨一鳫雲平時隱現
兩山波動對浮沉裹鬚都共荻花老醉面不如楓葉深
罾戶釣徒來問訊去年盟在肯重尋

跨馬過練塘喜晴

稻穗初乾怕雨時晚來蒸煖欲霏微西風若肯吹雲盡
不惜飄飄側帽歸

晚歸石湖

何須馴馬衛鄉關只作歸農老圃看夢裏曾腰繡結佩
年來新著惰遊冠和煙種竹聊醫俗帶月聞蛙不在官
久矣此心恬不動如今併與此身安

北山堂開爐夜坐

困眠醒坐一龕多竹洞無關斷客過貪向爐中煨榾柮
懶從掌上看菴摩閒無雜念惟詩在老不甘心奈鏡何
八萬四千安樂法元無祕密可伽陀

入城

十里清風一餉閒片帆直欲解人顏林家莊近聞鶯鴨
船到閶門儘未關（儘字俗用已久據理只合用盡字）

次韻蚤蚊

羽蟲幺魔寒區宇造化胡爲弗疾頑長養汙泥草木底
縱横大地山河間夜聲雷動人力屈秋彔花開天理還
但願江湖無白鳥何須金鼎鑄神姦

冬至晚起枕上有懷晉陵楊使君

新衣兒女鬧燈前夢裏莊周正栩然騎馬十年聽晚鼓
人生元有日高眠
多稼亭邊有所思冬來撚却幾行髭也應坐擁黃紬被
斷角孤鴻總要詩

寒雨

何事冬來雨打窗夜聲滴滴曉聲淙若爲化作漫天雪
徑上孤蓬釣晚江

戲贈脚婆

日滿東窗照被堆宿窗猶自煖如煨尺三汗脚君休笑
曾踏韡霜待漏來

除夜前二日夜雨

雪不成花夜雨來壠頭一洗定無埃小童却怕溪橋滑
明日先生合探梅

次韻章秀才北城新圃

方流桃花塢窈窕入壺天碧城當巖岫清灣如洞泉風
月欲無價聊費四萬錢雪後春事起紅雲蜂蝶邊
西城如西塞桃花古來多釣艇緻魚肥前身張志和煙
霏幾白鷺風雨一綠蓑清江韻新引清絶勝陽阿

夢中作

漠漠人間一氣平虛無宮殿鎖飛瓊碧雲萬里海光動
何處書來金鶴鳴

北城爲雪所厄

凍蘂粘枝瘦欲乾新年猶未有春看雪花祗欲欺紅紫
不道梅花也怕寒

雪後六言二首

雨聲和深巷風力到短檠燈可惜酒殘檐雪從教瀑
盡河冰
歲寒破屋萬巷風急疎窗一燈高卧眼生醉纈遠遊鬚
有堅冰

元夕大風雨二絶

東風無賴妬華年一夜淒寒到酒邊放盡珠簾遮畫炬
莫教檐雨濕青烟
河傾海立夜翻盆不獨妨燈更損春湬溢笙簧猶可耐
洒皴梅頰勢須嗔

春懷

柳犂梅笑各相惱詩債棋讎俱見尋莫道幽居無一事
春來風物總關心

自横塘橋過黃山

陣陣輕寒細馬驕竹林茅店小帘招東風已綠南溪水
更染溪南萬柳條

次韻謝李叔玠追路送筍

墮地錦棚茁解衣温玉妾來償食竹債大勝伏雌妖少日羹藜子老來煨芋師盤餐登異味指動已先知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一

秀州門外泊舟

拍岸清波撲岸埃黑頭霜鬢幾徘徊禾興門外官楊柳又見扁舟上堰來

臨平道中

煙雨桃花夾岸栽低低渾欲傍船來石湖有此紅千葉前日春寒總未開

夜過越上不得遊覽

王程公事雨相催銜雨片帆連夜開千巖萬壑在何處山陰道中無好懷豈有酒船尋賀老興盡却能訪安道鑑湖春色漫芳菲付與青青湖畔草

道中古意二絶

桃李寂無言垂楊照溪緑不見苧蘿人空吟若耶曲

浣紗寂不好辛苦餉戰箭東施無履貫安穩嫁鄉縣

觀禊帖有感三絶

古人賦多情無事輒愁苦蘭亭一觴詠感慨乃如許

寶章薶九泉摹本範百世白鵞滿波間誰識腕中意

三日天氣新禊飲傳自古今人不好事佳節棄如土

浙東舟中

處處槿樊圍家家桃廡門魚鹽臨水市煙火隔江村雨過張帆重潮來汲井渾學跧短篷底休說兩朱幡

初赴明州

四征惟是欠東征行李如今忽四明海棧三韓諸島近
江分七堰兩湖平擬將寬大來宣詔先趁清和去勸耕
頂踵國恩元未報驅馳何敢歎勞生昌國縣圖障於海中題字云自此與高麗國接界皇宇內極東處也

寄虎丘範長老

誰云簪紱坐成禽亦漫爲官漫好音身已備嘗生老病
心何曾住去來今一波不動月空照萬籟無情風自吟
持此東歸似同志故應分我半山林

次韻汪仲嘉尚書喜雨

雨雲渾似雪雲同天意人心本自通吏役驅驅騎馬滑
何如欹枕閉門中

老身窮苦不須憂未有毫分慰此州但得田間無歎息
何須地上見錢流

曉起

窓明驚起倒裳衣鈴索頻搖定怪遲即入簿書叢裏去
少留攲枕聽黃鸝

大風四明本有颶風

颶母從來海若家青天白地忽飛沙頗將殘暑驅除盡
只莫顛狂損稻花

大黃花

大芋高荷半畝陰玉英危綴碧瑤簪誰知一葉蓮花面
中有將軍劍戟心

進修堂前荷池

方池留水勝埋盆露入蓮腮沁粉痕鈴索無聲人不到
小禽飛入鬭荷根

州宅堂前荷花

凌波仙子靜中芳也帶酣紅學醉粧有意十分開曉露
無情一餉斂斜陽泥根玉雪元無染風葉青蔥亦自香
想得石湖花正好接天雲錦畫船涼

新荔枝四絕

荔浦園林瘴霧中戎州沽酒擘輕紅五年食指無占處
何意相逢萬里東
海北天西兩鬢蓬閩山猶欠一枝筇鄞船荔子如新摘

行腳何須更雪峯
甘露凝成一顆冰露穠冰厚更芳馨夜涼將到星河下
擬共嫦娥鬭月明
趠泊飛來不作難紅塵一騎笑長安孫郎皺玉無消息
先破潘郎玳瑁盤四明海舟自福唐來順風三數日至得荔子色香都未減大勝戎涪間所產莆陽孫使君并寄富荔適到不至者專潘違妄餉珠瑁一種尤佳并賦之

甬東道院午坐

一夜西風轉酒旗午餘殘暑不多時綠荷半蝕霜前葉
丹桂全封雨後枝杜裏有詩償日課老來無賦爲秋悲
梳頭小隸那知此強向窓前數鬢絲

東門外觀刈熟民間租米船相銜入門喜作二

絕

菊泛杞棘燹無煙日日文書横索錢今日甬東官况好
東津門外看租船（文書諷諸司督逋者）
潮到靈橋繞綠船海邊力穡屢豊年淡青山色深黄稻
恰似胥門九月天

探木犀

秋半秋香花信遲攀枝擘葉看纖微昨朝尚作茶槍瘦
今雨催成粟粒肥

九月五日晴煖步後園

海氣烘晴入斷霞半空雲影界山斜輕羅小扇游蜂畔
只此東風有菊花

九日憶菊坡

菊坡長恨隔横塘城郭山林自不雙放棹松江花已遠
濤江之外更鄞江

重陽九經堂作

俗間佳節自悤悤老去悲秋又客中青嶂捲簾三面月
黄花吹鬢幾絲風十年故國新栽鞠萬里他鄉舊轉蓬
誰與安排今夜夢片帆飛到小籬東

真瑞堂前丹桂

血色凡花太俗生花工新意染秋英袍紅太重鞓紅淺
畫不能摹句寫成
官忙風月鎮長閒開遍香紅酒尚寒若要與花相領略
千巖隨分有闌干（石湖千巖觀前手植丹桂二畝）

題燕羊齋外木芙蓉

慵粧酣酒夕陽濃洗盡霜痕看綺叢綠地圃花紅錦障
不知庭院有西風

進思堂夜坐懷故山

塵事潮來不可推身如病鶴強毰毸簿書遮斷尋詩路
風雨驚殘問月杯想得竹門無客到直須雪夜有船迴
鱸鄉望眼雙明處祗欠凌霄萬仞臺

楊少監寄西征近詩來因賦二絶爲謝詩卷第
一首乃石湖作別時倡和也

禁門重客醉中歸尚憶揮毫索紙時何物與儂供不朽

西征卷首石湖詩
錦囊隨上越王臺天海風濤亦壯哉書到嶺頭梅恰動
一枝應伴一篇來

燕羊齋小池雨淚木芙蓉盛開有懷故園

洞戶掩秋深畫橋横晚靜娟娟芙蓉風池光弄花影懷
我白鷗邊錦帳繞千頃明河拍岸平紅綠染天鏡釣船
無畔岸收拾入簿領牆籬東院落寒窘令人癭

鹿鳴席上贈貢士

登陸由來說四明台星光處更魁星海濱二老尊周室
館下諸生右漢廷秋賦重增人物志春闈俱上佛名經
一飛好趁扶搖便咫尺西興是北溟

大廳後堂南窗負暄

萬壑無聲海不波一窓油紙暮春和醉眠陡覺氍毹煖
圍坐翻嫌褶抽多水煖玉池添漱嚥花生銀海費指摩
端如擁褐茅檐下抵欠烏烏擊缶歌

晚步北園

刮地晴飆退海㵎出門無扇可障塵麥粘瘠土何時雪
梅綴疎林昨夜春天鏡風煙疑夢事鬢霜時節尚官身
裏章東帶朝還暮慚愧青鞋紫領巾

謝賜臘藥感遇之什

鴻寶刀圭下九關十年長奉璽封看扶持蒲柳身猶健
收拾桑榆歲又寒天地恩深雙鬢雪山川途遠一心丹

疲吐疾苦今何似拜手歸來愧伐檀

立春後一日作

浮生萬法本悠哉大笑羲娥轉轂催官事已邀癡作伴
春風應共老俱來雲容雪意將詩問柳眼花心待酒媒
九十韶光天不斷人間笑口自難開

春前十日作

臘淺猶賒十日春官忙長愧百年身雪催未動詩無力
愁遣還來酒不神節物何曾欺老病書生自慣說悲辛
終期戚促成何事今古紛紛一客塵

三江亭觀雪

陰山陽朔雪中廻行到天西玉作堆乘興却遊東海上
白銀宮闕認蓬萊

懷歸寄題小艇

日出塵生萬劫忙可憐虛費隙駒光若教閒裏工夫到
始覺淡中滋味長歲晚角巾思苧東年來手版愧耕桑
松風蘿月須相信春水深時上野航

雪後雨作

瑞葉飛來麥已青更煩膏雨發欣榮東風不是厭滕六
却怕雪天容易晴

再雪

銀竹方依擔住瑤花又入簾窺一白本憐麥瘦重來應
為梅遲

立春日陪魏丞相登三江亭

佳節登臨始此回聊從晻靄望蓬萊水分江北波頭去
風自海東湖外來太白天寒猶帶雪十洲池煖已浮醅
一尊往醉發船鼓我亦歸帆相次開

寄題虞伯可見一堂

夢覺春闈俱轉蓬仙凡今隔玉霄東聊攀鐵鎖問何似
豈敢遊堂邀蓋公
生來於君一歲長決去愧我三年遲今世誰不落第二
著鞭尚續堂中詩
雪溪興盡船當廻却擬登陸遊天台經行見一堂前路
轉入湖山尋候來

將赴建康出城

喋訴繽紛塞厦天經年癡坐兩三椽出門納納乾坤大
依舊青山繞畫船

寺莊

大麥成苞小麥深秧田水滿緑浮針今年一飽全無慮
寛盡歸舟去客心

育王方丈

窓紙悲嘶萬壑風石梁飛淵倒枯松因勤昨夜三更雨
添作投淵雪色龍

鍜井

決䨇神通未易論兩聲留客夜翻盆不辭客路春泥滑
且足秧田舊水痕

妙喜泉

二士共談碑上法千僧同酌沼中泉法門泉味知多少
水桶繩頭一串穿

明月堂

古來禪窟鎖巖扃拂子崔嵬拄杖横塔上佛光堂上月
莫言公案不分明

自育王過天童松林三十里

竹輿窈窕入蕭森迎雨梳風冷客襟翠錦屠蘇三十里
不知脚底白雲深

香山

抖擻軒裳一閧塵任教空翠滴烏巾老身已到籃輿上
處處青山是故人

育王望海亭

海雲晻靄日朧葱案指光中萬象空想見蓬萊西望眼
也應知我立長風

天童三閣 千佛閣 莫善財羅

松蘿冪天墮空翠迎面風香三十里曾宮亭亭隔瑶水
碧瓦瓊棟五雲裏千佛當門無半偈磬聞未解祖師意
徧參踏破青鞋底前樓後閣玲瓏起開客那知如許事
東齋聽雨爛熳睡覺來一轉聊布施普請雲堂來擬議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一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二

送江朝宗歸括蒼

半生三觧后相看成老翁詩情故岑律袖有天都峰江山佳麗地登臨苦怨怨塔燈落淮水寺樓倚霜空擕拾著錦囊撫掌夸窮工歸轡不可挽思入孤征鴻洞天我昔遊俛仰星一終士友歎契闊吏民念罷癃婆娑故將軍白髮簿書叢足趼雖四方夢寐煙雨東歸田有腳力尚往尋行蹤期君斬寒藤作我楮枯筇

鍾山閣上望雨

天闊山長雨似煙忽然飛去暗平川秔禾未實秈禾瘦不用廉纖便霈然

除夜

婪尾杯殘雪滿簪牀頭曆日費光陰故山巧入忙中夢新歲尤關客裏心烏鵲傍時三匝繞鷦鷯穩處一枝深勞生佚老尋常事從政那堪力不任

元日

老來百味絮沾泥期會關身尚火馳幾夜鄉心欹枕處今年腳力上樓時酒缸幸有乾坤大丹鼎何憂日月遲莫道神仙無可學學仙猶勝簿書癡

體中不佳偶書

生平人比似維摩試比尫孱不啻過舊痾衰鬢今雪徧頻指病眼轉花多從來世味聊復爾此去官身如老何收拾頹齡加藥餌尚堪風月對婆娑

坐嘯齋書懷時方治賑濟

老來窮苦事相違兀坐鈴齋覓日癡眼目昏緑多押字胸襟俗爲少吟詩月侵燈影吏方去春徧梅梢官未知直待食新方綬帶明朝騎馬過陵陂

寶公祈雨感應用陳申公韻賦詩爲謝

膴原龜坼暮春時夾路爐薰共禱祠喚起雲頭千嶂湧飛來雨腳萬絲垂無情梅塢猶紅綻有意秋田盡緑滋大施門開須滿願願均此施匝天涯

送徐叔智運使奉祠歸吳中

手種湖邊花百畝東風日夜催歸去當年辛苦種花時不道白頭猶未歸君如肯過城南陌但向水雲紆處覓煩呼猿鶴問平安當有畦丁解看客我今江船亦欲東檥迎楓橋成兩翁壓枝萬朵雖過盡尚及巢龜蓮葉中

送舉老歸廬山

二千里往回似夢四十年今昔如浮去矣莫久留桑下歸歟來共煨芋頭

題現老真

三十年來共葛藤如今蓮社冷如冰茶瓜櫻筍遊山會從此齋廚欠一僧

致一齋述事

文書煙海困浮沉不覺蹣跚百病侵偶問客年驚我老

忽聞鶯語歎春深今朝麥杜黃堪趁幾日秧田綠似針
除却一犁春雨足眼前無物可關心

次韻楊同年祕監見寄二首

聳雲巖雨幾時歸應把周南視九疑書說鬼神驚落筆
新傳狐兎駭搴旗詔江石老簫音在庾嶺梅殘驛使遲
自古朱絃清廟具莫貪鵰海看天池

吾衰長愧接輿狂忙裏何心領藕香塵土簿書憎鐵硯
水雲蓑笠傲金章論文無伴法孤起訪舊有情書數行
何日却同湖上醉露幃宵幄爲君張

曉起信筆

午枕汗如洗曉櫛氣稍蘇莎蛩鼓風露滿意鳴相呼侶

客感節物流光不躊躇秋聲已如許殘暑何足驅人言
今歲熱迥與常歲殊此理恐未然豈不知頭顱年年有
三伏日日非故吾婆娑今尚可後當彌不如病骨須一
凉未暇惜居諸坐來有清思西風搖井梧

送曾原伯運使歸會稽用送徐叔智韻

秧田水滿麥樓訟勸農使者翩然去去年愁苦救荒時
豈敢夢爲今日歸天津橋西官柳陌文書燈火長相見
江山信美不留人寂寞回潮工送客鏡湖一曲浙河東
萬頃太湖蓑笠翁願廣四愁作五詠我所思兮恩剡中

王南卿母挽詞

櫛縰稱純孝笄珈晉隱憂病中心已化身外世如浮閒
道悲風木誰能駐壑舟佳兒行古道足以貫潛幽

次韻鄭校書參議留別

年豐方共慶歲晚客他之吏事朝還暮人生合復離江
山殘夢破風月片帆移後會吾衰矣桑榆一繭絲

重九賞心亭登高

憶隨書劒此徘徊投老雙旌重把杯綠鬢風前無幾在
黃花雨後不多開豐年江麓青黃徧落日淮山紫翠來
飲罷此身猶是客鄉心却附晚潮回

寄題王仲顯讀書樓

嗜書如嗜酒知味乃篤好欲辨已忘言不爲醒者道使
君青箱家文史襃懷抱平生名教樂雙旌不滿笑忽乘

雪溪興來棲秦淮梓丘亭客漂泊夜夜短檠照人云太
癡絕我自斷輪妙今朝攜笻起昨夢鏡閣是云有百尺
樓歸寄北窗傲滴露紬朱黃拂塵靜緗縹想當呻畢時
寧復羨騰趠古心千載事俗眼詎能料蕭灘富還往取
友必同調一張復一弛醲秫助歌嘯

菊樓（金陵出一種菊甚高園丁結成樓塔或至一二丈）

東籬秋色照疎蕪挽結高花不用扶淨洗西風塵土面
來看金碧萬浮圖

北門覆舟山道中

冉冉霜風掠弊貂簿書塵外訪漁樵林煙色淡如濛雨
塘水痕深似落潮鴈字江天聞塞管梅梢山路欠溪橋

騎驢索句當年事歲暮騷人不自聊

送郭明復寺丞守蜀州

士進固未易退亦良獨難西州多故人歸路常險艱有道獨行意郭舟若神仙勿輕銀兔符傾倒金貂蟬唐安君昔遊百萬鎘逋欽我亦常客夢醉歌采菱船父老尚相記況君有前緣想見東西湖恩波漲春瀾此地著經濟紗籠相後先潭潭相業堂新題我所刊政爲來者地君行豈偶然去去進明德後日五四賢

元日謁鍾山寶公塔

雪後江皋未放春老來猶駕兩朱輪歸心歷歷來時路官事驅驅病裏身未暇雞窠尋古佛且防鶴帳怨山人

君看王謝墩邊地今古功名一窖塵

元日馬上二絕

泥絮心情雪樣鬢詩囊羞澁酒杯嫌年來萬事都消減惟有牀頭曆日添

筋骸全比去年非騎吹聲中憶釣磯待得江風欺老病何如閒健一蓑歸

春晚

荒園蕭瑟懶追隨舞燕啼鶯各自私窓下日長多得睡尊前花老不供詩吾衰久矣雙蓬鬢歸去來兮一釣絲想見籬東春漲動小舟無伴柳絲垂

北窓偶書呈王仲顯南鄉二友

官居教偪仄北窓誰所開胡牀憩午暑簾影久徘徊高榥忽低昂知有好風來須臾墮几席篆香小飛灰病翁亦披襟月露聚奇懷壠頭暴背耘永晝婦子僧不辭夢山裂田水如潑酷去年豈堪說稻根已浮埃使君坐佚宅窓間即凉臺何敢訴苦熱遲然助心齋

中秋清暉閣靜坐因思前二年石湖四明賞月

前年銀界接天迷去歲金盤湧海低漂泊相逢重一笑秦淮東畔女牆西

玉麟堂會諸司觀牡丹酴醾三絕

東風微峭護餘春紅紫香中酒自溫不用忙催銀燭上酴醾如雪照黃昏

洛園姚魏碧雲愁風物江東亦上游憶起遨頭八年夢彭州花檻滿西樓

莫向花前惜酒杯一年一度有花開浮生滿百今強半歲歲看花得幾回

重九獨坐玉麟堂

江上西風動所思又將清賞負東籬年年客路黃花酒日日鄉心白鴈詩籠月秦淮無舊曲馳烟鍾阜有新移人生笑口真稀闊況值官忙閔雨時

次韻舉老見嘲未歸石湖

半世吟客舍柳長年憶後園花爲報廬山莫笑雲丘今爲誰家

次韻曾仲躬侍郎同登伏龜二絕

帶東江淮翠岫圍掌窺臺殿碧鱗差劉郎向裏登臨眼
壓倒三江二水詩

古來遊客謾西東領會誰如我與公露坐繩牀天不盡
絕勝簾雨棟雲中

題李雲叟畫軸兼寄江安楊簡卿明府二絕

蒼煙枯木共荒寒籬落堤灣洶漲滿歸路宛然歸未得
問將李叟畫圖看

新圖來自雪邊州皴石枯槎筆最遒明府能詩如此畫
爲渠題作小營丘

晨出蔣山道中

霜痕如雨沁東郊樂歲家家一把茅故國丘陵多麥壠
新晴籬落有梅梢小山何在應招隱此嶺如今已獻嘲
歸計未成聊琢玉瓢飄風袖作推敲

有感今昔二首

陽春白雪雅音希俚耳冬烘輒笑嗤麋見麗姬翻決驟
鳥聞韶樂却憂悲爛奚輕薄人何敢伏獵荒唐自不知
蚓竅蠅鳴莫相誚彭亨菌蠢正當時

颿風驟雨謾驚春埽蕩何煩臂屈伸天識不衷宜不恕
神歆非類即非仁休鑱地下枯魚骨且謁尊前健犢身
靜看可憐還可笑香山寧是幸災人

種竹數向在成都種竹滿西園偶苦寒疾竭來
金陵復種繞池未幾以眩臥閤家人子遂謂不
當種竹其說甚可怪歎口占此詩

宣華種萬竿寒疾適相值玉麟種千竿偶復須藥餌僮
奴狃今昨競道竹相祟如將聖作狂似以儒爲戲此君
來聲冤林神亦短氣我夢不平鳴霍然推枕起明當還
石湖勝種千畝地未論比封君且用執讒喙

公退書懷

昨者騰章奏發倉今茲飛檄議驅蝗四無告者僅一飽
七不堪中仍百忙墩日自能臨俯仰浮雲寧解制行藏
求田問舍亦何有歲晚倦遊思故鄉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二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三

初秋二首

急雨過窻紙新凉生篳藤蹣跚老鈴下來蛙壁間燈

壯歲故多病老年知不堪何須看公案只此是眞參

蝙蝠

伏翼昏飛急營營定苦飢聚蚊充口腹生汝亦奚爲

蛩

壁下秋蟲語一蛩鳴獨雄自然遺跡捕窘東入雕籠

四花

素馨間末利木犀和玉簪釁來都屏去頭眩怕香侵

謝範老問病

三椽一席度秋冬造化兒嬉困此翁帖有王書難治眩文如陳檄不驅風骨枯似柿膚如腊髮織成氈鬢作蓬點檢病身還一笑本來四大滿虛空

二偈呈似壽老

法法剎那無住云何見在去來若見三心不見便從不見打開

孟說所過者化莊云相代乎前何處安身立命飢餐渴飲困眠

諾惺菴枕上

虛夢驚回曉枕寒青燈猶照藥爐邊紙窻弄色如朧月又了浮生一夜眠

癸卯除夜聊復爾齋偶題

五夜燈花重東風角韻來雪慳衣未纊春早句多梅寂歷羅門亞温磨藥鼎煨老嫌新歲換病喜舊星回鬱壘先題版屠蘇後把杯書扉無健筆爆竹有寒灰錫標牙難膠椒盤眼倦開陳人仍憊卧身世兩悠哉

甲辰人日病中吟六言六首以自嘲

攢眉輒作山字啾耳惟聞水聲人應見憐久病我亦自厭餘生

日慌慌蟻旋磨頭岑岑鼇負山筆牀久已均伏藥鼎何時丐閒

政爾榮枯衡澁剛云人厄天窮歸咎四衡臨歲乞憐九曜過宫

復吉既踰七日泰來惟候三陽曆日今須寅正占星更候晨祥

有日猶嫌開牖無風不敢上簾報國丹心何似夢中抵掌掀髯

壯歲喜新節物老來惜舊年華病後都盧不問家人時換瓶花

正月九日雪霰後大雨二首

夜霰三更碎瓦晝冥一陣翻盆賴是梅花已過不然皴玉誰温

黃昏簷溜垂瀑清曉屐聲滿門湖光萬頃何似小沼先

吹穀紋

正月十日夜大雷震二首

阿香眞是健婦夜半鼓行疾驅直恐南山破碎絕憐窓紙枝梧

人言有物司鼓春到揚桴發聲但要蟄蟲啓戶何須一許震驚

吳燈兩品最高

鏤冰影裏百千光剪綵毬中一萬窓不是齊人誇管晏吳中風物竟難雙

燈夕懷廣蜀舊事

灘水橋西列炬香少城樓下變燈忙兒嬉萬里客程遠

老懶一衾春夢長

上元紀吳中節物俳諧體三十二韻

斗野豐年屢吳臺樂事并酒壚先叠鼓歲後即樓亭先擊鼓不已以迎節賽燈市蚤投瓊臘月即有燈市珍奇者數人醵買之相與呼盧采勝者得燈價喜膏油賤祥占雨雪晴篔簹仙子洞坊巷燈以連枝竹結成洞門多至數十重菡萏化人城蓮花燈叢多檣炬疑龍見舟人接竹挂檣之表置一燈望之如星橋星訝鵲成橋燈小家厖獨踞犬燈高閈虛雙撐虛燈屏展輝雲母琉璃屏風簾垂晃水精琉璃簾萬窓花眼密萬眼燈以碎羅紅白相間砌成工夫妙天下多至萬眼千隙玉虹明琉璃毬燈每一隙映成一花亦妙天下薝蔔丹房挂梔子燈葡萄綠蔓縈葡萄燈方縑繙史冊生絹糊大方燈圖畫史冊故事村人喜看圓魄綴門衡月燈擲燭騰空穩小毬燈時擲空中推毬滾地輕大滾毬燈映光魚隱見琉璃壺瓶貯水養魚以燈映之轉影騎縱橫馬騎燈輕薄行歌過顛狂社舞呈民間鼓樂謂之社火不可悉記大抵以滑稽取笑村田蓑笠野村田樂街市管絃清街市細樂里巷分題句每里門作長燈題好句其上官曹別扁門官府名額多以絹或琉璃照映旱船遊似泛夫道陸行為截渡之樂謂之划旱船水偏近如生水戲以燈照鉗赭裘牢戶獄燈嘲嗤繪樂棚山棚多畫一時可觀請之人堵觀瑤席隘喝道綺叢爭禁鑰通三鼓歸鞭任五更桑蠶春繭勸春繭自臘月即入食文所以為蠶事之兆花蝶夜蛾迎大白蛾花無貴賤悉戴之亦以迎春物也兔子描丹筆紅畫鴨子相餛遠鶩毛剪雪英剪鶩毛為雪花與夜蛾並戴寶糖珍粔籹飩拍吳中謂之寶糖鉆特為旋美烏膩美飴餳烏膩糖即白餳俗言能去烏膩撚粉團欒意團子熬稃腷膊聲炒糯穀以卜俗名孛婁北人號糯米花筳篿巫志怪香火婢輸

誠俗謂正月百草靈故帚箕針箕之屬皆卜焉多婦子之輩為之箒卜拖裙驗繫帚以裙卜名婦帚姑箕詩落筆驚即古紫姑今謂之大仙俗名箕姑微如針屬尾以針姑卜何其尾相屬為兆名針姑賤及草分莖草莖分合為卜名草姑末俗難訶止佳辰且放行此時紛僕馬有客靜柴荊幸甚歸長鋏居然照短檠生涯惟病骨節物尚鄉情捋撫成俳體咨詢逮里甿誰修吳地志聊以助譏評

雪寒探梅

酸風如箭莫憑闌凍合橫枝雪未乾吳下得春元自晚那堪天與十分寒

曉枕三首

煮湯聽成萬籟添被知是五更陸續滿城鐘動須臾後

巷雞鳴
卧聞赤脚鼾息樂哉栩栩蘧蘧病夫心口相語何日住
眠似渠
舒慘常隨天氣闘心窓暗窓明日晏扶頭未起喚人先
問陰晴
不寐
春宵似暖非暖曉夢欲成未成風竹時驚雀噪月窓誰
伴梅横
戲書二首
長病人嫌理亦宜吾今有計可扶衰煩君舁著山深處
恐有黃龍浴水醫

羣兒欺老少陵窮口燥脣乾髮漫衝顛沛須臾猶執檻
古來惟有一高共
耳鳴
風號高木水翻洪歷歷音聞不是聾一任大千都震吼
便從卷葉證圓通
案上梅花二首
南坡玉雪萬花圍舊約東風載酒看冷落銅瓶一枝亞
今年天女亦酸寒
地爐火煖日烘窓一夜花鬚半吐黃鼻觀圓通熏百和
博山三夕罷燒香
古梅二首
孤標元不闘芳菲雨瘦風皴老更奇壓倒嫩條千萬蘂
只消疎影兩三枝
誰似西湖處士才詩中籬落久塵埃陸郎舊有梅花課
未見今年句子來
至昌爲具賞東軒千葉梅然梅尚未開
玉葉重英意已芽新移竹外小横斜東齋何似春工晚
鐵樹已花梅未花
喜周妹自四明到
團欒話裏老龐衰一妹仍從海浦來孤苦尚餘兄弟樂
如今雖病也眉開
占星者謂命宫月孛獨行無害但去年復照作

災今年正月一日巳出而歲星作福戲書二絶
昔題初度本除災何意重逢作病媒久住靈斿今日過
曆翁欺善勸椒杯
暗曜加臨有救神煌煌福德自天仁只煩終惠蘇殘喘
官爵從渠奉董秦
題藥方
孤童亦復夢槐柯無德無功用福多天理乘除當老病
巢源王訣奈君何
園丁折花七品各賦一絶
單葉御衣黃
舟前鷺羽映酒塞上酥截肪春工若與多葉應入姚

家鴈行

水精毬輕盈嫵媚不耐風日又名醉西施又名風嬌又名玉勝瓊

縹緲醉魂夢物嬌饒輕素輕紅若非風細日薄直恐雲
消雪融

壽安紅深色粉紅多葉易種且耐久

豐肌弱骨自喜醉暈粧光總宜獨立風前雨裏嫣然不
要人持

疊羅紅開遲旬日始放盡

幾積剪裁千疊深藏愛惜孤芳若要韶華展盡東風細
細商量

崇寧紅

匀染十分艷絕當年欲占春風曉起粧光沁粉晚來醉
面潮紅

鞓紅

猩唇鶴頂太赤榴萼梅腮弄黃帶眼一般官樣秪愁瘦
損東陽

紫中貴

沉沉色與露滴泥泥香隨日烘滿眼艷粧紅袖紫綃終
是仙風

聞春遠牡丹盛開

東軒聞道有花開癡坐三椽首謾回縱得好晴猶懶看
那堪風雨揭天來

蜀花以狀元紅爲第一金陵東御園紫繡毬爲
最

西樓第一紅多葉東苑無雙紫壓枝夢裏東風忙裏過
蒲團藥鼎鬢成絲

喜雨

昨遣長鬚借踏車小池須水引鳴蛙今朝一雨添新漲
便合翻泥種藕花

嘲風

紛紅駭綠驟飄零癡騃封姨沒性靈報道海棠方熟睡
也須留眼爲渠青

大風

春晴雖好恨多風到眼花枝轉眼空晴不與花爲道地
爭如雲淡雨濛濛

風止

收盡狂飆捲盡雲一竿晴日曉光新柳魂花魄都無恙
依舊商量作好春

苦雨五首

河流滿滿更滿檐溜垂垂又垂皇天寧有漏處后土豈
無乾時

不辭蛾化麥穗亘忍秧浮浪花兒孫汩汱議岸翁媪扶
攜上車

折筍肥梅飣坐涎蝸闘蟻上梁而工其賈餘勇留待稻
花半黄

澗礎纔晴又汗濕薪未爆先煙壯夫往往言病病叟岑
岑且眠

巳厭衣裳蒸潤仍憐書畫斕斑匳香尚餘幾所盡付薰
罏博山

謝龔養正送蘄竹杖

一簟霜曉護吹愁八尺風漪不耐秋上座獨超三昧地
諾惺菴裏諳般舟（釋氏謂常行為般舟三昧）

寄題祝郢州白雪樓

楚望風煙倚繡楹使君靜治有高情衹應穠袴新翻曲

壓倒當年寡和聲

夏至二首

李核垂腰祝饐粽絲繫臂扶羸節物競隨鄉俗老翁閒
作兒嬉

石鼎聲中朝暮紙窻影下寒溫踰年不與廟祭敢云孝
子慈孫

重午

熨斗薰籠分夏衣翁身獨比去年衰巳孤菖淥十分勸
却要艾黄千壯醫蜜粽冰䊀為誰好丹符綵索聊自欺
小兒造物亦難料藥裏有時生網絲

積雨作寒五首

壓屋雨雲重暗環城霖潦夏寒西池半没荷柄南蕩平
沉芡盤

巳報舟浮登岸更憐橋塌平池養成蛙吹無謂掃盡蚊
雷却奇

熨帖重尋氈衲補苴盡護紙窻餘生雪鬢禪榻昨夢雲
帆漲江

婢善鼓僵霧帳兒嗔蝸篆風摇兀坐鼻端正白忘懷眼
底常青

山寒擁老不下泥濇琴僧罕來且喚園丁閒語喜聞湖
岸未頹（琴老范默堂琴僧準月師也）

喜晴二首

驅帶水爭溝口卷簾日欵屋山飢燕癡兒叫怒拙鳩去
婦復還

窻間梅熟落蒂牆下筍成出林連雨不知春去一晴方
覺夏深

子文大丞重午日走覓煮酒清甚殆與遠水一
色何其妙哉數語奉謝

臘脚清若空吾聞其語矣今晨品義尊公酒正如此太
常家有此段奇銷得不齋醉如泥但恨今無過雲曲送
我菖蒲一杯綠（子文舊有歌者名過雲）

子文見和云亦有小鬟能度曲復用韻戲贈

三年屏杯酌甚矣吾衰矣眼中有瀶漉猶解商略此花

酒俱來事更奇不妨禪心絮沾泥翠眉何時異度曲細
意煩君畫蛾綠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三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四

題請息齋六言十首

洞門畫掛鐵鎖閣道秋生綠苔耆下略同龜伏瓜中且
免蠅來

多謝紛紛雲雨相忘渺渺江湖坐隅但忌占鵩屋上何
煩舉烏

遊顛年年似馬太行日日摧車笑中恐有義甫泣裏難
防叔魚

見影蛾猶欻欻聞聲尾尚狺狺問誰毛生名紙知我角
出車輪

不惜人扶難拜非關我醉欲眠勞君敬枯木耳恐汝見
濕灰萬

我爲今吾將老結廬此地不喧恐妨蝴蝶同夢笑倩頰
宮守門

口邊一任醭去鼻孔慵將涕收閒門冷落車轍空室團
欒話頭

冷煖舊雨今雨是非一波萬波壁下禪枯達磨室中病
著維摩

親戚自有情話來往都無雜言酒熟徑須相報文成聊
與細論

園丁以時白事山客終日相陪竹比平安報到花依次
第折來

送劉唐卿戶曹擢第西歸六首

摩挲漢柱愴分襟邂逅吳船喜盍簪別久十年知幾夢情親萬里只初心

學道何關業與青發身聊假佛名經歸來解盡程書縛千古文章似建瓴

棖黃燈火困素英此去書窓得此生學力根深方蔕固功名水到自渠成

中年親友惜分離況我身兼老病衰餘景庶幾猶及見登瀛召客過門時

我識岷峨最上頭當年脚力與雲浮兩山父老如相問一席三椽正卧遊

四海西州舊故多煩君問訊各如何心期本自無南北萬里天波一月波（末句戲用蜀語以見久要不忘之意）

富順楊商卿使君歸與余相別于瀘之合江邂逅然再會之期後九年迺訪余吳門則喜可知也今復分袂更增惘然病中強書數語送之

合江縣下初語離共說〻會知何時壽櫟堂前哄一笑
人生聚散真難料青燈話舊語未終船頭疊鼓帆爭風
草草相逢復相送直恐送迎皆夢中昨聞親上安邊奏
玉階從容移禁漏天香懷袖左魚符歸作雙親千歲壽
我今老病塘蒲衰君歸報政還復來萬里儻容明月共
更期後夢如今夢

久病或勸勉強遊適吟四絶荅之

風月箇中老子江湖之上散人化鐘苦斬清福環堵閒抛好春

鶴怨久迴俗駕鷗盟誰主載書一丘一壑謝汝三歲三秋望予

捫蝨即是忙事驅蠅豈非福心香撥香寒功課窓明窓暗光陰

鼠如蓐婦多忌倦似田翁作勞玩具僧梳刷屢歎悰丁尾龜毛

初秋閒記園池草木五首

莪葵爛紫終隔唇萄嫣黃亦香醫俗賸延竹色療愁催折萱房

牛牽碧蔓自繞雞聳朱冠欲爭菱葩可範伯雅萋節偏宜麴生（菱葩爲酒杯樣最佳萋入麴爲勝）

旱地蓮花嬌小水盆梔子幽芳薇帳半年春艷桂叢四季秋香（紫薇一名半年紅岩桂一種四季有花）

醉憐金瑣脊側卧看玉簪對横雁水留灌末利結香旋薰素馨（末利用治魚羅水澆方多花）

玉茵化生稚子碧枝視現聲聞馬齒任藏汞冷鴻頭自勝硫溫（羅孩兒蓮羅漢木馬齒莧中有水銀鴻頭芡實也芡性暖[illegible]黃）

巖桂三首

風簾疎與月裴回悵望家人把酒杯病著幽窓知幾日

瓶花兩見木犀開

越城芳徑手親栽紅淺黃深次第開不用小山招隱賦身如強健日千廻

一株蕭索倚宣華東苑香風屬內家丹碧層蘇銀燭照平生奇絕象山花（少城園中惟有一株建康東御園有亦不多四明丹桂特奇州宅所種尤蔚茂常與賓丞相夜飲其下）

中秋無月三首

兒女無悰坐客稀今年孤負隔年期誰從天上牢遮月不管人間大丈詩

撲地癡雲欲萬重家家簾模護房櫳世間第一無情物誰似中秋雨與風

一生露下風前客兩歲愁邊病裏身姑置陰晴圓缺事藥寮燈火正相親

藻姪比課五言詩已有意趣老懷甚喜因吟病中十二首示之可卒昆季賡和勝終日飽閒也

舊歲連新歲淙牀又援牀山川屏裏畫時刻篆中香畏壘吾安土支離飽太倉若教身更健鶴背入維揚

切慮紛紜夢上羊散亂心眵昏遮眼讀愁苦撚鬚吟幸覺行迷遠其如卧病深通身都放下何用覓砭鍼

日援衣猶襲宵長被有稜朝晡三楪飯昏曉一缸燈伴坐跧如几扶行瘦比藤生緣堪入畫寂寞類松僧

縄倚扶枵骨蒲團閣痺肩事疑償業債形類窘囚拘空劫真常體浮生幻化軀箇中元不二無語對文殊

軟熟蓋盤餌芳辛實枕幃候晴先晒席占濕豫烘衣易栗雞皮皺難培鶴骨肥頭顱雖若此虛白自生輝

數息憎晨靑伸眉愜晚晴隙塵浮日影窓穴嘯風聲捫蝨天機動驅蚊我相生偶然成一笑栩栩暫身輕

責仕龜鑽筴閒居馬脫鞿冠塵昏舊製帶眼剩新圍堆案書郵少登門刺字稀掩關灰木坐休示季咸機

目眚浮珠弭聲塵籟王蕭秋懷潘鬢禿午夢楚魂銷注水瓶花醒吹薪藥鼎潮南柯何處是斜日上廊腰

靜裏秋先到閒中晝自長門關疑泄柳尸祝漫庚桑腹已枵經笥身猶試藥方強名今日愈勃窣負東牆

汗漬笻枝赤苔封屐齒青有時延上坐無客抗分庭霽月鑽窓看鳴琴側枕聽莫嗔猿鶴怨岫幌兩年扃

視絜勞羣從祇承愧閫家乳泉供水遞金液養丹芽加釀厚如酪旋春香勝花百端扶老態無物報投瓜

學業荒中畢歡悰隔笑嘩入秋先禊幕過夏亦疎簾門客嗔愁忌家人獻吉占尤憐小兒女時報鵲鳴簷

贈臨江簡壽玉二首簡攜王仲顯使君書來謁幷示孔毅甫夢蝗圖今廟堂五府皆有題字

蕭灘逢客扣田廬貽我讀書樓上書千里故情元共月錯云多病故人疎

卷中圖畫袖中珍上有三階五朵雲白日青天光範路

未饒蟾窟夢紛紜

壽櫟前假山成移丹桂於馬城自嘲

堂前趣就小嶙峋未許蹣跚杖屨親更遣移花三百里世間眞有大癡人

灼艾

血忌詳涓日尻神謹避方丈求眞伏道穴按古明堂謝去峯巫祝勝如幾藥湯起來成獨笑一病攪千忙

東宮壽詩

甲觀秋羸月前星垂麗天君親重慶日家國中興年英武神機遠温文德宇全摛章森典則會道極高堅儉寶躬安履仁端性自然淵沖澄有量海潤浹無邊五學臨

函丈三朝拱邃延頌聲敷政久喜色問安遥銅律諧初度桑弧絶舊傳菊催重九近梅占小春先戲綵猗蘭殿宣杯玳瑁筵青宮千億壽長對兩宮前

十月朔開爐偶書余病歸二年未能拜掃松楸曩常以此日侍先兄遊洞庭并寫悲感之懷

圍芋今年紫籜楓昨日丹開爐修故事聽雨説新寒橘社重遊阻楸行再拜難此時西望眼衰涕不勝彈

有懷龔養正

好在楚龔子秋來情話稀昨承書素説行侍板輿歸煙水潮平棹風霜歲晚衣幾時眞訪戴莫待雪花霏

白髭行

四十踰四髭始黃手持漢節臨大荒輿疾歸來皮骨在兩鬢尚作青絲光俛仰行年四十九萬里南馳復西走斑斑頷下點吳霜猶可芟夷誑賓友屈指如今又十年兩年偃卧秋風前人生血氣能幾許不待覽鏡知皤然長安後輩輕前輩百方染藥千金賣煩惱包裹夜不眠無奈霞頭出光怪病翁高卧門長扃垂雪毿毿骨更清兒童不作居士喚喚作堂中老壽星

但能之提刑相别十年自曲江遠寄二詩敘舊良厚次韻爲謝亦以首章奉懷略道湘南分攜故事末篇自述年來衰病不復故吾也

憶昔鵷鸞識俊英朱轓繡斧盡能名書隨庾嶺一枝寄

句挾韶江九奏成吳粤交馳清夜夢參辰不隔故人情何時重醉金槽曲一洗陽關别恨平

蓬落枵虚似瓠壺新添雪鬢與霜鬚也知病叟形容變非是仙儒骨相癯歲晚山林如自獻年豐田野亦多娛無端拙恙妨清樂未許扁舟到五湖

復以蟾硯歸龔養正

夢裏何人歎式微覺來石友在書幃鄭環信美非吾寶趙璧猶全任汝歸渴水雙蟾窺海闊出雲孤月照星稀好將自草三千牘莫與蚍蜉作釣磯

大雪書懷

天將奇賞發清歡疇昔登臨插羽翰梅下尋詩騎馬滑

松梢索酒倚樓寒開門老子愁無賴返棹歸來興已闌
聊擲玉塵添石鼎自煎魚眼破龍團

雪中苦寒戲嘲二絶

冥凌分職大間闗手苦行冬強作難費盡無邊風與雪
劣能供得一番寒
茸氊帳下玉杯寬香裏吹笙醉裏看風雪過門無入處
却投窮巷覓袁安

雪復大作六言四首

奇寒擁被曉枕噩夢披蓑晚江過想漫天匝地近聽穿
慢鳴窗
釀成送臘三白功在迎年九秋樵指擔肩相賀飯囊酒

甕何憂
初報折篁搶地旋聞壓柳堆橋寧敎風過掀舞可惜兩
來半銷
伶俜凍雀踏晚噤滲踈梅鎻春有客典衣沽酒何人增
價賣薪

立春 乙巳

縧勝金旛夢裏茶槽藥杵聲中索莫兩年春事小窗卧
聽東風

題徐熙風牡丹二首

紫花

蕊珠仙馭曉驂鸞遶服朝元露未乾天半剛風如激箭
緑綃飄蕩紫綃寒

白花

寒入仙裙粟玉肌舞餘全不耐風吹從敎旅拒春無力
細看腰支嫋嫋時

題黃居寀雀竹圖二首（居寀筌之子）

羣雀歲寒保聚兩鶵日晏忘歸草間豈無餘粒刮地風
號雪飛
黄花露下凝碧叢竹秋來老著噪雀羣爭何事么禽自
時清篁

題張睎顏兩花圖二首（睎顏廣漢人遊昌之甥）

鶯杏

紅粉團枝一萬重當年獨自費東風若爲報荅春無賴
付與笙歌鼎沸中

玉梨

雪薄氷輕不耐春雨中愁緒月中眞莫敎夢作雲飛去
留伴昭陽第一人

題范道士二牛圖（道士處州人號范牛中年狂顛人傳其得道此圖自稱中興道士范子珉蓋末顛時所作尤爲精妙）

西疇滌場淨無塵原頭遠牧秋草春一牛疾行離其羣
一牛返顧如怒嗔目光炯炯獰而馴點綴毫末俱逼眞
不顛不狂筆有神妙哉吾宗散仙人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四

小峨眉 并序

近得靈壁古石絕似大峨正峰名之曰小峨眉東坡常以名盧山恐不若此石之逼眞也作小峨眉歌以夸之

三峨參橫大峨高脊崖側勢倚半霄龍跧虎卧起且伏
旁睨沫水沱江朝禹從岷嶓過其下眞山著籍稱雄豪
告成歸來兩階舞泗濱錫貢備九韶覽觀此石三歎息
髣髴蜀鎮俱岧嶤惜哉擊拊墮蓑庶拳送淮海還山椒
降商訖周謹呵護磬氏無敢加鐫彫劉項蝸爭鬭靈璧
血漂川谷流腥臊水官恐此被染涴璮包席裹吳中逃

市門大隱閱千祀苔衣塵網韜孤標尤物顯晦定有數
昨者悤顧不待招我昔西遊踏禹迹著宿光相披重貂
十年境落卧遊夢摩挲壁畫雙鬢凋天憐愛山欲成癖
特設奇供慰寂寥恍然坐我寶巖上疑有太古雪未消
嵌根鬖積巧入妙峰頂冀踞貴不驕爐煙雲浮布銀界
隙日虹貫凝金橋是時歲杪卧衰疾健起放杖驚兒曹
龍鍾繞圍喜折屐龜手拂拭寒侵袍太湖未暇商甲乙
羅浮天竺均鴻毛小峨之名神所畀永與野老歸漁樵
作詩賀我得石友且以併賀兹丘遭

煙江疊嶂

煙江疊嶂太湖石也鱗次重複巧出天然王晉卿嘗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今借以爲名此石里人方氏所藏故物非近年以人功雕斲者比尤可貴

太湖嵌根藏洞宮槎牙石生嵌淪中波濤投隙漱且囓
歲久缺罅深重重水空發聲夜鏜鎝中有晴江煙嶂疊
誰歟斷取來何時山客自言藏奕葉江上愁心惟畫圖
蘇仙作詩畫不如當年此石若並世雪浪仇池何足書
我無俊語對巨麗欲定等差誰與議直須具眼老香山
來爲平章作新記

天柱峰

天柱峰英石也一峰峭竪特起有昂霄之意天柱本在衡山自黃帝時即以潛山輔南岳漢氏因之遂寓其祭於潛天柱山衡潛蓋皆有天柱而潛名特彰九華雁蕩若他山亦皆以此名峰不足算也

衡山紫蓋連延處一峰巉絕擎玉宇漢家憚遠不能到
寓祭潛山作天柱我今卧遊長掩關却寓此石充潛山
形摹三尺氣萬仞世間培塿何由攀南州山骨孕清淑
乳蘖砂脉未超俗神奇都賦小崢嶸雷雨飛來伴幽獨
哦詩月明清夜闌坐看高影橫屋山摩霄拂雲政如此
吾言實夸誰敢刪

甲辰除夜吟

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三椽卧衰疾旁人揶揄還歎咨
問我如何度四時我言平生老行李蓐食趁程中夜起

當時想像閑門閉弱水迢迢三萬里如今因病得踈慵
脚底關山如夢中重簾複幕白晝靜戶外車馬從西東
若問四時何以度念定更無新與故瓶花開落紀春冬
窓紙昏明認朝暮行年六十是明朝不暇自憐聊自嘲
婪尾三杯餳一楪從今身健齒牙牢

次韻龔養正送水仙花

色界香塵付八還正觀不起況邪觀花前猶有詩情在
還作凌波步月看

元日

屋角崢嶸斗柄移案頭叢燭花垂與時消息評新樂
若節春秋憶舊詩飢飯困眠全體懶風餐露宿半生癡

尊前現在休嫌老最後屠蘇把一巵

正月六日風雪大作

滕六無端巽二癡翻天作惡破春遲邀梅勸柳何功業
誰與傳杯一問之
奇寒何事入芳辰不管燈枝欲試新即日反風吹盡雪
東君已費一分春

元夕四首

粉痕紅點萬花攢玉氣珠光寶月團簾箔通明香似霧
東君無處著春寒謂吳中剪羅琉璃二燈
不夜城中陸地蓮小梅初破月初圓新年第一佳時節
誰肯如翁閉戶眠
藥爐湯鼎煮孤燈稈版蒲團老病僧兒女強修元夕供
玉蛾先避雪鬙
落梅穠李趁時新枯木崖邊一任春尚愛鄉音醒病耳
隔牆時有賣餳人謂晉貴鳥賦糖者

去年多雪苦寒梅花遂晚元夕猶未盛開

隔年寒力凍芳塵勒住東風寂莫濱只管苦吟三尺雪
那知遲把一枝春燈烘畫閣香猶冷湯煖銅瓶玉尚皴
花定有情堪索笑自憐無術喚真真

寄題筠州錢有文明府新昌小道院

忠厚平生心學敏明隨處民功江左幕中荒政江西縣
裏仁風

勿云私淑小邑可以區休大邦健筆誰能後賦向來江
夏無雙

題徐熙杏花

老枝當歲寒芳蘤春瀋汙霧綃輕欲無嬌紅恐飛去

題趙昌木瓜花

秋風魏瓠實春雨燕脂花綵筆不可寫滴露匀朝霞

題易元吉獐猿兩圖二首

擇食麕相喚無人意不驚猿啼風動葉機熟兩忘情
烏逐山公桌驚麕仰望疑春林無一事猶彼自生悲

題張希賢紙本花四首

牡丹

洛花肉紅姿蜀箋丹砂染生綃多俗格紙本有眞艷

常春

柴根得靈藥無時不春風倚闌與挂壁相伴歲寒中

紅梅

酒力欺朝寒潮紅上粧面桃李漫同時輸了春風半

雞冠

號名極形似摹寫與眞逼聊以畫滑稽慰我秋園寂

喜沈叔晦至

瀟若論交味嚶其求友聲江湖幾魚沫風雨一雞鳴舊事休重說新詩莫細評煩將憶動夢歸對海山橫

驚蟄家人子輩爲易跦篆

二分春色到窮閻兒女祈翁出滯淹幽蟄夜驚雷啓地小窓朝暾日篩簾惠風全解墨池凍清晝勝繙雲笈籤親友莫嗔情話少向來屏息似龜蟄韓尚書新進雲笈七籤

信筆

天地同浮水上萍羲娥迭耀照頭螢山中名器兩芒屩花下友朋雙玉瓶童子昔曾誇了了主翁今但諾醒醒歸田贏得多無事輸與諸公汗簡青

請息齋書事三首

覆雨翻雲轉手成紛紛輕薄可憐生天無寒暑無時令人不炎涼不世情栩栩算來俱蝶夢喈喈能有幾雞鳴冰山側畔紅塵漲不隔瑤臺月露清

刻木牽絲罷戲場祭餘雨後兩相忘門雖有雀尚廷尉食已無魚休孟嘗盈裏趨時眞是賊虎中宣力任爲倀籬東舍北誰情話雞語鷗盟意却長

聚蚋醯邊閙似雷乞兒爭背向寒灰長平失勢見何晚栗里息交歸去來休問江湖魚有沫但斬雲水鶴無媒巖扉岫幌牢扃鑰不是漁樵不與開

送文季高倅興元

素衣京洛悵成緇青鬢江吳喜未絲燭暗不眠談舊事酒闌作惡問行期琴書情話須親戚風雨殘春更別離屈指歸來重一笑埽除門巷著旌麾

書懷二絕再送文季高兼呈新帥閻才元侍郎

劒閣雲棧守非難函谷泥封久未刊今日漢中誰國士莫教春草上齋壇

西出陽關有舊知薰風淥水泛蓮時煩君傳語詩書帥更寄臺城別後詞

寄題石湖海棠二首

手開芳徑越城頭紅錦屠蘇結綺樓不把萬枝銀燭照淡雲微月替人愁

老懶居家似出家園林春色兩沾沙海棠尚自無心看天女何須更散花

家人子輩往石湖檢校碁歸

南浦回春棹東城掩暮扉兒修雞柵了女挈菜籃歸風

力雖欺酒花香尚染衣衰翁牢守含腸斷釣魚磯

枕上聞蒲餅焦

曉寒燕雀噤春陰珍重清饔度好音窗色熹微歆枕聽
夢成舟檥竹溪深

因記舊事二首

石湖芍藥盛開向北使歸過維揚時買根栽此

竹西歌吹荻花秋遺老垂涎送遠遊羌笛夜闌吹出塞
當年如此夢揚州

萬里歸程許過家移將二十四橋花石湖從此添春色
莫把蒲萄苜蓿誇

次韻龔養正中秋無月三首

詞客幕天清露下老翁卧病破窗中高吟大醉輪公等
不見常娥與我同

去年怪雨無端甚今歲凝雲亦復然減却新詩酸却酒
秉除添得一更眠

丙夜清光些子見兒童驚喜強雄夸闌珊高興應無幾
恰似春殘看落花

殊不惡齋秋晚閒吟五絶

好風入簾圖畫響斜照穿隙網絲明檐間雙雀有時鬬
壁下一螢終日鳴

旁若無人鼠飲硯塵之不去蠅登盤天涼睡起枕痕媛
日晚慵來香字寒

就食遷居蟻墳壞隨風作舍蛛裊絲百年何處用三窟
萬事信緣安一枝

市聲洶洶鼓催陣日影駸駸潮漲痕消磨意氣點數息
把翫光陰牢閉門

中秋昨已等閒過重九今還如夢來霜鬢數莖羞障帽
黃花三度笑空杯

老陳道人自云夢被召作地上主者又常受一
貴家供祝之曰他日必來吾家作兒戲贈小頌

野人何苦赴官差符使追呼挽道懷幸有手門香積供
不如隨喜去羅齋

題張戡蕃馬射獵圖

陰山磧中射生虜馬逐箭飛如脫兔割鮮大嚼飽何求
薦食中原天震怒太乙靈旗方北指掣轡迸歸莫南顧
猖狂若到殺胡林郎主猶羓何況汝

題趙昌四季花圖

海棠梨花

醉紅睡未熟淚玉春帶雨阿環不可招空寄凭肩語

葵花萱草

衛足保明哲忘憂助歡娛欣欣夏日永媚我幽人廬

拒霜旱蓮

霜天木芙蓉陸地旱蓮草水花雲錦盡不見秋風好

梅花山茶

月淡玉逾瘦雪深紅欲燃同時不同調聊用慰衰年

乙巳十月朔開爐三首

石湖今日開爐紙窓銀白新糊童子燒紅榾柮老翁睡煖氍毹

石湖今日開爐兩壁仍安畫圖萬事篆煙曲几百年蒸衲團蒲

石湖今日開爐俗家恰似精廬技痒雖無情緒吟詩却有工夫

有歎二首

春秋蘭菊殊調南北馬牛異方心醉井蛙海若眼空鵬海鳩枋

貧富交情乃見炎涼歲序方成越秦本異肥瘠魯衛何曾弟兄

留簡伯俊

我昔賦遠遊萬里無親朋惟君同懷抱相從共茵憑跨嶺穿蓬茅捫參倚枯藤隨行一瓶鉢澹如雪水僧火馳炎熱塲見此玉壺冰東歸常愧君無力相引繩長材屈小邑果以循吏稱豈不有薦墨翩然支郡丞五溪在何許水駛山崚嶒漫仕不擇地摶扶笑鯤鵬獨有故意長問疾訪姜肱疊疊談昨夢一一記吾曾中年畏離別況我雪鬅鬙此意君自解少留對青燈

枕上有感

窓明似月曉光新被煖如薰睡息匀衝雨販夫牆外過故應嗤我是何人

夜坐有感

靜夜家家閉戶眠滿城風雨驟寒天號呼賣卜誰家子想欠明朝糴米錢

十月二十六日三偶

聲聞與色塵普以妙香薰昔汝來迷我今吾却戲君

有箇安心法無時不可行只將今日事隨分了今生

窓外塵塵事窓中夢夢身旣知身是夢一任事如塵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五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六

吴歈一首送丘宗卿自平江移會稽

吴兒與君縁不淺再騎竹馬迎南郭吴兒與君縁復淺
坐席纔温旗脚轉東人賦重越吟悲趣了兹段隨朝雞
胸奇百鍊當活國君豈獨私吴與越鶴鳴樺橋猿夜啼
匈奴未滅家何為功成他年歸結屋好在山花休斲竹宗卿十三年前嘗守吴今復來數年而去越民固於和買蓋有意為踊減之樺橋宗卿作菜處有山杜丹二本來各發百花手植藎竹二十年今一尺圖作含時悉當依主皆實錄席上語也

贈壽老

農圃規模昔共論雲奎卜築又逢君眉菴壽老長隨喜
好箇拋梁伏願文十八年前始作農圃堂壽老自眉菴遠來相與度地今雲奎始基又值其入城留觀上梁初非偶然

再贈壽老

澹齋寂莫澹菴空玉柱金庭一夢中我病君衰猶見在
莫嫌俱作白頭翁頃與澹齋見過洞庭林屋并澹菴覌老眉菴壽老借今十年矣壽老見過語舊事二澹已為古人

雪中閭巷外常有菜者求售之聲甚苦有感三絶

飯籮驅出敢偷閒雪脛冰鬚慣忍寒豈是不能扃戸坐
忍寒猶可忍饑難

憂渴焦山業海深貪渠刀窡坐成禽一身冒雪渾家煖
汝不能詩替汝吟

啼號升斗抵千金凍雀饑鴉共一音勞汝以生今至此
悠悠大塊亦何心

詠河市歌者

豈是從容唱渭城箇中當有不平鳴可憐日晏忍饑面
強作春深求友聲

偶箴

情知萬法本來空猶復將心奉八風逆順境來欣戚變
咄哉誰是主人翁

丙午新正書懷十首

不用桃符貼畫雞身心安處是天倪行年六十書曆日
汗脚尺三新杖藜祝我勝周花甲子謝人深勸玉東西

春風若借筋骸便先渡南村學灌畦新圃在河南名花村

瘦骨難勝週節衣日高催起趁晨炊病憐柳栗隨身慣
老覺屠蘇到手遲一飽但勤庚癸諾百年甘守甲辰雌

莫言此外都無事柳眼梅梢正索詩
煮茗燒香了歲時靜中光景笑中嬉身閒一日似兩日

春淺南枝如北枝朝鏡略無功業到午窗惟有睡魔知
年來并束牀頭易一任平章濟叔癡

窮巷開門本闃然強將爆竹聒堦前人情舊雨非今雨
老境增年是減年口不兩匙休足穀身能幾屐莫言錢
婦除一室空諸有麓老家人總解禪吴諺云一口不能著兩匙

屬風翻海雪漫天百計逃寒息萬緣穩作被爐如卧炕

厚裁綿旋襯入勝拔纏尊前現在瞢騰醉飯後無何爛熳
眠斟酌出門高興盡從教閒却剡溪船被爐綿旋皆新得法老人御冬之具二物尤爲要切
俗情如絮已泥沾因病偷閒意屬厭鵬鷃相安無可笑
熊魚自古不容兼灰藏榾柮多時煖雪壓蔓菁滿意甜
溫飽閉門吾事辦異時書判指如籤
炭熱香濃石鼎煨人言小閣是春臺蕉心翠展一冬在
梅蕊粉融連夜開齋畵九冰妨發育溫溫三火護恢台
養生此外無遺說梨棗元須趂煖栽水芭蕉長三寸在煖閣中經冬不痒熱梅亦妖然先拆
經過埽軌但幽棲巢穩林深寄一枝栗里歸來窓下臥

香山老去病中詩東風馬耳塵勞後半夜雞聲睡熟時
俯仰平生盡塵迹恰如脂膊幾枰棊
窓明窓暗篆煙緋珍重晨光與夕暉東院齋鐘披被坐
南城嚴鼓岸巾歸幾人霜滑騎朝馬何處燈殘織曉機
懶裏若承三昧力始知忙裏事俱非此篇叙晏眠晏起之事
殊方節物記吾曾海北天西一渡藤烏攬雞欖嘗老酒
酥花芋葉試新燈彝雲度嶺濃如墨邊雪窺窓冷欲冰
閒展兩鄉圖畵看臥遊何必減深登此篇記桂林歲朝元日書事槓欖皆椒盤中物老酒十載年不壞者滴酥爲花熱芋爲撕葉三夕張燈如上元上下句分記廣蜀

雲露 并序

予素不能飲病又止酒比得佳釀法客以雲露名之取吉雲五露飲之則老者少病者除之意也乃復濡脣且爲賦詩

飲少嘗遭大戶嗤病中全是獨醒時三年魯望自憐賦
萬杞淵明眞止詩破戒忽傳雲露法賞心仍把雪梅枝
一杯未問長生事先冒蛛塵藥裏絲陸魯望好飲病甫里三年作自憐賦實至澈壺置觴而已

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嘲

歲復當生亥星臨本命辰四人同丙午初度再庚寅長
狄名猶記沙隨會若新童心仍竹馬暮境忽蒲輪鏡裏
全成老尊前略似春三年歸汶上千日臥漳濱剛長亥
新泰陰消脫舊屯網蛛縈藥裏實犬吠醫人窓下烏皮

几田間紫領巾觀淵方止水鯤海任揚塵波匿觀河見
皺摩示病身聾端還一笑默識幻中眞文潞公詩云四人三百七十歲是同生丙午年僕與今丞相王公樞使崔公參錢公皆丙午又自皆同朝故用此事精的也

丙午人日立春屈指癸卯孟夏晦得疾恰千日矣戲書

百年能有幾春光只合都將付醉鄉衰病豁除千日外
尚餘三萬五千場

春困二絶吳俗立春日兒童以春困相呼以掉頭不應者爲黠

綵花生菜又新年節物人情已可憐不待春來呼我困
四時何日不堪眠
諾惺菴裏呼春困特地回頭著耳聽若解昏昏安穩睡

主翁方始是惺惺

立春大雪招親友共春盤坐上作

積雪錮萬瓦雲容如死灰豈惟梅柳寒小槽冰(去聲)春醅東風乃多事仍將六花來兒女曉翻餅呵手把一杯菘甲剪翠羽韭黃縷金釵齒牙幸牢潔對案心眼開華年惜節物況此霜鬢摧如何千日病三見寅杓回旁人不堪憂我心猶始孩衰翁豈知道凝絶忘形骸化兒任惡劇歡伯有奇懷餘寒會退聽一笑當安排

嚴子文以春雪數作用爲瑞不宜多爲韻賦詩見寄次韻

同雲凝不埽梅柳春到遲笙歌煖寒會當任主人爲圍

尺庸何傷袤丈乃非瑞郢中姑度曲山左已驅癘世無辟寒香誰能不龜手鄰舍索米歸衾裯無恙不貧人寒切骨無地兼無錐安知雙絲勝但寫入春宜販夫博口食柰此不售何無術慰啼號汝今一身多

詠吳中二燈

琉璃毬

龍綜纖冰蘚魚文鏤玉英雨絲風外纈雲網日邊明疊暈重重見分光面面呈不深閒裏趣爭識箇中情

萬眼羅

弱骨千絲結輕毬萬錦裝綵雲籠月魄寶氣繞星芒檀點紅嬌小梅粧粉細香等閒三夕看消費一年忙

元夕後連陰

問訊東風幾日來冷煙寒霧鎖池臺埽空積雪翻成雨收盡殘燈未見梅夜飲厭厭非老伴春陰漠漠是愁媒誰能腰鼓催花信快打涼州百面雷

次韻嚴子文見寄

雨雲濃壓屋山頭詩句端來寫客憂雷電已將金薤取瓊瑤難報木瓜投無心我正銘三住有意君堪話四休何日尋春同步屧先教啼鳥說來由

再次韻述懷約子文見過

灰木心形雪滿頭鶴鳧長短不悲憂瓮畦純白無機械蒲局梟盧任博投若愛陶陶并兀兀先須莫莫與休休

箇中情話誰能共雞黍明當挽仲由

寄題郫縣遠仙觀四楠(遠仙手植嘗有丹光現其杪)

沉犀浦上舊仙蹤老木長春翠埽空敢請丹光來萬里爲扶雲嶠駕飛鴻

春來風雨無一日好晴因賦瓶花二絶

滿插瓶花罷出遊莫將攀折爲花愁不知燭照香薰看何似風吹雨打休

酒冷花寒無好懷柴荊終日爲誰開三分春色三分雨疋似東風本不來

寄題永新張教授無盡藏

古來誰道四并難對境心空著處安要識見聞無盡藏

先除夢幼有爲觀削平丘垤孤峰峻撤去籓籬萬象寬
快誦老坡秋望賦大千風月一毫端

寄題莫氏椿桂堂 莫氏五子皆登科居崇德縣

君不見衣冠盛事今猶昔前說燕山後崇德聯翩五組
帶天香世上贏金賤如礫他年詩禮到雲來日日高堂
稱壽杯桂長孫枝椿不老却比竇家應更好

春晚即事留游子明王仲顒

繡地紅千點平橋綠一篙楝花來石首穀雨熟櫻桃笑
我生塵甑慚君有意袍故人能少駐門徑久蓬蒿

留游子明

得得跫音喜怱怱笑口開牢愁攻易破歸夢挽難廻我

已辦茶椀君今減酒杯不知乘興棹更得幾回來

初夏三絶呈游子明王仲顒

東君不解惜芳菲料峭寒中一夢非剪盡牡丹梅子綻
何須風雨送春歸
一簾芳樹綠蔥蔥胡蝶飛來覓綺叢雪白荼蘼紅實相
尚攜春色見薰風
送春迎夏未聞雷日日斜風細雨來不是故人能裹飯
柴門雖設爲誰開

送王仲顒赴瓊莞

三徑蓬蒿春雨肥微君誰與開柴扉電光射牛書過目
虹氣干斗酒淋衣十年五別歲月老一方萬里音塵稀

誰云滄海斷地脉莫信天南無鴈飛

梅雨五絶

梅雨暫收斜照明去年無此一日晴忽思城東黃篾舫
臥聽打鼓踏車聲
乙酉甲申雷雨驚乘除却賀芒種晴插秧先插蚤秈稻
少忍數旬蒸米成 吳農忌五月甲申乙酉雨雨則大水諺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我
風聲不多雨聲多洶洶曉衾聞浪波恰似秋眠隱靜寺
五霄泉從牀下過 繁昌隱靜寺方丈山後五霄泉自板閣下過最爲佳致
千山雲深甲子雨十日地濕東南風靜裏壺天人不到
火輪飛出黕存中 道家東向坐想日出以煉氣
雨霽雲開池面光三年魚苗如許長小荷拳拳可包鮓

晚日照盤風露香

芒種後積雨驟冷三絶

一蓑濕蟄似龜藏深夏暄寒未可常昨日蒙絺今挾纊
莫嗔門外有炎涼
梅黃時節怯衣單五月江吳麥秀寒香篆吐雲生煖熱
從教窗外雨漫漫
梅霖傾瀉九河翻百瀆交流海面寬良苦吳農田下濕
年年披絮插秧寒 吳山農人梅雨時著氈絮以禦秋歲以爲常

東宮壽詩

再造炎圖撫太寧龍樓毓德會千齡三宮疊矩深邦本
兩曜重光炳帝庭自古東明陪出日祗今南極是前星

鈞天歲歲家人禮長對瑶階第四蓂

並世勳華照古今朱明綵服侍萸臨邦家大慶重親養
社稷元良萬國心菊露壺觴秋色正桂風殿閣月香深
欲知天序無疆處銅律聲中治世音

寄題漢中新作南樓二首

我作籌邊倚半霄西山雲雪照弓刀如今且說南樓勝
應共漢壇相對高

甲子周天事好還關河響動劒光寒秦川草木多如薺
時倚樓闌直北看

次韻李子永見訪二首

混俗休超俗居家似出家有為皆影事無念即生涯莫
見安心法翻成揑目花作麼須骰粟千劫漫炊砂

有意能停棹多情易憶家清詩穿月脇遠夢繞天涯兩
蝶衣濡粉秋蚊喙吐花新凉宜小駐談笑有丹砂

自詠瘦悴

皮下多無肉秋來瘦不禁骨稜春焙銙筋瘦海山沉蝨
蝨從何有蚊蝇枉見侵惟餘老筇杖相伴兩虛心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六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七

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并引

淳熙丙午沉疴少紓復至石湖舊隱野外即事輒書
一絕終歲得六十篇號四時田園雜興

柳花深巷午雞聲桑葉尖新綠未成坐睡覺來無一事
滿窗晴日看蠶生

土膏欲動雨頻催萬草千花一餉開舍後荒畦猶綠秀
鄰家鞭筍過牆來

高田二麥接山青傍水低田綠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
踏歌椎鼓過清明

老盆初熟杜茅柴攜向田頭祭社來巫媼莫嫌滋味薄

旗亭官酒更多灰

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滿地花狼藉
知是兒孫鬬草來

騎吹東來里巷喧行春車馬鬧如煙繫牛莫礙門前路
移繫門西碌碡邊

寒食花枝插滿頭蒨裙青袂幾扁舟一年一度遊山寺
不上靈巖即虎丘

郭裏人家拜埽回新開醪酒薦青梅日長路好城門近
借我茅亭煖一杯

步屧尋春有好懷雨餘蹄道水如杯隨人黃犬攙前去
走到溪邊忽自廻

種園得果廑償勞不奈兒童鳥雀搔已插棘針樊筍徑更鋪漁網蓋櫻桃

吉日初開種稻包南山雷動雨連宵今年不欠秋田水新漲看看拍小橋

桑下春蔬綠滿畦菘心青嫩芥薹肥溪頭洗擇店頭賣日暮裹鹽沽酒歸

右春日田園雜興十二絕

紫青蓴菜卷荷香玉雪芹芽拔薤長自擷溪毛充晚供短篷風雨宿橫塘

湖蓮舊蕩藕新翻小小荷錢没漲痕斟酌梅天風浪緊更從外水種蘆根

胡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雞飛過籬犬吠竇知有行商來買茶

湔裙水滿綠蘋洲上巳微寒懶出遊薄暮蛙聲連曉鬧今年田稻十分秋（吳下以上巳蛙鳴則知無水災）

新綠園林曉氣涼晨炊蚤出看移秧百花飄盡桑麻小夾路風來阿魏香

三旬蠶忌閉門中鄰曲都無步往蹤猶是曉晴風露下采桑時節暫相逢

汙萊一稜水周圍歲歲蝸廬没半扉不看茭青難護岸小舟撐取葑田歸

茅針香軟漸包茸蓬櫑甘酸半染紅采采歸來兒女笑杖頭高挂小鈎籠

穀雨如絲復似塵煮瓶浮蠟正嘗新牡丹破萼櫻桃熟未許飛花減却春

雨後山家起較遲天窗曉色半熹微老翁欹枕聽鶯囀童子開門放燕飛

海雨江風浪作堆時新魚菜逐春回荻芽抽筍河魨上楝子開花石首來

烏鳥投林過客稀前山煙暝到柴扉小童一棹舟如葉獨自編闌鴨陣歸

右晚春田園雜興十二絕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

惟有蜻蜓蛺蝶飛

五月江吳麥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單稻根科斗行如塊田水今年一尺寬

二麥俱秋斗百錢田家喚作小豐年餅爐飯甑無飢色接到西風熟稻天

百沸繰湯雪湧波繰車嘈囋雨鳴蓑桑姑盆手交相賀綿繭無多絲繭多

小婦連宵上絹機大耆催稅急於飛今年幸甚蠶桑熟留得黃絲織夏衣

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壟翻江逆上溝地勢不齊人力盡丁男長在踏車頭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
也傍桑陰學種瓜
槐葉初勻日氣涼蔥蔥鼠耳翠成雙三公只得三株看
閒客清陰滿北窻
黃塵行客汗如漿少住儂家漱井香借與門前磐石坐
柳陰亭午正風涼
千頃芙蕖放棹嬉花深迷路晚忘歸家人暗識船行處
時有驚忙小鴨飛
采菱辛苦廢犁鉏血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
近來湖面亦收租
蜩螗千萬沸斜陽蛙黽無邊聒夜長不把癡聾相對治
夢魂爭得到藜牀

右夏日田園雜興十二絶
杞菊垂珠滴露紅兩蛩相應語莎叢蟲絲罥盡黃葵葉
寂歷高花側晚風
朱門巧夕沸歡聲田舍黃昏靜掩扃男解牽牛女能織
不須徼福渡河星
橘蠹如蠶入化機枝間垂繭似蓑衣忽然蛻作多花蝶
翅粉緣乾便學飛
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妨礙小蟲飛蜻蜓倒挂蜂兒窘
催喚山童為解圍
垂成穡事苦艱難忌雨嫌風更怯寒牋訴天公休掠剩
半償私債半輸官
秋來只怕雨垂垂甲子無雲萬事宜穫稻畢工隨曬穀
直須晴到入倉時
中秋全景屬潜夫棹入空明看太湖身外水天銀一色
城中有此月明無
新築場泥鏡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聲裏輕雷動
一夜連枷響到明
租船滿載候開倉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兩鍾輸一斛
尚贏糠覈飽兒郎
菽粟瓶罌貯滿家天教將醉作生涯不知新滴堪篘未
今歲重陽有菊花

細擣棖虀買鱠魚西風吹上四腮鱸雪鬆酥膩千絲縷
除却松江到處無
新霜徹曉報秋深染盡青林作纈林惟有橘園風景異
碧叢叢裏萬黃金
右秋日田園雜興十二絶
斜日低山片月高睡餘行藥繞江郊霜風擣盡千林葉
閒倚筇枝數鸛巢
炙背檐前日似烘暖醺醺後困蒙蒙過門走馬何官職
側帽籠鞭戰北風
屋上添高一把茅密泥房壁似僧寮從敎屋外陰風吼
卧聽籬頭響玉簫

松節然青當燭籠凝煙如墨暗房櫳晩來拭淨南窓紙
便覺斜陽一倍紅
乾高寅缺祭牛宮卮酒豚蹄酹土公牯牸無瘟犢兒長
明年添種越城東
放船閒看雪山晴風定奇寒晩更凝坐聽一篙珠玉碎
不知湖面已成冰
撥雪挑來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醲朱門肉食無風味
只作尋常菜把供
榾柮無煙雪夜長地爐煨酒煖如湯莫嗔老婦無盤飣
笑指灰中芋栗香
煮酒春前臘後蒸一年長饗甕頭清廛居何似山居樂

秫米新來禁入城
黃紙蠲租白紙催皂衣旁午下鄉來長官頭腦冬烘甚
乞汝青錢買酒迴
探梅公子欵柴門枝北枝南總未春忽見小桃紅似錦
却疑儂是武陵人
村巷冬年見俗情鄰翁講禮拜柴荊長衫布縷如霜雪
云是家機自織成
右冬日田園雜興十二絶
自晨至午起居飲食皆以牆外人物之聲為節
戲書四絶
巷南敲板報殘更街北彈絲行誦經已被兩人驚夢斷
誰家風鴿鬪鳴鈴
菜市喧時窓透明餅師叫後藥煎成閒居日出都無事
惟有開門掃地聲
北砦教回擂鼓遠東禪飯熟打鐘頻小童三喚先生起
日滿東窓煖似春
起傍東窓手把書華顛種種不禁梳朝餐欲到須巾裹
已有重來晩市魚
舫齋信筆
燕居故可樂病卧翻可憐身閒儘更健其人半神仙既
無揚州鶴龍鍾任吾年南齋深而明略似西江船船中
何所有藥氣雜爐煙親朋稀老伴暫來即翛然秋蠅獨

戀戀終朝相撲緣霜晴日色濃窓紙烘春妍但愁添眼
花瞑坐聊參禪因從定中生昔勝夢相牽三昧未得力
十魔方現前欠伸付一笑朽腐難琱鐫東藍午齋動風
順鍾鼓傳家人亦相呼趣具先生餐牛呞能幾何婦腹
易便便此日雖可惜姑付食與眠
病中不復問節序四遇重陽既不能登高又不
觴客聊書老懷
四時變遷翻覆手百舛於人亦何有騷客類詩亦在酒
強惜黃花愛重九少年習氣似陶公采采金英滿衣袖
携壺木末最關情欸帽風前幾搔首饞吻偏憐粽栗香
新衣不管囊萸臭貪將節物趁遨頭肯向賓筵稱病叟

如今衰颯悟空華現在去來飛電走登臨書迹如夢斷
觴詠故人多骨朽百年長短隨隙駒萬化陳新直芻狗
不堪把玩堪一笑安用歲時歌拊缶家人亦復採新篘
插花洗醆爲翁壽蒲團困坐眼慵開莫把故情看老醜
挽鬚兒女太癡生更問今年有詩否

閶門初泛二十四韻淳熙丙午重九後十日家人輩以余久病適新借小舫勸扶頭一出以攄抱屯滯遂至北城餘杭桃花塢出閶胥瀆河望楓橋積塘中路而還故有即事詠景唐律之作

好在馳煙路平生載酒行摧藏身久病哭闞歲頻更昨
夜燈花曉今朝稻把晴出門新夢境觸目舊詩情木遠
推蓬眩天寬倚柁驚轉灣添綠挽疊岸併篙撐舫後來

兒女艫前動弟兄臨香新麴嫩茗味小春輕紅皺分霜
果黃蔫撚夕芙纈林踈露屋朱閣靜臨城桃塢論今昔
楓橋管送迎山腰烝措動木末酒旗明覓日窑煙直中
流塔影橫數帆殘照滿一笛暮江平踈網楓邊析韋罾
柳除棚岫雲縈石住田水穴堤鳴過渡牛歸遠穿籬犬
吠獰魚寒猶作陣鴈遠更聞聲急觸潮痕出踈鐘暝色
生鄰翁欣問訊遺客愧寒盟一昨成歸卧于今負耦耕
生涯都塌颯心曲漫崢嶸猿鶴休多怨菰蓴尚可羹橐
囊吾厭苦扶憊且班荊

小春海棠來禽

東君好事惜年華偏愛荒園野老家一任西風管搖落
小春自管數枝花

丙午東宮壽詩

圖象丁年盛天開甲觀祥黃離增煥炳赤伏衍明昌一
日三天見元辰萬國康姿神輝玉裕德業煥金相書聖
規宸藻文心儷漢章乾坤參久大日月並升常祖武賡
興慶親庭拱未央晨昏兩慈壼詩禮一賢王道統家傳
正炎圖國本強桑弧仍穀旦銅律又清商舊事蘭猗殿
新凉桂子香黃華先浥露青女緩行霜吏賀星同軌宸
歌稼滌揚與齡占夢帝多祜叶思皇磐石重山固靈源
少海長三宮同壽域歲歲須無疆

重陽後菊花二首

寂寞東籬濕露華依前金靨照泥沙世情兒女無高韻
只看重陽一日花

過了登高菊尚新酒徒詩客斷知聞恰如退士垂車後
勢利交親不到門

疑寒吟

九月奇寒前未聞巷南巷北無行人冥凌盡用大冬手
肯爲歲華留小春陰風吹雨作冰屑駝裘如鐵綿衾折
可憐籬下木芙蓉不獨宜霜更宜雪

重陽後半月天氣溫麗忽變奇寒晦日大雪鄉
人御冬之計多未辦

狂飇吹小春刮面劇劍鋩雲氣潑濃墨午窓變曛黃六

花大如掌浩蕩來無鄉青女正熟睡不記行新霜夾暑
故密務縢巽乃爾狂南鄰炭未買北鄰綿未糵敢論酒
價湧束薪逾桂芳豈不解蚕計善舞須袖長頻年田薄
收十家九空囊被凍知不免但恨太息忙今朝復何朝
晴色挂屋梁人物各解嚴兒童笑相將熙如谷黍温免
作墻木僵兩鄰報無恙爲汝歌慨慷

戲詠絮帽 蔚伯俊儀此裝睡中蓋累深氣

夾針緇撮似兜鍪緊護風寒煖白頭不解兵前當箭鏃
解令曉枕睡齁齁

雪中送炭與龔養正 立春前五日

誰與幽人煖直身筠籠衝雪送烏薪頻君笑領婆歡喜
探借新年五日春

代門生作立春書門貼子詩四首

煖日黃金柳光風白玉梅門闌開壽域人物滿春臺
有喜何須藥無塵即是仙壺中春日月聊數八千年
草木需雲露峰巒近璧奎新春行樂處南北共花溪
日月添書帙湖山引杖藜勝周花甲子多醉玉東西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七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八

送閻人伯卿赴銅陵

雪壓關山畫掩扃故人何事短長亭折腰直爲瓶無粟
便腹猶憐笥有經牒訴塵埃頭更白簡編燈火眼終青
可憐東壁輝光外冢落江湖處士星

重送伯卿

雪花來無時入春逐三作冰柱凍不解去地纔一握東
風畏奇寒未敢破梅萼已僵貝齒鑑那問紅千崔萬徑
無行蹤扣戶驚剝啄故人竹葉舟歲晚夢漂泊自云飢
所驅豈不念丘壑經綸金華省文采石渠閣平生百未
試壘鍜嘲猿鶴取舍一熊掌得喪兩蝸角不嫌千進鈍
俯仰無愧怍低回簿書叢萬卷無處著惜哉小奉袖貫
此不遑藥頻閣江阜縣訟簡民氣樂政成松竹林詁訓
續家學逼翁力當會待子收播穫三年此書出衆說盼
瑩曠持歸許窺觀慰我久離索今朝雲潑墨震雨縱橫
落檣竿挽不住帆背北風惡難忘昆弟語易散清夜酌
忽忽別知賦掩涕倚郛郭

送壽老往雲間行化

天平船子過華亭舍衛城中次第行留取鉢盂歸院洗
東巖新出一泉清

次韻知府王仲行尚書鹿鳴燕古風

昔人重遠行供帳餞出祖矧今燕嘉賓宜有贈行語府

公文章公青紫拾芥取聯翩二百言字字勸稽古戒之
書魚蠹勉以雲鵬舉作霖要實用洗兵嫌不武諸生承
意氣脫迹蜕農圃明年一聲雷蟄起平楚班行入鵷
鷺榜貼綴龍虎回頭謝府公公言非浸與府公亦廟廊
來菰瑯林祖千載吳趨行愁絕白紵舞我聞有此作病
卧嗟未睹今晨梅驛動副墨到衡宇調高瑟音希苣寔
劍光吐誰云鹿鳴廢正賴廣微補當年華玉會方篤齋
戚羽倡酬久寂莫解后相勞苦世故萬浮雲交情一蕃
雨誰嘗將詩壇君實東道主

苦寒六言

簷冰低挂闌角隙雪斜侵坐隅春後一寒如此梅花有
信來無

丁未春日瓶中梅殊未開二首

暖閤無人到寒枝爲我橫情鍾吹蘂破靜極覺香生老
去魂休斷春來眼且明逃禪時索笑百匝傍窻行
夜雪臘前凍朝陽春後蘇人憐珠蘂瘦花笑病翁臞露
白能多少尋春似有無詩催全不力煑水換銅壺

再題瓶中梅花

園林籬落凍芳塵南北枝間玉蘂皴風袂挽香雖淡薄
月窻橫影巳精神雪霜春事年年晚今古詩情日日新
鐵石如翁猶索句真成嚼蠟對橫陳

王仲行尚書錄示近詩聞今日勸農靈巖次韻

紀事

館娃宮殿壓雲頭自昔登臨徧九州雪浪長風三萬頃
蒼煙古木二千秋賓僚誰伴作詩苦父老競傳敷政優
想見歸驂穿夜市月邊燈火滿西樓

仲行再示新句復次韻述懷

神仙懶學古浮丘祖意慵參老趙州四壁塵埃心似水
一生風露鬢先秋病裏謹謝吳中客技拙甘同楚國優
斥鷃蓬蒿元自足世間何必卧高樓

李子永赴溧水過吳訪別戲書送之

萬壑斷流氷塞川千巖森玉雪漫天怱怱葉縣雙鳧舄
換却山陰訪戴船
犯寒書劍出春韓風雪橋邊得句多牒訴繽紛似煙海
梅花時節奈君何

民病春疫作詩憫之

年氣肆行傷好春十家九空寒螿呻陰陽何者強作孽
天地豈其眞不仁去臘奇寒衾似鐵連年薄熱飯生塵
疲甿憊矣可更病我作此詩當感神

題夫差廟

縱敵稽山禍巳胎垂涎上國更荒哉不知養虎自遺患
只道求魚無後災夢見梧桐生後圃眼看麋鹿上高臺
千齡只有忠臣恨化作濤江雪浪堆

翻猊菴夜坐聞雨

閒門冷落靜無譁小閣簾幃密自遮日晚課程丹竈火夜深光景佛燈花人生寧有病連歲身世略如僧在家步屧尋春非老伴任教風雨喚雷車

睡起

憨憨與世共兒嬉兀兀從人笑我癡間裏事忙晴晒藥靜中機動夜爭棊心情詩卷無佳句時節梅花有好枝熟睡覺來何所欠秔根香軟飯流匙

賞海棠三絕

芳春隨分到貧家兒女多情惜歲華聊為海棠修故事去年燈燭去年花

燭光花影兩相宜占斷風光二月時但得常如妃子醉何妨獨欠少陵詩

憶向宣華夜倚闌花光妍媛月光寒如今蹋颯嫌風露且只銅瓶滿插看

午窻遣興家人謀過石湖

雲日初收破柱雷小窻坐穩與悠哉爐花氣朝酲解茶鼎松風午夢迴謝客門闌風動竹惜春時節雨肥梅畫船破浪亦一快聞道湖光如潑醅

將至石湖道中書事

水綠隄邊漲天青雁外晴柳堤隨草遠麥隴帶桑平白道吳新郭蒼煙越故城稍聞雞犬鬧僮僕想來迎

三月十六日石湖書事三首

春事日以闌暑陰正清美拖節入林下秀綠照衣袂盧橘梅子黃櫻桃桑椹紫荷依浪花顫筍破苔色起風日收宿陰物色有新意鄰曲知我歸爭來問何似病惱今有無加飯日能幾掀髯謝父老衰雪已如此

種木二十年手開南野荒苒苒新歲月依依舊林塘汙萊擅下濕岑蔚驕眾芳菱母尚能瘦竹孫如許長憶初學圃時刀笠冒風霜今茲百不堪裹帽人扶將龍鍾數能來猶勝兩相忘

湖光明可鑑山色淨如沐間心愜舊觀愁眼快奇矚依然北窻下凝塵滿書簏訪我烏皮几拂我青氈褥荒哉賦遠遊幸甚遂初服老紅餞餘春眾綠自幽馥好風吹晚晴斜照入疏竹兀坐胎息勻不覺清夢熟

或勸病中不宜數親文墨醫亦歸咎題四絕以自戒末篇又以解嘲

作字腕中百斛鈞詩天外片心胸習氣吹劍一吷病軀垂堂千金

意馬場中汗血隙駒影裏心灰吉錙筆墨安用付與蛛絲辟媒

詩成徒能泣鬼博塞未必亡羊剛將妄言綺語認作錦心繡腸

師婚尚合餘爐羹熱休吹冷蓋解酲縱無五斗且復月攘一雞

送逯寧何道士自潭湘歸蜀
塵埃波浪幾東西歸去丹瓢挂杖藜戊己爐中真造化
功成分我一刀圭
書劍飄然席未溫火雲撲地暑煙昏山黃水濁湖南路
竹月荷風憶范村
立秋二絕戴楸葉食瓜水吞赤小豆七粒皆吳中節物也
三伏熏蒸四大愁暑中方信此生浮歲華過半休惆悵
且對西風賀立秋
折枝楸葉起園瓜赤小如珠嚥井花洗濯煩襟酬節物
安排笑口問生涯
秋雷歎吳諺云秋孛鹺損萬斛謂立秋日雷也

立秋之雷損萬斛吳儂記此占年穀汰哉豈隆無藉在
政用此時鳴孛轆向來夏旱連三月吁嗟上訴聲滿屋
訟風未憖復占雷助魃爲妖天更酷我雖閒寂忝祠史
家請官供尚倉粟塵甑貧交滿目前卒歲將何救枵腹
但願吳儂言不驗共割黃雲炊白玉天人遠近巨戲論
裨竈安能尸禍福
用漢中帥閻才元侍郎韻送樊子南西歸兼呈
侍郎
萬里山巔與水涯春風招看杏園花向來科第直泅子
此去文章應滿家休學遊仙窮越嶠且從知己控褒斜
南樓東望當思我藥裹堆中兩鬢華子南書自興山西遊窮探勝境多見
吳人南樓侍郎新作
書樊子南遊西山二記後
仙山草木鎖煙雲不到花平不離塵十丈牡丹如錦蓋
人間姚魏却爭春
右牡丹瓶
春晚娑羅百葉開仙翁精舍長蓬萊朝元未罷門深閉
不管人間有客來
右大面
題天平壽老方丈
二十三年再入山此山於我有前緣時人不用憐衰病
天與丹房一線泉壽老近於半山石罅之中得泉眼如一線涓涓而出大旱不增減欲爲余作小菴於泉傍以煉丹云

再遊天平有懷舊事且得卓菴之處呈壽老
訪舊光陰二十年殘僧相對兩依然木蘭已老無花發
石竹依前有麝眠萬戶直須龜手藥一龕何用買山錢
從今半座須分我共說昏昏一覺禪
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
家山隨處可行楸荷鍤攜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
終須一箇土饅頭三輪世界猶灰劫四大形骸強首丘
螻蟻烏鳶何厚薄臨風拊掌菊花秋
得壽藏於先隴之傍俯酬素願感槩交懷
密邇松楸地一隅會心何必問青烏亢宗雖愧鎮公子

沒世尚從先大夫京兆漢阡賢問望邢山鄭家儉規模
家庭遺訓君萬在不學邪鄉畫古圖

晚登木瀆小樓

萬象當樓黼繡張闌干一士立蒼茫雲堆不動山深碧
星出無多月淡黃宿鳥盡時猶數點歸鴻驚處更斜行
松陵政有鱸魚上安得長竿坐釣航

題秋鷺圖

昨夜新霜冷釣磯綠荷消瘦碧蘆肥一江秋色無人問
盡屬風標兩雪衣

送蘇秀才歸永嘉

再入庭闈再入山倫間百日了金丹他年拔宅上升後

休道使親忘我難

大道凝神術養形形神俱煉始功成勸君覲妙還覲徼
先作頑仙地上行

東宮壽詩 丁未年

有赫題期盛無疆嗣曆昌中興歸濬哲重慶啓元良兩
亥開基遠三丁系統長恭惟藝祖太宗皇帝元命皆在亥今太上主上殿下元命皆在丁
丁㫖咨同物瑞人卜降年祥離日融雙照乾天秉少陽
晨昏周內寢詩禮舜巖廊極右辰居煥心前火德光與
齡偕聖父德壽協虛皇銅律風占癸瑤山樂奏商箕芳
鄰五位菊色麗中央視膳斑衣拱傳觴玉契將宸楓霜
獻葉仙桂月輪香薰炷爭延祝吟哦屬讚揚形容仁與
孝步障有雲章

送同年朱師古龍圖赴潼川

杏園耆舊如晨星白頭相對眼故青奉常禮樂照東蜀
十年清名留漢廷蜀人減估天恩厚高議清陰猶記否
通來聞道更鋤除此段始終君一手歸見岷峨無愧詞
父老笑迎還歎咨賈生未可去宣室屯膏一州誰謂宜
魏闕江湖關出處招頭不用催鳴櫓遥知夢境尚京塵
啞咤滿船聞魯語蜀士仕於朝者所買婢妾例不肯隨歸獨師古家無一人肯相舍傳以爲奇事蜀人以中原語音爲魯語

題趙希遠案鷹圖

學射春山萬歲湖牙門列騎卷平蕪如今黃土原邊夢

猶識呼鷹喚犬圖

題米元暉吳興山水橫卷

道場山麓接何山影落苕溪浸碧瀾只欠荷花三十里
橛頭船上把漁竿

圍田歎四絕

萬夫堤水水乾源障斷江湖極目天秋潦灌河無洩處
眼看漂盡小家田

山邊百畝古民田田外新圍截半川六七月間天不雨
若爲車水到山邊

壑鄰罔利一家優水旱無妨眾戶愁浪說新收若干稅
不知逋失萬新收

臺家水利有科條膏潤千年屢一朝安得能言兩黃鵠
爲君重唱復陂謠

素羹

氊芋凝酥敵少城土藷割玉勝南京合和二物歸藜糝
新法儂家骨董羹

夜雨

燭花垂穗伴空齋心事如灰入壯懷老倦更闌惟熟睡
任他疎雨滴空堦

野景

菰蒲聲裏荻花乾鷺立江天水鏡寬盡不能成詩不到
筆端無處著荒寒

除夜地爐書事

節物閒門裏人情老境中雁聲凌急雨燈影戰斜風糟
醆新醅白柴錐軟火紅人家忺夜話我已困蒙茸吳人酌酒貧浮醅謂之擘醆酒之精英也

元日立春感歎有作二首

元日兼春日霜寒又雪寒併煩傳菜手同捧頌椒盤叅
膝稀穿履扶頭懶正冠五年如此度寧得諱衰殘

元日兼春日閒身是老身行年甲直戊交運丑支辛豈
敢綦安佚聊希刮鈍屯童兒看書戶把筆已如神

古鼎作香爐

雲雷縈帶古文章子子孫孫永奉常辛苦勒銘成底事
如今流落管燒香

偶書

揑目華中影現身有爲皆妄懶方真已甘搰搰勤爲圃
休向滔滔苦問津書至五千空拄腹錢非十萬不通神
君看汗簡沉碑者隨水隨風幾客塵

太上皇帝靈駕發引輓歌詞六首

紹運鍾陽九興王撫半千斷鼇媧立極翔鳳漢中天宵
旰三星紀希夷十閏年聲容彌宇宙浯石不勝鐫

自將吳津騎誰嬰泰一鋒摧頭連夜落京觀隔江封舞
武三成備書文九譯重修攘遺策在嗣聖續章攻

簫勺妖氛靜甄陶叶氣還春回慈殿駕天作祐陵山開

闢風雲慘登平日月閒艱難雖獨奉壽域徧人間

傳聖家人禮凝神象帝先勳華今習歎汾社古山川宋
父尊歸父中天更有天壽宮何所厭丞上白雲仙

帝業雖天廣皇心本谷虛神應游混沌夢不返華胥教
德難涯涘銘功總緒餘誰能言大道第入四墳書

文德堯新廟威靈舊禹山海門賓羽衛地軸啓雲關無
路攀仙駕當年拱聖顏小臣衰疾淚空望帝鄉攢

別擬太上皇帝輓歌詞六首不進

身濟投艱業時乘撥亂機荆榛荒帳殿風雨類戎衣有
日臨黃道無星彗紫微至今淮海上猶詠六龍飛太上皇帝初載御製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

大孝天孚佑精誠敵可推龍輴還座至馭駁及泉回永
祐千章木慈寧萬壽杯古今無此事絶德詔方來
斂福開皇極儲祥握赤符寇降千狹猶胡拜兩單于貴誥之下淮北父老嘩泣曰太上皇帝眞主也實史北虜兩朝之拜謂豐洗二首皆書在聘使中洗甲民
安枕垂衣國覆盂有生何以報壽域亘綿區
與子傳神器承家得聖人皆庭天下養壹嶠海中春四
葉斑衣樂三加玉冊新壽宮如帝所何必上霄晨
舞羽修文後投戈講藝時天章雲漢麗國典日星垂麟
絶仲尼筆猿啼神禹碑傷心河洛水無處問龍龜
甫賀蠅傳赦俄驚鶴馭風首山銅鼎就前殿玉卮空日
豈揮戈及天無鍊石功如何千萬壽不待九齡終

送許耀卿監丞同年赴靜江倅四絶

南國春深雁欲回湘江花浪一帆開知君不爲驂鸞去
直爲淵明五斗來
羅帶江流碧玉峰昔游如夢一星終煩披薜石尋題字
定有人能記此翁
雁塔交親比斷金故人歲晚更情深只今不隔同年面
想見青雲異日心
官塗眞有上竿魚玉筍翻乘別駕車聞道留行有公論
從今日日看除書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八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九

次韻虞子建見哈贖帶作醵

齋祠難著野衣冠旋贖金章始見閒台架塵侵毬路暗
花書墨漬笏頭斑當年騶騎傳呼賜此日村童拂拭還
若比前廳荒驛舍見存猶可一開顔
兒女傳觀省見稀病身聊復借光輝莫嫌憔悴沈腰瘦
且喜間關秦辟歸不是典來還酒債亦非將去換蓑衣
麈魚甑釜時相阨微汝誰能爲解圍

顔橋道中

村村籬落總新修處處田疇盡有秋一段農家好風景
稻堆高出屋山頭

上沙舍舟

村北村南打稻聲竹輿隨處欸柴荊斜陽倒景天如醉
明日山行更好晴

宿閶門

五更潮落水鳴船霜送新寒到枕邊報道霧收紅日上
野翁猶蓋短蓬眠

攜家石湖賞拒霜

水上晴雲綵練橫許多蜂蝶趁船行激櫂引入新花塢
兒女扶登小錦城艷粉發粧朝日麗濕紅浮影晚波清
誰知搖落霜林畔一段韶光畫不成

壽櫟東齋午坐

屋角靜無雲氣低濕蒙殘葉颭疎雨孤花側凄風北
窓午睡起一笑萬事空無人共此意莎階咽微蛩

晚思

秋陽入竹碎青紅
蘚牆莎砌響幽蟲睡起繙書覺夢中殘暑一窓風不動

壽櫟堂枕上

禪牀初著小山屏夜久秋涼枕席清繞鬢飛蚊妨好夢
卧聽簷雨入池聲

宿妙庭觀次東坡舊韻

桂殿吹笙夜不歸蘇仙詩板挂空悲世人祗鼎何須笑
猶勝先生夢石芝

升降三田自有丹浪尋盤鼎斷仙壇扣門倦客惟思睡
容膝菴中一枕安 觀爲董雙成故宅元祐間參寥掘地得琉璃盤銅鼎中有丹已而盤碎失丹惟鼎存坡詩蓋紀其事鼎後爲宣和殿取去

餘杭初出陸

村媪羣觀笑老翁宦途何處苦龍鍾霜毛瘦骨猶千騎
少見行人似箇儂

桐廬江中初打槳

二十年前鬢未斑下灘歸路落潮乾如今衰雪三千丈
却趁潮平再上灘

釣臺

久矣心空客路埃茲行端爲主恩來杜陵詩是吾詩句
卧病豈登江上臺

和豐驛

晚境惟於閉戶宜出門惟有病相隨四方雖是男兒志
莫忘柯山在昔時

次韻龔養正病中見寄

衰翁埽軌欲垂車怪子頹然也向隅激水要令風在下
涸泉翻以沫相濡瘠肥邀爾自秦越勢利紛然皆耳餘
且復放船來話舊不妨蓮葉卧看書

題蜀果園四首

木瓜

沈沈黛色濃移移金沙絢却笑宣州房競作紅粧面

櫻桃

火齊寶瓔珞垂於綠繭綠幽禽都未覺和露折新枝

石榴

日烘古錦囊露浥紅瑪瑙玉池蕪清肥三彭跡如埽

甘瓜

夏膚粗已皺秋蒂熟將脫不辭抱蔓歸聊慰相如渴

李粹伯侍御挽詞二首

奕葉邯鄲後乘驄第一人交情多舊雨到處有陽春屢
落功名意摧頹夢幻身黃壚高可隱何地著經綸
公昔參數納入期到聯章珠光空月皎玉氣忽虹藏咸
晚東方騎生平北海觴球簪風雨散幾客奠椒行

次韻袁起巖提刑遊金焦二山二首

二山巉絶照南州俯看千檣總芥舟日脚鎔金浮巨浸波聲翻雪撼高丘鍾開兩岸詩無敵口吸西江話已酬別有英雄懷古意他年擊楫誓中流

憶曾歸自雪邊州帆落中濡小繫舟食蛤生來期汗漫駕鴻飛去揖浮丘卧遊久矣無登覽序贈翛然有唱酬寂寞東皋舒嘯後為君濡筆賦臨流

次韻謝鄭少融尚書為壽之作

交游稀似曉來星歲月飄如水上萍桂海宦情詩可紀吳山別恨酒難平我今以病爲欣戚公合於時繫重輕安得故人來話舊碧空日日暮雲生近見尚書稱和桂林詩成大與尚書相別於桂林今十二年矣

鄭少融尚書初除端殿以書見及賦詩爲賀

敬老尊賢大政初速郵響動報新除即從光範開門館先向文明直殿廬後日沙堤新宰相當年華屋舊尚書鋒車若向吳中路應記南山有荷鋤

書事三絶

饕婢請淘酒米園丁催算花錢如許日生公事誰云窮巷蕭然

日日處方候脉時時推筴禳災門外雖無車轍醫生卜叟猶來

簡子約同湖棹周郎許過田廬碧雲日暮空合多病故人遂疎

親鄰招集強往便歸

樂天漸老欲謀歡大似蒸砂不作團已覺笙歌無煖熱仍嫌風月太清寒氣衰況復三而竭心賞尤於四者難卻恐人嫌情太薄聊將花作霧中看

次韻袁起巖常熟道中三絶句

小雨蕭寒破晚晴蹤蹤密密滴簷聲烏鵶盤舞黃雲亂早與商量雪意生

吴征難勝四牡騑扁舟辛苦鑿冰歸簡書鞅掌吟詩苦弃與東陽減帶回

使君積案賦詩回斷取天風海雨來綵筆從今閒不得雪花梅蕊一時開

次韻袁起巖許浦按教水軍二絶句

橫波組練試揚舲風捲魚龍海欲凝但得綈袍如挾纊何妨鐵甲冷如冰

戈船戢櫂疾如飛莫遣潮沙澱海湄草奏直須窮利病奉身從此繫安危

次韻起巖喜雪

吹成一雪便吹殘風伯無端豈坐慳夜報飛花平瓦壟曉驚疎雨落簷間休教凍解魚龍水更待誠通虎豹關准擬姑蘇臺上看春前三度老青山袁詩猶以雪未甚歎故必念此意當益嚴通矣

枕上聞雪復作方以爲喜起巖再示新詩復次韻

三白何憂稼穡艱天於玉粒未吾慳不知夜色明空外但覺朝寒到夢間誰子騎驢吟灞上何人跋馬客藍關爭如睡熟滿園上靜聽飢鴉啄屋山

起巖又送立春日再得雪詩亦次韻

十分佳景媚冬殘好事天心不復慳已遣梅花斜竹外更飄瑞葉向人間漁蓑晚色都堪畫羌笛春光亦度關想得東風來處路白銀宮闕鎖三山

同年楊廷秀秘監接伴北道道中走寄見懷之什次韻荅之

昨遣長鬚迓詩老人言已過闔門了梅邊腸斷傍寒溪詩老官忙應未知何時真訪山中許已闢竹深留客處只恐歸程官更忙天闕催上沙堤去

曉枕聞雨

暗淡更殘景低迷病酒懷剔燈寒作伴添被厚如埋冷都無夢心空却似齋地爐煎粥沸聽作雨鳴堦

雪意方濃復作雨

擬看飛花陣翻成建水聲雨吾寧不識雪汝幾時成三白從今卜千倉待此盈黃雲如有意青女莫無情

春朝早起

莫笑眠常早還憐起不遲禊香温夜氣小雨濕春姿殘比中年甚寒惟病骨知羡渠兒女健繞屋探南枝

詠懷自嘲

屠滷春猶凍門扉晚未開退閒驚客至衰懶怕書來日敎澆竹朝朝遣探梅園丁應竊笑猶自說心灰

早衰

早衰頭腦已冬烘信拙心情似苦空係舊姓名多健忘家人長短總佯聾一窗煖日棋聲裏四壁寒燈藥氣中晚景只消如此過不堪拈出教兒童

習閒

習閒成懶懶成疲六用都藏縮似龜雪已許多猶不飲梅今如此尚無詩閒看貓暖眠氈褥靜聽禽寒叫竹籬

寂寞無人同此意時時惟有睡魔知

一龕

一龕窄似馬寒禪世界悠悠任大千與老有情冬後煖去仙無幾日高眠斫開竹後初三逕忘却詩來又一年破戒忽題無味句劣能成字不成篇

陰寒終日兀坐

東風微解綴簷冰仍喜朝來井水清臘淺得春全未煖雪慳和雨最難晴小窗日煖猶棋局窮巷更深尚屐聲莫把摧頹嫌暮景且將閒散督勞生

親戚小集

避濕違寒不出門一冬未省正冠巾月從雪後皆奇夜

天向梅邊有別春秉燭登臨空語舊擁爐情味莫懷新榮華勢利輸人慣贏得尊前現在身

立春枕上

擇蔬翻餅鬧殘更兒女喧喧短夢驚想得春風連夜到東禪粥鼓忽分明

睡覺

尋思斷夢半瞢騰漸見天窗紙瓦明宿鳥噪羣穿竹去縣前猶自打殘更

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九

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十

臘月村田樂府十首 并序

余歸石湖往來田家得歲暮十事採其語各賦一詩以識土風號村田樂府其一冬舂行臘日舂米為一歲計多聚杵臼盡臘中畢事藏之土瓦倉中經年不壞謂之冬舂米其二燈市行風俗尤競上元一月前已買燈謂之燈市價貴者數人聚博勝則得之喧盛不減燈市其三祭竈詞臘月二十四夜祀竈其說謂竈神翌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前期禱之其四口數粥行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暮夜闔家同饗云能辟瘟氣雖遠出未歸者亦留貯口分至襁褓小兒及僮僕皆預故名口數粥豆粥本正月望日祭門故事流傳為此其五爆竹行此他郡所同而吳中特盛惡鬼蓋畏此聲古以歲朝而吳以二十五夜其六燒火盆行爆竹之夕人家各又於門首燃薪滿盆無貧富皆爾謂之相暖熱其七照田蠶詞與燒火盆同日村落則以禿帚若麻䕸竹枝輩燃火炬縛長竿之杪以照田爛然徧野以祈絲穀其八分歲詞除夜祭其先竣事長幼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其九賣癡獃詞分歲罷小兒繞街呼叫云賣汝癡賣汝獃世傳吳人多獃故兒輩諱之欲賈其餘益可笑其十打灰堆詞除夜將曉雞且鳴婢獲持杖擊糞壤致詞以祈利市謂之

打灰堆此本彭蠡清洪君廟中如願故事惟吳下至今不廢云

冬春行

臘中儲蓄百事利第一先春年計米群呼步碓滿門庭運杵成風雷動地篩勻箕健無粞糠百斛只費三日忙齊頭圓潔箭子長隔籮耀日雪生光土倉瓦龕分蓋藏不蠹不腐常新香去年薄收飯不足今年頓頓炊白玉春耕有種夏有糧接到明年秋刈熟鄰叟來觀還歎嗟貧人一飽不可賒官租私債紛如麻有米冬春能幾家

燈市行

吳臺今古繁華地偏愛元宵燈影戲春前臘後天好晴已向街頭作燈市疊玉千絲似鬼工剪羅萬眼人力窮兩品爭新最先出不待三五迎東風兒郎種麥荷鋤倦偷閒也向城中看酒壚博塞雜歌呼夜夜長如正月半災傷不及什之三歲寒民氣如春酣儂家亦幸荒田少始覺城中燈市好

祭竈詞

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豬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鬆粉餌團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竈君喜婢子鬬爭君莫聞貓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口數粥行

家家臘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煑大杓轑鐺分口數疫鬼聞香走無處鍍薑屑桂澆蔗糖滑甘無比勝黃粱全家團欒罷晚飯在遠行人亦留分褓中孩子強教嘗餘波徧沾獲與臧新元叶氣調玉燭天行已過來萬福物無疵癘年穀熟長向臘殘分豆粥

爆竹行

歲朝爆竹傳自昔吳儂政用前五日食殘豆粥掃罷塵截筒五尺煨以薪節間汗流火力透健僕取將仍疾走兒童卻立避其鋒當堦擊地雷霆吼一聲兩聲百鬼驚三聲四聲鬼巢傾十聲百聲神道寧八方上下皆和平卻拾焦頭疊牀底猶有餘威可驅癘屏除藥裹添酒杯晝日嬉遊夜濃睡

燒火盆行

春前五日初更後排門然火如晴晝大家薪乾勝豆藍小家帶葉燒生柴青煙滿城天半白棲鳥驚啼飛格磔兒孫圍坐犬雞忙鄰曲歡笑遥相望黃宮氣應纔兩月歲陰猶驕風栗烈將迎陽艷作好春政要火盆生煖熱

照田蠶行

鄉村臘月二十五長竿然炬照南畝近似雲開森列星遠如風起飄流螢今春雨雹繭絲少秋日雷鳴稻堆小儂家今夜火最明的知新歲田蠶好夜闌風焰西復東

此占最吉餘難同不惟桑賤穀芃芃仍更苧麻無節菜
無蟲

分歲詞

質明奉祠今古同吳儂用昏蓋土風禮成宸徹夜未艾
飲福之餘即分歲地爐火輭蒼朮香飣盤果餌如蜂房
就中脆餳專節物四座齒頰鏘氷霜小兒但喜新年至
頭角長成添意氣老翁把盃心茫然增年翻是減吾年
荊釵勸酒仍祝願但願尊前且強健君看今歲舊交親
大有人無此盃分老翁飲罷笑撚鬚明朝重來醉屠蘇

賣癡獃詞

除夕更闌人不睡厭禳鈍滯迎新歲小兒呼叫走長街

云有癡獃召人買二物於人誰獨無就中吳儂仍有餘
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櫟翁現坐重簾下
獨要買添令問價兒云翁買不須錢奉除癡獃千百年

打灰堆詞

除夜將闌曉星爛糞埽堆頭打如願杖敲灰起飛撲䍦
不嫌灰涴新節衣老媼當前再三祝只要我家長富足
輕舟作商重船歸大牸引犢雞哺兒野繭可繅麥兩岐
短衲換著長衫衣當年婢子挽不住有耳猶能聞我語
但如我願不汝呼一一任汝歸彭蠡湖

自嘲二絕

終日嘵嘵漫說空觸來依舊與爭鋒登時覺悟忙收拾

已是闍棃飯後鐘
惡聲惡色横相干覩面須臾萬箭攢有客癡聾都不動
方知我被見聞謾

海棠欲開雨作

春睡花枝醉夢回安排銀燭照粧臺蒼茫不解東風意
政用此時吹雨來

雨再作妨海棠

濃紅濕紫滿莓苔潑墨濃雲尚送雷風雨豈無他日再
何須隨却海棠來

蠻觸

蠻觸紛拏室未虛心知懲忿欠工夫腹須空洞方容物

事過清涼已喪吾萬仞我山高不極一團心火蔓難圖
從今立示寒灰觀笑看蒼黃走鄭巫

偶然

偶然寸木壓岑樓且放渠儂出一頭鯨漫横江無奈螘
鶂雖運海不如鳩躬當自厚人何責世已相違我莫求
石火光中爭底事寬顏收拾付東流

曉泊横塘

短夢難成却易驚披衣起漱玉池清遥知中夜南風轉
洶洶前村草市聲

次韻袁起巖瑞麥此麥兩岐已黃熟其間又出
一青枝亦已秀實傳記所未載也

民和神福固其宜況有仁先四者兹吴稻即看收再熟
周年先巳秀雙岐蕙風半老黃金穗梅雨重春綠玉枝
樂不可支聊發詠田間日日是芳時

次韻耒起巖甘雨即日應祈

天遣賢侯惠此州隨車一雨綴千憂藥寮坐看雲穿屋
蓮棹歸將葉蓋頭三伏凉來那易得百年飽外更何求
合詞但祝爲霖手早待薰絃十二旒

劉德修少卿避暑惠山因便寄贈

鵷鳳朝陽尺五天忽忽忽過白鷗邊逍遥海内無雙士
獨酌人間第二泉決去君今身似葉贈行誰有筆如椽
老夫但祝重相見未擬消魂賦黯然

幽棲

幽棲先自嬾衣裳秋暑薰肌汗似漿對客緒言多勉強
謀家生事總荒唐蚤眠不待星當戶晚飯常占日半牆
莫道閒中無外慕朝朝屈指望新凉

園林

園林隨分有清凉走徧人間夢幾場鐵硯磨成雙鬢雪
桑弧射得一繩麻光陰畫紙爲碁局事業看題檢藥囊
受用切身如此爾莫於身外更奔忙

七月十八日濃霧作雨不成

曉霧障朝暉日脚戰未透儵然成一雨亦足洗塵昏江
南富秋暑老稚呻永晝田間翻畏凉能粃嘉穀秀昨朝
東有虹光彩照高柳占云天掠剩政恐耗升斗陽光趣
堅實乘除或相抹臞儒雖病暍且復忍汗垢吴人謂立秋後虹爲天收雖大稔亦减分數

戲贈勤長老

從君揮麈演金乘我已無心纏葛藤第一圓通三鼓夢
大千世界一窗燈羅參柏子庭前意權作梅花樹下僧
飯飽閒行復閒坐人間有味是無能

次韻耒起巖送示郡沼雙蓮圖

珠淵玉水折方貝湧出雙蓮照酒邊壓倒小湖三級草
增光後沼兩重蓮茗華名字元相並桃葉根株本自連
好把吴歈翻楚些揚荷新曲勝當年洞庭小湖寺舊得瑞象有草號之發

草湖中生三級紅蓮皮日休有木蘭後池重臺蓮詩云兩重元是一重心皆吳中瑞故事而未有雙蓮之傳也

次王正之提刑韻謝耒起巖知府送茉莉二檻

千里移根自海隅風驅破浪走天吴散花忽到毘耶室
似欲横機試病夫
燕寢香中暑氣清更煩雲鬢插瓊英明妝暗麝俱傾國
莫與箸仙品弟兄

再賦茉莉二絶

薰蒸沉水意微茫金樹飛來爛熳香休向寒鴉看日景
祇今飛燕侍昭陽
憶曾把酒泛湘灘茉莉毬邊擘荔枝一笑相逢雙玉樹
花香如夢鬢如絲

再賦郡沼雙蓮三絕

館娃魂散碧雲沉化作雙葩寄恨深千載不償連理願
一枝空有合歡心

池光闌檻倚斜暉把酒看花醉不歸但許鴛鴦相對浴
休驚翡翠一雙飛

兩岐秀罷已蒿萊春意還從菡萏回不是使君和氣勝
此花應向別人開

范村午坐

好風入修篁耦葉舞而墮斷續一蛩吟高下雙蝶過凍
樾午陰圓靜極成痴坐老便几杖供慵廢誦弦課蒲團
較易煖困來百骸情四傍無人聲誰驚短夢破

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十

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十一

讀白傅洛中老病後詩戲書

樂天號達道晚境猶作惡陶寫賴歌酒意象頗沉著謂
言老將至不飲何時樂未能忘煖熱要是怕冷落我老
乃多疾頗似僧律縛閑心灰不然壯氣鼓難作豈惟背
聲塵亦自屏杯酌日課數行書生經一囊藥若使白公
見應譏太蕭索書吝竟如何我友試商略

秋夕不能佳眠

畫坐既摧頹夜卧亦展轉檢校百骸間無一得安穩四
大元假合解散會歸盡何煩造化兒前期苦相窘咄咄
方書空忽發一笑輾都緣有我相浪把此身認於中有
安否隨即生喜慍蟬聲耳根響蠅翅目中暈無明偏大
千秪自植愁本化兒安在哉作詩謝不敏

王正之提刑見和末利小詩甚工今日末利漸
過木犀正開復用韻奉呈二絕

南花宜夏不禁涼猶繞珍叢覓舊香留得典刑傳菊圃
別籌新酒待重陽（吳中有末利菊花）

末利吟餘又木犀碧瑶葉底露金支從今日日須搜句
莫遣硯池生網絲

復用韻記昨日坐中劇談及趙家琵琶之妙呈
王正之提刑二絕

病來六結總鎚藏不用溟薰戒定香花下酒邊非我事

但餘消瘦是東陽
曾移新聲和者稀如今妙手屬天支轉關濩索都傳得
想見飛鳳舞綠綠正之云轉關六幺濩索梁州歷絃薄媚醉吟商胡渭州此四曲承平時學入琵琶今不復有能傳者余按北夢瑣言載黔南節度王保義女善彈琵琶夢異人授曲內有醉吟商一調其來遠矣

再題白傳詩
香山歲晚錯芳辰索酒尋花一笑欣列子御風猶有待
鄒生吹律強生春若將外物關舒慘直恐中塗混主賓
此老故應深解此逢場聊戲眼前人

石湖中秋二十韻十二年前嘗與工部兄及賓
客爲此遊今有隔世者感今懷舊而作

野外行吾意城中寄却愁半秋三夜月千古五湖舟湧
地金芒發行天玉鏡流珠星沉不現銀漢黯如收高浪
連三境長風近十洲木天雙對鏡身世一浮漚迥白包
元氣空明慰病眸只憐心浩蕩不管鬢颼颼放棹真狂
矣關門有止不四并非易事一笑亦難謀急管參漁笛
清歌間棹謳逢迎成解后賡詠勸綢繆女擷蘋花獻妻
傾竹葉酬今宵如不飲何處可忘憂憶昔誰同賞于今
歲恰周陟岡睽魯衛伐木愴應劉獨歎靈光在能追汗
漫遊大都緣未盡豈是病都瘳縱意寒蓬席輕生倚柁
樓節宣誠小爽猶勝賦悲秋

中秋後兩日自上沙回閶千巖觀下巖桂盛開

復檥石湖留賞一日賦兩絕
金粟枝頭一夜開故應全得小詩催籃輿緩緩隨兒女
引入天香洞裏來
千巖觀下碧瑤林歲晚青青共此心隱士歸今花未老
每年來把一杯深

有會而作
拙是天資嬾是真本來何用戒香薰強陽氣盡冥思恐
杜德機深泯見聞念動即時漂鬼國心空隨處走魔軍
室中已自空諸有休負天機與地文

戲題無常鐘二絕
著衫脫袴兩浮休切莫隨渠認路頭三尺蒲牢關底事

尋聲接響大悠悠
合成四大散成空草木經春便有冬生滅去來相對代
爲君題作有常鐘

自箴
有對易成畛域無情都有從違癡人妄認逆境平地自
生鐵圍
白傳病猶牽愛晁公老未斷嗔莫問是情是性但參無
我無人
俗物汩陳大好家奴倒迓何誅泡幻初無典要光陰況
已桑榆

題畢少董繙經圖

絳帳胡沙暗青編古意深誰知洛下詠中有越人吟

次韻袁起巖喜雨

使君精禱動仙靈月御俄從畢噣經昨夜雲頭隨皂蓋今朝雨脚挂青冥池光柏岸浮州宅湖面粘天漲洞庭賸采吳歈歌歲事傳歸擊壤調中聽昨議復池光亭額故因及之

再次喜雨詩韻以表隨車之應

仙篆驅龍效水靈佛螺吹梵演雲經何煩暍汗生蒸溜便借爐薰作晦冥一念故應周法界萬神元不隔明庭昌時圭璧形聲應不似周時莫我聽

三次喜雨詩韻少仲嘉頌

鬻非賢牧政通靈幾負松陵耒耜經天籟侵晨占少女

雨師連夜徹元冥作霖豈必求商野召見誰能右漢庭聞有追鋒傳好語從今側耳爲君聽

府公録示和提幹喜雨之作輙次元韻

雨挾潮痕漲具區流渠決決繞幽居荷鋤日課都忘倦抱甕天機本不疎且喜水平昌谷稻莫教雷似介休車老翁飽外還多事更把林間種樹書

雨後田舍書事再用前韻

村村畦圃藝新區處處田廬葺舊居熟透晚梅紅的皪展開新籜翠扶疎向來矜寡猶遺秉此去汙邪又滿車誰解續經如魯史爲將連歲有年書

放下菴即事三絕

無風香篆吐長絲書架凝塵不下帷鳥雀聲和晴日暖午窻捫蝨坐多時

病後天魔不戰降夢中千頃白鷗江心空境寂聲塵盡却變秋蠅撲紙窻

閉門幽僻斷經過靜極兼無雀可羅林下故人知幾箇就中老子得閒多

寄題西湖并送淨慈顯老三絕

南北高峯舊往還芒鞋踏徧兩山間近來却被官身累三過西湖不見山

青盲泉石痼煙霞半世遊山不著家老入蒲團三昧定坐看穿膝長蘆芽

中秋月了又黃花卯後新醅午後茶別没工夫譚不二文殊休更問毘耶

題藥籠

合成四大本非眞便有千般病染身地火水風都散後不知染病是何人

淨慈顯老爲衆行化且示近所寫眞戲題五絕

孤雲野鶴本無求剛被差充粥飯頭擔負一筌牙齒債鐘鳴鼓響幾時休

就作畫贊

冒雪敲冰乞米迴齋堂如海鉢單開衆中若有知恩者一粒何曾嚙破來

千里驅馳出爲人顏容消瘦老於眞食輪轉後無餘事
莫學諸方轉法輪
何時平地起浮圖化得冬糧但付廚推倒禪牀并拄杖
飢來喫飯看西湖
殿中泥佛已丹青堂上禪師也畫成笑我形骸枯木樣
無禪無佛太盧生

老態

浮生自有老規模寒燠隨宜不用拘未盡九秋先挾纊
猶踰十月已開爐一心定後眞欣厭四大安時適慘舒
若使强追年少樂直成赤手縛於菟

憶昔

鉛刀曾齒莫耶鋩遊倦歸歟雪滿鬚柳帶受風元不結
荷盤承露竟無黏逢場皷笛如灰冷送老虀鹽似蜜甜
留得本來眞面目行藏何假問龜占

梅林先生夫人徐氏挽詞二首

擇對鳴珂里宜家駟馬門肅雍成孝敬燕喜助平反閱
世彌三壽還鄉忽九原松風摇草露愁絕後堂萱
昔遵鯉庭後嘗瞻林下風一從隨地遠五度閱星終教
載恩勤在驚呼夢幻空送車知幾兩獨欠舊孤童

胡長文給事挽詞三首

結綬參高妙垂紳侍邃清紫荷青瑣闥玉帳錦官城行
矣超鼇列終然鬱驥程寂寥經濟事遺恨入銘旌
許國心如日還家鬢未星四并供燕喜萬事付攖寧東
牖揮猶湛南園醉不醒淒涼招隱路苔蝕屨綦青
煙館交情厚官聯事契長鳴珂朝並轡秉燭夜傳觴何
意塘蒲晚翻嗟露薤章羸軀如可强慟哭路湖岡

次韻王正之提刑大卿病中見寄之韻正之得
請歸四明并以餞行

名卿緒前葉風格如玉山累累培塿中見此高孱顏攬
轡忽思歸無人解縶覊飄颻駕柴車浮雲睨朱丹向來
小病惱體力今已安胡爲犯風雪江湖行路難呼酒煖
征衫寧計斗十千倡酬悔不數長懷悲短緣離合固常
事忽忙增惆然浩蕩海山春登臨想腥仙笑我守荒徑

老繭深裹纏擬題憶鄞句思咽冰下泉遲公寄新作使
我頭風痊

戲題趙從善兩畫軸三首 王正之云從善家有琵琶妓甚工病翁未得見借此畫以戲之

一枝香杏一枝梅各占東風挂玉釵居士石腸都似夢
王孫心眼怎安排
無笑無言兩斷魂一杯誰爲煖霜寒情知別有眞眞在
試與千呼萬喚看
搔頭珠重步微搖約臂金寒東未牢要見低鬟撞玉腕
更須斜抱紫檀槽

枕上六言二首

寒更寂歷向曉短夢參差屢驚鷄鳴似喚我醒犬吠知有人行

獨眠被出圭角晏起帳承隙光一老綢繆牖戶幾人顛倒衣裳

喜收知舊書復畏荅書二絶

故人家落似晨星珍重書來問死生筆意不如當日健鬢邊應也雪千莖

強裁尺素荅相思兩目眵昏腕力疲牽率老夫今至此門前猶說報書遲

簡單叔滋覓牡丹

吟落韶光穀雨寒一年孤負倚闌干欲知春色偏濃處須向香風逕裏看（單園花逕名香風）

再賦簡養正

南北梅枝雪寒玉梨皺雨淚闌干一年春色摧殘盡更覓姚黃魏紫看

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十一

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十二

春日覽鏡有感

習氣不解老壯心故嗟哦忽與鄉曲齒方驚年許多有眼不自見尚謂朱顏酡今朝鏡中逢憔悴如枯荷形骸旣遷變歲華復蹉跎悟此吁已晚既悟當若何烏兔兩惡劇不滿一笑呵但淬割愁劍何須揮日戈兒童競佳節呼喚餅且歌我亦與不淺健起相婆娑

故太夫人章氏挽詞二首（張子儀總之母）

洵美相門裔有齊邦媛賢藻蘋南澗下萱竹北堂前孝敬三從謹哀榮五福全松銘諸健筆題作晉陵阡

積慶今如許生兒得宰馨軒親躬授教章子世傳經壽年明卿月安輿拱使星市橋何處在夢斷一溪青

舅母太夫人方氏挽詞三首

四德儀邦族三遷奠里門姑寧憂疾痛子自樂平反夏枕方供扇薰堂甫種萱那知秋暑退無復御輕軒

門戶傳清白階庭侍紫青百年歌燕喜五福用康寧訣錄雲觀妙旋進讀勸銘神遊定超絶何必訝泉扃

我願延陵道幾如渭水陽適傳杯泛影何意隙沉光擬補蘭陔雅翻吟薤露章支離妨執紼雨泣望楸行

壽櫟堂前小山峯凌霄花盛開葱蒨如畫因名之曰凌霄峯

天風搖曳寶花垂花下仙人住翠微一夜新枝香焙煖

旋薰金縷綠羅衣
山容花意各翔空題作凌霄第一峰門外輪蹄塵撲地
呼來借與一枝笻
代兒童作立春貼門詩三首
剪綵宜春勝泥金祝壽幡雪梅同雪鬢相對兩淩寒
綠野添花遲青春引杖藜家人行樂處雙勸玉東西
盛族推山長修齡號櫟翁屏花春不老日日是東風
代兒童作端午貼門詩三首
畫閣圍香裏明窓宴坐中兵符不須篆丹轉藥爐紅
管領神仙侶追陪山長家往來惟意適歌舞對年華
桑筒小貫名田課昌歜多浮樂聖杯笑倩丈人看外戶

北窓深處詠歸來
重陽不見菊二絶
節物今年事事遲小春全未到東籬可憐短髮空欹帽
欠了黃花一兩枝
冷蕊蕭疎蝶懶飛商量何日是花時重陽過後開無害
只恐先生不賦詩
古風送南鄉
盧阜有佳人顔色皦氷玉不能時世粧蕭然古冠服紛
紜倚市門組麗眩紅綠妖歌促艶舞飛上黃金屋安知
乘鸞侶流落墮空谷風泉入環珮月露作膏馥粱肉豈
不珍瀹雪煮黃獨聊用慰朝飢歲寒肩起粟綺叢三尺

壓無路到松竹誰能撫孤桐爲奏招隱曲
偶至東堂
岸幘蕭騷雪滿簪一間眞是直千金歸來栗里多情話
病後香山少醉吟久坐蒲團蕉葉放閒拖藜杖蘚花深
飢時喫飯慵時睡何暇將心更覓心
李郎中挽詞二首 聖俞
劇郡思賢牧名曹失望郎六參能幾日兩鬢未全霜宰
木新阡遠桐川舊隱荒絶憐垂白母淚血獨還鄉
憶昔單車使惟君勇轄行馬隨招共載羝乳約同盟老
去長懷舊悲來遠隔生故人凋落盡衰涕不勝橫
謝江東漕楊廷秀秘監送江東集幷索近詩二

首
遠道悠悠日暮雲愁眉今日爲君軒殘燈獨照江東集
短夢相尋白下門即事想多梅蕊句有誰堪共桂花樽
斯文賴有斯人在會合何時得細論
禿翁衰雪涕垂頤彷彿三生懶散師決髓淪膚都是病
傾囷倒廩更無詩笑看筆格網絲徧閒數窓櫺花影移
事業光陰今若此故人休說舊襟期
霜後紀園中草木十二絶
菊老芙蓉退化工少均遺蚤晩梅花動從此無閒日
遮藏茉莉檻纏裹芭蕉身我亦入室處忍寒待陽春
製芰亦不急縕袍堪禦冬從渠抱枝槁槭槭鳴霜風

種葵如種麥隔歲已下子僅成一畝花浪備四時氣
棠梨芳意多頗惜歲晚晚殷勤小春花特地慰愁眼
牡丹初萌時已具新花眼代謝不容髮笑殺鐵門限
客從揚州來遺我揚州花篘籠貯枯枿明年擅春華
風倒酴醾架長條頭搶地趁渠未萌芽政可相料理
清霜染柿葉荒園有佳趣留連伴歲晚莫作流紅去
真珠綴玉船梧子炒可供莫嫌能墮髮老夫頭已童
桃能驅不祥霜後葉鋪地抱枝崑崙奴猶解禦魑魅
門冬如佳隸長年護堦除生兒乃不凡磊落玻璃珠

以栽坐覆蒲龕中

蠹蝕塵昏度幾年蒙茸依舊輭如綿且來助煖烏皮几

莫憶衡寞紫繡韉

再到虎丘

不過溪橋又兩年偶隨節竹訪幽禪有緣再踏雲巖路
無處重尋石井泉擬輟半山分座住先攜一枕借林眠
覺來飽喫紅蓮飯正是塘東稻熟天（虎丘石井在巖又新東南水品第三今寺僧不能名其處妄指寺中一土井當之經歲後有大方井舊名觀音井上有石柱為挂轆轤之處疑此是古石井今井已堙塞百年柱亦從他用累泅住山者多邈然今以語僻老）

虎丘六絕句

點頭石

當年揮麈講何經賺得堅頑側耳聽我自吟詩無法說
石頭莫作定盤星

千人坐

聽經人散蘚花深千古誰能更賞音只好岸巾披鶴氅
風清月白坐彈琴

白蓮池

碧泓白石偃樛枝愛水嫌風老更低潭影中間龍影卧
一山好處沒人題

劍池

石罅泓渟劍氣潛誰將樓閣苦莊嚴只知爍熱遊人眼
不道蒼藤翠木嫌

致爽閣

碧嶂橫陳似斷鼇畫闌相對兩雄豪東軒只有雲千頃
不似西山爽氣高

方丈南窗

鼓板鐘魚徹曉喧誰云方外事蕭然窗間日暮寒燈重
未到齋時我正眠

雪寒圍爐小集

席簾紙閣護香濃說有談空愛燭紅高飣穫根澆杏酪
旋融雪汁煮松風康年氣象冬三白浮世功名酒一中
無事閉門渠易得何人蹋屐響橋東

白玉樓步虛詞六首　并序

趙從善示余玉樓圖其前玉階一道橫跨綠霄中琪
樹垂珠網夾階兩傍綠霄之外周以玉闌闌外方是

碧落階所接亦玉池中間湧起玉樓三重千門萬戶無非連瑙重辟屋覆金瓦屋山綴紅牙垂璫四簷黃簾皆捲樓中帝座依約可望紅雲自東來雲中虛皇乘玉輅駕兩金龍侍衛可見者靈官法服騎而夾侍二人力士黃麾前導二人儀劍四人金圍子四人夾輅黃幡二人五色戟帶二人珠幢二人金龍旗四人負納陛而後從二人雲頭下垂將至玉階樓前仙官冠帔出迎方下階雙舞鶴行前雲駕之傍又有紅雲二其一仙官立幢節間其二女樂並奏玉樓之後又有小玉樓六其制如前寶光祥雲前後蔽虧或隱或現小案之前獨為金地亦有仙官自金地下迎傍小

樓最高處有飛橋直瑤臺仙人度橋登臺以望名數可紀者大略如此若其景趣高妙碧落浮黎青冥風露之境則覽者可以神會不能述於筆端此畫運思超絕必夢遊帝所者髣髴得之非世間俗史意匠可到明窗淨几盡卷展玩怳然便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奇事不可以不識簡齋有水府法駕導引歌詞乃倚其體作步虛詞六章以遺從善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於清風明月之下雖未得仙亦足以豪矣

珠霄境却似化人宮梵氣彌羅融萬象玉樓十二倚清空一片寶光中

浮黎路依約太微間雲色寶階千萬丈人間遥作白虹看幢節度高寒

罡風起背負玉虛廷九素煙中寒一色扶闌四面是青冥環拱萬珠星

流鈴響龍馭簡雲來夾道霧華龍綵仗紅雲扶輅輾天街迎駕鶴蹁躚

鈞天奏流韻滿空明琪樹玲瓏珠網碎仙風吹作步虛聲相和入鸞鳴

樓闕外輦道插非煙間上鬱蕭臺上看空歌來自始青天揚袂揖飛仙

送趙從善少卿將漕淮東

玉筍風標右漢廷起家卿直使車星古來將相多頭黑此去功名尚鬢青拔草兩年南北巷折梅明日短長亭

門前車轍從今少寂寞柴荆且暫扃

范村雪後

習氣猶餘熅鐘情未濕灰忍寒貪看雪諱老強尋梅熨貼愁眉展勾般笑口開直疑身健在時有句飛來

寒夜觀雪

靜極孤鴻擊寒疑萬籟喑眼花燈下字髮斷雪中吟頗似償前債非關惜寸陰可憐蝴蝶夢翻作蠹書蟫

瓶花二首

水仙攜蠟梅來作散花雨但驚醉夢醒不辨香來處

小梅未可折不折惜空回擁鼻撚一枝也道探春來

瑞香三首

小檻移秀色端來媚禪房道人不解飲醺然醉天香
紫雲熨繡被圍欒霞衣簀滚薰百和韵香極却成愁
一叢三百朵細細拆滚檀綠幕護花氣不知窓外寒

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十二

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十三

盧居久不見山頗勸作小樓以助登覽又力不能辦今年益衰此興亦闌矣

結盧古城市初望卜云吉謂醫并治庵二事便衰疾乘除徐自笑翻覺此計失經年不見山無異處暗室平生痼煙霞歲晚成俗物安得百尺樓屋上高突兀列岫擁青來爽氣助佔畢嘗試與匠謀工費蝟毛出偉餘強智來家事空囊澀經營十年餘高興竟蕭瑟人生不如意十事常六七身今況遲暮長算屈短日縱成此段奇髮白何由漆且學商山翁嘐嘐趁螯霜橘

愛雪歌

平生愛雪如子猷江湖乘興常泛舟長篙斫冰陰火迸玉板破碎凝不流淙琤大響出船底兩舷戛擊錚鳴球棹夫披蓑舞白屋澼子挽綷拖素虬四開篷窓愛清供風卷花絮飛來稠飄飄着衣寶唾住片片入酒春酥浮醉中榜入玉煙去耳熱不管寒颼颼大千空濛到何許日暮未肯回船頭夜深凍合隨處泊款呼達曉魚龍愁明朝擲雪頻且漱揮毫落紙雲煙遒新詩往往成故事至今句法留滄洲推遷華年兹柱換俛仰歸鬢塘蒲秋曉衾聞雪亦健起徑欲一棹追昔遊褌衫胖肛東渾脫絮帽匼匝蒙兜鍪十步出門九步坐兒女遮說相苛留謂言此是少年事歲晚歸戶當綢繆萬景無窮鼎鼎至

百年有限垂垂休夢隨落鴈墮沙背愁對飢鵰蹲瓦溝
重尋勝踐可復許且把清寒揩病眸須臾未遽妨性命
呼童盡捲風簾鉤

牆外賣藥者九年無一日不過吟唱之聲甚適
雪中呼問之家有十口一日不出即飢寒矣

十日啼號責望深寧容安穩坐氊針長鳴大咤欺風雪
不是甘心是苦心

大雪送炭與芥隱

無因同撥地爐灰想見柴荊晚未開不是雪中須送炭
聊裝風景要詩來

雪後苦寒

旋融簷溜凍瑣玗風力如刀刮面寒雪陣攪空風卻軟
天公知我倚闌干

新歲書懷

門閒知閒好窗晴與睡宜歲華書戶筆年例探梅詩看
長碁三著量添飯兩匙銷除身外事未是苦衰遲

次韻養正元日六言

歲踰耳順俄七年去古稀只三從今運葉巢穩誰在槐
柯戰酣臍下丹田休想口邊白醭罷參渴飲飢餐困睡
是名眞學瞿聃養正詩云流年五十踰二明日半百過三上飄文帝語下樂天語養正今年五十三此句甚工余今年六十七亦自擬三字韻二句

次韻姜堯章雪中見贈

玉龍陣長空皐比忽先犯鱗甲塞天飛戰退三百萬當
時訪戴舟卻訪一寒范新詩如美人茅屋慚三粲

次韻徐提舉游石湖三絶

三徑荒蕪岫幌開錦車何事肯徘徊春風想爲高人住
落絮殘花好在哉

日腳烘晴已破煙山頭雲氣尚拔綿卻須多謝朝來雨
洗淨明湖鏡裏天

天上麒麟翰墨林當家手筆擅文心欲知萬頃陂中意
但向三篇句裏尋

閏月四日石湖衆芳爛熳

北垞南岡總是家兒童隨逐任讙譁鬧雷朧尾燕來酒

點數春頭接過花盡把園林裝錦繡多添門戶鎖煙霞
杖藜想被春風笑扶卻衰翁管物華

檢校石湖新田

今朝南野試開荒分手耘鋤草棘場下地若干全種秫
高原無幾謾栽桑蘆芽碧處重增岸梅子黃時早浚塘
田里只知溫飽事從今拚卻半年忙

致政孫從政挽詞

丈室推居士安居稱老夫回骸桑下餓續命轍中枯重
道幾三叟輕財似入廚欲知潛德報青紫付遺孤

寄題林景思雪巢六言三首

大地九冰徹底小巢四壁俱空只有梅花同調雪中無

限春風
何處温泉火井誰家熊席狐裘堂燕幾番炎熱冰蛰一
繭綢繆
萬境人蹤盡絕百圍天籟都沉惟餘冷淡生活時復撚
髭凍吟

枕上二絕放楊廷秀

藤枕頻移𥿄畫屏無憀滋味厭殘更寒雞且遣貪眠著
窓紙如何不肯明
枕前百忍忽紛然舊學新聞總現前現到天明無可現
依前還我日高眠

送文處厚歸蜀類試

萬里東來萬里歸正憐寡婦與孤兒死生契闊心如鐵
風雨飄揺鬢欲絲早集漢庭陪振鷺莫留峴嶺戀鴟鴞
故家零落今餘幾門戶非君更屬誰處厚族弟季高客死成都制置使京仲遠遣送其家扶護還吳慨然遠來忘其勞費

重送文處厚因寄蜀父老三首

江上連檣疊鼓行不爭微利即爭名算來無似君瀟灑
來往空船載月明
下峽東歸十五年因君話舊意茫然煩將遠道悠悠夢
直到天西暑雪邊
灌口江源不斷流峨眉山月幾番秋江山好處吾能記
爲問江山記客否

虎丘新復古石井泉太守沈虞卿舍人勸農過
之爲賦三絕謹次韻

勸耕堂上醉高年和氣春風共藹然大士亦修隨喜供
夜來古井躍新泉
落紙雲煙墮翠巒一泓潭月瞰清寒鳳凰池上揮毫手
卻掬山泉淬筆端
傳聞公作新亭好先報儂家拄杖知便擬挈瓶來煮茗
繞闌干角徧尋詩

連夕大風淩寒梅已零落殆盡三絕

枝南枝北玉初匀夜半顛風捲作塵春夢都無三日好
一冬壯殺探梅人

玉雪飄零賤似泥惜花還記賞花時賞花不許輕攀折
只許家人戴一枝
花開長恐賞花遲花落何曾報我知人自多情春不管
強顔猶作送春詩

唐懿仲諸公見過小飲淩寒殘梅之下二絕

春風動是隔年期更對殘花把一卮少待和煙和月看
依稀猶似未開時
問人何處是花蹊香玉匀鋪不見泥莫怪山翁行步澀
更無空處著枯藜

雲露堂前杏花

蠟紅枝上粉紅雲日麗煙濃看不真浩蕩光風無畔岸

如何鎖得杏園春

夢覺作

年增血氣減藥密飲食稀氣象不堪說頭顱從可知忽作少年夢嬌癡逐兒嬉覺來一悵然形骸乃爾衰夢中觀河見只是三歲時方悟夢良是却疑覺爲非

次韻陳融甫支鹽年家見贈二首

范村如荒村一老雪垂領高軒欸門來驚破雀羅靜披草出迎客玉筍森秀整短章雖寂莫染指已嘗鼎歸驂不可駐晨昏思定省

乃翁一經傳播了家事短檠寓眞樂尺璧豈良貴年家有寧馨今我喜無寐加鞭翰墨場一躍羣空冀

聞石湖海棠盛開亟攜家過之三絕

東風花信十分開細意留連待我來開過十分風不動更無一片點蒼苔

家人扶上錦城頭蜂蝶圍中爛熳遊報答春光須小醉紅雲洞裏按伊州

低花妨帽小攜筇深淺臙脂一萬重不用高燒銀燭照煖雲烘日正春濃

寄題毛君先生蓮華峰菴

天台一萬八千丈蓮華峰在諸峰上峰前結屋屋打頭獨有幽人自來往湖海雲遊二十春歸來還作住菴人漫山苦竹食不盡繞屋長松爲四鄰丹訣三千滿雲笈往來且喜無交涉清晨石上一爐香此時天地皆䜣合我衰無力供樵蘇尚能相伴煖團蒲但願瘦筇緣未斷會把蓮峰分一半

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十三終

附賦

館娃宮賦 并序

靈巖山寺故吳館娃宮也山上下閒臺別館之迹髣髴可攷余少長遊焉感遺事而賦之

洶西山之南奔勢鬱律其嶢空若大敵之在前忽踞虎而踞龍半紫崖而砥平訪館娃之故宮是爲逸王之舊遊有墟國之遺恫焉嗟乎汰哉懷寶胥之忠告巽陰嚭之諛說晤養虎之後患縱處女使兎脫迨嘗膽之謀成駭疽囊之潰裂蓋自有以貫禍非天爲之孽方其銜哀茹痛抆淚飲血儼拂士於前庭越三年而報越謂甘心

而一快夫何初志之英發及其見棲於姑蘇遽雌伏而大壞援宿恩而乞憐忒赦圖於臣罪當是之時又何其憊也踶禍福之無門曷今愚而昨賢後千載之嗤點莫不鍾咎於嬋娟固尤物之移人抑猶有可得而言蓋嘗觀於若人矣好大而欲速厭常而棄舊狃會稽之得意謂周鼎其唾手闞齊楚以朶頤睨陳蔡而驤首道甚遠而疾驅氣已餒而猶鬭外未寧而內憂東略之而西否阻關河以頓兵撤牆屋而致寇亟歸視其四封蔑一夫之能守是猶螳螂之慕蟬不知黃雀之議其後也然以蕞爾之旅衡行四方攻靡堅郛戰無距行事便時利如徑乎無人之鄉惜也未聞大道宜其逸樂而志荒次有臺池宿有嬪嬙左攜修明右撫夷光粲二八以前列咸絕世而浩倡嗟浣紗之彼姝乃獨繫於興亡蕩龍舟之木嬉擷香徑之春芳截夕陽以俱還秉遊燭於夜長灑金鍾之千石傲酒池於舊商歌吳歈而楚舞薦萬壽於君王悵星河之易翻嘉來日之未央銷銅壺之鳴悲爛急烽之森芒慘梧宮之生愁踐桐夢之不祥欻高陵與深谷委盛麗於蒼茫所謂玉檻銅溝朱簾椒房理鏡之軒響屧之廊香煙蕪與露蔓紛日暮之牛羊況捧心之百媚濯粉之餘粧者哉今則雲雨之巔仙聖是宅覡沼尊浮琴臺松崛封古蘚於井甃宿暗芳於洞穴木鯨吼以清厲金磬隱其蕭瑟彼方外之徒龜藏而蠖屈者又

安知往古與來今方枯禪而縛律翩鴻影之拂坐見前山之銜石

問天醫賦 并序

余幼而氣弱常慕同隊兒之強壯生十四年大病瀕死至紹興壬申又十三年矣疾痛疴癢無時不有夏至前一日得寒疾夢謁天醫省問答了然獨未知天醫爲何神案晉書卷舌六星其一曰天讒主巫醫而孫氏千金書以日辰推天醫所在其是歟皆未可必也雖然吾疾自是其有間哉乃敘其夢爲問天醫賦

吳山之臞不達不聞有門常關日與病親歲直壬申亢中於昏薄寒中之不良睡眠覺邪夢邪瑩離紛紜神馬

具裝出於頂門驅風鞭霆莫知所從紫城翠樓千窗萬
攏玉書垂芒天醫之宮中有一人瑶冠紫衣如帝如尊
衆眞繞圍我瞻而思是其天醫者邪竊樂其名幸巳我
疾次且而前再拜以出仰而稱曰蟣蝨之臣有鬱弗宣
幸遭聖靈利用乞憐願賜淸閒聽臣苦言天生下人如
沙如塵長養安樂壽其天眞臣獨多疾支離輪囷炎黃
之經厥病四百去半取半臣悉經歷五日一曳杖十日
一卧蕢茁爲痤痲潰爲瘇瘀遊爲癉頑尼爲否塞跳爲
洞盪節爲關格躁爲罵呼靜爲輿惑榮衛扶寒而留行
溪谷流溫而橫溢聚於皮毛客於絡脉次於焦府盎於
形色攣拳情其四支對黏淫乎大宅百骸九竅無一得

適十亟遞進三醫更謁探金匱之寶藏紬玉函之祕策
方書堆於几案藥物庤於牆壁訪和扁以制度招桐雷
使炮炙參以天泉左右之運列以君臣佐使之職配合
者相須畏惡者相畝參朮芝桂鉛汞乳礫果菜之英醇
醲之夜萬歲之蘤千年之珀莫潤於養血之荑莫濇於
萎蕤之骼厥逵劾於中和要近功於武力三建若燎五
毒若螫入口如茶下咽如戟燥剛以發舒酸苦以湧洩
杵臼無停鳴鐺鼎不暇滌瞑眩酷烈疾戰縱擊外邪未
潰中氣先踣久立則蹐久行則躄語多則逆卧多則惕
先寒而褁未暑而絺席避風而五遷衣惡濕而再襲旦
欲興而三休夜將誦而九息聽蟻爲牛視朱作碧中憤

憤其結轖頭岑岑而戴石人生世間居處飮食臣以病
故跬步榛棘春醅珠紅暑醴玉白翠瓢之瓜靑房之菂
法梨液之流膚消橘泉之破隙臣欲過門而大嚼黃媼
推臣以避席淸空㳄寥霧旦霜夕駕牛西上騎鯨東極
納寒月於半領御罡風於兩腋臣欲褰裳而往從皓華
扶臣以辟易弱柳怪其早衰瘦木訾其多瘠息偁出於
家人煩勞困於僕役羣居之中軋軋厭厭狎者臣嘲疏
者臣嫌獨疚臣身不可任堪人之多疾自取自探不一
其凡大略有三其一者心根泄機命門表阻明消精散
形弊神苦御溫玉以畀火奉甘餐而戲虎陰惑陽而化
蜮風落山而成蠱若是者得於晦淫命曰伐性之斧其

二者愁莫愁於生離痛莫痛於死別哭不淚而神傷歎
無聲而怨結魂欲升而中斷腸將思而巳絶孤憤爲丹
心之灰隱憂爲靑鬢之雪若是者得於情鍾命曰蠹心
之蘗其三曰深居奥處溫煖窈窕重帷複幄風日不到
榾然如久縶之鮑藹然如處陰之草玉體軟脆動輒感
冒若是者得於貴遊命曰煬和之竈凡此三者臣非有
之呻號弊屣誰職爲之孰祟孰厲孰攻孰襲何方而來
何門而入抑嘗聞之造化爲爐人物爲象洪鈞無心大
放厥帑元陽之氣可斤可兩人受其中有瘠有腴故有
稟生多艱形枯德腴委隨情竅命也何如子房所以辟
穀長卿所以閒居士安散髮罷勉扶輿希逸慽慽疚與

生俱天實爲之非人速辜臣也不肖殆類此乎地產之藥方家之書爐寒配溫僻違怪迂欲持人以勝天嗟處密而功疏竊聞大神天醫之王范圍堪輿運平陰陽起死回骸斡旋天藏揉太和以爲劑酌沆瀣而爲漿嘘碧落以發英糜朝霞而爲芳神火氣從日暾星芒度人千億翥飛仙鄉賜臣刀圭刮摩膏肓濡枯充虛豊羸植僵解臣朽骨濯臣腐腸宅胎仙以葆眞凝虛白而發光碎鼎楗鑪破瓢擲囊脫兔彭殤之圊蜣蟬人鬼之場不老不衰來歸帝傍臣之願也非所敢望語未竟仰聞太息曰有是哉汝之憂也凡汝所苦可以理測凡汝所求吾不汝嗇病自汝得造化吾知汝窮汝原何藥之爲今即

汝身示汝三機隱几遐思載撫四維汝身塊然汝方火馳甘寐於牀委骸陳尸夢遊何方悲啼笑嘻遠焉以死爲鳶狐狸生汝安往死汝安歸形與化遷汝豈變移虛空無傍奚所據依厥狀維何爲青爲黃爲一爲多爲短爲長未病何形已病何色癢苛酸辛誰覺誰識吾將遠遊汝速返去試用我言周徧求汝脫焉得之解痼釋痾不然已矣將柰汝何叩稽玉階退而下歸形開神澈汗濡寢衣嗚呼異哉爲信爲欺是邪非邪至今疑之

望海亭賦 并序

會稽太守參政魏公作望海亭於卧龍之巔率其屬爲歌詩以落成錄與書來且使賦之余謹摭其膏馥之餘擬賦一首以寄後日獲從杖屨其上於山川之神尚有舊焉其辭曰

諸侯之客有來自東而訖會稽之遊者曰佳乎麗哉越之爲邦也縈山帶湖樓觀相望背卧龍而崛起煥丹碧之暈翔躋攀下臨顧瞻無旁平疇蔚以彌綠喬木森其老蒼淙萬壑之春聲寫千巖之秋光朝霞暝靄扶疎微茫望山河之故墟弔草木之餘杜夏后萬國之朝勾踐百戰之野興亡梗概猶有存者至於流觴泛雪高人之舊事浣紗采蓮游女之遺跡巒溪山之如畫尚彷彿其可識訪故老以問訊興慨歎於疇昔是爲游覽之大略而蓬萊觀風之所得雖然士固多感而況於對景以懷

古撫事而疑情往往使人魂斷意折酒澹而歌不平故麗則麗矣而未擅乎登臨之勝也若夫浩蕩軒豁孤高伶俜騰駕碧寥指麾滄溟隨夏端於眇莽挹顥氣於空明飄飄焉有連鼇跨鯨之意擧莫如望海之新亭嘗試登茲而望焉沃野既盡遐見東極送萬折之傾注豔寒光之迸射浸地軸以上浮盪天容而一色珠輝貝芒蠡蝀橫霓快宇宙之清寬悵百年之偪仄當其三星曉橫萬境俱寂浴日未動晨光先激波鱗鱗而躍金天晃晃而半赤頳輪騰上東方皆白煙消塵作栖鳥振翼俯羣動而紛起寄一笑於遐覿永我暇日薄其將夕餞斜暉於孤亭候佳月於滄浦沉沉上下杳無處所驚玉地之

破碎漾銀盤而吞吐忽褰雲而湧霧獻霜影於庭宇夜色既合初聞鐘鼓觴屢至而不辭詩欲成而起舞又若潮生海門萬里一息浮光如綫濤頭千尺方鐵馬之橫潰倏銀山之崩圻氣平怒霽水面如席吳帆越檣飛上空碧此亦天下之偉觀然猶未及乎目力燕香春容俗客莫陪神清意消徙倚徘徊天風激吹波濤闔開五雲明滅丹宮絳臺睇三山之不遠其爲公而飛來遂招汗漫之勝游下飈車之逸軌屬茶膏之妙質值玉笙之清醴勸歌鸞與舞鳳壽仙伯以多祉恍風雨之皆散但驚塵之四起悟眞靈之不隔而何有乎弱水之三萬里也噫昔之居此者多矣曾靡暇於經營逮山靈之効奇發道址於巖扃殫妙巧於天藏超埃壒而上征極觀聽之所接遂杳渺而難名嗟此樂之無央與來者而同登決背盪胸雪其塵纓且安知前日之蒼煙白露斷蔓而荒荆者哉顧客子之所能道者纔管中之一斑惟覽者之自得會絕景於憑闌心凝神釋浩如飛翰而後知茲亭之仙意而凌虛御風之無難主人瞿然而起曰有是哉吾將觀焉

惜交賦 并序

屈原旣遣子蘭子椒之譖傷楚國之俗朋友道薄始合之難而終以輕背故著惜交之詞道知心之難遇故舊之不再得動心忍性徘徊不能去君子覽之有以增義合之重焉

余旣有此淑質兮昔幽處而無仇悵佳人之眇覿兮走六漠而周求歲甲子之初春兮維元日吾始游紉木蘭以爲蓋兮抗杜蘅以爲旂詔凍雨俾清道兮戒日星使燭幽恐駟騮之遲軟兮又命飛廉而挾輈狃天紘而鶩列缺兮順幽都與玄丘天地四方多賊姦兮忽吾班乎香州恍神釋而目駭兮悅夫人之好修佩鬖髿之連璐兮戴陸離之高冠紛雜鸞之朋飛兮儼黃鵠之蹁躚蓀衆美以自畀兮夫何獨處之嬋娟吾恐始合之易兮終離之者不難號百靈而訊之兮筮告余曰吉哉予令巫咸往招兮介蹇修而爲媒枉若人之嘉惠兮命保介而載予掺脩袂而約言兮曰歲晚其與俱入旣與之同袍兮出又與之同車投我以蒼玉之連環兮予報以獨繭曳緒玉宛轉而不斷兮繭縈紆而連縷谷風習其自東兮固維風而及雨汝行前而予殿兮予安歌而汝舞至於今其十年兮固知美惡周必復敵予德而日新兮羌未變乎初也修予容其滋媚兮嗟采色其猶未暮也姤被離而害交兮讒翕脇而敗度雖君子之石腸兮固將徇乎市虎兩造膝而笑言兮慘其間之容斧予冶容虔乎善決兮頫顔謂予汝怒髮甚短而怨長兮與則固而路艱蹇中道而如遺兮予旣寡而汝鮮夫豈無他人兮焉有夫君之好賢雖得汝於萬一兮終不及當時之纏

綿彼日而食兮此月而虧物不終盡剩兮信復盈之有時潮承曉而交下兮若玉津之流澌敢誦言而怨慕兮恐衆人之汝窺叟于聲以悲吟兮託長風而要之政木石必回睇兮將白首而爲期儻曾飛而不顧兮嗟此怨之誰歸

荔枝賦 并序

紹興丙子夏有自行都餉貢餘新荔子者坐客稱歎窮山所未嘗有呼酒更酌鼓琴以侑之且爲之賦時爲新安掾

吾聞南國之南水澈而山嶓鍾具美於一物繄化工之所難擱絳綃以袪服襲蒨桃而中單湛冰明之濯濯粲

玉粒之圓圓翁生香之令芳泫仙液於微瀾走候置其萬里上玉宸與金鑾顧人間之流落纔千倉之一筭餉江南之病客索孤笑於犂端斥蜂蜜之黃臘謝佛桑之紅乾覺龍目之么麼哈蒲萄之甘酸藉以秋雲之巾薦以水晶之盤蓋以燒春之浮醅相以流水之清彈迫風月之温麗耿星河其未翻予一嚼而三嚥瀲玉池之清寒恍醉夢之翺飛被九天之風翰望浯江與閩嶺邈八極於雷軒方溟濛其路暗儵浩蕩其天寬爰芳宮與繡戶窈玉聲之闌珊歎荔枝之仙人若平生之所歡謂客子其少留紛擘綠而破丹招玉環於東虛御清空之雙鸞訪長生之舊曲有千載之遺歎悵三山之回風鶩南斗之闌干亂梧竹之滿庭渺雲海之漫漫

桂林中秋賦 并序

乾道癸巳中秋湘南樓月色佳甚病起不觴客又祈雨蔬食清坐默數年來九遇此夕皆不常其處乙酉值三館丙戌與嚴子文游松江有來歲復會之約丁亥又以薄遽走陽羨與周子充遇於罨畫溪上戊子守括蒼己丑以經筵內宿庚寅使虜次於睢陽辛卯出西掖泊舟吳興門外壬辰始歸石湖而今復踰嶺歎此生之役役次其事而賦之

登湘南以獨夜兮挹訾洲之橫煙絳霄艷其光景兮湯沐鏡於蒼顛悵旻宇之佳節兮并四者其良難矧吾生

之漂泊兮寄蘧廬於八埏九得秋而九徙兮靡一枝之能安上瀛洲而溱飲兮當作噩之初元旋水宿於垂虹兮混金碧之浮天剋後期而竟爽兮忽罨畫之滄灣既戊子而守括兮橘少微於樓欄丑寓直於玉堂兮聽宮漏之清圓再西風而北征兮胡笳咽於夜闌迫返旆之期月兮放茗雪之歸船幸故歲之還吳兮帶夕暉而灌園甘土偶之遇雨兮就一丘而考槃兮又飄飄而桂海兮賓望舒於南躔訪農圃之昨夢兮杳征路之三千月亦隨予而四方兮不擇地而嬋娟諒素娥之我咍兮老色涴於朱顏　觀月之最見兮炯不動而超然適病餘而閉閤兮屏危柱與哀絃復訟風而閔雨兮謝鼎食之

芳鮮閒清齋而晤歎兮驚足迹之間關誰職爲此驅逐兮豈不坐夫微官知明年之何處兮莞一笑而無眠

楚辭

幽誓

天風厲兮山木黃歲晼晚兮又早霜虎號崖兮石飛下山中人兮孰虞予造軔兮挾輈紛不可兮此淹留靈曄兮逍遙趣駕兮遠遊予高馳兮雨濡蓋予揭淺兮水漸珮橫四方兮未極泥盎盎兮予車以敗望夫君兮天東南江復山兮斯路巉恍欲遇兮忽不見奄晝晦兮雲曇曇前馬兮無路稅駕兮無所誰與共兮芳馨獨蒼茫兮愁苦

愍遊

君胡爲兮遠遊蹇行迷兮路阻脩朝予濟兮滄海靈胥怒兮蛟躍舟暮予略兮太行車墮輻兮驂決攀援怪藟兮一息雷晝闞兮山裂四無人兮又風雨靈幽幽兮爲予愁絕君胡爲兮遠道委玉躬兮荒草與魑魅兮爭光與虎兕兮羣嗥君之居兮社木蒼然衡門之下兮可以休老歸來兮婆娑芳滿堂兮醼歌奉君子兮眉壽光風蕩兮酒生波雲日兮同社月星兮昔夜千秋兮歲華彌予蓋兮紲予馬悲莫悲兮天涯樂莫樂兮還家

交難

美一人兮巖之扃珮璧月兮間珠星歲既單兮不圭幣路巉絕兮遠莫致穆石田兮長飢誰與此兮蘋之藉予玉兮雙瑴先予絺兮五兩不萬一兮當此託長風兮寄想長風兮無旁吾媒乏兮鳳凰謂蘋若兮蕭艾鳳告予兮以不祥恐青女兮行秋奄銷歇兮衆芳搴芳華兮玉蕤將以遺兮所思玉蕤兮霜露所思兮未知

歸將

與不濟兮中河日欲暮兮情多予蘭橈兮蕙樟顧因予兮凌波胥壑兮以漁周落兮以驅驪龍兮飛度郊之麟兮去汝波河濱兮迷塗黃流怒兮不可以捋目八極兮悵望獨顧懷兮此都御右兮告病鑿鈴兮靡騁河之水兮洋洋不濟此兮有命

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十四

跋

先人嘗爲莘等言自十四五始爲詩文晚而冞篤或寢疾醫以勞心見止亦以政自不能不爾謝之手編僅成帙而棄不肖之孤其尚忍言哉嘗從九京遊而未敢者以先人之志未承也詩文凡百有三十卷求序於楊先生誠齋求校於龔編修芥隱而刊於家之壽櫟堂春秋霜露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僾然如見愾然如聞庶得藉口以告吾先人云

嘉泰三年十二月初三日莘兹謹書